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46/1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經部·禮類

廟制考議不分卷

〔明〕季本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一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一)

〔明〕貢汝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陳俊刻本

..... 六五



廟制考議不分卷

〔明〕季本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廟制考議

無卷數》提要

廟制考義序

嘗聞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矣宗廟之禮常變相仍互為同異世嘗病於議禮之難非謂之難也得其情之難也昔者聖人制禮因循而為之節文故禮達而情備者穆為紛紛之議而外於人情或失則泥或失則文愈繁而義益晦是故君子病之彭山

其何如其要在親親尊尊二大義為制禮之本特王王者立四親廟以示人子天性之至情而一洗秦漢以來諸儒附會之說蓋三年之喪達乎上下五世之澤同於君子小人未始有加也於凡男女昭穆廟寢祭享之節聽圖演說條理粲然殆可謂博雅君子矣彭山子之言曰夫禮以情為本以時為大故有上古之禮有中古之禮有後世之禮上古之禮不能行於中古則

中古之禮不能行於後世時使然也蓋惟中  
古之禮不能行於後世雖漢唐宋之禮情人  
人殊有不容於相襲者何也時有古今情在  
重輕故禮有常變今天正統相傳父子為世  
禮之常也旁支入繼倫序錯綜禮之變也常  
二而已變則無窮常者經變者權也是故有  
以統為重者矣有以嗣為重者矣有廢乎統  
嗣之際而暗於名實者矣此所謂議禮之難  
而不可不斷之以義者也譬之執權衡以較  
輕重義則人心之權衡而禮所由生斷之以  
義則無病於難矣試即其一二明之如漢宣  
入繼在昭帝晏駕之後則所重在統而昭帝  
不當居皇祖之位英宗入繼在仁宗臨御之  
時則所重在嗣而濮安懿王不當居皇考之  
位蓋昭帝以叔祖而臨正統有君道焉則尊  
尊也仁宗既以英宗為後父子之名素定則

親親也義各有所在耳若夫光武之興中葉  
幾墜惟當以高帝為垂統始基之祖春陵而  
下四世為合祀之先尊尊親親無嫌並舉有  
不必近遺一本之親遠承既祧之系而後為  
合於義也且古者廟制不限於數或同宗  
隨時而立觀春秋書太廟書世室書煬宮或  
宮之類雖未必盡合於禮亦可以例見矣  
有世次相亂若春秋躋僖公之嫌則當如唐  
之中宗則立廟以祀之而不混於睿宗之世  
高宗之服未窮則中宗之親未盡亦四親之  
屬耳逮其親盡當祧又當審諦以議其遷否  
而賢賢之義存焉此考義之大較也雖然禮  
之於人大矣是非順性命之禮達經權之宜  
觀會通以行之者未足與議於此也彭山  
勤學好禮而通於易與春秋夫通於易可以  
語性通於春秋可以語權其於典禮之議予



知其易也是書所紀未敢以為盡得聖人之  
意然其情文折衷弗泥弗悖包并千古之沿  
並羅絡百氏之異同後聖而有作也若有不  
可得而盡廢者矣昔孔子於饒幸猶愛其禮  
之存况典籍乎予故為之引其端俟採禮者  
考焉彭山子姓李氏名本字明德與予同師  
陽明先生云

嘉靖丙午歲秋八月既望東浙龍溪王畿汝

中南書

廟制考義目錄

總論分為七義

親親

尊尊

賢賢

男女之間 昭穆之序

廟寢之前 祭享之時

附錄七十七圖

廟在寢東圖

朱子古廟制圖

今擬古廟制圖

古室制圖

室事圖

堂事圖

孫毓都官制圖

賈公彥廟制圖

今擬古親廟以西為上圖

韋玄成王者五廟圖

劉歆宗無數圖

陸佃親盡迭幾圖

五帝及夏初宗支圖

五帝及夏初為君世次圖

擬堯四親廟圖

擬舜四親廟圖

擬禹四親廟圖

擬夏祖禹圖

殷為諸侯時宗支圖

殷為天子時宗支圖

殷為君世次圖

擬劉歆說擬殷廟圖

擬宋祖微子圖

宋湯廟圖

周宗支圖

周為君世次圖

韋元成等周廟圖

王季子圖

朱子周世數圖

朱子七廟圖

朱子周九廟圖	魚宗文圖
魯為君世次圖	擬魯世王圖
擬魯祖周公及宗伯禽圖	魯旁親立廟圖
擬魯不遷廟圖	漢宗支圖
漢為君世次圖	韋玄成等議立漢廟圖
晉宗支圖	晉為君世次圖
晉虛位以待宣皇圖	唐宗支圖
唐為君世次圖	唐虛位以待太祖圖
唐中宗不混唐世次圖	唐八世九室圖
宋太祖宗支圖	宋太宗宗支圖
宋為君世次圖	宋考妣并附祝文稱謂圖
朱子奏議宋祧廟圖	為人後者為之子圖
時祭總圖	間祀總圖
余正父時禋圖	朱子時禋圖
朱子康王時時禋圖	朱子昭王時時禋圖
擬古祔禋圖	擬周武王為天子時大禘圖
擬周天子大禘圖	朱子周大禘圖
唐韓愈議禘圖	朱子列宋見行禘享位圖
朱子列禮官議禘享位圖	朱子擬定禘享位次圖
擬夏禘圖	擬殷禘圖

擬周禘圖	鄭玄以禘為祭天圖
王肅等以禘為殷祭圖	漢光武時禘圖
朱子周大禘圖	擬洛邑文武殿圖
擬魯禘圖	
廟制考義圖	



廟制考義

會稽山季本撰

竊惟宗廟之制議者紛紜自漢以下訖無定見大抵惑於世儒附會之言而不本聖人制禮之意故雖英君誼辟毅然欲定典禮亦無從而取正也何則聖人之制廟祀有三大義焉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親廟以時祀高曾祖考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之上親盡當祧而受命為天子與始封為諸侯者則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廟為獨尊太祖而下嘗為君者不論世之遠近皆歲一合食於

太祖之廟非爲君者不得預焉所以尊尊也太祖以上世代遼遠不能悉祀則擇其有功德者特存其廟至大享而以太祖配之則謂之禋禘者審諦之義蓋審其功德也自太祖以下親盡當祧而有功德者則爲百世不遷之宗亦特廟以祀之所以賢賢也

此一段發親親尊尊賢賢三大義爲一篇綱領親親之恩無分於貴賤故孟子言三年之喪棺槨之度皆曰自天子以達於庶人以其無異情也又謂君子小人之澤實五世而斬則高曾祖考之親人豈有異哉特以戰國諸儒附會古義毅梁則曰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徒荀况傳聞師說則曰有天  
 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  
 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至漢儒孔安國撰次家語則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  
 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有禘嘗  
 祭之無禘乃止去壇爲鬼諸侯立五廟一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

去壇爲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  
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有一壇考廟  
月祭王考廟自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廟有  
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有一壇曰考廟  
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  
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庶人無  
廟死曰鬼夫謂祖考廟者太祖也顯考廟者高祖也  
皇考廟者曾祖也王考廟者祖也考廟者父也祧者  
超然遠去之意遠祖皆謂之祧此言二祧者特舉高  
祖之父及祖以足三昭三穆與太祖而爲七也及戴

記纂輯王制祭法一篇蓋皆剽竊家語之文分析而互載之入皆以爲古禮矣而其傳實自穀梁始原其本意蓋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殊不知天子至於庶人所以別等威者惟在器物牲牢裸獻樂舞之數而已故天子諸侯能備群廟則各專一廟可也大夫士不能備群廟則止一廟而爲同室異室之制可也有始祖而義得立廟者則別立一廟可也庶人無廟而祭於寢亦必爲藏上之室可也此於貴賤之等亦自有差豈必五世之上復有加親哉夫天親一本安得異之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及澤窮親盡則恩自降衰雖孝子慈孫於至情不能有所強而聖人制禮不能不爲之節矣但謂降殺以兩則大夫之高祖適士之曾祖官師與庶人之祖皆不得與於時祭於人心安乎春秋書震夷伯之廟觀其別立一廟必大夫始基之祖非家語所謂皇考也卽此可以見世儒附會之已不啻於禮矣其曰德厚流光德薄流卑止可爲祖功宗德百世不遷者發耳乃以天親分厚薄奚可哉故清江先生時輩玄成等之議皆主四親廟之說矣有所變更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此其本旨也

又按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世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鄭玄註釋禮經悉本此意孔疏亦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此雖出於緯書然四親廟之云有合於喪服小記亦足以見古禮殘闕之餘猶有可考第緣哀帝以旁枝入繼大統群臣請定迭毀之次時劉歆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悉改章玄成之議乃以天子七廟爲常數而其爲說又不論高曾祖考一本之親止序爲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得稱於考廟者帝入繼大統在昭帝晏駕之後與素養官中先定父子之名者不同乃樂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廢私親豈禮也哉自班固以歆說爲是而王肅遂作聖證論以難鄭玄然馬昭輩猶或非之未遽得爲定論也至朱子以名世大儒折衷衆說有取於歆於是人皆尊信無復致疑而四親至情義若可略要其取證亦本聖經意則書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一言故也然七世之廟本對萬夫之長伊尹訓太甲以觀德政必非泛言者萬夫之長蓋指湯也則七世之廟必指太甲以上七世有功德者之一君矣豈



謂廟以七世爲常數哉今以太甲時世次計之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子而太甲之兄也以其嫡長故相繼先立趙氏以爲皆太丁弟則與子之世不應舍太丁而立之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指其在位之年也程子又謂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則皆無服之殤何足紀列且二歲者不應序於四歲者之上其爲已成君明矣此兄弟之世未遽別爲世數者也自外丙仲壬而上則太丁者太甲之父一世也成湯者太甲之祖二世也主祭者太甲之曾祖三世也主王者太甲之高祖四世也自此以上世次皆止

世本史記所傳而二書又互有詳畧其間世及後先或難盡信然自湯以前見於經而有德可宗者惟相土耳當七世者其必謂相土歟蓋五世六世既以親盡通祧而此七世遠廟獨存如魯之伯禽諸君然則諸侯百世不遷之宗也苟舍相土而求七世之祖則惟可以語契矣然自契爲諸侯時言之則六世之後皆當立五世之廟而止未宜有七廟之名也自成湯爲天子時言之則自湯距契已十餘世亦不應七世之義而况語於太甲時乎故曰七世之廟必指相土之一君也惟此義不明而後穀梁荀况及諸儒會

之言得以惑世矣故親廟以四禮之正也正統相傳父子爲世復何議哉但有以弟而繼兄者有以兄而繼弟者有以從子而繼伯父者有以從孫而繼叔祖父者有以叔而繼從子者有以叔祖而繼從孫者有生私親固以高曾祖考爲四廟矣其於正統者未親盡亦當列於世次不以四廟爲限如太甲之時太丁未立而死廟宜爲考外丙仲壬二兄嘗君天下豈得無廟哉又如漢宣帝時景帝武帝戾太子史丹孫當爲四親廟而昭帝以叔祖爲正統之親廟亦宜

知此則世之爲廟議者可以不勞餘辯矣夫漢之諸廟畧於私親禮皆未合惟光武初爲其高祖春陵節侯曾祖壽林太守祖鉅鹿都尉考南頓君立廟雒陽庶幾近之尋復奪於群議立廟就園石親奉祀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爲四親夫宣元成哀平立廟似近於厚然與前所論宣帝當爲昭帝立廟者義實不同何也蓋昭帝在宣帝時親猶未盡而宣元成哀平在光武時則皆親盡也其親已盡則其廟當祧止可存有功德者爲宗耳其餘不以禮節將從何日爲通遷之期乎特廟雖毀大槓猶存

何肯於祀哉。惟有後者則勿致可也。蓋舜之受堯禪也，其親廟必自瞽瞍，以至於高祖而堯之親廟則有卅朱以奉之，舜不與焉。禹之受舜禪也，其親廟必自鯀以至於高祖而舜之親廟則有商均以奉之，禹不與焉。其所以繼正統則大宗者，惟藝祖文祖神宗如後世有功德之祖宗而已。然則天子以天下養而宗廟饗之，豈舍其父祖而不親哉？故曰：親廟以四禮之正也。高曾祖考之廟與太祖而五數之常也。其外繼統之君親未盡者，亦屬四親親盡而有功德者，世世不毀此輩，以常數拘哉？有一人焉，則增一廟有常。

人焉則增一廟。謂宗無數而舉殷三宗爲證。此但得其然耳。魯公諸侯之國，伯禽而下尚有武公錫公桓公僖公四宮。此雖未盡合於祖功宗德之正，亦足以見古制常廟之外無定數也。諸侯且然，況天子乎？夫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此豈所謂殷之三宗也？然殷以契爲始祖，如前所謂賴土者已必有廟及受命而王如成湯者，其功德特盛，其隆書稱其德如祖乙盤庚祖甲皆聖賢之君，亦宜不毀。豈得以其稱宗之文不經見而遽以殷三宗爲定論哉？若鄭玄以周文武二桃爲不毀，猶歆說也。夫周既

祖后稷則自文王而上爲諸侯者如積功累仁之公劉太王王季其功德不下於相土自武王而下爲天子者如致治之成王不下於太甲中興之宣王不下於武丁而謂不毀之廟止於文武二桃又惡得而通乎？且文武二桃當時但謂之廟如詩所謂於穆清廟或以爲文武二世室者亦禮家之附會耳。蓋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考之春秋武公殤公僖公皆止稱宣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也。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桃主所藏之處也。古者桃主未瘞埋之前雖其世在太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爲義，非一人之稱故不曰某官某廟而曰世室屋也。禮家以爲桃主藏於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此則祭有不及桃主之時，其祝號筆簪之聲豈不徹於一壁之外？何以妥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桃先王之桃，是桃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況魯之宮廟既有定名不應別出一室而所壞者伯禽一室又不應不以謚舉就如其說室亦豈宜止於文武哉？大抵祖功宗德禮亦宜屬孝子慈孫本不欲擇其祖考而事之，特以服窮親殺則

義有修重其人臣有勞於國猶當列在祀典况功德之祖宗而可畧乎此禮之義而說禮者或未盡知也

此一段明親賢之義中間詳論五廟七廟及世室而互見賢之義

惟當祫祭而毀廟未毀廟之主皆祫食於太祖之廟則尊厚爲君之次祫重在君道而私親不可混於君齊聖不可加於父故魯文公時夏父弗忌升僖公於閔公之上魯子以爲失禮而漢光武時張純等言祫高祖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周尊

不合禮意以明尊尊之義而親親賢賢皆弗論矣

此一啓明尊尊之義

祫所不及則有禘焉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曰禮不玉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禘之本旨也禘以審諦功德則祖所自出凡有功德者皆不可廢豈但專指一人哉祭法乃曰虞夏禘黃帝虞夏禘黃帝則其說本於國語蓋亦戰國諸儒之臆見耳虞夏五帝與黃之世也國語乃謂虞夏皆祖顓頊而與堯同出於黃帝則一姓相傳事屬與子云禘黃帝似近於誣矣疑周禘黃帝則又有可疑者契感玄鳥而生非

出於魯其事猶或有解若稷則由姜嫄之領帝武必非有父者也是以生而棄之史記稱帝嚳娶陳鋒氏女生堯娶陳鋒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不善而弟堯立又云稷母姜嫄爲帝嚳元妃契母簡狄帝嚳次妃則稷契皆嚳所生於堯爲弟稷又嫡子而舜則堯疎族之玄孫也堯既以弟繼兄而帝嚳亦先得立不可以爲與賢矣如此則稷契之聖自當繼世以有天下在堯豈宜不知乃舍其弟而棄其子而欲求禘於疎遠之族人豈天命之所安乎且舜之朱襄氏稷之朱襄氏在是諸臣明揚側陋尚未有

稷契之說而後稷稷契不得爲堯弟姜嫄爲得爲妻乎是史記所言上古之事皆不足信也故詩人序生民之初止自姜嫄始而禘乃推及於此何義要之舜禹起自匹夫本有所受所謂禘文祖神宗蓋即黃帝顓頊帝嚳及舜諸帝相傳者意其祭必有合如後世祀古帝王然而禘也其即禘之所由起歟殷周時猶存此祭蓋禘之統也世儒誤析黃帝與嚳爲二禘耳而不知禘之興王業由於稷契以下累世積德則又別有所自出之禘而湯武爲受命之祖以配矣鄭玄但見稷契

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章玄成有祭天祖配之  
說遂謂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則以祖配之是以禘  
爲祭感生帝也郊天之外又有禘帝一祭則緣其  
離而於經義極微但微求其說而不得又謂王者  
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則如前所謂周人禘嘗者  
所安皆未可以爲定論也張純則以禘爲禘嘗  
尊卑王肅亦謂禘祫殷祭禘主皆合天殷祭主皆  
禘子因之遂謂天子曰禘禘祫曰祫祫康侯又  
其意曰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肅東向之義其  
金於前之謂禘禘祫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  
合禘廟之至而食此之謂禘上下之義也此  
雖小異然以所自出者爲帝則亦本於國語而  
天配不以受命之王而盡及其上世之爲禘祫  
義於無據矣聖人制禮祫使萬世可行夫  
王則四方來朝者必於其廟故當湯武受命  
祭禘契以下諸祖尚如其舊未宜有所擇也  
孫自當祖受命之王而遠祖之親盡者則已去  
禘有禘則祭斯已矣雖欲比於世王例享大祭則  
下人心趣向已異理亦安可通行哉故夏祖大禹不  
闡其父姁及其曾祖曰意須大享於後世也

功德而廟不毀者則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  
之祖配之蓋禘所不及而有禘賢賢之義如此觀長  
祭之時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  
審諦其賢君而以湯配也湯所自出之祖皆賢君則  
禘之爲義有取於此矣或以爲大禘之諫則語意全  
無及群廟者信乎其爲殷禘也以殷例周則自  
以下特舉公劉大王王季文王合祀於后稷之廟而  
以武王配之義可推矣故自民所信從而言則當  
受命之王爲始祖自德及於遠而言則始祖之所自  
出雖以配天配帝可也而禘又安可畧乎故禘者  
手之大祭也諸侯則不可以祖天子故曰不王不禘  
然先代之後得以修其禮物者亦宜有禘如宋祖微  
子則宜禘湯亦王禘之義也左氏誤信帝乙爲微子  
父乃曰宋祖帝乙此與鄭祖厲王義同則非禮矣夫  
鄭之祖厲王也豈以鄭伯始封得祭四親歟又爲天  
子子爲士則祭以士之例而後世因存其廟歟  
於魯言周廟蓋指文王廟也杜預註曰周公出文王  
魯立其廟則亦鄭祖厲王之失也然魯祖周公實無  
文王廟故僖公禘於太廟禘文王也太廟周公廟也  
禘文王而于周公之廟見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其



主何居藏於世室也。因此驗世室非不遷之宗而太廟之夾室非藏桃主之處矣。文王親盡已桃魯人未嘗敢祖然而特舉以掃亦見魯之賢文王耳。故掃者非審諦昭穆也。審諦功德所以賢賢也。知此則唐虞祖始受天命當為唐百世不遷之祖而韓愈欲以祖為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宋太祖始受天命當為宋百世不遷之祖而朱子欲以僖祖為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獻僖二祖果有功德足以啟聖則如履之詩嗣以祀而大掃焉亦何不可。不然則縣及卿大夫后氏無所私焉。孝子慈孫當以

八經使旁支入廟大統於其私親禮不得合于禮廟苟有功德其後世亦可別為廟祀倣掃行之則亦賢賢義起之禮也

此一段明賢賢之義其間詳論掃祫

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天下之大義也聖人未有不以此治人者又安能外此以事神乎。本此三者而大明於男女之閑昭穆之序廟寢之制祭享之時而可以言禮矣

此一段結上文而又祭男女之閑昭穆之序廟寢之制祭享之時四義以起下文

是故群廟之中各奉考妣二主所以全其尊也。古者吉祭男女共戶鋪筵設同几神所安也。雖之詩專祀文王一廟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若以施於掃祫則夫婦偶坐相臨非生時之所安而可以此事死。周禮大司樂有享先妣享先祖之別意蓋為此。禮以為此書者似皆不啻掃祫之義故語亦疎。果耳。當先公之祧當掃者惟男主附於后稷廟先王之祧當掃者惟男主附於武王廟女主皆不與焉。而當祭之廟則妣遷於寢示男女不相雜是或一道也。故周人祭維也。特立武廟以萃人心父子同廟蓋專

王而武王

鄉之意也而其廟無妣主斷可

矣。或曰據禮廟女主可以無與於序為君而亦不及於國母可乎。曰統治者男事主乎男而已耳。然則國母而賢將若之何。曰擇其有功於內治者附於妣別為一祀如掃之禮視男雖畧焉可也。考妣同祫之說以為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也。當以西方為上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祖母與孫並列比於余正父以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祖與孫婦並列者體雖稍順然翁婦終不免於偶坐相臨非事死如生之禮也。况大祫以明

道又有與享之臣焉而可如是哉後世有以爲同室如晉武帝之於景文者則姊姊如維非古者與官之禮其失抑又甚矣此所謂明於男女之閑也

### 此一段明男女之閑

古之祭者有堂事有室事堂事之位太祖南向東面東西向穆在西東向室事之位太祖之位東面西向北南向穆在南北向此禮家之說也朱子之論昭穆則專主裕在太廟室中而言蓋太祖東向而南向者在北牖下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北向者在南牖下取其深遠而謂之穆以朱子屋殿之說釋宮之文考之

則東西五間南北五架而室止一間在北架下必非孔子定禮時之屋制也蓋自武王至於景王歷二十四世成王以下皆爲君而當祭者禮器曰周祫酬六尸并太祖一尸祭爵已七尸矣此但言七廟盡二十四世則當爲二十四尸禮數便蕃豈四廟能周哉每尸又有邊豆登餽俎簋之設雖堂上之席旁列數重猶慮其窄而况一室之小乎孔疏本玉牒謂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後廟無尸但有主也趙本三禮辯謂昭穆各用一尸其實太祖廟三尸則固已知其不通而強爲之辭矣尸以假福可統於尊雖

靈所屬神皆可依故禮男女共尸則尸不必備者也非異廟不異尸無群聚一堂之理烏用旅酬之大昭穆之二哉且室之西壁廟主所藏即西南隅之奧而東向之尊也與通於南牖下雖北牖下稍寬而中廟所餘甚窄雖止用一尸若以鋪筵設几群主盡遷禮儀亦富詎能容乎竊意太室之內制必甚深不特二架而其衡長不止一間如孟子所謂巨室者而足以有容歟夫交神之道或於幽靜之中或於顯明之地故祿神在室接尸在堂饋酬在室肆將在堂禮各有所宜矣然堂事主於禮尸不宜更設主席雖牲牷

旅陳分居左右亦昭穆之虛位耳朱子以此不足以明昭穆之義乃獨專論於室中不爲無見但北爲北牖向之者亦得其明豈獨向南牖者可以爲昭哉故昭穆者亦非謂室中之位次也且大祫之禮止列諸君凡不得加於弟故魯僖公不可以先閔叔不稱加於從子故周孝王不可以先懿而朱子則正以其爲君世次分昭穆本劉歆意也然此但可行於天子諸侯而不可行於士庶人豈天下之遠道哉就以天子三昭三穆者明之殷祖丁沒而叔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沒而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相繼立

則是兩世已過六廟而小乙之子武丁遂不得列其  
曾祖祖辛於世次矣又以諸侯二昭二穆者明之吳  
壽夢沒而子諸樊立諸樊沒而弟餘祭夷末皆相繼  
立則是兩世已過四廟而夷末之子僚遂不得列其  
曾祖去齊於世次矣晉賀循曰昭穆父子位也若當  
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正謂此  
也朱子又曰昭穆則穆不遷穆祔則昭不動皆劉歆  
之餘論而張璠輩亦以為說夫既以昭穆分居大祖  
左右自宜以尊卑為序時當昭主上還明是以子先  
父安得以為各不相見而無嫌乎故陸佃非之曰昭

廟考

主

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  
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  
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我壇立於右壇主於左以圖  
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壇王季親盡去左  
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空祧  
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穆又曰太祖之廟百世不  
遷二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為太祖王季  
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  
為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  
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

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為昭穆常  
為穆則尊卑失序夫佃以父子為昭穆其說良是顯  
考廟皇考廟王考廟考廟既有定名則親盡世遷廟  
以次進本自順序但徃於此說而併疑昭常為昭穆  
常為穆之說則不察於先王定昭穆之意矣蓋昭穆  
所以有常者本其生時之定列而言也列於左者昭  
昭取陽明之義也列於右者為穆取陰晦之義也故  
父為昭子為穆孫為昭曾孫為穆玄孫為昭來孫為  
穆此列一定雖至於百世之久而不可易所以孫必  
從祖祔必以班而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

廟考

主

為昭考至其後世猶以管蔡鄭霍為文之昭邴晉應  
韓為武之穆皆本其生時一定之列也蓋古之為治  
者最嚴宗法故制為昭穆以睦族別生昭與昭齒穆  
與穆齒使不相亂蓋自上古得姓以來未有改也如  
以太祖而下始序昭穆則太祖以上苟有祖焉昭穆  
又當何所始乎故廟之或東或西主之或南或北皆  
非昭穆之名所由起而又何足疑哉今不欲使兄弟  
之世亂昭穆而遂使父子得以迭稱充佃此說可以  
廢昭穆而不用矣於義何居而以顯考王考為昭皇  
考考廟為穆乎故凡言昭穆者以人定廟則可以廟

定人則不可由是知古之立廟不必太祖居中而在  
為昭右為穆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其  
於規模則誠宏遠矣然恐非人情之所便也蓋因  
之廟祭必同日禮必親行而中隔太廟左右相  
駢奔之間勢亦難及意其或從古人上右之制  
南向第為一列中有閤門以通來往則順而易  
而易周行禮者不苦其難矣餘親之廟兄弟不可以  
同官則別為一列世室諸親不係於近親則又別為  
一列酌人情之便隨地勢之宜或在其前或在其後

或在其左或在其右但主各自為尊不必限於一處  
也群廟之立太祖獨尊蓋為功德非特為親意其為  
廟必近正朝以就臣庶是太祖之廟又宜在群廟之  
西上矣太祖也四親也世室也一定而不易餘親也  
諸宗也隨時而有加廟以類從位以義制此則所謂  
各全其尊而不嫌者矣必以太祖居中而定尊卑  
以魯諸官觀焉武場異世而立者也桓僖同日而  
葬者也不知其如左昭右穆之次置於四親之上邪抑  
各列於別所也漢代猶為近古而每帝建廟各在一  
所雖未盡當得非禮意之僅存者歟苟如孫毓所論

則都宮之地有限而增立之廟無常使毓適過廟多  
之際亦何以自處哉蓋惟昭穆之義隱而後世儒之  
說拘於此能通其變不向空言則宋宣祖之主未遷  
而太祖已不失為祖故晉武帝欲虛位以待宣皇不  
為過也唐睿宗之世不混而中宗終不失為祖故  
賀循欲以別廟處惠帝不為過也又如魯無文王廟  
而其桃主藏於世室則必非周公之廟之上也父不  
與子順次而不為嫌則晉蔡謨欲為四府君毀主改  
築別室者亦不為過矣夫禮取於從宜而已烏在其  
以昭穆為斷哉此所謂明於昭穆之序也

### 此一、明昭穆之序

廟以容主為限賀循之說也太祖之廟所以洽群廟  
祖所有出之廟所以希聖賢而先公先王之二世室  
所以藏桃主祖廟之祭非一筵世室之藏非一代其  
制不得不大四親餘親之廟與不遷之宗取於容考  
此二主而已則其制可以小矣廟之小者如朱子殿  
屋之說釋宮之文斯可矣而其大者則亦度其容  
桃主之所當容而加廣焉如晉作太廟正殿十四間  
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宋修太廟廣廟室并夾室  
為十八間亦取於容主焉耳故可以備而不備焉

簡簡則製祖不必崇而崇是為奢奢則傷民皆非禮也故周禮祭僕官小喪復于小廟隸僕官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玄註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太廟又云小廟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可見廟之有大小矣今即武丁時廟之其父為小乙其祖為祖丁其曾祖為祖辛其高祖為祖乙當為四廟庚甲為曾叔祖南庚為從叔祖陽甲盤庚小辛皆為伯父此五君者親但未盡亦當有廟成湯為百世不遷之祖太甲大戊為百世不遷之宗契為所自出之祖相土為所自出之宗又有先王先公之二祧凡為廟者十有六矣二祧其廟皆當大矣其餘宗親之廟尚有十二無所用於大者也使皆擴其規模聚窮壯麗以傷民力武丁豈忍為之故廟不可以不備而亦不可以過崇惟在節於禮而已矣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為儉發也天下之大苟欲儉焉豈無所先而不必於親獨儉云耳豈為其親而遂不顧其民哉此所謂明於廟寢之制也

此一設明廟寢之制

祭有二節曰時祭曰間祀時祭有四祠禴烝嘗是也間祀有三享嘗追享朝享是也春曰祠以其嗣歲也

夏曰禴以其物薄也秋曰嘗以其穀成也冬曰烝以其物衆也享嘗亦秋嘗也追享者禘也朝享者飴也享嘗於不遷之廟行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於禘嘗於冬烝之月行之故周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魯武廟於維也亦禘禮也而周書謂之烝祭歲則禘之行於秋冬二時者雖禘禘皆得用時祭之稱禮文曰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禮冬則物盛而祭備故經傳恒言禘嘗烝嘗而孔安國亦以烝嘗為大享是然莫盛於烝嘗而時以秋父為善也若春夏二時百禮難洽非所以行大享也魯文

公以禘行於建未之月閔公以禘行於建辰之月僖公則行於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太烝也而世儒據以證古此禘禘之時說者所以多誤歟禮時為大節在其中矣故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踈數得中祭之節也蓋親之近者虔禮以仁情有所不能已則必有四時之特祭於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謂近親也親之遠者處禮以義執有所不能周則惟特一享嘗而止故雖周公皇祖不過秋而載嘗非以其遠乎近親雖不能踈然亦不可太數故時祭之外不必有所加也遠親雖不能數

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夫王制之言多不可曉而章內禘祫二字尤為差誤蓋禘當為禘祫當為禴也程子不過緣文生義耳至胡康侯於春秋宣公有事太廟釋曰有事者時寧則亦以為時禘矣春秋之紀時祭既別有祫嘗之書則禴不止於春也何為而又有時禘乎豈以太傳有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士虞禮有哀薦祫事之言而遂比附其義歟夫禘言於大夫士者本為祫祭蓋新主祔則高曾祖考之位皆當邇遷其禮宜禘然禘祫不及女女祫不及男不相雜也若時事則大夫士不

此一畧明祭享之時

夫祭禮之大者聖人之所重也故孔子曰明乎禮義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聖學不傳情文俱喪戰國諸儒務為誇誕或以國俗淫威附為古義或以迂儒僻見著為成書各以其能信如世主而其徒轉受遂至流傳豈獨漢儒之罪哉夫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



相襲禮雖其言果出於聖人苟於時宜不合有三重者猶當一斷於理而變通之况世儒附會難通之論哉文獻不足杞宋無徵然天理之在人心者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不蔽其心節文具在安得盡謂先儒之說已有可據而不一致疑哉不揣庸愚爰著斯義正以博求大雅君子一講明耳豈敢自謂已是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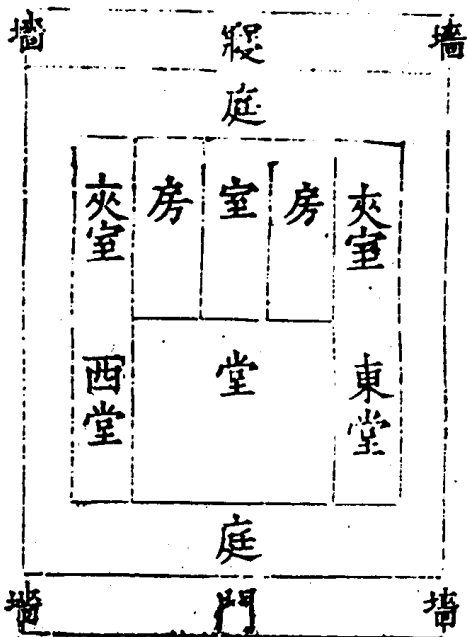
此一段通結上文明後儒議禮之失自戰國始

廟制考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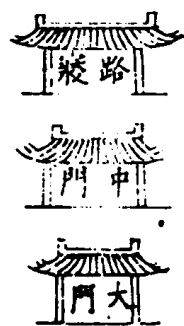
廟制考義圖

愚述廟制考義以親親尊尊賢最爲綱領此蓋神禮之本也顧秦漢以下諸儒議者雖多於此漫無區別且又以廟分昭穆其說尤拘窒碍難通殆有由矣聖人制禮必近人情豈徒立格局示美觀困人以所難行哉故推三代之意以成一家之言驟聞之間似難遽信於是復求古制摹擬形容并雜取近世載記所傳爲圖辨說而群言有合於古者悉采附焉以備參考夫禮貴於宜不必盡泥迹轍君子於此或有擇焉變而通之亦可以折得其衷耳彭山李本謙

朱子古廟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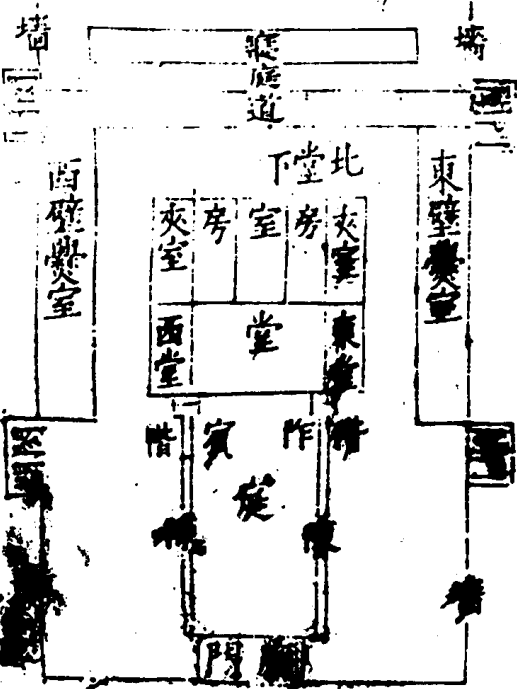


廟在寢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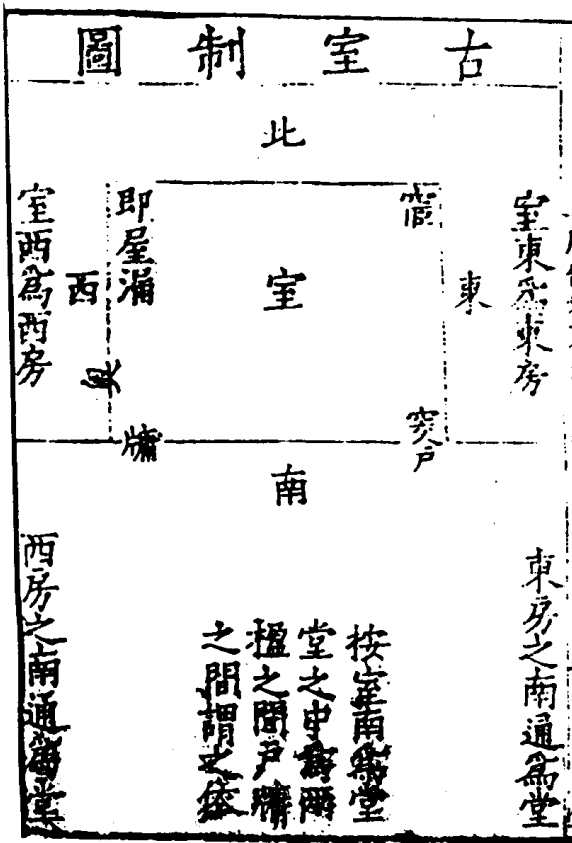
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若杜稷左宗廟官南鄉廟在左則廟在寢東也  
今按寢東之寢指路寢寢門外即今正朝舊廟後之寢也太祖受命而王功建之成人所信從故廟為獨尊宜近正朝以統臣庶其餘諸廟以次而東可也詳見後賢公考廟制及親廟以西為上圖

今擬古廟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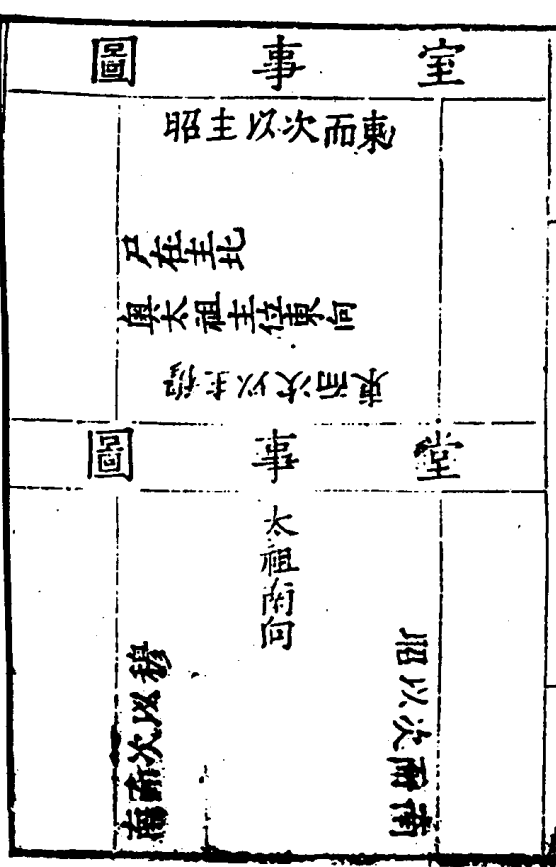


朱子曰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  
今按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謂廟之寢東西廂即東西堂也寢前廟後宜有道有闕門此圖未備別具後圖  
又按宋史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泰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

按後載賈公并說為圖以問門列於廟門外廟門老  
說文云門旁戶也竊謂當在廟門內不當在廟門外  
又按朱子曰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堂下之壁闔門在  
焉婦人入廟由闔門闔門如今東西掖在旁壁夫闔  
門既為婦人所由則當在廟屋之後左傳稱子太叔  
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朱子曰其寢廟之寢也寢  
南廟北有道則兩端必有闔門乃婦人所由也如此  
則男子所由為閤門當在廟屋之前矣以其便於往  
來故云不當在廟門外也此以婦人由闔門例推之  
而知其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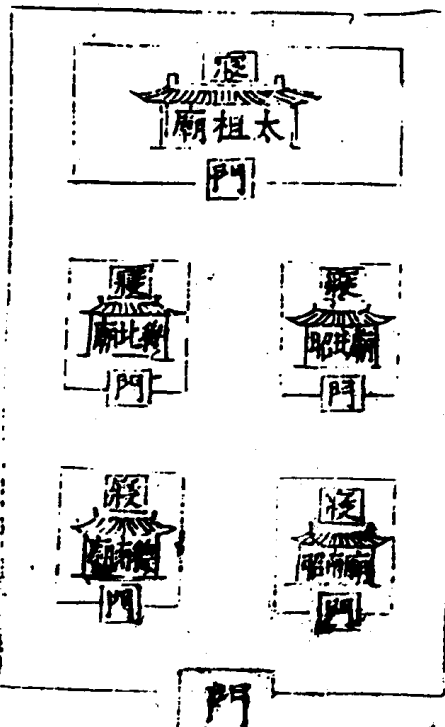


爾雅釋宮曰內南謂之東內北謂之西東北謂之左西  
南謂之窳邪內曰室中四隅之異名也賈公彥曰室中謂四壁  
之內朱子曰廟室之制皆如此其主皆在西壁下東向於則太祖  
東向昭南向穆北向  
今按主在西壁下即與有常尊之處也昭穆以人生時齒大昭定  
不當以室中南向北向為昭穆又按朱子殿屋說殿屋五間則皆  
為堂中間後為室又釋宮文曰室之室南北五架北兩架之間為  
室則室止一間而當兩架之中其地甚窄意者朱子舉此以見例  
耳其實克之所謂巨室者東西不止一間而南北不止兩架也  
太廟每室三間宋每室三間則信乎間架宜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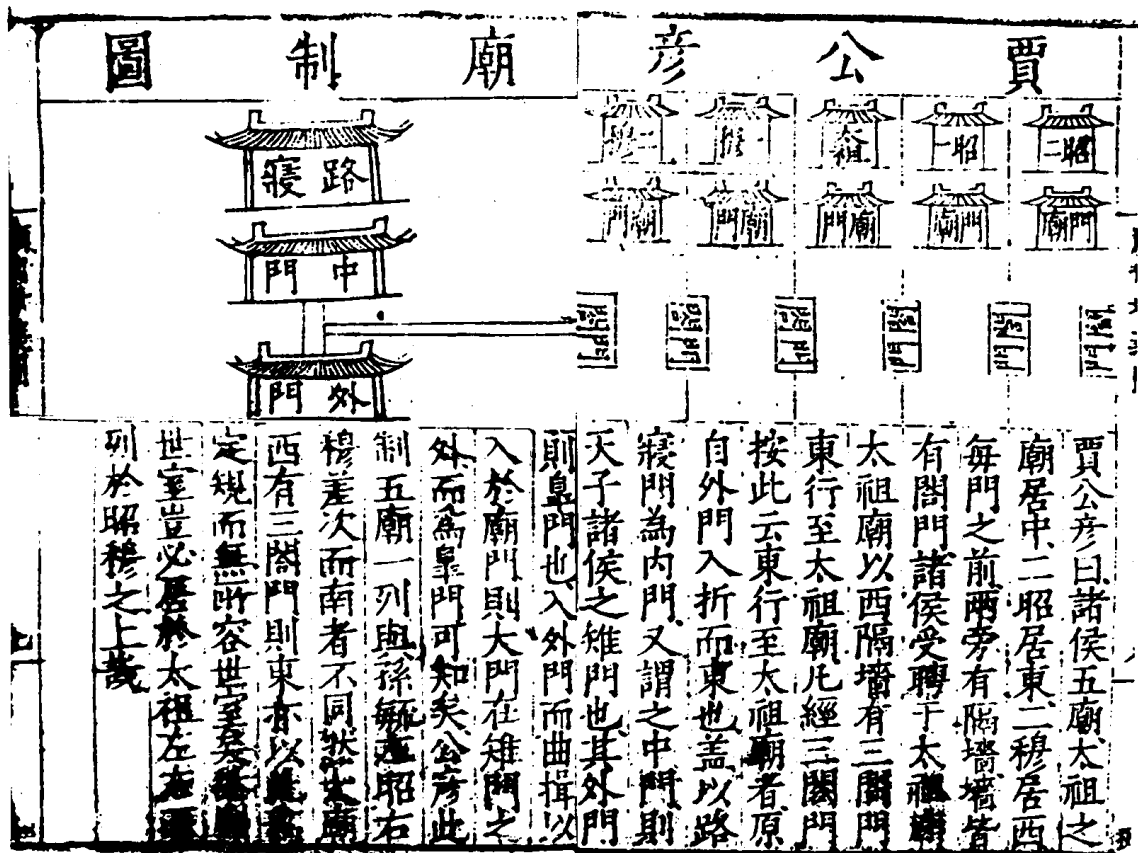
宋神宗元豐四年詳定禮文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室焉禮視延尸入與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上始祖南向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室事也設饌於室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從堂上之饌於室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夫堂事主於禮尸雖有昭東穆西之說不過肆牲設饌之虛位耳而主在室中不隨尸出蓋尸在堂上之有血毛詔于室之禮時苟主不在室何所詔乎元豐禮文之書本於郊特牲鄭玄註然郊特牲止有坐尸於堂之一言而無遷尸之說得非玄亦有舛訛歟致孔穎達曰鄭之此註雖參禮記之言約舉祭宗廟之禮其後漢宗廟三歲一大禋于孫請宗以昭穆之序昭穆廟皆食食設左右坐向祖南向子為昭孫為穆此從堂上之位也至平帝元始五年初去此禮是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則從堂之位也自漢以來禮多舛簡雖太祖之位或以東向為尊而於堂上行之無復有室事矣故王莽曰古者禘祫廟祫太祖南向而昭穆位於東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禘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惟以東向為太祖之尊然則鄭玄之說堂室雖分而尸主不能無適豈可以為盡合禮意乎至於昭穆以此而分則又有不通者何則昭穆父子世也以其生時之序一定而不可易故孫必從祖祔必以班昭常為昭穆常

# 孫毓都宮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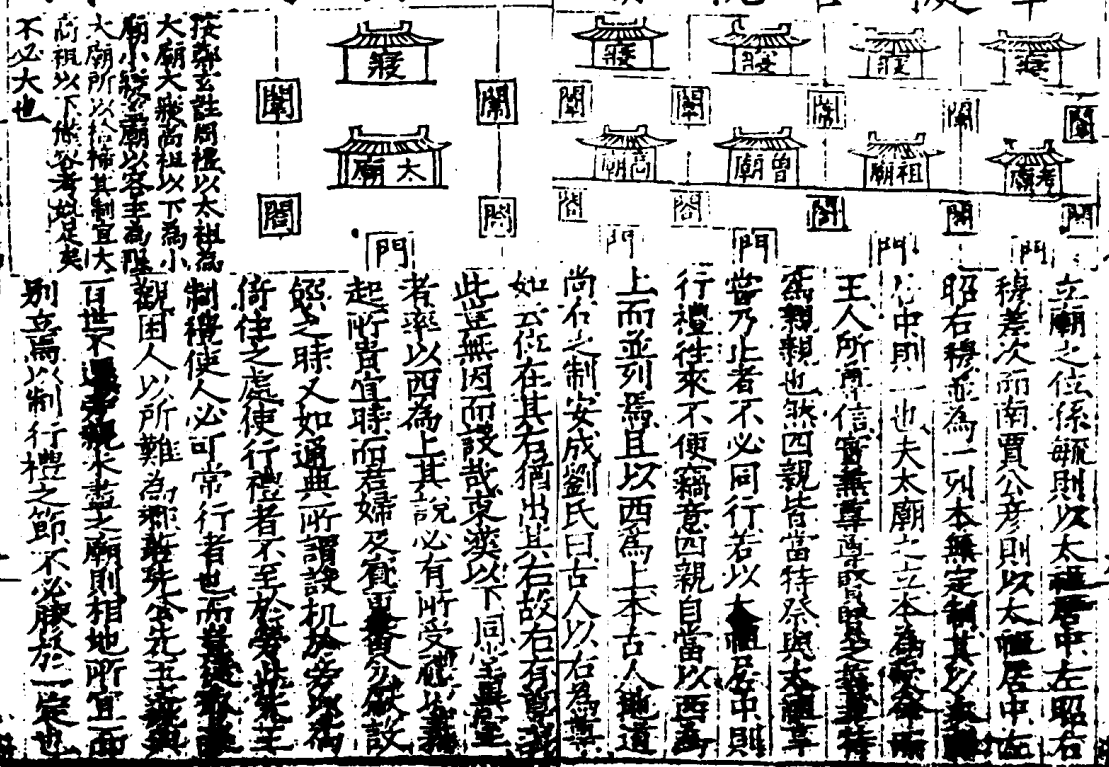


為穆百世之下未有改焉大禘則序為君兄弟當食為一世而遂以分為昭穆則是列兄弟為父子而世次亂矣豈聖人定昭穆以別族之本意哉况堂室事既以東西為昭穆而後儒又獨主室昭南向穆北向而言不能無矛盾矣及考漢舊儀又有左帝右昭穆陳尸配左坐如祖妣之說則女主亦與焉不惟男女無別昭主配左者豈能免於祖與孫婦並列之嫌哉考妣同廟昭穆主祀故四親異廟所以全其尊也周頌曰既右烈考亦有昭穆專廟之祀而發耳雖後漢更為廟室異室之制男女猶有所別若考妣同禘之甚失也然則禮之舛訛自漢初已然矣祖與孫並列則昭見於正父禘祫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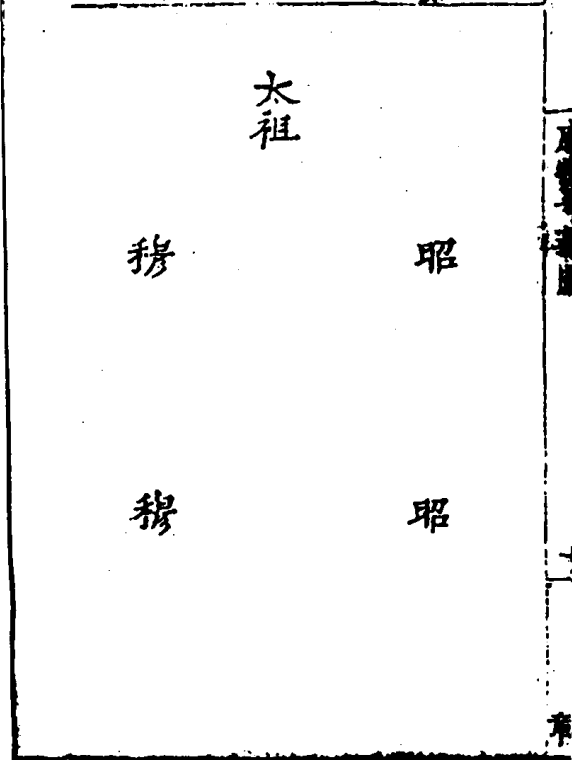
賈公彥曰宮是公院之內孫毓曰宗廟之制公為都  
宮內各有寢廟各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  
而南  
今按此說亦本家語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之文然  
相去頗遠往來難適恐非可以常行之禮也至欲於  
昭穆之上加世室則宗宜無數而既限以都宮將復  
改移常廟而擴充增益之邪則其事無常其說難  
行矣



今擬古親廟以爲西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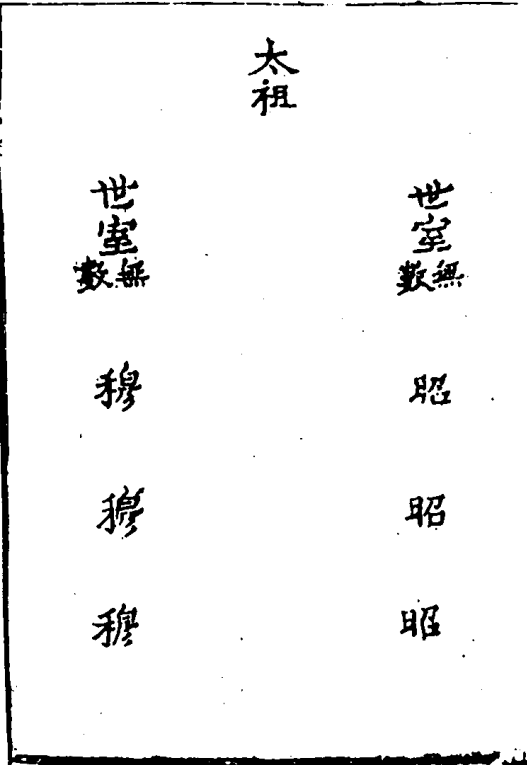


章成王五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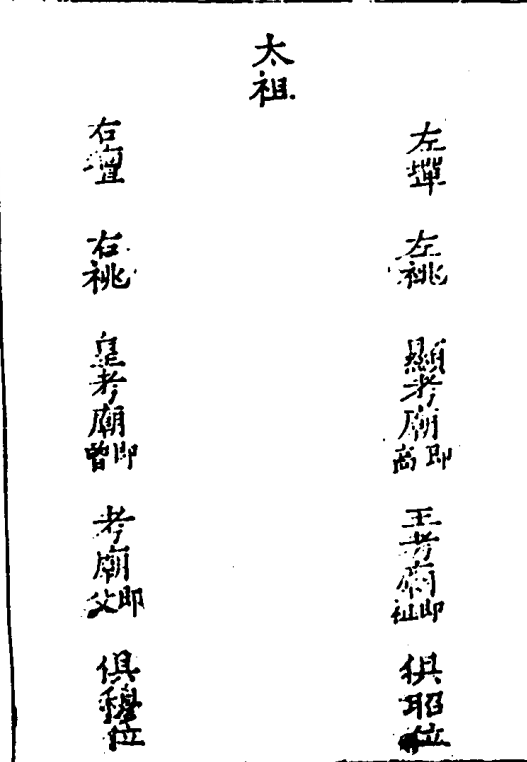
章玄成曰王者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襲親親  
 之統示有終也按玄成之議深得先王制禮之微蓋  
 天親之恩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然其間等差不能  
 無殺高祖之上則孟子所謂五世而斬矣雖孝子慈  
 孫於至情豈能有所強哉但其為說亦孫毓都官之  
 制蓋由不知昭穆乃人生時之序不可以廟定故也  
 詳見前室事堂圖下

劉歆宗無數圖



劉歆曰七者其正數可常者宗不在此數中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  
 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今按劉歆之  
 說與王肅同肅曰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  
 之祖廟為二桃并始祖及四親廟為七不遷之廟宗  
 其德而存其廟不以為數宗之無數其說是矣然止  
 序為君世次而不論四親每分兄弟為二世則祖位  
 空懸世數不足雖有三昭三穆之名而本無四代之  
 實也豈先王親親之禮哉 詳見後擬劉歆殷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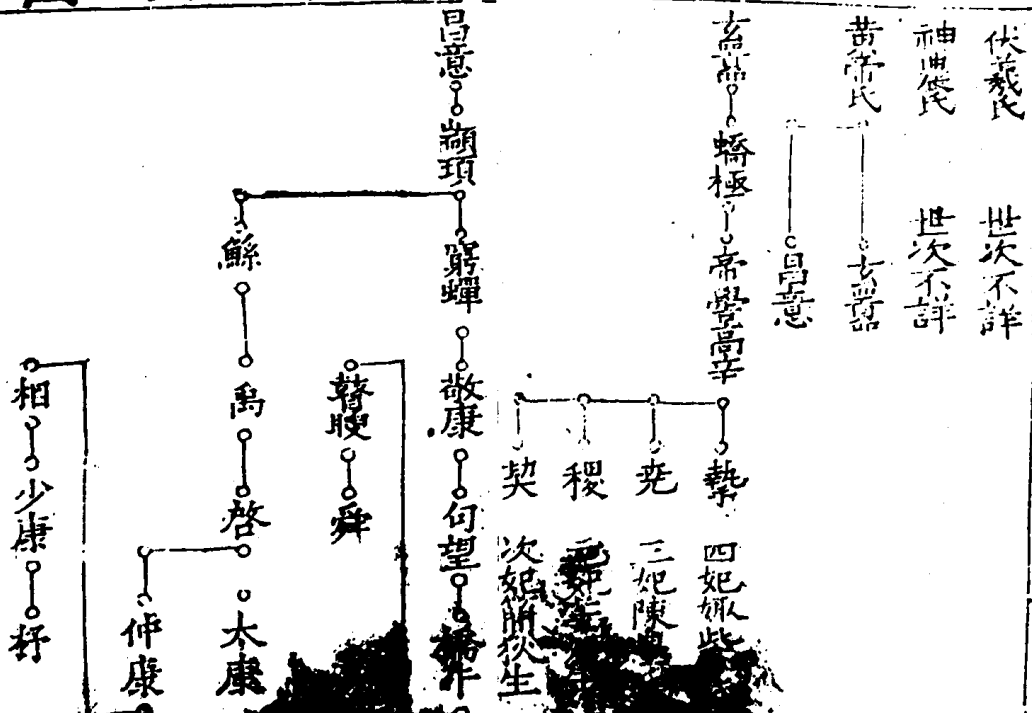
陸佃親盡迭毀圖





陸佃曰昭穆父子位也方其為父則稱昭方其為子則稱穆以周制言之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禪王季親盡去左桃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夫佃以廟有定名而昭穆為父子之位徙遷不常是也但謂父子有時為昭有時為穆則非先王序昭穆之本意矣蓋昭穆因生時世次而序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安得以廟分昭穆而不論生時之定位哉至於四親之上加二桃則亦劉歆之遺意耳

五帝及夏初宗支圖



五帝及夏初為君世次圖

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

少昊金天氏玄囂。

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桀。

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夏禹。啓。太康。仲康。

相。少康。杼。

以史記考之堯舜禹三代懸絕而同立一朝又以編  
皆出於黃帝則堯之於舜豈宜不知而使有餘在下  
必待於四岳之舉邪禹於堯為三從兄弟視舜親  
近又何為必待於舜舉邪孟子謂舜禹匹夫而有  
下是不階寸土者也豈可必謂其為帝哉若五帝  
與賢之世乃著不賢之摯為代稷由姜嫄履帝武  
名棄乃序為帝嚳之子此則尤為不通也索隱曰系  
本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  
鯀按鯀既生於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  
鯀非是顓頊之子班氏之言近得其實然則史記世  
系多不足從金履祥辯之悉矣今亦無可考正姑依  
其序而為圖以見例云

擬舜四親廟圖



是時舜受堯禪為天子必  
以此為四親廟及舜崩則  
敬康桃而舜附嗣子商均  
祀之矣

擬堯四親廟圖



此擬古廟制以西為上是  
時堯為天子必以此為四  
親廟及堯崩則黃帝桃而  
堯附為四廟嗣子卅朱杞  
之矣

擬夏祖禹圖



禹在位時本以黃帝昌意  
顓頊緣為四親廟及禹崩  
附廟而世以次遷至紂時  
則以禹為太祖而不及其  
上世矣夫黃帝顓頊之功  
德豈其不如稷契而夏時  
不以為太祖然則商周之  
太祖豈宜在稷契哉仲康  
之兄太康當別立廟故四  
親不列焉

擬禹四親廟圖



是時禹受舜禪為天子必  
以此為四親廟及禹崩則  
黃帝桃而禹附嗣子啓杞  
之矣

殷爲諸侯時宗支圖

玄王契。昭明。相土。昌若。

音圖  
 一  
 冥  
 一  
 振  
 一  
 中徵

報丁 ○ 報乙 ○ 報丙 ○ 主壬

主癸。一。天乙成湯。

殷 爲 天 子 時 宗 支 圖

天乙成湯。今君來。

祖乙 祖辛 祖丁 陽甲

沃甲南庚

孝。太。帝。乙。辛。紂。

徵子

朱稽之由漢其煥公熙

元子學總大言二

帝乙是以帝乙攝政

微子啓則誤矣

卷之四

7

微子

下啓則誤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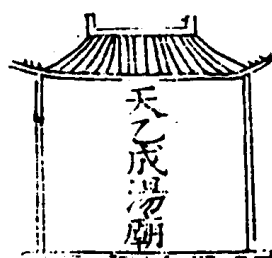
擬宋祖微子圖



此古諸侯五廟以西為上之制也以湯公時廟圖立例微子始封於宋當為宋始祖微仲者微子之弟在湯公時自宜序四親也

此據武丁時為圖武丁者小乙之子也劉歆謂宗無繫其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者正數也祖丁以下雖備六廟然祖丁南庚從兄弟也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之子也實止二世景武丁高曾之廟已祧而不得預時祭矣矣夫係時四親廟壽考祖也而為一世夷末父也壽考餘祭皆父之兄也而為三世其高祖句單曾祖玄齊皆不得祭武丁時圖序正同歆乃以此義為德厚流光詎可通乎程子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祭禩不及禪罪人道也歆其知此乎又以為宗無數矣然成湯之上有相土太戊之下有祖乙盤庚皆賢聖也而僅數太甲太戊武丁為三宗則亦疎矣餘見圖圖

宋湯廟圖



微子封宋本以奉湯祀當以湯為所自出之祖如周之后稷然故宜別有廟也湯本商王而微子祭湯則不嫌於用主禘矣

周 宗 支 圖

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  
 差弗。毀論。公非。高圉。亞圉。公叔。  
 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  
 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夷王。  
 厲王。宣王。幽王。平王。太王。太王。太王。  
 鄭桓公封鄭。  
 莊王。僖王。惠王。襄王。  
 頃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敬王。  
 按朱子世數圖大序至景王本序至敬王而止以後  
 弗序說見下圖

周 為 君 世 次 圖

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  
 皇僕。差弗。毀論。公非。高圉。  
 亞圉。公叔。太王。王季。文王。  
 自文王以上十五君皆相繼為殷時諸侯者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  
 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  
 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  
 僖王。惠王。襄王。頃王。定王。  
 簡王。靈王。景王。敬王。



韋玄成等周廟圖

自武王至敬王二十五君皆為天子者  
以上二圖據史記為序至敬王者以  
定禮在景王子敬王時也

廣廟

章

昭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 穆

王肅周九廟圖

韋元成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  
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曰先公之  
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穆元成此  
說與前王者五廟義同其論四親廟是矣然於周不相武  
王而祖后稷又以文武為世室而周宗止舉二王皆非也蓋  
以后稷為祖則文王之上不積功累仁之公劉太王王季  
武王之下有致治之成王中興之宣王皆當為不遷之宗  
故也然而自漢以來相傳以為周七廟者豈以武王為不  
遷之祖成王宣王為不遷之宗并四親廟為七而文王以  
上則自別為宗邪如此則漢儒傳聞失實者多矣

廣廟

章

武王世室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太祖后稷

文王世室 穆 穆 穆 穆 穆 穆 穆

王肅曰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祭使天子諸侯立廟並四親廟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列

按此王肅發明劉歆之意也歆說之非已辯於前劉歆宗無數圖下然就其說而推之則宗本無數者也既以后稷為太祖則自文王以上有積功累仁之公劉太王王季自武王而下則有致治之成王中興之宣王何為而不得為宗邪此其說本不通顧以朱子獨深取焉故後世滋惑耳

# 朱子周世數圖

<p>后稷</p>			<p>木窋公劉召僕毀隄高圉公叔王季武王</p>		
<p>鞠</p>			<p>慶節差弗公非亞圉太王文王成王</p>		
<p>康王穆王懿王夷王宣王</p>					
<p>昭王共王孝王厲王幽王</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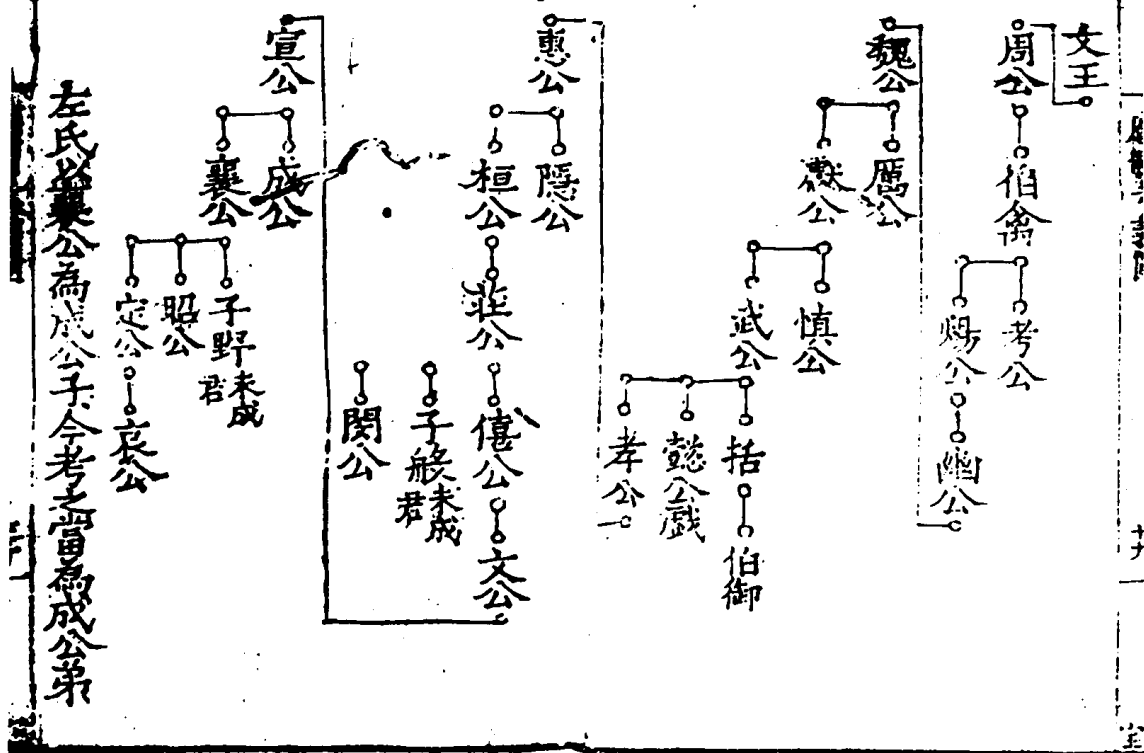
此朱子圖皆據為君世次左序不竄以下宣王以上為昭右序鞠以下幽王以上為穆自不竄以至懿王夷王以至宣王皆父子相繼分為二世可也然孝王乃共王之弟則懿王之叔也夷王乃懿王之子則孝王之從孫也而皆相繼為世分居昭穆此非父子世次但可以言於檢而昭穆亦非此次所能定也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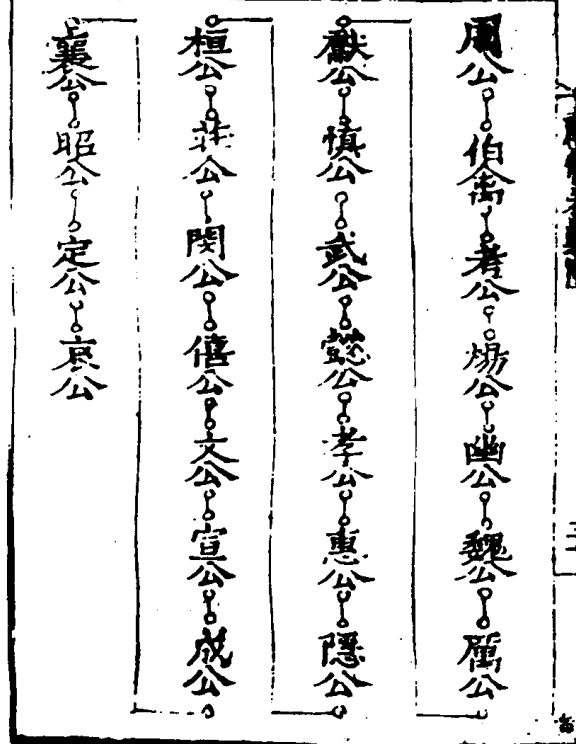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上藏主	高園以	公叔王季武
上藏主	聖園以	公叔王季武
上藏主	太王文成	二季武康
上藏主	王季武康	文王成昭
上藏主	武康穆	文成昭
文世室	武康穆	成昭共
文世室	康穆懿	成昭共
文成	康穆懿	昭共孝
武康	穆懿夷	昭共孝
文成	穆懿夷	昭共孝
武康	穆懿夷	昭共孝
文成昭	共孝厲	共孝厲
武康昭	共孝厲	共孝厲
武康昭	共孝厲	共孝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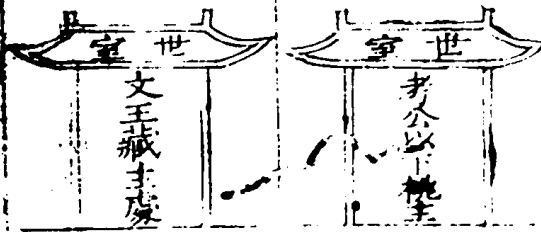
魚 宗 支 圖



魯爲君世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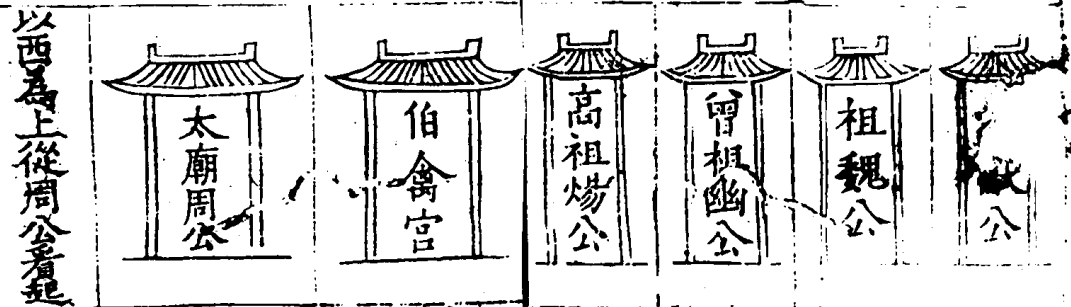


擬魯世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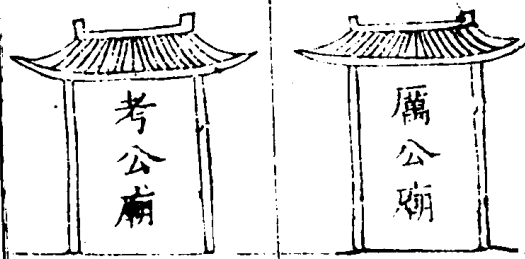
世室之制必為同堂異室桃主世室藏故謂之世室說春秋者以伯禽廟為世室殊不知伯禽自當稱宮不可以為世室蓋世室者漢儒之所會也文王所居別為一室以藏神主以有梯也左氏謂之周廟然其制必不似太廟之備故梯文王常於廟公之廟考公以下當別有世室此乃周禮先公先王二桃之遺意也五廟有世室為一列若世室則亦別叙一處是

擬魯祖周公及以伯禽為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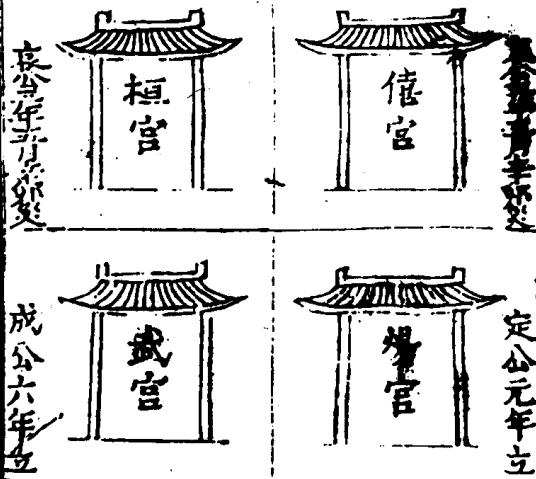
此一圖以慎公時之例伯禽親盡為宗別立一廟以後桓僖武煬皆稱宮故知伯禽亦宜稱宮伯禽為不遷之宗其廟或在太祖之下或在他處皆不可知不必與四親並列蓋四親之廟高曾祖考皆有定名易世適要則改遷廟權而已必不於其上復增別廟也然則增立之廟伯禽隨隙地而立各自為尊不必一一順序如漢儒所云也漢儒之謂昭穆之義故其說多拘牽不通耳

魯旁親別立廟圖



此圖亦以慎公時立例

擬魯不遷廟圖



哀公六年立

成公六年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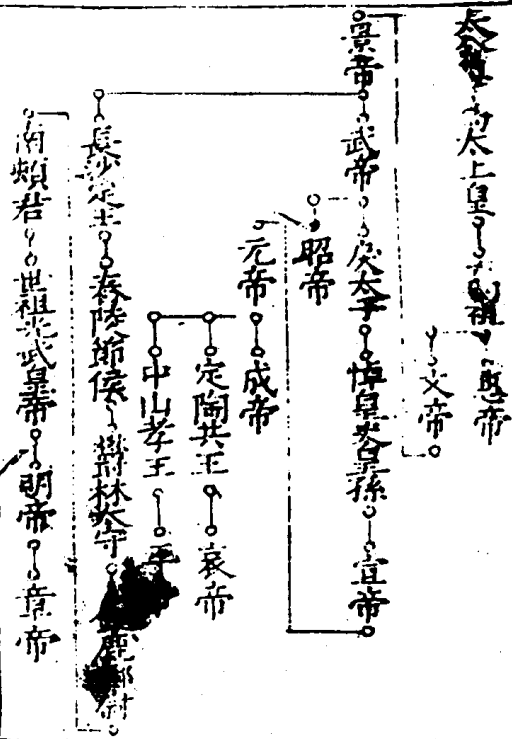
定公六年立

此四宮之名並見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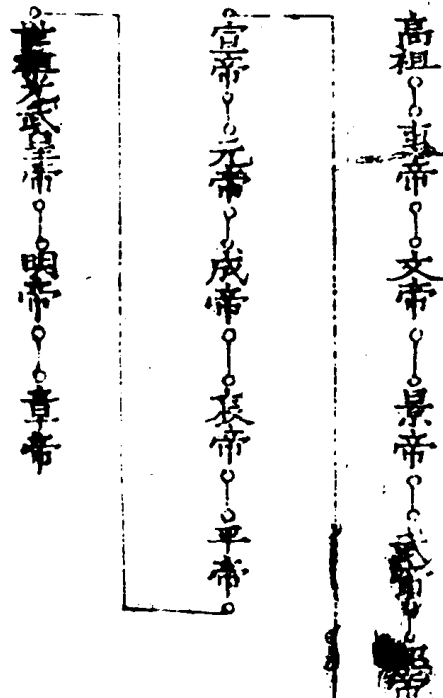
考者場公之兄厲公者獻公之兄親未盡亦別立廟不祀四正親之列此為旁親增立之廟也親盡則毀矣然則旁親增廟常數之外必親奉祠豈曰考之置志元帝大興元年詔曰吾雖繼世祖然於儀容三帝其比而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人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京舍聖上繼武皇帝宣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酌昔人違嘗議此矣夫旁親比之正親情雖有間而以為君之次論之則繼世者臣道也臣之於君嘗降於事父乎但論諸嘗有吾不與祭如不祭之說則於廟祀亦未有時而造極然不可以為常禮也餘詳見春秋經傳禮記圖及武時補圖下

桓桓同日災則廟必並列者也。煬公乃武公之高祖而官立於武公之後豈能順序而列於武公之前邪。蓋必別庶隙地今亦不知其所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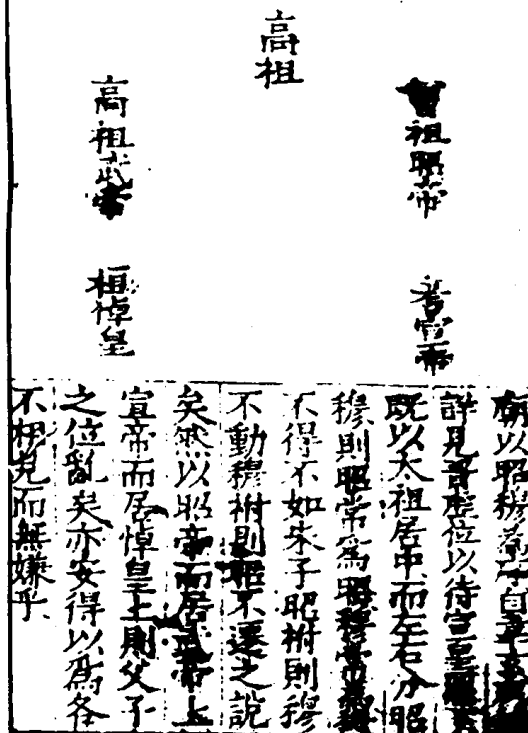
# 漢宗支圖



# 漢為君世次圖



# 漢立議等成親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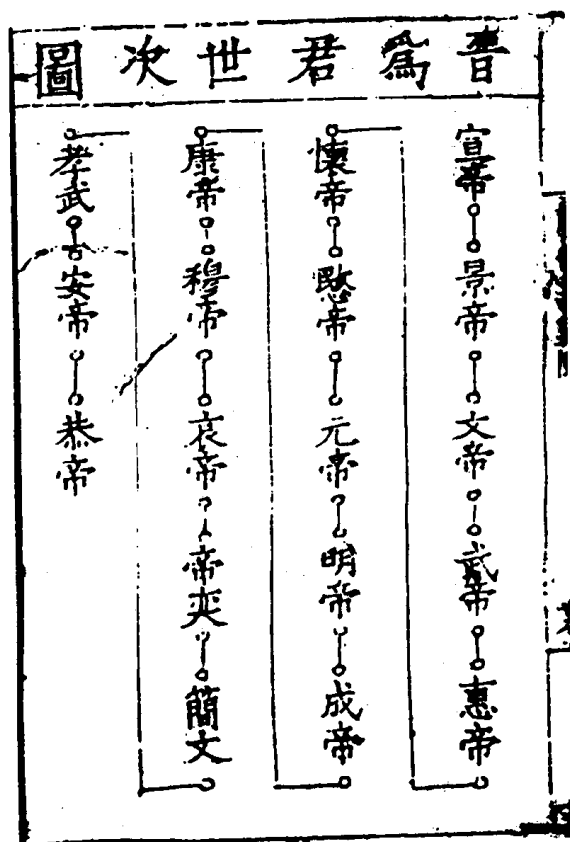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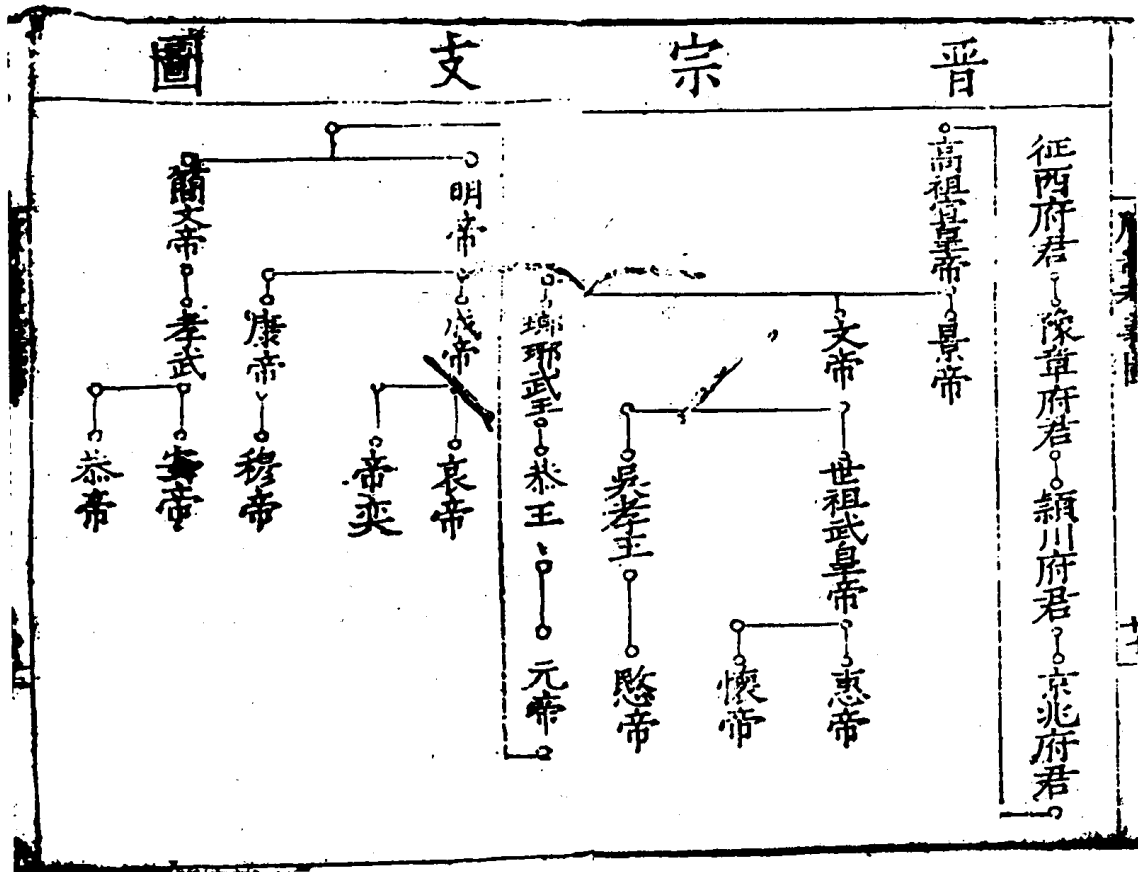




元帝建昭元年韋玄成等議曰禮王者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親之殺示有終也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又曰世世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繼祖孝文孝景為太宗孝景為昭孝武為穆孝昭與孝宣俱為顯皇帝廟親未盡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孝惠孝景孝惠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奏可竊詳玄成所序昭穆諸據太上皇為祖而言也此見漢初昭穆止以父子之親分而實不以一帝為一世矣

今按皇考廟謂悼皇帝即史皇孫也觀皇考廟親未盡之言可見玄成之議本以四親為高曾祖考也但史太子為悼皇之父宣帝之祖也次宜為昭而居曾祖廟乃以禮孫與祖為昭於義一體而止序孝昭於廟庚太子則祭於寢園謂之寢園此豈一本之義哉至司馬光猶主其說而曰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雖賢者亦不免於承誤矣豈有史皇孫可以為皇考而史太子不可以為曾祖考之禮乎此由不明於親親之義故耳蓋昭帝當如世宗之別立一廟而其後世則至親

盡而祧何也天下無期喪自祖以上與旁親皆為君者皆服三年君臣之義也然親親之殺則仍從五服之差此則通乎上下之道也故服窮而廟斯毀矣或者乃曰君父一體嘗為君者雖旁親亦同父子五世而祧如此則遇有從玄孫繼從高祖如舜者將於從高祖之上傳祖四代至其五世始祧邪或者又曰兄弟當異廟而同祧如此則遇有從高祖繼從玄孫如禹者將傳室已之玄孫為天子俟其親盡始同祧邪則其說有不通矣故廟以君禮立而以一五服差庶幾兩盡耳此與唐中宗不泯睿宗世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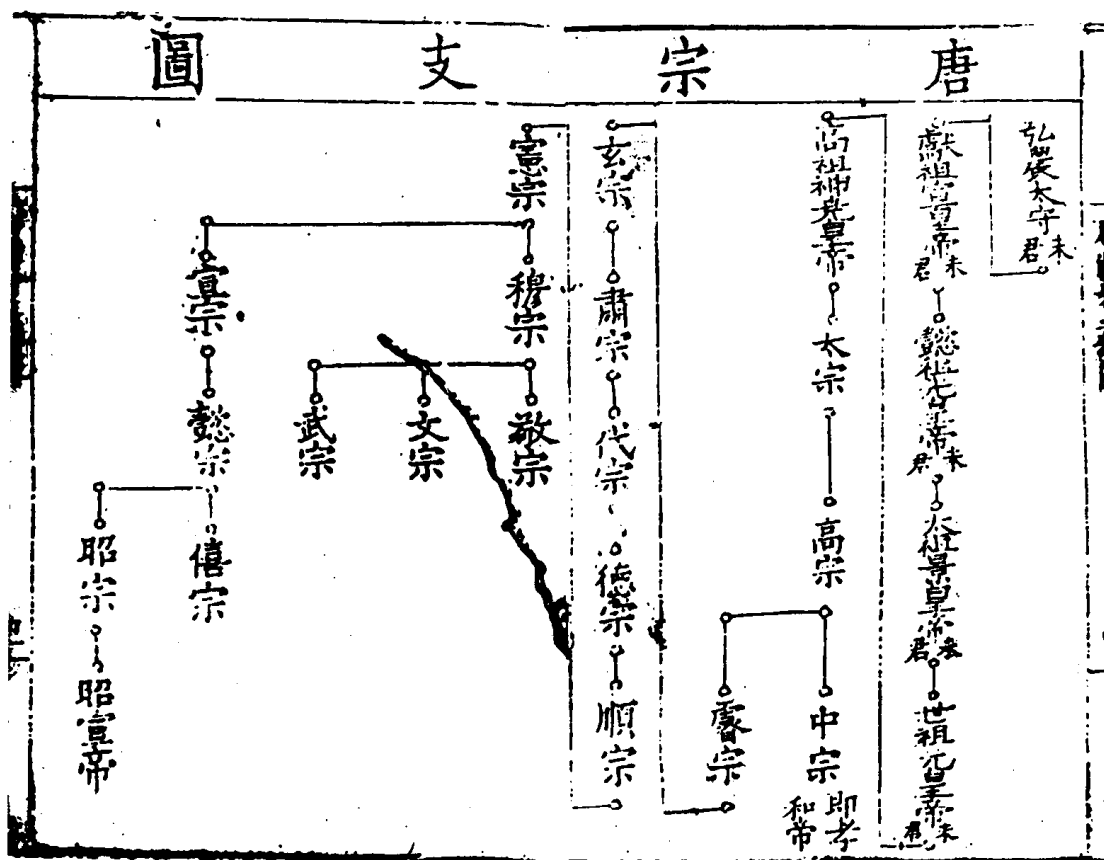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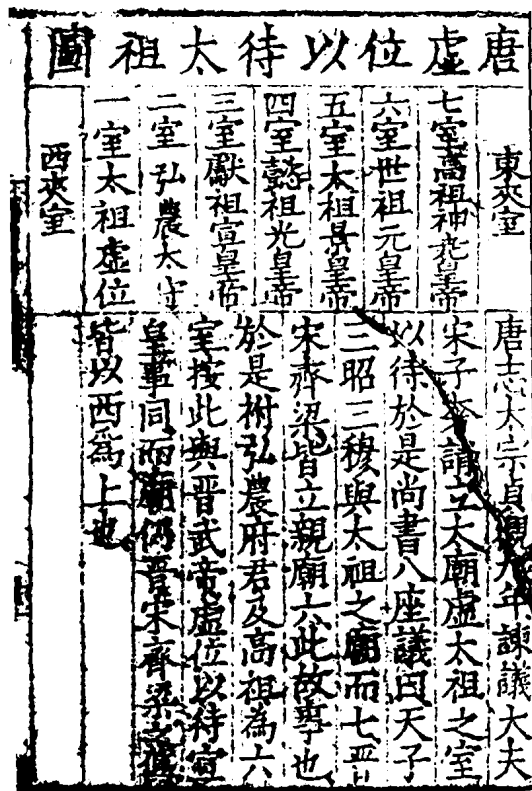
晉虛位以待宣皇圖

東儲至晉志曰武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置  
七室文皇帝七廟帝重其後權立一廟是時宜  
六室景皇帝皇夫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  
五室景帝景帝為七廟又曰古雖七廟自近  
四室景帝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  
三室景帝為叙亦隨時之宜也唐志曰晉武  
二室景帝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  
一室景帝主  
西儲至

晉書宣皇帝而與武帝並尊太祖位以待之與後司馬光議未備  
意同其理未嘗不是但廟仍東漢同堂異室之陋而兄弟同居一室則  
婦姑雜於伯叔詎能安乎至明帝時廟以上三主並遷西儲名之曰  
桃則見其以西為上矣自漢以來莫之有改故宋主晉曰後世廟制因  
堂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然則漢時廟制固不似孫觀都營之制  
也蓋漢初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故章玄成等之議曰禮廟在大門之內  
不敢遠親也今字廟累處移移不序宜入序太廟而序昭穆如禮定廟  
序昭穆由玄成始而以西為上之制其後亦何因而立邪蓋其時  
古未遠或亦有所傳耳後康帝崩穆帝立京兆府君當桃與征  
豫章穎川三府君皆入西儲太室馮懷表稱西儲太室謂之為桃

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晉廟之主為主而四祖是出祖就孫也  
祭讓曰四府君宜改別室焉後人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之別廟  
藏之所謂別室即周禮先公之祧之意也蓋太祖以上親盡當祧而列  
於壇壇者猶有禘祠之時祧祠所謂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禘則祭  
於壇壇是也所以宜有別廟以安神主及去壇為鬼室遠終疎則主無  
所用不若永藏故漢之議者則曰歸於園魏之議者則曰應歸  
階之間考之經文雖無明據而何休許慎鄭玄皆有埋主之說漢魏諸  
儒立論率皆如此蓋於廢則主藏義其永藏而未徙者則宜有室如  
祖固公則文王親盡其後世乃稀於周公之廟非立別室主何所歸  
乎此西儲之祧所以為非禘也餘見朱子奏宋桃廟圖下









嫡也唐開元中始以昭成肅明二后祔睿宗昭成明  
皇母也乃得先祔則非古矣歐陽修等所謂後世有  
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正指此耳然宋初止以孝  
明皇后配太祖懿德皇后配太宗而孝惠孝章淑德  
猶享別廟則古意庶有存焉但孝惠為太祖元配而  
首祔孝明淑德為太宗元配而首祔懿德則當時議  
者以為生無位號沒始追崇與作配先朝并臨天下  
者不同故反以元配處之別廟其說本於江都集賢  
蓋晉惠帝即位夏侯夫人應命追尊任茂傳玄等議  
云夏后夫人稱壽康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景帝統  
繼而二后妃之化未著遠邇追尊無經義可據而  
後人遂承其說因有並祔以濟誦謏逢迎之奸者矣  
殊不知大昏之禮古所甚重嫡庶之名定於始生既  
成為婦則成爲嫡矣自宜生同半祀同祀而祭同祀  
雖有繼世不過取於一娶中之賤使之攝行內主之  
事而已豈遽與嫡同禮犯以妾爲妻之禁哉故孝惠  
淑德雖當二帝微時不及正位中宮其爲嫡則已定  
於初昏不可易也假使二后有子嗣居天位亦可以  
其始微而實之別廟乎後世此義不明有天下者遂  
別立繼室爲后而不復以初昏爲重則其禮不得不

殊矣故晉溫嶠有三夫人詔問學官陳舒舒謂秦漢  
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  
禮三不應更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露贈典  
王何二氏追加章綬此說流傳已濡耳目雖賢者如  
劉歆亦欲以此將順廢孝之心而元豐議者卒以孝  
惠孝章淑德別廟未安升祔太廟而無二嫡之禮遂  
不論矣禮之失也自閨門始將孰從而正之邪  
真宗咸平三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諤言僖祖稱曾高  
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者  
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  
爾雅王父母稱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  
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傳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  
爾雅之文事下尚書舊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  
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  
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  
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絕期喪安  
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  
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則太祖并  
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  
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為宗廟言也歷代既



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下禮官議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尚書鄭康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祖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俎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

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繼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為一代如臣等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為世數而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又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繼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按

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稱矣溫嶠議兄弟相繼繼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二世則當不得廢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同於義無不玄宗朝禘於皇伯考中宗考孝宗同於禘於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

王道指以昭穆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繼之義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遺也竊以父為昭子為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意父謂之昭子為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乎等語參議自合令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按真宗本太宗之子既稱太祖室為皇伯考而祝文乃亦稱孝子固非為人後者為之子之例也豈以兄弟之子猶子乎然以商及王不稱嗣子之義雖之恐或別有可議處溫嶠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若某皇帝蓋已有疑於此矣

朱子奏議 宋桃廟圖

九世	八世	七世	六世	五世	四世	三世	二世	一世	夾室	舊制	今議	臣意擬定
高宗	徽宗	神宗	英宗	仁宗	真宗	太宗	宣祖	僖祖	翼祖			
	孝宗	高宗	徽宗	神宗	英宗	仁宗	真宗	太宗	宣祖			
高宗世室	欽宗	徽宗	哲宗	神宗	仁宗世室	太宗世室	太祖世室	僖祖始祖	翼祖			

圖內一世以至九世是以世言非指室也但舊制以父子為世而朱子擬定則兄弟亦分世矣

此圖從後看起

宋志仁宗將祔廟，以光以為太祖以上之主，雖屬  
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座於  
寢園，魏明之世，廢土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  
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  
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  
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  
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  
高宗祔廟，又遷寧帝皆祀六世，前代成法也。玄宗  
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  
則大行祔廟，倍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

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存合，及英宗將祔  
廟，王安石以為倍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倍  
祖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歲主  
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以禮祖  
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  
王有天下，述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為太祖，故子夏  
序詩稱文武之功起自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  
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  
宋太祖無少議，雖倍祖雖倍高祖，然仰跡功業，  
見所因上，事倍祖，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  
穆祖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  
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  
西夾室在顯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章  
衡亦請尊倍祖為始祖，而次桃順祖，以合子為父  
屈之義。餘且如舊制，安石力主初議，遂從之。自是  
無敢議者。至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桃僖  
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  
鄭僑等請桃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諸儒如樓  
鑄、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時朱熹在講筵，獨  
入議狀，條其不可。六畧謂倍祖者太祖之高祖考

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  
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  
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肯崇立之以爲初廟  
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  
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  
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  
言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  
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  
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  
其所以自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  
知反之於已以卽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  
說臣常病其如諸謹具鄙見并畫成圖本欲乞詳  
賜覽觀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  
本反始之意嘉慶退則聞已毀四廟而遷之矣事  
竟不行今按王安石章衡之議朝廷用之卽圖所  
謂舊制也司馬光韓維之議越汝愚用之卽圖所  
謂今議也朱子之議卽圖所謂今嘉慶定也舊制  
所以序九世者以徽宗崇初蔡京秉政取王肅  
說建九廟耳其不遷僖祖則猶仍王安石之舊也  
然兄弟雖同列一世而實異室故高宗升祔太廟

祀九世十二室已不似晉景文之兄弟同室矣朱  
子之欲以僖祖爲始祖其論本於王安石但舊制  
以兄弟同世而朱子則分兄弟爲二世耳宋之受  
命實始太祖太祖之時特以親親之故追祀僖祖  
豈以其功德可以百世不遷哉若以四世之後篤  
生神孫而尊之則禹出於黃帝顓頊亦當篤生聖  
人造夏而且有功德於天下矣何以不尊爲夏  
祖邪此司馬光韓維之議所以獨爲合禮也至於  
親盡之祖遷居西夾室者則皆失之矣不遷於東  
夾室而獨於西者以其在太祖室之上也上祖  
遷且猶不可而以順翼宜三祖直英二宗遷於僖  
祖之上屈祖就孫不尤悖乎故孫固請特爲僖祖  
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蓋其說  
本於晉蔡謨得禮意矣詳見晉虛位以待宣皇  
圖下  
朱子又曰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  
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  
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宜但爲昭而藏其桃主  
於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  
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

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桃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穆廟於心為妥而於禮為順矣又曰漢明帝以來公祫廟制皆同室異室歷世因之

未有能改故堂之上衆神並享其禮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辯而無左右之別卒哭之後雖依古法祔於祖父而遷主之祭乃從今制而入於父之室殊無意義又如古制祔昭廟則穆主不動祔穆廟則昭主不動如今之法則每祔一室而群廟皆遷又古祫祭皆於堂中今以追狹而祫於堂上皆非禮也神宗皇帝察見其非禮命儒臣討論古制方欲為而未及營表論者惜之今日朝廷寄寓理固未應及此故熹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恢復還反舊都能復先王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而

真宗英宗皆當藏主於太祖之夾室矣按朱子皆本劉歆立說前所謂東向此所謂昭穆但有南北之辯皆以祫言也詳見後祫圖下

為人後者為子圖

黃帝為感帝後不列東夾宋英宗為仁宗後不列西夾  
生父定陶恭王於親廟仁宗王於親廟  
高祖  
太宗宋志云本朝太廟自東有疑無廟同  
太祖堂為室三間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  
宣祖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仁宗將祫祭  
翼祖襄上室圖為十八間改張方平曰  
順祖同堂八室廟制已定蓋太祖未克  
此圖據劉歆說定以僖祖弟同世而曾各居一室同位異坐  
為君分世次  
西夾其來已久自此遂為常矣



春祭亦如天子之慎秋祭冬祭亦如天子之拾惟夏祭或  
植或拾不同今既無從考據疑古制未必然蓋記者云傳  
輕信而云也觀二千之意則時拾於禮不通其為附會可  
知然此義越伯循實先祭之故曰王制云春初夏禘禮記  
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功諸儒私撰之  
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篇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  
之名初則不備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此篇者  
非錄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  
禘則於王制固謂其妄矣乃欲據其書以為時於之證矣  
可哉猶與持同

圖 總 祀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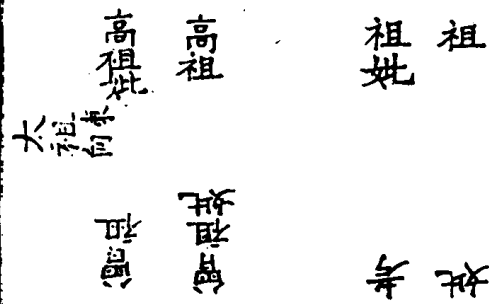
祀 間

享嘗 公嘗  
此亦秋祭每歲一行祭法所謂享嘗乃其也以祭太  
祖之廟及不遷之宗故魯頃周公皇祖不過曰秋而獻  
嘗其祭法記諸侯以下享嘗有及近祖者則失矣  
追享即禘亦名大烝  
此冬祭每歲二行黃氏曰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  
朝享即拾亦名大烝  
此外又有事並禘祠之類祭之變也祭法所謂烝嘗  
禘則祭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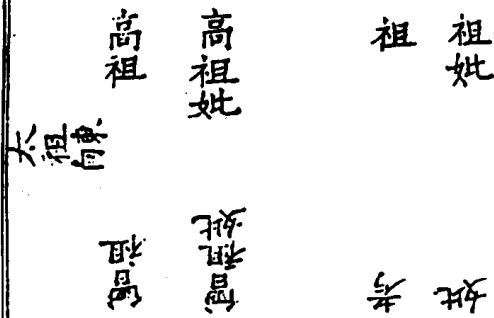
按詩書禮春秋皆以秋為大於此為善而大祀則應為秋於禘禘  
書謂之大享周禮謂之大烝於春秋謂之大嘗於禮祭統  
謂之大嘗故唐韋挺曰大烝即禘祭也則固以禘為大烝矣  
盤庚曰茲予太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予之司動曰比有功  
者祭于大烝何休謂禘祭不及功臣非矣其餘常祭則功臣  
不與焉可也故信齋楊氏曰禘禘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  
祭于大烝是也誰謂禘祭功臣不與焉乎及考長發乃大禘  
之詩而阿衡與旱則禘亦無也由此觀之禘禘皆有功臣矣  
又按禮緯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夫緯書起於漢元成之間  
而光武深信之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連用  
此制鄭子遂以註釋禮經而不知禘於禘禘者雖皆遠祖  
或以世傳之及或以德澤之存豈有一年而不得一享者哉  
信齋楊氏深知此說之為非而辯之曰鄭氏妄稱禘禘皆為  
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為說以文  
之愚姑讀鄭氏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擬之實及者其所自來  
則曰一禘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失溺於緯書之  
偽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者禮  
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禘二事穿鑿附  
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禘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  
之禘未嘗因于禘文公之禘未嘗開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

二年既有禘則僖公三年亦必有禘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章合影射以為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禘文公之禘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為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群廟何所據而為是說乎知鄭說之誤則知禘禘之期矣皇氏曰虞夏禘祭每年皆為蓋據理而直豈可謂之鑿空之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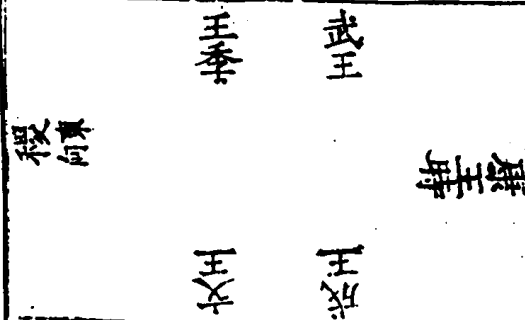
余正父時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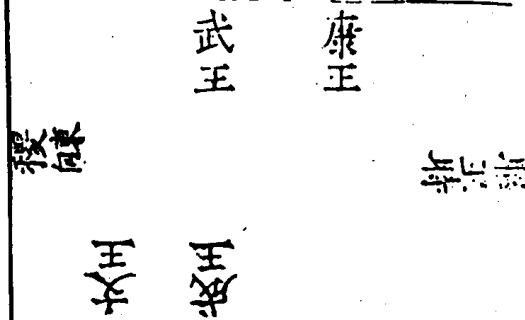
朱子時禘圖



朱子康王時時禘圖



朱子昭王時時禘圖



按余正父以考妣自為左右故祖與孫婦並列朱子則考西而妣東故祖母與孫並列此其為序朱子稍順但翁婦聚於一堂生時無此禮也亦五十步笑百步耳或曰父子同坐亦豈禮乎曰父坐子立禮之常也家宴之時父或命之則子亦有時而坐矣子孫以此事死生不可哉



朱子曰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  
 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  
 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  
 祫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與成王自當為偶未  
 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虞也文王之穆亦虛其所向  
 之位而已則雖比何而何害其為尊哉今按本廟各  
 自為主則不相見故武王之廟可以進居文王之上  
 祫食則相見故須左無昭而使穆獨為尊此皆不知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本其生時班位不欲以廟之左  
 右定之故其說多費力如此

# 擬古祔拾圖

考  
 曾祖

思

祫

祫

祫

按四親常祭但有祠祫祫祫本無祫也  
 惟祫有祫所以遞遷也高祖常東向曾祖  
 及考常南向俱常北向若後死者祔則舊  
 高祖當祔曾祖居高祖位祖居曾祖位而後  
 死者則為曾祖之孫居北為祖時則居  
 南遷徙無常此詩以南北定昭穆哉祔  
 之為祔男祔於王父女祔於王母但欲使祔有  
 所依耳而雜記謂男祔則配女祔則不配以  
 男言配禮亦瀆矣故常時男女共祔則男男  
 尸女女尸男女不相雜然後可以言祫也

又按祫食之禮惟四親在廟其餘則度後居於後室自為壇  
 不在廟矣喪服小記曰無後者從祖祔食祀祫達至子之諸父  
 無後者宗子為大夫得立宗子廟則祭之於曾祖廟雜記曰主  
 之喪則自祔小記又曰妾祔於妾祖姑三則中一鄭玄三妾  
 祖姑無廟於廟中為壇祭之竊意廟中無為壇之所蓋廟為  
 壇也何也以在廟中則孫必從祖假如從曾伯叔祖之祔其祖為  
 高祖之父時已親盡而遷何廟可祔乎故凡言祔食者或庶或  
 妾無則中一以上各從其類而別為壇耳又禮庶子為君為其  
 母築宮於子祭於孫止豈為始特立廟而子死遂廢者祭歟  
 若為壇之祭則本待親盡而止故及於妾祖姑以上也

# 擬周武王初為天子時大祫圖

王季 公叔 高祖 雙陰 皇僕 公劉 不窾

思

祫

王季 公叔 高祖 雙陰 皇僕 公劉 不窾

春秋公羊傳曰祫祭者與廟之主陳於太廟未  
 毀廟之謂升食於太廟按武王雖為天子其  
 初未有受命之祖故所食是月諸侯時祖也公叔  
 古公王季王季未毀廟也聖祖以至不窾已毀  
 廟也此圖仍文王時位次而文王則新祔之主  
 也春秋文公時大事于太廟諸侯公正與主  
 時為諸侯事固但所序者為君世次不當僭  
 於廟主其或以諸侯公為祔故有喪畢而祫之  
 說然則無常時且止食而曾祖考四親與大祫  
 於冬月而祫已毀未毀之主不與矣

朱子周大裕圖

自不寇至宣王為昭皆南向

太祖后稷

明神宗王等

此朱子本平王時為圖

此朱子本平王時為圖

擬周天子大裕圖

聖聖聖聖聖聖

附

戶

以桓王時四親之法言之其父太子洩父不預於祭則宣幽平未毀廟也厲王以上已毀廟也武王為周受命之王故以為大祖而居東向之尊裕序為王君故孝王雖以叔繼懿王而亦王祫序其下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而躋居其上所以為非禮也躋僖公事可以例推不別為圖

唐韓愈議裕圖

代宗 玄宗 中宗 太宗 世祖元皇帝 懿祖光皇帝

太祖

世宗 高祖 太祖

高祖 太宗 中宗 代宗

初中宗立別廟於太廟之西是時還柑太廟以中睿為昭穆矣故其位次如此蓋據唐志為圖

按朱子此圖大抵用后稷為祖之說也以裕在室中分南向者為昭北向者為穆則夷王為懿王之子乃同列於穆可乎此為君之序與父子世次不同而昭穆不可以此定也况自后稷至文王為諸侯者十二君自武王至幽王為天子者十二君凡二十七君其後不列於此數者猶未量也而必欲周於一裕其位次何以能容哉故妄意謂宜有節而前圖斷自武王以下也

德宗貞元中太常卿裴諝等欲以景皇帝為太祖四門博士韓愈議曰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值求之神道豈遠人情殊不知唐之受命乃在高祖愈說固非郁等欲以景皇帝為太祖亦豈明於王天下有三重之道者哉故宋董蔡曰漢魏之制太祖而上幾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規規然援后稷為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乍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為太祖豈得便有異論斯言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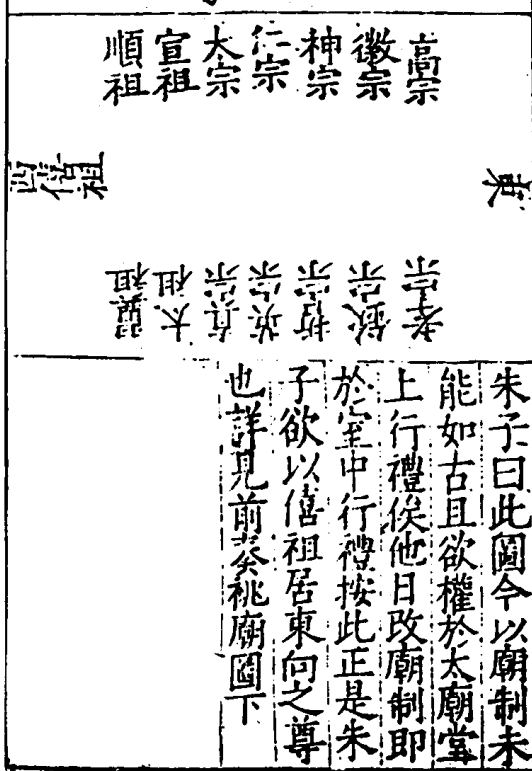
宋	列	見	行	裕	享	位	圖
徽宗	英宗	真宗	宣祖	順祖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朱子曰此禮常於室中行	之今廟室狹小故於堂上	行之其始祖及諸穆廟之	主坐後皆無所依非禮之	正也	按此圖與前所載朱子奏	祧廟圖下舊制當互觀	

朱	子	列	禮	官	所	議	裕	享	位	圖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崇寧
朱子曰此圖四祖或裕於	夾室前或裕於別廟而太	祖以下皆裕於太祖之堂	上皆非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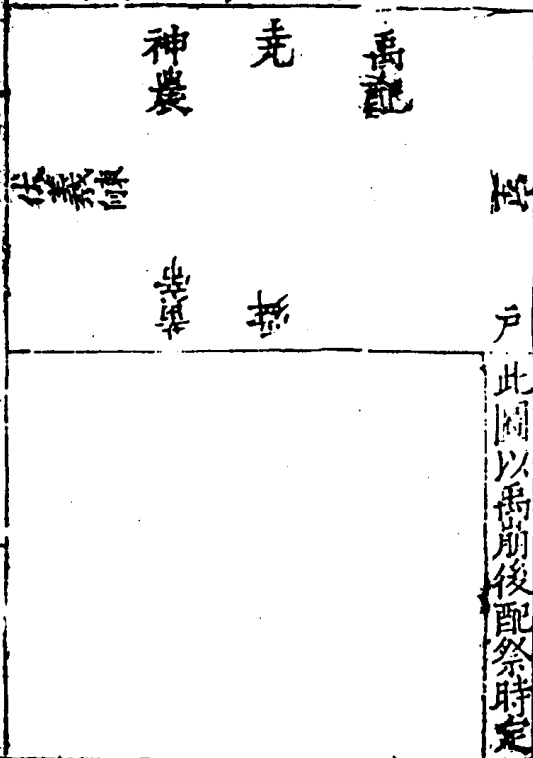
朱子曰四祖祧主如藏于太廟之西夾室裕享則祧主於夾室之前而別於廟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傳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不可也如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當裕之時祧廟之主裕於之四祖之主裕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也今按朱子此言亦前奏祧廟之下所載今議之意蓋趙汝愚等欲以太祖為始祖居東向之位而不知四祖去壇已久不必復祭故董蔡曰國初裕前代祖宗之典止及四世故於裕享用魏晉故事虛東向之位逮至仁宗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向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會謂自古必以

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當時  
太裕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  
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  
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乃俾章衡建  
議尊僖祖為始祖循公至今識者恨焉切謂王者奉先  
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  
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  
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  
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向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  
也斯言合乎禮意矣餘說見唐韓愈議祧圖下

朱子擬定拾享位次圖



擬夏禘圖



按書稱藝祖文祖神宗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孔穎達曰藝文義相通是變文耳故蔡氏曰藝祖疑即文祖今以舜攝與特而歸諸藝祖之義推之則其時帝堯尚在正宜格於堯所從受天下之帝之廟其為文祖無疑矣此堯舜時祖宗廟號易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而不及其它意唐虞以上相繼興賢而其事可詳者惟此五帝歟若廟號則伏羲神農亦不可知矣祭法雖有顓頊帝嚳之名然其書出於漢儒附會說多牽強今亦無從考其傳位為君之實矣今姑依易稱五帝之

擬 殷 櫛 圖

序爲圖夫五帝與賢之世則傳位之君必常有祭此正所謂審諦其功德也故夏時以禹配至殷易命則禹入帝王之列而湯配周易命則湯入帝王之列而武王配此禘之所由起也自後遂爲帝王之祭矣湯武起於諸侯而爲天子至其後世於上世之爲諸侯者不能悉祀則又審諦其功德而祭之此皆倣古禘禮而起義者也審諦之說有長祭詩無證今據以爲發圖于後

廣雲為孝國

畢

人海詩歸

按長發詩小序曰大禘也其詩首言玄王次言相土後言湯及

於阿衡阿衡即伊尹蓋湯配而伊尹與享也古堂隆曰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序以為位

相江  
張  
堂

次功臣配享于先王像生時位

...

次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

於庭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

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也

擬周褹圖

契號玄王或曰契感玄鳥而生故謂之玄王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玄鳥爲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甚矣遷之本祥誣聖人也仁山金氏曰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禘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詩述有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幾於罔矣故曰玄鳥之事猶有可解也

人海詩歸

戶據長發詩而以例周則稷也公劉

也太王也王季也文王也皆有功

德爲武王所自出之祖武王受命

爲天子故以醢焉由此推之稀只

是審諦功德之意則穆毋姜嫄當

別有庫而太妃以上賢妃亦

當祔於姜嫄之廟矣邑姜以下皇

帝行之下一三二無三今義上通聖

裕行之可也女主無裕義其禮蓋

器於男耳

武王配

拳

王

公劉

本工

程東

鄭以玄帝為祭天圖

黃帝配

此圖以虞夏時定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颺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其周人禘嚳而郊稷

鄭玄註曰郊禘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表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玄註曰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疏謂感生為蒼帝感靈帝

按鄭玄之說亦有所本章玄成曰祭義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也然既天子有郊天之祭而以祖配矣又別為禘天之祭不亦襲天矣乎鄭氏不察其非而附會其說故於祭法註禘則曰圜丘註郊則曰南郊是分圜丘南郊為二禘也其註小記則以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以配則所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亦即感生帝矣安得以禘帝尊於郊天而分為一哉且祭法之言大抵與國語同蓋戰國以後諸儒附會之說譬宜君德經無可考不知其詳但祭天之配宜以德與天合之人

王肅以禘為殷祭圖

稷配 不虞宜王為郊皆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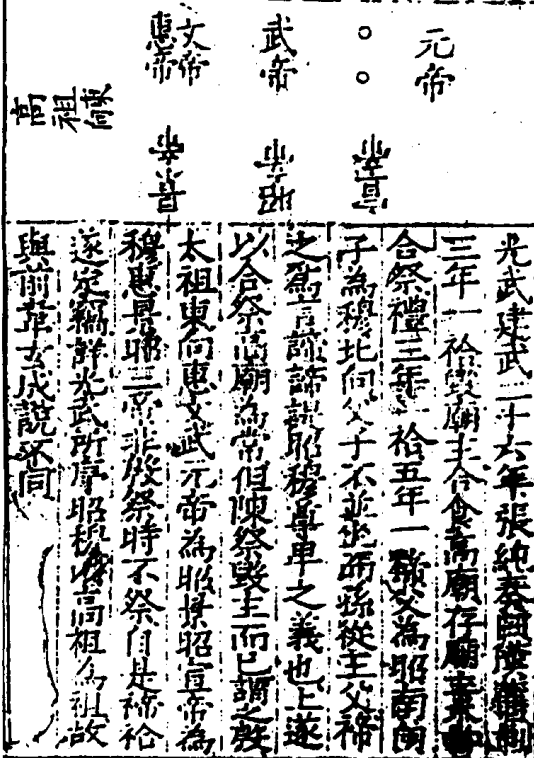
此圖以周平王時定

故雖周公以配天嚴父然亦以后稷文王武王相合也竊意禹時之郊宜以堯舜為配而乃謂夏后氏郊鯀則自私自其親不論德矣此蓋後儒徇俗之見而以語三代盛王可乎考之禮運有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此言蓋因於夏商則郊鯀郊契之說亦未必得實矣鄭氏又見詩有維禘太祖之言自知其說之不通則又以禘為宗廟之祭是謂圜丘宗廟皆稱禘祭有兩禘也夫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禘則固與圖說相背矣詳見下圖

此圖以周平王時定王肅曰禘於殷祭群主皆合舉拾則禘可知夫胡殷者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胡康侯曰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廟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上下之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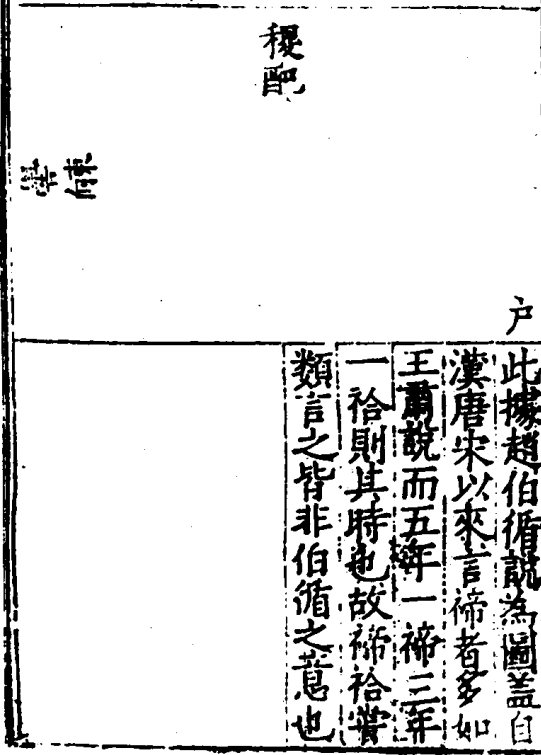
按此數條一為者不通止是禘義但禘迫太祖所出此禘為大耳然皆不於長祭詩之意矣諸侯無所出之帝如文王諸侯時禘止於后稷之廟不敢追及帝嚳也若鄭玄論宗廟之禘而曰禘則幾主未毀主合祭於太廟禘則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廟因以為禘小於禘故王肅譏玄各於其廟則無異四時常祭不得謂之殷祭殊不知禘祭本為脩賢而設觀長祭詩可見矣如肅所言亦豈正禮哉

# 漢光武時禘圖



按此即禘也宜序為君世次不當以父子之世分昭穆宣帝之父史皇孫未為君故元帝之上虛昭一位然光武時以文武宣三帝為不遷之宗而以惠景昭為親盡之廟則以宣元成哀平五帝為四親非父子之世也亦自相矣當時以宣元二帝尊為祖父列於雒陽高廟謂之東廟四時加祭而成哀平三帝非尊屬列於長安故高廟謂之西廟有圓寧祠而禘祭則於雒陽高廟故成哀平三帝不與也此議本不足取但以諦為諦誤為禘尊卑而後儒相承以為禘昭穆庶幾得禘字之意然亦未知其為審諦也

# 朱子周大禘圖



擬洛邑文武廟圖

武王廟

文王廟

周書洛誥曰王在新邑罔敢  
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

趙伯循曰掃者帝王始祖之廟猶謂未備宜追遠尊  
先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  
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  
群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神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  
數年未可知也鄭玄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  
此何妖妄之甚按趙氏此說足以破漢魏諸儒之妄但  
禮掃其祖所自出本文下原無之帝一經洛欲以帝釋  
禘而特加之則亦昧於審諦功德之義矣蓋趙氏之說  
全本祭法殊不知姜源復武帝而生稷本無父者也而  
禘乃推及於魯此何義乎祭法之言亦不足信矣

擬魯帝廟圖

周公廟

文王廟

此禮行於周公廟故春秋祭八  
年書禘于太廟太廟周公廟也  
禘文王而於周公之廟見文王  
無廟也文王無廟其本藏於世  
室以世室僅可藏主其制不廣  
不可以周公祀文王故遷文王  
主於周公廟也文王遷就其  
廟則周公元妃安得不避後寢  
平考義有女王遷避之說亦非  
妄也

按此擇二王之有功德者立廟於洛追祭文王而配  
以武王亦禘之義也禘而謂之烝見其為久祭而可  
以通名矣後世又為諸侯有功德而子為天子者亦  
可倣此例行之



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獎賜魯重祭故得禘于  
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而周公配之大禘文王而  
以周公配也至閔公二年吉禘莊公則又以魯  
諸臣配也而欲尊莊公故當未終又以莊  
公附周公以配也禘禮主於審諦功德雖配以一人  
可也二三人以上亦可也但無功德者不得配而  
莊公則非所當禘者矣

廟制考議

無卷數 浙江  
巡撫孫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總論凡七  
義附錄七十七圖其中如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  
二世室乃七廟其說主鄭康成注惟書咸有一德  
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似商以前已有七廟無  
以為解乃謂自太甲逆溯至相土為七世所謂七  
世之廟專指相土今考魯語曰商人禘舜而祖契  
郊冥而宗湯將觀列祖之德何遠不及契近不及  
湯而獨舉相土又考殷本紀相土以下曰昌若曰  
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曰報乙曰報丙曰王  
壬曰主癸曰湯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  
土十四世而本謂太甲上溯相土為七世其說舛  
謬蓋因偽古文尚書之言七廟致生穿鑿不知呂  
氏春秋引尚書實作五世之廟無庸如是牽合也  
本又謂禘非審諦昭穆惟有功德而廟不毀者則  
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長發之  
詩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特  
審諦其賢君而以湯配也今考魯語曰上甲微能

帥契者商人報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  
勤事則祀之是湯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  
聞商人列諸不毀之廟今本謂相土有功德而廟  
不毀擬於三宗殊爲踈舛况相土本在毀廟之列  
而長發爲大禘之詩得及相土則毀廟未毀廟之  
主皆得與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說而本反引以爲  
難乎至謂公劉太王王季廟皆不當毀不特文武  
則益不經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說謂禘祫  
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  
廟父子同廟而其廟無妣主今考春秋僖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於  
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據此則夫人薨于寢殯  
於廟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廟矣何  
得云妣主不得與於禘祫乎祭統鋪筵設同几爲  
依神也鄭註同之爲言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  
待几也據此則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誥烝祭歲文  
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王入太室裸孔傳曰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  
曰據云皆至其廟則祭文武別廟可知本何得云  
父子同廟雖詩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謂文王而  
其詩曰旣右列考亦右文母則明以文母配也本  
又何得謂洛邑之文廟獨無文母乎本又謂七廟  
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  
右爲尊當於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  
廟今考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於經然考周禮  
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註曰昭居  
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則昭穆分左右之明證也故  
賈疏卽以墓之昭穆推廟之昭穆今本謂廟之昭  
穆皆在祖廟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別左右  
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註云周尙  
左又考桓公二年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太廟何休  
云文家左宗廟尙尊據此則於王宮之外立祖廟  
與社稷旣尙左而立祖廟與羣廟則又尙右何同  
一地而所尙頓異耶真無據之談也本又謂禘祫  
在太廟容主多則太廟宜大高祖以下羣廟僅容

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禮祭僕言小喪復于小廟  
隸僕言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是也今考閔公二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定公八年冬十月辛卯  
禘於僖公則春秋禘祭有于羣廟者矣而未見羣  
廟之不容多主則亦未見羣廟之必小於太廟也  
周禮言小寢大寢小廟非以規制之大小言特以  
尊卑言耳故鄭註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  
記曰廟門容大楹七个於凡廟之門同可知凡廟  
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別乎本又不信商祖契  
周祖后稷今考周語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  
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湯而本不信之尤荒經蔑  
古之甚矣其論歷代廟制若謂漢光武但當立高  
祖春陵節侯以上四世廟不當爲宣元成哀立廟  
則明世宗明倫大典之說時勢所牽又當別論者  
也前明三禮之學本最著稱後世儒者往往承其  
謬說故舉其最誤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實焉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一)

〔明〕貢汝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陳俊刻本

三禮纂註序



予早歲從父師問三禮同異  
因臆嘗所辨說周禮一書自  
漢惠除挾書乃有獻周官五  
篇其后向子歆得之遂以考  
工記補冬官而不考載官名  
自歆後賈鄭諸人爭相校讐  
用力愈勤而大義愈晦宋程  
朱大儒雖嘗亟稱然未有折  
衷迨元臨川俞氏以周禮冬  
官雜在五官遂黜考工記更  
補之王吳丘三氏復增訂焉

予竊謂考工記特記語耳諸君子莫究所屬併其名缺之然則輪輿飛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可廢邪自高堂生專儀禮攻而傳者五家而戴德氏又傳禮記四十八篇其義多

三禮集註

前序

二

孔門諸人相與發明元晦幼清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以今攷之周公法天制禮如郊祀宗廟朝聘會同禮莫大焉皆亡逸不可攷儀禮止士庶人而王制月令明堂

等篇又雜出傳記中其義舛缺弗倫後之儒者掇拾於煨燼互為剖決而聖人微辭奧義鬱而弗章闇而弗暢蓋三禮之晦久矣予後以御史在告吳人王應電避難南遊因挾所註周禮以從嘗往來恩江輒相撫難上察天文下攷地輿中定官制謂周官止五篇後儒攢補非是乃按天文作冬官演義其用力既勤而持論甚

三禮集註

前序

三

高士大夫爭敬信之予謂諸  
經當漢時始出詩殘書缺禮  
壞樂崩非孔子刪定本旨歆  
去漢惠又百餘年冬官亡失  
如山川邈師虞衡等職雜在  
別官明矣王子頷之予因作

禮纂註

前序

四

讀周禮說其略曰昔在文武  
創造方定禮樂未遑周公以  
叔父位冢宰輔幼主朝群臣  
爰稽唐虞監于夏商乘時竭  
思更定法制故六官周禮作  
焉蓋嘗論之王者父天母地

代工弘化責在三公故首立天  
官冢宰居之有生林立教養  
是賴故次立地官司徒掌之  
四時更運天地以成故宗伯掌  
春司馬掌夏司寇掌秋司  
空掌冬六官既立百度乃

禮纂註

前序

五

貞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於  
是大備此明周官典禮非相  
為二也攷之王制冢宰統百  
官制財用故自王朝王宮王  
內事罔巨細職兼崇卑厥  
維統握而六卿三百六十屬

皆受成爲王者不私蓋藏故  
外府內府玉府非秉於冢宰  
莫敢出入焉宮中府中俱爲  
一體故內宰主內宮正主外凡  
厥細瑣皆得總轄焉其爲  
慮遠爲義深冢宰之職於

三禮纂註

前序

六

斯爲大地者配天者也司徒  
掌邦教定民數興賢能弘  
敷式和厥功並焉斯地官之  
義也宗伯以下各率其屬宣  
鬱導和以贊助元氣雖佐理  
各殊而體統流貫故觀于六

官之職然後知周公之聖興  
周之所以王後人掇撫疑  
似而不達聖人精微之義  
輒以己意妄加評駁是所  
謂遺神髓而彈皮毛也時王  
子見之願爲更端未幾還吳

三禮纂註

前序

七

遂歿去歲冬予行部宣州  
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  
考翰林汝成甫纂註三禮  
示之儀望紬覽連日至忘  
寢食然後知貢君於古人  
微言奧義多所發明而折

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  
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  
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  
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  
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  
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

三禮纂註

人前序

八

王制諸篇以脩二禮遺逸  
斯又其獨斷也自歆向父  
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  
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  
有用我執此以往如太史公  
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

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  
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  
予為叙嗟乎古之聖人上下  
一體君臣同心其彌綸贊助  
如心腹手足共相營救故六  
官分職百揆時叙王中心無

三禮纂註

人前序

九

為以守正嗚呼斯成周之盛  
也非周公其孰能成之或謂  
貢王二子於周禮奚若予謂  
二君皆能以吾之心究聖人  
之心者也惜也一二同異予  
欲與論正者已不可復得



矣雖然予又安得以是病二君哉

萬曆乙亥八月朔旦

賜進士第中議大夫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

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

三禮纂註  
前序

察院右副都御史吉郡宋

儀望謨



三禮纂註目錄

周禮

一卷

天官

二卷

地官

三卷

春官

三禮纂註  
目錄

乙

四卷

夏官

五卷

秋官

六卷

冬官

周禮餘

七卷

王制

八卷

月令

儀禮

九卷

士冠禮

冠義附

十卷

三禮纂註  
目錄

士昏禮

昏義附

十一卷

士相見禮

十二卷

鄉飲酒禮

鄉飲義附

十三卷

鄉射禮

射義附

十四卷

燕禮

燕義附

十五卷

大射禮

十六卷

三禮纂註  
目錄

聘禮

聘義附

十七卷

公食大夫禮

十八卷

覲禮

十九卷

士喪服

二

經義集解

三

季四

服問 三年問 喪服四制 喪服小記 四篇附

二十卷

士喪禮

問喪 問傳 二篇附

二十一卷

既夕禮

喪大記附

二十二卷

三禮集註 目錄 四

士虞禮

雜記 上下 曾子問 二篇附

二十三卷

特牲饋食

二十四卷

少牢饋食

二十五卷

有司徹

祭義 祭法 祭統 三篇附

儀禮逸經

二十六卷

投壺

二十七卷

奔喪

二十八卷

文王世子

三禮集註 目錄 五

二十九卷

明堂位

儀禮餘

三十卷

曲禮 上下

三十一卷

內則

三十二卷

少儀

三十三卷

玉藻

三十四卷

深衣

三十五卷

大傳

三十六卷

禮記集說目錄

六

郊特牲

三十七卷

檀弓上下

禮記

三十八卷

禮運

三十九卷

禮器

四十卷

經解

四十一卷

哀公問

四十二卷

仲尼燕居

四十三卷

孔子閒居

禮記集說目錄

七

四十四卷

坊記

四十五卷

表記

四十六卷

緇衣

四十七卷

儒行

四十八卷

學記

一四十九卷

樂記

三禮纂註卷之一

三禮纂註目錄畢

三禮纂註卷之一

周禮

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  
幼冲周公相之蕪三王監二代量時宜酌爲  
定制綱之以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  
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故不曰周官而曰  
周禮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唯是  
六官之錯出冬官之放失蓋後人收拾於灰  
燼之餘其敝無足恠也俞氏吳氏考而正之  
力非不勵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  
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  
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  
卽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  
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  
職別三百六十官所統星躔井澮棊列綺分  
燦然無疑遂叙次其官于首詳列其職于後

三禮纂註

周禮

七

三

傳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汰穢挹粹小爲之註以昭古者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禮之後宣城貢汝成識

三禮纂註卷之一

翰林院待詔貢汝成王甫著

天官冢宰第一

天者包地而統四時者也天官掌邦治而無統乎教禮政刑事之官法象乎天而因以名官又曰冢宰冢大也宰主也天官六官之主天官之長猶主之大者故曰冢宰不言司者冢宰既總御六官不特主一官之事而已賈氏謂周天三百六十餘度而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以宰爲調和衆官過矣

愚按冢宰之職曰統百官見於周書曰制國用見於王制而此經又有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條九職九賦九貢九式之格由是觀之則冢宰職之大凡無有出於統百官而制國用也已較然矣夫屬以官從治以職辨苟執是以考則九掌此事者是其屬而九又是者則皆非也故夫內史外史御史以至司祿司勳司士所職莫非典則法柄中之事也太府內府外府以至王府職內職歲職金所職莫非賦貢式中之事也而司會司書者則兼此二事者焉舊或雜之他官今皆舉而麗之于此至於王官政禁小宰宰夫先儒嘗有內外

一體治國平天下之本之說故凡內宰官正等官仍是列焉而曆象醫卜飲食之屬皆例以此意蓋堯典義和洪範稽疑詩稱仲允膳夫語云予之所慎疾國家之秘近棄之職非太宰之重莫可統而制之者事以相類而從權以相稱而與又何疑乎夫五官品章綺分八法此官荷正循源順流一隅三反五官卿屬易於示斯况五官不過一職者乎

### 凡五十九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主禮集註

一卷

二

建立也建國者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也辨方者考日景以別東西南北之四方也位召誥所謂太保以庶政攻位于洛汭越五日位成是也蓋定宮廟之位也體分建如四體也經經畫之也體國謂營國城之中爲九經九緯左祖右社猶人身之有四體也經野畫治其野之井邑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此叙其建國如此設官分職謂既立國乃設置冢宰司徒等官而別異其治教禮政等職猶表也設官分職百事皆舉而天下之民有所歸法而不敢違異也乃立者先序設官之意而後及所設之官也掌主也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子日百官總已以下聽於冢宰是也均平治也均邦國者使天下貴賤大小各得其平也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爲名若商之阿衡是也蓋王者中天下而

### 治官之屬

建都亦欲四方均而取法一然非立官使各盡其所以治民之法又何以爲民之極而致其來取法哉此天官冢宰以下之職所由設也其日帥其屬而掌邦治正分職之實而佐王均邦國又所以爲民極之本也謂之均者亦日使無不被其教無不履其禮無不服其政無不畏其刑無不任其事云爾五官各行其一使五者皆行而無所異則冢宰也自惟王建國至爲民極六官之首同此叙者以建國設官之爲民無異也

言治官之屬此總與下六十官爲目謂之屬者自太宰卿一人以下至朝大夫皆是亦非專指內史等爲屬也下文乃詳列之后五官凡言之屬者倣此

主禮集註

一卷

三

四百五十九

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變冢言太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太卿蓋六命也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爲異爲大宰之故也若地官之卿師春官之肆師之屬以其掌事不與大官同故異大官也夫治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也中下大夫同四命猶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也族衆也下士治衆事者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

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人有三十二以其理衆  
事故也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卿大夫皆陰爵者以待出封加爲陽爵士既不得出封故在王朝雖爲陽爵無嫌也自太宰至旅士皆加上一倍轉相副貳皆王臣也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掌所自辟除非王臣也晉讀如誦謂其有才智爲十長徒則給使役故一府十徒也此皆民給從役者若漢之衛士也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事少得史卽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惟天

丙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其職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群臣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之四方書則讀之至於執國法逆會計書王命皆大宰之職焉卽今翰林知制誥者舊在春官誤矣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其職掌書外令若今之舍人之職知外制者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掌贊書人多且復在府上也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與大宰所掌相關非宗伯所得兼也東萊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此以中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于大王御史跪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大主自親事以操御臣下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允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允始附於版者士也故曰司士其職掌郡臣之版詔爵詔祿詔事定食乃天官馭貴馭富與小宰作事制食之意也以今考之則冢宰爲吏部尚書司士其吏部郎乎麗於夏官何義焉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

主班祿其職閼似不可考然由其名可以知其職如司勳司儀之類皆名與職副今日司祿必仕者之俸祿以馭富天官八柄則是職也不當麗之地官明矣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而趙氏亦謂司祿之官為是無其職是也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主功賞故曰掌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與天官八柄之法相合是焉得為夏官說者以為軍賞不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匪徒有壅蔽之害李牧為將賞賜決於外不從

三禮纂註 一卷 六

中復乃能成功魏尚以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則人心疑而越事赴功者怠矣由此觀之賞不離局其制密矣是不知古之大宰則周呂之儔焉得有此獎此以後世用匪其人而疑先王之法於乎陋哉

右統百官之事凡六職

太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太府為王治藏之長若漢之司農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賄于諸府之事有賈者府官須有市買須知物貨善惡故也愚按鄭氏謂太府若漢司農以漢考之

三禮纂註 十卷 七

外府是司農內府王府是少府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器物凡良貨賄入焉內府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貨賄與凡四方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故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事外府共之賜予衣服玩好之事王府內府共之至於大府則兼總內外府凡九功九賦等入悉經大府如財之當入外府與當入內府王府者大府皆得掎節之漢時却無大府一官九天下經賦盡入司農凡山海之賦盡歸之少府至宋王府為奉宸庫內府為內藏南庫外府為左藏庫渡江後又別置激賞庫今之南庫也周之三府分為四府凡天下金王之物皆歸之奉宸山澤鹽鉄之賦皆歸之內藏以為天子私藏其佗泛常所入一歸之南庫天下戶口租入則歸之戶部只緣

分散四出權不歸一所以財用護不可考其視周制遠矣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主良貨賄藏之內者所謂受藏之府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主泉之出入以其百事以泉布是外物外用待邦之小用所謂受用之府也故謂之外

王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

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工能攻玉者賈使辨玉之善惡貴賤也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及受貢獻

以備賞賜以王為主故名王府此帑藏之在  
宮者官職之最私然為冢宰之屬列大府  
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蓋王者無外財物  
在海內如其在囊中况貢賦之入何彼此之  
云漢賜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  
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世法也惟周公皆  
入於大府則司會之鈎考司書之要貳而廢  
置誅賞之政行焉如此用安得不節又安得  
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  
皆闔之中外人弗睹者乎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  
十人

主入也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  
總入大府中皆由職內會其邦賦之入者故

曰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  
十人

主會計邦賦之出貳出  
賜之數以待會攷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幣給公用之餘財掌之者以待王之小用也  
此三職皆有府義不以府名以財不欠停也  
右理財用凡七職

按大府總其入而班之諸府者也外府主其  
出以共用者也內府受其入以待大用者也  
王府專共王之好賜者也職內量其入者也  
職歲稽其出者也職幣振其餘者也而制之  
以大宰蓋自大府而下皆出納會稽有司也  
有司不敢與天子較是非論可否持予奪施  
舍有所因則供之而已惟冢宰總百官以道  
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以  
制有司之擅供凡百好賜皆關之豈惟慮患  
抑以制欲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嗚呼茲成  
周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之患至於  
禮制樂興盈成之久豈非制國用之所基乎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主禮樂章

九

司會

會大計也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逆邦國官  
府都鄙之治計天下貨賄之出入既主考治  
又主考財是主用人理財  
之大計乃計官之長也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  
人

主會稽之簿書凡八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  
九事等文書司會所焉以攷治攷財者也

右主會二職

愚按此以上乃天官之正職以下則餘職也  
按先儒以司會為若漢之尚書非也蓋尚書  
特少府屬官耳當時諸官皆有尚書所以分  
為四曹如常侍曹主公卿事也二千石曹主

郡國事也民曹主凡吏之尚書也客曹主外夷事也光武又分客曹為南北二曹凡為六曹先儒但以尚書為司會之職不知成周司會之職以中大夫為之其品甚隆其權勢足以檢括既以考天下吏治之殿最又以攷諸府則用之出入使不得為姦利其職不特在大府等之上且在司士等之右先王之意速矣若漢尚書反為少府等之屬官而不得者其計而凡計會之事皆司農之屬其後諸府各自置官專管會計如太尉之金曹倉曹之類惟蕭何於漢高時獨知此意領天下文籍財賦以柱下史張蒼為計相其後蒼罷遂不復置後世利權散出漫不可考職此由也至於唐而該度支反為三司使屬官則益遠矣且考治考財分為二會計而冢宰之權益分此治之太古若也

三禮集註

一卷

十一

訓官

官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長也官正主官中官之長一曰王宮宿衛官之長上士二人為官曹中士四人為之佐下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物器也史四人主作文書也胥四人為什長徒四十一人以給徃後諸官體例皆然按環衛官有二一是公卿大天子第為之分制八隅宮伯領之一是官府在王宮若膳夫之屬徒後為分置於士庶子之間官正領之二者皆環衛王宮者也官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官正所掌不特宿衛而已官伯所掌在漢時所謂即衛宮正所掌所謂兵衛周公肅屬於冢宰至春秋猶存諸崇為太師掌環列之尹至漢郎衛屬

之郎中令武帝更名光祿勳兵衛屬之尉衛蓋自漢以後宿衛之親人不須於大臣而宮正官伯之官遂去而為光祿衛尉於是加官門人與而宰相之權益分矣夫漢制諸目之難太尉不得入南軍若非卿商給呂台則漢事危矣於是知周制之慮深也武侯云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諒哉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伯亦長也以其為官官之長故曰宮伯○以上宿衛事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三禮集註

一卷

十二

三官

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詩曰仲允膳夫昔屠戮以晉平公有卿喪而飲酒樂遂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聰酌以飲嬖而罪其司明酌以自飲而罪其司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而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後世以仲允為之而周道微然則膳夫得人則如屠戮非人則如仲允此所以屬之天官也此猶漢之少府宋之御前供奉官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庖之言苞也裏肉曰苞直賈主市買知物賈庖人共庖厨須用市買也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

饗割烹煎和之稱內饗所主在王及后世子在內之事也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

外饗所主外祭祀及饗孤耆等事也以有內外可對故云內外饗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

三禮纂註

一卷

十二

人

主給水火爲外內饗爨肉者○以上主烹飪之事皆膳夫所屬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酒官之長蓋下酒人衆人則其屬也與膳食相將故在此亦如少府御前供奉官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奄精閑藏者今謂之宦人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生男女浚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也奄十人以其與女酒及

奚同職故用奄人言女酒三十人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人以其造酒湏人多也後儒疑先王之世猶用奄人蓋民有是先王因擇而用之與遽條蒙鏐戚施直縛聾瞶司火瞽朦備聲同若以是爲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况王乎若以爲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也然皆領於天官此所以無可慮者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女漿女奴曉爲漿者掌王六飲與酒類且皆酒正屬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竹豆曰籩女籩女奴之曉籩者掌四籩之實是薦羞之事

三禮纂註

一卷

十三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而豆不盡於醢也亦有臠臠臠藏之屬掌四豆之實女醢女奴之曉

醢者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女醢女奴之曉醢者掌醢五齊七道以供醢物與醢人通醢人惟主作醢但成齊道必湏

齊道○以上供飲食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宮王六寢也掌王寢之備供沐浴掃除之事是安息王身○此供居處事

### 右掌宿衛供奉食寢事十四職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宮中官之長對大宰治百官而言內宰治婦人之事故名內宰然則大宰不稱外者燕統內也掌王內之政令教后已下婦德之事蓋治后宮非如官伯等治王宮而已凡內人皆長之王有大宰而後謂之內宰王有司服而後謂之內司服王有小臣而後謂之內小臣可見后之不預外政也內宰屬之大宰者治家之道亦多稟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

### 三禮彙註 卷一

十四

自出也凡掌內之事者皆屬焉而隸於大宰蓋女寵近君所以移人主之德大臣總之無敢踰節也觀晉侯近女而威疾醫和以爲起孟之過則知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兢下賄侯姜况以正王闡乎漢之大長秋爲后卿蓋亦內宰之意其初皆士大夫爲之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勅許皇后戒用度而上書辨論猶有官吏以詔繩之之恐猶有周家氣象但其職與少府分而內人各統不屬宰相至于后遂改以宦官而大臣益不敢問矣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奄獨此稱士者以其有賢行命爲士故稱士也大僕掌出入王大命正其服位此小臣侍

后與大僕侍王同故亦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故曰內小臣以其所掌在內故也然謂之士者是雖衰近必擇其謹信端厚可受爵者爲之以其侍后故也然位亦止於上士而數亦止於四無過寵焉無濫設焉先王慮患之意微矣漢初少府得攝宮中奄宦而職屬於丞相御史故鄧通無禮申屠嘉得以召斬之此猶近周家內外皆屬冢宰之意至王嘉爲東平王訟冤而表石顯之不當侯而嘉反下獄死此漢之所以衰也

###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閹人通門者晨昏啓閉關亦主啓舉昏以該之關人門隸也刑人墨者使守門職掌守中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其真五門皆使守之特中門有禁也圍御苑進

### 三禮彙註 卷一

十五

游離宮也周禮之內有同官別職則此閹人每門及園游同名閹人而職別也山虞澤虞云每大澤大山及川衡林衡亦是別職同官也別官同職者惟有官聯耳按周之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漢武帝因數宴後庭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於是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由是巧倖進而正人斥君政敗矣

###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之言侍也詩之寺人孟子亦奄人爲之寺人披曰豈惟刑人正內者謂后之路寢也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也觀其職之掌內人及女官戒令可知也當幽王之時先王之法無有存者而尤有寺人傷諫之事至於

惡讓而欲界之豺虎豈不賢哉以此知先王之時內臣必取剛正能守法者為之雖當亂世猶知惡無禮者况成周時乎又况當時豈宰之賢乎

### 內豎倍寺人之數

豎未冠者之官名叔孫穆子以牛為豎官則亦以童子為之也掌使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也閹寺既嚴其守然後繼以內豎則先王官禁之厲如此

### 九嬪

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女御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于此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

### 世婦

而論婦禮無官職在此者以其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同是內宮之官故也按自九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驕蹇自恣將無所不至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勤舉宮中之人而有勸勉者官有其長之効也而况有內宰之賢參檢於其間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不復畏忌者有間矣漢高欲廢太子雷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樊也一女專恣幾危國祚而公卿將附麗之不暇其何家宰之能制哉

### 世婦

序官世婦以下具其名而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也有婦德者克之無則闕也執箕箒以

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洒掃納女者以卑自爾猶婦人之於姑也婦人之事

人有廟嗣之義故謂之世婦且婦德無厭女欲無極自古婦人之賢者甚少是故生而寢

地而衣褐長而姆教而執功及嫁教之公宮教之宗室教成而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

成婦順也如是而後備於從人之道况夫王之六宮當魚貫之寵可以非其人哉且納女

天子曰備百姓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晉愍懷太子生而手揣斤兩先王之置百二十人而

猶以無人而缺者慎之也後世甚或取之偶優下賤如趙飛燕李夫人之屬或掖庭萬人

復何義哉舊春官復有世婦今按其職與此同且王宮之官不應與外官同稱非所以別

### 女御

外內而以世婦為官卿之名亦無意義且同在王宮而同名亦不可也故今舉而為一屬之於此

### 女御

昏義所謂御妻也蓋內宮之屬至卑者夫賢妃不世出亂國而亡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陰昧柔弱鮮克正也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妹喜之殺桀妲己之亡紂此類非少也成周內宰之職自王后以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焉無後服無表道則闔門何有不肅天下奚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免置之莫不好德於

此見矣

###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之於后猶太史之於王也王后有女史則視聽言動不敢不正蓋掌王后之禮事掌內治之貳以詔王后治內政凡后之事以禮從則非有遺藝而知禮者不可為也鄭氏以女奴執書者非也此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張子曰周禮八人為女史令執彤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事以佐內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脩德

### 女祝四人奚八人

王有大祝小祝后亦有女祝之官或疑文帝尚除秘祝而先王之時豈有此乎殆漢世軌

### 三禮卷一

十八

左道入宮中者為厭勝之道也朱子曰女祝掌凡宮內禱祠禮禋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得有哉而先儒亦謂古人通天人達幽明女祝所以交三才之道者况屬以內宰統之以天官復何後世之弊

###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女工女奴曉裁縫者掌王宮縫線縫王及后衣服最褻近者故在此奄二人以縫線事多須有男子也

### 右掌王內凡十一職

前一類則宿衛之人供奉之士也而宮正領焉後一類則奄奚之儔妃妾之貴也而內宰

領焉蓋宮正雖掌王宮然不過宮中徒役之事予弟環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

其於后宮則無所預內宰雖掌王內不過禮束后夫人與九嬪世婦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略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一太宰焉是故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歸之大臣之手夫以言乎位則甚卑以言乎職則甚冗以言乎役則甚煩緝也而冢宰以當國大臣肩胛乎是者此其設官之深意可知也蓋公卿大臣其內外也有限其進退也有時而其敷奏也有常且望高而不敢廢德重而易以嚴至於朝夕起居而無不與其者則斯人也所以變換人主

### 三禮卷一

十九

晉

之耳目而後其好惡盡其純真陰奪其權者往往皆是人是故其品地最微其資望最薄而其係於人主之心術關乎國家之理亂最切周公深智有見於此是以王宮后寢一切近狎之流事之極鄙而褻者不以爲細務而不親而天子燕處外官不能禽制者皆把握而無遺將群小有所忌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左右前後侍御僕從宴私戲玩舉歸於正無敢有蠱壞人君之心術而侵切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無大於此是其職若煩而實切事若冗而實大蓋世未有未齊而國可治未有國未治而天下可平者是故善論治者必本於人主之身而善正救其君者必先擇其與處之類此周公戒成王而虎賁綬衣亦得與三宅者並語也朱子所謂周公輔導成王之深意三代



人生正心誠意之實學而先儒以謂周公格心之事業皆確論也世儒乃謂嚴於職守而闕略於人主之身疑非聖人之書則不考乎此之故耳夫自爲大臣不當親細事之說遂使擬虛名於百官之上上不得以臨下外不得以制內人君惟意所欲爲而小人惟利是親而天下已不可爲矣蓋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官正等遂去而爲光祿衛尉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等遂去而爲少府太常自夫女寵近習之嬖非大臣之所與聞也而後母臨政下令不出閨闈國命寄之刑人爲大臣者反低頭畏避以取容此揚秉糾中常侍而反被越奏近臣之詰所謂出房闈而方校是非者是以每讀天官至此未嘗不深嘆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五峯胡氏乃以爲周禮非周公致

三禮纂註

一卷

二十

五十四

太平之書宰相不當管官闔之事其不知本也甚矣

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太史史官之長小史與太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也此所謂非與內史外史御史等爲長以內史中大夫故也按其職掌頒告朔抱天時執禮書蓋述紀國事及星曆卜祝惟其然則九郡國計書及天官星曆諸書皆藏於此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易數赴告之書藏於太史明矣太史惟有此書故得紀成敗占災異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又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使問周太史對

曰其當王身乎則知太史兼明天象矣顧命叙太史在太宗之上而曰秉冊命而國語亦曰古者太史順時視土先時太史告稷命稷司事又曰太師七之太史八之次太師之下月令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貨命彙龜策四時之首太史謂天子而馬遷亦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以是而觀則亦保章焉相之類况掌書人主之得失若非掌之冢宰其孰敢抗論天子哉麗之春官恐非所宜故今移置于此小史與世繫辨昭穆或疑爲禮事不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之所以繼立必以世繫昭穆而知適庶之所在而天官依以定之司祿者可以祿之不然如有類帶子朝之亂隱桓白紵之爭將何以定是亦掌也

三禮纂註

一卷

三十

金匱

八人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叙天文屬太史此亦掌天文與太史同故在此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

八人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故與馮相俱稱氏馮相氏考諸曆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子



祿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祿掌十輝以觀妖祥辨吉凶亦天文之事故列於此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文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於天象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祿之設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凌水室也詩曰三之日納于凌陰蘓氏曰古者藏冰於水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

三禮集註

卷一

三

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虫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兵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乎太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水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疢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啓水亦聖人輔相燮理之事而蠲風之卒章亦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其民之勸趨其後如此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此以其重事而謹之如此先儒乃以為掌冰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以供膳羞連類在膳夫酒漿之列而不知先王之意深遠如此故今附麗於掌天文者之間以復先王所以設官之意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大卜以下大夫為之而其官屬甚衆先王重其事也成天下之亶亶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著龜而名官獨以卜以龜為主也傳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三從二逆內外吉二從三逆內吉外凶人可違而卜筮不可違筮可違而卜不可違觀之洪範大誥洛誥之書則先王之重卜可知矣卜人無別職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也卜職同官

三禮集註

卷一

三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

徒十人

工取龜次龜與卜人連類也

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舊荆水也灼龜用荆故名官曰舊氏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人占著龜之卦兆吉凶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蓋占事知來以視兆吉凶則謂之占人

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問著曰筮其占易

###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與陰陽鬼神相關也

### 右掌天文卜筮十三職

按書堯典命羲和攷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豈為細事故天文之職合麗天官或謂卜筮技藝之末不當以屬天官不知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昔者河出圖而伏羲畫卦天賜禹九疇而明用稽疑蓋卜筮之原出於天其用施於人不可廢也考之舜以天下讓禹

玉璽集註

一卷

千四

言

必卜二公憂武王弗豫而必曰穆卜成王嘗洛而必卜大王遷岐而必曰契龜武王遷鎬而曰龜正之周公東征大誥而必以卜至於夢寐有無之問若不可信然考書朕夢協於卜詩維魚維旗而為豐年此天文卜筮占夢莫非國家祿祥妖孽之兆而其所掌皆秘事不可不密者故自春官徙置于此

###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衆醫之長或曰醫師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豈不冗哉殊不知執技以事上者皆世守也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人謹疾如此而欲以一人兼二三之職其能精乎

### 食醫中士二人

故食醫主調王之飲食不當兼治萬民之疾瘍醫察外証不當兼內証獸醫既已治獸疾瘍不當又治人所以有五官之煩也漢之火府宋之御藥院本此以之屬天官者觀秦始皇當荆軻難發侍醫夏以所奉藥囊提荆軻則醫師之侍王自古而秦莫之改也故舊以附天官

### 疾醫中士八人

### 瘍醫下士八人

玉璽集註

一卷

廿五

言

瘍瘡癰也此內外証也故別業

### 獸醫下士四人

獸牛馬之類先王愛民而及物雖物之微無不治之况如牛馬國家所以牧之以待用猶其當重者其設官宜與醫師連者蓋人獸貴賤不同而其受疾則皆本於陰陽之氣其理未始不同必與醫師等商訂講議權衡之而後可無失故與之同在此也俞氏以為獸醫當在冬官以月令冬季命司空曰餞獸之藥遂疑在各官然彼乃考獸之藥非醫獸也

### 右掌醫四職

###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

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此王朝之士也以其主都家之國治其事重故名之朝大夫也畿內三等采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在府史之下亦官長所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四人徒八十人

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而此官以之專治都鄙也

右治都鄙二職

三禮集註卷一

廿六

晉書

按舊皆在秋官今考其職曰主都家之治例以五官之主都家者如春官則曰都宗人宗人如夏官則曰都司馬家司馬秋官則曰都士家士惟地官冬官關以此反証之宜在都官但天官主都治尊於地官故其治都鄙者獨名以朝大夫惟都則之官掌八則者也况有庶子與上同所掌亦非刑罰其為天官也明矣凡六官主都家之官舊皆在諸職之末今從之

右天官之屬凡五十九職

愚謂天官一篇舉其屬雖曰五十餘官約其職實不過四類治百官一也制國用二也星曆卜醫三也王宮后宮四也夫天下事固難賁辨於一職而事之權亦不可汎出於多門

故衆務雖散在六官而其要者應盡歸宰執以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以冢宰之尊下燕六卿之事天下萬務宜無不統庶幾大臣政權國家綱紀不至分裂而不可集今天官所掌僅惟止此無乃天下之事猶有非大臣之所與聞而體統尚未正耶嘗讀大學書至於平天下而有以知天官所攬誠得其要也夫大學一書事莫大於平天下約平之要而歸之絜矩絜矩之要而歸之理財用人以是而考天官則凡所以統百官者皆用人則凡六官之所職皆其所以理財也惟統百官則凡六官之所職皆其所給也至於文史星卜固所以考百官之事戒百官之時警百官之變而定百官之疑者又孰非總攝六官之要乎乃若王宮后閭之事是又大臣所以

三禮集註卷一

廿七

賈文

輔其君正心脩身齊家之本此正程子所謂有閑雕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者是又制治六官之本原而六官政事之所自出大學所謂齊而後國治此其意也夫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六官之綱領者則已翕然皆在於掌握使比附聯合受制於我關節脈理靡不相應誠所謂操約而御繁也大學以此而平天下冢宰以此而均邦國乃知二篇實相表裡有志於君相之業盍亦合二篇而觀之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

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三禮纂註 卷一 一  
典常也。經也。法也。六典以治可以萬世通行。乃經常不易之法也。六典五官與太宰各司其一。而言太宰掌建之者。太宰總御群職也。邦國諸侯之國百官六卿之屬萬民四海之民。總言治者。以雖有治教禮政刑事之不同。該而言之。皆治法也。先邦國而後官府萬民者。以諸侯百官之長萬民之表也。經經國之大綱。紀則錯綜而不遺。於經爲詳也。上無敵

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故曰以安邦  
國也擾馴習而自不違於善於安爲詳也和  
各安於理無相乖陵也諧則相信之極於和  
爲詳也物各當其分謂之平強不侵弱衆不  
暴寡之謂也均則至公而不私於平爲詳也  
詰猶禁也糾察也糾則纖悉而不差於詰爲  
詳也任猶俾也俾猶立也欲使百官皆立其  
功也土地百工之事各勤其事則財物充足  
故云富邦國生則惠養而不窮於富爲詳也  
東萊呂氏曰周禮一書綱目盡在六典而冢  
宰無不統之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  
雖衆把握管鑰皆在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  
海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  
四海異宜調濟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  
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  
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

濟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夫才與之爲大  
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  
理無餘蘊矣夫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  
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  
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  
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適之太  
故二曰邦教人適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  
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干紀亂常則將帥之  
任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有司  
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  
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馬六卿分職各神  
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體統！下相  
統內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不相關  
天下雖廣無分散而有會統矣然冢宰相天  
子而統百官乃均列職而併數爲六卿何也  
綱固在綱之中而箇亦豈處于身之外哉  
卷之十一  
十九  
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六卿  
並居於六職也一也此言治邦國之事  
按先王以道治天下六典雖法法即道也後  
世以法把持天下君道亡矣縱復舉行周官  
徒法  
而已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此言治在朝官府之事百官所居曰府六官各有屬六十長官有屬則官事得舉而無廢

瘵六官各有所司則治有分辨而無相奪倫  
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供則六官相聯共行  
然後事得合會事變無窮昔人常有觀會通  
而行典禮者常也舉古常以酌今行則治可  
以聽斷而不眩又有成事品式一定而不可  
移者依而行之則如布之有經而不紊太宰  
番治象之法司徒垂教象之法百官各有法  
以治事則無侵官離局治各歸於正矣司寇  
五刑四曰官刑糾者察之以戒傲人心也書  
曰制官刑儆于在位是也官計謂小宰之六  
計所以斷群吏之治斷其誅賞以廉察人才  
也夫古人經畫天下誠有本末舉天下之事  
而非人君之所能自為者繩繩井井各得其  
所處者亦惟官吏盡職也故成周太宰獨以  
官府之治為先蓋其本先立則其末從之苟  
士大夫以此為念則天下無難辦之事矣

三禮集註 卷一

廿一

四百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  
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  
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此治都鄙之事都鄙王子弟及公卿大夫采  
邑之在畿內者宗廟社稷山川諸神祀有典  
秩則尊卑不相踰兩伍殷輔家臣之官各有  
制度則職守不相紊庶人在官者過則退之  
賢則置之士將仕者論定而官之位定而祿  
之采地之民有井田什一而稅使其所用惟  
賦貢之從則斂不加於民而用足矣用禮文  
以成其風俗使都鄙冠婚喪祭不家自為俗

有善者賞有惡者刑賞明而勸懲嚴四時之  
田役因其時而後使之田以簡衆教以任衆  
也

按王畿之內建都邑以封王子弟公卿大夫  
既以封其臣子而一一聽其自治無法以馭  
之則王命有所不行既以封其臣子而一一  
繩縛之則臣下不得以有為故八則以馭之  
要使無過則而已然幽有鬼神則有禮樂其  
官其吏其士皆為叙之為之裕用為之詰奸  
為之簡武其廣大而精微又如此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  
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

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誅以馭其過七曰予以

三禮集註 卷一

廿一

四百

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按此當依內史序今

此總序邦國都鄙官府之事爵公侯伯子男  
卿大夫士也人臣非爵無以貴之必有德而  
後任故曰馭其貴非祿無以富之必有功而  
後授故曰馭其富廢置也有罪者不可任職  
其爵而棄之故曰馭其罪置者置諸其位也  
有才者不可棄以其序而進之故曰馭其行  
誅責讓也臣有小過則責之故曰馭其過臣  
之罪可殺而有八議之辟賜之更生以福之  
故曰馭其福予者予之以財必推恩而後賜  
故曰馭其幸臣有罪而當沒入奪其所有至  
於貪故曰馭其貧  
愚按此以一日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  
富三曰生以馭其福四曰予以馭其幸五曰  
誅以馭其過六曰廢以馭其罪七曰置以馭  
其行八曰奪以馭其貧

之幸皆本之我使之如此非彼有罪有過而誅之廢之也

按先王之御世必有所秉執以御臣民八柄入統皆王者御臣民之大權王所自秉太宰特贊之而已故皆曰詔王八者慶賞刑威陸子所謂治世之四物湯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

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

八曰禮賓

此言馭畿內之民統有包攝牽合之意王者以一人而御萬民苟無道以統之則渙渙而

王禮賓

一卷

廿二

三

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交際之禮此上行下可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禮此上行下效民與君而相合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

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

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蔽以富得民

此言繫邦國之民兩兩相耦也所以協耦聯綴天下也人心各以類合而聽命于上不為之

兩則渙散映異莫相統一故設法以維持之牧九州之牧各有分地世養其民民皆戴之

長畿內諸侯雖不世位尊德隆民仰賴之師教學之官典教化有三德三行以淑民學子

歸之儒道德可為師表者人心仰法而歸之宗立太宗小宗之法以叔族人蓋族食族燕皆

序以昭穆五世外者皆為齊衰三月故晉執

壺子以界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遺民

則宗之得民於此可見矣主有宗者大夫治

都鄙采地施利益足見得民吏吏之治鄉遂

者若比長閭胥等既專其政則民亦悅其治

友同井相相耦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相任以事者則以事而相得也

一曰學校之友相任以道亦以任相得也師

儒友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之尊師

貴儒而友賢也藪養蕃鳥獸之藪虞衡掌之與

民共利民心歸之九者皆各有得民之實相

合而無離而人君又以六典統之於其上是

民繫於九兩九兩繫於人君先王之世所以

按上二節言均四海之事先王以邦國之民

王禮賓

一卷

三十三

三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民無職業則生計索故各以職而任之使皆事其事三農原隰及平地也九穀黍稷稻粱大小豆麻麥苽也樹果藏曰園園其樊也生民之本在食農圃乃民生之本故先之虞衡掌山澤之官作興也與山澤之利也澤無水曰藪牧者畜牧之地可以養蕃鳥獸山澤數

三禮集註

一卷

三

四

牧皆生財之源筋化勤力以化也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折行曰商坐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有夫者婦有姑者絲繭之已繅者泉麻之未緝者男賤曰臣女賤曰妾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閭民謂無職事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是則任民以九事城民以九職無一民之不可以食人各有事各得其所以與財征以濟經用先王與民爲生而國亦獲其利乃如此  
亦如  
此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

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此畿內賦入之法賦田稅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各有田賦關市有壅布山農澤農有十一之征入者皆正賦惟幣餘乃幣給公用之餘財詳見職幣下  
按舊說自邦中至邦都皆謂口率出泉非也田有賦而身有役計口出泉者漢以後之事非周制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

三禮集註

一卷

五

貢

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

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此侯國貢入之法采邑有賦邦國有貢禹貢八州有貢惟巢無貢以畿內特賦之而已致者使其自致非若求金求車而致之也致邦國之用謂貴適於用不貢於遠方之珍異也所謂不貢異物賤用物也祀貢共祭祀之物犧牲苞茅之屬嬪貢絲枲絺紵之屬器貢銀鐵石磬卅漆之屬幣貢織繅織皮帛也材貢括柏條蕩之屬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玄纁織纁也旂貢羽毛可注旌旄若羽畎夏翟之屬物貢雜物魚鹽橘柚之屬  
按禹貢任土而已非土所出不以貢民是故青兗同方而漆枲不貢之青雍梁同域而琳



琅不責之梁九以便民而已今九貢立為定制不以九州所出論似與禹貢異者殊不知此特立其名而其實以土宜而貢物與禹貢無異也觀之楚貢苞茅則祀貢之不拘一方可知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此王朝用出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均之使有無適中也祭祀之式若大祭次祭用大牢

禮記

卷一

王本

四百四十四

小祭用特牲之類賓客諸侯之君為賓諸侯之臣為客若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之類喪若諸侯諸臣之喪舍饗贈奠賵贈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荒謂凶年有所施與也羞服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工事百工巧作器物也幣帛若贈勞賓客也芻秣謂牛馬禾穀也匪分也班班賜也王所分賜群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也夫財用供於有司而式法總持於太宰則百官不逆式法而過供人主不違式法以過取用財者不敢失物而辟各人主亦莫踰分而淫侈由是則國有凶荒之變而九者之禮不資於下而自足雖繼世之主諸侯之君亦皆因式節用而愛民矣是則太宰所謂理財者惟理其出而已此正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所謂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者正惟大宰以式法制之於上而有同

不事於會耳世儒以為至尊不可以法數制非正論也

或曰九式獨不見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之式而小宰乃有以掌之何也蓋朝覲會同所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等此自有賓客之式軍旅田役所用亦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也今皆有其式則九司司弓矢司甲冑司所給皆幣帛既有芻秣之式則司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既有匪頒之式則司勳賞地之政令皆各有法式是九式雖不名言而實寓之矣至於軍旅以井田制國賦居有積倉行有聚糧倉人共其道費遺人掌其委積皆待官府中行軍者耳故小宰令之而大宰九式有不及也其大者九式中曷嘗有所遺哉

禮記

卷一

王本

四百四十五

自首至此九十條明經國之大綱治政之條目自下節正月之吉已下不過頒宣此法依事而施也按周之為法莫詳於三百六十官而大綱小紀則率見於太宰一職蓋太宰即三公所兼也三公與王論道經邦若不肩意於法守而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與夫入統八柄九兩九職九貢九式區區經畫以維持天下者靡不究盡十者之目舉於上而天下萬事舉積諸此是道與法並行而不悖本與末兼舉而不偏是其法實莫非道之所寓也噫夫子之所憲章必曰文武其所欲從必曰有周而其夢見之者惟周公也以也夫後世欲志在古治者重念於斯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



濶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

子協反

自此已下皆謂施前所掌之事正月者建子之月也吉謂朔日也始和謂始調和上六典八法以下之事和訖當月即頒布此治職文書于諸侯邦國大夫都鄙凡治有故而言始和者若更新其事改造云爾其實國法素定不得改也乃者緩辭至建寅之正月乃以天官之治法畫之為象縣之于雉門之兩觀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共觀之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九十日也歛藏于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象魏闕也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成周治典之設既布之于邦國都鄙又垂之于象魏不獨使萬民觀之而小宰又

禮記集說

卷一

王人

其屬而觀之焉徇以木鐸無不聞也歛以挾日無不見也上之意達乎下而下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蓋如此按始和有調和之意蓋治道與時推移亦有斟酌損益者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改陳其殷置其輔

乃者更申勅之所施者典則建牧以下是也建立也每一州之中立一牧以諸侯有功德

者加命作之所謂八命作牧也監謂公侯伯于男各監一國參謂三卿伍五大夫殷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三卿各九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以爲一邑之長兩謂兩卿伍殷輔與上同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小宰小司徒等是也以其副二大卿故謂之貳考成也考其成績者宰夫卿師之類是也於此可見成周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之法按先王命諸侯以國而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也夫必自天子命之非使之伺察諸侯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郡監魏晉而下有典籤專以束制諸侯王爲事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矣

禮記集說

卷一

王人

王人

九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濶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典六典也待謂待其成而次之則八則法八法成八成也禮賓禮也蓋有國斯有賓客有土斯有民邦國官府都鄙雖不同二者之治亦相參而用也○以上皆所謂官職也按治法既立擇人而任之太宰無爲也執其要而聽之耳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職事眡滌濯及納享贊

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王几王爵大朝觀會同贊王幣王獻王几王爵大喪贊贈王舍王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帝氣之主也五帝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則黃帝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謂之上帝也誓告之以言戒勅之以事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累也其所當供牲幣之類惟祭濯掃除之類前期十日而誦日既卜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此

禮記集說

卷一

中

齊

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昨階上也贊者取王受此四者也贈王既窆所以送先王舍王死者口實天子以王贊助王為之也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戌助王為教令也○此一節所謂官聯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朝制有三內朝為燕朝講燕禮也外朝為聽獄訟之朝也治朝為中朝在路門之外日朝以聽國事者也四方之聽朝者王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無常所也二者天下之大推天子親之冢宰贊之也小治小事也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聽而待之是

禮記集說

卷一

中

齊

則政無內外大小冢宰皆兼統之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會古

正其治正處其所治文書也會大計也歲計曰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者謂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致之功狀文書而奏白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計會其治功文書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功不徒置必賞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月終則令正月夏甸終則令正日成日之有成

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  
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  
宰贊之而大宰受之且聽其所致之事而詔  
王廢置至三歲又大計而行誅賞是考課嚴  
而群吏無不各共其職矣  
愚按周時考課之法總之有屬而會之有聯  
倡之有本而董之有序六官之屬長各考其  
所統而上之六官之卿如官正會其行內  
宰稽其功緒雖醫師之微亦於歲終而稽其  
醫事而上之於其長如司徒自考其屬正其  
要會而致事如司寇命其屬入會而致事是  
五卿各考其屬也司會蓋會計之繁必專設  
一官以察之有司會焉其職曰以逆群吏之  
治而聽其會計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  
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考於一官  
三禮集註卷一

之長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  
於冢宰冢宰以一官而總提其大綱於上也  
是以綱領舉而體統正會計精而誅賞明也  
西漢之初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則  
雜考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漢  
去古未遠猶有古意如此彼唐虞之時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而周官之法乃歲終廢  
置三歲誅賞何也蓋上古之時事簡人朴故  
考之法既周之時事繁人變考之不得不數  
先王之治亦與時偕行而已張子曰大宰之  
職難看蓋許大心胞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  
混混天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  
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  
孔子嘗語弟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作  
五官便易看  
只一職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  
官之糾禁

小宰者大宰之貳也宮刑在王宮中之刑建  
則明布告之政令糾禁所以為刑之先後左  
右期至于無刑者糾禁也有王宮有后宮內  
宰治王宮之政令所謂后宮也宮正宮伯之  
所掌王宮也至於九宮之政令糾禁則工宮  
后宮總隸小宰也不惟邇臣知所畏而後宮  
近習亦有所畏此先王治內之道齊家之本  
文王化及江漢德溥汝墳而本之關雎正此  
意也  
此一節治內之事下宮正宮伯內宰以下諸  
職本此而冢宰之  
所未言乃專職也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  
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  
邦用

典法則者本太宰之治法小宰迎受而鈎考  
之使治不為虛文也貢賦式者本太宰之制  
國用小宰執議而均節之使財不至妄費也  
一曰大宰燕總治體而專操縵之大權小宰  
則以其貳而察其善否之實也大宰燕總國  
用而專其歛散之大權小宰則以其貳而謹  
其出納之節也○此以下  
皆副大宰之事非專職也

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

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叙秩次也尊卑之叙也百官所居曰府任百官之職曰吏位朝位公卿大夫士中士下士其位九六等也治功狀正師司旅府史胥徒各有所治也食者祿之多少稽其事而制其食乘其事而上下其食是也會者會其政事財用是也情者爭訟之情夫位有貴賤治其詳畧事有大小食有多寡會有詳畧情有是非惟以叙而正之則無有不正者矣宰夫掌治朝之法辨八職有治要治九之別治之詳畧以叙進之百官有職斯有事事之大小亦以叙作之制食有等級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受會歲終進會計文書以叙受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集說

之此亦

專職按觀此則司祿司勳司士內史司會屬之天官宜矣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屬舉邦治者謂官盛任使立六卿為六官之長而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是以六官各有其屬六十也官以天地春夏秋冬各者天覆之地載之四時生成之六官代天地四時之工以遂萬物之性合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者象周天三百六十度蓋法天道自然之數非人為之私智也然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而周又增多至此者因時事繁簡也事大從長若膳夫食官之長而下有庖人內外饗亨人皆皆之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等無大事無長官可諮自專行事也王氏曰尊者治大而畧卑者治小而繁是故事之大者不聽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集說

于長則卑者從而敗事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繁而無功先王之馭群臣各有其道如此故夫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按王舉太宰太宰舉五官六卿又各舉其屬是以古者得人成治後世不任人而任法官無大小悉選於吏部人才不能周知則用資格賢不肖混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

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

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六官之職不同治職曰節財用蓋財用人主  
所易修故以節之為治職之重也教職曰懷  
賓客蓋遠人必傾而後來故以懷之為教之  
重也禮職曰事鬼神禮以祭祀為至也政職  
曰聚百物政以四方長威為至也刑職曰除  
盜賊刑以冠賊為至也事職曰生百物  
事以居四民時地利為至也各司其事不相  
侵越故曰辨邦治  
按以上二條執此以考六官則其所職可坐  
而判而地官之掌教冬官之掌事較然矣角  
此以下皆太宰八法中之六事特太宰提其  
綱而小宰理其目耳

主禮纂華

十卷

甲六

四有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  
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  
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欽弛之聯事凡小事  
皆有聯

一事而一官專行之此職也一事而合六官  
共行之此聯也聯事通職為之而後國治得  
合祭祀之聯謂大祭祀大宰贊王幣司徒奉  
牛牲宗伯祇滌濯司馬奉馬牲司寇奉明水  
大之類賓客之聯謂大賓客大宰贊王幣王  
獻司徒脩道委積大宗伯為上相大司寇前  
王之類喪荒之聯謂大喪大宰贊贈王含王  
大司徒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卿遂人屬六

結宗伯主喪禮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之  
類荒大宰會計司徒主荒政宗伯主荒禮司  
寇荒辨之法之類軍旅之聯謂六軍軍將皆  
命卿大司馬以旗致萬民之類田役之聯謂  
田以簡衆役以任衆如大司馬所掌田役之  
類欽弛之聯謂如欽民之財舍民之力言欽  
則敬利可知言弛則力征可知如大宰之九  
貢九賦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皆舍征之類  
此事之大者  
小事亦然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後以比居二

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

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

主禮纂華

十卷

甲七

四有

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  
會此毗志逐征傳附

成法之一定而不可變者自比居至要會是  
也經治絲之名析其縷而分之之謂政力征  
也後起徒役也此居伍籍也五家為比用之  
則五人為五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  
役者平而無遺脫也師田出征及田獵也簡  
稽士卒兵器簿書簡閱而稽計之合為之要  
簿也凡六卿二十五家為閭六遂二十五家  
為里閭里有爭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正  
之舉物以就貨為稱責其所償為責傳地傳  
也別判書也一曰傳別為大手書於一札中  
字別之為兩段家各符一也禮命禮有九命  
之差別有爭祿之多寡位之前後則以禮命

文書聽之書契謂官貨於民者之凡要載於簡牘為書合而驗之為契官之所予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書契聽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商賈阜過貨賄交易於市彼之所買此之所賣皆以其書聽之出謂給以用之入謂歛而藏之出入之計書謂之要會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此八者皆民物簿契圖籍之事先王懼民之爭而為之以防其始所以示民之信也有犯焉而以此治之則情偽明是非當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無所受其弊邦治安至於變亂而不可究者哉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三禮集註 卷一

甲九

賈

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此六事可斷群吏之治也廉察也察而曰廉取其方而可見也善性慈良愷悌也能才有所長也敬戒慎不懈于位也正公清行無傾邪也法奉公守法也辨明哲果斷也人之才德未必皆全而取人不可以求備以此六者斟酌低昂而用之故曰計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有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法即禮也祭祀以下七事乃五禮也戒勅其事之所當謹具致其物之所當共施舍謂不

當給役者財用共於治官之屬弛舍治於鄉大夫之屬治訟聽於刑官之屬小宰舉其要惟令之而已七事即六聯不見數弛令百官共其財用治其施舍則欽弛亦在其中也○以上皆官職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之事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祿幣玉之事

贊王幣爵又從大宰助王也裸將者宗廟之祭人道故有裸也天地大神至尊則不裸將送也裸送送裸也贊王酌爵鬯以獻尸尸受而不飲因灌於地以求神於陰裸之言灌也

三禮集註 卷一

甲九

天地用王幣交神而不裸則王幣尊於鬯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贊之裸將又卑於鬯故小宰贊之凡賓客贊裸者宗廟之裸王與后為之賓客之裸大宗伯代為之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酌示君無酌臣之禮也贊贊大宗伯也受幣爵者贊大宰也受爵者大宰於賓客處受而授王王飲訖大宰受爵以授小宰受幣亦王親受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也口實曰含衣服曰祿凶荒有幣王者賓客所賜委之禮無所贊也自受而達之耳此所謂官聯也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

月終每月之終也月計曰要受之各以尊卑之序也歲計曰會大宰受之小宰助之而已歲終使六官各致其功狀以考焉本末相因執要御詳之道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狗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夏正建寅曰正歲周正建子曰正月大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小宰帥治官之屬往觀焉鐸大鈴也木鐸金口木舌古者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官屬有不用治象之法者國有常刑戒治官之屬正其始也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

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

有大刑

宮刑王宮中之刑也蓋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于宮內也令百官府者乃王宮中之官府百官有治事于王宮者也既憲禁于王宮又明爲告令使皆知之大刑非特常刑以宮刑宜嚴故也如是則官中皆備職守法以待所事矣漢律官殿比常有加亦以是也此經於職未復以官治結之以其專職故始終之也按小宰一職自六典八法八則以及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七事皆掌之而其治官治王宮之政令與官府之六叙乃其特掌而

於其職未復以宮刑終焉於此可見雖副貳之官亦必有特職未必一於副上其不爲冗員也審矣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

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王南卿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其位也掌其禁令察其不如儀者小宰以叙正位惟正群臣此蕪王與臣蓋特職也

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

逆

叙群吏之治次叙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即以待賓客已下三事也令戒令也於朝觀會同之禮而先爲具衛也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也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也以特賓客之令謂若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肆師大朝覲佐饋及大小行人掌客掌許委人遣人之屬皆得賓客之官使辨理之也諸臣之復若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宰夫恒叙大僕小臣等辨理此復逆之事也萬民之逆如御僕掌度民之復逆宰夫次叙御僕使辨之也言復言逆互文也此即漢尚書職猶今之掌章奏報告者也大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文書以奏此亦



其特  
職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  
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  
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  
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  
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徵者上所召令者使有所為也此令六官之  
屬以備王之徵召所為若不別異其職則徵  
召無所指斥故分辦三百六十職以待之也  
正長也若太宰大司徒之類總其大綱也師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總言六官之丞若小宰宰夫之屬事有一定  
之科條六官之貳聽之乃一官之大允也前  
又六屬之長也在各屬每事又有成法如網  
之有目也族又六屬之佐也事雖有成法亦  
變態分司者酌古常行者而損益之悉數其  
科條而理之也官契謂要書以治所藏商書  
器物貨賄也吏理文辭而述事者掌書寫以助  
為治也胥有才智為什長者叙叙官中須人  
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也徒趨走以應呼召  
者掌官府之令凡上所號召徵求則給其後  
也前四者皆王臣後四者庶人之在官者職  
尊則所掌者大而略職卑則所掌者小而詳  
統有宗會有元而臂指各適其用此八職之  
所以貴於辨也  
按古者任賢為治士大夫轉相副貳寅恭協  
贊不燃多府史胥徒其數少后後世書吏十

倍于官胥徒千百為群弱為奸弊蠹耗生民  
且虛文相誑天下事一委于簿書治彌下矣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  
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  
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丁亥反

治法即入法八則等大宰出法以治之小宰  
執法以逆之宰夫循法而攷之是宰夫加詳  
焉乘財用出入者即乘計出入之數以知其  
贏耗也九穀帛貨賄曰財費出曰用樹畜曰  
物許文書曰辟名侵漁以隨財妄費以虧用  
失養以耗物而匿詐文書以為好欺此有罪  
當誅者詔太宰誅之若量入為出而用克生  
之有道而財裕畜養有方而物阜此有功而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當賞者詔  
太宰賞之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  
滌濯

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事之法戒具者太宰  
掌之少宰掌之宰夫又掌之祭祀之事大體  
嚴肅聯事合治不嫌尊卑之同也薦脯醢也羞  
庶羞內羞此有司之所共而宰夫又掌之若  
夫眡滌濯者太宰之事宰夫特從之而已此  
以下四條皆官聯也而此條乃贊大宰之事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禮事五禮之事小宰七事是也比校次之  
以知其善惡具否官府之具即令百官共其



則用是也上小宰於七事已掌其戒具而宰夫又贊而校之此條言贊小宰之事

九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

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牢禮之法多少之差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委積謂禾粟薪芻給賓道用者膳獻禽羞飯獻也飲食燕饗也殮客始至所致禮也牽牲牢可牽而行者傳曰殮牽竭矣賓賜王所好賜陳數以爵等為牢禮之數凡此禮詳具掌客行人此掌客行人之所掌宰夫又掌其禮數可見賓禮之重也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

禮案註

卷一

五十四

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

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

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聘也器所致明器也喪始死弔而含祔葬而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自諸侯諸臣以至卿大夫喪掌之有異禮治之有異職稱其分而已此皆大宗伯等之事而宰夫又從而掌之重送死亦官職也○以上四事皆聯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

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此六官考課之法歲計曰會一年會計文書總鉤考之月計曰要每月終則正其一月之計日計曰成一日之終則正其一日之所成治不以時舉者謂文書稽滯違時令失期會告冢宰誅之也夫歲會冢宰受而小宰贊月要小宰受而宰夫贊日成宰夫受而宰夫攷而皆以令羣吏正之蓋一事之脩積而至於事無不脩一日之謹積而至於日無不謹是以不可不時令之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廢攷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歲有成則申之以誅賞先王之所以課吏者如此其密也宜乎天下無不勸勉愧耻而事功起也

禮案註

卷一

五十五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懲之以言曰警束之以事曰戒羣吏官中之吏法郎官刑也小宰既憲而令之宰夫則又贊而警戒以令之使各脩其職也能有才者良尤善也上謂大宰小宰告之將行誅賞也此二條又其官職故以終焉愚謂周官一篇其所以勸戒羣臣者有寬厚溫和之氣以敬以公以學以敏以剛決以誠信以誠和以勸善勤懇到如父兄之於子弟其飭之至不過曰惟爾不任而已如或恐有以傷之者及天官一書而其御制羣臣

者無非嚴厲督責之意太宰既勵之以八法  
馭之以八柄哉終詔王廢置三歲大計誅賞  
小宰又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不共者國  
有大刑宰夫又不時舉者告而誅稟稟乎若  
嚴師之持弟子軍帥之束士卒惟恐或敗乃  
事也此無他戒之不委曲則無以得其心督  
之不嚴厲則無以得其力周官乃一時勸誨  
之辭周禮乃萬世官人之軌周官乃成王待  
臣恩義之情周禮乃周公立臣準繩之意成  
王以恩義勸之于其上周公以準繩厲之于  
其下交相濟焉而不偏廢此  
官無廢事而治日以起也

### 右大宰及小宰宰夫之職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

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

奪

奪

聖人獨執以制天下者八柄也太宰掌柄以

詔王馭群臣而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治謂之

曰法則察其中否矣失其中則弗書其命必

協於中而後方策行焉雖天子出乎八柄而

不得以好惡遂其私益太宰以八柄詔馭者

明道揆於上而內史掌八柄詔治者謹法守

於下所掌者一定之法而已慶賞刑威非王

之所知也周公求治而設官之意上下相維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叙

### 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貳副也書也上以道制而下守之為法上以  
命使而下稟之為令內史執其副貳也政事  
即典法則之政事所主在治凡有所正皆政  
也凡有所為皆事也會計即職貢賦之會計  
所主在財歲終之會皆會計也三歲之計皆計  
也叙六叙王有所訪於下曰訪受訪者受其  
所訪之對也臣有所後於上曰納受納者受  
其所納之言也掌叙事則詔王以聽其事受  
納訪則詔王以聽其情如是則人情畢達於  
上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

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

策簡也以竹為之方亦策也以木為之大曰

策

策

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策小曰方策命以簡策書王命若春秋王命

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也四方之事

書諸侯奏事之書也祿仕者之奉也贊為之

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賞賜

者土田車服之類內史書王命有所致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內史掌書王命內制今學士也外史掌書外  
令外制今舍人也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  
之志其九丘之書歟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墳  
五典之類歟達書名于四方謂四方之未有

其書則先達其名固所以廣先王之道也若  
使者奉詔令以使於諸侯則書其令明雖外  
令亦從王出也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  
之所向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  
所行達書名于四方所以一道德同風俗於  
天下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  
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御史者侍御於君之史官太宰以八典治邦  
國以八則治都鄙以官成治萬民治出於令  
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凡治者受法令為書  
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蓋法令書於御  
史故也贊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  
辭若今翰林作詔文數從政者自公卿以下  
至禮部註一卷 五十八

凡數見在空缺者若  
今御史掌班簿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  
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  
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  
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版名籍也治其政令即損益之數與辨其年  
歲貴賤之等是也損益用功過黜陟者有損  
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少也辨其年則  
以知其齒之壯老辨其歲則以知其任之久  
近責若大夫以上賤若士以下邦國謂諸侯  
也都大都小都也家家邑也縣鄙六遂也言

六遂以見六卿也卿大夫士謂王臣及諸侯  
之臣與諸都邑者廢于卿大夫之支庶子未  
命宿衛王宮者其適子已命者則為士以詔  
王治告王所當進退德謂賢者爵謂五等諸  
侯之爵有德者告於王而爵之祿有官者之  
俸有功告於王而祿之事職也有才壯者告  
於王而使各治其職食者有司之饌廩不待  
詔王特以任事之久而定其多寡也上與下  
日賜出於王之  
特恩無常數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  
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

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

禮記集說 卷一 五十九

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所謂治朝也與  
朝士之位異者彼外朝聽獄訟詢衆之朝  
也正其位自王公至僕從不差貴賤也辨其  
等使不亂也卿明而聽天下者王也故南鄉  
卿王而答之者三公也故北面東上孤佑王  
者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故西面王族故士  
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順王所  
鄉故南面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為右也自  
孤以下則皆以近尊為上也王族故士故為  
士晚退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  
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宗僕御僕隸  
僕也○按觀此大僕等皆屬夏官可知矣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擯相也司擯詔王出揖公卿以下朝臣也卿大夫士者皆君之所揖禮特揖一揖之也等中大夫下大夫各有等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也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散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向而揖之三揖者上中下也王揖之皆逡巡復位孤卿尊故特揖大夫卑故衆揖之士又卑故旁揖之還回旋也以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故旋揖之大僕前從門左本位前就王正其視朝之位也王入路門也王視事於治朝既畢而入路門內朝而朝者皆退及其官府治處也內朝亦謂之燕朝

三禮纂註

卷一

王

掌國中之士治九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華

卿大夫士總號爲士詩曰濟濟多士士治治其進退損益也戒戒其怠忽令其當爲擯士者初得命爲卿大夫士執贊見於王司士擯相之也膳其華入于王之膳人

九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

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九會同作士

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

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九士之有守者令哭無

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九邦國三歲則

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九祭祀掌戒令者掌羣臣之祭祀齊戒告令也詔相法事者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也及賜爵者祭未衆酬無筭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祭統曰九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九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割牲制體也蓋進也九會同作士從者選其行藝而進之以從王也作士適四方使奉王命而使地爲介爲之介者如上卿使則大夫爲之介大夫使則士爲之介大喪作士掌事謂奠歛之屬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也有紐以結之謂之戴一曰披者扶持棺險者也有紐以結之謂之戴八大夫六士二記曰君纁披六大夫四前纁後玄士二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圖數兩

王禮纂註

卷一

王

司祿闕

司勲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

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

多九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蒸司勲

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  
常輕重眡功凡班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  
正

賞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等猶差也以功大  
小爲差下文所謂輕重眡功是也王功輔成  
王業若周公國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法  
施於民若后稷事功以勞定國若禹治功制  
法成治若咎繇一曰若辟草萊任土地之屬  
戰功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銘之言名也生  
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蒸先王  
祭之詔告其神以辭其人也蒸冬之大享也是時  
百物皆報祭有功宜也貳副也功書藏于天  
府治功約正掌於司約又副於此者以其主

王禮纂註

卷一

本三

右統百官之事凡六職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  
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王禮纂註

卷一

本三

也法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  
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  
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式法大宰歲秋制國用之定法也頒于有司  
使以某物預備某用所謂量入爲出也此九  
賦之財以給九式膳服即羞物也稍秣即芻  
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

予即好用也幣餘占賣國之斤幣也夫關市之賦非常賦以之待賄服可見先王自奉之薄邦中之賦乃常賦以之待賓客可見先王待人之厚四郊百里之賦待勞秣邦甸二百里之賦待工事近者輸重遠者輸輕也大夫采地待匪頒卿之采地待幣帛公之采地待祭祀卑者共禮之常尊者其禮之大山澤薪蒸茶炭而待喪紀邦賦餘財而待賜予九者皆非有定式夫賸服爲至尊所御故叙於首賜予爲非常之恩故列於終而閔市之賦未嘗強無以爲有幣餘之賦亦本吾之自有是約已以厚民者也夫豈厲民以自養者哉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三禮集註卷一

李西

四

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弔用函禮之五事萬民之貢九職之財也充猶足也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也吳氏曰邦國之貢三年之中必畜一年之蓄以待弔用萬民之貢亦於三年而畜一年之蓄以充府庫其外皆以給國用如軍旅之費田役之費百官有司崇鍊之費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斯也至於玩好之用周公肯建官掌此導人君聚斂以縱已欲越裳白雉且却而不受西旅進焚召公力諫此二字宜衍也

按玩好如顧命所陳天球河圖允弓和矢弘璧琬琰及古之敬器金人之類人情不能無拂鬱倦怠時一展玩可以適情陶性導迪天和與文王臺池苑囿同意固聖人之所不廢

也天幾嗜慾特在過不及之間豈以玩好爲縱情而遂絕之耶

九邦之賦用足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賦用即下入出也大府以貨賄分置於衆府又出給九式之用歲終總會計之按財者國之血脉民之命也大宰制其用既知傳節之方太府會其成又無滲漏之處此財之所由裕而三年有一年之積也

大府者治藏之長官總其入而頒之諸府者也

三禮集註

卷一

李西

五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及良貨賄入焉

受受藏也大府所分置也大用如朝覲頒賜之類四方幣獻者諸侯朝覲所獻國珍也金若金三品玉若球琳琅玕齒若象齒革若犀皮之類

凡遣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共其所受之物王所以遺諸侯者即四方之幣獻既入於內府而王遺諸侯者取諸此焉冢宰貳王治事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推此則占之冢宰之權可知矣

按王聘問諸侯即其所受幣獻以貽之蓋各以國之所無者交錯分送書所謂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王于同姓之國時庸展親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

有灋者

布泉也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圖鑑而始用泉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入於外府出以給用也以共百物者給邦布致之以周國用故曰以待國用凡有法者皆給用也非經用則不給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

三禮集註卷一

本六

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

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共王及后世子者外府所待邦用者皆有法欲王及后世子非法弗服故也幣禮幣也齎財也賜予之財用王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也小用皆受皆來外府受之也以邦布可以權百物而通之故小用皆取給於此也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王府以玉為圭玉外所有美物亦燕掌之也良若父之戈和之弓之類器若赤刀弘璧琬琰之類良貨賄賄質之美者玩好式貢之餘財所作者王府隸太府所謂受藏之府此其一

也凡獸人之皮毛筋骨魚人之魚征職金之金錫玉石冊青皆入於此則知王府所掌皆良貨矣

共王之服王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王太喪共

含王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

第九襄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王敦

音去声

服王大圭之類佩玉珩璜之類珠玉珠玉為珠以飾冠冕者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含玉所以為死者口實角柶角七也以楔齒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襜褕之屬衽席單席裘器淩器虎子也此數者皆燕具也敦槃類珠玉以為飭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

三禮集註卷一

本七

珠槃以盛牛耳

九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

之九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獻謂百工為王所作獻諸侯者若彤弓昭弓是也王之好賜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賄者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

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賦者燕九賦九貢而言下九言賦者倣此辨其財用之物凡所稅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別



之又執其稅總要簿書也官府財入若關市之稅都鄙財入若三等采地之稅皆受其副貳文書執其總受其貳可以鈎考用賦之數而知其得失矣是職內者主賦之入而鈎考夫大府之所入也蓋有土斯有民有民斯有財先王嘗戒之以無封靡于爾邦固不可專利以傷財充當量入以爲出凡邦國之賦用一以官府都鄙之入數而逆之則有餘不足皆可得而定也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受財者受於官府合用之財受令者受各官府支財之令此令太府存其正職內存其貳會計之時以此貳逆職歲出財之數則可以

三禮纂註

卷一

十一

參互稽考而有無存積可得而知矣又比次見在之財以待移用如喪三年不祭則移祭祀之用于喪豐年而動大衆則移凶荒之用于役之類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職內主入職歲主出邦之出用有常而玉之出賜或無常故亦存其貳以備會計職內以貳官府都鄙財入之數職歲以貳官府都鄙財出之數二官一入一出書其貳以稽鈎考則財用之多少費出之當否不可得而隱矣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

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進會

凡用財嚴之于后不若正之于始故凡都鄙官府羣吏財用必先于職歲授豐約之式然後乃出雖上之賜予亦必以叙而以職歲授之及大宰會計時仍以式法贊而逆之如此則群吏不得有濫出而君相亦不得有私恩此所以爲王道之蕩蕩也式法固出于大宰而掌于職歲賜予即九式之賜予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叙叙受賜者之尊卑也

職幣掌式灋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

三禮纂註

卷一

十一

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凡餘財皆謂之幣國之餘用二有幣餘有財餘獨以幣名官舉其大也凡用邦財謂軍旅也有餘幣則依法式而收歛之振猶拯也有檢舉之意掌事者足用而有餘則檢舉之以防隱欺也先言歛幣後言振財互文也辨其品色及善惡而定其錄籍辨其物防其以賤貨貴也奠其錄防其以多爲寡也又揭書而表識之以待上之小用賜予若大事賜予則非餘財能共也雖幣餘不廢會者凡以謹其用而防之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贊同會之鈎考也



右理財用九七職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

鄙官府之治

會計也司會之職諸府聽其會者也六典所以治邦國八法所以治官府八則所以治都鄙太宰掌其正小宰掌其貳司會亦掌其貳而兼糾察稽考之法焉逆者受而鈎考之也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

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

百物財用

九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

治而聽其會計

九貢出於諸侯司會取祀貢以下成法而致

之九賦除關市國中幣餘三者外餘皆出於

田賦多言之故云田野九功者以九職任萬

民使之出稅故云民職九式所以用九賦使

之均節官府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不言邦中

而言官府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

賦也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

百里稍去國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百

物財用者民之出賦不必皆泉以百物當之

紀載為書合驗為契人民曰版土地曰圖九

百物財用之所出皆有書契版圖焉司書掌

其正司會掌其貳逆群吏之治者朝廷官府

下及都縣鄙群臣之治皆逆而鈎考之也聽其會計群吏以會計文書送於司會司會皆聽斷之也此治蓋兼治功財用而言也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參互者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衆目而為九則一句之計也合衆九

而為要則一月之內以九考目以目考數是之謂參九與數相考數與日相考是之謂互如

是而日成可以無遺矣積日而月又以月要

而考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而考歲成詳

三禮集註卷十

七十一

治怠而無功者詔王及冢宰廢之吏治勤而

有功者置之此專言吏治蓋司會以計吏治

為王故以之始以之終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

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

受其幣使入于職幣九土貢財必攷于司會

司會主會計之簿書典法則等本大宰所掌

而司書亦曰掌者彼掌其法此掌其書也九

正謂九職之正九事謂九職之事月九貢九

賦為九正即所謂庶邦惟正之供也以九式

為九事九式所用以集事也邦中之版以考

人民之數土地之圖以考邦國之域俱掌其書而參考之責則在司會也自此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司會主鉤考司書掌書記司書所記司會鉤考之故二官之職通也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九職事即司會九式也版圖即司會版圖也出入百物即司會百物財用也叙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也受其幣百官所用餘財司書受而為之書記使之入于職幣也蓋有版圖而後可以周知出入而叙之則有餘者不致隱以叙而受其幣以書用者無所欺職幣主振掌事者之餘財以此入之而數則存于司書矣上謂王與冢宰上具其數以待司會之鉤考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械猶兵也財謂幣帛多少器謂禮樂之器械及兵器弓矢戈戟戟矛夫家謂男婦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山林川澤則丘陵墳衍等俱在也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九歲會考歲成也每歲固有會至於三歲又通計其事此為最詳故謂之大計大宰於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乃掌會計之書以此贊成大宰之事也考其所治民財器械之數孰備孰乏田野夫家六畜山川林澤之數孰登孰耗孰興孰廢則夫群吏之治得

失賢否亦自可知然後可以送受而鉤考群吏之所徵所令其事數矣

凡稅歛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冢宰制國用以年之上下定當稅之數藏于司書凡稅歛掌事者若閭師等皆來司書處受法不得法外過取及歛畢又入要于冢宰而其副貳入于司書也凡邦治考焉考其法于司書也以其自六典入法已下版圖法令無不掌其書故皆於此乎考也

右蕙會計人才財用凡二職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此百官府執事于王宮之長戒其忽糾其緩散令之使有為禁之使勿為下文時比辨禁稽糾幾均去會教脩等事皆是也蓋侍衛之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之不正無以謹近習此戒令糾禁所以為防制之具也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比官府者校其人之在否也宮中之官府若膳夫內宰之屬次者諸吏直宿若漢郎署諸廬乃宿衛之所在也舍休沐之處也既校其衆寡為之版以定名籍以待戒柝守者所擊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懈怠離部署凡有祭祀兵戎喪紀之故令宿衛王宮其比

亦與夕擊柝同夫此時比之法爲之板而待  
有以籍其多少爲之拆而比有以知其否  
如此則人鳥有不  
警而怠乃事乎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  
均其稍食去其滯息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五  
而教之道執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  
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  
而聽政令

辨外內而時禁者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  
出入外人謂男子內人謂婦女也稽其功緒

三禮集註 卷一

七十

者興事造業爲功事業有倫爲緒功緒有多  
寡故稽之德行有邪正故糾之幾其出入謂  
微察之若闢人之喪服凶器不入之類給事  
上官者其祿廩必均平以班之官中官府各  
有庶人在官者有放濫怠慢奇異不正之人  
皆去之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  
作輩學自相觀率寄宿衛之令又教之以道  
範使相任相督而同歸于善官府有月祿月  
終計之有吏職歲終考之使之皆在次舍不  
得去部蓋或有倉卒煩劇而召人于外則惶  
撓而變生矣故預令守其居而待之其爲處  
深矣夫宮正之於衛士既稽功糾德而去其  
滯息奇邪則不正之人無所容而又會其什  
伍而教之道執會其稍食而均之則人皆勤  
於爲善而不敢怠如是則王左右前後執非  
多聞直諒之士無怪乎侍從僕御罔匪正人也

春秋以木鐸備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  
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火是以季春出見於辰以季秋入伏於戌卽  
其出入之時以木鐸警衆使備火禁邦事小  
率之七事也王皆侵晨而行行必蹕止所以  
備非常暗必執燭所以防姦寃廬倚廬親貴  
者所居舍室室疏賤者所居王族有親疏臣  
子有貴賤其居不同也  
按宮正之職曰掌版齒曰比擊柝曰教道執  
曰去奇表曰掌功叙曰均祿食曰備火禁曰  
司蹕燎曰授廬舍蓋天官之職以宮中爲要  
而宮官之長於宮職爲詳禁密之地無在而  
不究心度官之繁無  
人而不致察如此

三禮集註 卷一

七

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  
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  
邦有大事作官衆則令之

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上言士  
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此非王族則功臣之  
世賢者之類咸宿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  
矣蓋執劉越以環堵陞者皆冠冕學士大夫  
也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  
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是  
不待視朝數刻一按士大夫而已秩叙祿廩  
與才等也作其徒役之事士庶子屬太子隨  
所用役使之也八次八舍王宮四正四隅各  
有宿衛常所整行列便徵候謂之八次又各

有休沐處謂之八舍職事即擊析巡警等事  
作宮衆則令之謂國有大事申宮之徵備而  
令之也鄭氏以爲當從行非也瓜士出征詩  
以爲刺况士疲于之衛王宮者哉然國子亦  
有戎事者諸  
子所掌是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  
誅賞

月終則均其祿廩與宮正均稍食一也歲終  
則均其才等與宮正會其行事一也以時頒  
其衣裘夏班衣冬班裘也掌其誅賞以王命  
賞功而治罪也此世臣之子故有衣裘之厚  
又以其未仕不  
與天官之攷也

三禮集註 一卷

王本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  
養之具大畧有四詳見下文也后配王以治  
內世子天下之本故用王者味以養之○以  
下庖人內外饗亨人主庖厨事甸師獸人獻  
人鼈人腊人主辦食  
物事皆統于膳夫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齎

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  
六穀者稌黍稷粱麥菰也六牲馬牛羊豕犬  
鷄也六清謂水醬醴涼飴醫也羞出於牲及  
禽魚果實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八珍淳熬淳

毋炮豚炮脾臠珍漬熬肝臂也醬醯醢總名  
也醢人醢人各六十齎凡此皆饋也  
按或曰周公設王飲食何其太豐也夫天子  
享天下之養九州之貢臣子各輸其奉上之  
心其物自多且備物致味助精氣而益聰明  
在王宜厚且較之后世珍羞異品又焉約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  
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朝食也日中則餼  
矣鼎有十二者半鼎九陪鼎三物則牢鼎之  
實也俎以薦牲亦有九牛一羊一豕一魚四  
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此正鼎九  
也膳一腳一脰一謂陪鼎三也以樂侑食若  
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也膳夫授祭者

三禮集註 一卷

王本

謂判肺脊也王將食必祭示有所先有虞氏  
主首夏后氏主心殷人主肝周人主肺品嘗  
食者每物皆膳夫先嘗之養至尊當謹之其  
亦防微矣食畢則作樂以徹置于故處也  
按人心氣和暢則多食而易化脾胃善聲音故  
每飯以樂侑之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

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齊謂散齊致齊也三舉者當祭而齊則於朝  
於日中於夕凡三殺牲盛饌蓋不敢餼朝之  
餘食慮物之可厭者有以瀆其精明也齊必  
變食而養氣體焉弗見不獨凡可以藥瀆其  
志意者無不去也夫然後可以交於神明大  
喪餼粥大荒凶年也大札疫癘也天裁日月

晦餽也地裁山崩地震川沸也大故冠戎之事也一曰刑殺也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愚按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非引而譬之也一氣同體理之自然也今吾無尺寸之膚所不愛者以其體之一也以此而推則天下何所不愛哉是其貶賤之舉非姑爲禮而已實王者之本心也如是而天心不動人心不悅而災異不消者未之前聞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王禮恭謹

卷八

三

燕食日中與夕食也奉膳奉朝之餘膳贊祭牛肉也王之祭燕膳夫親徹昨俎與尸賓相酢之俎此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稍事有小事而飲酒禮之略者故設薦脯醢而已脯腊人所共設此三者不用多品也王燕臣下主人當獻賓膳夫代王爲主臣與君下不敢當客禮又不使賢者有升降拜揖之勞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犖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后世子之膳羞內饗饋之膳大學其數耳肉脩肉與脯脩也凡加薑桂綴治者謂之脩不

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以之頒賜羣臣膳夫皆掌之致福諸臣歸昨于王也其禮太牢以左有九箇少牢以左有七箇拉豕以左肩五箇然後祭僕授之膳夫以給王膳也犖見者諸臣以犖進於王如卿之羔大夫之鴈上之雉庶人之鶩工商之鷄皆入于膳夫而膳於王亦如之者亦以爲膳也不曾計優尊者示之以敬也其班賜羣臣則會之一曰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蓋制之有冢宰之式而非有司之法制也

愚按膳夫所掌雖爲養君之體而實以養君之德用之有其數舉之有其時可豐而豐可損而損雖飲食之間而檢制其心警懼其志者無所不至也其所以成君之德於是乎在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

王禮恭謹

卷九

四

蠹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子之膳羞

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六獸狼麋兔麋鹿野豕也六禽鴈鶩鷄鵠也皆有名號物色故辨之凡計數之死生鮮薨須知其數故言凡總計之也薦者味以不褻爲尊鮮謂生肉薨謂乾肉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好羞謂非常之物致孝于鬼神也若荊州之鱸魚青州之餅胥禮器曰四海九州之美物

莫不咸在喪事虞祔之祭乃有庶羞令令獸人也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以獻賓也以法授之者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其出入亦如之者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也賓客禽獻掌客所謂乘禽九十雙之屬各如其命之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饗餼之數上中日則二雙此其法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膳鰾膳膏臊

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魚羽膳膏膾行吳

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也言行者義與用同也羔豚春生而肥鰾火煨而乾犢麋秋成而克魚惟水潤而性定膏香牛膏也牛屬土土死于春羔豚太盛故以牛膏和之膏燂火

三禮集註 一卷

季

四

膏也大屬金金死于夏鰾燂燂火盛故以犬膏和之腥膏雞膏也雞屬木木死于秋犢鹿體成而克秋物長大故以雞膏和之犢羊膏也羊屬火火死于冬魚鰾冬肥以羊膏和之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是以用休療之脂膏煎和膳之所以殺其氣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膳禽四時所膳禽獸如世子可以會之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

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也體名春肺肩臂臠之屬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臠

後體膊肱有正脊脰脊橫脊有短脊正脊代脊其體九十一也肉物謂載燔之屬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載載謂切肉火牢主婦以燔從肉傳火曰燔百品味庶羞之屬膳夫職庶羞百二十品言百者舉成數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其及世子之膳羞

陳其鼎俎謂初陳鼎於饌西後陳鼎於昨增下其俎皆陳於鼎西南也以牲體實之者取於饌以實於鼎取於鼎而實於俎也實鼎曰香實俎曰載百羞則廢物百二十也醬物者即醬用百二十羞也珍物者諸八珍之類先進食之時恒選其中御者俟膳夫饋王也其

三禮集註 一卷

季

四

后世子者膳夫饋王不饋后世子此內饗共之而膳夫特掌之而已

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廋羊冷毛

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皤色而沙鳴豕盲

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蠖

腥謂雞也臊謂犬也羶謂羊也香謂牛也以腥臊膾香表見牛羊犬雞也腥臊膾香可食者而有不可食者所當辨也牛不夜鳴其無事夜鳴者病也廋朽木臭也其肉必臭也此辨牛之不可食也冷毛毛長毳毛聚結也羶穢惡也此羊之不可食者犬股裏無毛曰赤股躁急也臊臭惡而腥也此犬之不可食者皤失色不澤美也聲細而散曰沙鳴豕謂氣

不通池其內氣鬱也盲視俯首望眦也交睫  
眼睫毛交也腥一當作星肉有如米者似星  
然馬之脊色黑其臂毛有文腋腋然螻蛄  
臭也夫子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皆非所養人  
此皆不利人  
故禁之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凡掌共羞脩刑臠肺骨鱠以待共膳凡王之好  
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凡宗廟之祭祀時祭月祭及禘祫皆在其中  
云割亨而不言煎和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  
尚質不貴羹味也羞臠羞也脩錫肺也刑錫  
羹也臠肉齒之大而無骨者肺牛牲體也肅

肉連骨者牲體也鱠乾魚也皆所以待珍膳  
也好賜王所善而賜也饗人內饗之屬人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  
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  
如之

外祭祀若天地四望山川社稷凡外神皆掌  
其割亨也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  
禮於賓客莫盛於饗饗以飲為主若所謂饗  
禮九獻食以食為主若所謂食禮九舉蓋饗  
有體薦體薦則房蒸立而成禮所以訓共儉  
也食則有飯有醴酒雖設而不飲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

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  
陳其鼎俎而實之

饗耆老國老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之致仕為庶老其餘  
非賢不可皆養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也士  
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也王制曰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師役者  
謂出師征伐及巡狩田獵也獻謂酌其長帥  
也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小喪紀夫人已下  
之喪有奠祭若股莖虞祔之類皆有鼎俎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  
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

鑊所以羹肉及魚腊之器也既熟乃胥予鼎  
水火之齊謂實水于鑊及爨之以火皆有火  
少之齊也一曰水有善惡火有新舊不有官  
以司之一切付之徒隸之手則足以傷生而  
害氣也職主也爨今之龜主於其龜爨物也  
膳用六牲羞用百二十品其物不可不辨也  
六牲之肉汁不調以菹菜及五味者謂之太  
羹盛之以登謂太古之羹也鉶羹者皆膳鼎  
膳膳膳牛用菹羊用苦豕用微調以五味盛  
于鉶器謂之鉶羹若盛之干豆即謂之庶羞  
即公食大夫十六豆膳膳膳等也膳牛羹膳  
羊羹膳豕羹皆香美之名也賓客亦如之若  
致饗餼及殮禮皆有陪鼎則鉶羹也饗食亦  
有太羹故亦如之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作酒之式法曰政酒之出入曰令下言漿之致令提酒之尊者而言也式法作酒之法式謂米麴之數及功沽之巧也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醱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是時遺法也酒材凡資之以為酒者即米麴蘖等授授酒人使其如式造之凡為公酒為公事而作酒者若鄉飲酒鄉射之類亦以式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蓋鄉大夫賓興賢能州長春秋習射此數事皆為國行禮不可橫斂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族祭於神合錢飲酒則不得公酒也

主禮纂註

一卷

公四

四百五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

昔酒三曰清酒辨六飲之物一曰清水二曰醫

漿三曰漿醴四曰醕五曰醫六曰醕去聲

反綴音醴醫於已反醕音怡吳氏以為四飲當如漿人之文為六飲今從之

齊和也凡以度量節作者謂之齊五齊味薄每有祭祀其造作必有量數故稱齊用之於

祭祀非人飲也泛者成而萍浮泛然如今之宜成醴也醴猶體也成而上一體汁滓

相將如今怡酒也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猶白色如今鬱白也綴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

也沈者成而萍沈如今造清也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益以下差清亦用沈之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名以名者義之所自出也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父醴而熟者清酒清而久於昔者一曰酒生則清熟則醇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

非若齊之致其義務致其實而已故言辨其物水者臨期取用之也漿即今之戴漿謂米汁相將也醴者即漿人之醴清也醴濁而沈之則清矣涼則致用乃和也醫者釀粥為醴也醴亦薄粥也清作涼者蓋三酒既有清酒則清不得復為飲矣三者酒正不自造使酒人等為之酒正直辨其名等而已○翁鳴動反戴昨再及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六三酒之饌及

主禮纂註

一卷

今五

四百五

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掌其厚薄之齊者五齊以下非酒正所造並是酒人漿人所作故直辨其厚薄之齊而已

共之干王則親自陳設之所謂饌也后世子但共之而不必自饌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

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

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

禮醫醕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

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



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此一節詳言凡用酒之法凡祭祀即下大祭中祭下祭也法九式之法所謂祭祀之式是也酒正初以式法授酒材及五齊三酒之成又以式法共祭祀之用不可多不可少也八尊五齊三酒凡八尊也大祭祀天地宗廟也中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小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也三貳度用酒一尊又以三尊副之備乏也一曰三益副之謂就三酒之尊而三度副益之若今之常蒲尊也再貳一貳亦然益之者以三酒飲諸臣司尊爨所謂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是也皆有酌數謂酌以注尊中者其數各有

全

多少也唯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三酒人所飲者故皆益之也祭必五齊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也一日八尊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饗之義非此八尊所實齊酒而皆有貳入尊所實五齊二酒則無尊以副益之而其尊所實亦皆有器量謂其設而弗酌也故有器量而無酌數禮酒王所飲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禮酒王所飲酒也王致酒后刊禮后致飲無醴醫藥不清者與王同體屈於夫人也亦因以少爲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也凡王之燕飲酒者謂王與群臣燕飲之酒也若同姓之伯叔異姓之舅及公卿大夫之貴而親者共其計獻多少當足也燕以示慈惠取醉而已然當防其過而又不可以有司法拘至尊故但共其計使之不節而自成也必酒正奉之者以共王故也士庶子

宮中之宿衛者耆老歸政之老孤子死王事者之孤無酌數以醉爲度不可拘以數也賜頒皆有法以行之謂以酒頒群臣皆有法以行之也法尊卑多少之差皆有常法行之謂依法給之也太宰於匪頒賜予皆有法式故酒正亦取其法而行之也秩常也秩酒者若老臣年九十以上常與之酒也書契者書以載其所得之數契以驗其所予之要也授之使執以取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日入其成者謂酒人用酒多少日計所用酒以此成入於

全

酒正也月入其要者謂酒正酒人日計文書  
日計其月要至月蓋以月計文書入于小宰  
也小宰聽之以其執九式之貳止其不如法  
也得酒正文書聽斷之知其多寡也於酒特  
謹其出異於餘物先王防患之意微矣歲終  
則總會一歲用酒之總數而入於太宰也直  
言王及后不會則世子必會者以酒與膳禽  
皆食之加與膳羞異也誅賞作酒之善惡者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後世婦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

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掌爲五齊三酒者爲釀作也酒正酒官之長故於五齊三酒特辨其名物而已酒人則受

酒材於酒正而主造醴之也以役世婦世婦  
之常禮之外給賓客之稍禮者使士共而奉  
之也一日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  
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食而使人各以其  
爵以酬幣佑幣致之則酒正使以酒從而往  
也一日饗以訓其儉爵盈而不飲所以為禮  
而已故饗酒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燕酒謂  
之飲酒也入于酒府酒正之府也是王燕飲  
之酒酒正共奉之亦以酒正掌辨酒物九事  
用酒必酒正既焉而後共之共酒以往不言  
奉之者小祭祀也一口自有奉之者從以往  
聽其令而已陳酒謂若饗饋之酒所謂壺四  
十皆陳之類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醴入于酒府

禮記卷一 卷一 人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  
醫醴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凉今之  
寒粥若煖飯雜水也入于酒府亦酒正奉之  
也稍禮非殯喪之禮謂間王稍所給賓客者  
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夫人謂三夫人致飲  
于賓客之禮助王養賓亦致于客館三物有  
清有糟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亦  
酒正使之凡飲  
共之謂非食時

籩人掌四簋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麴蕡黃白黑形

鹽臠鮑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稊榛實

加籩之實菱芡臠脯菱臠脯羞籩之實稊餌  
粉餐

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四升四籩朝事饋食  
加籩備籩是也實謂所實之物麴蕡黃之等是  
也朝事祭宗廟二灌之後薦血腥之事后於  
是而薦此八簋也熬麥曰麴麻子曰蕡熬稻  
米曰白熬黍米曰黑稊稊以爲虎形謂之形  
鹽脯膳生魚爲大商鮓者於福室中糗乾之  
出於江淮也鮓者析乾之出東海王有備物  
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饋食者薦熟  
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  
禮也不課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云饋  
食之禮乾稊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  
榛似栗而小此止有五物而仍少三者其間

禮記卷一 卷一 人

有乾濕物足之爲入也加籩謂尸既食所亞  
尸所加之籩也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也  
菱芡也茨鷄頭也羞籩謂若少牢王人醴尸  
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  
者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此二物皆粉  
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餐糗者  
糗粉熬大豆爲餌餐之粘着以粉之耳  
餌言糗餐言粉互相足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  
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  
掌之

凡祭祀非止宗廟也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  
日薦既食既飲日羞喪事之籩謂殷奠時也

賓客之事謂享燕時也內羞房中之羞遇人  
臨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為  
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乃后世子  
以其禮事而遇人臨人為之共之也

臨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醯昌

本醢醢菁菹鹿醢荝菹醢醢饋食之豆其實葵

菹醢醢脾析蠃醢醢蜚醢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

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醢鴈醢筍菹魚醢羞豆

之實醢食糝食

四豆之食豆與菹並設節數與四簋同時也  
韭菹以韭為菹詩曰獻羔祭韭醢肉汁也昌

玉禮集註 卷一

九

四百五

本菹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醢亦醢也作醢  
及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菜羹  
及醢漬以美酒塗置醢中百日則成也皆肉  
醬也骨為醢醢骨純肉為醢醢蔓菁也芥  
是葵也醢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豚為醢細  
切為醢凡不言菹者皆醢是醢則昌本之類是  
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開醢蠃蚶  
也脾析牛百葉也蠃蚶也蟹大蛤也蚶蚶蚶  
也豚拍骨也或曰肩也芹楚葵也深蒲蒲弱  
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桑耳一日蒲始生水  
中子也筍箭萌荀竹萌醢餐也取稻米舉糝  
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糝取  
牛羊豕之肉三知一小切之與稻米糝米二  
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食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

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齏以五  
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齏  
凡事共醢

齊當為醢五齏昌本脾析蠃豚拍深蒲也七  
醢醢醢蠃蚶魚兔鴈醢也七菹韭菁芥葵芹  
若筍菹三醢醢鹿醢醢蠃也凡醢醢所和細切  
為齏全物若豚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  
為軒皆豚而不切麋為碎雞兔為醢脾皆豚  
而切之切葱若菹實之醢以桑之由此言之  
則醢菹之稱菜肉通賓客之禮共醢者致饗  
餼時也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

玉禮集註 卷一

九

四百五

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

六十齏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

五十齏凡事共醢

醢人既掌為醢醢人復掌為醢蓋醬物須醢  
醢而後成此膳夫於百有二十齏所以總名  
其為齏也在膳夫曰齏在醢人曰豆齏可以  
備禮數而持久豆可以與醢道而共膳醢人  
雖備五齊七菹以克豆實而不用故醢醢不  
醢道不成其味二者相待而用故醢醢不醢  
其為二職歟一曰醢人有五齊七菹而此又  
共之者蓋齊菹有須醢而成者有須醢而成  
者故醢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也九醢物則  
凡以醢而成之之物九醢醢之物則凡以醢

咸之之醬也王舉共醢六十齏并醢人六十齏即膳夫膳用百二十齏是也其后世子之醬齊道九齏齊道用醢以成之者皆共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醬鹽以待戒令

政令謂受入煎取之法式也苦鹽出鹽直用不凍治也散鹽醬水為鹽也形鹽鹽之似虎形者飴鹽鹽之怡者今戎鹽有焉即石鹽是也齊事和五味之事醬鹽謂來治之也

三禮集註卷一

九十二

為守禁至於鹽則有守禁宜尤嚴也然其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積於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治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為虎形以共食喻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馬鹽之陳者其色黑或化而為水用火以凍治之則潔白如初而其味和矣按此乃山海之產與羽毛齒革金升等物同也舊以其供王之用遂與膳夫等例在王宮同屬之天官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為其井匱除其不蠲去

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馬備埽除也井漏井所以受水潦區路廁也一曰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蠲猶絮也沐浴所以自潔清勞事勞喪之事也四方之舍事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亦如之掌凡勞喪之事也

右掌宿衛供奉食寢事凡十四職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

三禮集註卷一

九十三

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

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

欲施政教先須叙正其地分布其人如宮內有職名氏皆載于版宮寢內外廬舍皆畫為圖由是按圖可以知人居守之地執版可以稽人所事之業矣政令者閭寺等及弟子宿衛等職事戒令也稍食者閭寺等及弟子宿衛王宮者之吏福也人氏者吏子弟祝史奄奚凡執事宮中之人也中其政令均其廩食分布其職事皆按版圖而定之陰禮即所謂備陰教者也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后亦象王立六寢而居之正寢一燕寢五六宮

之主則后也故不敢斥言若今稱焉中宮云以陰禮教六宮謂教后一人也蓋后雖尊而四德宜備不急于學則德日新而可範于宮人尤賴于君子此太妃之德竟成二南之化而皆本于導敬師傳而來故詩有言告言歸之美是以周必釋下大夫之賢者以為內宰而教王后也后能備陰禮以為六宮之範故下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莫不皆由于教而備德而內宰之官所以設也教九嬪不言夫人世婦者省文也婦職謂織組紃紃綵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上皆直言陰禮而此言職者以世婦以上貴無絲枲等職女御位卑職勞故以婦職教之各有屬女御八十一人九人為一屬屬猶聚也九人同時御又同為絲枲之事也一曰自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三

為屬姪婦之于媵以相親愛則無妬忌而樛木風成矣二事謂絲枲之事太宰以絲枲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任內人治自內而外之意也正其服非法不服止踰後也奇表若漢之嬪道展猶錄也省之也省錄其絲枲之功業也

按內宰教王后嬪婦此古今王國昏明美惡之大界也天之生人有男必有女豈有男子當教而女人無教乎周雖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傳以教詔之蓋法家拂士不惟人主不可無在后妃亦然也人心易動驕貴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者有不可勝言者嘗攷周家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其室家則勤織紉夫如是其心有不存焉者寡矣故誦尊卑服之無教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

較然矣彼德姜亦有勞逸番善之戒識治體者當重念于斯

大祭祀后祿獻則贊璠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祿獻璠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此言掌佐王后喪祭賓客立市之事宗廟之祭王祿而迎牲后亦從後祿王薦腥以王爵酌醴齊獻尸后亦酌醴獻尸王薦熟以王爵酌醴齊獻尸后亦酌醴獻尸卒食王酌尸后亞獻之此三事皆內宰佐之祿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曰贊亦如之正其服若祭先王以禘衣祭先公以禴衣之類位謂房中戶內及昨階所立處也禮樂之儀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徹歌雍內宰詔之使無失節也贊九嬪之禮事言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蓋贊后薦王盥為饗也賓客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者祿之亞王而禮賓王饗燕亦亞王獻賓也致后之賓客之禮謂諸侯來朝若牢禮及醫醢之類皆內宰致之也至于喪紀又佐后治外內命婦之服位凡服有精粗位有先後皆叙正之又建國者前朝后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也次即司市之思吹介坎也

敘胥師賈師之所蒞也以次叙分地而經畫之肆謂行列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者陳謂所也量五量禽合升斗斛也序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皆出于市所以一制度正民心絕情偽也陰禮婦人之祭禮也市中之社先后所立故祭之以陰禮也

按王后與尸賓獻酬又哭諸侯吊臨卿大夫之喪此禮不可行於后也世矣禮國君死夫人辭曰與寡人共有宗廟社稷故大祭必夫婦與俱天子建萬國親諸侯諸侯來朝燕饗之禮王與后親賓之君臣一体休戚同于父子故大臣亡王后吊臨之事神治人純心一德刑于之化達于幽明治于上下可想見也后世君德薄內治不脩潘衰姦偽之風熾矣古禮不可復事神禮下一切虛文王后居深宮

王禮集註 一卷 九十六

猶不免敗度出蒞賓喪承大祭也乎哉惟宋之宣仁賜忠宣社飯為溫公申公吊臨猶有君臣一禮遺意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緒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人之財用

舊自中春至末皆在正歲之上今以序正之○正歲建寅之月歲之始故將宮中所受月俸之人均平其食施以女功絲枲之事禁其所不當為令其所當為如所禁令而糾之使人各知自守王六寢在南后六宮在北故曰北宮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孕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也且以佐王耕事共帝郊也故於上春詔后帥六宮之人獻種種之種于王先種后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種中春又詔后帥命婦蠶于北郊中春蚕月也北郊純陰之地也故公桑蚕室在於北郊蚕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也歲終則會計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蓋前正歲已均其食施以事矣此歲終固當會計而稽考之也佐后而受獻功者后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典婦功曰秋獻

王禮集註 一卷 九十七

功一曰蒸而獻功比而賞罰之皆受之之法也所獻之功有大小粗良不同因賞罰之布帛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粗惡賞罰之示懲勸也內人夫人以下按六宮之內所用皆會之自均稍食以下九十事皆內宰掌而佐之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后聽內治凡有命令內小臣傳之后所當服之衣當居處之位內小臣正之后有出入內小臣開道之后有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內小臣傳其辭后當行之禮內小臣先事告之不

特后也九嬪行禮必助其不及內人行禮必料其違慢后受尸爵飲于房中之俎內書微之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后于族親諸侯之國或姊妹嫁于侯國者時有遣問則內小臣往饗內諸侯夫人內宗外宗之家時有教令傳界亦遣內小臣行焉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日錄所紀推當御見者陰令王在路寢有命令於北宮亦內小臣掌之

按王一切起居服食禮儀太宰詔之小宰佐之后一切起居禮儀內宰詔之小內臣佐之大僕掌王服位出入王命內小臣亦掌后命正與服位膳夫徹王胙俎而內小臣亦徹后

三禮集註 卷一

本本

房中之俎王左右前后罔非正人使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后世尚有講明此事者若后之左右前后擇人而任之則于載之曠事無有明君賢相念及于此何也閨門出治之原關雖王化之始有內聖外王之學者必不忽於斯

閨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恠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節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掃門庭

中門雉門也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日雉門四曰應門五日路門是雉門以內

外爲中也常守中門之禁機其出入者也喪服衰經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衰甲之類賊器盜賊之器兵奇服冠服異怪民狂誕左道者皆不得入辟不祥方不虞遠邪僻也王內之臣公冢之器諸臣之爲賓客者三等容其出入然皆須使者符節帥之乃行在所幾案不得私出入也晨昏皆有啓閉之節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之在朝者外命婦卿大夫之妾內命婦三夫人以下其行爲之闢辟行人使無干犯中門前庭爲掃除之此則閨人燕職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三禮集註 卷一

本本

本本

設門燎設燎于門也燎燭在地上蒂百根以布經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也蹕止行人也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廣閨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于宮中廟中則執燭明照察者內閨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亦尊卑之辨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官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後宮中者鄭氏以爲宮卿世婦非也世婦二十七世婦也佐世婦治禮事者九嬪以上內宰內小臣替之世婦則寺人佐之也內人弔臨于外謂從世婦若哭其族親也立于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于王宮不可以闕于禮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也內人從世婦有事于廟則內豎爲六宮蹕以其掌內小事也喪玉后將葬朝于廟則亦蹕褻器振飾頽沐之器遣車者

禮記集說

卷一

一百

禮記

載牲體鬼神依之故使執此器以從之若生時也  
按自內小臣而下九奄四種內小臣以士稱蓋奄之有士行者然其數止于四人其爵止于上士閹人掌門每門止用四人既皆守門不得褻近于王寺人正內止于五人內豎傳命止于倍寺人之數是十人也得於后宮接者惟奄四人得侍王朝夕者惟寺五人其餘有事於宮省者皆統制於大宰先王治內之慎重嚴密如此后世奄宦出入省閤動踰萬入其爵皆列三公其服皆賜璵璠其與政分席皆在公卿上擅竊國柄作威福干國紀亂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有志世道者莫不欲杜其漸防其奸禱其權然撲於前而炎於后能制之於開創英明之主而不能禁止於守成宴安之朝卒之禍亂相尋而莫之救也何

禮記集說

卷一

一百一

禮記

哉夫士大夫皆知防奄寺之亂而不知所以處之知惡其爲人而棄絕之不知預有以教之也至于其心術壞勢煽張始而所以去之則斯人之不良未必皆斯人之過亦吾之大夫經濟之畧疎一體之仁不足之過也彼雖奄人非必罹宮刑也名爲刑餘亦吾人也皆乾父坤母所生其性亦吾人之性也性同則善同獨患無以教之耳今之計蓬蒿小奄童十五以上二十五以下者聚於館用文臣端方正直有學術通道執者教之導其良心禁其邪習發其本明之知開其忠孝之路使其心樂爲仁人樂爲義士而不甘心於檢夫侯人之歸皆有好奇之志慎備之行而不顧入於妨賢病國之黨則人君左右前後罔非正人矣蓋人君與此輩相親相習之時多與士大夫相見之時少其勢則然莫之變也苟此輩皆教成而賢者衆則人君相親相習者多賢人則古所謂涵養德性熏陶氣質鎮躁消邪日遷善而不知者固不必燕見士大夫而後受斯益也且夫君相苟不棄絕之而有以教之彼之黨類亦感吾一體之仁不絕之於網常名流之外彼亦必思奮而進於善宮中府中相爲一體道德同風俗一固不必曲防過抑以失其心而內外之治成矣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掌婦學之法者以下四者是也婦德以順正爲主婦言以和信爲貴婦容以無暴慢爲善婦功以絲枲爲事九嬪既習于四德又脩于從人之道故以之教女御也女御幼少故立



婦學而以四德教之使知所以事上之道也各帥其屬者使九九相與御于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早者先尊者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自九嬪以下九人而御于王所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五十夕而徧自望後之

凡祭祀贊王齋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凡宗廟之祭贊王齋者王敦以受黍稷后薦之而不徹則贊薦之而已若豆籩后薦與徹皆助之也諸侯來朝后助王燕饗時九嬪從后往當贊后事也大喪內外命婦哭時皆依

王禮祭

一卷

百二

尊卑命數在后後為前復列位哭之故道帥之使有次叙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及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帥女宮而濯漑為齋盛及祭之日泣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詔王后之禮帥六宮之人共齋盛相外內宗之禮事

此所掌祭祀宗廟饗食諸侯在廟喪紀如大喪朝廟設祖遣奠等事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者當給事豫告之且齊戒也比次其具卽下濯漑及齋盛之屬漑拭差擇之也內羞房內之羞若糗餌粉餚皆從房中而來詔王后禮事謂薦徹之節六宮之人卽世婦女

御外內宗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

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掌學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后亦有助王饗賓之禮比帥詔相泣等其事同也苛譴也掌學臨卿大夫之喪王后吊臨諸侯而已故卿大夫之喪使世婦吊

凡王后有擇事于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拜拜謝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至通

三禮祭

一卷

百三

之使相共授疏曰宋于周為客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則二王後夫人來吊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吊赴也愚謂此不止為喪一事也凡內外宗王姑姊妹妾吊吉凶之事亦有當拜者按天官世婦首云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其下但言祭之日泣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遽及吊臨之事而賓客喪紀略不及之至于此官世婦但言祭祀之事及大賓客之饗食大喪比內外命婦可謂詳矣而又缺然無掌祭祀賓客喪紀之總目今合而一之文始倫而意亦足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

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髮從世婦而

吊于鄉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叙不使九嬪世婦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妬也于王之燕寢王不就后宮息也功事絲枲成功之事王及后之喪沐浴用潘浴必婦人浴亦供給湯物而已后之喪持髮而從柩車將葬向壙時持之左右各四人也從世婦吊其數蓋如使士之介也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九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也按九嬪世婦女御所職掌畧同

主禮纂註

百四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

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王后之禮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之類女史掌之則王后非禮勿動矣掌內治之貳者內治之法本在內宰女史則書而貳之逆內宮鉤考六宮之計也內宮對王之六寢而言六宮費財及米粟皆鉤考之也書內令后之令也亦對王令而言書之宣布于六宮中也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太史執禮書以從于王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

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

內祭祀七祀之在內者竈門戶也婦女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也禱疾病求瘳也招招取善詳便擇禦惡之未至禱除之見在之災穢推却見在之災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緇焉衣髮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王宮裁縫皆縫人掌之也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為役助之蓋役於女御也一日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備短者也王及后至尊非女工之

主禮纂註

百五

所度量棺飾者髮等是也髮形如扇以木為匡天子八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髮二其戴皆加璧柳者諸飾之所聚也髮以飾棺象生存有帷幕也衣髮柳之材先經衣其木乃以張飾也

右掌王內凡十一職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六典八法八則皆太宰所掌太宰掌之小宰司會貳之矣今大史後云掌建者大宰所行

者一代經世之法也大史所藏者一代制作者之書也又逆治職文書凡邦國官府都鄙之上計皆迎而受之又辨法者考焉有不信法者與守法者爭是非則考正於大史因刑其不信者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瀆不信者刑之

證婢亦反

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有神民地功器贊之六約司約司盟掌之登于六官大史亦藏其副以貳之故曰以貳六官之所登約劑亂者違約與背盟也則開法而刑其不信者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百本

四百九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

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則正之以閏以定四時以授民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頒班布也天子以來歲十二月朔布之天下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凡天運二十四氣惟二至二分當天之中氣中氣而為歲日與月每月一會十二會而一周天會時為朔朔氣至而為年天休二百六十五度有奇二十四氣每氣十五日二時盡天之中氣則三百六十六日外餘六日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相等歲不過三百五十四日不足六日中朔盈

虛共餘十二日故為之置閏以齊之五歲再閏則四時協歲功成矣門路寢門也王者奉若天道每月各有所居之室惟閏月無所居居于寢門蓋歲時日月有常而置閏則無常王者躬天四時其居有常至閏而居門者以閏闕往來之不窮也九以應天而已終月者所以成其享也所以見王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致焉不信者誅之

執事太卜之屬太卜主卜事大史主定墨也散齋七日曰戒致齋三日曰宿與預祭者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百七

四百九

禮書而肄習之庶使當祭而協禮當供之事祭之事載於禮書讀之按其所載而協無失錯也祭之日貴賤之位有常處執書以次叙之凡行事有得失與辨者攷焉責其不信禮者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

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瀆以

前

會同朝覲亦以書與執事者肄習之諸侯將幣王於授受之際其儀亦多并執書告王使人知禮起軍旅抱天時以占天文與大師誓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誓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

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者也  
大遷國有司空營國之法抱之以前王而  
至知立國諸位處

大喪執灋以泣勸防遺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

小喪賜諡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勸挽歌也防執披以防傾側遺謂祖廟之庭大奠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瞍之而作謚瞽瞍知天道使其其事言王之謚謚成於天道九喪事攷焉知其得失也小喪卿大夫也賜諡大史掌以王命賜諡曲禮曰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諡是也蓋卿大夫將葬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賜之小史至遺之日往為讀之檀弓

王禮纂註 卷十

百六

公叔文子事是也中所以盛筭也說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間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禮事謂射禮禮書皆掌於大史故也  
按大祭事也大朝會也大軍旅也大喪也大射也大遷也國之大事無出此六事而皆大史掌其禮法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

王之忌諱

志如周志鄭書魯春秋之屬記前人行事之書也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大史氏繫帝繫也世世本也此如後世譜牒之屬奠世繫以知其本所自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有事有廟

中祭事也先王死日曰忌其名曰諱告以避之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喪大

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

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太史讀禮書小史讀禮法其事相成也子孫之昭穆有定次按書以叙吹其簋俎俎以盛牲簋以盛案吹其先後多寡也國之大事大史掌其禮法小史佐之若小事禮法則小史自掌之讀誄亦以大史賜諡為節事相成也賜諡大史之事讀法依誄為之故於此讀之

王禮纂註 卷一

百九

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辰歲星左行於地一年歷一辰凡歷十二舍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平朔所建每月與日會一辰凡歷十二朔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十二辰者天之十二次舍東南西北各三舍其氣之寒暑各不同也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為十二辰之位乃角亢氐等為二十八宿之位十二月十日者紀八宿者天位之躔十二歲十二月十日者紀曆之數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叙辨其序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以

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

###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何也天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

三禮集註卷一

### 下之遷辨其吉凶

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二十八宿謂之經星分布於十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與水金水火土五星是行乎十二辰之次綿天右轉而日月有薄蝕暈珥之變月有虧盈朧側之變五星有翕縮圍角之變七者順逆變動無常下與人事善惡變遷相應而吉凶生祥災判矣故保章氏辨之

###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

妖祥扶問切

星土星所主土也九州者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星紀吳越也玄罔齊也姬魯衛

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敦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九州之域既各有星主之凡日月薄蝕於其分五星盈縮守犯於其處及有彗孛客星見於其分野者妖祥皆可得而言矣

###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歲星在木則火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衰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滔於玄枵是為蛇乘龍梓慎曰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神龜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次乖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代越史墨以為為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

三禮集註卷一

百十

###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昭祲十輝同義左氏所謂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赤為兵荒白為喪黃為豐黑為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祲象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降為豐年其叙如之一曰降者說於國使民知之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至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可謂厚矣

### 以十有二風察天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二風者艮為條風從太呂太族之律震為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為清明風從姑洗仲

呂之律離為景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  
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鍾之律  
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  
逐月律管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  
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  
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  
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則天地之不和而為妖  
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趨避

###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叙事

五物上文五事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  
人君知備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  
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臣君交備厥德政  
事舉而天降祥矣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為  
之備以詔王救其政次叙其事

### 三禮義疏卷一

夏三

四百七

眠視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日視二

日象三日鑄四日監五日闇六日膏七日彌八

日叙九日躋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

歲終則弊其事子者運躋許規反舊亡鄧反曉

日者太陽之精大君之象故眠視者專曉日  
輝日光氣也妖祥者吉凶之方萌吉凶者妖  
祥之成事陰邪侵之曰視象謂陰柔附日而  
凝結成象如赤烏也鑄陰氣刺日如童子所  
佩之鐃也監謂氣抱日如冠珥而背瑁也闇  
陰氣蔽日方晝而暗也膏謂陰氣蒙蔽日光  
膏然也彌謂陰氣橫貫乎日彌天不亮也叙  
者片段成列有次序也躋謂蟬蛻升躋于日

旁也想謂雜氣無常其形似可想也以洪範  
五行推之陽者君子陽者中國而有一於此  
妖祥禍福當以類求安宅則迎其休祥使安  
其居叙降則叙其凶禍禳而使其降正歲行事  
而歲終弊斷之則反禍為福轉妖為祥寧不  
在茲乎

###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掌冰者掌藏冰出冰之事夏正十二月水堅  
腹厚之時令入山斬冰三其凌者冰室之中  
三倍納冰也

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

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檠

### 三禮義疏卷一

夏三

四百七

### 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鑑如甌犬口以盛水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  
春始治之為三月獻羔而啟冰也酒醴遇溫  
氣亦失味故亦鑑焉賓客共冰不以鑑往嫺  
使停膳羞也尸之祭曰夷檠廣八尺長丈二  
尺深三尺漆赤中實冰于檠中置之尸牀之  
下所以寒尸夏暑氣盛王以冰頒賜羣臣秋  
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申豐曰古者日  
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  
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賓客喪祭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自命  
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  
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  
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雹厲疾不降民  
不夭札

按王氏曰藏水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水雖以禦暑而亦取以助陰或養其弱而抗其強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無非使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間者弗之有過焉而已先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於此亦見其一端矣是其所所以法天時而防人患政之大者宜與焉相氏等同類而舊以其有飲食之用乃與酒漿等列其亦失輕重之倫矣

大上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所掌先三兆後三易次三夢者筮短龜長夢以叶卜筮也兆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

三禮纂註

禮記

卷五

象似玉瓦原之豐饒是用名之玉兆文如玉折瓦兆文如瓦解原兆文如土裂舊說玉兆夏也瓦兆殷也原兆周也焦龜之卦百有二十經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折五色洪範所謂雨霽蒙驛克頌繇也百二十每卦十繇則十二百占兆之書也蓋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天四時五行休旺相乘之法推之三法休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夏得人統其易以艮為首是名連山艮為山上下皆山物各止其所也故得地統易以坤為首是名歸藏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周得天

統其易以乾為首是名周易乾為天天道變易而不窮也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三易經卦皆八重之皆六十有四爻終已而有六十四卦文王特因而重之耳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簡夢三曰咸陂其

經運十其別九十

夢者人精所寄可占者一曰致夢夏后氏作簡夢殷人作咸陂周人作致夢出於思慮所形有因而至也簡夢九角一俯一仰為簡書之俯仰與事相接夜形諸夢也咸陂無心感物為咸自然而夢然初無所自也運者晷視日勞之氣以占其吉凶九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則為九十此術今亡王者之心有是夢則天有是燁天人之際驗矣

三禮纂註

禮記

卷五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

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

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

救政

國之大事得蓍龜而決者有八定其命辭於先也征討伐也鄭良霽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象天象變動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與兩人交際若娶女仕君之類謀有所營為如下文大封大遷之類果課通如祭祀卜日卜牲之類至者往到如巡狩卜田之類雨卜



時之雨不雨瘳卜病之瘳不瘳此作龜之八命而無言三陽三變者如洪範謀及卜筮兩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

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國有大事求正於龜謂之大貞君無冢通卜可立者割邦土以封諸侯二事至重故眡龜

主禮纂註

南本

四

右大祭祀亦重事雖不作龜亦眡其龜之商以示洫卜者然後親命龜以所卜之事國大遷大師則次於祭祀雖不命龜亦親奠龜西面以正於卜位此大卜所以任其勞也凡大旅為之陳龜則輕於貞龜凡喪非大喪為之命龜則輕於眡高命龜此大卜所以任其要也若凡小事用卜則屬之上師以下大卜特洫焉而已洫卜大宗伯也貞則正於卜位即闕外席上陳則陳於饌處即西塾上南首九卜決先陳龜有貞龜有洫卜命龜眡高作龜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考之儀禮上人奠龜宗人眡高及坐命龜而後卜坐作龜然則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命者宗伯也是大事勞小事逸也

上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然金縢曰開籒見書是也方功義弓之名未聞一曰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則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

三禮纂註

南本

四

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眡高示洫卜也揚火作者以火焚灼使拆也致墨兆爨微不可辨則以墨潤之使明也抑者曰上俯者曰下左倪曰左右倪曰右後弁曰陰前弁曰陽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則辨開龜之四兆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則詔相大卜以所命之事也大祭祀大喪則大卜命龜大貞則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火反



靈力  
胃反

六龜之屬各有名物以其非一也天龜俯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皆其守然也東龜前弁南龜後弁皆其甲然也爾雅曰俯者靈仰者繹前弁果後弁繹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以經推之俯者其形如天俯而何地有神降為靈之義故天龜曰靈屬仰者其形如地仰而何天有始而續終之義前弁者前長而弁象東方發生有果於必為之義後弁者後長而弁象南方假大有獵而相較之義左倪者左有餘而向乎陽在西方則於靈為類而右倪者右有餘而向乎陰在北方則於若為類而右倪者右有餘而向乎其為若也其色則玄黃青白赤黑也其体則俯仰前後左右也

三禮集註 卷一

車入

賈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擊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凡以陰而凝以陽而照取龜於秋時欲其類而堅攻龜於春時欲其照而解六龜各有室色其物而各入于其室上春殺牲以饗乃所以神其龜之用先卜則前期以卜奉龜以往待其卜也六龜各入安一室以著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即欲易去前龜也

舊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燂燂遂猷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後之謂時隨應在消隱

燂灼龜之木也契開龜之鑿也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燂在龜東楚燂即契也二者皆待上時之用凡燂燂必用明火者以鑽燂之火未足為明曰者純陽之精以火燂燂之明之至也燂者契之銳頭也以此燂契炷於燂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遂後之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故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入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

占人亦占筮獨言占龜者筮短龜長也龜有頌筮有故八卦即三易之体八頌即八命之頌八故即八事之故以筮占頌以卦占筮然後兩眡其從違而斷吉凶又於吉凶多寡之間以長短夾之傳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是也

三禮集註 卷一

車入

賈

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筮以著卜以龜体色墨圻皆龜也而曰凡卜筮者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以卜為主故也凡卜事卜人精其事聞兆声則不待微於象而即知吉凶故曰占折史主定墨觀其食與不食故曰占墨占食后乃授於大夫祭色之潤澤光明昏昧連絡陵犯五者故曰占色君尊但視体故曰占躰其序本先占人此先君者以尊卑為序也

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既事者卜筮事記也幣禮神之幣命龜之  
事與斷決之辭書之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  
合藏焉至歲終則總計占之中否而進退占  
人也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  
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

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

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作筮

三易筮之書也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  
後成卦則筮定數於始卦成卦於終也筮之

三禮筮註 一卷

重刊

有九猶龜之八命更謂筮遷都邑也成微食  
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  
謂筮事衆之要當也易謂名衆不悅筮所敗  
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  
參謂筮御與右也環筮可致師不  
按九筮之義舊解未確姑存之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

筮

先筮后卜者龜以主也然古凶雖斷於龜於  
筮之凶則止不卜相謂更選擇其著也著龜  
歲易筮亦有善惡  
故相之以共用

占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

以十二歲及四時并天地升降往來之會陰  
陽五行休咎旺相之氣又參以日月所次及  
星辰所次此占寢之法也若左傳昭三十一  
年十一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趙簡子夢  
童子僕而轉以歌旦而食占諸史墨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亦占  
夢之法也

一曰正寢二曰噩寢三曰思寢四曰寤寢五曰

喜夢六曰懼寢

與太卜之三夢互相發夢之所形關乎天地  
陰陽之變正夢者安靜而夢商高宗夢帝賁

三禮筮註 一卷

重刊

良彌是也噩夢者驚愕而夢若文王疾武王  
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道若孤突夢太  
夢周公是也寤夢者喜悅而夢若文帝夢黃  
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若文帝夢黃  
頭即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  
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此六者唯正夢  
為正餘者皆變也以日月  
星辰占之則吉凶可知矣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

于四方以贈惡寢遂令始難毆疫音釋

聘如聘女之娉迎之來也贈如贈言之贈送  
之姓也二者皆禳禱之法聘贈必以季冬日  
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王者  
行除舊布新之政故占夢之官舉吉夢聘而

迎之以增福而獻於王又舉惡夢贈而送之以弭災且舍萌于四方謂之舍萌者除其萌孽之始也遂令方相氏始難歐疫始難所以迎和氣驅疫所以送戾氣

### 右掌天文卜筮十二職

愚按人之精神與天地萬物相通吉凶祥孽萌于彼動於此無不先知本無待於筮龜也然草虫之靈能發天地之秘故聖人用之蓋即草虫之靈發吾心之靈而熾疑以决也至于夢者又吾之精神默交天地神明於恍惚之間是以吉凶未來而先兆於夢寐故聖人亦占之

###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

主禮集註

卷一

百三

四百十

### 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醫師衆醫之長故掌醫之政令毒藥者九草木得陰陽偏勝之氣而寒熱之性過甚者皆有毒人身具造化與天地流通惟性情失其和或感陰陽偏勝之氣則有疾必取偏勝之物以攻之乃得其平此毒藥所以共醫事也輕曰疾重曰病頭瘍曰疔身瘍曰瘍分治之者醫各有能也王氏曰凡人以血氣爲營衛氣壅遏而不通則有疾病血凝結而不流則爲疔瘍疾病則使疾醫治之疔瘍則使瘍醫治之也

###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

### 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福食以功事爲差非常祿也十全治十人皆愈也失謂差失不効也失四爲下則其祿最薄矣失五者黜之而無祿罰之重者重民命也程子曰歲終總攷計之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食祿分爲五等之差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則爲上不曰祿而曰食者稟之而已不假以名器也

### 食醫

###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和調也齊亦和也六食爲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種八珍謂八物此皆膳夫所以饋王者調和其味使厚薄多寡各適其節焉

主禮集註

卷一

百三

四百十

### 凡食齊既春時羹齊既夏時醬齊既秋時飲齊

### 既冬時

此飲食寒溫之節食飯也既比也飯宜溫故既春時羹宜熱故既夏時醬宜涼故既秋時飲宜寒故既冬時先王以一身而備四時之和其知善養之道者也

###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此調和五味之宜春於五行爲木其味酸春主發散多酸以收之夏爲火其味苦夏主緩解多苦以堅之秋爲金其味辛秋主收斂多辛以散之冬爲水其味鹹冬主堅栗多鹹以應其不和也五行無土不可竅不和則氣窮

此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董  
宣枌榆兔薤瀟隨以滑之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  
鴈宜麥魚宜苽君子之食恒放焉聲上

此合食之法會成也謂五味相成也物性有  
相類而須者有相制其過者合食則能資生  
有相反而逆者合食則害生牛宜稌者牛味  
甘平稻味苦而溫甘苦相成也羊宜黍者羊  
味甘執黍味苦溫亦甘苦相成也豕宜稷者  
假猪味酸化猪味苦稷味甘亦甘苦相成也  
大宜粱者大味酸而溫粱味甘而微寒氣味  
相成也鴈宜麥者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  
小麥味甘微寒亦氣味相成也魚宜苽者魚  
苽水物相宜也食物合宜此所以治未病也

玉禮纂註卷十

百五

至於病而用醫則未矣故疾醫  
施萬民而君子不與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

嗽上氣疾通

此以民之通疾言蓋感時氣而生者也主療  
治疾病而云養者凡療治必須將養也春陽  
上升火蒸于首春氣不正涼金制之則有酸  
劑頭疼之疾夏陽大盛泄于四肢夏氣不正  
寒水制之則有癰疥之疾此二者感而即病  
者也夏傷于暑火邪傳脾土旺未病至秋火  
金爭脾病乃見故有癰瘡之疾秋傷于濕土  
邪侵肺金旺未病至冬寒包熱肺病乃見有

之逆之疾此二者感之踰時而發者也治之  
之法知受病之原則可以投對症之劑矣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眦  
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凡病由氣勝致而生醫者攻其贏補其不足  
使之平而已五味醴酒飴蜜薑藟之屬五穀  
麻黍稷麥苽也五藥草木所生穀也五穀養  
人五味佐之五藥以治其過不及五氣五藏  
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火之肝氣涼脾氣溫  
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  
青赤黃白黑也三者易之徵見於外者察  
其盈虛休王吉否可知上三五所以治瘵此  
三五所以觀其死生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  
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

玉禮纂註卷一

百五

之動謂肺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肱大  
腸小腸脾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  
其惟秦和謂參兩之者重審驗之也九竅與  
所抵為兩兩與九藏為參上既觀其氣色此  
又驗其脈候故以參兩言之也○九竅者耳  
目口鼻陽竅七大小便陰竅二九藏者心肝  
脾肺腎精藏五膽  
膀胱脹形藏四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

以而入于醫師

少曰宛老曰終所以者治不愈之狀也醫師  
得以制其食且為後治之戒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以瘍之祝藥劑殺之齊

音畫 音

腫瘍雖而上生者潰瘍雖而含膿血者金  
屬刀矢所傷折瘍跌杖所傷視當為法以藥  
附著之也則去膿血後以藥其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

作穀

或服毒藥攻去病邪或敷五藥治所患處五  
穀養其正氣五味佐其藥力鄭氏曰五毒五  
藥之有毒者作之合黃蠶置石脂丹砂雄黃  
礬石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  
雞羽取之以注瘡則惡肉破骨而出既刮殺  
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

軍本

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此以類相養所謂以五味節之者凡人之生  
木精成骨骨收則強酸主收所以養骨也金  
精成筋筋散則不寧辛主散所以養筋也水  
精成血脉脉軟則和鹹能軟所以養脉也火  
精成氣氣堅則壯苦主燥所以養氣也土精  
成膚肉緩則不壅甘主緩所以養肉也竅者  
形骨空虛處所以通神氣之往來滑則流通  
滋則壅滯故又以滑養竅此五味即五藥之  
味酌受病在何  
經以何味養也

右掌醫四職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

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

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則

誅其有司

直吏反

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於國則  
朝大夫掌之也日朝日朝于王也所作謂之  
事所遭謂之故國事乃天子之事當施于都  
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君其國者也  
長其卿大夫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者  
使以告其都家之吏也因其朝大夫者凡都

家事之小者皆因朝大夫以達於國也若事

軍本

之大者則都家之君長自達於國矣故弗因  
也都家之治有不及者以朝大夫弗之達也  
則罪在所誅在軍旅都家司馬弗之達也故  
誅有司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也先王制朝  
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  
上之政無不下達自國中至於數百里之遠  
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王畿天下之所望謹  
始於畿內告其君長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  
庶子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政不異乎國  
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國法上下而國本  
正矣先主所以正本之道何其盡善也

都則

職闕

一卷終

三禮集註卷之二

周禮

地官司徒第二

天生乎物而成之者地也。民之有道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設官教而成之法象乎地之成物而遂以名其官。司者主也。徒者民衆也。教主於民。故曰司徒。且以將用徒役。耶於所教衆中起之。又以凡民必教而後知尊君親上。

三禮纂註  
卷二

乙

海山先生

乃可任使也五官各以其事名不專於民此官惟民衆之爲故獨以徒名國家將有事焉非民奚使職旣主民作徒役又奚責也教民而至於徒則教之施盡矣故不曰司教而曰

司徒

愚按司徒之文固多闕遺然參之他經而質以此經其所掌要不出二事曰作司徒敬敷五教此其見於書者然也曰司徒修六禮而明七教此其見於記者然也至於詩有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之雅傳有司徒具司徒司空視塗之說而記又有升諸學者不征

三禮纂註  
卷二

—

張三

於司徒之制外此惟月令有司徒巡縣鄙命  
農作之命由是觀之則教民者固司徒職之  
大務而起徒役亦莫非其職也豈惟徒役記  
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是雖師田  
之衆亦其所作矣此經自鄉大夫訖于比長  
莫不以辨其可任與其施舍爲言是亦可以  
知教與徒乃其職之大綱矣俞氏吳氏因漢  
儒誤以司空之文爲司徒謂司空職闕而又  
強補以考工也凡一切掌徒役之條職徒役  
之官盡舉而昇之司空止存掌教之一端遂  
令司空官益而司徒缺者過半故今更加考  
定凡徒役之事仍歸于此而惟土地之事編  
入司空庶幾復經之舊或曰司徒司空何以  
異乎詩曰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則司空者當  
是掌營國邑者也司徒者當是掌起徒役者  
也計其民之可任而賦之役者司徒董其民

禮纂註 二卷

一

禮部司馬

凡五十官

惟王建國辨方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  
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  
安擾邦國

教即書之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  
數五教在寬而孟子曰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  
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國之俊秀造焉大司樂論造士之秀  
者告於王而官之此其教之大法也下經大  
司徒所條特其一端焉文不具也安擾邦國  
即大宰所謂以安邦國以擾萬民此合而言  
之以見其盡也

### 教官之屬

主禮纂註

二卷 三百七十一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首言立官之意此叙立官尊卑相副貳之事  
卿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  
共三鄉之事相左  
右也餘同大宰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  
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

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

下士一人

鄉老謂三公曲禮三公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也三老者稱非年老也王置六卿則公有三  
大卿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蓋三公  
在朝八命即典命云三公八命是也分陝而  
治則九命太宗伯所云九命作伯是也州黨  
族閭比鄉之言師也胥有才智之稱也鄉大夫  
政也師之言師也胥有才智之稱也鄉大夫  
事然於屬司徒非六卿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  
每州中大夫一人者每鄉有六卿則卿六人各  
大夫為之亦四命也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三禮纂註

四 四百八十一

者五黨為州黨正使下大夫為之亦四命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者五族為黨每黨使上  
士一人為之三命也閭胥每閭中士一人者  
四閭為族巷門為閭以中士一人為之再命  
也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者五比為閭閭長使  
下士一人為之一命也特言五家者明閭胥  
已上至鄉皆有數故其職云五家為比五  
比為閭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為鄉蓋萬二千五百家也從少至多故於比  
言五家為本也大卿地在遠郊之內則居肆  
同百里內為六卿外為六遂也蓋司馬法王  
城百里為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  
方之則二二如四故曰君四同也吳氏曰鄉  
大夫以六卿之尊而掌大卿之教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



士十有六人族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入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遂如以遠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蓋王國百里之外也但遂人中大夫適當小司徒遂師下大夫適當鄉師官卑校一節者以其六鄉為正六遂為副故尊卑不同惟以主事相似下文承以遂大夫遂官之等亦若大司徒下郎有鄉大夫遂官之等故夫上士已下其數亦與司徒同自此已下至鄉長類一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

三禮纂註卷二

五

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鄭長每鄧中士一人里

宰每里下士二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縣鄙鄰里鄰遂之屬別亦如上文謂黨族閭比也此遂大夫於六遂各主一遂似鄰大夫各主一鄉也但遂大夫已下其官皆畢其命數皆減一尋是以遂大夫以中大夫為之不使為之差次至鄰長是不命之士為之較之上文比長以命下士為之則減一尋矣愚按六鄉六遂皆官職所掌大略相以而俞氏吳氏獨以六鄉非官留之司徒而遂人遂師遂大夫皆分為冬官耶如是則六鄉當教而六遂無教耶六鄉惟司徒可治而六遂不治耶冬官獨治六遂而六鄉非其所治耶且三歲大比而賓興能賢在鄉大夫則曰帥其

吏以興賢者能者在遂大夫亦曰帥其吏而興王制命卿論士升於司徒而非於學告于王皆大司徒之職非司空之可與也何鄉之興賢能屬之司徒而遂之興賢能屬之於司徒確然矣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卿以至邦國縣居中焉四百里曰縣在此者以其職同上也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三禮纂註卷二

六

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掌糾萬民之德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此蓋教鄉凡民以者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掌萬民之邪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是亦教鄉民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合者今齊人名趨妻曰媒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莫大於此故掌之



十三人史二人徒十人

和合也主教萬  
便民相和合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訓道也主教  
道四方之民

右教九民九職

按王制司徒先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  
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道德以同俗命鄉簡  
不帥教者而殺之左右殺之却殺之遂屏之  
遠方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然後司徒即

主禮纂註

七

通三百五十五

所升之士而論其尤秀者升之國學使大司  
樂教焉曰造士然後樂正弗教之以四術與  
王子弟大子群后卿大夫士之適子皆齒焉  
此鄉民秀與國子之別也由是言之司徒先  
必教乎凡民使其皆學乎道執德行及其學  
成而秀出者則選而升之於司徒司徒又選  
於其秀之秀者升之國學與貴游同齒而教  
之也則九卿大夫以及比長遂大夫以及鄰  
長至於司諫司救訓方皆教九民者也故列  
於師氏保氏之前焉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三人史二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以其教國子故使中  
大夫尊官為之其徒百有二十人者以其國

子人易使役屬衆故其徒多也  
司諫司救等官之長詩曰攝維師氏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胥六十人

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序曰周公為師召  
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在此  
者以其佐師氏教國子既與師氏同教國子  
而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雖同而館舍別所  
故置官異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諸子主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者適子  
庶子皆掌之自其衆而言謂之諸子

主禮纂註

八

通三百六十三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大司樂掌教國子故在此樂師與大司樂職  
別也而同府史非蓋別職同官也舜命夔典  
樂教胥子則教國子以樂自唐虞已然但彼  
時與司徒分教未歸於一也至周則九教皆  
子之事悉屬之司徒何以知其然也記曰樂  
正崇四術立四教修先王詩書禮以造士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將出學小胥大  
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而其  
所教者則司徒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  
士司徒又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

耶國學也則是國學所教者即司徒之命而升者也是知鄉學國學在周皆屬司徒也明矣舊以其掌樂皆以屬於春官吳氏知其當在此而編與師氏保氏諸子相附以司敎司諫雖參於其間是不知彼雖皆敎民之官而此則掌國子之敎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有才知之稱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于大胥佐之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與大司樂之事同故當在此亦別職同官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

主禮纂註卷十

九

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矇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凡樂之教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登蒯曰矇也大師也無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矇先王作樂必用瞽者以其聽之審因其材而任焉雖疾不廢也國語矇修聲矇之矇者謂之矇矇矇無所見故設三百人以扶工謂之矇矇而國使掌樂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者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大師曰執同律以聽軍聲曰典同則律可知

夫以其辨樂器故在此

籥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鐃小鐃也國語曰細鈞有鐃無鐃尚大故也大鈞有鐃無鐃尚細故也鄭氏鐃如鐃而大

三禮纂註卷十

十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吹籥以為詩章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主敎六鼓四金者以上掌聲樂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人

籥舞者之所吹春秋萬入去籥籥如篴三孔  
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之樂本也欲  
籥持羽籥之  
舞文舞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干舞者所持謂者也  
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六

舞徒給徑役能舞者以為之主教野人之舞  
○以上皆掌教舞者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主禮纂註

十人

鞀讀如履也鞀鞀四夷舞者所舞也今時倡  
優作樂踞地并擊鼓杓杓作聲者行自有靡  
一曰鞀鞀革履也周官有鞀鞀氏蓋蠻  
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為韋非吉履也

誅師下士二人府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

人

誅東夷  
之樂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摘麾主野舞樂  
散樂夷樂故在此○以上掌教夷樂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庸功也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傳曰以所  
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掌藏樂器  
庸器以其樂中事故在此王氏曰征伐所得  
之器而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征伐之功凡  
以爲民而已非利其器也此非所作之樂特  
縣以陳功器以華國也○此壹官掌陳樂器

右教國學二十職

此皆掌教國子者王太子王子以及諸侯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故於是而教之至於前

主禮纂註

鄉遠大夫所教凡民之秀者亦非於是焉鄉  
學在前國學在後者非以尊卑論以其進學  
之次  
言也

匡人

士四人胥四人徒八人

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達法則以匡邦國  
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亦教之事也  
與下  
同

揮人

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主揮序王意以誦天下諸侯及萬  
民使皆正王面亦教天下事也

右掌邦國二職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主民數也按其職掌登萬民之數寺事則與小司徒偕其夫家之數登其鄉之衆寡與鄉師偕其夫家衆寡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以歲時入其書一也蓋司徒既掌作徒役苟不知民數何以作之以是知司民當屬司徒無疑矣舊說以屬秋官謂斷獄當知民年老幼又曰秋官主刑官人用刑本以好生耳皆非通論吳氏又溺於司空掌徒役之說非實論也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三禮集註卷十

十三

種穀曰稼在此者以其職曰巡野觀稼出飲法亦地官職也愚按月令孟夏之月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吳氏曰爲農者皆天子之民野處位卑不敢自專於農也但爲天子命而勞之勸之而已掌農事者正地官職也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農職命之而勉其作司徒雖不出六遂之外而命農勉作則并及於遂外公邑之都今司稼之職正巡野以觀農者蓋先司徒而行於郊野以督農以其年之上下告於司徒也舊以屬之司空非是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十人徒二百人

主牧公家之牛者以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鄉師大祭祀蓋牛牲或疑牛人何以在此蓋五官皆各有宜奉之牲地官則牛春官則雞夏官則羊與馬秋官則大冬官則豕何以知之觀夏官羊人曰若牧人無羊則受布於司馬使共買羊牲而共之夫司馬何以出布以其供羊牲是其職故也吳氏不察乃槩以牛羊犬雞蠶屬之春官惟知春官掌祭祀供牲殊不知春官之共牲惟有充人五官之牲臨祭皆授而使芻之三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三禮集註卷十  
稍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出焉此官蓋掌都家之事亦如都司馬家司馬等也故列於末上有遂人遂大夫縣正鄙師等而此又有稍人者彼各主之而此則兼三寺采地也

右掌都家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安擾邦國

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

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

經文舊闕吳氏補以此今按書舜命契及孟子論契教又告畢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不過教以人倫計周公設大司徒之職亦不過此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司徒既主

聖則教之者亦因其民之所有而道之民之所有豈復出於五倫以是知吳氏此補非過也故從之下文有因此五物者民之常五物當即指此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踐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主禮纂註

卷

十五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二教十二教所以明此五倫也民生五方風氣不同習尚亦異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皆可以復性而明倫祀禮教敬者人心急則事皆苟祭神祭先以誠敬為主民知立敬故事不苟矣人有血氣尚力則爭鄉射飲酒之禮揖讓而貴德尚齒矣淫僻怨讎莫甚於男女婚禮定而怨曠不作人乖離皆主於心不和合樂以導和人之心不乖人心冒上無等皆由於無定分定為尊卑之儀以明貴賤之等自不越禮

不者則澆漓各安其業自不偷人心不中則其亂刑其罪使協於中則亂不作人情不警戒則不憂勤常警戒之使勤於職事則無怠人心無怠則不知止是宮室飲食衣服皆有度則民志定以少為足民無常業則廢時失事世守其業則不失職有德而賤有功而貧則人心不勸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則民慎德而起事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毋昏十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主禮纂註

卷

十六

凶年恐民離散故以此荒政十二聚萬民使不離散一出儲粟以賑之二量所入而輕之三薄其罪而釋之四息徭役而寬之五舍山林川澤之禁使之取賦食六去關市不幾察而蠲其稅七殺其禮八殺哀九吉凶禮減省之九蕃樂閉藏之而不用十毋昏婚姻娶而不備禮又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與其能救水旱又除盜賊凡饑饉則賤盜多當嚴刑去之以安良民

以保息六卷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保愛其民使蕃息也凡強壯者自足以謀生幼者未能老者不能也故幼者慈之老

四以下不從征備七十養於鄉五十異之類天民之窮者若無窮孤獨是也無以爲生民無財業不稟貸之則無所資籍者亦平其繇役不專取而責脩焉乃可以安之賈氏曰民不安生不蕃息安則蕃息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鄭氏曰本猶舊也燬美善也謂約採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生死相近

聯猶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莠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賈氏曰上陳養萬民之法此說安民廢之道不依舊俗創立制度民心不安故以本

俗六條以安民也按宮室美則人重遷族類同塋則人知重本人情本同類而相親無以聯之亦離聯之兄弟以合同姓之好聯之朋友以合異姓之義設以庠序尊以師儒使之相宗則內外相維固結而不可解而又衣食之制使之相同習熟不見異服而遷其志則亦莫非相安相生之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

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法雖舊天運則維新故又布之鄭氏曰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賈氏曰始和從十二教已下於此月始調和也政教皆有故法依循而行之言始和者若改造其實不改造也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賔五州爲鄉使之相賔

按五家比次保任不得爲非二十五家同居出入互相容受百家同宗一家有喪百家助之二千五百家爲州有無相賔通其體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中有賢能者合衆論之賓賔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教民以三事既成則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卿飲酒之禮賓客之親其九族曰睦親其外親曰婣信於友道曰任振其貧乏曰恤行道而得於心曰德得此

心之良知也。得此心之宜，生之大德也。得此心未發之體也。得此心中之即之和也。故曰六德。道體於身，為行孩提。始於愛親，故孝為先。次知敬，於故友，次之九族，一本故睦，次之五服，異姓之親，骨肉相聯，故姻次之。朋友合志，同方隣里，鄉黨相安，而居故任恤，次之。是為六行。六藝者，禮樂說見前五射，一曰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刻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五御，一曰鳴和，和在式，寫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為相應也。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轉，屈曲也。三曰過君，表謂禍福，旗以為門，表纏質以為祿，問容握驅而入，擊則不

三禮集註 卷一

九

得入君表，即禍福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高道，其族應舞，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送之車，送駢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其形也。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四曰象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形聲一也。九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貨，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募，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微，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正負九曰勾股，以御廣遠。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

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刑者教之反也。糾察也。察取糾中八程之過，斷割其罪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詭惑，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六行與此二者相為消長，以二者之刑而列於六刑之後，則六刑之教修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三禮集註 卷二

二

鄭氏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禮即五禮樂，即六樂。按中和即六德內中和，中和者，人性情之體用，天下之大本，立焉天下之達道行焉禮樂之教行而人性復矣。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鄭氏曰：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附屬也。士司寇士師之屬，司農曰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按上文禮樂教行而民尤不服教，不忍遽加刑也。惟聽斷以息之而已。果震於五刑，然後

禮記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  
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  
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  
其徒庶之政令（註託歷反）

羞進也肆骨體進所解骨體大賓客者據諸  
侯來朝令令遺人使於道路之上修治道塗  
及委積芻薪米禾之寺以待少曰委委曰積  
六引謂喪車索也六卿主六引六遂主六練  
六卿衆庶於七萬五千家進取一千人致之  
使爲挽柩之役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柩

主禮纂註

卷二

三十一

旗期於  
其下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鄣者不行  
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  
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  
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  
不正則國有常刑（家宜作事）

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鄭六節也有節乃得  
行防姦也致萬民於王門以待任用也大荒  
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避災就賤也  
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歲終周之季冬也

教官其屬六十正治直理其文書致事上其  
計簿正歲夏正月朔日令於教官以歲首當  
除舊布新也  
聽猶待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  
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賈氏曰言掌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專其  
事也國中四郊皆六卿之民所居併言都鄙  
兼主采地言之征役之施舍凡征稅徭役費  
與老幼廢疾不利役故言施也祭祀鄉州祭  
社黨祭祭族祭宗族飲食若鄉飲酒及族食喪  
紀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寺禁令祭祀已下

主禮纂註

卷二

三十一

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按九比者夫家有上  
中下三寺三而三之是謂九比吳氏曰夫謂  
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屋舉其凡也家謂上  
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別其目也

乃頒比灋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  
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  
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賈氏曰六卿大夫皆六命卿爲之小司徒爲  
校比之法頒與六卿大夫衆寡據人民之衆  
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謂輦車及大車輦  
挽行者辨其物辨其家中物多少以歲之四  
時具錄其數入小司徒徵索於民及所施政  
令亦據民物寺數而行之登成也成猶定也



人畜家寡其數不恒家家條錄數而比之  
得成定民之少六口已上五口已下  
家中財物大比謂天下更簡閱民數及  
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  
閏天道有成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  
謂簿書若今之造籍戶口地官具陳於簿也  
比要者以比爲名  
按比法郎上文九比之數與施舍禁令也辨  
其物所定財產及寡即九比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  
軍旅以作田徒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主禮纂註 十卷

主三 禮四百五

此伍兩制軍之法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  
鄉者六軍之士出自有大鄉故預配卒五百人  
爲卒五人爲伍以待用即軍旅田役是也五  
人爲伍者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  
鄉之內有比間旅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  
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爲伍五家爲比家出一  
人則是一比也在鄉五比爲間二十五家  
在鄉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爲伍伍二十五  
在鄉四間爲族族百人也族爲黨黨五百  
百人爲伍伍爲旅旅五百人也族爲黨黨五  
家在鄉五黨爲州二千五百人也族爲黨黨  
爲師亦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爲軍軍在鄉五  
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人也以起軍旅者謂  
征伐也

以作田役者作爲也謂田獵及工役之事皆  
是也以此追胥者追謂逐寇胥謂同捕盜賊  
以令貢賦者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  
之事貢賦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此皆先王  
所因農事而定軍役令者也故其恩足相恤  
義足相教服容相別音聲相識管子曰因內  
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  
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爲伍伍則五  
領之在家間胥領一人在軍則兩司馬領之  
在家爲族族師在軍爲卒卒長在軍爲師師  
爲旅旅師在鄉爲州州長在軍爲帥帥在鄉  
夫在軍爲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同  
蓋與遂同遂之軍法亦如六鄉彼此各舉互  
見也

主禮纂註 十卷

主中 禮四百五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  
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稽數起役之法鄭氏曰均平也周猶編也  
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地所養者寡也  
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地所養者寡也  
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大有婦然後  
爲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十七六五者爲  
中可任謂丁疆任力役之事者老者一人其  
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如此賈氏曰以其  
掌土地人民之數故制其土地計其地地可任  
均平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其地地可任  
不可任也上地家七人云云者凡給地有六

寺此據中地三井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七  
人之中一人為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  
可任使者家三人  
中地下地寺皆然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  
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戎禁聽其  
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  
大故致餘子

鄭氏曰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冠賊也竭作  
盡行也買氏曰起民徒役毋過家一人羨者  
如一家兄弟雖妻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  
其餘皆為羨卒胥謂伺捕盜賊竭盡也作行

三禮集註卷二

二十五

四

也此謂六鄉之內上刺致昨一人為正卒其  
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刺致昨一人  
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也  
凡用衆庶即上所云是也命所誓告者大事  
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致民謂當徵召會  
聚餘子鄉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蓋與太  
子使宿衛也  
愚按徒之一事先儒以為冬官之職而編入  
司空卒之一事先儒以為夏官之職而編入  
司馬不知二事三官實相通也蓋司馬為師  
田而起役司空為管建而役合而司馬五兩之  
謂之徒夫徵起工役也必以司馬五兩之法  
法而起之司空徒起卒伍之法未知則何所據  
而為起之數於土地之制未諳則何所據  
而為起役之數於土地之制未諳則何所據

稽人民皆司徒之職也是以或師田或工役  
隨其取而應之無難辦者此徒此卒既先明  
義理有學問故易使而敵愾也而吳氏乃以  
卒伍屬於夏官徒役屬於冬官蓋其識不足  
以知  
此矣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  
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  
灋糾職以待邦治

計簿曰成治事之計也正簿書而致其事之  
功亦即計成但據以誅賞者乃日成而所聽  
三禮集註卷二

三十六

三十九

以致於小宰者則月要致於大司  
徒大司徒又致家宰者則歲會耳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  
積大軍旅帥其衆廢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  
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此數事皆與大司徒同職小祭祀若川澤山  
陵於天神則風師雨師并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  
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六鄉四郊之吏教治有優劣政事有得失皆  
比之九等之民有勤惰五畝之宅有修廢百

賦之田有稔蕪及戶口增減六畜登耗器械  
條之皆攷之以待用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  
內主民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  
三三相任平教治斷其教治文書正政事正  
其政事公狀考課其三夫為屋出地之時以  
相保任不得隱誤  
按地官小司徒之文與小司空之職易混今  
各以其文歸之本官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  
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  
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  
令糾禁聽其獄訟

三禮集註

二卷

二十七

三百六十九

聽其治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國比即九比  
也施舍謂應復免不給徭役者正老幼廢疾  
與可任者相及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  
之役要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

作秩叙

大役築作隄防城郭等役至至作所也政令  
所帥民徒之中政令也既已也辟功作章程  
逆考也按州里遺役之數攷司空作役之章  
程則無通情矣事國家功力之事秩常叙循  
次也凡邦事皆作秩叙是於役衆  
之中亦寓軍伍之政攷教不難矣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  
役與輦輦戮其犯命者

音義

執士虞禮所謂首刺茅長五寸東之者也祝  
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首三取  
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東而去之  
大軍旅會同征伐大會同王於國外與諸侯  
行時會同也正治其徒役大軍之外別有  
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之輦輦馬所  
以載輦重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蓄  
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  
車周曰輦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  
輦加二版二祭又曰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  
人而輦周  
十五人

三禮集註

二卷

半人

四百廿三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  
與匠師御廬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治之監督其事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  
曰木正榘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卿叔司  
馬執紼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紼以御柩天  
子六引禮依此云森羽葆幢也以指麾斂柩  
之役正其行列進退安下棺也涖臨視也匠  
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恐下棺不得所  
須有用斧之事故執以臨之春秋傳曰  
日中而殯記曰縣棺而封與窆同音義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  
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

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  
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  
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四時之田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獵雖  
有成法必前期申明之兵器須簡閱使完善  
卒伍須配合使得宜司空致衆庶以熊虎之  
旗此又以之明為司空致之也陳之旗物以  
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田獵之時非直六鄉  
之衆亦有公邑之民故分別之前後之屯車  
徒異部也大司馬大閱前後有屯百部有司  
巡其前後有司即此鄉師也戮其犯命民庶  
幸各有軍將教命犯者戮之也徵令有常者  
謂田狩安正月命修封疆二月命雷且發戶

王禮祭註卷上卷  
三十九

之類巡於市朝  
警之使民知之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

惠

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難阨飢乏

也調讀為周急之周

按司稼巡野觀稼而調急司救歲時有天子患

民病以王命施惠此鄉師又以時巡此二官

所治以王

命加惠焉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

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旅共喪器黨共食

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  
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歲終攷六鄉之治即其賢否得失詔司徒冢  
宰正其功過而廢置之吉服祭服也凶服吊  
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置蓋鼎俎之屬  
闕胥主集為之喪器者素組楫豆鞞軸之屬  
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  
器者方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  
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  
長主集為之為州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  
也吉器若闕祭器者也內器若族喪器者也  
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倫集  
此四者為州黨族間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  
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

王禮祭註卷上卷  
三十九

而教成○按攷其所教人之賢否以知其教  
法之善否又察其言之得失閱其器之脩乏

有其事之勤惰乃詔王及冢宰廢置之此大

比所考皆地官之屬也

焉按五官皆必先定其卿而後可以考其屬

惟地官者必先舉其所屬卿大夫次及州黨

族間比之吏之職而後其卿其大夫其職始有

可言者夫地官之卿大夫雖無其屬官而實

非他屬官比每卿以卿一人為之蓋大司徒

位尊地廣不能一一親教而以卿代之其位  
既同其政亦當不異故曰受教於司徒退  
而頒之於鄉吏是也其則教卿之政事大司  
徒之職矣自今觀之自歲時登其夫家數案  
至於以歲時入其書則作徒役之事也自攷  
其德行道藝至於入使治之則治教學之事  
也其餘若帥民攷於朝令民守其閭亦莫非

徒役之類孰是而考之州長數州長然也孰是而考之黨正改黨正然也又改是而考之族師閭胥及比長亦莫不然又考之六遂之長之屬亦不過是焉於是乃知教與役者果為地官本職而無疑也大司徒之文固與大司空相混而難別而其為職又相通而不妨以分唯接此例之則凡掌徒役掌教學必司徒也出此之外皆司空矣俞氏吳氏因漢儒不知司徒之職為教化禮義之司而難以土地財利征役之冗凡一切土地財利征役之事悉編入司空其意崇尚師儒不欲以煩瑣之役褻之正不知強民墮俗苟非教化禮義以綏之彼不知尊卑貴賤之禮以下供上之義則司空之役書司馬之軍制未可以遷行也或曰徒役之事實司徒之職而卿遂寺官既已兼之矣彼師氏保氏諸子大司樂

三禮纂註

卷一

亦教官也何獨專於教而不兼徒役也曰卿遂寺官所領教者鄉民也大司樂寺官所領教者國子與卿之俊選也國子乃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以及國子之倅此固非國之所當役諸子所謂司馬弗正九國正弗及者是也至於鄉民既不能不役惟卿之秀而升諸司徒又其秀而升諸國學與國子齒者則王制所謂不征於卿不征於司徒而卿大夫所謂賢者能者皆舍正謂此也是以卿大夫寺官教必兼乎役而大司樂寺則一於教而不及役焉二官別職而大司徒兼統之於上所統所屬相應而無可疑矣

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

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正月之吉天命維新六卿各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州長以下之吏使各教其所治之民攷其德行以卿三物教萬民遂考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察其道藝萬民中有六職者以爲他日賓興之本按德與行並稱則善行皆天德所發我與道並稱則善行皆天德所發我與道皆至道所寓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

三禮纂註

卷一

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鄭氏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役受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晚免之以其復役受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閭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養卒也疾者謂若今癰不可事者復之入其書於大司徒賈氏曰七尺年二十韓詩傳曰二十行役六尺年十五語云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征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泉若田獵五十則免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王制云六十不與戎服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入其書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

按此於力役之征寓貴貴  
尊賢達吏養老寬疾之意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  
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鄉  
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再拜受登  
於天府內史貳之

賓興重事鄉老三公親往蒞之衆寡謂鄉人  
之善者無爰少咸在與賢若今舉孝廉與能  
若今舉茂材即倫六德六行六藝之人也合  
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王拜  
受之重得賢者天府掌祖廟之寶藏內史副  
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藏於天府寶之也

三禮集註

二卷

三

三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賢能者既賦於王爲公朝之臣矣鄉老寺復  
退而至鄉以鄉射之禮五物詢其衆庶將量  
材而用之庶人之在官者將取諸此也其以  
射者古者用人先以射觀其器能也和謂有  
德容謂有儀主皮謂射而中和容謂無習禮  
與樂者興舞能爲六舞者以此五物觀其人  
于是百官府群吏無非德莠有用  
之才非庸戾壞政之人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氏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而  
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

能者因入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  
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賈氏曰使民興  
者謂上經賓衆  
者皆民中舉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  
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大詢  
子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  
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卽輔令則  
達之

賈氏曰年終時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  
長之官皆會致政之勳績致其所掌之事

三禮集註

二卷

三

三

於鄉大夫鄉大夫致典與大司徒然後考之  
表縣之也鄭氏曰大詢謂詢國危詢國難詢  
五者洪範所謂謀及卿士謀及庶民曰大詢是  
三君按小宰云掌三鄉之政以教萬民而詢  
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難三曰詢國事  
守閭謂以閭閻之衆而詢之也鄭氏曰大詢  
下使中各守閭而所治者無不待鄉大夫之  
以徵行其時之有無即則不得通  
接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鄉大夫之  
職故先於教民至於與賢而比法次之正歲  
所攷諸時所掌歲終所會以  
至三歲所大比不異於此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  
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二千五百家爲州一卿晉五州中大夫一人爲州長各掌其州教即十二教外所施政令皆治之各屬其州之民屬猶合也聚也讀法者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因聚衆而勸戒之者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泣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主禮集註

卷五

吳氏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謂卿老大夫卒於是也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守役謂役作九此數者皆須徵聚其民致於司徒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雖以正月讀法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吳氏曰州長言讀教法者一歲凡四正歲建寅之月順民時之始一也春祈以祈膏雨二也秋社所以爲豐年之報三也正月建子之月乃一代政教之始四也歲終則會政令而正歲則又教讀法終則有始之義人才之在所舉者曰興不在所舉者曰廢廢興乃卿大夫職州長惟贊之而已贊之者

以射之禮詢之也

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

五百家爲黨治治職文書以四孟月讀法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黨正四孟及春秋祭禘並正歲一年七度讀法卿大夫皆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皆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吳氏曰傳曰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禁之於此糾戒異乎祭社之常禮也在州長則詳於教而略於政在黨正則詳於政而明於教也

主禮集註

卷五

三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婚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國索鬼神謂十二月大蜡也蜡之爲言索也却特牲合聚萬物之神而索饗之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五十者立六十者坐六十者三豆七十者五豆八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然此蜡祭之禮



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當飲酒於序之時民內有爲一命已上必親禮齒於父族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損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適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大夫未親禮爲鄉人所導法謂之爲遵席位佐酒尊東三命則其爵隆抑於父族之下非所以貴貴職於父族之上非所以長長先王爲別席之禮位於尊之東夫齒以重鄉里之情爵以嚴朝廷之分二者不可以偏廢各當其禮而已其黨之民法什伍比聯之法民情以禮爲本國事以法爲本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

主禮纂註

二卷

三七

三

歲終則會其黨正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賈氏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將以下諸官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又致於鄉大夫大夫致於大司徒而賞罰也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其德能而勸勉之三年則貢之也族師之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所謂校也閭胥之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所謂比也黨正於歲之四時皆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讀邦

其六畜車輦

步又音蒲百家爲族政事邦政之事孝弟睦睦惟撫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醕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醕而與民以長相獻酬焉蓋百家之族共爲一校學者萃焉月初屬之讀邦法而考之又合於鄉黨宗族之所稱協於耳目聞見之所接族師於此審其不謬也從而書之待州長考其德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

主禮纂註

二卷

三八

三

其六畜車輦

邦比之法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或曰即五家爲比之法也一族四閭其吏即閭胥也鄉大夫既登夫家之衆寡族師又從而登之蓋人之齒歲有增長仕則時有通顯與夫廢疾之不堪任六畜車輦之可以用不可不校焉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



帥而重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相共相救相賙五家爲比比長領之在田里之事以八閭之聯而帥二族之民使之以相保相受刑罰慶賞之不相背職事葬埋之不相棄固所以協其情及作民師田行役則在軍爲卒長以八兩之聯而統二卒之衆且爲之合其卒伍簡其兵器帥之以鼓鐸旗物之用掌之以治令戒禁刑罰之法亦所以協其力也以是推之自四閭之族以至爲黨爲州爲鄉之聯自四兩之卒以至爲族爲師爲軍之聯皆是法也成周兵農之制可得而考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

主禮纂註

卷

二十五家爲閭徵令者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數衆寡辨施舍者昔旌師校登也祭祀即州社黨祭族酬也役田役也政州射黨飲也地官所掌皆有常職閭胥特爲之聚衆庶而也

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釐

撻罰之事

比者比人數也族師已上讀法皆有時但閭胥於民益近讀法無時但是聚民比之特讀法以戒勅之敬以直內敏則有功田里相助爲任鄉閭相濟爲恤於是乎民加多而行彌著由是而爲孝弟睦姻有學者由是而爲鄉州之德行道藝者此德之本而教之所由生

鄉閭撻者失禮之罰也小胥曰釐其不敬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皆所以示罰也釐罰而使之知所警書敬敏任恤而使之知所勉二者其可偏察哉

按人之私莫大於有我有我之人驕慢自是與人共事推奸而不致力知有其身而不愛黨類惟敬惟敏惟任恤雖若小善已能忘私而大同矣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

表則相及

古罪字

五家爲比書曰尔室不和尔惟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有罪奇邪則連及欲使不犯褻猶惡也

主禮纂註

卷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

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人徙則國墟矣唯自鄉而徙於國中及郊則猶鄉民也比長則親至其地授之不得已而徙於他先王不拂其情以旌節而達之若無授無節則奇褻之民也

故內之園土微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人以仁心求罪人之情也

逐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

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

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

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  
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比志反

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又下文云以達  
於畿可見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鄭氏曰經  
形體制分界也鄰里鄰鄙縣遂猶郊內比閭  
族黨州鄉也孔氏曰遂人掌土之圖據國  
以經界其田野造縣鄙者此與下五家為鄰  
寺為總目皆有地域溝樹之者從五家已下  
據地境界四邊營域為溝溝上而樹之也五  
家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以歲  
時稽其人民者以歲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  
老少而損益之授之田野者若下文一厘田  
百畝簡其兵器者若族師鼓兵革教之稼  
穡者亦若計耦耕車吳氏曰郊外曰野在王  
城之外凡六遂之地皆是也經田野即經土  
田而井牧其田野是以經其田野而後縣鄙  
之形體立焉形如人之有形体如形之有四  
體疆域之有高卑大小所謂形也井邑之有  
左右前後所謂體也五家為鄰鄰則相聯比  
五鄰為里里則同井里四里為鄉鄉則有相  
助五鄉為鄙鄙則同患相守禦五鄙為縣縣  
則首於遂也五縣為遂遂則遂於外也皆有  
地域而樹之者也地有廣狹域有遠近溝以  
通水為限樹以植木為固稽其人民者人之  
損益地之退進或得而考之夫鄰里鄙縣  
遂之數即伍兩卒旅師軍調發之數簡其兵  
器而後教之稼穡兵  
農之政實寓於此

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

以主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  
疆予任阡以土均平政說通

鄭氏曰變民言阡者異外內也阡猶情然  
無知貌也孔氏曰田則為百畝之田里則五  
畝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阡也男女人所  
樂故云樂昏人下田種福麥是教之稼穡勸  
也興起其民以相佐助是與民為利故云利  
阡吳氏曰下劑致民家取二人也劑要書也  
征役之制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  
可任也者家二人今阡之受田雖有三特而  
要書皆以下地二人為約受田受而征役少  
就不願為之阡乎安者民安於田里出作而  
入息也皆如樂及其時無有不順者矣以土  
宜教稼穡辨十二壤之名物而知其種以教  
稼穡樹藝也以與勸利阡與同井之民合耦  
於勸同治稼穡而各享其利以時器勸民  
乃錢鍾之類先時修之及時用之所以勸  
功也以受田之際則予之為弱壯為強強有餘  
力及受田之際則予之為弱壯為強強有餘  
治野則財賦於此而出職貢於此而施於是  
平之以土均則天  
下之政無不齊矣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  
一廛田百畹菜百畹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  
廛田百畹菜百畹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

百畊菜二百畊餘夫亦如之

鄭氏曰菜謂休不畊者吳氏曰小司空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其田菜有定制而子孫蕃衍者先王有以處之故家為十人則以五人為正受下地之田其五人為餘夫乃所受之田如下地餘夫家有十二人則六人為中地夫而六人為中地餘夫家有十三人則七人為上地夫而六人為中地餘夫夫等而上之雖百口之家亦可推也若家八人九人則其數不足以授田將何以取給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上地雖以七人受田而田菜之肥正足以為八人九人之贍是知中地田百畊菜百畊不過家六人而已下地田百畊菜二百畊此常制也如孟子所言登至八人九人則菜五十畊實

三禮集註卷之六

甲子

可以給之其給之也以年二十為限及其子孫壯及十人之數則又更以兩下地是遂人所言者八人九人之登數也大司空所言者七人之常制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之

此治水通道之法鄭氏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徑畛涂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澮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吳氏曰治野之法一夫受

田百畊十夫受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鄰之田百畊之間謂之夫間夫間有遂以爲一夫之域而水者謂之遂廣深各二尺溝倍於遂洫之廣深倍於溝澮又倍於洫川又倍於澮是爲五溝澮上有涂焉遂上之徑可以容牛馬溝上之畛可以容大車澮上之涂可以容乘車一軌澮上之道可以容乘車二軌川上之路容乘車三軌此乃五涂之辨九鄉田亦與此同其制也

三禮集註卷之二

甲子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之音征

登夫家畜輦與施舍與小司徒之比法同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爲其事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若起野役謂師田與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吳氏曰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也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祭得以用牲車得以共乘輦得載任器者舉在是也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萬民之疾病廢人之在官者非一端已

祭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  
帥而屬六絳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  
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孔氏曰牛羊豕豕在六遂者曰野牲牧人云掌  
牧六牲以待祭祀則知此野牲入牧人以待  
事也野職薪炭之屬此官令之委人歛之故  
委人云掌歛野之物大司徒云令野修道委積彼  
謂總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鄭氏  
曰致役致於司空給墓上事及窆也絳舉棺  
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脫時也周緯旁六執

主禮纂註

卷五

四百五

之者天子千人陳役者主陳列之匠師帥監  
之卿師以斧鉞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  
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速相終始  
也鄭司農云窆葬下棺時遂人主陳役禮記  
謂之封春秋謂之壙  
皆葬下棺也聲相似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  
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  
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  
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稷用其民以  
救其時事

鄭氏曰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  
當耕者財征賦稅之事稅用其民使轉  
救時急事四時耕種致艾其地之宜晚早  
同而有天時地澤風雨之急孔氏曰六遂以  
外上地亦有中下之地自然皆有菜不耕  
者故云今有菜中下之地自然皆有菜不耕  
作事以起此役之類令者若令野職賦備  
道之類其任者可任而任不至於害事經  
牧其田野者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收其財  
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巡稼穡者知年  
之豐凶也稅用其力謂之役事巡稼穡者知年  
助如五黨相救之法也非仁政之大者數  
按天時有旱潦非一遂之民所能救地宜有  
早晚此方勝不足彼則偃息有餘因稅用  
其民轉相救助大  
道焉公之世也

主禮纂註

卷六

四百六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  
王府

孔氏曰聚宰云大祭祀掌百官誓戒大司寇  
壯誓百官并戒百族此官主審其戒戒遂之  
民故不同也野職謂民九職之貢野賦謂民  
九賦自邦甸采衛蠻夷之貢口率出泉以其  
在遠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入王府者亦是  
遂師自當徵其谷稅泉以入太府分之衆府  
也索太府職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入于王府彼入王府者是式貢之餘財非財  
之美者由太府乃入王府此徑入王府者非財  
之民不堪王之玩好者也吳氏曰郊外曰野  
曰野職賦曰野賦若角人以時徵齒角於山

以時微絺綌之材於山農微草貢之材於澤  
農此所謂野  
職野賦也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  
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拖磨共丘籠及蜎車之後

○匹尔反

賓客則治道路具委積也鄭氏曰以幄帟先  
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  
至墓也丘籠之役窆復土也窆穿地復土謂  
下棺後以壙上上反復而為丘壘須器以盛  
土其器曰籠蜎車拖磨也人君所居皆曰踏  
板踏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蜎因取名  
焉行至壙乃脫更復載以龍輅役謂執紼者

三禮纂註

二卷

中七

三百九十一

也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天子千人分布於  
六紼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  
適歷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執  
紼之人背碑負引而遂行遂師抱持版之名  
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  
否故云拖磨也○音的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平謂正其行列部伍禁令者  
巡其屯而斷其爭禽之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  
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  
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此與遂師職意同吳氏曰六遂遂大夫之職  
猶六卿卿大夫之職也教稼穡者黍稷之高  
下種陸之先後各得其宜稽功事者田萊之  
荒治牧畜之登耗俱驗其實掌其政令禁戒  
者制之於未然聽其  
治訟者決之於已然

政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政事正歲簡稼器脩稼

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簡  
猶閭也稼器耒耜鋤耨之屬稼政孟春之月  
令所謂皆脩封疆審端徑術耒耜相丘陵阪險  
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阡陌明其有功者屬其

三禮纂註

二卷

中八

三百九十二

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  
興之

孔氏曰帥其吏則自遂大夫已下縣正至鄰  
長當典舉之時因舉治民之吏鄰長已上吏  
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已上吏  
之以職事使之不慢鄭氏曰四達民事大通  
者有四大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  
也旗鼓兵革也將四通之事戒勅其功事即  
上九職之功業也吳氏曰不日能賢而曰昨  
者以畊為上有功者賢能之興也地治者稼  
穡之多也四達者禮樂刑政也  
功事者農事之著於功者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

其稼事而賞罰之

田百畝也。比校比也。頒田里如上。文大。一。應。行賞罰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鄭氏曰移執事謂轉相佐助。吳氏曰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既役之後必稽考其功會計其事即其勤怠而行誅賞焉則事無不舉矣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

主禮纂註

卷二

三百六十九

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吳氏曰祭祀祭禁也政令以治人祭祀以事神作民謂師田行役也媿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興之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成周之法所以為美也

鄭長各掌其鄭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

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喪紀謂民之喪紀縣當祭祀與州同縣正鄙師鄭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

吳氏曰校登其夫家校其數而登之遂大也此衆寡考其民之什伍也治喪紀鄭之喪紀使葬之鄭也祭祀亦如之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吳氏曰古者兵寓於農故以兵器帥民無事則藏之有事則用之使耳目之所習手足之所便無不熟焉器有良窳有利鈍簡而取之則無不精矣趨耕耨稽女功者衣食為天下之大本也太宰九職有三農嬪婦之事於耕耨女功之事加謹焉則衣食為足用矣

主禮纂註

卷二

三百六十九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二十五家為里邑猶里也也邑是人所居之處

以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

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鄭氏曰考工記云耨廣五寸二耨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耨者即里宰治農也若今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旅而為名秩叙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賈氏曰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于此合耦使相佐助故以為况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周時未有

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快叙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先後次第為之吳氏曰井田之制一畛長百步廣一步中皆有畛不易之地一畛三畛一易之地一畛二畛再易之地一畛而共發之合二人而耕則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正合一畛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助兩夫之田也春秋秋耜不可易故治之深耜易耨不可緩故趨之狹常賜也叙則常賜之叙也行其秩叙待有司之政令而後敘其財賦焉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三禮纂註

卷五

五

隣長五家之長相糾相舉察也宅舍有故又相受容也呂氏曰贊邑中之政者所居同里所畔同井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義足以相保信足以相結左右前後相與利道之貢賦稅斂相與贊其財師田行役相與贊其力從於他邑非列國也亦六遂之內也故於其徙也授之以鄰焉其與比長之授不同也愚按遂人以下惟叙徒役之事而不及教法者以教法在鄉大夫以下詳之矣此與之同故惟及與畔一事以例其餘也戎曰司教儒職也作徒吏役也今以典文學職業之清華而親敲榜趨走簿書之煩禪先王制官恐不如是之混而不專也是蓋不思先王所以為教者德行道藝也德莫大於孝與弟藝莫大於禮與射御夫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禮有軍焉射御所以供軍事也是故教之

行道藝養其有用之體有事之日無事也以德學是雖不正於司徒不正於司馬而守衛王義斯成其為人出其身以當國家勞役之重為地官也歟豈徒坐談仁義空守繩墨養望遺事而後謂之教謂之師儒哉夫卿民之從學固也至如國子庶子諸子者皆大學所從學是雖不正於司徒不正於司馬而守衛王

三禮纂註

卷五

五

官之役亦不免焉何哉蓋師田之役則卿民也守衛之役則國子也且夫五隸本盜賊夷狄悍夫獷悍也亦蜀之師氏使守王宮夫師氏之為教官明矣而亦有掌五隸守役之冗亦以其義道足以易強悍之習而堅明守義也田獵大司馬職也而摺扑而誓者則必大司徒總其前後也者則必卿師此皆以欲其素服馴教官之化誨臨期而重誓之巡之則其言易入心易警故也若曰作徒非司徒職也則帥五隸守王宮者武事也宜屬之司馬徒又何說哉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犂之稽三年大



比則以攷群吏而以詔廢置

卽志反

鄭氏曰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孔氏曰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從速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之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田其數皆知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

王禮集註

卷一

三

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其鼓兵器以帥而至

于忽反

孔氏曰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戒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受法司馬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其處受出軍及火及法式也會車人卒伍謂會合車人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備旗鼓兵器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太常以下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弓矢受矛戈戟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孔氏曰都大都小都邑家也量其地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辨其物三井之地所有不同野謂甸稍縣都以及郊內賦貢問師徵之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徵之故曰徵野之賦貢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氏曰朋友相磋切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也按大

王禮集註

卷一

三

夫所舉者謂鄉里之有德行道藝此云辨其能可任國事辨其能則賢者亦辨而舉之可知也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吳氏曰德成乎朋友糾其德則使之勉而無渙散勸之朋友則使之致力以相輔行成乎道藝正其行則使之善而無奇邪強之道藝則使之自強而不怠巡問則詢之以言觀察則考之以事行赦宥者又許其自新也

司救掌萬民之褻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褻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



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

司牧者恐民陷於彘惡過失而救之也吳氏曰以禮防之所以救其惡也禮文之中而誅議防禁存焉斯民入於禮則出於刑矣罰謂出金或撻擊明刑者去其冠飾者而書其素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事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役之司空使之任勞事也其坐役之數存於司寇過失輕於邪惡不加明刑不坐不役唯夜則收之園土而已

王命施惠

天患民病謂疫癘流行民固有闔門卧病枕藉而死者矣王必遣使持節以施惠焉是先王禮樂註一卷 王五 王於天患民病救之之切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難即讎也成平也凡過誤殺人本無殺人之心可知而不應讎者與鄉里之民共和解之為讎亦如之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抵父師長之讐抵兄弟主友之讐抵從父兄弟弗辟則與

之瑞節而以執之

瑞音遵

和之而使辟於此則不得就而仇之矣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也主大夫君也瑞節刻圭也和之而不辟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刻圭使調人執以治其罪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凡殺人又殺其子孫將以除害弱敵也此王法必誅如有走逸諸侯得者即誅之義宜也謂所殺之人義所當死殺之而得其宜者此其子孫不得讐也但使之不同國而已賈氏

王禮樂註

王五

王六

曰言鬪怒則是言語忿爭未至鬪擊故可成之若相鬪擊則罪之矣不可成者平之而不服者也故書以記其名有首發難者即誅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

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半也合男女之半以成夫婦故曰判喪服傳曰夫妻判合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成名者謂子生三月父名之書之者為他日合婚之本二三耆天地相承覆之數也男自二十至三十皆可娶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可嫁聖人定為中制以二三云合體而成故曰判妻

後妾不聘故曰入于皆得書之所以別未成婚者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幣不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仲春陰陽交合之時順天時以成婚禮也奔即奔則為妾之奔非淫奔也謂有喪禍或荒札此有故而婚者不必拘以六禮而禁之惟無故而不用禮乃罰之耳無夫家謂嫁寡會之使有所歸成周之時外無曠夫內無怨女用此道也純當作緇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五

三禮纂註

上卷

五十七

言卒二

兩十端也必言兩者以配合之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也蓋五兩用五正疋四夫從兩頭卷之則五兩為十端每端二丈也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則遷之而使相從也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若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倫故禁之蓋當時有是偽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於士

陰訟以淫僻致訟中冓之事也勝國之社亡國舊社就之以聽陰訟之情其事醜明不當宣露也得其情付與士刑之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道猶言也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正歲謂夏之建寅月則布告前所道所誦之事以教天下使知所善惡觀新物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潛行辨則當以政教化之王制曰命市納價以知民之所好惡夫道四方政事與上下之志誦其傳道則王之聞益聰又察其志而訓焉則四方之遠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行而道德由之而一風俗由之而同先王所以致天下之大順者置官以

三禮纂註

上卷

五十八

言宅

布其教而已

師氏掌以嫀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以嫀詔王者猶陳善納誨之意三德皆根于心三行皆本於孝周時學術明故教法有本也吳氏曰至德德之純乎天者故為道之本敏德德之盡乎人事者故為行之本孝德德之極乎人倫者故知送終不為孝行即孝德之發也故能事父母父母之教得之發也

故能尊賢良而友之順行至德之發也故能  
事師長以求夫道三德三行專為教公卿大  
夫之子弟而設而其學則世子亦齒  
焉此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所以皆得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

第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④ 夫

鄭氏曰虎門踞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踞寢門  
外畫虎焉以明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  
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中  
中禮者失失禮者賈氏曰踞寢寢朝及庫門  
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故以踞寢門  
外解之此即上文以鐵詔王之義也貴遊子  
弟即國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  
暇習業吳氏曰是師氏於國之子弟在王所

王禮纂註

二卷

五十九

川四州一

者無一不善而正言正行日接於聞見之素  
則王之詔猷未為至而養成君德於煥聞之  
際其為詔  
微也大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

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賈氏曰祭祀則郊廟及山川社稷是也賓  
客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在朝或在廟會  
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亦未出畿外征  
伐王舉王行也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  
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聽治謂王  
於野外以聽朝如之如上虎門之左兵服旃

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  
得迫王宮也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  
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率四夷之  
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以本國兵器及其服  
以衛王內列蕃營之  
內守之如守王宮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

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

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

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王禮纂註

二卷

六十

諫王惡者總糾繆之意文王世子曰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也者保其身  
以輔其之而歸諸道者也養國子以道而又  
以藝與客者藝者道之寓使之得於手而應  
乎心客者道之發使之振於心而生于色莫  
非養其道心之方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  
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  
矢參連射注衰尺井儀也五馭鳴和焉逐水  
由過乃表與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  
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  
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  
夕祭勾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穆皇皇賓客之容  
嚴恪矜莊朝庭之容濟濟路路喪紀之容景  
景顯顯軍旅之容暨暨諸路車馬之容匪匪  
翼翼吳氏曰禮本乎禮數本乎義是則六藝者  
取本乎正書本乎禮數本乎義是則六藝者

非德而何祭祀本乎敬賓客本乎和朝廷本  
手肅喪紀本乎哀軍旅本乎嚴車馬本乎謹  
是則六儀者非行而何德行裏也軌儀表也  
養之以道而表裏俱善而保氏之教成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  
如之使其屬守王園

關王宮中之巷門師氏以其屬守王中門之  
外保氏以其屬守王巷門以親臣而燕守禦  
之事以爪牙之職付於腹心道  
義之臣此所以無肘腋之患也

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  
正其位

三禮纂註卷二

卷二

爵官

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倅者是公卿  
大夫士之副貳也副貳於其父之職業以其  
將世於仕進則必漸摩以忠義故設諸子之  
官戒以禁其邪心令以作其正氣教以勸其  
學問治以率其信從辨其等以其父之爵為  
之等正其位叙其齒而為之位凡入學以齒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若

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

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正音征

國有大事謂祭祀也國有大事在祀與戎帥  
國子而致太子者公卿大夫士聽於王而其  
子聽於太子貴賤一體也軍法百人為卒五  
人為伍置其有司則若伍之有公司馬率之

征也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  
惟諸子正之太  
子用之而已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  
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

正謂化載之位謂爵位一日正牲體如朝踐  
而豚解醢尸而體解如辨十二體兩解不以  
獻大豕牛羊則升首薦血六牲之體必叙以  
獻苟失其叙則諸子正之此諸子之職非叙以  
庶子之學者也正舞位謂國子之在舞位者  
授舞器則國子之用舞器者也蓋先王之教  
成之以樂而大司樂教之也國子亦謂之群  
子者又以居而衆者名之從從王也大喪正

三禮纂註卷二

卷二

爵官

服位者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  
公卿大夫之子為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曰  
大夫之子得行大  
夫禮故也作使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  
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凡國之政事國內徭役之事一日若宿衛守  
國之屬存使之在學而養之也遊倅倅之未  
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合諸  
學則脩德學道也合諸射習射澤宮也保氏  
養國子以道道德存乎中而難知攷其藝則  
中和禮樂皆可得而見故合於射藝而進退

之更受業也

氏曰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之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倖諸侯諸臣之貳也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則好相合矣所以王太子群后卿大夫士之子皆造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脩則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爲不豫矣東萊曰古者或有故使太子帥其餘子守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子弟佐太子守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援之理如此太子素與諸侯之子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不如後世徒然封建

三禮集註

二卷

本三

科五

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爲諸侯者則他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子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公曰魯侯可王乃命魯孝公此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此可見矣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亦有此意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興於閭里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策任之以金革則與邀賞驅庸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已固則今之遊倖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文王世子曰公若出疆庶子以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此諸侯禮也豈天子而有不力者乎劉氏曰大司馬總六卿特數十萬足以

九州卿四夷之強弗反者而此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聖人防微保邦之根本使諸侯卿大夫之子爲太子之肘腋而卒於王也故司馬弗正允國正弗及則國之根本不可得而動搖矣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成者成其行之虧均者均其習之偏五帝師此以名學成周因之以爲教國子弟之法其義一而已矣國子弟謂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蓋國之子弟安富貴易驕後一誘於物

三禮集註

二卷

本四

馬

喪其良心教不可緩然命大司樂者以樂之入人也易感人也深使斯人鼓舞於其中血氣和平志慮純一非僻不作動與理會此成均之教法也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於規程之中寓性命之理所以勉其爲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於防檢之中寓激勵之術所以糾其不爲成均者又命爰才藝能躬行之士使之儀表於上訓迪於下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充之爲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之外別有所謂成均也樂祖者舜命夔典樂死而祭之以爲樂祖瞽宗殷學也大司樂之教有樂德樂語樂舞凡道德之教乃聲樂之本夔贊之所習乃聲樂之文能爲衆瞽之所宗然後可以行道德之教按古人之教以典樂之官司之自虞廷而來矣陶治之功於是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決洽

清融其習心習氣在言意之外故孔子亦曰成於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智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太

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去聲

教之切要者樂也而德者樂之本語者樂之則舞者樂之效故首言樂德次樂語後樂舞樂德而曰中和祗庸孝友者中者德之體和者德之用祗為德之敬庸為德之常孝與弟者德之施樂語而曰興道諷誦言語者興者托物發詞也道者直言達情諷誦言諭意誦誦舉古訓言者自言心之所蘊語者因問而答之樂舞而備六代者樂莫盛於六代言其

主禮纂註卷二

李圭

儒官

舞之善則其聲音之善可知也蓋樂所以節夫舞也雲門大卷黃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物也大濩即成也堯樂也成言其德之偏及池言其潤澤也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其能以寬治民而救護之也大武武王樂也言其能成武功也六代之樂無非所以形容帝王之盛德發暢天地之和氣而措生民於理是周人以樂德之全望國子者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

作動物餘音

六同總有十二以銅為管轉而相生其分而益一下生者三分而一去一終於林鍾六寸則極短也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名曰律者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也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為六同名曰同者以其為律之偶而同於陽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大合樂備作六代之樂也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賜諸侯樂或特以祝或特以饗此以和邦國也或奏之卿射或奏之卿飲此以諧萬民也或奏之燕或奏之饗此以安賓客也九夷八蠻五戎六狄其君之爵止曰子及其朝也與之燕焉而樂以作此以說遠人也蜡祭索萬物羽贏之族鱗介之類莫不祭之而樂亦作此以作動物也

三禮纂註卷二

李圭

儒官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於祭祀則各用一代之樂而因序次之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黃鍾陽聲之首大

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雲門黃帝樂而天神用之亦以尊而祭尊也大簇陽聲之第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充樂也其樂次於黃帝猶地示亞於天神也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岳鎮及四瀆也蕤賓陽聲弟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一曰林鍾夷則陽聲弟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曰仲呂先妣姜嫄也周立廟以后稷為始祖其母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祀之謂之閼宮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曰圓鍾先祖謂先王先公也六代之樂於律呂五聲八音無不備上既言律呂之合矣故此又言五聲八音五聲播一曰黃鍾屬子大呂屬丑子與丑合大簇屬寅應鍾屬亥寅與亥合姑洗屬辰南呂屬酉辰與酉合蕤賓屬午林鍾屬未午與未合夷則屬申仲呂屬巳巳與申合無射屬戌夾鍾屬卯卯與戌合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鄭氏謂此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也九樂一成而更奏謂之變每奏有威致和以未之羽物雀雉之屬羸物虎豹之類鱗物魚龍之屬毛物狐貉之屬介物龜鱉之屬象物天神王氏曰羽物輕疾故致之揚介物遲重故致之難象物恍惚無形致之尤難川澤虛故致之

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而尊致之尤難○愚按音樂致物人皆疑之不知凡有血氣含生無不可感動者聲音之妙出自元和不然百獸率舞鳥獸踰踰鳳凰來儀豈誣語耶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太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凡祭先以求神此求神之樂也先奏此樂以致神禮之以王而裸焉然後合樂而祭之自圜鍾至姑洗陽律之相次者也相繼者天之道故於天言之自太簇至南呂律之相生者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自黃鍾至應鍾律之相合者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言之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為終黃鍾為宮者黃鍾為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



為宮者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  
為宮者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夫樂  
天地之和也人心之和也以天地人之和宣  
諸器形諸文故天地人之神皆可得而降吾  
豈聞其聲見其形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其左右洋洋乎來假來享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  
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  
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宿縣祭前之夜縣樂於簡虞也以聲展之扣  
使作聲而展省曉之知其完否善惡一曰以  
聲展之則十二聲皆以調其器也三夏皆樂  
章名王言其大王之出入廟門則奏王夏肆

主禮纂註

卷九

七十九

言其直而自遂尸雖臣為祖考尸出入廟門  
則奏肆夏昭精白之至致味之所以欲鬼神  
牲之出入廟門則奏昭夏大饗饗賓客也牲  
不入亦不奏昭夏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  
亦奏王夏肆夏蓋饗禮行於廟中則禮欲盡  
其誠不入牲於廟門則禮欲致其稱是待賓  
客以祭祀之禮而不能盡其如祭祀之禮也  
有司其牲之後即殺於廟門之外其他裸獻  
之節皆如  
祭祀也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  
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  
則令奏愷樂

大射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擇士而射  
於西如之虞庠也騶虞樂章名即召南騶虞  
之篇王射以騶虞為節以弓矢舞者謂執弓  
挾矢揖讓進退之儀也大食三宥有與侑同  
謂期日月半以樂侑食也侑猶勸也王藻曰  
天子日食少牢月大牢大牢者大食也大  
獻者謂獻捷於祖廟  
也愷樂獻功之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  
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慢聲

四鎮山之重且大者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  
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

主禮纂註

卷九

七十九

兖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  
州僂猶恠也大恠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  
奔竄及震裂為害者則去樂裁之也札疾癘  
也凶凶年也歲水火也弛釋下之也大憂若  
檀弓國亡大邑及戰敗之類數者之變皆王  
者之憂以天下也憂之日短則去樂憂之日  
長則弛縣也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  
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  
恭者也九樂尚中和淫聲不正過聲不中凶  
聲不善慢聲不肅皆大司樂所禁者孔子欲  
放鄭聲  
亦此意

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涖臨也厥興也臨筮師鍾師之屬興樂器也  
興謂作之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筮師鍾師



故彼皆云奉  
而歲之也

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小舞年幼小子教之舞也內則曰十三舞勺  
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舉大夏則雲門已下  
六舞皆學可知帳舞析五采繡以爲舞羽舞  
析重翟之羽爲之皇羽五采爲羽象鳳凰來  
儀旋舞持旄牛之尾象百獸率舞干執干旄  
而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  
宗廟以人山川  
以干旱曠以皇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

鐘鼓爲節

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之儀行於大寢之中  
則奏肆夏之章以爲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  
采薺之詩以爲節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  
之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  
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  
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  
鐘皆應於是奏樂環謂旋也賓客環列而拜  
則亦鐘聲以作之鼓聲以止之王氏曰盛德  
之至非特動容周旋中於禮而即奏又比於  
樂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則王之進  
退有可觀之容可則之象矣夫行則緩緩則  
有直而自遂之義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欲  
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薺環拜以鐘鼓爲節此  
賓拜之儀也環拜謂旋列而拜以拜者非一

止應於鐘鼓則其儀不或失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

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  
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  
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射所以  
觀德歌詩所以節射言凡射則大射燕射皆  
可推之射人曰天子九卿諸侯七大夫士五  
尊卑皆以四卿爲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卿  
諸侯三卿大夫士一卿皆先作以聽先聽者  
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也  
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受者  
乃得與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  
琴也射義載狸首之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

王禮集註

卷二

舉大夫君子九以庶士小大莫處卿於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  
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一日王者仁及鳥獸  
草木皆如騶虞王道成矣以此爲節欲天子  
結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也狸首亡記有原  
壤所歌之辭曰狸首之班然執女首之拳然  
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尊者執女首者所以道  
當結教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  
情朝事故以爲節  
所以樂其會時也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  
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及歌  
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

鼓令相如祭之儀

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樂之次第皆序之治  
樂政謂治樂聲使得其正小事小祭祀之事  
有鐘鼓而無舞成謂所奏一竟書曰蕭韶九  
成無禮曰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詔來瞽  
謂當奏樂時告瞽瞍扶瞽人未入也畢之言  
號告國于當舞者舞學士國子也歌微歌雅  
以微也學士主舞瞽者主歌歌微之時歌舞  
俱有帥學士使之舞令相使抵瞽扶工也如  
祭之儀非直序樂令鐘鼓令相而已其中詔  
未替卑舞歌微等皆如之但祭祀歌雅而微  
饗會微亦歌雅何以知之下大師與此文皆  
云大饗亦如祭祀登歌下管故知其皆同也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

主禮纂註

卷

七

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  
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射夫衆耦也以弓矢舞謂射時執弓挾矢及  
發矢皆體比於禮節比於樂其節相應於樂  
節也樂出入謂笙者歌者舞者之出入則令  
奏鍾鼓以聲其出入警其執事以爲禮之大  
節也大獻師克獻捷於祖廟也教愷歌師還  
未至之時預教替瞽入祖廟遂使樂師倡道  
爲之凡喪王家有大喪小喪皆有明器之樂  
器若所謂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  
平笙等倫而和是也帥樂官往陳之既夕  
於祖廟之庭及壙於道東也序哭謂使人持  
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器藏之  
也序樂官大胥至司下以下皆是

大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集令  
舞秋頒學舍聲

學士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  
籍當召聚學舞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  
召之漢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  
除吏二千石到百石及閭內侯到五大夫子  
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年三十類  
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  
夫子同義也大司樂既禁淫過凶慢之聲而  
舞人又取卿大夫子有中和祇庸孝友之德  
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聞而見之者焉得而  
不正乎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舍作釋  
釋采古者士見於師以采爲贊始入學必釋  
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合舞寺其進退使

主禮纂註

卷

七

應節奏也頒分也以春始入學未知其才藝  
之所宜至秋而可知也於是頒授以所學合  
聲亦寺其曲  
折使應節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  
樂器凡祭祀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爲大合  
樂習之也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  
入不紕錯也比樂官次比之也展樂器陳數  
之也以鼓徵者擊鼓召之也序宮中之事謂  
序王宮中之國子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  
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是也  
此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也  
胥序宮中之事亦如此也一曰士樂官則先

序其所教之人以考其藝之精粗展樂器則  
展視其所用之器而審其聲之所完否人與  
器俱審則舞  
樂可知矣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鬴其不敬者巡舞  
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  
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  
堵全為肆

學士即大胥在版之國子也蓋學士之未至  
者徵之使未學至者令之使有為比則校其  
能否否績罰爵也撻者打罰也樂縣謂鐘磬之  
屬縣於筓簾者宮縣四面皆縣如宮之有牆

三禮纂註

卷五 四百七

也軒縣去其南面以避王也判縣又去其北  
面以示其德半於君也特縣又去其西面以  
示特立之意也觀此則知尊天子之義辨其  
聲則鍾磬鼓鐃其聲不一必待辨而后正也  
如堵如宮牆之半堵肆如牲體之全肆蓋天  
子宮縣每面鍾磬各十六枚則四面共六十  
四枚諸侯以下則降殺焉諸侯三面共四十  
八枚卿大夫二面共三十二枚士一面止十  
六枚雖尊卑寡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  
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鍾  
磬各八枚兩面共鍾磬一十有六枚士特縣  
則惟八枚而已唯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  
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  
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  
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星張大呂寅之氣  
也正月建焉而辰在星奎應鍾亥之氣也十  
月建焉而辰在星艮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  
焉而辰在星震大呂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  
焉而辰在星離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  
辰在星坤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星兌  
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星乾仲呂  
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星坎無射戌之  
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星巽夾鍾卯之氣也  
二月建焉而辰在星艮夷則辰之氣也

三禮纂註

卷五 四百七

表裏然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  
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  
生太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  
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  
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  
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  
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  
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中呂又上生黃  
鍾長九寸其質一簫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  
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  
寸二四三十分寸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  
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  
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  
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姑洗

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  
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  
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  
者以調五聲使之相失如錦繡之有文章描  
繡也石磬也土埙也埙聲也絲琴瑟也  
瑟也木祝也祝也祝也祝也祝也祝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

為之本以六德為之者

風者風也賦者賦也比者比也興者興也詩其事  
也此者謂詩也興也與者因物寓意也六詩  
之義也子也大同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  
和祇壽考是六德之本出於大司樂所教

主禮樂註卷二

七十七

而後大司樂之於六律之育則知  
大司樂之於六詩其為國子明矣

大祭祀帥樂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

鼓鞀大饗亦如之大射帥贊而歌射節大師執

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贊而厥作匱

謚九國之謚滕正焉

謚謚為道引之引音音

登歌清廟堂上之樂也拊形如鼓以革為之  
著之以簾下管吹管者在堂下登歌下管貴  
人聲也鞀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  
為大鼓之引故曰鞀擊拊以導歌而後贊者  
歌焉奏鞀以導管而後樂播焉樂之與歌必  
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樂奏之

序也射節謂騶虞狸首采蘋采芣之節則十  
師為之歌大師大起軍師六律陽聲也六國  
陰聲也即陰陽以候其氣則殷一動而八  
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天  
地之和兵書曰王者出師之日授將子矢將  
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  
角則軍援委喪失士心官則軍和士卒同心  
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剛師  
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羣死  
聲楚必無功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  
且占軍家之勝者無過於天特太史抱天特  
與太師同車則亦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無  
誣矣詔吉凶使知所戒一體之盈虛通於天  
地應於物類故占之以夢卜祇之以視象聽  
之以同律皆得其祥焉殷興也興言王之行  
謂調誦其治功之詩又陳也陳其生時行迹

主禮樂註卷二

七十八

為作謚正從太師之政教○王氏曰史序事  
王行見於事故太史讀誦謚贊掌樂王德成於

樂故太  
師作謚

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壇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

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厥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

和

教教贊像也出音曰鼓一曰革音曰鼓鼗如  
鼓而小待其柄握之旁耳還自擊祝如漆桶  
中有推敵刻木為虎背有二十七刻以木轆  
之止樂也埙燒土為之大如鷲外銳上平底

有六孔以取聲簫編小竹管如蓬而小併兩而吹之絃謂琴瑟也歌依永聲也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無用而不可廢者絃歌用之堂上鼓鼗塤簫用之堂下祝歌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爲作止之節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憂擊祝歌用之以節堂上之樂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歌用之以節堂下之樂也堂上言其聲堂下言其器大師所言登歌下管者不易之定制小師以弦歌列塤簫之下則是小師所言者教樂之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擊拊擊石也一日小師亦自有拊擊之佐太師令奏應聲也應與陳及朔皆小鼓也此所以贊太師也太師言大祭祀帥瞽登歌擊拊此復言之者大師令之而已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即歌振鸞仲尼燕居云徹以振羽當爲振鸞此諸侯朝天子

三禮集註

卷九

瞽矇掌播鼗祝歌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諸發揚其音也小師教之瞽矇播之凡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誦誦者主誦詩以刺君過國語曰瞽矇誦誦謂詩也世即諸侯卿大夫之世本奠繫一作帝繫即帝王之奠繫亦

從而諷誦其書以勸戒人君也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發昏幽焉以林其勤誦詩以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奠繫以知前世之興衰小史奠繫世則定之而已非誦之也鼓琴瑟者誦詩及世繫則鼓琴瑟以合而和之若今之唱辭者九德禹九功之德六詩古者六義之詩

瞽矇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獻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鼗愷獻亦如之

三禮集註

卷八

方曰頌頌作庸功也西成功之方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掌太師之縣爲太師縣樂器也相謂扶工大旅大故而祭非常祭於時興造其樂器亦如明器沽而小一日亦如喪陳而不作也賓射王與諸侯射擊輶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鼗讀爲憂戚之戚大喪獻樂器成也成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成亦如之者雖喜樂戒懼之際未嘗無樂節也愷獻獻功愷樂也二者皆瞽矇奏其鍾鼓也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欽達聲羸微聲醵田聲衍侵聲柝翁聲

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凡和樂亦如之

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為之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于四方為作也太師合其聲然後付之與同以制器九聲者聲之病也凡聲生于形形異則聲異高鍾形太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衣然如裏此是氏所謂鍾小而長小則形高也下謂上下直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太下大也下則聲出放肆此是氏所謂鍾大而短也而短則其形下也破謂偏侵破則聲離散也臨謂偏弁臨則聲欬不越也達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形微小也歸聲小不成也因其形微圓則其聲淫衍無鴻殺

主禮集註

二卷

八十二

附音九

也侵謂中央約也侵則聲迫不出也去疾也鍾謂中央寬也弁則聲鬱勃不出也甄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太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十二聲並是鍾之病此職掌十二律之鍾是十二辰之零鍾非編鍾直言病鍾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鍾之善者數度廣長也齊量侵弁之所容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律歷志云古之神替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假令黃鍾之管長九寸倍之為尺八寸又九寸得四寸半按二尺二寸半以為鍾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一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故云度數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以十二聲為之齊量十二聲則十二辰零鍾鍾則聲也十二鍾皆有所容是少之齊量故云侵弁之所容上文侵弁雖是鍾病所容少則依法故舉弁侈見文而言和謂調其故器知聲得

不及容委火  
當依法度也

祭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

祭祀奏縵樂

教教教也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自擊之宮縣有特磬十二磬鍾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鍾各十有六共為一虞而磬師之職掌教縵言擊編鍾則磬與編磬而又不編者鍾師自擊之縵樂也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樂也即閨雅二南也二樂皆教其鍾磬祭祀奏縵樂則備樂故也

主禮集註

二卷

八十三

附音十六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祗夏騶夏

金奏先擊金以為奏樂之節如下以鍾鼓奏九夏是也金謂鍾及鐃即所謂鍾師自擊不編之鍾者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不擊鼓而兼言者欲見鼓鍾先後次第故也夏大也九夏者詩也堂上歌之堂下以鍾應之傳曰平侯歌鍾二肆樂之大歌有九祗讀為陟鼓之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三者見大司馬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待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陟夏恐其失禮故陟之祗亦王戒之意故通用卿飲酒卿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陟公出入奏騶夏謂諸侯射干

西郊白外  
入春之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

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饗食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在廟故與祭祀同樂燕樂曰奏亦如上也鍾鼓奏之也饗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井諸侯則升歌大雅合小雅饗同手無故曰燕樂凡射則大射賓射皆同用此為射即鍾師掌此四節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而不言節以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鼗鼓綬樂

主禮集註 二卷

公三

承三百四十二

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磬師奏綬樂鍾師執簾以和之

鍾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

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

鼗皆鼓之守鼗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奏而蔽

之

金即鍾鍾以金為之故言金鍾師不自擊而使眠曉但主擊金奏之音鼓也即鼓人所謂以音鼓擊金奏者也蓋音鼓鼓軍事是也鼗其聲也司馬法曰音鼓四通為大鼗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此所謂三鼗守鼗備守鼓也軍已發行而兩側不擊守此

所以又有守鼗後世用師軍行而京師戒嚴者本此三鼗及守鼗皆鼓之鼓其金奏也此官所厥亦作其鼗鼓音而已

笙師掌教飲竿笙埙簫簫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此亦教曉也衆樂並行而以笙名官笙在東方有始事之意竿三十六簧官管在中長四尺二寸笙長四尺十三簧官管在左以匏為之埙與管見小師簫如篴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簫編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形象鳳翼聲象鳳鳴篴長尺四寸圖三寸一空上出寸三分遂笛也長三尺四寸六孔春牘以竹大五寸六寸長七尺

主禮集註 二卷

公四

承四百六

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繫畫之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中有推雅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二寸以羊常鞞之有兩紐疏畫教祓樂賓醉而出為之奏陟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明不失禮也○香牛反赤炙黑少之色○莫干反

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享亦如之大喪

厥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鍾與笙皆堂下之樂升歌在上鍾既應歌而笙亦應鍾故曰鍾笙厥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送之于墳也陳之陳于饌處而已不泄其縣

簫章掌土鼓圉簫中春書擊土鼓飲圉詩以逆



老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獻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飲爾頌擊土鼓  
以息物

土鼓築土為鼓也以土塊為桴爾雅謂之土鼓  
簫之聲章即下吹爾雅謂之簫伊耆氏之樂爾雅謂之土鼓  
位曰土鼓爾雅謂之簫伊耆氏之樂爾雅謂之土鼓  
七月也詩當為風以與下雅頌字相連也吹  
之者以簫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還氣歌  
其類也以畫求諸陽以夜求諸陰祈年祈豐  
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爾雅亦七月  
也又有千箱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  
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田畯古之先  
教田者爾雅曰畯田夫也郊特牲曰天子大

主禮集註

卷二

小

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享之蜡之祭也主先蠶而祭司蠶也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十二  
月建亥之月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  
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于是  
國亦養老月令孟冬勞農而休息之是也爾  
雅亦七月有穫稱作酒躋堂稱觥萬壽之事  
亦歌其類也謂之頌以歲終人功之成此三  
事皆奏爾雅謂之頌以歲終人功之成此三  
重先蠶也或用其頌報成功也王業起本於  
爾雅而樂始于土鼓本于簫逆暑迎寒祈年皆  
本始民事息老物使反始復本故所擊者土  
鼓所吹者簫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

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  
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  
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和鼓  
以金鑼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

鄭氏曰音聲五聲合和者教為鼓教擊鼓者  
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雷鼓八面鼓  
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  
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大鼓謂  
之鼗鼗鼓長八尺對晉鼓六尺六寸者而言  
唯兩面擊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  
奏謂樂作擊編鐘鐃鐃于也圓如碓頭大上  
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鐃也形如小鐘

主禮集註

卷二

小

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鐃  
如鈴無舌有蓋乘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  
職曰鳴鐃且卻鐃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  
職曰司馬振鐃賈氏曰言掌教者非教他官  
當教既曉也其晉鼓當教鐃即非教樂下  
云雷鼓靈鼓等皆是也以鼓軍旅下以鼗鼓  
鼓軍事是也以正田役下云以鼗鼓鼓役事  
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與軍鼓同也單  
出曰聲難比曰音聲相將之物五聲合得音  
故不重云音大小之數則八百之等大小司  
以天鼓祭澤中之方丘則但是地祇祇大小  
用靈鼓則知天神大小用雷鼓鬼享大小用  
路鼓也軍事用鼗鼓則大司馬所謂諸侯執  
鼗鼓是也役事用鼗鼓則大司馬所謂諸侯  
弗勝是也金奏用晉鼓則鐃師所謂金奏之  
鼓是也今以六鼓聲用而教之唯雷鼓



于天神鼓專用於役事若夫鼓用于祭至  
至其氏則用之以驅猛獸路鼓用于祀享至  
大司馬則用之以教戰大僕用之以待遠賓  
者遷令以至辟雍作樂鼓維維仲秋蒐田  
軍將晉鼓則又鼓聲不止于軍事晉鼓不止  
于金奏要之六鼓聲用各有主此鼓人所  
以不容不辨注引軍行鳴號以下此特  
用于軍事而六鼓所用亦可以類推矣

###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候舞者

兵舞千戚之舞候舞列五采繒為之所以形  
容百物之神有捍蔽祓除之功山川用兵舞  
社稷用候舞九在此祀典  
者皆鼓此二舞而用之

### 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

主禮纂註

卷二

十七

### 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歷千

鄭氏曰鼙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  
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早明五通為發响  
鼙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  
為鼙也在軍警戒急在于夜故于夜鼓鼙以  
警衆動旦行田獵圖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  
救日月食王親鼓聲大異詔大僕鼓始崩及  
突時傳達  
于四方

###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候舞帥

### 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

### 小祭祀則不與舞

吳氏曰舞帥所教六卿六遂之民也卿遂有  
山川社稷四方之祭祀與夫旱暵之事即州  
長之社祭也黨正之祭祭索祭也族師之醯  
祭也兵舞者于戰之舞用之于山川以有扞  
衛之義候舞者以絲繒為飾用之于社稷則  
有祓除之義羽舞者以析白羽為飾用之于  
四方則有翼蔽之義皇舞者以五采羽為飾  
用之于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凡野  
舞皆教之者備卿遂之舞也賈氏曰掌教兵  
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  
領往舞已下皆然鄭氏曰羽析白羽為之形  
如候四方之祭四望也旱暵之事雩也皇形  
亦如候小祭祀王玄  
是所祭者與猶作也

主禮纂註

卷二

十八

禮四百五十五

### 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歌祭祀則鼓羽籥之舞

### 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歛其樂器奉而藏之

文舞有特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  
曰秋冬學羽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鼓  
之者以鼓為之節一曰以鼓作之也所  
厥樂器惟羽籥饗食亦在朝故樂同也

###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

### 之燕亦如之

丁兮切  
九具切

四夷之樂東方曰舞南方曰任西方曰侏北  
方曰禁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  
其聲歌則云樂者主于舞吹之以管籥為之  
聲王者設官掌四夷之樂示四夷之樂王化

也故于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樂其歌以明王道之廣大也○舊屬春官次籥章

如之  
赫東夷之樂赫以赤帝為服赫師施人提提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赫言其所服施言其所執轡言其所履作其樂舞使服其服從其宜也○帥其屬舞者十六人也舞之以東夷之舞蓋文王之世東夷先服王化以基王業祭祀大饗舞之所以示四夷未王昭先王之德也○舊屬春官次鐃師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舞仕者屬

主禮纂註

二卷

九

言七十八

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真內故謂之散夷樂四夷之樂旄人特教其舞而已凡四方以舞仕焉者此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者當于中取之故也燕樂者有燕樂間之意舞燕樂而散樂夷樂成在者言樂之無所不備也○舊屬春官次赫師以上三官掌野樂夷樂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

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獻筭虞

庸功也庸器即伐國所獲之寶器若崇鼎寶鼎及以兵物所鑄銘也樂器即筭虞所以縣

鍾磬橫曰筭直曰虞上設版謂之業明王者有其業而可以作樂設筭虞祇縣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以華國亦示先王之道也○舊屬春官次鞀鞀氏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

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獻舞器及塋奉而藏之

舞器者干戈之舞羽籥之舞也羽籥文舞也干戈武舞也禮記曰春長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是舞勺舞象所用之器也又曰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教羽籥未嘗不執干戈司干掌干戈而未嘗不掌羽籥特籥師以教國子為主故名官以籥司干以周所尚為主故名官以干其實一也○舊屬春官次典庸

主禮纂註

二卷

九

言三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愚使無敢反側

以聽王命

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愚姦偽之惡也反側猶背逆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蓋匡正人也所以正人故掌誦達法則于天下而觀其愚使無愚惡無敢反側也

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

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及四方之民使不迷惑面猶卿也使民之心曉而

正卿王○以上二事向諸侯說之使諸侯以之化民而使萬民正向于王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

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

其死生

鄭氏曰司民主民數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者生去死賈氏曰國中六鄉在城中者都鄙三井井地郊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偏畿內矣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空司寇空及

三禮纂詳

卷一

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氏曰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彙少黜陟主民之吏東萊呂氏曰按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成名者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于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其二其一藏諸閭其一藏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案如此戰國以來此制廢壞久矣不復重民之生也秦始皇復令男子書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徐幹曰民數為國之本也先

王周知其數乃分九職焉則勤惰可聞事役必均人竭其力國家殷富大小不墮下無怨疾此孟冬獻數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之如此而後復維持以六卿六遂之法使其鄰比相保賞罰相及故出入存亡賊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後世不然戶口漏于國版夫家脫而聯伍避役遁逃者有之于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竊盜攻劫利令其牧民數者廢事之所自出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惜其惟審民數乎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稷之種周知其名

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

三禮纂詳

卷一

鄭氏曰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焉法也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

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賈氏謂此觀亦秋熟時觀稼舍惡則知年上下豐凶以此豐凶而出稅斂之法鄭氏曰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城半平其興謂平其穀賦愚按鄭師之職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藉匪以王命施惠其事與此固同而月令孟夏命司徒巡行都鄙命農勉作勿休又與此類予已詳具于叙官由是觀之則司稼之職于此可無疑矣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

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

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

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凡祭祀

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

公猶官也政令祭祀賓客寺祈頌是也享牛

獻神之牛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以釋

者也祭而釋孝子求神非一虞也職為機我

也可以繫牛者機人其充人牧人斂牛人擇

于公牛之中以授機人使養之牢禮養

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所謂五積者膳所以

問禮賓客者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牛犒師

之牛奠牛設奠遺奠所屬也幸傍在犒外執

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任

用也互所以懸肉格盆所取盛血祭尊所以

受肉

簋也

###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丘乘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

長穀一乘故云丘乘不言令井邑舉中而言

也掌令都鄙修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也

吳氏曰乘之所出於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

也軍制曰五人為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主禮纂註

二卷

九

四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

司徒之徒吳氏作空

鄭氏曰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

司馬邦國都鄙稍甸刻里唯司馬所調以

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

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

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

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于司馬也同

徒司馬所調之同皆用徒者不必一時皆編

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疊車及役遂人共

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曰既正

抵路皆從遂來賈氏曰稍人以其監三待采

地是野監故得并

監六遂疊車之事

主禮纂註

二卷

本

中

三禮纂註卷之三

周禮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所立之官象春也春生萬物萬物並育各得其所而禮制興焉使天地神人上下貴賤各得其所無相陵越有以似之故掌禮者命爲春官宗尊也伯長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伯仲也莫重於祭以其掌天神人鬼地示

三禮纂註

主卷

乙

元

之禮則謂之宗以其於四時之官此爲長則謂之伯也鄭氏曰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也舊本錯亂今更定之凡官之類序依吳氏所定而加考校序次如左  
九五十八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

王和邦國

禮即所謂五禮吉凶軍賓嘉其別三十有六者是也宗伯掌邦禮者堯典帝咨能典三禮者命伯夷曰伯汝作秩宗國語觀射父曰使各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羹醢之量火主之度屏攝之位圻場之所上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哀公以公子荆毋爲夫人使宗人彘夏獻其立夫人之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豆籩然則自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而其禮之大略又如此孰是以考之則宗伯之所掌者可知而其屬亦因以類推可以知其當否矣和邦國者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故曰禮勝則離然而圻坎昭穆之節車旗衣服之等上下尊卑各有數量此所謂禮苟一失焉則僭亂誦妄而瀆乎神垂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是嚴者其體也而和者其用也程子所謂惟敬則和若達則便是此道理是也故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三禮纂註

主卷

二十

元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族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一經與下五十八官爲長此官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士已下即三職同有此

官所謂別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提長小宗伯副貳大宗伯之事肆師主陳列祭祀之臣及牲器案盛示轉相副貳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瑞者掌玉瑞玉器之藏王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

并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并者古冠之大稱按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夏收殺辟周并三代皆祭冠則并亦冕也此官總掌王及諸侯與孤卿大夫之冕并所謂尊卑貴賤由乎冕并定等差也并師掌其禁令而俾不可踰則禮行於九服矣舊在夏官合取麗於此與司服等並焉

主禮案註

三百七十一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其職掌王及諸侯孤卿大夫士吉凶之服舊在此今從之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十人

吳氏曰司裘與司服之職相近宜相附麗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掌王后以下六服對上司服為男子故云內司服六卿之卿或別以大小或別以內外如內襄即有外襄內府即有外府內史即有外史今有內司服必有外司服故內司服掌王

后之服而司服掌王之服然則司服合加外字而居於此前也舊在天官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王石之名一曰追冠名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治王后之首服為副緇次追衡并與下履人俱宜與上冕服同類故舊在天官而今移置於此

履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具反

其職云掌王及后之履履及命夫命婦之履

巾車下大夫二人工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人

主禮案註

二百八十七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人

巾猶衣也設飾其車故云巾車蓋車官之長也其職掌公車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皆是禮事故列職於此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人徒二十人

路王所乘車也路大也君之所居皆稱路故有路寢路門路馬等此其職掌王及后之五路亦是禮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其職掌五戎之倅各有差等亦禮事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司常主王旌旗而名曰司常者日月為常王所建也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主尊者言之自王已下尊卑所建不同各有差等亦禮事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主禮纂註

主卷

五

為王節示服又職掌維王太常以祀皆禮事也故自夏官入附於此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命爵命也此官雖以典命名其實掌九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等國家宮室車旗衣服之禮儀而其禮儀又皆以命數為節故稱典命非掌遷秩羣臣之書也其職與司服巾車司常等官相類舊屬于此按典瑞典命司服司表弁師內司服追師饗人巾車司常等官皆一類九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章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漢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綬服物車旗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便利九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濶略而不講其存者非其文具則徒法也而豈所

以為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司而太常特為儀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政為司封則典命歸於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駕歸於兵部自隋置殿中監而尚輦又別領於內省至此併漢失之又焉暇治禮耶至於服司馬公冕等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各屬少府費悉出於禁不調大司農而齊三服官亦至作服輸不過十疋其後浸侈齊官至數鉅萬而東西織室不別為令以其丞屬御府蓋稍省約晉宋御府改為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太常尚無車服冕之辨况春官乎由是知先王之制誠聖人之典非後世庸主所能辨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主禮纂註

主卷

六

伊耆氏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而以名官蓋其有功於耆老而扶者亦所以扶老也故以其姓名官後世以官為姓亦若此以共祭祀杖之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十人徒四十人

舍行所止息之處所謂設車官為圻境官為帷宮皆解脫止息之處而此官掌之者蓋為王之會同必有其舍故云設帷垣再重等事雖似營室其實為行禮設也舊屬天官益遠於事合與幕人掌次等皆附麗于此

幕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幕帷之親上者也按其職云掌朝覲會同田  
役祭祀大喪等共其帷幕是亦禮儀事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次備止之處其職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幕  
人共之掌次張之故連類附此舊與幕人皆  
麗天官

右掌瑞王冠履服裘車旗杖舍等儀凡十七

官

司馬溫公曰夫禮辨貴賤叙親疎裁廢物非  
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  
上下絜然有倫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  
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是故

主禮纂註

七

禮記

周公設典瑞等官以整齊其大小至於圭纁  
冕服杖履副次車旗次舍國家宮室莫不為  
之等殺節其禮儀者非不知其繁且碎也以  
為九人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  
之是故因人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殺使貴  
者不得以逞而賤者無所觀于以辨上下之  
分定諸侯之志能使人安其位樂其職不敢  
僭於上以作奸不敢凌於下以作威尊王之  
猷以建其極則上下有財而朝廷以尊費用  
有節而財力不匱至於廢人亦有所視同其  
衣服雖富者亦不得而獨異矣此皆天下之  
正禮而用之天子與其臣相與共守而同行  
之而不敗變焉此所以有道之長至八百  
雖至戰國魏韓趙之強亦必請命而後敢受  
諸侯之服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彝亦尊也爵鬯曰鬯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  
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  
以陳施於宗廟而已籍綏曰有勳而不廢極  
之以變器則變之為常可知矣先謂尊實五升  
鬯實三升此雖無經見然鬯祿而已其實少  
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鬯歟  
此官掌六彝六尊之位是祭事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几憑以為安者凡敷席之法初在地一重者  
謂之筵重在上者皆謂之席其實一物也筵

主禮纂註

三卷

八

禮記

鋪下席加于上所以為藉而又設几以為之  
憑優尊者也此官掌几席之名物辨其用與  
位以為朝覲饗  
射祭祀之用

冢人奄一人女冢十人奚二十人

冢覆也女冢女奴之號冢者其職云祭祀以  
距布巾冢八等以畫布巾冢六等皆祀事也  
與司尊彝疏李舊在  
天官今置於此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若祭宗廟及祿賓  
客則鬱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鬱鬱金  
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鬱其職掌祭祀  
賓客之灌事此禮之最重者舊亦屬此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秬二米

春人奄二人女春梳二人奚五人

梳音

女春女梳女奴能春與梳者梳并白也詩曰或春或揄有奄者以其與女奴同處故也其職掌祭祀賓客牢禮之米積在地官今移麗於此下饔人同

饔人奄二人女饔八人奚四十人

饔反

饔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饔饔故書饔作饔其職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簋簠皆禮事也

主禮纂註

三卷

九

三

藁人奄八人女藁每奄二人奚五人

藁坤

女藁女人能供犒食者此官與上春人饔人聯事

克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克猶肥也養繁牲而肥之祭祀之牲牧人牧之至祭前三月選入克人芻之使之肥克故其職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亦自地官移于此

雞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四人

職共雞牲

右司尊彝司几筵司幕皆掌禮器之屬藁人

鬯人春人饔人克人雞人皆掌禮物之屬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祝祝官之長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胥徒其職云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亦是禮事故舊列於此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其職云掌大喪勸防之事亦是禮事及事鬼神之法

主禮纂註

三卷

一

百六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其職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亦事鬼神之事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側慮反祝之

詛祝之使詛敗也其職掌盟詛類造攻說等祝亦事鬼神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巫巫官之長其職掌群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仕等爲師故云巫官之長也所掌舞雩共匪王等皆事鬼神之法也故旧與諸巫皆麗于此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祝則以辭而告神  
巫則神之所降而依之故巫所以佐祝其職  
望祀望行與祝前  
皆鬼神事也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神仕謂明神理而仕者藝即掌三辰之法以  
精於其藝者為之一曰以神仕者男巫之俊  
有學問才智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為  
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以其能處  
置神位故以神為名無數者有即入之故無  
常數其職掌三辰之法當處置神之位次

王禮纂註王卷

十一

三

內宗

王同姓之女  
凡有爵者

外宗

王姑姊妹之女  
凡有爵者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其職掌都祭  
祀之禮皆事鬼神也王氏曰宗與祀者也  
掌都祭祀之禮謂之都宗人則以公卿王子  
弟所食采地謂之大都小都故也掌家祭祀

之禮謂之家宗人則以大夫所食采地謂之  
家邑故也古之典祀者皆以宗名宗者廟也  
禮始于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  
無一不出於祖廟不主於祖宗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義同

右大祝以下宗祝巫共十一職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按其職云掌外祭祀之兆守掌其政令將祭  
時帥屬備除以其職祭祀藉列於此

王禮纂註王卷

十一

三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女祧  
女奴有才知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  
也其職云掌先公先王之廟祧若將祭則各  
以其服授其尸有奄八人者以其與女祧及  
奚婦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為八廟故八人  
也王氏曰去廟為祧去祧為去故為壇是  
毀廟之主為祧廟也文武在七廟之中為百  
世不遷之廟不謂之祧一曰天子七廟自虞  
至周所不變也故虞書禮于六宗以見太廟  
周官守祧八人以蕪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  
可知矣吳氏曰王立七廟遠廟為祧先公遷  
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右專主吉禮凡二官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秋綏如誰反

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乃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韋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鸛此則夏翟之羽色也徐州貢之上古以爲綏至周則染而用之謂之夏采夏即五色也其職掌後事是喪禮也故自天官入于此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職主也以其主公卿大夫之喪亦爲禮事

主禮纂註

主卷

十三

夏采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冢封土爲丘纍象冢而爲之蓋山頂曰冢秦漢已下天子之丘謂之陵亦是象丘陵而爲之也其職掌公墓之地辨兆域及昭穆與王及諸侯卿大夫之位皆喪禮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其職掌凡邦墓之地城令族葬而正其位亦喪禮事也記曰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

右專主凶禮九四官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四官皆主賓客之禮儀而行夫官獨多於餘官者以主國使主於美惡無禮者皆使之故也此所謂以賓禮親邦國者舊入於秋官何義也先儒不得其說乃以爲嚴疑之事又以爲禮刑相表裏而引洪範六曰司寇七日賓論語齊之以刑齊之以禮以文致附舍其意今皆不從移麗於此

主禮纂註

主卷

十四

夏采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三十人

在此者其職掌賓客半禮之陳與大行人等類也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十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國賓客任器爲之守衛其職云賓客舍則授館令聚據是待賓客之禮○以上皆自秋

官入  
於此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主交通結諸侯之好王氏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勳不成先王所以立掌交之官舊屬之秋官誤矣○以上八官皆主中國賓客之禮者

象胥每羣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水輿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其職云掌四夷之國使及以時入賓者而傳

主禮纂註

主卷

十五

王言聖

賓主之語亦大行人類也屬之秋官夫何義哉此一官專主四夷賓客之禮

右專主賓禮凡九官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其職掌以射法治射儀皆禮樂之事非武事也舊入夏官誤矣

右專主嘉禮一官

按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三曰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則是禮射固嘉禮之一也先儒以為武事而為之夏官不知此乃觀德行禮之射非貫革尚武之類附於春官大司馬誤哉

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國

太宗伯之職莫重於五禮而五禮又莫先於吉祭蓋幽能格於鬼神則明而教人示諸掌矣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飢師

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

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

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

主禮纂註

主卷

十六

王言聖

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與久反音祇音祇音因

音風音理

此以下叙五禮而先以吉禮為上也禋祀實柴燔燎此祀天神之三禮也禋之言煙周人

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升煙上達而祀之也以牲卦實于柴中積柴而燔之或有玉帛亦燔

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各指一事互文也陽祀自煙起故於天言之也天即帝也天言其

辨帝言其主冬至於圜丘祀之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

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血祭狸沈醢辜祭地示之三禮也血祭先薦血以飲神貴氣臭也

祀五官之神木神句芒火神祝融土神句龍

一曰祝融食金神蓐收水神玄冥四時迎  
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之五嶽岱衡華恒嵩  
也其牲玉沈之各順其性之含藏也福華者披  
牲胸中曰福祿之曰華四方百物若八蜡及  
祭百種是也肆獻裸饋食祠禴禘嘗此享宗  
廟之六禮也肆者進所解牲幣謂薦熟時也  
獻獻醴謂薦血腥時也裸者進以薦熟謂始  
獻尸求神時也此五年之禘也祭必先灌而  
後薦腥薦熟逆言之者錯舉其事也饋食者  
有黍稷互相備也此三年之祫也天子曰禘  
諸侯曰祫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  
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  
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  
之謂祫祠禴禘嘗四時之常祭也春物初生  
未有以享以祠為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

圭禮纂註 圭卷 十七

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為主故曰  
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四祭皆用禘  
天神同於禘地示同於血人鬼同於禘也  
按人道莫大于報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國家之事莫大於天地宗廟之  
祭吉禮為五禮之首以此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  
凶札以吊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園敗以恤禮哀

寇亂通會

大君以天地萬物為一軀疾痛惻哀俱切於  
身故有凶禮五以憂邦國之憂而分裁救患  
自不容已矣喪禮如制服及含禭賜賻之類  
荒禮如移民通財及膳不祭肺馬不食穀之

類吊禮慰問禍哉如魯莊公使弔宋曰天作  
淫雨害於案盛之類禴禮同盟者合會財貨  
以資其所需喪如齊桓公城楚丘之類大行人  
云致禴以補諸侯之灾小行人云若國師侯  
則命犒禴之是也恤禮同難相恤或救兵或  
犒師之類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

曰視朝直還反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此賓禮所以親之也虞  
制天子五載一巡狩其餘四年中每歲一方  
諸侯來朝周制加密一歲之中六服之內四  
方諸侯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圭禮纂註 圭卷 十八

遇冬更通而遍朝欲其來之早也宗欲其尊  
王也覲欲其勤于王事也遇欲其不期而俱  
至也然亦互耳時見無常期王將有征討之  
事為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傳曰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不  
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於合諸  
侯以命政如王巡狩然時聘亦無常期天子  
有事乃使大夫聘之殷說謂一服朝之歲以  
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衆聘焉一服朝在  
元年七年十一年此二者是諸侯遣臣聘問  
天子之事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  
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

之禮合衆也

鄭氏曰軍禮威其不協與儲差者王介甫曰用者用其命恤者恤其事簡者簡其能任者任其力合者合其志軍禮以用命為主以合志為終王氏曰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以之冒矢石而不辭當鋒刃而不懼皆有用其命也若因地定賦因家起役地有肥瘠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也坐作進退講而知刺伐縱禽習而能春而振旅夏而麥舍秋而治兵冬而大閱所以簡其能也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以任其力也正其畿疆而使地有定域平其土地而使民有常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同心而一德此所以合其志也

三禮集註

三卷

十九

四百三十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版牒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嘉善也宴樂喜慶之事人心之善者因為禮制以親之民者天民之民上下之通稱大學曰在親民此禮所以親之也飲食謂族食族宴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親兄弟歲四食從兄弟歲三食從祖兄弟歲二食族兄弟歲一食又有因祭而宴者此同姓之情相浹洽也冠者成人之道歸妹人之終皆人事之成也有昏姻冠弁之禮民樂成以相親浹

故舊朋友王之舊識與共在大學者有禮以際接遇有射以申宴飲四方賓客以朝會聘問而至及貢土之賓王者有饗以訓恭儉有燕以示慈惠版祭社稷宗廟之肉膳祭宗廟之肉兄弟之國祭則歸胙所以同福祚也異姓之國有喜事則慶賀之服膳者特享之禮故於同姓言之賀慶者普徧之禮故於異姓言之然同姓亦或賀慶異姓亦或歸胙此亦互言之耳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三禮集註

三卷

二十

四百六十六

邦國尊卑之位所以命有德也王者制為命數一視其德之隆污以為進退而其車旗衣服則一視其命數一命如王之下士及列國之上士子男之大夫受職謂為正吏受職事也再命如王之中士及列國之大夫子男之卿受服皮弁之服與命曰受玄冕之服三命如王之上士及列國之卿受位始列位於朝四命如王之下大夫及公之孤受器始有祭器五命如王之下大夫出封加一等賜地百里或二百里則者地未成國之名六命王六命之卿也賜官使得自置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也六命出封加一等而為諸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則加命之使得專征伐乃一州之牧也典命云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是之謂方伯也受以義言賜以禮言作以功言

賜以君為主受與作  
以臣為主其實一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⑤ 猶

瑞者祥應也玉乃純陽之精備天地之德天  
子諸侯執而守之而名曰瑞天子世守以為  
室故曰守圭諸侯皆天子所命故曰命圭等  
猶差等也鎮安也所以安鎮四方也鎮圭以  
四鎮之山為玉飾長尺有二寸凡圭廣二寸  
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半寸又曰鎮圭緣藻五  
采五執又用五采綬約中央以備失墜此王  
祭祀時所執也公執桓圭雙植謂之桓象宮  
室有桓楹也二伯執之有為國柱石之義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二圭皆琢人形其直曰信

圭禮纂註

三卷

三十一

圖五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⑥ 音

摯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孤卿以下之贊  
咸象其德而隆殺之等亦寓焉孤執皮帛者  
火師火傳火保用玄黃纁之三帛合以虎豹  
之皮束帛十端每端長八尺皆兩端合卷總  
為五疋皮以配帛也卿執羔取其群處有和  
衷之義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與不再偶之節  
士執雉取其文明與守介而死之象庶人執  
鶩庶人者府史胥徒在官者鶩鴨也取其不  
飛遷工商執鷄取其知時警一日有有飾有  
無飾天子之孤飾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飾  
侯之卿大夫飾以布士以下無飾以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

圭禮纂註

三卷

三十二

圖五

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  
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⑦ 上

禮神者先奏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  
蒼璧禮天蒼象天之色圓象天之形禮天以  
冬至也黃琮禮地黃象地之色琮八方亦象  
地形禮地以夏至也青圭禮東方圭刻上左  
右而銳首象春物初生禮東方以立春也赤  
璋禮南方半圭曰璋夏者陰陽各居其半故  
用璋禮南方以立夏也白琥禮西方刻狀虎  
形禮西方以立秋玄璜禮北方半璧曰璜冬  
者陰陽亦各居其半故用璜禮北方以立冬  
也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幣又象其六玉之



色因其類  
以致養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天之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為主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雖是中以制禮防天下之化至中也地之產萬物者陰也以靜為主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厚重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為造化至和之理聖人休是和以作樂

三禮纂註

卷三

三

三

防天下之不和者也太宗伯之言陰陽者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者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為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文所以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

萬民以致百物

上文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於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高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為一致不知其說為天地說為陰陽蓋凡物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而禮樂又天地中和之理故皆有以合之故幽而鬼神有以事之無不感格衆而黎庶有

以諧之無不和順遠而百物有以致之無不得宜禮樂本於中和中和發為位育功用之此大如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饌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大神圓丘之祀也大鬼禘祫之享也大示方澤之祭也執事謂所選士與祭者也祭以卜日為先雖太卜所掌宗伯必帥之以繫謂為敬雖嬪婦女官所掌必宿眡之禮神之玉灌地之鬯雖典瑞鬯人之事必親臨之饌以烹牲王敦以盛黍稷雖六官所奉六官所共必

三禮纂註

卷三

三

三

躬省之大號以詔大祝為祝辭大禮必治祭祀之大節王不與祭謂有故如有疾及居喪也則攝而行祭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

則攝而載果

凡大祭祀王后主豆籩之薦大賓客王后有再裸之禮若后有故而不與大宗伯代以衍禮凡王裸賓客上公再侯伯子男一后亞裸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償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



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饋入詔禮曰相王之  
行禮相有五人而大宗伯則上相也饋者進  
也進之使前以受策命也哭諸侯謂薨於王  
國為位而哭之大故謂之哭也於祭也有所  
陳列以新焉而不如祀之備也四望謂四嶽  
四瀆四鎮也大封封諸侯也后土社也王封  
諸侯取大社之土包以白茅而授之俾立社  
於其國為將有是土故先焉敬其事也頒祀  
謂頒其所當祀之神禮也都家三等米地鄉  
邑六鄉六遂其禮雖小大異等必以王命而  
後行之其禮制皆有所不可踰此所謂節莫  
差於僭僭莫替於祭典故尤慎之

主禮纂註

三卷

三五

四百十四

愚按有故而族者人神幽明本相通為一軀  
平居固精誠無不感格有故更竭精誠以告  
之雖休戚相關之意亦顯鬼神故其英靈默  
相於冥漠之中非如后世不脩德而徒事禱  
祠破圍逼而尤  
講老子者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

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

衍各因其方

大宗伯掌其禮小宗伯掌其位右陰也地道  
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  
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  
意也兆為壇之生域五帝五方之帝兆之各

因其方然帝五也而兆止於四則土與火相  
生以繼故同兆南郊也四望五嶽四瀆四鎮  
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書曰望於山川是也四望曰梁山晉望尚  
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曰于東郊以大明生於  
東也兆于西郊以月生日于西郊以風師亦兆  
於西郊以五行土為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  
物燥落由風也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雨師  
是盛陽之方司中司命皆陽也兆雨師於北  
郊雨為水宜在水位也五岳四瀆在地而成  
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在天而  
成象故祭謂之望山川丘陵墳行於四望名  
山川之外又有當祭故各因其方順其所在  
而祭之社稷宗廟國中之神對五帝四望以  
下則為外神

主禮纂註

三卷

三本

四百九十六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  
之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  
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大宗伯掌其本數小宗  
伯又掌其末度禁者禁其所不得用令者令  
其所得用等者器幣尊卑之差九禮所謂禁  
者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淫祀無福逆祀有罰  
令者天子祭天地四歲編諸侯祭方祀歲編  
大夫祭五祀歲編也賓禮所謂禁者變禮易  
樂為不從改制度衣服為時令者朝覲宗遇  
會同為君之禮親貴聘問為臣之禮也軍禮  
所謂禁者非賜弓矢不待征非賜斧鉞不得  
殺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也嘉

三禮纂註

主卷

十七

三禮纂註

主卷

十八

禮所謂禁者繁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婚姻不通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爲之會男女也凶禮所謂禁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替或朝祥而暮歌令者歎粥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也廟祫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祫謂之祫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齊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有以辨之則吉服不可下僭上凶服不可重降輕車服宮室其飾或九或七或五各當依品命也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喪服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三爲五者以父而視祖以子而視孫則五也以五爲九者以祖而視曾祖高祖以孫而視曾孫玄孫則九也辨親疏者重服

則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將代父當門者也據九族之內凡適于正室皆爲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適庶使不得以卑代尊以孽代宗蓋適子者即所謂宗子者也愚按王道莫先於親親親親之道莫要於辨昭穆別貴賤分族屬昭穆之法故昭穆辨而世次明尊卑序矣五服辨而章服有等貴賤不紊矣三族別而親疎分矣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辨六彘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

禮所謂禁者繁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婚姻不通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爲之會男女也凶禮所謂禁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替或朝祥而暮歌令者歎粥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也廟祫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祫謂之祫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齊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有以辨之則吉服不可下僭上凶服不可重降輕車服宮室其飾或九或七或五各當依品命也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喪服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三爲五者以父而視祖以子而視孫則五也以五爲九者以祖而視曾祖高祖以孫而視曾孫玄孫則九也辨親疏者重服

賓客

毛擇毛也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太宰贊王牲事不奉牲故云五官六齋六穀也黍稷稻粱麥苽六官之人若世婦云女宮之宿戒者祭祀之事莫重乎義牲祭盛牲天牲也屬于陽案地產也屬于陰故王率牲后薦齋牲必共奉於五官者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者也案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者也六齋雞燔黍酌而進之也六尊獻尊象尊壺尊着尊大尊山尊皆以盛五齊三酒按司尊燔黍爲祭祀陳尊燔黍不爲賓客此六尊燕言賓客則在廟享賓客時也唯野享不用尊燔黍以待

祭祀賓客於燔黍裸將於尊言祭祀賓客互文也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之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衣服之制見於司服車旗之制見於巾車室宮之制見於典命小宗伯何以掌之蓋賞賜必待王之命書曰車服以庸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又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此小宗伯掌其賞賜者贊王命也祭祀之序事如上日省牲視滌濯之類此謂天人地之祭四時有之也大貞若卜立君大封賑高作龜是也大貞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貞以問問日以知吉凶故易曰吉凶以貞勝者也洛誥亦曰我二人共貞奉王帛九卜大事以之卜而

禮神也號  
神號幣號

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此省牲祗滌濯省錢皆佐大宗伯也省牲以省克人之所繁逆盥以逆饕人之所共省錢以祗烹人之所烹太宗伯蒞王盥小宗伯迎之事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時薦陳之早晚備饌具也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詔小祭祀之小禮者以大宗伯大宗伯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大宗伯而已

三禮集註

主卷

三九

三九

賜卿大夫士爵則償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齊

賜猶命也償之如命諸侯之儀諸侯尊故大宗伯償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償之大賓客受將幣之齊者諸侯來朝觀禮畢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齋所齋來貢獻之物也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

神示

有司大祝之類立軍社春秋傳曰軍行祓社彙鼓祝奉以從魯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蓋古之行軍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威福不敢自專故營軍壘舍左祖右社亦依在國為之社主則用石為之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與祭有司則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與焉大甸四時之田也也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祭神若饋之也于郊郊有群神之兆頒禽分其獲以予群臣詩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習射于澤宮者分之來福曰禱得福報祭曰祠先王靡神不舉者要與民同患而已大裁謂國遭水火及年荒札之類及執事則大祝及男巫女巫巫也

三禮集註

主卷

三十

三十

王崩大肆以秬鬯泔及執事泣大歛小歛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祗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

昌銳反

大肆謂陳尸於牀也泔浴也以秬鬯浴尸使香也執事大祝之屬泣小宗伯臨歛事也尸以歛藏為善故以絞衾衣服歛束之帥異姓而佐蓋同姓方禱衰故以異姓疎者相佐助也衰冠之式謂衰服喪冠之法式也及執事梓匠之屬獻器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小宗伯是也葬兆墓之塋域也甫窆始葬墳也喪

祭虞祔也自始死至葬未忍一日異於生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以薦蔬既葬送形而往返魂而返日出而奠安也所以安神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及日中即奠其不忍父母之精神離散蓋如此成葬丘已封也位安位也先人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土神以安之為增於墓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旬後之神祠肆儀為位國有禍哉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主禮案註 三卷 三十一 前金

肆習也為位治壇墠也類依祭禮之正而為之但差略耳小禮群臣攝而為之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為小禮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物籩豆簠簋三禮乃其大聚至於玉帛牲牲之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玉帛牲牲禮之隆者牲幣殺也序祭祀上三祭各以其時故以時序為先後之序不必先大後小也

祭禮之事雜記成廟則集之用羊血然則職蓋羊血也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亦謂其官兆始成時也知人執節于用傳曰叩其鼻以時社是也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既祿濯亦如之祭之日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裸祭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主禮案註 三卷 三十二 前金

雄鷄斷尾則不可謂全牲矣凡祭前十日卜吉而后齋宿曰為期者卜之前夕與諸執事期以明日卜也又詔相卜之儀與齋戒之禮祭之前夕太宰宗伯昭器之祿濯肆師亦詔相其事祭之日又於六案之上為之徽識以表揭黍稷之名又展祭器於堂東陳而實之因告絜告備於小宗伯裸之時取鬱金所和和之酒相而灌之小宗伯所行儀節皆相治之執事人有怠慢者責之兆中廟中執事者衆必教之行事致肅皆有禁令凡祭畢必告於小宗

伯曰事畢  
大賓客蒞筵几築鬻鬻果將大朝覲佐饋共設匪鬻之禮饗食授祭大喪大涓以鬯則築鬻令

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且授之杖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大賓客遊凡本司几進所設而肆師臨之鬱  
皆乃鬱人所供而肆師築而鬻之大宗伯載  
裸肆師贊之朝覲之儀掌客之事也匪舊籩  
人所共也而所設之禮肆師共之匪以實幣  
帛簠以實盥盥饗食有祭膳夫以授王肆師  
以授賓浴尸有鬯饗人共之肆師築之外內  
命婦外則卿大夫士之妻內則三夫人下至  
女御也序哭以服之輕重為哭之先後外命  
男六卿以下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  
並為外命女不中法遠升數與裁制者禁之  
杖王喪竹后喪桐也相其禮相其適子也有  
拜賓送賓之事且大夫適子為天子斬

三禮纂註

三卷

三

三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  
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田

師甸者田而後用師也用牲祭軍社與遷主  
為位為壇壇而置其主類造皆祭名大神社  
及方嶽也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  
大川皆為設位也助助大司馬也師無功肆  
師助牽主車恐為敵所得也主車有二社石  
主廟木主也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祭  
其神則蚩尤也以軍法之興始於尤也故後  
世祭之詩曰是類是禡記曰禡於所征之地  
禡貉一也禡之祭蓋使有司為之立表於陳  
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

師田焉古者將卜則先祭卜將用馬則祭馬  
祖將用火則祭燧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亦  
不特為禡而已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爾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與祝侯  
禡于畀及郊令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與祝  
舊在大喪  
上令正之

三十告卜師之事肆師涖之芟除田草也嘗  
者嘗新穀之祭嘗新穀此芟之功也秋田為  
獵習兵以戒不虞卜者問來歲兵寇之備社  
土亦秋冬報社之祭卜稼問來歲稼之所宜  
三禮纂註  
三卷  
三

也王者於民憂之切而慮之周如此大故水  
旱凶荒也候者迎善祥禳者禳妖氣遠或至  
五百里之畀近或至百里之郊小祝主其事  
肆師與之偕行所令祭者社及樂醴等也歲  
時之祭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歲時祭  
祀常禮也國有大故而令祭非常禮也然皆  
待上令而後祭則其祀事有節矣大宗伯有  
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九天地之大  
哉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國有大故則與  
祝侯禡令國人祭其祀大小不同而所掌之  
官異焉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  
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大事則從其掌故以佐宗伯  
小事則專達故如宗伯之禮

###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自始祖而下累世寶藏而傳守之者禁  
令謂禁守謂不得妄入妄移及陳之藏之之法也

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  
而陳之既事藏之

王鎮大寶器謂可以鎮撫國家若赤刀大訓  
天球弘璧琬琰之類陳之非直華國也先王  
所寶傳及其身故於祭而繼孝喪而易代之  
時皆陳之以示能守湯有典寶之作周之顧  
命皆是義也  
按一器一物傳於先王猶謹如此况神器之

王禮纂註

王業

五十五

禮記

大乎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

### 祭郡吏之治

治中者官府及鄉遂都鄙之治即冢宰之受  
其會聽其故事者賢否之實因革之宜皆存  
焉以其天職故藏於天府何以與王鎮同藏  
也民者國之寶也吏者親民者也登賢能之  
書者教也登民教之數者政也計獄訟之訟  
者刑也無非治中之書也於此詔王察之則  
吏道益詳民心益固可以未保天命而王鎮  
寶器為可守矣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王以貞來歲之徵

惡若選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  
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王石離土則枯器物不用久則軋每歲上春  
殺牲取血以繫之所以接續其生氣也除舊  
布新之時陳王禮神以卜來歲之徵惡問事  
之五日貞運寶有故而遷之也司民軒轅角  
也主民之安危孟冬祭之而獻民數司祿文  
昌第六星主歲之豐凶亦以孟冬祭之而上  
穀數告獻於天府  
王氏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國之所寶  
豈止於王哉官府州鄉都鄙之治中國之寶  
也民數穀數國之寶也是知成周之時以政  
事為寶以人民為寶以民食為寶以賢能為  
寶天府所藏非特寶珠玉而已然賢能之書

王禮纂註

王業

五十六

禮記

登于天府見於卿大夫  
而此不見者互文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四時之祭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他官在廟  
中沃盥風與時則此官與之執燭為明  
愚按此節舊在祭郡吏之治下今移之于此  
則于序事之體宜矣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

其服飾

執於人曰瑞若鎮圭之等是也禮於神曰器  
若四圭之等是也名物即鎮圭之類名以命  
之物以色之用事若朝日之類服飾服王之  
飾即王之纁黼若人衣服之飾也

晉神主之於紳帶之間大圭天子之笏也大圭  
不珥象天道之質鎮圭瑋四鎮之山有鎮安  
四方之義王人曰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薛氏曰  
天子執鎮圭猶群臣之有摯晉大圭猶群臣  
之有笏繅藉織絲爲之以藉王致慎也繅可  
垂可屈則廣於王焉皆有紕以繫之五采五  
就備文德也一匝爲一就日爲衆陽之宗有  
參天地之功故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用此  
王也不言夕月可知也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綬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

三

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琢圭璋璧琮繅  
皆二采一就以類聘

此卽太宗伯以王作六端者也然上公九命  
故桓圭九寸三采朱白蒼二采珠綠也旣朝  
見于王諸侯自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韜隱公  
朝于魯執玉高其容仰琬刻也圭銳璧自半  
圭曰琕半璧曰琕大夫衆曰類寡來曰琕此  
諸侯遣臣聘琕於天子之所執者若木君親  
自行所執上文桓圭以下是也遣其臣聘不  
得用君之圭璧無桓信蒲韞之文直琕之而  
已琕有沂鄂琕起特用二采一就尊卑分也  
圭以聘天子諸侯而璧享之琕以聘后夫人  
而琕享之

四望

邱丁跌也四圭而有邱者四面各一圭長尺有二寸以璧爲跌而植其上兩圭者前後各一圭長五寸以琮爲跌而植其上太宗伯之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蓋璧圓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祀天者冬至圜丘之祭而上帝則祭五帝也祀地者夏至方澤之祭而四望則祭岳瀆也天一而已而氣之流行爲五則主乎四時四圭以象四時而本著于一璧蓋五帝一天也地一而已而其用偶二偶得四界爲四方兩圭以象偶而本著于一琮蓋四圭一地也

三入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禘祫也。璜，玉璜也。以圭爲柄，故曰王璜黃金。  
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所以盛鬯。烝以裸  
神也。裸而後肆解牲體以爲饋，食裸賓客如  
大行人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類。惟天地無  
裸。一圭而邸以璧，故曰圭璧瑩圓象天而一  
圭所邸於天道爲不足，故以祀日月星辰半  
圭爲璋。而邸以琮。璋首微銳，貫於玉璜，故曰  
璋邸射琮方象地而半璧所邸於地道爲不  
足，故以祀山川。璋邸必象射之貫者，以山川  
通氣也。造贈賓客致餼稍於諸侯，造其縮以  
贈之亦以璋璜山川爲國阻固，賓客爲國扞  
蔽其用同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  
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琬以

起度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土地而求地中故  
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與不至  
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  
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封  
寸長短以制其城也賈氏曰日景一寸其地  
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  
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  
合有寸也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  
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求地中珍當作  
鎮珍圭王使執之以為瑞節徵守者徵召守

三禮纂註

圭卷

圭

四百七

國之諸侯恤凶荒者執此以開府庫發倉廩  
而賑救之鎮取四方之義諸侯在四方為王  
鎮禦凶荒則民有遠志故以鎮圭也牙璋亦  
王使瑞節為齒牙有兵象故以發兵若今  
時以銅虎符發兵也起軍旅者出征則以起  
軍旅而討有罪治兵守國則以治兵守  
而防患難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也義長也  
不圓之貌蓋璧之圓凡九寸以其兩旁之一  
寸而羨其上下則橫徑八寸而廣十寸矣以  
十寸之一尺而起度則八尺為夫十丈為引  
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因璧羨而可考則王  
者之五度信矣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  
在禮則起於璧羨賈氏曰璧休圓本徑九寸  
今言羨則減旁一寸以益上下則上下長一  
尺也

駟圭璋璧琬琥璜之渠眉䟽璧琬以歛尸

王氣純和可以養尸故孝子歛尸以玉駟讀  
為組以組穿駟六玉以歛尸取象天地四方  
也圭在左璋在手琬在右璜在足璧背琬在  
腰䟽璧琬者通於天地渠眉者六玉兩頭皆  
有孔文於兩孔之間為溝渠兩畔稍高為眉  
碌以禮天地之器歛之嚴父以配天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  
以易行以除惡

穀圭琬如穀璧之文列國之君相為然仇王  
遣臣以和其難則用穀圭而又以聘女皆信  
善之義也凡圭形皆上銳琬圭則圓其銳而  
無鋒芒之刺以和順為義也刻圭則刻其末

圭禮纂註

圭卷

圭

四百七

而有鋒芒之利以剛斷為義也治德謂諸侯  
有德王命賜之則使者執琬圭以致命又以  
結諸侯之好諸侯有為不義者使者執琰圭  
以詰責之使之改過從義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

喪共飯王舍王贈王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玉器若四圭禮圭之屬飯王碎王以糲米也  
舍王柱左右頤及在口中者贈王蓋璧也贈  
王有束帛六幣凡王器出則共奉之言非特  
大祭大旅賓客之事而已此職皆玉器之名  
物用事而於職之始末  
言共之奉之者重事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組五采纁十



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統

五冕案冕至玄冕冕服有六而云五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衾因知大裘與衾其冕一也故謂之五冕延者冕上覆也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上以玄下以朱覆之以其自下而視之則延長故謂之延也細小弁也綴於冕兩旁垂之武而旁作孔以笄貫之使牢固也綴雖文合五采絲為繩貫五采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旒所謂遠延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就成也據一旒而言以五色玉貫於縹纁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之旒前後共二十四旒九用玉二百八十二凡王皆十二惟旒則異焉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十六纁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希

王禮纂註

王卷

四十二

四百五

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王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王十有二備物也王笄者以玉為笄所以貫組也朱統以朱組為紃紃一條屬兩端於武

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玉之事纁旒皆就玉瑱玉笄

侯當為公上公以九為節每藻九成則九旒也旒各九王蓋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璫王三采璫美似玉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組皆玄纁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旒皆就皆三采也玉瑱塞耳者王不言玉瑱者於此互見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邱王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常弁皮弁弁經各以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皮弁王晒朝之服會縫中之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象邱以象骨飾弁內頂上之抵又貫之以玉笄此為王之皮弁也弁經王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加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纁而經弁服也各以其等纁旒王璫如其命數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王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

王禮纂註

王卷

四十三

四百六

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纁王皆朱纁常弁皮弁則侯伯璫七子男璫五王亦三采孤則璫四三命之卿璫三再命之大夫璫二王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庶人亦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其常弁皮弁之會無結纁弁經之弁無辟積掌其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以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

司服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王吉服有九大裘以下是也商服即下文凶事與帛事是也其名其物其所用之事皆不同司服辨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常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

王吉服九冕服六弁服三九服同冕弁者尊首飾也但冕名同而旒數異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七旒絺五旒玄三旒大裘黑羔裘也服以祀天示質也蓋內服大裘外襲袞衣冕則十二旒也袞卷龍衣也古者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惟用龍以

三禮集註 三卷 四三 四百五十六

下九章法陽數也龍山華虫火宗彛畫于衣藻粉米黼黻繡于裳先公謂后稷以下不窋至諸暨饗射享賓客與諸侯射也鷩衣三章自華虫始裳亦四章凡七章先王以袞而厚先公以鷩者非卑之也祭則各以服服尸尸服鷩而聖以袞臨之非敬也毳謂宗彛以下其衣三章宗彛藻粉米裳二章黼黻凡五也希以其章少也以社稷五祀止於人故衣粉米而巳鄭氏以爲絺刺粉米無畫然畫陽事在衣繡陰功在裳希衣之粉米繡而不畫則與餘章之在衣者不類非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群小祀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常謂革之熟者弁冠也其服用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爲裳王以爲兵事之服皮弁衣裳與弁同但以鹿皮爲弁也王以爲眡朝之服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王

以爲田獵之服薛氏曰常弁一名爵弁冠弁服弁亦皮弁也故弁師有常弁而無爵弁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

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經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其服則錫衰總衰疑衰也錫麻之滑治者十五升布而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綾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綾無事其

三禮集註 三卷 四四 三百六十三

布疑衰亦十四升衰無事其綾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疑也擬於吉也諸侯於王及后有父母之謂焉故服斬衰齊衰於諸臣亦有子道焉故服有錫總疑之差等也大禮疾病也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爲害素服如喪禮恐懼備省與膳人不舉之意同鄭氏曰君臣素服縞冠若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

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

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側

凡諸侯之服各視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但王之能一升一降而上公二龍有

升無降耳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孤之服以下皆諸侯之孤卿

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其服三章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

服一章而已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則玄衣纁

裳而已玄端則玄冠素端則素冠凡吉齊則玄而玄則素也凡衣有襦裳者為端端取其

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袼尺二寸大夫已上則後之修之者

王禮卷三

車五

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

復衣服飲衣服奠衣服厭衣服皆掌其陳序

奉送之也送之於王所奠衣服坐上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

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非裘體後大之謂義同於大射也良善之裘王所謂獻裘羽物小鳥鵲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鷹祭鳥順其始殺而班

羽物功裘人功微麋狐青麋裘之屬卿大夫所服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

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先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貢士可以與祭者射以觀德其

容體比禮其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諸侯畿內之侯卿大夫亦有采地者將祀先

祖亦與群臣射而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側又方制之以為高華謂之鵠著于侯中所

謂皮侯也王之射虎侯王所射諸侯之大射侯所射諸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

然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卿大夫之

王禮卷三

車六

大射麋侯若臣共射馬凡此侯道虎九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

參七十於五十遠尊得同也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

得為諸侯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丈四尺五十弓者一丈參分其廣而鵠居

一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之類謂之鵠取名於鳥鵠小鳥而難中用虎能豹麋之皮示

服猛討迷惑也卿司農曰方十尺曰侯四尺日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

大喪廬裘飾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惟

王之喪與其皮事不會

廬與也若詩之輿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皮車遺車之革路明器中

所用者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

衣緣衣素沙音暉音祿

狄當為翟雉也伊雉而南素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雉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禘衣色素畫揄狄秋色青畫闕狄秋色赤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鞠衣告桑事之服也色黃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見王及賓客之服也色白字為禮禮之言賈誼也緣祿也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色黑素沙者今之白縛

主禮集註

三卷

四七

晉書

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之裏

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

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

服共裘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內命婦之服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其夫孤則鞠衣其夫卿大夫則展衣其夫士則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平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禘衣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上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觀特牲少牢主婦衣可見后喪所共衣服正襲時

十二稱小歛十九稱大歛百二十稱內具之服如紛悅綿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

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

經亦如之音堆

此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詩曰副笄六珈祭統曰夫人副褕立於東房記曰夫人副褕副以配褕首飾之上也服以從王祭編編列髮為之服之以系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饒笄總而已治玉謂之追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并卷髮者詩曰鬢髮如雲不胥鬢

主禮集註

三卷

四八

晉書

也王之瑱也是也九祭祀賓客九嬪等俱新其首服皆追師為之內外命婦亦為之者必錫之而后得服也

愚按王后之首飾不過如此后世婦人服飾織作金工閭巧爭研奢汰無極何也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舄黑舄赤總黃總

青句素履者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

散履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禮於力反

言履必言服服各有履也禮履曰舄單履曰屨王吉服九舄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其下黑舄白舄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為上禘衣之舄也其下青舄赤舄鞠衣以下唯履耳總者舄履合縫處別用異色夾縫之以為界

句絢也著于鳥履之頭以為行戒又有純者  
綠履之口以為固總絢純同一色於總言赤  
黃於絢言青互見也土冠曰玄端黑履青  
絢總純素積白履縹絢總純爵弁纁履黑絢  
總純是則履各象其冠色也命履者命夫則  
纁履命婦則黃履功履者命履之次也散履  
則去飾者宜服如夏葛冬皮春青夏赤之類  
愚按人稱三才聖人動法天地制冕弁象天  
之履也制鳥履象地之載也冠與衣同色上  
屬於天裳與履同色下屬於地又有制冠與  
鳥同色者天運地下之意也禮制有定不得  
淆紊故皆設官司司之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  
之以治其出入

主禮纂註

三卷

四

自王之五路至庶人役車皆典於公故謂之  
公車用謂祀賓朝戎田器也旗物太常太旗  
大赤大白大麾也等者差其高下謂同姓異  
姓蕃國孤卿大夫士庶人也叙者叙其先后  
也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或始  
命而賜之皆辨之治之所謂政令也

王之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纁十有再就建太常  
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鈞樊纁九就建大旂以賓  
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纁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  
以封革路龍勒條纁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  
四衛木路前樊鵠纁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賜樂讀如輦帶之輦步干反音留直遙反  
徐它刀反音為縹翦之翦千踐反

路者行道之名而車於道路為左切故於王  
車直謂之路有王金象華之名者九車皆以  
木為質而漆之以王金象華飾其木末若木  
路則無飾直漆之而已錫馬面當盧刻金為  
之所謂鑣錫也樊馬大帶也纁馬鞅也王路  
之鞅及鞅皆以五采屬飾之十有再就十二  
成也太常旗之畫日月者旂旗幅所垂之條  
十二幅故十二游王路車之貴者太常旗之  
尊者故建之以郊祀惟王得用之金路大旗  
青旗而畫交龍妻領有鈞樊華九成乘之以  
朝觀會同封同姓諸侯以此賜之交龍者一  
升一降也象路無鈞以朱飾勒旗赤而無畫  
樊纁七成乘之以白視朝封異姓諸侯以此  
賜之革車無朱以白黑常為勒樊纁無五采

主禮纂註

三卷

五

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乘之以征伐封蠻夷以  
內諸侯以此錫之四衛者四方諸侯之守衛  
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常為樊以鵠飾畫  
為纁不言就數者與革路同也大麾者其色  
正黑乘之以巡游四時之獵封蠻夷鎮蕃之  
國以此錫之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勒面績總安  
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有握輦  
車組鞅有翼羽蓋直龍反音組音脫

重翟用雉羽重二以飾車蔽錫面同玉路也  
朱總朱以為勒從王祭則乘之厭翟翟勒

羽相厭以為飾而不重之勒面如玉龍勒之  
常績畫文也從王賓饗諸侯則乘之安車坐  
乘車也凡婦人車皆坐乘獨此以名者特以  
無髮無蔽不飾之以羽與四者異故名彫總  
則周之而已鷺青黑色以繒為之此朝見於  
王所乘也容車惟也蓋車蓋也三車皆有容  
蓋也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側貝面者以  
貝飾勒之面也組總以織組為總也有惺則  
無蓋矣后所乘以蓋于北郊者輦車不言飾  
后官中從容所乘者但漆之而已為輅輪人  
輅之以行有翼所以禦風塵又以羽作小蓋  
為蔽日也組輅者絲繩也祭與賓客行禮也  
故有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惺朝王不必蔽  
翼官中不必蔽惺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禩尾綦疏飾小服

三禮纂註

五十二

四

皆疏素車焚蔽犬禩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

鹿淺禩革飾驪車桂蔽然禩髮飾漆車藩蔽駟

禩雀飾去声禩莫應反音羔為簾反音

反禩五

車旁障風塵曰蔽以皮覆軾上曰禩禩者戈  
戟之囊小服者刀劍短兵之衣木車無漆編  
蒲為蔽以白大皮覆軾以大尾為戈戟之攷  
其禩與藻皆以疏布為綠小服亦以疏布為  
之蓋始遭喪所乘也二曰素車以白土堊車  
以殯麻為蔽以犬皮覆軾以素繒為綠此卒  
哭所乘三曰藻車藻水草蒼色謂以蒼土堊  
車以蒼繒為蔽以夏鹿皮覆軾又以所治去

毛者緣禩此既練所乘也四曰驪車車邊有  
漆飾以素帶為蔽以然獸之皮為覆軾以赤  
多黑少之常為禩綠此大祥所乘五曰漆車  
漆而純黑者以簞第為蔽以豹皮覆軾以黑  
多赤火之常為禩綠此禫時所乘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鄉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

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莫干反莫才反讀為主琢之

服車者服事者之車夏翟羽五色夏篆刻轂  
約也為文而施五采夏綬亦五采畫而無琢  
傳曰山崩川竭君降服乘綬是也墨車漆之  
而不畫棧車素之而不漆詩曰有棧之車行  
彼周道是也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以共役者也此臣民五等之車

三禮纂註

五十三

四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  
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其齋于職幣

精制曰良制制曰散不在等者不在前五等  
之數也無常言給遊燕及恩惠之賜出出給  
官用入用罷歸官歲終則會計其完敗多少  
凡賜闕之以其賜人之後完敗隨彼受賜之  
人在官不復須知故闕之不計會也毀折入  
齋謂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職  
幣主受給官物此所償亦授之歲時更造可  
以克補工費

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及墓嘑啓闕陳車小喪共匱路與其飾歲時更

續共其弊車

大喪謂王喪遣車明器之為車也故將葬則  
陳之于宮行之于道及葬呼家人開墓門而  
陳之王生時車有蓋建旌蠶車無旌蓋故執  
之以從小喪共載之車與帷裳等之飾又  
凡車毀壞而材料有可用者存之歲時更造  
車則續補其數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雞人主呼旦王將往祭雞人唱巾車鳴鈴以  
應之既答以王將啟行之意亦以警王使毋  
宴安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

主禮纂註

五十三

有大祭祀則出路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王與后並有五路見上文特設典路之官以  
掌之而其職特嚴事至尊故也用謂所宜用  
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也說舍也王當行出  
王路因贊僕與趣馬也傳曰日出而駕日中  
而說此駕說之辨大喪出賻書曰成王崩康  
王陳先王寶器大路在賻階面贊路在昨階  
面賻客則出金路之前次路在右華之前是也  
大賻客則出金路也以路從者王乘一路典  
路以其餘路從行非特  
衛至尊亦以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華車之

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

之大喪厥車大射共三乏

政反

萃猶副也五戎車必有副備戰折也戎路王  
之革路也革路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廣車  
橫陣之車齊伐衛有二廣晉楚之戰有左右  
廣橫布其陣更迭而戰者廣車也闕車陣后  
乘為左拒首尾相應出奇應變者闕車也萃  
車屏蔽之車軍行或前或后或在左右或安  
營自衛輕車驅逐之車如詩之元戎如李靖  
之偏廂或選鋒進銳或出奇陷陣凡師共萃  
車即以此五萃凡會同共金路亦以革路從

主禮纂註

五十四

凡大喪典路厥五路其革路亦車僕陳之凡  
大射必營陣皆以車為屏蔽乏亦萃蔽之事  
故車僕掌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

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

隼為旗龜蛇為旐全羽為旒析羽為旌

九旗物名見下文所畫異物則里名矣王氏  
曰旗之名則常旂旌物之屬旗之物則通帛  
雜帛之屬各有屬則自王以下各有屬建旗  
則使其屬視而從焉待國事訓國有師田祭  
祀賓客之事日月為常天明之象也交龍取  
其變化鳥隼取其翔擊熊虎取其威猛龜蛇



取其揮衛皆因統衆而用以表尊者通帛絳帛通幅爲之所謂大赤也從周正色無絳帛者中幅以絳外以白飾其側也所謂大白也全羽折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旌旌直有羽而無帛或以爲旌旌之下亦有旌旌用絳帛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旐旌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主禮集註

卷三

王五

四百五十六

仲冬教大閱司馬王其禮司常王其物故贊之頒旗物也王蓋日月象天明也諸侯交龍象變化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正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都民所聚畫熊虎者卿遂出軍賦其象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皆卿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龜蛇象其擇難避害道車象路也王以燕居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師全羽折羽象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太常王路金路不出九旗雖總爲大閱而言其實道車旂車非軍事也王氏曰九旗無所將者則無所畫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卿六遂三等采地大夫咸在師都將采地都邑之兵州里將六卿大夫之兵縣鄙將六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旗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旗州里

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此所以建旌物也事名號者微職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使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孤卿而下書執事卿遂大夫以下書地名都鄙而下書主之號各有識別不相混矣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廬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主禮集註

卷三

王五

四百五十六

凡祭祀則各建其旗王乘王路建太常諸侯則旂孤卿則旌大夫士則物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太常掌舍職曰爲惟官設旌門設之者掌舍而共其旌以爲門者司常也銘旌則王太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建廬車之旌以廬旌建於遺車之上此謂在廟陳時也及葬亦如之入殯亦建之也葬云建則行廬車解脫之置旌者豎旗以致民之至弊之者民既至則什旗也甸四時田獵亦如上建旌及致與弊之也凡射則大射賓射及燕射皆共之獲旌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也共更旌謂受官旌用之者歲時來換易則取舊予新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



逆尸從車

節服者使王之服中節也祭祀朝覲王服自衮冕而下皆此官掌之其旗大常亦此官用六人維之一畔三人持之也諸侯旗與服亦掌之王郊祀裘冕亦為王服之王不送迎尸節服氏執戈從尸車掌逆送之事王旌十二旒用兩纁纁連不維持之則旒曳地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天子制命於上諸侯諸臣承命於下而皆有儀焉諸侯之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異其名諸臣之五命則四命再命一命不命之異其數然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為貴也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為節也此設官典命之意

三禮集註

三卷

五十七

通鑑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以九為節者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伯步衣車九乘建常九旒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饗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九此皆以九為節此禮也亦儀也自公而下降殺以兩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命等褒有德也三公八命加一等則九命而為上公卿六命則七命而為侯伯大夫四命則五命而為子男蓋近於王則勢有所屈遠於王則其勢有所伸故也不言孤則與卿同六命矣其在朝亦如命數王之上士三命而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國家等亦如之者亦以命數為差也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君道也卿大夫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臣道也自三命已下無出

三禮集註

三卷

五十八

通鑑

封之制其爵已卑故雖以陽數命之而不為嫌蓋成周之制出入均勞有出封加一等之制而無入朝減之之文蓋出服諸侯之服入服孤卿之服入減出加之義已可知也按王臣出封或元未有國如太公康叔始封為諸侯或元以諸侯入為王臣若鄭武公父子為周司徒滕侯周上正號公鄭伯為王卿士在王朝則居服等用八六四之命數居其國則如九七五之命數矣右叙王臣為諸侯之命數

九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皮帛繼子男

誓猶命也天子既命以為嗣則已成其為君  
故攝行朝聘之禮則執君之王春秋曹伯使  
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  
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  
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其  
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蓋古者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則適子雖有繼立之義亦謂其賢  
足以繼世天子乃誓而命之故攝其君則降  
一等避國君之正嚴父子之分也未誓則未  
有為諸侯之義雖上公之子亦同於孤之禮  
所以正名分而尊天子之命也  
○以上二節皆言諸侯五儀也  
右叙列國世子為諸侯之命數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

三禮纂註卷三 五十九 四百五十二

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  
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侯國諸臣命數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故上  
公九命而其孤則四命侯伯七命而其卿則  
三命子男五命而其卿則再命也其大夫士  
以下則以次而降次國無孤降于大國也小  
國之士不命同于庶人在官者而已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數則一定之休也公  
之孤行聘享之禮則贊束帛而飾以豹皮其  
禮視小國之君

右叙侯國諸臣命數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

者杖共王之齒杖國讀為兩

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故不杖有司姑  
藏於此函既事乃授之有爵謂士以上自伍  
長以至師帥並得杖所以別吏卒尊有位不  
必老人也其將軍則杖鉞王之齒杖則王之  
專以賜老年五十杖於朝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凡  
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凡  
杖伊耆氏  
蓋共之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桎梏再重設車宮轅

三禮纂註卷三 六十一 三百六十二

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

門凡舍事則掌之音避音互

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會諸侯王不巡狩諸侯  
衆見於天子而命之政此會同皆為壇壝於國  
外內兩重設之車宮王止宿處也列車為藩  
兩轅相向以表門壇壝宮築壇如行宮也平  
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壝墉以為宮以戟為門  
帷宮王所食息處也張帷為宮樹旌以表門  
若不張帷為宮亦陳列周衛立長大之人以  
表門凡此舍  
事皆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

後祭祀共其帷幕幄帝綬大喪共帷幕帝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

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帷王所居之帳也帝坐上承座曰帝皆以繡爲之凡四物者以綢連繫馬大喪共之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帝在極上惟土無帝王有惠則賜之壇弓曰君於上有賜帝無帝王有惠後可復用然只於布繡而已等威既明所費又儉周公制禮之協於中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

主禮纂註

三卷

卷一

四百五

禮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

帝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法大小次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群神亦曰張張禮案以禮爲於於中而後板屏風染羽象鳳凰色爲之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外祀五帝於四如次謂帷也大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既祭退侯之處祭義曰幄人祭日以朝及開雖有強力執能支之是以時休息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王亦以張事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

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

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王師田惟張幕以蔽風日設帝以承座不張帷幄防塵蔽也諸侯朝覲其上下介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即小次待事處也其大次張于宮外物往往止居之所諸侯從王師田孤卿以事從王皆爲之張幕設案案諸侯至王國待以賓禮于臣從王則皆王事故其次幕皆

有司供之

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

主禮纂註

三卷

卷一

三百四

之張事

張帝極上承座此畿內諸侯與王臣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張大幕則有帷耦俱升射門外待事爲之張大幕則有帷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命三耦取弓矢於次

右掌瑞王冠履喪巾旗杖舍等儀凡十七官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

實

尊以盛酒彝以盛鬯六尊獻尊之屬六彝鷄彝之屬位所陳之位禮運曰必酒在室醴醢在戶齊醢在堂澄酒在下此其位也酌則獻酌縮酌之類又曰尊酌以獻彝酌以祿用則

春祠秋嘗之類實則  
爵宅醴齊之類

春祠夏禴禴用鷄羹羹有升其朝踐用兩  
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秋嘗冬蒸祿用竿焚黃羹有升其朝獻用兩  
著尊其饋獻用兩壹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凡四時之間祭祀追享朝獻禴用虎羹雖羹皆  
有升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  
罍諸臣之所昨也作樣

主禮案註

主卷

六三

四六

春祠以祠為主夏禴以樂為主秋嘗以薦為主  
冬蒸以醢物為主鷄羹羹羹謂刻而畫之  
以爲鷄鳳之形二羹皆實以爵以爵以爵王  
以珪瓚酌鷄羹之管爲一獻后以璋瓚酌鳥  
羹之管爲二獻舟尊下承盤取意承載又以  
沉溺爲戒也朝踐即朝獻言薄豆有踐也犧  
尊畫牛於尊尊必兩者一實醴齊王酌以爲  
三獻一實醴齊后酌以爲四獻再獻即饋獻  
也以序言之故曰再象尊畫以象形也一實  
益齊王以爲五獻一實益齊后以爲六獻王  
之七獻則仍酌犧尊醴齊后之八獻則仍酌  
象尊益齊也罍所以二尊也諸臣爲賓客者  
於后酌尸之後以瑞爵酌益齊爲后獻尸及  
尸酢賓即用罍酒以自酢焉主人主婦賓長  
獻尸皆有酢但尸酢王與后還酌所獻之尊  
臣卑酌尸雖與王后同及尸酢之但用罍酒

不敢與王后共尊也竿羹畫禾稌也黃羹黃  
目尊也黃目者鬱氣之上尊黃者中也目者  
氣之清明也著尊著地無足也壹者以壹爲  
尊也宗廟之祭其分於四時者祠禴蒸嘗是  
也其在四時之間者則親近者爲祖考每月  
朔朝於廟曰朝享親遠者爲遷廟之主有禘  
則追祭之曰追享二者爲四時間祠而列於  
祠禴蒸嘗之後虎雉亦畫虎形於羹雖雉屬  
天將兩自縣于木以尾塞鼻取其知也大尊太  
古之瓦尊山尊畫山雲於尊也

凡六羹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益齊沈  
酌九酒脩酌去聲

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鬱齊獻酌禴  
用鬱齊謂煮鬱和管以求神酌以始獻也醴  
三禮案註

三卷

本中

四四

齊縮酌朝踐用醴齊縮者沛之以茅縮去其  
滓而酌之益齊差清以舊酒和之而已此饋  
獻所用也凡酒三酒也滌酒以水和而沛之  
此諸臣之祿酢者也

大喪存奠羹大族亦如之

存省也謂大遠時奠者朝夕乃徹也族者大  
族之祭亦存其奠羹則陳之而不即徹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王彫彤漆素也五席莞蒲次藻熊也用  
即凡朝覲已下是也位若受朝觀席在廟牖  
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  
王在廟室西面自諸侯以下亦皆在廟惟熊  
席漆几  
在野

凡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依前南鄉設莞筵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王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大朝覲非四時常朝也大饗謂王與諸侯行  
饗禮於廟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也  
封國王臣出封為諸侯命諸侯喪畢來見命  
之襲爵王位路寢及廟戶牖之間王立處也  
依即展也狀如屏風畫斧于其上以其黑白  
色相間故曰黼設于后而立王前王所依也  
故曰依南鄉者嚮明而治也席必重設欲系  
席於地以白繡為緣加蒲藉五采荒草之席  
於上畫雲氣以為緣又加桃竹枝吹列成文

三禮集註 三卷 五

之席以白黑斧形為緣左右設几優至尊也  
王几以玉飾几酢讀謂祭祀先王席及王  
受酢之席皆如上三種也尸卒食王醑之卒  
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尸  
內西鄉陳氏曰五几莫貴於王几書之四几  
莫重於華王几几所憑以安王於朝觀會同  
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觀當  
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而立非有  
所憑也然必設几者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  
諸侯趙走堂下得非所聞者異歟  
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  
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  
之左彤几

蒲筵以蒲草席為筵也續畫文也右彫几以  
几之彫刻者設於右九生人几在左鬼神几  
在右即此彫几之類是為鬼神設下左彫几  
是為生者設昨席諸侯醑尸尸酢王君之席  
天子醑席與祭同諸侯則異其席者尊卑  
之辨也與昨酒之義同天子之席三重諸侯  
再重禮也然天子以席黼純而不同於諸侯  
者以諸侯不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  
也諸侯有蒲筵續純而不同於天子者以蒲  
朝孤卿大夫來聘者筵於牖前鄉飲酒禮至  
人在昨階賓在戶牖則此乃設席於戶牖間  
也天子設几於左右而諸侯有尚左尚右之  
異者亦尊卑之辨也一几席之末而大分存焉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蒿席右素几

三禮集註 三卷 五

其拍席用桂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  
事變几凶事仍几音九也音  
田役用軍禮席以能示服猛也几用漆飾示  
正固也設于右其事尚右也喪事几奠也蒿  
席不入五席之數以喪事非常也拍席當為  
梓席葬中神主之席也肅覆也周禮雖合葬  
同時在殯必異几辨賓不同也祭於廟同几  
精氣合也吉事變几几者從王所在則變而談  
之如祭宗廟課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祔每事  
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几奠几朝夕  
相因喪  
禮略也  
冢人掌共巾冢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

巾審六爻凡王巾皆黼

八尊盛五升三酒尊用既布八爻盛饔饔器用畫布黼也酒之至尊故重之王巾者王之燕饗口樂所用尊器也皆用白黑黼斧之文彰文德也舊說天地尚質故用疏宗廟尚文故用畫今觀司尊彝皆用於宗廟則宗廟亦用疏布也按幕薄務也特設一官何也九酒藏蓋則氣全氣泄則味薄先王其神明尊君父其用意審矣特設一官不亦宜乎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

禮記集註 卷六

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

要盛之府酌之圭瓊璋瓚以裸之皆裸器也宗廟之祭祀酌酒以具求神於陽裸鬯以味求神於地賓客亦用裸則先王之禮實猶敬神也各諸成王以和鬱二酒曰明醴緩寧周公是也和鬱鬯以贊鬱乃陳列於祭所其和其實其陳皆鬱人掌之陳王即主贊璋瓚用王氣也濯之以致潔陳之以備用亦其所掌也奉送之儀早晏之節皆詔之凡裸事賓客則大宗伯裸祭則王及后謀皆鬱人沃水以盥手及洗圭瓚按程泰得天地至和之氣鬱草色黃鬱香而有中德以和為酒合之以醴取其和氣條暢中德芬芳以達于淵泉故古之祭必先于裸

大喪之謂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親之大

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

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水焉葬之裸器遺奠之器與贊也埋之祖廟塔間明奠終於此也卒爵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膳事相成也吳氏曰喪官量人掌建國法營軍壘等事鬱人掌祭祀裸事不應與量人相通知是鬱人無疑

鬱人掌共拒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壇用大壘祭門用瓢齋廟用備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

禮記集註 卷六

概凡醴事用散

鬱醴和為酒而芬芳條暢也拒如黑黍一掬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故名之曰鬱共拒鬯者直共拒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為巾冪而畫黻文也社壇四圍委土曰壇壇內除地為壇壇內為壇大壘瓦壘也禁門禁祭於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風雨霜露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疾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魯在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醴謂醴醴為春取甘飴割去抵以齊為尊也向中爵也蜃水中蜃也畫為蜃形祭以黑黍為尊而朱帶絡腹無餽曰散此四尊皆漆容多五十惟散鬯別無他餽與散車散樂同意醴醴牲口奉王氏曰社用瓦鬯物披牲胸曰醴醴牲口奉王氏曰社用瓦鬯

以土氣故也山川四方用屬以其為國阻固捍蔽也蠶外堅有阻固捍蔽之意又概取積槩義蠟以息老物物終則無歸故以散

大喪之大湣設斗共其粢粢凡王之齊事共其

秬粢凡王弔臨共介粢

粢以浴尸斗以酌粢也粢也粢尸以粢酒使之香美也王齋則以粢浴之所以致其香潔也介粢至尊臨弔使介執粢進前以除穢氣也如用桃荊然或曰介執粢以臨所也鬼神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粢盛之米賓禮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主禮彙纂

丰卷

二十九

周書

共米物謂脫粟之后復春治之也粢盛黍稷稻粱之屬可以為簠簋之實牢禮之米可以為簠簋之實饗以酒為主而共食米

饔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

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音治故作饔

饔人主炊官也春人共粢盛之米饔則炊而熟之六食六穀之飯

克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

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

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

牢開也必有開者防觸齒也芻之三月一時節氣成也天地宗廟之牲芻之其四望社稷等牲亦繫之也散祭如司中司命山川五祀之牲亦於國門養之展牲省牲也特牲曰宗人祝牲告克舉獸尾告備贊助也君率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傳曰奉牲以告博碩肥腍此碩牲也

按凡祭祀之牲馬畜在夏官之圉人牛畜於地官之牛人羊畜於夏官之羊人臨用之前入於克人芻之使肥耳

稟人掌共内外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

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讀為獯師之獯若報反

外朝者在雉門王詢萬民之朝中朝在路門即治朝也內朝在路寢公族之朝冗食者圉

主禮彙纂

丰卷

七十一

周書

治文書之人若漢尚書諸上直者士庶子謂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祭祀之犬畜於秋官之犬人臨祭入于稟人豢而肥之馬牛羊入于克人而大獨入于此官克人所入者芻食而犬則穀食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嘒旦以詔百

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

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而禘釁共其雞牲

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記用騂陰記用黝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也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告時告有司以時也少牢曰宗人朝



賜地而請曰祭期主人比于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而禋四面禋也祭期廟之屬廟以羊門夾室以雞也祭祀及而禋共其雞牲此雞人專職呼旦告時以其養雞知時故燕之

### 右掌禮器禮物九十官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來貞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

瑞祝六曰筮祝祝之秀友

此六辭皆祈禱之事並有辭說以告鬼神故曰六祝之辭先儒引小祝小祭祀侯禋之事

三禮集註卷七十一

解六辭非也大祝者祈祝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則用大祝之辭所以祈福祥於國家求長多歷年得正命也鬼神洋洋於天地間昭布森列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但氣化不齊福善禍淫未必協應先王誠敬以事之求福不而太祝則有六辭以達其誠皆祈之以正順祝者天人和同納於大順也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吉祝者欽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化祝者謂化祇六瑞也筮祝者龜筮不遠於人是謂大同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噲四

曰禁五曰攻六曰說

祈謂為有災變告於神以求福也天地人不和則六禋作故以祈禱同之類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造即其所而祭若造於祖之屬禋若禋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禋所以禱水旱若春秋祭祭之屬說以辭責之謂若廢剪氏以攻說禱之之屬彼六祝者因祭享正禮而祝之此六祈特為一事祭而祈之夫鬼神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鬼神亦固有道矣大祝之六祈特以陳信而其禍福之際固未嘗數數然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

三禮集註卷七十一

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天神地示人鬼之分不同作六辭以通達之自上天下至地親而祖考疎而百物近而五祀遠而四海岳瀆皆假之矣祠字從司幽明相隔有司以詞達之也命命神之卑者如乃命卜筮受命如響之命誥告神之尊者如敢告于上天神后之類會作神即攻說會之也禱有難而默求于神如子路請禱之類誅叙述功德以告神明求免禍也舊說釋誥會誅皆於太祝無關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

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音



曰肅擗以享右祭祀擗古拜字奇紀宜反覆報

祭天神曰禋祀祭宗廟曰肆享祭地祇曰示  
明水以鑑取水於月明火以燧取火於日至  
繁而清明者也號六號也祝六祝也凡血祭  
曰彙隋若守祧藏其隋旣隋彙乃逆牲也逆  
牲二禋之後王出廟門而逆牲也逆尸向祭  
之晨王出廟門而迎尸也隋彙逆牲逆尸皆  
以鍾鼓爲節大祝令之而已右謂尸食而侑  
之來替臯舞者樂師詔之大祝來之而已相  
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徹徹俎豆也臯  
讀爲嗶呼之嗶來嗶者呼之使入也

大喪始崩以肆罌泚尸相飯替歛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肆罌陳尸設罌也泚尸以罌浴尸也相飯大宰官王此則相之也替歛冬官主歛此則替之也大小歛之奠大祝徹之甸人于喪事代王受胙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禱通卒哭後禱祭于廟練小祥也祥大祥也掌國事者于耐練祥時共其祭用之物及相其禮儀也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

主禮纂註

七十五

星

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大故兵寇也天裁疾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得其水則祀之以報焉大師謂王出六軍親行征伐也宜造類皆祭名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司馬法曰將用師告於皇天上帝乃造於先王傳曰君以師行被社稷故視奉以從此宜造類告師行之祭名而軍社所以設也社祖國內之禮設軍社國外之禮四望則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之歸獻於社謂征伐有功得四俘而歸獻捷於社也前祝者四望已上為出時獻于社為歸時皆大祝居前先以辭告之也大會同王與諸侯時

朕見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用事亦用祭祀告行也王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歛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於學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祭督逆祝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

新創邦國之城必告于后土社神其告用牲帛也督正之也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刑罰焉謂不稟天子命令而僭於祀典者禁之其應祭者亦頒其號而使祀之上文六號是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

主禮纂註

七十本

星

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遘旱疾

小祭祀非天地宗廟社稷之大祭即本文侯禋禱祠之類侯者迎順氣之祭禋者除裁患之祭既將事以侯禋則禱以祈之祠以報之而掌其祝號焉順順為之祝辭逆迎也爾故安也弭兵裁亦有祭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也旱疾天降旱謂札瘥其民為政者之所恐也故禱而遠之祈禱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也寧風旱謂之禱報賽謂之祠按福祥吉祝也順順祝也豐年年祝也逆時雨寧風旱瑞祝也弥灾兵遠罪疾化祝也亦不外乎大祝六祝之事

大祭祀逆齋盛送逆尸沃尸盥贊瘠贊徹贊奠

凡事佐大祝大喪贊辨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

逆齋盛者尸將入室食案盛未入小祝於廟門外迎入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也送逆尸者王不迎尸小祝始迎尸而入未送尸而出也沃尸盥者尸尊不洗入廟門盥於繁其時小祝沃水也贊隨者受尸尸階祭以韭菹濡於醢祭於豆間小祝贊尸以授之也未祭大祝酌於銅南既祭大祝徹奠先徹後反言之明所佐大祝非一也凡贊者所以佐大祝也凡事佐大祝惟大祝所有事皆贊之不止此也肆聖潤尸亦贊之又熬黍稷設於三禮纂註三卷七十七

凡內外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小祭祀外則林澤四方百物是也內則宮中七祀等也小喪紀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王不親行遣卿大夫征伐此皆小祝掌其事也愚按王者交於神明非詞不達猶交隣國而

善其辭命也故置大祝小祝之官至於送終大事別立祝田獵禱祠別立甸祝盟詛祈禱別立詛祝此三官各精一術則大小祝心無所分而得以致實清於天地人之祀矣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餼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餼小喪亦如之

勸倡率前引者防執披備傾爵也除菹塗棺也天子七日而殯殯時以菹塗其棺及至葬時除菹塗棺所謂辟也令啟喪祝主命役人開之朝謂將葬而朝於祖廟而後行所謂順死者之孝心也其時喪祝執義居前以御正柩也乃奠朝廟設奠也祖謂將葬祖於庭象

生時出則祖也喪祝以餼棺柳池紐之屬載于器車遂御之以行執翺居前卻行爲節度也既祖出宮門至葬地尚遠喪祝二人相與更代也及至贊乃脫出器車除去棺餼便於安厝也小喪王后世子以下之喪自勸防以下六事並同也

掌喪祭祀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飲餼棺焉

喪祭虞祔練祥禫諸祭也與巫前者王弔諸臣喪祝與巫以桃刻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刻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楚人使魯襄公親視公使巫以桃刻

之勝國之社周勝於殷亳社是也存之者重  
其祝號喪者喪也亡也謂其喪亡之神也卿  
大夫之喪掌事雖禮有隆殺期防於皆掌之  
燕主歛事舉歛與飾棺例其餘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  
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  
奠於祖禰乃歛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禰或作禰

釋

貉作禰兵祭也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田以取禽實講武治兵故有兵祭陳氏曰

三禮集註

主卷

七十九

四

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  
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故謂之表貉  
舍奠出告反面行舍奠之禮於虞廟也師甸  
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者虞人植旗  
於所禰之地為表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  
此甸祝因分別其種類各置于一所謂之屬  
禽饁饋也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  
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其四郊皆神之  
兆今田獵在四郊之外還國必過群兆故將  
此禽薦於群兆以饋饁百神入又以奠於祖  
禰且告反也歛禽擇取三十入於蜡人以爲  
乾豆備祀享焉又因歛禽以祭牲半之神求  
其博碩肥腍也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孔阜奕  
奕也詩曰既伯既禱此主田獵所以有禱馬  
之祭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作盟詛之  
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盟者歆鼎明以定約詛者因犯盟約告于神  
明而禍之類造于大祀禴禴中祀攻說于  
小祀其禮寧于大祝而祝號則并掌於此也  
載辭者作盟詛之辭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  
於其上人多無信以此辭對神而要之可以  
堅其信心事多渝盟以此辭休以禍福可以  
質其劑券其要使人常有對越神明之意消  
其邪妄而歸于信義也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噩王及

三禮集註

主卷

八十

五

道布及菹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音祖

男巫女巫皆不預定負數司巫則群巫之長  
故掌其政令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  
上公之神魯僖公欲焚巫庭以其舞雩不得  
雨也神巫而造巫恒謂帥巫官之屬會聚常  
處以待命也巫器名祭有木主匣則承主之  
器也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也祭食有常藉者館  
道布也若今之藉之言藉也主先匣藉館互言  
所以示藉若今之藉之言藉也主先匣藉館互言  
之明其主以圍共藉以館也大祝取主與  
菹陳之器則退也瘞祭地祇理牲王與之者  
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降下也人死骨下  
沉於地精神上歸於天天地與人通故使巫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  
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延弔

望和望衍者爲望其方而降之求其神於  
設荒懷之中而有號焉衍延也望延其神也  
授號授祭者以祭號大祝所辨之六號是也  
旁招以茅以茅招所祀四方之神也茅當作  
旌旌之旌古字通用授號以呼之舞旌以招  
之皆降神而衍之之禮也冬者歲之窮且推

故以納新祀堂乃人所寢而安者不宜有邪氣以妨春陽之來有妖祟以礙吉祥之至故設祭於堂以贈送疫鬼之爲不祥及惡夢也無方者惟巫所至無筭惟巫所除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弭禍祟而疾病可得而除矣王吊臣喪祝掌其辭巫掌其禮並前于王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曠呼反

祀前于后如王禮也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歌者憂怨之歌若雪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  
其名物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  
示物彫以禋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彫音秘

三辰之變謂日月星辰之次舍其推之皆有法也猶圖也天神人鬼地示之居必圖之以三辰之變者蓋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示雖幽而無形然皆麗乎陰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於莘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今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

三辰之靈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國語曰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以所制神之處位以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旣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旣闡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茲於邪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今此道滅痛矣天神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示鬼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墀百物之神曰鬼禮國凶荒民札喪夫禱祈禳禮人情不能免先王因人情而爲之典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楊鼎卿曰按禮記以三辰言之孟春曰在宮室昏星中旦危中孟夏日在畢昏翌中旦婺女中孟秋曰在翌昏星中旦畢中孟冬曰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以猶鬼神示之居故春則帝大皞其神勾芒其祀戶夏則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其祀竈秋則其帝火皞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則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祀行以辰猶居非特如此言其帝位則可類推矣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叙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婦人無外事惟有祭祀賓客喪紀三者宗廟之祭加豆籩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臨人進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賓客之饗食亦掌豆籩大喪叙命

禮集註

主卷

全三

三百五十五

婦莫哭諸侯來朝薨於王國亦叙其應哭者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亦同族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王豆膳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齎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暮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王豆凡王之豆籩皆王飾之不言王籩者文畧也視豆籩謂在堂東未設時時其實也樂徹亦如之亦佐后也羞進也齎黍稷也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祿

酒於尸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小祭祀謂在宮中后無外事故也王立七祀行中爵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賓客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

李氏曰富貴驕人自然之勢也女子生於王族尤易乘勢以輕人不順于舅姑不和於室人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何以示天下聖人以內外女立內外宗列於禮官之屬既以禮為職則必視聽貌言一由於禮已之所以為婦敢不恭乎故觀其事宗廟則知所以順舅姑觀其享同姓諸侯則知所以睦宗人親后之亞王獻裸則知所以從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所以為王化之基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

禮集註

主卷

全四

四百五十五

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墳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

都家之邑有社稷有五祀有先君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神實陰相之先王為之祀祀以馭其神或賜之禽馬祭祀之禮惟王所頒神之所享惟王所賜則致福于王固王子弟公卿大夫之至願者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示王享所致也正謂禁督其遺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保謂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令戒令都之有司祭報賽也反命還白于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

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于孫亦有祖廟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文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掌亦正也不言冠戎保璽則都家自保之○二官詳畧凡見

右宗祝巫等官凡十一職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城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後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屬禁而蹕之

三禮纂註

三卷

卷五

三百四十

外祀國外之祀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城兆表之崇城禁令謂遊列不得有人入城中其屬胥徒也徵召也役之使之備除茅婦也屬遊列之不使人犯蹕禁止之不使人行蓋將祭之前而脩除以致其繁及祭祀之日而禁止以致其嚴此先生所以事天地神祇之義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志

反

廟謂太祖廟及三昭三穆也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以服授尸尸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也脩除工大故有司主之黜聖事易故守祧主之黜黑也聖白也隋尸所祭時春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謂埋於西階之東也

按周人祭先之禮脯醢既薦必鬯之使食嘗不虛遺服象神必藏之使神常有依此禮此義非仁孝之至無以及此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綏當作綏

凡人之有生死精氣之散合也其死也魂之升耳人有死而復生者魂之復也孝子不忍

三禮纂註

三卷

卷六

四百十七

其親之死與其復而蘇故有復之禮馬防惶多方以求之也此天子之復禮凡人魂升必漸離魄魄而上也故升屋而號復于車門祖廟者平生心神所依且人生本乎祖故復於廟而以冕服以王祭廟所服也四郊者平生所有事之所且人生本乎天故復於郊而建綏以王出郊所建也而又以祭僕復於小廟諱僕復於大廟小僕建綏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右專主喪禮二官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大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



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諸侯王子弟為圻內諸侯者卿大夫士謂朝之臣也凡有爵者摠謂此二等國之喪禮朝廷之喪禮也事謂殯歛虞祔葬祭祔含百禮皆有定法也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有事謂含祔贈賵之屬詔贊主人贊佐居喪之嗣子以禮拜命也詔其號謂告以牲號壺號之屬公有司謂諸侯本國之臣其所供給亦令之而催督之以見天子哀大臣之喪而敬其事也蓋諸侯卿大夫皆王平日所以同休戚者也故不幸而有喪亡皆該官以經紀其事

主禮纂註

卷

十七

四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公墓之地地之屬於公而非私者天子諸侯始為墓者既卜得吉于孫以次附葬昭穆貴賤各有應葬之地所謂城也畫其地形及丘壠處所為圖以藏之凡昭居左穆居右夾處王墓東西以前在卿大夫士之墓前居後在諸侯之墓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正以尊卑處其前後夫昭穆之分所以嚴而不可廟而葬亦有焉此尊卑之分所以嚴而不可

主禮纂註

卷

十八

四

亂也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者皆使之以類相從此親親之情所以篤而不可離也周公薨成王葬於畢祖於文武從周之兆域可見矣死於兵者謂戰敗無勇技之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謂勇戰忠義以克敵使爵等為封丘之度昭穆之中央特顯異之也以天子墳三仞樹以松與柏樹數別尊卑也春秋緯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王制庶人不樹不封王介甫曰以昭穆以其族尚親也死兵不入尚德也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南窆遂為之尸及窆以度為丘隧共葬之窆器及葬言駕車象人及窆執斧

以泣遂入藏凶器

葬日已定為度量所窆之地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馬隧美道也度丘與美道廣袤所至此時共窆器下棺封碑之屬凡遣車亦設駕旗以弔為人巾車之官將明器及駕車象人使行何壙也窆下棺也匠師執斧以泣以防下棺時用凶器即明器入於壙中

正墓位蹕墓城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爾姓異姓諸侯之墓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迎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萬民葬地亦使族葬各從其親亦爲之定生城而爲焉以藏之既定昭穆之位又定丘封之度與其樹數皆如王家既分定區域則雖族葬實私地也于此而不相容尤有爭訟則按焉而聽斷之平日帥其屬官巡行塋限遶列之處故曰巡墓厲凡有族之家墳墓必有

手禮纂詳

卷

九

五

官寺故曰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愚謂墓大夫於邦墓之地禁令度數巡厲居守皆其掌焉是以其徒至二百人也後世惟不然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惜而不忌貧則無所歸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於是知先王之法果無弊也夫先王於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之仁義死又爲之地域而守其血樹則爲之子孫者其有不忠乎君而服其教者哉此周之盛所以獨未於有王也

右專主凶禮九六官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

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綏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患

夏宗一句其氏以爲合依宗伯之文爲是今從之大賓諸侯來朝者大客來聘之孤卿也其禮儀則以九儀以下詳之朝覲宗遇會同此六事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此陳協皆考績之官春者天運一新一見諸侯則陳天下之事夏者天道大亨見諸侯則陳天下之謀秋物皆成見諸侯則比其功治之成冬天運持終見諸侯則協其謀慮之一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爲壇於國外合諸

手禮纂詳

卷

九

四

侯而發禁焉殷同者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亦命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如巡狩考其制度也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遺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類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類天子亦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愚按此經首言掌大賓大客之儀皆主諸侯之來朝聘者而言無所謂天子使臣之禮故問以諭諸侯之志等四事宜在王之所于後此除邦國之惡下承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則文意接續完備而首尾相應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

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縹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縹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

三禮集註

三卷

九十一

三

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

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敔璧五寸縹籍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

三積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九儀即九命之儀也公使伯子男自九命至五命孤卿大夫士之爵自四命至一命命與爵既定邦國之禮因之矣曰圭璧曰縹籍曰

三禮集註

三卷

九十二

三

冕服曰常曰樊纓曰貳車曰介曰禮曰朝位曰立曰擯曰將幣曰王禮曰饗曰食曰積曰問曰勞其禮各有隆殺焉圭璧者執之以見天子者也公則桓圭九寸侯則信圭七寸伯則躬圭五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亦五寸縹籍者以五采常衣板奠玉則以籍之也公九寸侯七寸伯五寸子男五寸見服者著見所服之衣也公九章自山龍以下侯伯七章自華蟲以下子男五章自宗彝以下常者旌之旂也旂者屬于軹垂者也公九旂伯七旂子男五旂樊纓馬飾也以爵飾之每一處以五采倫爲一就謂之一成也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貳車副車也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介者輔已以行禮者也公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禮者大禮謂饗餼也三牲脩

爲一牢三牲者大牢牛也中牢豕也少牢羊也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朝位者大門外宮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節出入立當軹軹轅末也前疾轅曲中也在軹之前當軹之後軹在軹之下車軌兩服之領前王立當軹謂車後橫木也擯所使授賓而相禮者也用命數之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立當軹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立當軹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縟卑者蹙而略故也將幣者以之致享也廟中將幣三享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國所有享皆其獻上之禮也朝先於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者王以爵尊禮賓客也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拜送爵

其他謂貳車及介半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饗食之數也凡諸侯之卿及大夫士此亦君命來聘者下其君者介與朝位也其餘則自以其爵卿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下卿二等士又降殺大夫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其步數至于半禮等又降殺大夫也九儀中命者五爵者四故連言士也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贊此諸侯來朝之事此所貢物因朝而貢也太宰之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者歲之常貢也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嬪貢者婦人所爲物絲枲是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繡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九州之外

夷服鎮服蕃服也雖大只子爵無朝貢之歲  
父苑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  
貴室焉擊則蕃國之君無執王瑞者是以謂  
其若焉小賓臣為小客所貴室若大戎獻白  
狼白鹿是也  
愚按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有東西南北異  
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不  
知六服所貢之物非九貢之常貢也不然  
楚于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貢之則  
祀貢何止于侯服哉以是論之則大行人之  
貢非常  
貢審矣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

圭禮纂註

卷五

五

以補諸侯之裁歲徧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七  
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  
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啟國

此王撫諸侯之事撫安也問脈慶禮四者王  
使臣于諸侯之禮也問歲一問諸侯如存省  
之屬以諭諸侯之志如諭言語諭書名之類  
也脈所以交神之福以脈歸之則與諸侯共  
其福也諸侯有喜也賀慶以贊之所以與之  
同其樂也諸侯有裁也致禮以補之所以與之  
同其憂也致禮函禮五者若春秋瀟湘之會謀  
歸宋財是也存視省者亦王使臣于諸侯之

圭禮纂註

卷五

九

五

禮即所謂問問也歲者巡狩之明歲以為始  
存問其安否視其治效省察其風化也自  
五歲之後遂問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  
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  
習之象胥譯官也胥為諸象之有才智者王  
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習俗不同達其志  
通其意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  
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有起重譯而來獻  
是通言語之官也辭命六辭之命瞽樂師史  
大史小史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聽聲音所  
以和其聲也至十一歲又徧省焉瑞六瑞也  
節六節也度丈尺也量區釜也牢禮若掌客  
之所掌數器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  
同成脩皆謂齊其法式以齊等之平其僭踰  
也王巡狩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其殷國  
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書曰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王制曰命大師陳詩命市納賈  
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此古巡狩之制也  
但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十二年一巡狩蓋至  
周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必十二年方一  
舉此所謂與時偕行而識會通者要其出而  
省焉則一也夫朝覲宗遇會同聘覲此諸侯  
所以致勤于天子者也問脈慶禮存視省達  
同成脩巡般此天子所以致愛于諸侯者也  
諸侯以禮致其勤王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  
通內外之誠達尚何疑間之為患哉所謂建  
萬國親諸侯者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  
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

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凡諸侯朝王之事辨其九十七十五十步之  
位正其尊卑之等若冕服旌旗貳車之類協  
其半禮燕饗之禮乃禮賓敬而見之大喪諸  
侯爲天子斬衰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  
禮法必詔相左右教告之四方大事謂國有  
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皆有輦幣以崇敬也受  
之以其事入告王也又凡諸侯邦交之禮小  
聘曰問大聘曰聘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父  
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按諸侯邦交之禮使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  
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

三禮纂註

卷三

九十七

之具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  
不能群也故先王之取諸侯必使相交以備  
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多爲之升降之文  
酬酢之節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于是而不  
憚也故不安于愉情而安于行禮不耻于相  
下而耻于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從  
而作此天下之亂所以止于未萌也天子以  
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  
養此兵所以不用天  
下所以平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  
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

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  
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四方之使者即諸侯之  
使臣貢即六服所貢祀嬪器服材物功即上  
計文書諸侯之來待之各有常典著于各國  
之籍今按此籍而賓禮之將入使人郊勞之  
既至致館于賓廟中將幣行三享之禮爲承  
而擯之大客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小客蕃  
國諸侯之使臣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待大  
客也受其幣以其來辭入告于王待小客也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  
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

三禮纂註

卷三

九十八

自此已下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所至  
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  
也賓據命者五客據爵者四也君之禮臣之  
禮備見上文  
達天下之大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  
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  
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此天下之六節乃邦國所用以通于天下者  
非掌節王官所執之節也達之者使之齎法  
式以齊等之虎人龍者皆以金象形而爲之  
旌符管者皆以竹刻文而爲之凡邦國之民  
達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  
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或

從者卿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管如漢之竹使符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于國虎人龍三節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也旌符管三節據在本國所用也以金為之金有不變之義以竹為之竹有自然之節天子使人于諸侯諸侯使人于天子其為節則一而已此虎人龍三節之所以同也天子畿內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亦一而已此旌符二節之所以同也惟王畿都鄙用角節與諸侯都鄙用管節所以異內外別尊卑也

成六瑞王用璚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圭禮纂註

九

四百五十六

此亦適四方之事成平也瑞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此亦小行人至諸侯之國合之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虎豹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其諸侯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諸侯相享之王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卿大夫規聘亦如之以其通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則謂之故合之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乖而已或曰圭東方也象陽之生物焉陽類也乾之所為

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為虎形西方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以繡半璜曰璜比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于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黼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稿 禮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

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吊之此五物者治其事故禮若報切

先王于諸侯治有內外勢有遠近而利害休戚則相關若一家也此賻補賙委稿禮慶賀

圭禮纂註

二

四百五十四

哀吊之禮所以掌于行人也病疾為札札而危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禮傳之而補其不足也穀不熟曰凶凶甚為荒凶荒則在所調委以利周之而以聚與之也大宗伯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是也有兵寇謂之師會眾以興功謂之役師役則在所稿禮其芳而會眾財以與之大宗伯以禮禮哀國敗以恤禮哀寇亂是也福事則在所慶賀太宗伯以賀慶之禮親其姓之國也禍災則在所哀吊大宗伯以吊禮哀禍災是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安和

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友  
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此小行人適四方所探風俗善惡之事各條  
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書民之利害可以知  
當興之利當除之害也書禮俗政教等順逆  
可以知順之當因逆之當革也書悖亂等逆  
事欲消弭之也書喪荒等厄事欲拯救之也  
書康安吉事紓王者之憂民也先王所以同  
四海于一堂之上  
者可謂知要者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  
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圭禮纂註

三卷

百一

上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  
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  
燕則諸侯毛

九儀即大行人九等命數之儀出接賓曰擯  
入贊禮曰相儀容之相接辭令之達意揖讓  
之成禮皆司儀爲擯相以詔王也天子有事  
而會諸侯先爲壇于國外三成三重也宮壇  
壇宮也觀禮曰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蓋壇土爲壇壇  
外爲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先拜日月拜畢  
而祀方明所以教尊尊也詔王儀者王既祀

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  
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又告王降壇南  
鄉見諸侯乃揖之庶姓無親推手少下之士  
揖也異姓昏姻舉手平衡時揖也同姓伯叔  
舉手少上天揖也及其執玉而見王時則擯  
之以前各以其禮上中等下等者謂所奠  
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蓋發  
地一尺上有三成爲三尺總四尺也從上向  
下爲深壇十有二尋方廣九十六尺每等四  
面各廣丈二尺則堂上二丈四尺以爲王立  
處并祀方明之所公奠玉于上等則降拜于  
及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則降拜于下等子  
男奠玉于下等則降拜于地及升成拜皆于  
奠王之處奠玉降拜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  
堂授王王將幣亨也禮謂以爵卑裸之也皆  
于其等之上即上大行人將幣三享若上公

圭禮纂註

三卷

百二

上

王禮再裸而酢彼在廟此在壇耳會同受贊  
受享一皆于壇亦如之亦如上三等也王燕  
則諸侯毛謂以鬚髮坐也老者在上故朝事  
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此言諸侯朝王之禮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  
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  
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  
拜致館亦如之致殮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  
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



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  
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圭饗食  
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拜  
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  
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之賓音積反(國)幣之授爲受(賓)亦如之  
相爲賓者相朝也積者賓停止處致米粟之  
屬問者問安之意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  
初來至去其數如此也三辭不敢當也三辭  
乃始拜受尊主君之命也族憤者公憤九人

主禮集註

三卷

百三

四百五

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專辭也勞者慰其勞  
苦也一勞在境再勞在遠三辭三揖者入  
門揖當碑揖升堂揖也賓拜受其勞又拜送  
其使也三勞在近郊主君親爲之交擯三辭  
者謂各陳九介傳辭賓傳辭告至主人傳辭  
請亭賓又傳辭告來意是交傳三辭也車逆  
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迎之若  
欲凌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  
也三揖三辭拜受其勞禮此勞禮有幣圭也  
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王君三還辭之乃  
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  
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至館如之者賓始至使  
大夫館賓主君又以禮親致之其逆送拜受  
並如郊勞之禮也致饗者食也小禮曰殽大  
禮曰饗餼俱使大夫致之如致積之禮將幣  
者賓致幣以享主君也交憤在大門外賓法

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東陳五  
積交相傳辭也三辭辭見上文車逆拜辱者  
主君乘車出大門迎賓下車拜之謝其來辱  
也賓車進答拜者賓車進而下而答拜謝其  
迎已也三揖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  
三讓讓入門也主君之擯及賓之介通謂之  
相每門止一相其餘絕行在後及廟惟上相  
入以詔禮也賓三揖三讓登堂揖而讓主君  
也主君人拜至且受王也賓亦拜送幣敬其事  
也每事如初者賓享及有言之時皆揖讓再拜  
賓亦如之者賓作擯謂以爵幣禮賓亦再拜  
送受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擯及出車送者  
送賓也三請三進者廟享而出賓就車每一  
請則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者主君  
一請賓亦一還一辭謝言已避去也熟食曰  
饗生食物曰餼主君致于賓之禮也還圭者賓

主禮集註

三卷

百四

五百五

以命圭通信非以貽主也故既聘而還之饗  
食者饗主飲食主飯皆速賓者也致贈者賓  
將去贈之以財也郊送者賓出郊主君親送  
之也右惟饗食主君爲主其餘君親往則賓  
爲主人主君爲賓此六禮送迎揖讓辭受再  
拜並如將幣之儀也賓之拜禮者賓將去就  
朝而拜謝其所當拜謝者惟饗餼饗食其餘  
則不必拜也繼主君者賓主君也償之者主  
君如勞致館饗餼還圭致贈郊送之時償以  
王帛皮馬皆如主國所贈尚往來欲相稱也  
相爲賓者四等諸侯相朝聘其饗餼圭積償  
介之禮各依命數而其送迎揖讓拜謝之儀  
並如上公也此通言侯  
伯子男相朝之禮也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



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而獻皆再拜稽首君若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再拜稽首君若拜客超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圭禮纂註

主卷

百五

三百十三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適使者當為擯

從才用反

相為客謂相聘也三積者上公五積臣則下其君二等故三積也此于路館致之亦有束帛三辭而后拜受也侯伯之臣有束帛三辭而不以束帛致之也及大夫郊勞旅擯而不交禮三辭其勞禮然而出迎拜其去之尋三讓登聽者與使者三讓而升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者賓聽命訖下堂拜命登堂受幣也侯伯之臣則受之于庭耳賓使者如

初之儀者謂使者勞禮畢出門賓以束錦饋使者如初行勞禮之儀勞用束帛饋用束錦也使者退賓拜送之致館如初儀者使大夫帥至館卿乃致館其儀如郊勞也侯伯之臣則致館于庭不言致殯者君于聘大夫不致殯也及將幣者客執圭行聘禮也旅擯三辭者旅擯而不傳辭但三辭主君以客禮待已也拜逆客辟者主君迎而拜客辟不敢當也唯君相入客乃臣故相不入也三讓客登拜者客登堂而主君拜至也三辟授幣者三辟主君之拜然而后以君命授幣于主君也下出並如初將幣之儀及禮以醴禮客也私而私親也既親則有私獻此三禮皆再拜稽首行臣禮也君但答拜不稽首也中門之外大門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

圭禮纂註

主卷

百六

三百十三

命使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拜拜對者為敬慎也至此而後問以在廟授幣方致歛未可也問大夫不拜勞已則拜稽首尊卑之辨也君拜客皆辟不敢與君敵也致饗餼如勞之禮者以卿致之君不親致故如大夫郊勞也饗餼還圭如將幣之儀者其禮重于饗餼故也君館客者客將去主君就省之盡意也客辟介受命者客不敢當也遂送者君拜以送客也上公致贈郊送皆君親往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送之而已客因從君至朝拜其親來館送之辱也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出亦三積也爵卿大夫士也次國小國之臣各以其爵之尊卑而為禮之隆殺若其辭受拜揖之儀則同也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上下之者禮之豐殺不從命數但以大小之國為二等各從其來使卿大夫士之爵而上下之皆自上及下降殺以兩而為豐殺也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于始而怠于終如一而已幣享幣也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主國之禮如其豐殺也行人之儀謂摺相傳辭時也不正東何不正西何常視賓客之前却

主禮集詳

百七

言

時兩向之按諸侯君臣自相賓主而王朝為之設官掌其禮問勞贈遺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如此周公經世之心密矣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鄉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掌其等數政治為提目其事並在下文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亦以其名位而差之政以正之治以理之玉合諸侯而享禮者諸侯為賓有燕主君之禮故王合諸侯則諸侯享天子也子服景伯曰周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則十二者王禮之數故具十二牢也諸侯長者九命作伯者也五等諸侯威在惟牧伯一人為主十有再獻于王也國君者王所過之國有君也王巡狩所止之地所過之國饋膳于王用鴈栗之饋貴誠如事上帝也又使其臣百官具百牲以羞言無有不備所以盡備物之誠也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為上公故眡上公之禮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命為侯伯故眡侯伯之禮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命為子男故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

主禮集詳

百八

言

則王之上士也庶子則包中士下士而言故一眡其大夫蓋百官之膳並有隆殺亦視其命數也此先言諸侯享天子及待王臣之禮以下乃言天子所以待諸侯之禮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宮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鼓車禾眡死牢牢十車

此以下天子待諸侯之禮諸侯自相朝主國  
待賓之禮亦同諸侯初入竟則致積上公則  
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生牽之  
也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醢

百九

至國則致殯致小禮也殯有牢上公五侯伯  
四子男三也有食庶羞可食之物公四十侯  
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也有簋公十侯伯八  
子男六實梁稻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  
子男二十四實苴醢也青鏹羹公三十八侯  
伯二十八子男十八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  
十二子男二十四也有盥黍稷鬯也公侯伯  
子男各十二也朝訖致饗餼有牢公九侯伯  
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簋侯伯百簋子  
男八十簋也有醢醢公百二十簋侯伯百簋  
子男八十簋也有車米甕生牢半十車公則  
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  
甕死牢半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  
三十車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  
十双侯伯七十双子男五十双也歲膳大牢  
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三享三食三燕

侯伯則再子男則一若有故不親享食燕則以幣致之此主國待諸侯禮然也其特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半禮饗餼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皆以其爵等爲之如卿也則殯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殯大牢饗餼三牢士也殯少牢饗餼大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一積以諸侯積畢殯牽則知大夫亦殯殯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爲介之禮若特來聘問者亦與是同也○昔昭殯牽謂所共如殯之數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無銅鼎簋簠之實其米實于筐其豆實于簠其設筯陳于楹內饗陳于楹外半陳于門西車未禾芻薪陳于門外哺庸之加饗牲者群介行人宰史皆公所從行者尊其君及其臣故致問亦有牢侯伯子男不言以上

百十

公禮降也夫人致禮助王養賓也夫人致禮皆下大夫致之也上公卿皆見以羔屬太宰卿皆見者見于賓也以羔贈以其摯見馬于男言親見以卿于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屬耳

侯伯四積皆抵殮牽再閭皆脩殮四牢食三十  
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鋤二十有八壺三十有  
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  
虎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舊皆陳  
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

十雙餼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啖殮牽一烝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劬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甔皆陳

三禮纂註

三卷

百一

三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一饗一食一燕凡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膳啖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

此言侯伯子男禮其詳具在上前言凡介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之陳數謂其從君而來也今此言卿大夫士爲國客特來問聘所以待之者如其爲介之禮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扎喪殺禮禍裁

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災兵寇水火也皆殺禮爲國省用惜費也在野在外忽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虎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賓客有喪者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也喪謂父母死客則又有君焉惟芻稍之受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不受饗食加也其正禮殮饗餼主人致之則受遭國主之喪不受饗食受殮禮者有喪不忍煎烹正禮饗餼當熟者脰致之

三禮纂註

三卷

百二

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燹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有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虔切使去聲  
去聲爲音夷

傳遽若來傳驛驛而急遽行者也燹惡無禮者燹喜也惡災也急遽以行而又非慶恤之禮故無旌節而單行此小事行夫主使之通以旌節中道有難或遭疾病寇戎而不以時至亦必令達于所往之處王命不可廢也居於王國凡大小行人煩辱之事皆行夫掌之焉助語詞若行人出使則行夫爲介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橐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事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掌九儀之等差載于書籍者以其籍之差數為賓客隨殺之禮節也官以訝名九國賓至先戒官脩委積之事戒之使各整正素倫以給賓客之用也士訝士也既戒乃與庶為之前驅而入既入宿則令野廬氏擊柝以衛之又以王命致委積以膳之及至國賓入館乃主禮案註

主禮案註 王卷 待次於門外以待事賓入朝將幣則前驅道之以如朝乃告賓以所立之位又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復于王如所謂賓不顧矣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鄉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賓客之治謂有國事欲理者以告于訝訝為如朝而理之賓之從者介以下出使人營護之也凡迎賓之禮使卑者迎尊故卿當訝諸侯大夫訝卿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譏送逆及疆

凡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不拘大小貴賤環人並送之迎之執旌節則門關不得譏察之使其得以通達于四方夜宿則授之以館令人聚拆以備非常賓客有任用之器則為環衛而未而逆去而送皆及于疆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

主禮案註 王卷 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

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節以行信幣以見諸侯也九掌交之巡行以宣上德而達下也故為國與百姓道王之德意志慮焉惟欲與四海九州之人相生相養於道化之中使咸知王之所好在於善所惡在於不善相與遷善辭惡於禮樂刑政之外其諸侯所好萬民所悅有欲行而不能自專者又為之轉達于王而行之九邦國朝覲會同之事所以合上下之交九賦之法所以成事上之義九等之儀所以使上下相親九牧之設所以使大小相維九事之禁九伐之法

所以除患而戒不虞者掌交皆掌而巡之則  
情法禮政四達不悖矣劉氏曰上情不下通  
下情不上達此治道所以難成而古今之所  
通病而設掌交之官巡天下而究其壅塞以  
通達之使知王之好者德意而惡者侯和俾  
民辟其所惡而行其所好則上情莫不下通  
矣使王知諸侯之所好萬民之所悅則下情  
得以上達矣又于無事之時使人結好邦國  
而論之折衝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議  
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謂為大于其細圖  
難乎其易也

按自大行人至此皆王六服內賓客之禮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

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

主禮集註

卷二

四百五

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

賓相之

國使謂蕃國之臣來規聘者其人言語不通  
故傳王言而曉諭解說之以和親之以前人  
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夷狄之人  
其拜揖進退之禮與言語辭命皆不同于中  
國故教之以中國之儀以協其禮也教之以  
奉上之辭又從而譯其辭而傳之于王也凡  
王國送迎之禮節天子賜與之幣帛詰諭之  
辭令皆不可以無禮于是積相之使不失儀  
固所以存中國之舉  
亦以成夷狄之節也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

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  
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若其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其禮儀而  
正其位若遇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  
九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王者征伐四夷  
之事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故大事在諸  
侯次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辭或施於四夷  
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  
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  
之尤輕者庶子可矣

右專主賓禮九九官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

主禮集註

卷二

四百六

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三公北面若君也孤  
東面佑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各執摯以  
見致其始見之禮也三公之摯不序于宗伯  
而見于射人蓋三公隔道而不臣射人主賓  
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也諸侯北面從三公之  
後也國事者謂若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  
其薦獻戒令者告以齊與其期也掌治達者  
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  
之于王王有命  
又受而下之也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  
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  
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  
豸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

射法張弓挾矢之法射儀侯獲容與樂節也  
兩人為耦六耦則十二人也侯今之射樂也  
天子之射三侯者熊虎豹也容者乏也待獲  
者之所蔽也騶虞九節者樂凡九節也五節  
以聽四節以射正者所射之鵠也五正之侯  
畫以雲氣五采蒼白朱玄黃諸侯之射二侯

主禮集註

卷一百一十七

者熊豹也狸首七節者三節以聽四節以射  
三正者畫以朱白蒼也卿大夫之射一侯豹  
也采蘋五節一節以聽四節以射二正者朱  
綠也士之射一節以聽四節以射二正者朱  
也○大夫也采芣五節一節以聽四節以射  
也○昔范獻子聘于魯魯侯享之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于家臣是射屬禮可知而鄭氏  
亦曰射於五禮屬嘉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  
于后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太史  
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王大射以狸步張侯者一舉足為一步狸善  
搏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

必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侯者司表所  
共虎侯熊侯豹侯也令去侯立于後者射人  
令負侯者去侯所而居于左為將射故也以  
矢行告者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  
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  
雷上曰揚左右曰方卒令取矢者謂射畢則  
射人使射鳥氏取矢也祭侯則為位者祭侯  
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為位為位者祭侯  
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一步北面受爵  
數射中言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  
適階西釋弓去朴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  
面視筭必與大史者以大史九射事歸中舍  
筭故也射正者射以不失正鵠為主司馬治  
之射人佐之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

主禮集註

卷一百一十八

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  
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  
者苛罰之

贊射牲者王者於祭祀必親射其牲致親殺  
之意也射人贊之作大夫介者諸侯來朝王  
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為上介也凡有  
爵者命士以上亦作之使為衆介也卿大夫  
以選從王見諸侯或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  
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太史王協禮事故射人  
戒太史及大夫為介于諸公也僕人太僕也  
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王崩大小飲後



遷尸于室堂作卿大夫掌王喪之事比其廬如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其不敬者則詰問之按太宗伯以賓射之禮親舊故朋友况其所掌皆禮射之事而非賁革之技故以屬春官說見前

### 右專主嘉禮一官

禮纂註

卷三

夏官

禮

三禮纂註卷三

終

### 三禮纂註卷之四

#### 周禮

####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象夏所立之官也夏整齊萬物先王立司馬掌邦政所以平諸侯正天下欲其整齊焉實似之以馬爲司者蓋征伐之具莫大于馬故也一曰夏陽氣盛大赫烈而司馬張皇六師赫赫業業以震疊不軌者其氣象相類

三禮纂註

四卷

乙

禮

#### 凡五十九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正也所以正不正也先王先之以教次之以禮要以馴養服習天下之人心使之潛銷



默化其氣習歸于繩尺之中而不自知至于  
是而猶不正也以奸於王略乃以九伐之法  
聲其罪而討之所謂四國是皇者是也政孰  
大于是此政之名司馬所以獨得而專之也  
然其所以設官之本意特因邦國不平而籍  
是以平之耳豈窮兵耀武而濟其好戰之欲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

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

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

十有六人胥三十 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三行取名于此此  
序官自大司馬至府數與諸官同而自史以

主禮纂註 四卷

通言七

下異者以軍事嚴須監察故獨受也上士以  
下得與大官同號與他官異者以其為卒之  
帥其統下亦如大

官雖卑同號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

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

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

府六史胥十人徒百

子忽反震丁式反

伍一比也兩一閭也卒一族也旅一黨也師

一州也軍一鄉也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

也旅帥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

七百有五十人者族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

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

家之數不以從軍故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則

惟民之勇為之也成周寓兵於農方其無

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為一鄉鄉大夫

鄉一人及其有司以兵則萬二千五百家

為一軍軍將命卿卿帥大夫之卿也帥皆大

夫也卒長司馬皆士也蓋以詩書禮樂謀元

帥無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士皆可以任

將帥卒長之事也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

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

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藏之於行陣事已

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

給之費而食自飽所謂兵無坐食之擾將無

握兵之患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州師

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六帥之

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卿之士皆伏節死義

之七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足以桑

中國威四夷用此道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曰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按方百里者乃為方一里者萬其

賦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

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

蓋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

百家九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

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六軍為

車千乘矣天子六鄉六遂合十有二軍而止

云六軍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

主禮纂註 四卷

二

通言

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春秋書作三軍以譏魯以魯侯次國也至昭公舍中軍復古也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壞而僭天子矣一軍則一府以下有事則置之無事則已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僕侍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大僕所掌皆王之大命大事也小臣所掌則王之小命凡小事也祭僕專掌以王命警戒祭祀之百官御僕所掌則又比小臣爲小也是皆侍從僕

主禮纂註

四卷

四

四

御之臣世皆視爲賤品而不知擇之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稔養常必由之先王知左右之不正則無與修其身一身之不脩則無與治天下故其建官猶重於侍御而大僕則以下大夫二人爲之所謂侍御僕從因匪正人其身正而後可以正天下矣此穆王命伯冏之作大僕正而奉養於承弼之說其亦知周之設官之本意如此也考之司士大僕并官與司右虎賁之屬同位則知屬夏官無疑况僕隸共使令其亦兵卒之流乎惟祭僕吳氏以爲掌祭秘嚴春官不知此官乃奉王命而察祭祀有司之戒否使屬春官其敢復糾之乎雖主祭乃僕臣中之主祭者六官聯事其常也何疑而改之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隸者其事褻也其職掌掃除警蹕之事亦供使令者也

右掌僕隸二職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以下大夫二人爲之其徒八百人其所以衛至尊者亦衆矣書曰虎賁三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虎士徒之選勇力者此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唯此其職先後王守王宮守王門蓋親衛兵也

主禮纂註

四卷

五

五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旅賁氏以旅力而衛王詩曰旅力方剛者此也其職夾王章持輪皆衛事也

右禁衛二職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固國所依阻者也其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依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在野而言記曰城郭溝池以爲固掌固之職先王所以保其國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此周官所險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

十人

疆界也

右掌疆圉九三職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

三禮纂註

田卷

太

安

環猶卻也以勇卻敵一曰巡察內外若環之相循而不窮故名官曰環人其職掌致師察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壺若

壺盛水器也古者挈壺水以為漏其職令軍井令糧序櫓皆軍事也

街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御枚止言語訾讟也枚狀如箸橫御之為之遷結於項雖亦掌禁戒之事然在軍旅中之禁戒非刑官事也東山詩曰勿士行枚專為用兵事而言舊以為秋官之屬誤矣

右掌防警九三職

甸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甲今之鎧也兵戈盾官之長蓋甲冑先自衛而後可以方矢等器而討人故周之序官先司甲而後言兵也其職闕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兵五兵方矢戈受矛也一曰戈受戟齒矛夷矛也其職蓋兵事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三禮纂註

田卷

七

三百四十八

其職亦兵類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弓矢者弓弩矢箠官之長也以大夫掌之者凡戰弓矢之用為先非他戎器可比故重其事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詩曰繕甲治兵繕之為言善其物也職掌弓弩矢箠等事

彙人 中士四人 府二人 史四人 胥二人 徒二十

人

箭幹謂之彙此官主弓  
弩箭矢故謂之彙人

右掌戎器凡六職

司右士二人 下士四人 府四人 史四人 胥八

人 徒八十人

右者有勇力之士堪充車右也其職掌羣右  
之政令軍旅合卒伍九勇力之士能用兵者  
屬焉蓋戎右道右齊右之長也劉氏以為羣  
屬車之右惟以下三右皆大夫上士故也不

主禮纂註 四卷

八

知以卑爵而掌尊權周官固有之春秋之時  
亦有以而大夫而執政者况司右主選辭右  
亦如司士之掌公卿大夫之版  
曾以爵之崇卑為差乎

戎右中大夫二人 上士二人

古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焉  
玉有五路其右惟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  
見祀與田右以類推之齊右燕王路戎右燕  
田路蓋祭祀亦名齊田與兵俱兵事故可以  
相通

齊右下大夫二人

齊側  
皆反

齊右充五路金路之右金路以賓亦謂之齊  
車齊正取以承祭祀王敬賓如祭故也

道右士二人

道右充象路以燕出入而謂之道車者蓋王  
朝夕出入無非行道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大馭馭之最尊者是即王路之僕王路以祭  
為大故馭以名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

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  
明王敬賓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  
齊僕然僕以馭車而馭不可兼職故齊右燕  
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主禮纂註 四卷

九

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戎車革路也師出  
王乘以自將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路木路也  
王乘以田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王朝朝暮夕主御王以出  
入且行先王之道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 下士四十人

自大馭以至道僕皆王五路之馭者馭夫則  
馭貳車從車使車其車既衆非委其責則有  
所不給故以中士二十  
人下士四十人為之

右掌車九十職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校人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頻仍校視之其職掌公馬為五路之駕及公卿大夫士公家之用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趣馬趣養馬者詩曰嘏維趣馬其職掌贊正良馬非事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禮秦註

四朱 十 畜四

牧師主牧放馬而頌之古之養馬必有牧地所謂牧曰是也可井則井不可井則為牧地少康為仍牧正此其職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養馬四圉四馬為乘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厯一人

良善也嚴調也掌養馬藹牧之事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廋之言養也掌十二閑之政阜馬逸特之特

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十人

巫知馬崇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價直掌官中市馬之事如市之有賈人買馬共軍用

右掌馬九八職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尔牧來思何簋何筮或負其候三十維物尔牲則具此蓋牧人

主禮秦註

四朱 十 畜四

畜之至祭前三月擇可為義者授之克人習之而後用之舊在地官今考牧地乃夏官牧師掌之此牧人與掌畜服不氏等同列無疑矣

右掌牧二職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

二十人

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其職主道治與方治蓋隨賓客者也觀晉樂盈被掠必使候人出之可知矣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懷未也主未四方之民及其物其職主遂選達之亦衛人之事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主合同四方之事達天下之道路通財利除怨惡寺事所謂破藩籬天下為公者皆司馬

正天下之事

右掌衛遠人三職

方相氏狂夫四人

主禮纂註

四卷

十二

方相猶放想謂可畏俱之貌一曰以其相視而政廢者非一方月令曰旁磔亦以廢之所

在帥一方也主執戈揚盾以馭疾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

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罪隸百有二十人

盜賊之家為奴者此中國之誅也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隸坐男子入於罪隸女

子入於春臺蠻隸已下皆百有二十人此其選以為役負者其餘製者以為隸民故曰帥

其民搏盜賊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

征南夷取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

閩南蠻之別

夷隸百有二十人

征東夷取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

主禮纂註

四卷

十三

二十五

征東北夷取獲考其職皆執兵守王宮及房禁役於校人牧人服不氏寺固夏官事也舊屬秋官

誤矣

右掌役九六職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其職掌畧田獸特田則守畧掌田獸之政令皆夏官事與羅氏寺職同舊屬天官誤矣

羅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罔以羅罔捕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以其與田獵類舊在此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其職主以弓矢射鳥射則取矢皆夏官事也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此服不服之獸者其職掌猛獸贊張侯皆夏官事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畜獸而藏之也其職養鳥亦服不氏類且五諫寺役之同列於校人則為夏官無疑矣

右掌獵射凡五職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八史二人徒二十人

三禮纂註

田卷

十四

掌膳小物按舊以屬天官以掌乾肉故也不知膳夫醢醢等職在天官者以其共王之飲食其官府在王宮膳人等職皆祭祀賓客所用在外牧禽獸為膳非王宮可比故列于獸人等職之后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掌供羊牲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職與羊人同類

右掌牲凡三職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

舉火曰燿司燿之職聖人以觀天地之變順陰陽消長之宜察寒暑往來之節故得裁成輔相之道此意極大鄭子產火星未出而鑄刑書故鄭有火災在此者以夏屬火故也

右司燿一職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

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家司馬各使其

臣以正于公司馬

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

三禮纂註

田卷

十五

三百七十五

也卿大夫之采地不特置司馬各白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其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以其王命未有事則以屬國司馬大夫家臣為司馬者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駸侯曰我家臣也取知國其職掌都之士庶子車馬甲兵

右都家司馬二職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節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邦國布散於五服而平之之法則在朝廷九法所以平之也法正矣有侯于此然後九伐施焉制畿有侯甸男采衛之別封國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封先定民志亦定政可施焉故以爲九法之首亂之所生儀位以爲階故正名分次之舉賢進能賞功罰罪人心可以作起故作邦國次之作牧立監可以維持人心綱紀法度故維邦國次之寓兵戎於井地

后古人之治可見矣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等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干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以強陵弱以大侵小者削其封疆之四旁使其不得強大也棄賢實諫重賦交徭者民被其害鳴鍾鼓以伐之所以聲其罪也內害其民外陵隣國是燕前二惡也增者除地之意變置其君而更立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以罰之恃其險阻以爲固不服王朝兵加其境以懾之賊殺其親若晉殺世子申生衛侯殺其弟叔武正之者執而治其罪也放弑其君有若季孫逐昭公崔杼弑齊君殘之者就而戮之也誅其人而滿其宮也干犯王紀陵越王朝率諸侯以討而杜之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恃人倫無以異于禽獸之行者不可以親百姓則誅滅之既誅其身又廢其嗣以其無人道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追胥

用謂使民以時也伍兩卒旅師軍者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吳氏曰此司馬之文錯任司徒者今取而歸之于此則去乃以九畿之籍與凡令賦以地



與民制之而節而以此一節置之中春教振旅之上則文義聯屬而司馬之職專而不雜矣今從之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而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三禮集註卷四春 四春 音朔 音鳴 音濁 音女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然兵凶事不可空談故先生因蒐狩而教習之也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一焉而中春習振旅者取兵入軍之義收其衆而使就農也以旗致民者樹中軍熊虎之旗以期民於其下也列陳如戰陳者布列車徒即軍古司馬之陣法也路鼓王者之所有事賁鼓軍事諸侯下王而代其進退故執之將戰而用金以殺則擊晉鼓軍之進退係于帥故軍將執之馬鈴上可提者曰提鼓二千五百人之師帥執之如鈴無舌曰鈗軍鼓五百人之旅帥執之如鈴無舌曰鈗軍法鼓退鳴鈗百人之旅執之如鈴無舌曰鈗軍小鍾而節鼓者錫也五人之長執之所謂辨鼓鐸錫之用者如此五以鼓進以鈗退鼓

急則行疾緩則行遲遠則馳近則數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春田為蒐春時鳥獸孕乳搜擇收不孕妊者又令有司立表而貉祭又誓民以無犯田法之罰也如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虞衡守禽之屬禁既誓令鼓而圖之遂蒐田火焚者止也春田主用火焚萊除草田止虞人拉旌衆皆獻其所獲之禽因以祭社為后土方施生也

中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軍

三禮集註卷四夏 四夏 音蒲 末反 音算 音

獎獻禽以享酌如蒐反 養舍草舍也軍有草止之法撰筭同筭車徒者羣吏軍將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在車甲士三人步七十二人之等而數擇之也書契即簿書以校錄軍實即小宰八成曰師田以簡稽是也號名者微識所以相別也即旌旗之細者軍將至伍長各以所被之微識別之門名者如其在門所樹者也縣鄙都家以其主之號名鄉遂則以州里名野則以甸稍之邑名行小旌旗也古者書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旌夜戰則聲相聞故為之號名草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別而已辨名號固其宜也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其他皆如振旅則夫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也苗田夏田為苗以除

禽獸之害故以苗名在教戰之處辨號名既訖遂行苗田之法也如蒐之法則其他表務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火也以祔宗廟夏祭用薄物以祭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卿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纛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祔方當為畫勳為息淺反

三禮集註卷四

二十一

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氣肅殺乃出兵之時也陳旌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大常畫日月旂畫交龍旗畫熊虎旌物雜帛旒畫龜蛇纛畫鳥隼諸軍帥遂大夫載旌載物無所將也州長縣正公也大夫載旌以其將美卒也卿大夫載旌以其屬衛王也書常為畫各畫其事與號者此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益丘法畫之相示者以象而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旌物有龍虎并文所以待畫事有號名所以待夜事也獮順殺氣也羅弊網止也秋田主用網中殺者爓也王制曰鳥化為鷹則設罝羅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祔當為方蓋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之也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備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羣

三禮集註卷四

二十二

四十六

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關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仲冬農隙故教大閱簡車馬習戰陳特詳於三時也四時之田中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致民是已中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象其事與其號是已要之三時之田各以其所主者為主以為三時各主其一何以令軍乎蓋互言之其實皆中但大閱之車徒為甚備耳群吏卿師以下也卿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鼓鐸脩卒伍州長作

三禮集註 四卷 卷一

是也除師作民師田合其卒伍簡兵器師而治其政  
表為三表者謂之萊山澤之虞除去地草而為  
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  
表隨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六軍其步  
南頭立表以表頭為後表後表之中則從  
表之中從四表至五表也各帥其民而致期  
皆致之大司馬欲聽于一也弊旗何也前期  
既成而又建旗以待之至而後至焉非不  
教而誅者也軍法後期者斬而此言誅者則  
方致民也皆坐聽普者陳前南面卿表也土  
卒皆于後表北面坐諸軍帥皆在士卒前南  
面立以聽也左右徇小子從表左右向外以  
徇陳既期而後至者可誅既誓而後違者可

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  
南為始也鏡所以正鼓軍退卒長鳴鏡以正  
鼓鐵之戰陳子曰吾聞鼓不聞金是已退自  
前表至後表及其向北即更為習戰之事故  
云及表乃止坐作如前  
習戰之禮出入一也

三禮集註 四卷 卷二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  
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  
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  
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  
貉于陳前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  
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  
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問扶  
又○字易以敗起其反又如字○本亦駭  
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師  
在和在也立兩旌為之梁所謂置壇以為  
轅門是已叙和出者車徒次茅出和門也左  
右陳車徒者或出而左或出而右也有司平  
之者卿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居卒  
間者凡旗常居一卒之中百人悉聚于旗下  
可以知部曲之所屬分地者各有分地而調  
其部曲之疏數也前後有屯百步者出軍時

一車甲士三人步七十二人車徒同聲今在  
 軍行列之時則車徒異聲而相去之數乃如  
 是之遠也車徒畢出和門卿師又巡其行陳  
 几險野則人居前易野則車居前既分屯之  
 陳數又巡人車之險易乃始設驅送之車以  
 從禽焉設此車者田僕也設訖即為表貉於  
 陳前也必三鼓者以三為節制也故表為三  
 表鼓為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  
 皆三之以節制也群司馬謂兩司馬也故如  
 署銜之有繩結項中軍法以止語也進行也  
 此令鼓等事與上教戰同惟銜故為異耳大  
 獸公之輪於公小獸私之以自昇也詩曰言  
 私其猷猷育于公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  
 以計功也及所獎者田所當止之處也天子  
 諸侯蒐狩有常所更士鼓譟者象攻敵勝而  
 喜也疾雷擊鼓曰駭譟誰也徒乃獎者徒乃  
 止也冬田主用裘其所取物亦多也凡用火  
 用車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致  
 禽饁獸于郊裘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  
 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  
 入又祭于宗廟冬祭曰烝  
 按四時之田名雖不同而事則無異其得也  
 非徒利於禽獸之獲而實以寓其講武之政  
 故於春曰振旅之陳於夏曰教振旅之陳於  
 秋又曰振旅之陳於冬曰教振旅之陳於春  
 而中鼓鐸燭鐃教坐作進退夏而中名號之  
 殊戒守夜之事秋則中旗物冬則立四表聽  
 戒誓凡此衆事四時教戰莫不然也其每時  
 各言之者互見其義也然冬者三農之既暇  
 百物之皆備故教戰而曰大閱獵獸而曰特  
 田見其獨詳於三時也是故後至有誅期貴  
 早也新牲以徇法必行也鼓人之三鼓鐸燭

鐘之聞用衆莫不聞也旗之有時而作有時  
 而偃衆莫不見也車徒之以行以驟以趨以  
 走其疾徐有法也及表而止不敢踰也車之  
 三發徒之三刺其赴敵有節也至於和門之  
 出而左右分列則部伍之不亂也車徒以屯  
 而軍師巡察則次舍之不系也險野人居前  
 易野車居前則以戰以守必無敗也從獸而  
 擊鼓以行銜故以進猶將令之必行士心之  
 不惑也及殺獸之所而鼓聲皆戰車徒皆譟  
 猶勝敵而勇氣之益倍所向之必克也王者  
 之兵固不尚於詭詐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善陳不戰善戰不敗於是可見蓋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聖人於安寧之時不欲武故因  
 蒐狩之禮而寓講武之法然後變夷不侵而  
 姦宄以息夫歷世創業之君豈明於是法而  
 承平之主尤宜留意周公之誥成王則曰誥  
 爾戒兵召公之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大司  
 馬之因田而教戰其意亦若是乎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無故而習是習殺人  
 也故用蒐狩而教焉鳥獸血氣類也若無故  
 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作禽獸矣則五谷害故因  
 祀方享蒸而行焉禽獸則五谷害故因  
 田以捕之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也  
 為祭祀也為除穢積害也外以章事神之禮  
 內以作不虞之備下以除稼穡之害故不謂  
 之荒不謂之暴孟子曰我善戰善陳大罪也  
 大司馬以時發乎戰法蓋先王之制兵亦仁  
 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蓋  
 兵斯有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詭譎之為也蓋  
 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之服習而其本出於  
 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若他兵散禁以召後

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焉知所謂仁哉  
黃氏曰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  
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  
服容在鄉則相識於族在軍則相識於卒在  
田役則相識於族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  
之戰也其與比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  
其孰以爲  
危事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  
灋子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日而歛之

正月周正建子之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如  
九伐四時田狩教戰等法也乃縣已下亦謂  
正歲與太宰同也此節  
舊在則戒之下今改之

主禮纂註

四卷

壬午

三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藩畿

吳氏曰司馬掌兵此非其且畿惟王都千  
里得稱之此蓋職方之差在此既有九服  
之說則此亦  
贅當刪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  
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  
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吳氏曰此復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  
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井文相  
合而不及彼文之全既以之屬小司空之職  
則此不宜復掌之蓋文之舛錯如此亦可刪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

師則掌其戒令汙大卜帥執事汙釁主及軍器

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職事

三禮纂註

四卷

壬午

三

而賞爵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  
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瘞  
子則相

大合軍者會聚軍衆也所以威天下行其政  
令也故人聞急致討有罪此二事乃合軍之  
旨非此不合也大師王出征伐也戒令則軍  
法也凡出軍先卜視其吉凶以行也司馬法  
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迂廟之主及社  
主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  
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助以  
生氣神之也致謂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  
之也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  
致聚其衆巡陳者司馬巡陳而視其戰功之

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師有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以喪禮處之奉主車歸于廟與社也師敗則王親吊士瘞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行禮嘉其忠為衆勸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誅賞大會同則帥士瘞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三禮集註卷四

王人言金

大役築城遷國邑也大役本封人之職而司馬與之謀慮也植部曲將吏宋華元為植巡功是也屬聚會之也要功程簿書也諸子職曰會同賓客作群子從王司馬則帥之大射王將祭射于澤宮以選賢也六耦者王射三侯以諸侯為六耦牲魚魚牲也少牢曰主人主婦侑尸各一魚加膾祭于上司馬主進之祭祀授尸祭賓客授賓祭也平士大夫謂正其職與其位喪祭奉詔馬牲王表以馬祭者蓋遺奠也奉送也送之至墓告為藏之

小司馬之掌職

此下字脫戚扎欄文關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其掌其事如大司

馬之灋

皆小事也同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士大夫與之會同言饗射師田皆諸侯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大夫與饗燕及射師田皆也小喪紀三夫人已下如大司馬之法亦如羞魚牲授祭等也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軍司馬當宰夫肆師等皆下大夫四人輿司馬當上士八人行司馬當中士十六人餘官皆無異稱此獨有之者軍事重故耳此三官皆闕○按軍司馬者軍中執法之官昔王儀為司馬昭司馬執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為白孝德都虞候得專驍軍之戮是也輿司馬者

主禮集註卷四

王人言金

主車戰之事漢有車騎將軍行則為乘載止則列營衛戰則備衝突也行司馬者掌行伍坐作進退之法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舍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違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庭子

正王之服則非先王之法服不厭矣正王之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矣出王之大舍宣之于外也入王之大舍納之于內也諸侯之僕則有報于上也其送則有言于上謂上書

也掌受臣民奏報漢之公車宋之登聞鼓院是也諸侯孤卿萬民皆有復逆勢有尊卑故太僕小臣御僕各以官尊卑受之達于宰夫造于大宰與王參而行之宰夫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御僕曰諸臣之逆庶民之復互見也王砥治朝則太僕前道王而出正王之位退立于虎門之左視朝畢復道王而入亦前正位也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也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窮謂窮寢失職以達于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者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非惟以鼓為朝事早晚之節亦以達窮者與遽令也御僕御僕子直事鼓所者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僕子拾名曰御僕也太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謂速逆則不俟此二官入告

主禮集註

四卷

三十一

四百七

而急先行迎受之也觀秦將章卿使長使歐請事咸陽留司馬三日不得見卿遂降楚趙乞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報自極遠至京師往還緣七日果以成功遽令之貴速達如此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寧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砥燕

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砥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祭祀賓客喪紀三事皆有法度威儀故告之其牲事殺割七載之屬亦贊其事王出入則道引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征伐田獵王皆親鼓路鼓一面太僕則佐擊其餘面也日月之食擊鼓以救亦贊王也大喪始崩戒鼓達于四方非常之變必警衆也臨葬下棺之時亦用鼓之首服之法謂免髮并縱廣挾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也公孤卿侯及群臣燕飲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也公孤卿侯皆有法皆左右相之也王射則贊弓矢授于王燕朝則正位若不視朝則辭于公孤卿告以不朝之意

主禮集註

四卷

三十一

四百七

小臣掌王之小舍詔相王之王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盥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九大事佐大僕

小臣九大事佐大僕為之其事則自掌之而已小舍小舍有勅問也小僕法趨行揖拱之容也諸侯之復逆則大僕掌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則小臣掌之也王燕朝則小臣告



服玄端朱裳此小服位故小臣正之也燕出入小有行也則為前驅雖朝觀祭祀大事其沃盥則小卿故小臣司之也小祭祀小饗食小賓射小吊勞皆小臣掌之至于大事惟佐大僕不專掌也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祭祀之事甚曠王豈能一一親之故設祭僕之官專董其事百官有敬怠也必警戒之警戒具備有與否也必糾察之是代王躬視事也既祭反命乃以王命勞其戒具者誅其不

三禮纂註

四卷

五十三

三

戒具者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祭祀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者則賜之禽使自祭九祭祀致福者謂臣有祭祀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錄祇其牲體數大年則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羊左肩七箇特牲則豕左有七箇必展而受之以胙自外至膳王不可不慎也此又恭僕所以忠于君者如此

大喪復於小廟

小廟高祖已下也始祖曰太廟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盟而登大喪持翬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群吏府史以下掌逆復者上文大僕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相盥者小臣掌沃則捧槃授巾也登為王登牲體於俎翬棺飾也持之以夾登車燕令燕居之令也序更守路鼓以達窮民與遷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

三禮纂註

四卷

五十三

三百

洗栗石掌蹕官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五寢五廟之寢前曰廟後曰寢天子七廟惟祫無寢官人掌王宮六寢之備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祭祀則脩寢也栗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蹕止行者清道也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右掌僕隸二職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



具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虎賁氏主於擁護王躬宿衛王官及從親臣達壅滯也王有出入必先而趨然亦以佐率之法不錯亂也王出而在舍則守閑居而在國則守宮國有大變故大喪亦守門王遣使於四方則從使者以護王命四方道路不通有徵會則為達之關者王止宿處性極再重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

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

三禮集註

四卷

手印

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夾王車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為之帥焉旅賁之夾王車乃衛王之猶親者故車止則持輪以為安亦以其有臂力而衛王也服而趨夾王車而趨也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衰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也葛經臣為王皆斬衰麻經至奠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武士尚輕也介被甲也亦以勇士衛王攸也既衛王之行則從王之服吉凶介冑莫不如其所事

右掌禁衛二職

按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上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變也

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胡氏曰自唐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五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鄭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呂氏曰周公以綴衣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同欲得人無所輕重此周公養成王君德深厚處蓋侍御僕從朝夕親比若得正人陰化默稜湧到聖賢之地若謀諂面諛之人和處易到失德處位最賤職最親所以必欲得人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

三禮集註

四卷

手印

其衆庶之守設其餽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稭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畫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鑿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凡建國宮城之外為百族官府所居則築城以衛之刑城民庶所居則有郭以輔之城郭

之外必鑿溝池溝池之上必樹林木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然有其固守非其人猶無固也乃頒士庶子與衆庶各分信地以守之然有其人不歸其器猶無人也乃設兵甲戈矛之屬以備用有其人有其器不足其財與食無以得其心與力也故又爲之分其財用均其稍食馬士無內顧之憂可以責其從王之義矣然凡守者緩急不相應援非善也又必使其受法于掌國以通其守政蓋雖各守其地而聲勢相倚矣然守政雖通而偶有匱乏之虞甲兵缺乏財用匱乏則無通融之法則一方失守三方皆潰矣于是與有司酌之移其有餘者贊其不足者如是則掌國之職不徒恃地利且得人和矣至於守者尤必時巡之晝夜皆三巡之夜尤三警以號戒此王國城郭固守之法如此至于造都邑其

三禮集註 田朱 王季 晉年十六

城郭溝渠與其守法並同王國至于國郊亦必爲之定封疆以界之浚溝池以限之植林木以阻之使民皆可以世守若山川自然之險則就而因之用力易而爲固也自王畿以達于天下皆設險以守禦如此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此所以歷世綿長而無土崩瓦解之患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國曰固野曰險此掌固掌國之城郭則司險掌畿外之阻固也九州之孟山林川澤之阻則職方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之類是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其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以其屬守之司險之胥徒四十人也守其要其餘使地之民爲者也若有旌節則達之

掌疆閫

右掌疆圉凡三職

按司馬所以統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司險司固險固之地皆有守則

三禮集註 田朱 王季 晉年十六

邊境無空虛之患矣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不封疆固國不以山谿爲險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何耶夫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脩本末具舉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本之論也王氏曰先王之世以道德則明以仁義則脩然後掌固司險之守可賴焉若徒恃形勢之固而不知道德仁義之所本委而去之雖有方城漢水何足恃哉此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在德不在險者良有以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楊軍旅降圍邑

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軍中有事各以一物為表則令簡而趨疾擊  
懸也為軍穿井縣壺于其上令士衆望見知  
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表井縣壺于所  
當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于此辭響則  
舍故以表舍縣壺于所當舍止于此辭響則  
見如當廢糧于此壺所以盛糧之器故以表  
糧壺者水器也瓦壺用以汲井銅壺用為刻  
漏縣壺序聚者縣壺盛水以為漏以次更  
聚擊擗備守也擊擗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  
亦更也禮未大飲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  
也以大守壺者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  
夜之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  
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冬水凍漏  
凝不下故以大放水沸而沃之謂沃漏也旋

致師者謂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以致其  
未敵必戰也如楚許伯摩墨而還也是也恩陰  
義也察軍應視軍中有為陰義者執之也環  
四方之故卻其以事謀未侵伐者所謂折衝  
禦侮也博謀賊謂敵人所遣及間者見則執  
之也訟敵國敵國兵來則往與之訟曲直若  
國佐如師也揚軍旅為之威武以觀敵也降  
圍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如齊人降鄆也  
按軍旅之事其用意精密如此雖王者仁義  
之師而洞念人情終亦不墮于奸竊之計也  
擊壺氏掌擊壺以令軍井擊響以令舍擊春以  
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擗凡喪事縣壺以代  
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大壺

之于軍事所以嚴守  
警防不測也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  
後令銜枚禁囂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  
中之道者

囂喧聲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禮以結於  
項軍旅田役為其以言語相誤也之于征  
有聞無聲禁囂呼歌哭者聲大而急曰囂聲  
高而緩曰呼聲嘆而怨曰嘆為其或衆也  
右掌防警凡三職

司甲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  
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獻五  
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才也五盾干櫓之屬  
辨其物與其等者各有物色與長短大小之  
等也常利其器以待用常類其製以待授故  
曰以待軍事除戎器戒不虞之意也授兵必  
于廟從司馬法者令師旅卒兩人數以定所  
用兵少又各因其技之所長而授以器之  
所宜也及輸納兵器亦依法受之及用兵頒  
器亦依法頒之祭祀有樂舞之兵如朱干玉

戰之類以舞大武者亦為授大喪有明器之  
兵如甲冑千竿之類亦與作其役車之五兵  
即前五兵若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司  
矢矣一曰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  
施於車故兵車射者取左御者處中戎右處  
右御之戰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靡筭之戰  
兩夏曰射其御則車上固有弓矢也抑考甸  
出革車一乘凡甲戈盾旗物鼓鐸悉備焉鄉  
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以其具行而  
官府不與之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  
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鄉大夫從旅會同者  
也故曰及其受兵亦如之鄉大夫畢事則歸  
之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  
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  
藏兵於民之意異矣

主禮纂註 四卷

四

四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父故  
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  
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  
藩盾行則欽之

戈甸子戟也受如杖長尋有四尺王族故士  
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旅賁本執戈盾而趨  
此與故士同衛王故執受也軍旅會同皆賁  
車貳皆有車右故授以戈盾也乘車王所乘  
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亦有車右故  
建戈盾也旅賁夾王車左右虎賁趨王車前  
後舍則守王閑舍止也藩盾之可以藩衛  
者若漢之扶蘇也行則無所用故欽之有藩

盾有車盾有舞盾所施不同用  
則制亦異矣所以有五者之制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  
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  
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  
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使者勞者其矢箠皆從其弓

六弓者王孤夾庾唐大也四弩者夾庾唐大  
也八矢者枉殺繒恒用于弓挈侯箭庾用于  
弩也法曲直長短之數如九合七合上制中  
制苛是也名物六弓四弩八矢各有名號物

主禮纂註 四卷

四

色守藏者弓矢畏濕喜燥貴正賤歌守藏慎  
之也出者頒之入者受之箠盛矢器也以獸  
皮為之詩曰象弭魚服弓弩成于陰氣方堅之時  
故中秋獻之王孤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  
名而強弱分焉往體寡未體多曰王弓孤弓  
利射單與質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利  
射侯與戈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利初  
學甲革以革為甲也記曰賁革之射息賁正  
也樹楯以為射正利射革與質以其強也豸  
侯五十步及射鳥獸者皆近射也利射侯與  
戈以其弱也學射者弓用中遠近可也勞者  
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  
矢箠皆從其弓數每弓一箠百矢也○此言弓  
如所謂形弓一形矢百也

凡弩夾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利攻守攻城壘與守城者與敵迫近用弱弩則發疾也利車戰野戰進退非強不及也弩無王孤者王孤往體火矢不疾也○此言弩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

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庫

矢用諸散射弗音侯

凡矢金簇而羽括故前常重后常輕則所用異宜則輕重不等矢有金頭差重者五分之二在前三在后枉矢絜矢是也前繫火樂火發矢奔則前反輕必矢頭重而后平用以守

三禮集註 田卷

甲子

城與車戰守以火禦車用火攻也矢有金頭畧重者七分之三在前四在后殺矢鏃矢是也此矢前後無繫惟鏃稍重故三四分之即得其平用以近射與獵近敵易中射獸入深也矢有金頭最重者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鏃矢第矢是也鏃者以絲繫矢繫絲則後重必金頭太重而矢方平用以弋射以行可上也不設鏃而前後平用為禮射及習射主於中而已鄭氏曰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即今飛矛也弩矢象焉殺矢以其中殺鏃者侯也伺候近敵也恒者安居常用之矢○此言矢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規者正圓之器弓強則往體寡來體彘合彘而圓弓弱則往體彘來體寡合少而圓天子

之弓王孤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唐大也其體稍曲故合七弓而成一規大夫之弓夾瘦也其體愈曲故合五

弓而成一規士之弓斗力也其體極曲故合三而成規句曲也弊惡也句者惡則直者為良矣此皆據角弓未張不被弦而合之從九而七而五而三降級以兩此其體往來之衰也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棊質之弓矢大

射擯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

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

三禮集註 田卷

四三

四三

充籠箠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音石

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則宜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澤澤宮所以習射選士處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此所共弓矢王孤也如數者富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弓乘矢并夾矢箠也明弓矢者明器所用弓弩矢箠之屬籠竹箠也矰矢不在箠者為其相統亂特用乃共之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弗用而亡者償之矢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矢扶拾掌詔王射

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既

則欽之無會計古

繕人所掌選擇弓矢大善者以共王之用挾  
着于右手大指以勾弦開軀拾着于左臂以  
遂茲詩曰決拾既飲詔王射者告王當射之  
卸也贊弓矢之事授之受之也乘車王所乘  
之車革路金路也車皆有右以備非常故充  
矢于籠箠之中載弓弩于車上既射乃藏之  
已敗多少不計以至尊所用  
不可以有司之法拘之也

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

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箴箴亦如之春獻

素秋獻成書其箴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

主禮集註

四卷

四四

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  
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  
闕之

職金入其金錫于兵器之府及掌士之金罰  
貨罰入于司兵故繕人受財于職金也齎其  
工者弓弩矢箴皆冬官百工造之橐人以所  
受之財而爲之齎以給其市材用之直也三  
箴上中下人各有長短故用弓各有所宜弓  
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  
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  
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之于人猶夫弓而  
矢之于弓弩箴之于矢皆不可以不相稱故  
並製以三箴之法形法定曰素飾治畢曰成

弓弩矢服皆春作秋成故春獻其胎素而秋  
獻其成也書其箴書工之工拙高下之箴上  
工作也其箴厚下工作下其箴薄饗酒  
肴勞之也果計也計其事之成功試考也考  
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則又賞之否者反此  
入功于司弓矢則以待頒也入于繕人則共  
王用也皆有橐人者所繫上之財及弓弩矢  
服出入簿書橐人藏之以待會而攷之也闕  
猶除也弓弩矢服棄亡者  
除之惟計今在見者

右掌戎器凡六職

書之費誓言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而  
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善蓋甲冑干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  
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此以司甲爲諸同

主禮集註

四卷

四五

兵者之  
首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

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羣右王之戎右齊右道右及五路倅車之右  
皆是也掌其政令選其當否與凡用舍行止  
之節也合車之卒伍者凡車十五乘爲偏三  
五也九乘爲小偏三三也二十五乘爲大偏  
謂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爲卒亦謂  
之廣謂合二師之車也五偏爲伍一百二十  
五乘謂一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合之使有  
銳率也比其乘者差比馬之勢力利鈍使進

退齊一也屬其右者連屬右之人心使緩急  
救援也又將勇力之士能用戈矛戰而予夷  
子者皆屬之使掌其練青賞罰之政令夫凡  
五兵以衛短短以救長夫會同而卒伍其車  
則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非特孔子也周公則  
然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于司右而  
掌其政令則無事之時武夫皆制于官府無  
所奪其私關矣  
按九車取者居於中前執策控御也尊者居左  
勇力居右故大馭齊僕道僕戎僕田僕皆馭  
者也下文戎右齊右道右皆車  
右也又謂之驂乘又曰陪乘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  
中會同克革車盟則以王敦辟盟逐後之贊牛

主禮纂註

四卷

四二

四二

耳挑

國去聲直宣反  
音對劉音列

戎右者戎車之參乘也與王同車執戈盾以  
備非常王有新伐之事則使之也春秋襄公  
二十九年使右萊駒以戈斬之贊王鼓者既告  
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也傳王命于陳  
中者以軍衆所在俱有不聞爲王大言之也  
會同克革車者王乘金路猶以革車從行則  
戎右居革車之左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  
曠左是也盟以王敦者王所共將以插血  
也辟盟者爲衆陳其載書之辭使心皆開辟  
也役之者傳教血以授當插之人也贊牛耳  
者謂割牛耳取血盛以珠槃使尸盟者執之  
而戎右贊其事也贊挑茹者血在教中以挑  
茹拂之亦助爲之也挑鬼所  
畏也茹茹帚所以掃不祥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  
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側皆反  
去聲

齊右者王路金路之參乘也金路謂之齊車  
齊以承祭祀王敬賓如祭故亦以名齊也前  
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挽策立于馬前以俟  
也馬駭輿則君不安故王方乘則持馬所以  
備駭輿之患也王既乘而行則在車右爲參  
乘也齊右之嚴於事王思患而預防之如此  
牲事前馬王見牲則拱而  
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齊車之儀

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

主禮纂註

四卷

四二

四二

馬王下則以蓋從

去聲  
下同

道右者象路參乘也前道車亦未乘時立于  
馬前也王朝夕出入特馬陪乘並如上文  
齊右而有從車者王行以貳車從有命焉則  
先以喻之也車儀如立視五雋式視馬尾之  
之屬以益從者表尊  
也亦以儀輔王也

大馭掌王路以祀及祀較王自左馭馭下祝登

受轡犯較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

軼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

路儀以爲和爲節

音範才私反



掌王路以祀者王祭郊也犯較者將出國門故較祭也行山曰較犯較之禮封土為山以苦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之意王自左馭者大馭當下車為祝故王由左代之祝畢登車受王之轡乃驅之而行也及祭酌僕者即犯較時有司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手秉轡右手祭兩軹及軌乃飲飲其餘酒若飲福酒然軹兩轉車軸之兩端也舉酒澆之軌前曰軌亦以酒洗之皆謂之祭也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和齊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蓋行則欲舒趨則欲齊二祭所以節之也應門馮皆金鈴馮在衛和在軹車行則馮和鳴大徐不鳴大疾則不續舒疾有節所以養王聰明而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王禮集註

四卷

四十八

四十一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芻為車送迎之節

王將朝覲會同必齋待賓如神也故車與僕皆以齋名節者王乘車送迎諸侯各以其爵命尊卑之等而為遠近之節大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所掌送迎拜辱及出車送之法儀也郊特牲曰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因朝覲宗遇而與之行食禮在廟乃有送迎之法也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較如王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

車之儀內反

戎車華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者以常飾側謂之輜輶可以禦矢石故以即戎倅副車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甲士之衣各依其方色故正之用兵遠行故亦有犯較之禮其儀如王路凡巡守則六師從兵車之會亦乘戎車其政其儀並如行軍凡戎車之儀者戎以威為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驅

王禮集註

四卷

四十九

木路以田取其朴素渾堅也循行縣鄙亦用之亦不尚飾也佐車亦倅車也天子尊故戎車田路之貳有別名諸侯卑同曰佐無倅名也驅謂驅禽使前趨獲逆謂逆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則以告獲也及獻比禽田獲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以次數之提勒馬不騷也晉策馬使行也馳則放而不叩也此天子諸侯大夫疾徐之節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掌貳車之政令朝音

王居嘗行路之車道僕掌之象路以朝道車即象路也自路寢至治朝外朝或至離宮故曰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則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芻為之節也貳車亦佐車也



謂之倅田車之副謂之佐

駁夫掌駁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貳車即上文倅車佐車貳車凡五路之副貳者也從車公侯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役之治之治之者調習六種之馬使安于五御而去其驚奔也

右掌車凡十職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主禮集註

五十

禮上聲側皆反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此與下文為目然下亦有邦國及家而云王馬者以尊為主也辨之使之不雜也種馬謂上善似母者王路以祝用之勇健又知金鼓之節者戎馬也駕草路以為兵車其性良其色純者齊馬道馬也駕金路以賓駕象路以朝其足驕捷又知金鼓之節者田馬也駕木路以獵皆所謂良馬也若德與能並無足取則駑馬也駕馬以給役車且以供食物者其德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此六馬之辨月令所謂班馬政者也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駁六繫為廐廐一

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

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駁夫

趣倉走反繫計廐反

良馬種戎齊道田五物之馬也馬四匹曰乘養乘者差配成乘而習之養之以待用也一乘之馬四匹則一人為師四人廐養故曰一師四圉也三乘為皂一趣馬者馬十二匹一趣馬下士掌之也三皂為繫一駁夫者馬三十六匹一駁夫中士也馬三十六匹當車九乘為小偏駁夫即掌駁貳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者也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則為馬二百一十六匹當車五十乘為卒此為一僕夫上士也乳為馬此應乾之策總主于一僕夫上士也

主禮集註

五十

禮上聲側皆反

若大駁齊僕道僕田僕戎僕是也每廐僕人二九六廐而成校則為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當車三百二十乘為武王革車之數二校共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乃良馬之成教中大夫二人主校事亦謂之十二閑馬駑馬三良馬之數者當為七百七十六匹駑馬三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掌之八趣馬一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駁夫領之九七駁夫為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與三倍良馬畧相當矣駑馬不用於五路惟充雜役與食故職掌減其人掌養亦不以乘耳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十有二閑即上左右二校十二廐也六種者  
即上五路馬駕馬九六也諸侯之國六閑其  
四種者乘車兵車合駕馬也都家四閑其二  
種者兵車甲車也閑之數自天子而降殺而  
馬數可以類推矣然亦大約言之非必拘拘  
如其數也特壯馬也居四之一則三乳一壯  
欲其生之衆也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  
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馬祖天驕房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馬資  
之以生春者生之時故祭之執猶拘也春通  
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四傷之也故  
拘之先牧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  
主禮奉註四卷 五主 晉人

也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馬之蹄齒不可乘  
用故因頒馬而攻鑿其蹄也馬社始乘馬者  
秋祭馬社秋時馬肥成可乘用故祭始乘馬  
者僕馭五路之僕臧者簡練以馭令皆善也  
社馬步神之哉害馬者一曰為馬禱行冬大  
閱之時故祭馬步獻馬獻成馬于王也講馭  
夫者亦簡習馭馬之人也  
一曰五馭之法講其藝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朴  
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遺車之馬及  
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  
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

馬而頒之并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毛馬齊其色也頒受于當乘馬者幣馬以馬  
道人以幣而以馬充之也校人主飾之朴鞭  
策也士喪禮曰馭者執策立于馬後是也賓  
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校人主受之也  
遺車之馬塗車之制也既葬則埋之驅逆  
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之也將事于四海山  
川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  
王人職云宗祝以黃金勺前馬是也黃地之  
邑也駒地之類也以其行地無疆故巡守四  
方則飾之以為牲使者之幣馬以賜諸侯及  
私親也軍事師田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事  
齊足尚疾也甸出革車一乘馬四疋則馬亦  
民自備而校人九軍事物馬而頒之者頒官  
府卿大夫共軍事者不然校人六廐凡三千  
主禮奉註四卷 五主 晉人

四百匹安得及庶民乎馭夫於趣馬僕人為  
中舉中以見上下也宮中稍食則王馬有養  
乘于內者皆等  
其人之稍食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良馬以駕五路校人既物而乘之以為良矣  
趣馬從而贊正其等不使間雜也將駕五路  
謹擇之至也齊其飲食欲其力之均也簡其  
六節欲其進退行止馳驟皆合度也駕以行  
說以止有勞逸不同故以叙而頒之居辨四  
時者二月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房八月  
後陽在地中則在廐而有閑也治以聽者如  
春夏執駒攻特之屬使馬常習養惟聽馭夫

所用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繫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棧質茨墻則剪鬣

掌教圉人養馬故以師名官也冬寒籍馬以蓐春則除之去其穢也既新殺牲以繫之新其室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秋分也故春始牧馬房廐也所以庇馬涼也此即趣馬辨四時之居也冬獻馬即校人冬獻馬也使出入溫涼得其時此尊卑職事相成者也棧質盤草以代侯也茨吹第茅以蓋墻也鬣亦蓋也剪草以爲苦也圉師習其事故因之使

三禮集註卷四

五十五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獻馬亦如之

芻草料以飼馬牧水草之地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圉人受教于圉師故曰役于圉師也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曰雖無予之略車乘馬喪紀之馬皆後所薦馬入陳賓客則就館喪紀則在廐獻馬遺車芻靈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廐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負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

六尺以上爲馬駟聲散反

自阜馬至圉馬凡九事皆有政教馬阜馬者飼秣以時使之壯盛也佚時者乘駕有時不使過勞也馬三歲曰駢始教而乘習之二歲曰駒遂攻治其蹄齒者祭馬祖祭先制閑者皆所以保其生執駒所以調其性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搖動則括中物以後遂申習不驚也以圉畜之使就牢籠可以馴柔其性以後無泛駕之患校人圉師選擇以備貢不應選者正之此九者皆政教也馬八尺以上則備天子五路之駕故曰龍月令曰駕蒼龍諸侯之馬七尺以上詩曰騶牝三千六尺以上常馬耳其小大異名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

三禮集註卷四

五十六

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凡地不可井者則爲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囿野是也厲禁者凡牧地必禁止樵采民牧也頒之者頒馬授圉人牧也孟春焚牧地所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陰陽交萬物生可以合馬之牝牡也田事贊焚萊者酌量焚之不得燬應牧處也

平馬掌養疾而乘治之相醫而樂攻馬疾受財

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於校人

綱息亮反音古音育乘治之者必驅步之以發其疾然後驗而祭之也若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相醫而樂蓋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樂攻焉

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為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者藥不足以致療乃用攻法猶瘍醫所謂以毒藥攻之也受財于校人者以資醫馬之費也馬死則以其買粥之以其屬有買二人知其直也入其布于校人則謂馬費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買網惡馬

賈平也平馬力辨毛色則知其賈直之并故曰質馬也置三物每馬則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所宜一戎戎事之馬二共田獵之馬三駑馬材之下者以共冗役蓋馬之類雖多而給公家上下之用不外此三者皆定其價直也網惡馬者馬之惡者以索網維之使之馴習

王禮纂註

四卷

五十六

五十六

可乘也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

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受馬于有司凡民買國人之馬也書其齒數毛色與其價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而使其償之也吏謂償也未及旬而馬死病在未受之前也故依原償償之過旬而死不甚病任之過其任也故使之入馬耳依其色而償之二旬之外則先無病買者之過故無所償矣馬及行以任齊其行者則駕任以物使之致遠因知其所載輕重所行遠近然後齊其

行隨所任使不致勞傷矣訟謂賣買馬之訟馬質主馬故聽之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德書錄為龍精月值大則浴其種是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也

右掌馬凡八職

先王之時有國馬有公馬卿師以時辨其牛馬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遂人遂大夫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馬與馬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公馬數相去遠甚者蓋周制六軍之馬出于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出軍

王禮纂註

四卷

五十六

五十六

之馬盡在子公所以委寡不同也彼衛文公以新造之國至駟乳三千與成周全盛乘馬之數相並何也蓋所謂天子十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駟乳三千舉通國言之也又以春秋時論之且如鄭西宮之亂子國為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討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必微馬于郊野何以卒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育之于家者以此論之三代馬政時固有在官亦有在民教之委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憂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

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尢可也

六牲謂牛羊馬豕犬雞之六牲掌於五官擇取純毛物者以其牧人牧人以授充人芻之三月乃以祭祀故云其祭祀之牲於也牲色之純且軀完具也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郊廟陰祀地社望祀嶽瀆時祀四時所常祀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表貉及王行所過黑色屬陰東西南北各有方色四時常祭各以春青夏赤之牲惟外祭辜禘遠毀之祭可用雜色耳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

共奉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芻養之散牲繫于國門不繫者非時之祭祀若上文凡外事者

右掌畜牲一職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

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竟境同

賓客各有所來之方所由之道候人分方而各掌之國語曰候不在竟雖不居方也道治出入迎送之事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選士卒爲之卽其徒之二百人也詩曰

人方荷戈與受方治其國有事不能自決當使于王國或有國事須報于上者爲致于朝及歸送于竟晉樂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井方國之使臣而來中國者謂之遠方之民雖六服之外猶在貢獻之數者謂之方貢其國又遠不在貢獻之數者謂之遠物皆此官懷來之故來則逆之去則送之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重節治其委積以備其用治其館舍以安其居治其飲食以順其好所謂來之之達密矣王者之政無外蓋如此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

一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合字內之險阻以成坦途開九州之藩籬以爲大道合方也故津梁相湊不得隔絕懸遷有無以相濟助同者惟衡不得有輕重也一者又夫釜鍾不得有大小也邦國有怨惡相與和解以除之邦國有善道相與勸率以同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所謂主合同四方之事者也

右掌衛遠人凡三職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帥百隸而特難以索室歐疫大喪先隳及墓

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難通先去聲國古

首肯熊皮取其殼也畫以黃金四目取其剛

明也執戈揚旂致其威也帥百隸罪隸夷隸

之屬人衆則陽明勝也以時而隸月令季春

之惟舉春氣恐春氣留也仲秋之惟連秋氣

以暑氣伏也季冬國人大雉則辟除一歲之

邪惡也人之居室乃陰隱之所藏也故索室

歐疫大喪之所或有凶邪故使之前道墓壙

幽陰之地亦不祥又令先入以戈擊四隅

而歐也

安魂魄也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

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九囚

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

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

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音博

五隸罪隸及四翟隸也其役使有差等次第

故曰法衣服兵器之不相雜故曰辨治之有

政役之有令故曰令民五隸之民也盜賊之

未獲者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帥而役之

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足以供其事也

百官任器除兵之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用

器此官主為積聚之也四執人之事亦令掌

之因其能而使之也祭祀賓喪中一切煩辱

事皆為之四隸各服其服執其兵者士喪禮

日隸人涅廝服邦服以其所素安執邦兵以

其所素習此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也使守

王官與野舍者夷性雖蠻野而戴上有城有

任用之矢心不貳故堪任之也上文搏盜積

器囚執人役煩辱皆罪隸之事此守王宮野

舍乃四隸之事

隸之事

隸之事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

者如蠻隸之事

百官凡有役事封域凡有守處皆罪隸掌為

之然雖充其役亦使令之小事而已凡封國

若家謂建諸侯之國立大夫之家也國以官

牛助諸侯大夫之轉徙也隸牽徬之在前

日牽在旁日徬送致之也隸隸恐非守王宮

之人下十四字宜衍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

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為校人所役使故曰役校人其養馬則所役

之事也○按校人一帥四圍不見隸者蓋是

雜役之事也其國之

兵蠻閭隸皆刀劒

閭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

焉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禱中春羅春鳥獻鳩

以養國老行羽物

又音頊

以網係鳥謂之羅蜡者建亥之月合聚萬物而索祭之此時大伏百蟲皆蟄豺既祭獸可以田禱者細密之網春鳥蟄而始出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備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賜羽物小鳥鵲之屬陳氏曰天子所養之老三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是也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廢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廢老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搞人所謂耆老者按三者而言之

三禮集註

卷四

本車

三禮集註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鳶凡賓客會

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

取之

鳥之中膳羞者鳧雁鵠之屬是也射之供于膳夫賓祭朝軍之禮尚肅鳥鳶每集人居則射而毆之王射則主取其矢矢著侯尚人乎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鉞箭具也司共弓矢并夾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

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行獲

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教習之而使馴服象天下無不服教之人也祭祀共猛獸者狼熊之屬賓客來朝聘庭賓有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抗之言舉也服不氏主舉藏之射侯共于司裘張于射人服不氏贊之而已又以旌居之射中則舉旌以唱獲言已得獸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訓之祭祀共卵鳥歲時

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鷩鷩之屬待人而生者皆阜蕃之其栖息飲啄聽命于人皆可教訓之祭祀共卵與鳥于鷩人用以薦也歲時供鳥物于監人膳人爲監及膳也又供鳥于庖人爲王膳羞及賓客之饌也

三禮集註

卷四

本十五

三禮集註

右掌獵射鳥獸凡五職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一爲乳豆二供賓客三充君庖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凡可以共祭祀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焉獸人持職以是觀之則知先王設官之意矣

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凡祭祀

共豆脯薦脯臠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

凡乾肉之事

腊乾肉之總名析而言之大物解肆乾之曰乾肉小物全乾曰腊大饗曰臠薄析而乾之



日脯穡之而施以薑桂曰脩脯而腥曰胖田畢堪以爲此羞者腊人掌治之遇祭賓饗等事隨宜共之且方畋田有餘時製爲羹腊待不暇缺用時用之亦節省之一端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禴燾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音古）

羊人畜羊以供祭祀賓客小祭飾羔小羊也大祭割牲大羊也登首報陽也賓客有牢禮之法故曰法羊求福曰祈珥文曰珥皆供羊牲候禴燾氣燾塗新器積柴焚燎皆供羊牲

如缺牲則受布賈羊以供按羊火畜故屬夏官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禴飾其牲燾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羞進之也羊肆謂朝踐獻腥四段其牲爲豚解也羊殺謂饋食獻熟體解骨節折而爛之以醢尸也肉豆謂切肉而以豆羞也求福曰祈珥文曰珥于社稷曰珥五祀曰祈者亦互文耳沈謂醢沈辜謂醢辜侯謂侯福禴謂禴禍皆飾其牲也邦器禮樂祭器之屬軍器五兵鼓鐸之屬燾之皆用羊也斬牲徇陳示犯者必殺如此牲也之羞者始祭所進之物也

徹者祭畢撤去之器小子皆贊之必使小子者以其職皆事之小者也

右掌祭牲凡三職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官正司燿皆掌火禁而掌火之政令者則此官也火星出入在春秋二季而天之水旱災祥于是生焉火食在四時之木而人之疾病壽夭于是生焉火之流行切于天人如此則

左傳卷之四卷

卷之四

大之政令不容于緩矣榆柳香青得木氣之盛故春取其火素杏心赤得南方之色作摘文理自得西方之色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黃得中央之色四時變火者鑽鑽改火以爲烹飪之用各依歲氣無有尤與不及所以救民之時疾也大火心星以三月位見于辰火出也以九月位伏于戌火內也于是皆有祭祀之禮而民之範金合土者作息隨之所以順天之氣使無有灾祥也祭燿報始鑽燧出火者也國中民失火野民擅放火並有罰

右司燿一職

都司馬掌都之事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

戒令以國屬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都之士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度子則其象子也象度其都之人民也皆有車馬兵甲以備軍發卒都司馬平日糾戒之申令之使皆可

家司馬亦如之

三禮纂註

卷六

都司馬掌大都小都之士度子也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事

右都家司馬二職

三禮纂註卷之四終

三禮纂註卷之五

周禮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象秋秋氣肅殺萬物斂藏天子立此官使掌邦刑所以斂肅人心使歸善道者有以似之故名秋官曰司寇者寇害也舜命皋陶作士曰寇賊姦宄則刑以懲寇為急也刑官所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先王之

三禮纂註

卷五

治先之以教齊之以禮而衛之以兵如是而

猶不入善也是故繼之以刑故周官曰司寇

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蓋刑惟為姦慝暴亂

者設耳所以濟教禮之不及而佐王之治也

舊本雜錯而文有可疑者今皆釐正讀者詳

之

九五十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禁所以防奸也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言掌邦禁者蓋先王用刑之意本以禁暴德之未至猶云可也若不能明威立義俾民不迷防微遏萌逆拆其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雖以順用斯亦未矣豈為民極之意乎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之本心刑以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蓋治於已然不若沮於未然之易為功先王立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而不可解人有懼心易避而難犯此司寇所以掌邦之禁固亦本末之序也禁之所以為仁刑主禮禁誅五卷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自此已下論設官分職之事刑官之屬蓋總為掌刑而六十官為目也大司寇卿一人六命小司寇中大夫四命士師者秋官之考雖下大夫亦四命也鄉士掌國中燕百里內六鄉以八人分主六鄉故謂之鄉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上士八人三命中士十有六

人二命旅下士三十有二人一命也下士言旅旅衆也小官理衆事也自司寇已下至胥徒皆因官別職故各有職而同此府史也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鄉士主察六鄉之獄訟按朝士職曰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期內聽期外不聽則是鄉士之事必先達於朝士而後得及於司寇也今如舊叙以鄉士與司寇同官則事得徑呈何假朝士以達於司寇耶由此言之則鄉士當別為官與遂士縣士例而自有府史胥徒乃可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

主禮禁誅五卷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主六遂之獄其職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獄故也蓋鄉在國外百里而其獄在國中遂在郊外百里而其獄則在郊下至縣亦然鄉士主六鄉遂士主六遂故鄉士用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用中士官卑而人多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郊外燕公邑地廣人衆須官多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

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縣士主縣之獄者其職云掌野謂三等公邑也二百里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至四百里

曰縣四百里至五百里曰都然其實凡郊外皆謂之野凡公邑皆謂之縣皆其所掌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

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都王子第父公卿之采地大夫之采地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称方士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訝士迎治四方之獄亦主迎賓客然以獄訟為主故亦以士名也

主禮纂註

卷五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

朝士主外朝之法而凡國中郊野都邦國之獄訟皆其聽之蓋凡鄉士以至訝士之治皆其所掌也故任五士之列

右掌王畿侯國刑獄凡六職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掌五刑之法以麗民罪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也其職掌三刺三宥三殺之法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戮猶辱也既斬殺之又辱之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

右掌刑殺拘囚凡四職

主禮纂註

卷五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憲表也主布表刑禁者蓋宣布縣示於四方使人知而避之者宜在諸掌禁者之首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殺戮者禁民不得自相殺戮也故與憲禁同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此亦禁民不得自相陵暴亦防禁之事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草無根而浮取名於不沈溺也蓋禁人使  
不沈溺於水沈溺於酒也亦防禁之事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寤覺也主夜覺者其職禦晨行  
禁宵游是亦禁戒之事

右掌禁戒九五職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約言語之約束掌邦國  
萬民之約劑以防戒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盟以約辭告神殺牲飲血  
明著其信也掌盟載之法

主禮纂註五卷

十六 川

右司盟約二職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犯政為惡曰厲厲上主盜賊之兵器及為奴  
者是主禁造惡為厲之人也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

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圜者圜土為獄城也獄城為圜形其職收教  
罷民凡民罪之未入於刑者以圜土聚之東  
方主規規主仁恩仁以求出之不深罪也此  
與司厲一主罪重一主罪輕故並列于此

右司厲司圜二職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里門曰閭其職比國中之  
宿互僚者同刑禁事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賓客行道所舍曰廬職掌達道路九道禁之  
事上言國中此言道路故並列于此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清  
預反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  
此官掌除道蠲祭祀禁刑者凶服亦刑禁之事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消除也狼很也道也道上掌執  
鞭以趨辟以驅道上之狼籍

主禮纂註五卷

七

右掌閭廬道路之禁九四職

胥師二十四則一人胥二史司蠆十四則一人

司稽五四則一人胥二四則一人

胥師領群胥以其同名為胥二十肆則一人  
其數多明有所屬故衆胥為胥師所領也  
司蠆禁暴亂者司稽察在市留連不去者胥  
有才智者鄰以為胥市所自辟除誤矣此官  
本刑官掌禁市非市  
師所得辟除者也

右掌市禁四職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掌隄防以止水愚按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國稼者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剥之詩曰載芟載柞此與雉氏治地皆擬後年種田

雉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雉讀如鬚如小兒頭髮皆剪草也

右掌疏道芟除三職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冥然使不覺之意也掌設狐爲阱以攻猛獸冥然使之不覺亦除惡之事○此以下皆

三禮纂註

五卷

八

大

除惡物之事也上除惡人此除惡物則刑官之事盡矣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搏螫獸所藏者掌攻螫獸以上言獸

翼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翼爲翅反

翼馬翻也掌攻猛鳥

碧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碧音摘它歷反

碧讀爲摘族巢也碧古字從石從折折聲意以石物投擲而毀之也掌獲妖鳥之巢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紫

庭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庭如葉黃之黃驅除毒蟲之言此掌除毒蟲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反

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掌除水蟲

蜎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蜎今所食蛙也掌去龜鼃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三禮纂註

五卷

九

翦斷滅之也主除蟲蠹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猶言掃後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右掌除物害凡十職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此二職蓋督察邦國之事及掌邦國所致貨賄但二官俱闕不可強言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土家不置都士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自為之家司馬自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都家王皆不置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烜氏也讀如衛侯燬之燬王氏曰取明火于日而名官謂之司烜者易日以烜之盖火本於日烜之而後明也然燬與烜皆火而司燬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蓋司燬掌出入

主禮祭註

五卷

火兩方之屬也故列於夏官司烜共明水火司烜所奉備火禁于國中軍中若屋譌則為明蓋蓋司刑之屬不可以同類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

六人

其職祭記共犬牲犬金畜故五行傳曰言之不從則有大禍故連類在此大有兩義說卦艮為狗艮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兌兌為言故也司寇奉犬牲

故屬私官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西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起

司寇曰三典太宰曰刑典一也而謂之常者以民失其常立法治之使復其常焉是刑亦謂之典也詰窮治也邦國四方即平國亂國新國也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典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者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民已習教宜用常行之法也亂國則沉湎淫佚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民不率教宜伐滅之也洪範以三德制治輕典即柔順之義重典即剛克之義中典正直之義也○按經權適用所謂典常者非執一而不宜民之謂輕重低昂稱物平施是乃可以永久而無弊故謂之經常也

主禮祭註

五卷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

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

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當

人情非刑則玩弛糾之以刑則心有警而不情氣自奮而不靡故曰糾萬民功農役之功也九農功皆由於力勤此冬官之職待之而立也命將帥之命也九士卒不失部伍皆由於用命此夏官之職待之而立也德大司徒之六德也九立德之本皆生於孝親此地官之職待之而立也能集事之才也九建功立事皆所以盡職此天官之職待之而立也愿懲慎之容也九信實儼恪皆生於主敬此春官之職待之而立也由是論之則六卿各得

率其職而必行於天下者以大司寇之能正其刑典故也五刑弼於五典而大化輔成矣

以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實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

園土獄城也聚教罷民謂聚之于中而困苦之庶其感悔而能改以爲善是亦所以教之也罷民者民不懲作勞有似於罷也害人者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而不爲故犯法者也施職事者使食其力以強其罷也明利者書罪於大方版著于背以生其恥心也反于中國者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園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下罪一年不齒不得以

主禮記卷五

十一

五

年次列于平民也出謂逃亡也○罷民本不能自強以禮者而又欲使人之皆如已足誠賊夫人之子而有罪過者特以未入于五刑也而又不可以禮教之是故有園土之置焉施職事焉而勞苦之使知所以自強加明刑焉而汚辱之使知所以自好方其置之園土若外之中國也其改而出之所謂反于中國也且其收之也三讓而罰而歸之于園土及其出也亦不可以一日而遂復故不齒於倫類者三年至三年無違亦終無違矣然後歸之倫類而復于平民也且人之爲惡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必有漸焉是故先王之取民也必早爲之所過輕者坐諸嘉石稍重者歸于園土此皆未入于五刑而預防之如此其亟也若因此而遂能自新則復爲平民何刑殺之及哉此先王善於使民遷善遠罪之法簡

三代所以終無不可化之民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此又言罪之小者也嘉石文石也立之外朝門左欲使罷民思其文理改悔自脩也平成也成之使復於善爲平民也雖有罪惡而未麗于法雖未麗于法而實害於州里蓋欺誣

主禮記卷五

十一

五

五

獄慢表惡敗俗之人木在足曰桎在項曰梏桎梏而坐諸嘉石及坐日滿而役之于司空使給百工之役也桎梏而坐嘉石俾其見朝士而知爲善之榮而思爲惡之困辱也役之司空俾其知爲惡之勞而發善心也罪之輕重大約五等而其坐役之日月遠近以罪爲差役之日訖必使其州里之人保任其必不再犯然後寬而釋之必任之以州里者以州里皆可責之以自新也無任者則亦終不舍也先王之欲民之爲善如此王氏以爲司空之役不可廢與其徭平民與若役此之爲利則是先王利民之役而幸民之爲惡也而可乎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于王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事上而畢其長

肺石赤石使之赤心不妄告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無兄弟曰惇無子孫曰獨有復于王者或冤抑莫伸或因窮莫恤而其長官諸侯鄉遂大夫之類不肯通達窮民即來立于肺石士三日而審核得實然後以告於上而罪其長也先王之世匹夫匹婦皆使得其所而此窮民尤其憐卹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意正如此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

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曲直相爭曰訟以曲為罪曰獄凡訟人無有自以為非者必兩造具備而後是非可斷或

圭禮彙註

卷五

難憑其詞又必兩質券書而後誠偽自顯既已兩人俱至兩劑皆質又令其入束矢重者入鈞金以自表其心蓋矢以明其不枉金以明不屈也聖人欲民無訟之意周詳如此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

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

刑雖有常法亦因時權宜故和而布之民不可觀刑必縣之者使民知所避也

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大盟約者國家大事或諸侯會同而與盟與約即司盟司約之所掌是也泄臨也臨其盟

書而登之天府者傳曰昔周公太公朕股夾輔王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是成周時盟約之法已行殺罪以為不及三王非也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皆貳而藏之各以其事故焉非特以備亡也太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辟藏故皆藏之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

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刑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弊之斷獄訟也此三者皆在大宰而定斷弊則在司寇

圭禮彙註

卷五

○以上皆刑法乃官職也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

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

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

泄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大金畜秋官羞之而大司寇奉之也祭莫大于帝故戒之誓之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又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誓百官者太宰也而大司寇冠蒞之則百官肅百官言誓而百姓言戒以百族預於從祭而不預於執事

也納亨致牲也前王引導也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水以配鬱也火以給燦爲物潔而清明之至也以刑官奉則亦以清明于單辭清明之至也凡祭祀會喪紀必大司寇前王者致肅也使王有敬慎之心而群臣起嚴憚之意者大司寇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

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

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獎謀

王制有三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者庫門之外而致萬民以詢之朝也鄭氏以爲雉

王制卷之五

十

四

門外謀矣藏有所正也正其南北東西之位及正其進問之叙也朝士言掌法而此言政者彼有職呼辭禁以法言也毀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詢及庶人則謀也編集敘以致民爲主也國危者有兵寇之難國遷者徙都邑立君者無家嫡遷於庶而立之三若社稷變危所繫故詢謀過也擯謂擯之使前也叙更也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謀而輔王之志尊王賢明也獎謀則以衆謀爲稽而贊之於王也書曰

衆志先定詢謀僉同是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

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

訟凡王之同族有臯不即市

五刑所謂墨劓宮剕殺也以五刑聽萬民獄訟者民有獄訟必有罪所犯之罪不一然不出於五刑故以五刑聽之也聽者審聽之知其所犯何罪所入何刑也已附于刑矣不敢以得其情爲喜必以哀矜之意再三訊鞠求其可出之門而不得至于旬日乃正其罪也王制曰刑制也制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又以罪斷之書讀之於囚使其心服乃用法焉使其謹之如此則我與刑者兩無憾矣不躬坐使其屬若子弟也傳曰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理是也不以治獄吏榮尊者且養其信義也慮兄弟此二者貴貴親親之義也

王制卷之五

十七

四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

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凡聽訟主於上之人我之明德既明無有作好作惡之私爲蔽則精神所通無隱不照明威之下不怒而畏又以辭色氣耳目五者以求其情其辭條達而不乖張其色鎮定而不報其氣壯直而不詘其聽端審而不惶惑其視平正而不眊則理直可知其辭支其色動其氣怯其視眊

借差則理曲可知

以八辟麗邦濇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

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

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

賓之辟

邦法以正萬民之罪其中又有可原者以八  
辟與邦法麗合而斟酌之乃可以定刑也故  
謂之八議親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故謂  
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若今時廉吏有罪先  
請也故謂有道義者所謂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猶十世宥之以勸能者是也  
功謂有六勲力立功者貴若今時吏墨綬有  
罪先請是也勤謂憔悴以事國實謂所不臣  
者如三恪二代之後也議親所以教天下之  
愛其親也議故所以教天下厚其故也議賢  
所以教天下尊賢也議能所以教天下尚能  
也議勤所以教天下勤也議故所以教天下  
故也

主禮案註

五卷

十八

下存亡繼絕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  
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捷其法也人倫之  
美莫斯為大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

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

服之刑刺七賜友

刺殺也中謂刑之當罪協于中也聽民之所刺  
宥民言刺則殺之民言寬則寬之也上服刺  
墨也下服宮刑也此孟子所謂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意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

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  
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  
會乃致事

羣士衆刑官也刑官謂之士登中者上其所  
斷獄訟之數也王者用刑寬嚴適於中而民  
之罹刑輕重協於中故不曰登獄而曰登中  
也此秋官之事而必登於天府者刑者天討  
王者天吏有司之用刑順天休命而已故登  
諸天府也宜徧布于邦國也憲縣之也刑禁  
者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  
命其屬刑官之屬也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少  
而入其書于司寇也餘官皆以歲終入其書  
獨司寇以正歲入之謹始也得其屬之計乃

主禮案註

五卷

十九

令致之於王也○以  
上皆刑官正職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

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

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此數字皆與大司寇同職此特掌其小者耳  
實鑊所以滌牲也納亨所以養牲前王而辟  
除姦凶也為王闢道也小師非王自出之師  
其屬亦士師以下也○此官聯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

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

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司民之職三歲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冠及孟冬祀司民之口獻其數于王王受拜之與此禮同但此每歲止于王畿而彼則三歲通于畿內外耳孟冬者萬物告成之時故祭司民之星司寇主其祭者秋為成物之時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此與大司寇五刑相表裏但彼乃治之于已犯而此則禁之于未然故曰左右刑罰也宮

王禮集註

二千 川 四百

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野郊野也軍軍旅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無故擅入城門有罪載下帷之禁野有田律軍有誦謹夜行之制徇之于朝使人莫不聞縣之于閭使人莫不見皆所以使之警心惕慮而不犯于有司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此與上五禁微有不同蓋禁者施于歲首乃先事之防戒者救於臨事乃及期之警其歸期於民之不犯而已未罹于刑先丁寧之及陷於罪又申勅之故曰先后刑罰以言矢之

曰誓若湯誓之類以言告之曰誥若康誥之類止使勿為曰禁察其有犯曰糾表而縣之曰憲然誓之所用非特軍旅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而以田役為主官中府中亦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糾也憲也亦莫不然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音酌 與 齊 同

天之立君非以逸豫惟以亂民使無維持防範天下之具而使不逞之徒得以行其脅脅恣肆于宇內則亦何以保民而王哉故有八成之法以誅大慝成者舊品式章程也邦約

王禮集註

王 臣 臣

謂酌取國家密事以告敵國者邦賊為叛逆者邦謀為外國行反間者犯邦令故犯大禁令者擣邦令擣拂善教令者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為邦朋比周以罔上亂民者為邦誣造訛言以惑眾者凡此姦慝必誅無赦秋釋艾則嘉禾茂民生安則國本固矣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獎訟致邦令

鄉合者掌鄉中合聚之法也州黨族閭之聯即鄉合之事也聯者所以聯其居也合其民

之什伍即因內政寄軍令之法伍家爲此比  
即一伍也二伍爲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令  
州黨族閭比者以此比合比以閭比閭  
以縣其居也合其人民什伍者以伍合伍以  
什合什所以縣其人也此鄉大夫之事而士師  
又掌之者使之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之者  
則使之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  
受以居處相安而不相戾以往來相受而不  
相拒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而追胥之  
事於是乎作矣追追冠也胥胥也相聚夜宿  
以伺盜賊之謂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  
賞也官中政令刑官之屬所行政令也獄訟  
辭訴各有司存若卿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  
當司之獄訟其不決來問士師者則士師審  
察以告大司寇斷獄訟也致邦令者以法  
報之也此即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也

三禮集註

五卷

三十一

四百六十六

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濫治之令邦移民通財  
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荒辨之法辨年之豐凶而凶年又有飢饉之  
分數也或移民以就粟或通財以賑老稚之  
不能移者要害當守之地糾察之以防盜賊  
之至發刑罰當戒之人緩寬之以舒民之凶年  
必多財訟必以券書爲主不惑於其浮言則  
誠僞辨而訟獄省矣小宰八成亦曰聽稱責  
以傳別聽買責以  
質劑蓋爲此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  
王盥洎鑊水凡刳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

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王燕出入則前  
驅而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  
者而戮之

勝國之社稷社也亡國之社稷以刑官爲尸  
略之也祀五帝沃尸及王盥者所以致潔也  
治鑊水者小司寇實鑊水士師續小司寇之  
事而終之洎增其沃汁也刳珥繫禮之事用  
牲毛者曰刳珥者曰珥諸侯來朝燕饗時大  
司寇使其屬蹕故士師帥其屬而蹕也大司  
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  
已大喪則在宮中爲蹕也行師而逆軍將奔  
與犯師禁于行陳者戮之燕出入  
凡宮苑皆是也道王且辟行人也

三禮集註

五卷

二十三

冲

買金

○按小臣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而士師又  
云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何也蓋成周之時  
萬乘之尊其所以爲衛者至矣以經考之有  
前馬者道右也有前車者齊僕也有前王者  
大司寇是已有前驅者大僕小臣是已有前  
王而辟者有前王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  
前而不辟前王而辟者其小司寇故大僕掌  
正王之服位故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  
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然皆前驅而  
不辟也士師刑官此所謂前驅而辟也若夫  
辟之外又有蹕焉宮正云凡邦之事蹕肆僕  
云掌蹕宮中之事大司寇云凡邦之大事使  
其屬蹕小司寇云凡國之大事使屬蹕士師  
云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卿士云  
帥其屬夾道而蹕蓋宮正言凡邦之事則王  
宮之祭祀等事無不蹕之士師之蹕則特蹕

以品侯爲賓之時而已曰辟曰蹕皆以刑官  
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王之三公  
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中則亦有辟  
禮而無蹕外諸侯則有辟而又有蹕也如訝  
士所云  
是已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  
及郊野

小司寇以正歲命其屬入會故士師於歲終  
預定計簿恐民犯禁令又於正歲表禁令於  
國於郊於野蓋令國中及百里外皆知之皆  
聞之則自有警而不犯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

王禮案註

五卷  
王四 房事八

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  
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  
其朝

鄉士之地距王城一百里鄉士所掌乃六鄉  
之獄則總在國中者也本治其獄事而必掌民  
數而糾戒之者刑期於無刑糾戒之使不罹  
於刑是以生息爲務也九治獄其先必受其  
赴愬之詞聽而理之故曰聽其獄訟聽而不  
察不得其情也必虛中無我以審其曲直虛

實之情故曰察其詞因其詞得其情而其罪  
之輕重判矣故曰辨其獄訟罪定矣有重而  
入于死者有輕而入于刑者不可無別故異  
而各書之爲之要書焉然不敢遽以爲允也  
遲之十日又於外朝大公之地聽之于此成  
獄乃上之司寇使斷之弊之仍令羣士司刑  
司刺各詳而議之至是更無異議然後獄成  
焉士師始乃受其中此成獄非過非不及  
獄之中即人心之中也鄉士乃擇用刑之良  
日以刑之肆諸市朝三日以示戒若王以爲  
疑而欲赦或在八議而當免者臨刑之日王親  
至其地以免之夫始焉辨而異之而後要之  
雖得要矣必旬而無悔意也而後聽於朝而  
斷弊之必羣士麗灋而無異議也而後成其罪  
而行刑焉至此事情已審而王猶微有  
以免之恐有枉濫焉其重民命蓋如此

王禮案註

五卷  
王五 罰二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  
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  
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  
命者

王以大事出則帥其屬夾道而蹕蹕於旁止  
行人也三公其主也以邦事出則前驅而辟  
蹕於前清道路也凡大事而犯教命  
者即爲戮之此刑官主法禁故嚴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  
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  
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  
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  
三日若王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遂土地在二百里而獄則在四郊也鄉士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以二旬者遠近異也前玉欲免之自會其期而此令三公者亦以差遠也餘意俱釋見上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

三禮卷註

三六

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大事王所親也六卿若有邦事者六鄉近則使三公六遂遠則使六卿也其喪亦謂公卿大夫之喪也郊有大事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六卿在內故曰國六遂在外故曰郊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

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縣土地在四百里而獄在近野也三旬與命六卿會期意同上文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此之所掌蓋自三百里至五百里中之公邑除三等采邑之外皆是公邑但其獄居則三處皆在近處置之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大役非王之征伐直各掌其縣之戒令而已野距王城二百里外及縣都者犯命有宰

三禮卷註

三七

事於此而犯命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王于弟及公卿之采地大夫之采地皆曰都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如縣士掌公邑獄親自掌之此方士掌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特上於方士耳三月乃上要又變朝言國者以其自有君故異之司寇聽其成于朝則獄訟



成而後以其文書上於國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後所謂成司寇群士司刑聽斷之成也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備反覆有失實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各掌其方禁令方士十六人四人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大衆則爲班禁令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十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籍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上卿士等掌民數亦相近都家之士都

三禮彙纂

卷五

主人

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王之告於司寇聽平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訝士迎治諸侯之獄訟故曰訝士論罪刑于邦國者告曉以遷罪及制刑之本意也四方諸侯有疑獄亦受之造焉者謂先來請訝士乃通之於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往而成之謂往其國正其罪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

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四方賓客亦主之者刑官輔翼禮官也故曰同行入送逆者逆其來送其去也賓客入國入野居館出入于王朝有朝貢之事皆前之辟之道之贊之六事者在國征伐等事聚衆庶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

三禮彙纂

卷五

主人

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天子諸侯皆有二朝內朝二外朝一外朝在庫門外臯門內也雉門爲中門設兩觀今之宮門也閤人幾出入于是而窮民不得入焉群士謂在朝之上士中士下士群吏謂府史也樹以槐棘者棘取其赤心而外刺槐取其懷人而黃中孤卿大夫臣道也此諸侯爲卑侯伯子男君道也比群臣爲尊嘉石在左卑之而示其辱肺石在右作之而欲其伸地道尊右而卑左故也庫門外



有嘉石聽之以朝士寢門外有路鼓大僕則掌之成周之民由肺石而達路鼓由朝士而達於大僕此所以得自達於上而無壅隔之患也帥其屬徒六十人爲之也呼趨且辟呼朝者使趨又爲之辟也位定然後禁其臨朝不敬者錯立者族談者誨之踰階而揖不歷其法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人民者刑人奴隸逃亡之民凡得獲之物必委之于朝待來者識之是欲其見利而思義也旬而舉之則以求者或遠待之宜緩也無來取者則大物沒於公家小物以與庶民也

王禮案註

五卷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基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士治有期日者即上文鄉士遂士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之事遠近節之皆有期日也國

中鄉士獄也郊二旬遂士也野三旬縣士也鄉三月方士也邦國基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獄息訟也判半分而合者古者出債必有判書人執其一爲証抵冒而訟者判書足以驗其實故爲之聽治否則不聽所以養信而息訟也同貨財者富人畜積多時收歛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踴其息不得過此過此者則罰之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賊也屬責者本無券契而其親屬隣近可知証乃受其辭爲治之凡爲盜賊在軍在鄉邑或家人殺之皆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宅舍上人車舡其時格殺之無罪是殺越人于貨凡民鬥不懲者也凡報仇乃調人和難而使辟之者不辟而被其殺亦不科罪凡喪荒寇變法當緩刑以救民貶猶減也

王禮案註

五卷

右掌王畿侯國刑獄凡六職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辜墨梟五百梟五百宮梟五百則梟五百殺梟五百若司寇斷獄獎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梟之輕重

麗附也法立于此而定民之罪以麗之也墨黥面也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去勢女子幽之今宦男女也刑斷足也殺死刑也此與呂刑不同自重而之輕也書傳曰決開梁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

人者其刑劓非其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獲奪矯虔者其刑死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弊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司刺以此三法贊佐司寇庶刑無不中也三刺鮮見上文群臣群吏萬民皆以為可殺矣

主禮彙註

五卷

尤必以宥赦之法議之不識如自幼出在他鄉不認識其所親或報仇者誤以乙為甲之類過失若舉刃所伐而執中人或以兵器授射誤中人之類遺忘如心向他事而忘此事或投射暗室而忘記有人在內之類此三者皆非故犯也幼弱年小而微弱老耄年老而昏耄蠢愚生而癡騷童昏此三者皆可矜也上服墨劓與殺下服宮刑也凡行刑必先規議所刑之處乃後行之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踏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

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謀罪至大斬殺之膊諸城上謂去衣而磔之也親總服以內也辜枯也焚之不存其形也辜之不全其體也踏僵尸也僵其尸暴露於市而不覆蓋使衆視而懲之也刑盜于市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也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踏之合入四刑者雖不踏亦刑之在市故摠言亦如之也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於甸師氏謂不踏也既言于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掌戮正以殺為事也軍旅田役固掌戮為之亦或有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如

主禮彙註

五卷

戎右之掌兵革使如士師軍旅犯禁者戮等非一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

墨劓無妨於禁禁故可守門闕且使人皆見之所以為戒也宮者人道絕故使守內劓者斷足驅禽獸無急行故可守圉也王族不宮為前其類也髡頭而已守積有以用之矣先王之於刑民其處之得所而養之有道如此然則初何所喜怒於其人哉彼不全其生者彼自取之非王刑之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臯梏拑而桎中臯桎

楷下梟梟王之同族恭有爵者枉以待梟梟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楷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姜奉反

竊賄曰盜傷人曰賊凡囚者非必盜賄或以他罪拘者也木其手曰桎木其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重囚也輕者桎而已王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梏而已此所以親親而貴貴也以待梟罪則拘之至于斷罪而後已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也適朝者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也鄉士加明楷者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楷而著之

主禮集註

五卷

五

也四時雖有無梟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于市謂暴其惡為萬民之戒也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按甸師氏乃秋官掌刑之職必非天官甸師也蓋彼甸師掌耕田籍為祭天地宗廟案盛不應又掌此刑殺之事禮記稱甸人今此又稱甸師氏而天官止云甸卿恐非一官特名偶相近耳吳氏疑秋官中當自有甸師氏而其職今闕歟

右掌刑殺拘囚凡四職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

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憲禁之也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刑而刑于天下正族又縣其書于象魏令布憲又以旌節出宣布之以表此刑禁之重于都鄙邦國四海刑者王政所慎故累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體行之征伐守田役皆大事也合衆庶則以布刑憲之官使之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主禮集註

五卷

五

此官恒在民間私規惡事而告於上故曰掌司察于四者告而罪之也斬殺戮者吏民自相斬相殺相戮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攘獄者人有罪過官已追攝而不受也遏訟者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遏止不使去也四者皆姦凶之侵善良而以勢力抑之窮弱之情將鬱而不伸奸凶之惡將長而不革此禁殺氏所由設所以佑善良而佑窮弱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撻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

之戒其犯禁者

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皆暴也亂謂停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協衆從已以邪為正者摘誣謂矯曲為直誣善為惡以冒犯禁皆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誣謂若征伐祭祀田役等案隸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也司以察之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故犯禁者戮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水禁若盜決堤防阻絕水利又如鄭氏所謂水中害人之處及非時入水捕魚鼈之類幾酒苛察酤買過多及非時而飲者若酒誥惟祀蒞酒及御飲酒及昏娶為酒食以召御黨

主禮彙註

卷五

主禮彙註

僚友則是時也謹酒使民節用酒也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彞酒是也禁川游溝波洋卒至沈溺也并游不乘橋舡者

○按周公命康叔謹酒至于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其禁之嚴如此其意防人沈酒敗德欲其由民安閑私慾也與禹之惡昔酒意同及再變如漢文帝為酒醕景帝禁酤比上古之德意已為不同防人耗穀米廢民食然猶有重本抑末之心焉及至三變遂至桑弘羊榷酒設心大與古人遠矣使私家不得擅公家自專其利後世立酒務等制緣此而起雖曰掌禁祭酒其所以禁察之意與先王萍氏命意天淵懸絕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衛之

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先王以嚮晦入燕息衆人皆寐而獨有以夜行者奸與盜也故設司寤之官此官亦不寐常在夜幾察奸盜之人行夜微候擊擗之類以星分夜者星見為夜時星沒為曉時也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曰晨九晨侵于夜而行九夜侵于宵而行皆禁禦之使止夜遊遊者盤樂佚遊俾晝作夜為非之端也故亦禁之

右掌禁凡五職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

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

主禮彙註

卷五

主禮彙註

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約於

約者刻所期之事以為後驗也劑者刻其所約之辭也此六約自諸侯以至於民皆有焉治則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祖宗也如魯用郊葵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是也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讐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及鄭與商人世相信之類也地約如經界所至田萊相比若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功約王功國功之屬賞罰所及若號叔甕仲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若魯得用四代之器是也摯約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按人之所以誣上行私變詐無端至于爭競而不已者不外此六者于此既定有約者

信遠約者誦息訟  
省刑無踰于此矣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  
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

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珥同

大約劑邦國約也小約劑萬民約也書于宗  
廟之六爨欲神監焉丹圖或有彫器蓋簠之

屬有鐵券丹書其以此歟訟公約若宋仲幾辟  
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也不信不約也  
珥為珥謂將開府視約書先殺牲取血以繫  
之然後發視也大亂謂儲約若吳楚之君晉  
文公請隧是也六官辟藏謂罪大也六官初

三禮纂註

五卷

受盟約之貳故也服  
墨刑為墨不明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

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

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

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

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

為司盟共祈酒脯側慮反

明者有事相約要質于鬼神以堅之盟載之法  
書所盟之辭殺牲掉血加書牲上而坎埋之

也凡有相會揭同疑而兩不相托者則盟之  
掌其載書與禮儀申告于明神既畢事又  
及渝盟以爲他日背盟者之考有犯君上之命  
有約劑者貳在司盟可考也乃又相訟而背  
盟亦必詛之凡盟各隨其地衆共牲既盟又  
令共酒脯于司盟仰申告  
于神以爲背盟者之禍

右司盟約二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  
而揭之入于司其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于春槩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

三禮纂註

五卷

奴

任器者盜賊傷人其器也貨賄者所盜財物  
也入于司其者本皆盜器盜賊仍入司其製  
兵器以捕盜也凡坐盜賊爲奴者輸於罪隸  
春人素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爲奴古之罪  
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罪隸之奴也有爵  
謂命士以上亂殺齒者家語曰男八月生齒  
八歲齒齒齒女七月生齒七歲齒齒  
不爲奴者貴貴老老幼幼之義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  
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  
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者

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罷民者惡人也以其為百姓患苦而又未罹于五刑故入于園土以困之罷民入園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園土罪輕於此也收教者收入園土其人能悔過自新改行為善是亦教之也害人者即罷民所為皆害人之事也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也明刑者以板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以示人也任之以事者罰作也三者皆所以欲其改過而從善也是之謂收教不虧體不虧財言其刑也但加以刑罰任之以事而能改者舍之異於五刑之刑五罰之出緩也

主禮案註

五卷

甲一

金刑言卷一

右司厲司園凡二職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橐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城郭中有柵桓行馬以止行人則互也有擊橐巡夜則橐也皆有守擊之人修閭氏掌而比之國所養養卒用以追捕盜賊皆有勤惰得失比而賞罰之徑踰以下三者皆或衆故禁之邦有國者大喪札及寇戎防姦非常之變令閭胥里宰之屬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

入唯其行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除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主禮案註

五卷

甲一

國道路者即遂人千夫有滄滄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乃四畿通行之途也達之者除荆棘平坎陷也掌達之則千里之內四達無滯矣郊野之宿息并樹者遣人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廬有飲食行人暫息于此所謂息也三十里有路室行軍止之五十里有候館吉行止之所謂宿也井所以供飲食樹所以為蕃蔽比之者各為飭治也自國中至于郊野百務具舉行人如歸矣守涂地之人者行人道所從出廬宿旁民也當處有賓客止宿即使聚折以宿衛之不使失脫也相翔者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也舟車輦互者於道路迫隘之處也車有輶輳抵闕舟有砥柱之屬兩相擊觸兩相差互則為之叙先後以行之所以息爭止訟也有節者貴者至皆為之辟除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為之也凡由

田中徑射邪趨疾越隄渠者必非良民禁之  
爲防姦也治其壞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王  
親行所經並須修除則比拔其人名數使有  
功效也掌凡道禁若修閭氏所謂兵革趨行  
馳騁國中之類皆禁之也不時者不夙則莫  
也不物者衣服操持非常人也幾禁也皆備  
姦人內賊及反間也○按此官所職多類大  
行人事以其所比所禁皆有刑法故屬秋官

蜡氏掌除飢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

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

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

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主禮案註 卷五 掌二

掌凡國之飢禁

飢死人骨也除者掩而埋之不令暴露溝壑  
道途也不蠲凡不潔之物也刑者謂懲罰之  
屬也任人謂國土所收罪人任之以事者也  
凶服謂衰經也此三者皆禁除之不欲見穢  
惡也祭則至郊而止若賓客之等則至畿故  
燕言野也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凶服則  
在所哀恐無以一齊戒而貳其心故祭則去  
之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以危事行凶器則  
在所慎致其齊欽如承祭故也揭欲令其識  
取之也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比閭族黨皆  
有長吏也服任器以待其家人也飢禁孟春  
掩骼埋胔之屬○按人死有無告而暴露于  
道者孟子曰倪而視之其類有也  
先王澤及枯骨故有掩之之道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  
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  
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  
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  
曰殺誓小史曰墨

凡王出入虎賁氏既趨于王之前后矣旅賁  
氏又夾車而趨于左右矣條狼氏八人又偶  
而趨辟于道是前后左右翼之也諸侯在國  
皆趨辟人數視命數故附及之執鞭以爲威  
也凡出軍之誓主于大將而條狼氏命之太  
僕車右與王同乘衛王躬少有失事其罪殺

主禮案註 卷五 掌二

馭掌王車少有不慎車敗馬逸所係特重故  
其罪輕謂車裂也大夫專命于外不閑白以  
敗則鞭之五百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有差  
失則鞭之三百太史抱天時行軍以天時爲重  
有失悞則殺小史任差輕故服墨刑古者用  
刑之法常恕以寬誓人之辭常嚴以峻故軍  
旅之誓曰奴戮汝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此條  
狼氏所謂殺轅轅墨凡欲其謹肅而已孰謂  
其法之  
大苛哉

右掌閭廬道路之禁凡四職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  
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



罰之

賈氏曰二肆一人則一人掌二肆也執鞭度巡前亦如守門者以受為鞭而量物也坐作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也襲掩捕不正者罰之也使出布即壓人職云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僨愚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訟而斷之

鄭氏曰憲表縣之也飾行僨愚謂使人買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賈氏曰刑謂市中之刑憲狗扑禁謂市中之禁司市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行行濫之行非行步之行

主禮案註

五卷

四

中言

也上司市已云胥師賈師泄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申叙之

司聽掌布市之禁令禁其闕鄙者與其聽亂者

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

則搏而戮之

司聽禁暴亂也禁以止之令以諭之方爭曰闕口勝曰驚虛物曰聽逆理曰亂出入陵犯者奸勇逞凶陵人犯上也屬遊飲食者縱情酤酒結亂鄙誰也聚而群飲能無亂乎故不可禁則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

之

市固有禁令犯者搏之衣服視瞻本皆有常不物者搏之市本不可擾但此二等必稽留之審之不然市固可以匿奸也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盜取非其有賊則害人執之以徇于衆然後施刑焉

右掌市禁四職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

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

主禮案註

五卷

四

為苑澤之沈者雍氏

王氏曰掌隄防以止水故名官曰雍氏象水相善曰溝衆水所會曰澮水通于實曰瀆水

畜于陂障曰池水本利民但禁治不嚴則或盜人之水以自利或決已之水以病隣或因

一實之開而成巨浸之患故設雍氏掌其禁則無害於國稼者矣禽獸亦為稼害者故穿

地為墾以禽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防其食踐苗也堅地穿淺則設柞郭於

其中秋而杜塞之恐其或陷人也山中為苑惡其專利也澤中毒水取魚惡其盡類也故

替禁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歐之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兵于反

張弧設機以伺之穿阱設獲以陷之或不入  
機與阱以靈鼓歐之存毛而有文章曰皮去  
毛而無文曰革須者順下之順也備  
者爪也非特除害又資其利用也

亢氏掌攻螫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  
皮革

螫獸螫獸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  
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也猛  
獸之螫者惟  
熊羆之屬

五卷

中七

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拑之以時獻

其羽翮

音超椅  
居倚反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於絹中鳥來下則  
拑其脚也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鵲置於羅網  
之下以誘之一曰各以其物隨其性之所宜  
非一物也或以鳩鵲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  
而獲之其法多矣○愚謂媒如潘安仁射雉  
賦中媒翳之媒蓋少養鳥子至長狎人能招  
引野鳥者因各曰媒是也孟子曰鳥獸之害  
人者消此亦以除害爲主也鳥之翮乃翅之  
強者可以爲  
矢翼故獻之

碧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

三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  
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天鳥惡鳴之鳥若鸛鵒鬼車之屬邪氣之所  
生爲妖怪而不祥於人間夜則騰飛所至爲  
害方板也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月  
從娥至茶也歲從攝提格至赤奮若也星從  
角至軫也天鳥見此而去者縣諸巢上衆神  
臨之正氣之所萃也邪物無所存矣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  
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食亦反

五卷

四

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  
故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食所作者也  
嘗用此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射  
之若神也若神降于萃叫于宋大廟之類非  
鳥獸之聲也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  
之矢獸不言救月之弓救日之矢者互言之  
也救日用枉矢則救月用恒矢可知也一日  
禽獸爲怪本不足恤不然則亦退而脩省也  
胡以射爲至於神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歐蠱  
則令之比之

鬼方之人能爲蠱毒以害人鄭氏曰賊律曰  
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禴之者祭正神

而邪神退也嘉草攻之者以藥石能殺鬼邪者攻之也劉氏曰蠱毒病人非一種而庶氏掌其方書治禁之法凡能歐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令呼之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歐之以焚石投

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

其神死淵爲陵遼遼反炮  
遼交反釋音枯

陟交反釋音枯

水蟲水蟲狐蜮之屬炮土之誠瓦誠也焚石  
投之使驚去土之性流而克水炮而爲誠擊  
諸水上則深淵必達入水而應乎土故也焚  
石投之攻之以火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

三禮纂註

五卷

聖

去矣神水神龍岡象也牡樺榆木也以牡樺  
爲幹從橫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沈之水  
神感其氣而死神死  
則淵實爲陵矣

蝸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

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去聲呂反莫幸反吐音吐莫口反鞠弓反

去起呂反音舉莫幸反音舉莫口反音舉弓反

鼃鼃蝦蟆也鼃蝓也鼃耿鼃也蝓與耿鼃尤  
怒鳴爲聒人故去之以妨祭祀賓客也牡鞠  
菊不華者以煙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  
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水面則凡水蟲  
無聲矣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滌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

蟲之事（庚）  
反章

翦斷其之也蠹物穿食人衣器中者難以攻  
取庶氏以攻說繪之翦氏攻之祈神滅之也  
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今山中人謂  
之鼠莽以毒鼠得名庶謂除毒蠹者蠹亦蠹  
之類也是以蠹毒  
亦使翦氏除之

赤堇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

隙屋除其貍蟲

除牆屋者除鼠豸藏逃其中者也。厭大蛤也。以蜃炭攻之謂擣其炭以汾塵也。以灰灑毒者水調其灰以灑之也。隙罅之間有蟲豸蟻蝮蜈蚣之類能螫毒人者。狸藏之蟲以在屋

主禮贊不註

五卷

華

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

右掌除物害凡十職

掌察四方

掌貨賄

並闕

都士

家士

並闕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族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夫遂陽遂也鑒鏡屬方諸也遂以金爲之鑒亦以金也內則以夫遂爲金遂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爲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爲陽陰陽者其氣也方員者其體也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明盥用明水爲茶盛也明燭用明火照俎豆也明水以明水爲玄酒也取明水火欲得陰陽

主禮纂註

五卷

五十二

金判四百三十二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駢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牲純也物色也故毛以告牲貴純也伏謂飯祭王將祭而出國則伏犬牲以車轡之而去

瘞謂地祭爾雅曰祭地曰理瘞幾珥士師所謂刳鉚則奉犬牲是也沈辜犬宗伯所謂以雞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夫用駢不若用牲之爲善故曰可也相犬察知其善惡者以其屬有賈四人也犬有三種田犬吠犬食犬若田吠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瘠故皆須相之牽犬者少儀曰犬則執繼是也以其屬有徒十六人也掌其政治則以大人非特祭祀之犬凡田犬等并掌故也

三禮纂註卷之五終

主禮纂註

五卷

五十二

金判四百三十二

三禮纂註卷之六

周禮

冬官司空第六

冬者藏聚萬物之時王者建官掌事使萬民有所聚藏以法象乎冬謂之冬官又曰司空空虛也使民富實無虛匱也一曰主國中空土以居四民也

按漢劉歆校周禮謂冬官盡亡以考工記補之習其說而安之者千餘年矣至俞氏謂其

三禮纂註

大卷

乙

三百六十五

雜在五官而地官特甚乃割人司徒小司徒之半以補大小司空之職又去封人以下二十餘官及他官之類于冬官者以補冬官之亡爲之編曰復古草廬吳氏踵事增智更盡勦取小司徒之文并鄉師名職以爲大司空之屬并取遂人以下十餘職及他官職類是者增補其屬乃至官益數員予竊惜之謂其用力勤而或于聖經無補也夫大宰職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職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此本經之大綱也王制曰度地居民興事任力無曠土無遊民不易俗不易宜月令曰周視原野脩隄防左氏傳曰豐殖九數泊越九原宅居九隠合通四海書周官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舜典曰平水土禹貢曰制地作貢詩綿雅曰俾立室家家語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

三禮纂註

六卷

—

四百九

一事焉今悉爲釐  
定以成全經云

九五十九官

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

王富邦國

愚按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

百官以生萬民而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  
舉邦治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以官府  
之六職辨邦治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  
民以生百物是以在天官則曰掌邦治以佐  
王均邦國在地官則曰掌邦教以佐王安擾  
邦國在春官則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在  
夏官則曰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在秋官則  
曰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冬官雖闕惟執此  
而考則亦惟曰掌邦事以富邦國而已豈有  
彼五官者皆依大宰小宰之所云而獨冬官  
異撰乎吳氏俞氏知冬官雜于五官而未亡  
審矣顧其所取而補之者不考夫二宰之文  
故今一據太宰之文燕以五官之叙為法更  
補四字學者細心玩之因知吾言之不可易矣

冬官之屬大司空鄉一人小司空中大夫二人

禮記集註 卷一 冬官 四

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族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司空掌六鄉鄉師分治之二人共三鄉之事  
賈氏曰自下士已上皆得王命謂之王臣以  
卑佐尊尊少卑各與上一倍府史已下皆  
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也鄉有六其人則  
四故二人共三鄉以其二人共主三  
鄉不得各專其鄉事故相助而已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

十人

主四方之職貢者官尊而人彑以其主天下  
人民貢賦之事事繁故也

主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

五十人

主四方邦國之土地按其職云以土地相宅  
而建邦國都鄙辨土宜土化而授任地者與  
職方連類當在此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禮記集註 卷一 冬官 四

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按制地域正封疆使  
事大比小亦與職方所掌同大司空九建邦  
國以土圭正其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至于男  
其封疆各有其寡之數形方氏之所掌正以  
成司空之事列之于此夫何疑焉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  
山師川師以遙掌之使貢其物與職方連類

逢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逢音原

鄭氏曰逢地之廣平者賈氏曰此亦還掌畿外邦國之內原盟等地使出貢也按大司空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而溝封之而逢師所掌如此亦以輔成明空之事也

主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云訓讀為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鄭氏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幾賈氏曰按其職云道地圖道地應道自是道說不得更訓以為道故後鄭

主禮集註

六卷

五

三百四

不從先鄭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賈氏曰按其職云掌道方志謂所職四方又遠之事是其能訓說四方所誦習者也又博知古事乃凡人所作為久時事也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

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聚土曰封賈氏曰封人掌設王社稷之壇及畿封胥徒以畿封事廣故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掌建封國邑之事

右掌辯土封國建社凡九職

愚按大司空之職首建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圖而辨地域邦都以土會而辨五地以土宜而辨十二土以土圭而建王畿邦都封畿疆設社壇制地貢為地法小司空分其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建邦國立社稷正畿疆此其所掌之首務即是而考所屬則此職方以下八官雖所掌各有一事而不得以相兼然要亦不出辨土制邑封國置之社之事以為冬官之屬而是歷焉是固非愚王之說諸儒先之說也考之太宰而無謬證之矣其疑吳本置于諸官之後不合大司空之

主禮集註

六卷

六

三百六

所重故今置諸屬官之首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愚按其職云均地守均地職均力政所主亦均土地之事但止于畿內鄉遂公邑非如土均兼邦國都鄙之廣也故次之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均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按其職掌均地守均地事均地貢和邦國都鄙政

今蓋燕畿內畿外之主事者也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其職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愚按此官通主畿內國中鄉郊及都鄙之地故次之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此主畿六鄉賦貢之稅者鄉有州黨族閭比故以閭名官愚謂此官專主制六鄉之內之地征故又次之

主禮纂註

木卷

七

三百五十九

甸師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郊外曰甸甸師主供野物官之長甸地在百里外天子籍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為甸師徒特委天子籍田千畝用人衆也且亦為薪蒸供內外饗事也按國語曰天子將籍命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事夫土地農事皆屬司空况齊盛果疏薪蒸之類皆司空中事乎吳氏以為禮而分屬春官此不考是之道也舊又謂供烹飪遂次于亨人在天官此又不察之甚矣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即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掌凡行者之節以其職中有山即虎即凡邦國之節乃通達天下之事故置司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司市市官之長

賈師二十四則一人皆二史

主禮纂註

木卷

八

三百六十六

肆長每肆則一人

鄭氏曰胥師賈師乃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人給徑後者胥師領肆胥賈師定物價賈氏曰胥師賈師皆府史之類非命士以上其職云平其貨賈胥者有才智之稱卿長也肆謂行列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有二史副之助作文書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此按其職云掌成市之貨賈人氏中為是主平定物賈故與司市連屬在此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廛中之空地賈人所居之屋其職掌歛市之  
紵布總布苛五種之泉入于泉府故與司市  
連類  
在此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

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  
泉或作錢

其職云掌以市之証布  
故與司市連類在此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

主禮纂註

人

三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  
賈氏曰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  
門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  
故舉漢法况之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四  
面各三門是有十二門十二門以通十二子  
十二子則十二辰也  
愚按其職正其貨賄犯禁者舉之亦與司市  
相類

司閼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每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

四人

鄭氏曰關界上之門賈氏曰王畿千里王城  
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  
關司閼亦是總檢校十二關所司在國內下  
云每閼下士二人者自在關門開閉按其職  
掌國貨之節以連關  
市亦與司市苛相類

右掌市廛門閼九六官四胥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

人

主禮纂註

十

三

此官虞度以知山之大小及所生之物凡職  
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亦土  
地事也  
故在此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

麓如小山之虞

此官主平麓之大小及所生之物平地曰林  
山足曰麓賈氏曰大林麓十有二人者據上  
山虞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相併亦十二人但  
山虞中士爲官首以下士佐之此林麓中士  
下士自爲官首胥徒委於山虞蓋林麓在平  
地盜竊林木妄故須巡行者衆也中林麓如



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胥徒不委者  
中小已下自如尋常也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

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禹貢曰九川綿源川衡平知川之遠近寬狹  
及物之所出官及胥徒委者以川路長遠迢  
行勞役故也中川小  
川自如常法故差火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

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水所鍾曰澤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  
雅有八藪用中士導於川衡者澤之所出物  
泉委胥徒少者巡行廣近故也藪澤元一物  
以其有水則為澤無水則為藪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知禽獸處掌  
邦田之地

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園苑也掌園  
游之獸禁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

十人徒三百人

其職掌漁者之政令征入于王府非特為飲  
食具而已徒之委者取魚虞委欲有以備之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掌取互物固川澤中事也  
按二官吳氏皆以屬天官今考其職與山虞  
澤事相近  
故列于此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愚按舊以其掌受士之金罰貨於係于此夫  
周官所掌財用其職不同在內曰王府曰內  
府以至職內職職職幣太府皆掌其入而出  
之也至於徵財而輸之則各在外官如小人  
角人羽人有征也司市司閭有稅也皆有司  
進之於內府耳然則職金亦在外征財之職  
而納之諸府者與外人等無異也內府云允  
四方之金王入焉王府云掌王之金玉之藏  
金職金則曰入其金玉錫石冊青于受藏之  
府則是與內王諸府道矣若夫為兵器之府  
則又非兵器之府也蓋有兵器之府又有為  
兵器之府王府云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此  
又曰入其冊青金玉于受藏之府是乃為兵  
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攷工記曰攻金王之  
工築治是鼎阪挑是也所謂為兵器之府者

王禮集註

六卷

十

毒音九子

小人中十

人徒四十人

號音猛音友音

小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金玉苛出于地故宜在此

角人下十

掌以時徵齒角凡  
骨物於山澤之農

羽人下十

于山澤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欽皮革以頒之工人者其在此無疑舊在  
天官非是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徵絺綌之材于山農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漆草藍  
菁象斗之屬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王禮案註

木

十四

動作

炭物亦出山澤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茶茅莠荼莠䟽  
材亦出于山

掌蜚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蜃大蛤掌斂五物蜃物以  
共閨壙之蜃亦出山澤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場築地爲墾李秋除圃中爲之每墾者以力穀別場也春夏爲圃以種蔬菜至季秋築場

十月納禾稼亦地之用故在此

右掌山澤數牧十六職

荳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草除草其職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九糞種時剛用牛耕皆土地之事故在此按其職惟有糞種之文無芟草之事乃云除草者蓋糞種必刈草而後種之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掌稼下地是土地之事胥徒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禮纂註 木朱

十五

看牛

鄭氏曰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以物饋遺曰遺此官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掌道路廬市之委積皆以物與人故名遺人此主施給且國家之重務故以為先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吳氏曰旅如羈旅商旅皆宿于外而未安其居者新叶亦然故以旅名之愚謂此官聚野

之粟待新叶之補助乃主給散施舍之一事故以為次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

主斂甸稍薪芻之賦以共委積者也大曰積小曰委委人掌斂野賦不過薪芻踴材木材之物非畜積之大者故曰委愚按此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者也故欠之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

人

主禮纂註 木朱

十六

看牛

鄭氏曰藏米曰廩廩人舍人舍人司祿官之長賈氏曰此官使下大夫為官首而徒三百人委者以廩事重出納又委故也舍人以下同掌米穀之事皆以士為之故以下大夫為長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其職云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謂平宮中米穀少故連類在此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亦主廩谷事

右掌稼穡倉廩之事九職

與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

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主婦人繇泉功官之長以下三官悉用士人亦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故也用賈者以繇泉有善惡貴賤也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臬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三禮纂註 大宋 十七 官注

臬麻也辨絲象頌于外內工此三職雖掌婦功實不得考宮內之功特司國中嬪婦耳內宰則掌內人也舊在天官今廢之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絲象者自天官廢之

右掌王宮廩衣事九四職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富邦國養萬民

土地之圖即郡國輿地圖也按王制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

異俗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周書所謂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辯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辯其

其社與其野

其社與其野

九州楊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九州之地各

有橫廣輪長之不同而廣輪之中又有山林

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別十者之名與其所

生之物又各不同悉辨而周知之乃可以行

疆理之法內建都鄙外建邦國以制三等邦

以土會之灋辯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  
 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  
 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  
 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  
 其民哲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  
 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音早 勳音核 團音團 音團  
 以上計其貢稅而五地之生物亦知其異焉  
 毛物貂狐貉貉之屬絀毛者也阜物柞栗之

屬鱗物魚龍之屬膏物蓮茨之實有黍稷膏  
 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穀物李梅之屬有核  
 者也專團也介物龜鼈之屬木居而陸生者  
 莢物薺莢王棘之屬皆白也瘠羸也羸物虎  
 豹貔貉之屬淺毛者穀物荏菹之屬豐猶厚  
 也庫猶短也吳氏曰計五地之所宜者曰土  
 會動物天產也植物地產也此五地各有所  
 宜者固不待辨而見若夫其民毛而方則知  
 山林得木之氣然也其民黑而津則知川澤得  
 咸乎木之氣然也其民黑而津則知川澤得  
 水之氣然也其民專而長則知丘陵得火之氣  
 專團也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感乎火  
 之氣然也其民哲而瘠則知墳衍得金之氣  
 哲白者金之色瘠者堅瘦之義感乎金之氣  
 然也其民豐肉而庠則原隰者得土之氣豐

者土之體庠者下之義感乎土之氣然也民  
 之生于五地者各應五行之氣則五地所宜  
 之物亦可以類而推矣  
 愚按乳獺父坤獺母五方之民物各稟其地  
 宜以爲質性聖人皆辨而知之則所以爲人  
 物之性者在是矣

以土宜之灋辯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  
 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  
 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

土宜卽上文五地人物各有所宜產也十二  
 土地分十二州天分十二野也辨名卽上文  
 山林川澤五者辨其物卽上文五地所生之  
 物以此而定民居使之就利而避害所謂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也人民自此而康盛鳥獸  
 自此而滋息草木自此而蕃育土事稼穡耕  
 獲之事自此而任職斯民養生就死皆無憾  
 矣任土事者尤須辨十二州之土壤各有所  
 宜壤如白壤黑壤之類所宜種如宜播宜黍  
 之類黍宜高燥而寒杜宜下溫而熱五壤之  
 種各有所宜之壤辨而樹抗之則地利成而  
 百穀登矣十二州分野以觀災祥乃保章氏  
 之事茲  
 不詳釋

以土均之灋辯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  
 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土會辨其物也土宜辨其所宜也土均平其賦也地有肥瘠不同地之性也立法以平其賦齊其不齊以歸于齊也五物即上文山林川澤五等之物九等以上中下差為九等如禹貢所定吳氏曰土有肥磽之異齊至不均也國有寡寡之異法所以均之也均之者何以領田之法推之土地而中下地之所獲皆與上地等征稅也如此則九五物九等之所以制地征者亦然以作民職則三農以至閭民以此作之也以令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物以此令之也以歛財賦則邦中之賦以至幣餘之賦以此歛之也故曰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晏暑日北則景長晏寒日東則景夕晏風

三禮纂註

卷之六

日西則景朝晏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上言宅民居此以下言定畿國土圭之法者以玉為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正中時樹八尺之表以候日景其景尺有五寸與上圭同乃為地中也測土深者九州之地各有高卑則日景亦隨以異必先測土之淺深然後可正以土圭也求地中者地之中心與天之中心相對天之中心東西以日升沒之中定之惟南北當以各出地上九十一度為準此非

日景無以定也故取夏至日行午漏正中之刻所插表影尺有五寸而得之九景有長短偏側每一寸則差千里而地之中偏大小可推而知也地在日南則景視土圭為短此南方也故暑晏地在日北則景視土圭為長此北方也故寒晏地在日東則日正中時景已過矣故曰景夕此東方也水晏風地在日西則日正中時其景尚早故曰景朝此西方也金晏陰然則景當土圭之尺五而無復長短偏側者乃地之中也天心地心會合于此故曰天地之所合不寒不暑時氣無偏故曰四時之所交不風不陰雨暢時若故曰風雨之所會二氣升降元和不息故曰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以建王國者此其地矣國以千里為畿畿以溝為界溝上起土以封之封上樹木以為阻此惟王所以建國也

三禮纂註

卷之六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賈氏曰上陳置天子之國此言建諸侯之邦土猶度也以土圭度其地假令封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上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

禮義註  
卷六

主

王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  
地家三百畝

上言建侯國之制此言造都鄙之法建國主  
于分土故以土圭度之都鄙主於治民故以  
室數制之謂都鄙內除城郭宮室山川墳墓  
而以居民實數計之則丘甸都家皆實地矣  
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不同者地有肥瘠厚薄  
不等上地不須休力中地休一年下地休二  
年如后世所謂代田也凡地畝廣六尺半爲  
隴半爲畝畝廣深各一尺今年播種畝中休  
隴之力明年以附苗根隴盡畝平則苗根深而  
草芥墮土以附苗根

耐風雨此一易之田也間二壠爲一畝再易之田也一夫之田百畝則上田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畝耳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  
法而待政令

鄭氏曰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  
衡鹿虞侯之屬也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  
職事者分命使各  
爲其所職之事也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

稼穡二曰封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

三禮纂註 卷六

十一

附錄

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歛材九曰生材十曰

學藝十有二曰世事十有三曰服事

不言鄉遂及公邑舉外以包內也此卽大宰所掌之九職蓋太宰總綱而大司空則頒行之義各有異也稼穡三農生九穀也樹藝園圖毓草木也作材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藪牧養蕃鳥獸飭材百工飭化八材通財商賈阜通貨賄化材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臣妾聚斂疏材生材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氏曰生材養竹木學藝學道藝世事四民各守其先業服事服勤公家之事

小司空之職

其職爰闕稍存  
一二見下文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  
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井牧之法鄭氏曰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也小司空爲經之立其五溝五涂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井牧春秋傳所謂井沃衍牧盟皐者也盟皐之地九夫爲牧二技而當一井今造都鄙侵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

禮集註  
卷六

五

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空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

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廩衡也  
貢謂九穀山澤之利也賦謂出車徒給餼役  
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  
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  
卜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  
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  
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  
千人徒二千人

乃分地域而辯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此佐大司空主土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卿遂也各有營城遠近疆界辨其守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衡虞之屬守之職謂九職也政當作征稅也天下所有征稅

三禮集註

幸

皆均平之也此與大司空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頒職事同此職卽上文十有二事也

建邦國立畿外諸侯邦國也立社稷諸侯有  
二社三稷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立其社稷者以文書法度與之也正其畿疆  
者九畿畿上皆有疆界封樹以爲阻固也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也地  
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



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氏曰大司空掌建邦土地圖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掌特圖而已此不惟掌其圖而又掌其地焉則詳矣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東方曰夷其種有七西北曰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以至于戎狄雖有內外華夷之不同然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政之所施無遠不卑故凡戶口之登耗財用之贏虛九穀六畜之生產皆各有數焉其數則列而計之其要則總而計之將以施政教也其地有利所當興害所當除者亦周知之

主禮案註 未卷

王十

四百廿六

古人圖志必掌之以官秘不得見所以彈義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書如淮南王皆按輿地圖以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乃辯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楊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劉氏曰辨九州使同貫利者四方之人民好惡不同財用有無不特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相易善惡相濟一天下財用養天下人民俾同享其利也其山曰鎮者能出

雲雨以生萬物鎮安于一州者也水瀦不流以生蒲魚曰澤水涸不耕而生草木曰藪水瀦而趨海曰川水積而成淵曰浸其民資之以爲生者曰利其衆待之以爲養者曰畜其土宜之以爲食者曰穀八者九州之民仰之以爲生也九州之邦國仰之以爲富也苟不利矣得以同貫其利則雖四夷於中國亦資其有以濟其乏是以九服安於其土而不失乎其養也鄭氏曰貫事也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具區今震澤也三江大江吳江錢塘五湖彭蠡洞庭廣莫湖太湖鑑湖也禹貢金三品琰琰琰錫錫錫也

主禮案註 未卷

王十

四百廿六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

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

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衡山在湖南雲夢潁江南北北曰雲南曰夢在華容寺處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禹貢所謂朝宗于海詩所謂南國之紀是也潁出陽城湛未聞或曰淮也象之齒犀兕之革珠砂禹貢厥貢齒革金三品磬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

川滎雒其浸波澹其利漆絲象其民二男三

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穀

胡化反力局

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爾雅曰河南華鄉有圃田是也焚交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決為榮榮在榮陽波讀為播榮波既猶是也澁水在漢南春秋傳曰樊子梁澁營軍臨隨則澁宜屬荆州在此非也林竹林也禹貢飲貢漆絲繡紵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麥稻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

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

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沂山沂水所出也在益縣望諸在睢陽禹貢作孟諸淮出桐柏泗出魯國沐出東莞屬琅邪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義蓋周公以徐為青州故也男女當與兗州同二

玉禮集註

未卷

二十九

信字四

男三女淮或為雉木或為洙

河東曰交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

川河涕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禮反

岱山在博野大野在鉅野沛即齊廬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

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二男二女其

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吳嶽也爾雅曰河西嶽弦蒲在沂涇出涇陽汭在邠地公劉曰汭鞠之節洛出懷德渭出鳥鼠禹貢惟雍州涇屬渭汭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貍養

其川河涕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

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醫無閭在遼東爾雅曰燕曰幽州東方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蔡邕在長廣輿地志云今萊陽縣有奚養津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幽州河涕亦與兗同者蓋交在河東北二州

玉禮集註

未卷

三十

信字八

相連皆有河涕也禹貢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導沔水東流為濟則幽交皆河涕所經之地也四擾牛羊豕雞三種黍稷麥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

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

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霍山在潞陽紆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爾雅曰霍山之麥珠王禹貢冀州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祈

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薛氏曰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

山氣異男婦氣異女頭面之異方山澤川  
皮先王之於民因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  
浸之異宜男女異數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  
異種冊漆絲象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  
爲之循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  
宜然後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矣  
鄭氏曰此九州界楊荊豫交雍冀與禹貢同

禮纂註 卷六

幸

四百全

青州則徐州地幽并則青冀地無徐梁禹貢有青徐梁無幽并營爾雅有徐幽營無青梁周禮有青幽并無徐梁營王氏曰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而爲幽并分青而爲營至夏時復如禹貢之舊矣爾雅九州郭璞云商制也職方九州周制也恩之時徐梁入于青雍而析冀於幽并則地域之因革判合固不常也禹貢職方九州之界間有相侵入者且職九州大界而冀州爲小於禹貢以分冀而爲幽并如舜時制則是一分而爲三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已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州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猪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也明矣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是梁州

此九服以服王事言也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

主禮纂註

三十一

里則六俠方三百里則七術方二百里則二十

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以此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以方三百里之積以

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今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

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  
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

方百里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  
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

四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

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疑過也州二百十一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

為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侯子而已大司空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又在諸侯內選其最賢者為九州之牧以為方岳而統諸侯制其職牧監參伍之屬也制其貢因其地物所有也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

王禮恭註

太卷

三百

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故戒于四方脩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也職事則所治之職也先道者由王所從之道先行其所戒之令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按古者五載天子一巡狩所以宣上德達下情一道德同風俗至周而十二載一巡狩後或不能行則有殷國之法至漢巡狩法廢時遣謁者循行天下尤有先王遺意後置刺史以秋分行部察都國舉不法自此天下民情利害其壅遏通達皆係于刺史矣今之巡按乃刺史之遺制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測景制域辨土宜土化以教樹藝建邦國都鄙以辯土宜土地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宮

土圭之法測景制域辨土宜土化以教樹藝並解見前巡狩之王宮舍人掌之土方氏光辨土之熾惡以定樹舍之地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鄭氏曰華讀為瓜喻之瓜正之使不瓜邪離絕比猶親也易之比曰親諸侯賈氏曰形方

王禮恭註

太卷

三百

氏主知四方土地形勢故使掌作邦國之地域大小形勢又當正其封疆勿使相侵有瓜邪離絕通相侵入則不正矣瓜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云瓜喻之瓜者投壺是日枉矢喻壺喻不正之義

山師掌山林之名辯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氏曰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陽狐桐之類利謂可用者害謂毒物及螫噬蟲獸劉氏曰既曰珍異之物則非貢賦所及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辯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氏曰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荏蒲之類

按虞衡掌圻內山川此山師川師掌天下山川也頒其物使貢于庭頒其利害使民趨避

也所謂異物者非必珍異玩好亦供器用條樂餌非常有之物耳

逢師掌四方之地名辯其丘陵墳衍遯隄之名

物之可封邑者

音原

鄭氏曰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王氏曰大司空辨山林山澤丘陵墳衍原隄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而溝封之原師所掌如此正以輔成司

圭禮集註

木卷

圭

圭

空之事也王氏曰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其肥磽熾惡按五地山林川澤山

師川師掌之故原師惟掌此三地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惡以辨地物而

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氏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事也賈氏曰九州地圖乃諸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于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賦之物地惡若障蓋辨其物者別其所有無原其生有特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鄭司農曰地惡地所生惡物害人若虺蜥之屬夾王車左右王車指其實以告王也

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惡以詔辟忌

以知地俗王巡狩則夾王車

吳氏曰道方志者說四方所職久遠之事詔觀事者告王博觀古事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殺有二陵是也方惡謂四方言語所惡也若不避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矣知地俗者有所避忌所以不違其俗也

按土訓掌地圖皆天下阨塞甲兵強弱錢穀盈虛之數故以詔王地事然地氣偏則有惡物有惡物則害民生故必道于王求而殄除之所以奠民生也訓掌方志皆古蹟并前代廢興之由故以詔王觀覽然習尚偏各有惡俗土固當脩警以自避又當敷教以移民故必道于王以正己而正人所以成大化也至

圭禮集註

木卷

圭

圭

于王巡狩則此二官夾車而行相與獻納是使王左圖右書如在几席矣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

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

之令社稷之職社字下遺一稷字

賈氏曰設王之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壇不云壇舉外以見內為畿封而樹之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封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九封五等之國立社稷之法也封其四疆亦四

近皆有封疆而樹之造都邑謂大都小都家邑三井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亦如諸侯有四疆也鄭氏曰社稷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五秉共案盛所以振本及始也

凡祭祀餼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絳共其水瘞歌舞牲又毛炮之豚牷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

餼其牛牲音福絳音豸

餼其牛牲鄭氏滑剗治清潔之是也牲牛防其絳故設福於角欲其易牽故設衡於鼻而著絳於鼻端絳即絛也殺牲之時籍之以臺洗之以水而封人供之君牽牲及薦毛炮豚

禮集註木末

主七

四百六

時封人歌且舞以隨之報肥腴以歆神也毛炮燔去其毛而炮之也至于喪紀賓客軍旅盟會皆有牛牲皆封人餼之按自社稷之職以下乃封人之本職凡祭祀以下又掌牲事者先王設官必有深意今不政強為之說吳切清裁附春官今亦不從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

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建國之法先知天下遠近廣狹之數分國為九州者假令土廣萬里中國七千七百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其餘四十八八州各得方千里者六是為九州州各有疆界也營國城郭者鄭氏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營后宮者鄭氏命注云公之官方九

百步天子千二百步之類也量市朝道巷者若匠人云市朝一夫經涂九軌也巷及門渠亦有尺數若門容二轍三个井也造都邑造三井采地亦有城郭宮室市朝但制度大小不同耳○建國之法以王國為主后分諸侯之國總在九州內也營國城郭王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王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道巷門渠有縱橫廣狹皆量以為制也巷以通往來門以出入渠以通水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凡行軍必有壘舍壘舍中必有市朝社里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

禮集註木末

主七

四百十

朝也州也皆有道涂以相湊之通其往來軍社社主之在軍者里居也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謂相湊之遠近書而藏之者存其遺法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之祖實凡宰祭與饗人受竿歷而皆飲之亦

祭祀之事不應在此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爇火也量長短也

義亦有組實遺奠之祭也受竿歷而皆飲之謂受舉竿之卒爵傳之地器皆飲而盡之也

右掌辯土封國建社凡九職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

替之力政政音征

此掌畿內鄉遂及公邑地政者卽下文是也地守者門閭險固之守也地職者農圃穀牧之屬也力征者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力政一家則人口有寡寡而不均計人而設之則已均矣又以歲之上下定其力焉荒政之弛力是也鄭氏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吳氏曰豐歲用民之力委凶年用少寬卹之使得以營其生也

圭禮集註 卷六 圭九 三官卒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

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無年尤用力一日至凶札則全不興役亦不入貢賦不收門閭之征不收九職之賦九地恤災救民如此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政征此掌邦國都鄙地政者吳氏曰地守者自農圃以至數牧之類地事者自畊植以至畜養之類地貢者自九穀草木鳥獸以至山澤之材之類均之則高下美惡輕重適其平矣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媾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鄭氏曰禮俗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吳氏曰謂之和者政令有緩急刑禁有寬猛施舍有可否禮俗有隆污喪紀有豐約祭祀有隆殺皆以地之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按凡上下之交爭人心之怨懟皆起于不均先王設均人土均二職以均天下凡夫上之役之當施當舍以及古常禮俗喪祭之禮並以各地媾惡制爲輕重之常法使之遵行則所以和其政令者至矣地有硯美財役有委

圭禮集註 卷六 圭九 三官卒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任土之法見下文以物地事者卽土宜之法所謂十二壤各有其宜也如黑墳宜麥蒼赤宜菽之類授地職者卽九職任萬民也政事卽辨土授職等事古之養民也辨其土宜授以職事後世于民聽其自生自謀職事而不從而征歛之操之古今父母斯民之心異矣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



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  
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

音美

吳氏曰：廛，里邑里之居也。圃者，樹果蔬之地。中為塲，塲宅田者，致仕者所受之田。土田者，仕者所受之田。即圭田也。賈田者，市賈之人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之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賞賜有功之田也。公邑之田，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者，家邑之田，謂大夫之采地。小都之田，鄉之采地。大都之田，謂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置地，謂五百里王圻界也。諸地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

王禮集註

太卷

中十一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吳氏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國宅無征，謂凡官所有宮室者優國中，也。漆林二十而五者，抑末作也。其餘諸稅近輕而遠重者，以近者易役故優恤之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鄭氏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廛人職掌飲市之次布，貿布罰布，廛布宅不毛。

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又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夫稅者百畝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夫孔穎達曰：閭師徵飲六鄉之賦，貢遂師族師飲六遂已外之職貢，自有常官，但徵飲事重載師，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

按先王之民既頒之以土田，教之以樹藝任之以職事，豈容復有宅不毛田不耕之人哉？亦預防民心之惰，設為此罰以慎民耳。先王於民可謂憂之深而保之切矣。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王禮集註

太卷

中十一

戰師任土國中及置皆土也。閭師任民三農及無常職皆民也。九民以職業為生，以六畜為助。六畜者，營作之本，以此任其力，以此待其政令，以此徵其賦，皆視六畜之蕃否如何。下文乃以九職任民，并徵賦之事。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九等之民，即以前所職之財充賦，非九賦之外別有貢也。解見太宰，但此文次第與彼不同。



彼以事大小為次此散見事無常也彼九職并山澤為一而此分為二彼九職有臣妾有間民此疏材無稅閒民以其出夫家之征故于此不言之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

衰（褒）士

上文問師掌民六畜之數此又及樹藝樹之材木者宮室棺槨之用也樹之桑柘者蠶也樹之麻者績也皆天也自然之利也先王教民務本以為為善之資職事之外又令勤于樹畜其有不然是為六畜之罰先王視一民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所以教導防

主禮纂註

卷六

範之意切矣曲成不遺王道大矣哉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盛

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祇之薦（音羅）上聲

其屬有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耨耘草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千畝是籍庶人之力以終之故曰籍也籍田所入以供盛盛致孝享也黍稷曰盛在器曰盛又取白蒿之蕭合黍稷率而燔之取其馨香上達以求神于陽又取白茅籍地沤鬱之灌以求神于陰蓋耕籍之后又有祭祀之聯事如此野之果祇皆野之所有故甸師亦供之

喪事代王受青裁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代王受青裁者意以案盛不潔非先王之過欲以身代嗣王之后災也同姓有罪則死罪者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磔于甸人意以案盛不潔郊廟不享非公族之過當以身代刑也此二事吳氏疑非周公之意欲刪去之姑存以俟后之君子帥其徒薪蒸者其徒三百人耕籍之暇尤有餘力故令無採以給內外二饗耳

掌節掌守邦節而辯其用以輔王命

邦節下文王節及角節虎節等是也辨其用下文守國用某節山國用某節等是也輔王

主禮纂註

卷六

中

命王臣使者以節乃能達于天下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

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金也以莖蕩輔之門閤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

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方伯連帥監守諸侯之國其職重大故用玉節都鄙畿內諸侯近至尊用角節而已天子遣使于四方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各以金莖象為節以玉與竹飾之莖莖英王也蕩大竹也門閤司門司閤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

三禮纂註

太卷

四十五

異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有幾則不達

必有鄭者遠行無不得鄭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鄭爲信傳以輔之無鄭則幾察而不得達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辯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儻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竊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餘

商賈之賈音古成賈

商賈之質音古成質

之賈音育嫁音育

曰治謂平交易之法教謂明信義之理政謂  
總胥賈之治刑謂制盜賊之暴量斗斛也度  
丈尺也按以次叙分地而經市者次舍也司市  
之次居中每二十四則爲胥師之次其餘邸  
肆各有行列次叙既定則市中如布帛之有  
經矣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者陳物于肆美惡  
不混其價自顯而平矣以政令禁靡而均市  
者詐賈賣慝愚民售欺禁之市乃均也以商  
賈阜貨行布者貨湏商賈而阜泉湏商賈乃  
行通商惠賈毋困之也以度量徵債者度量  
同市價公然後商賈願藏于市徵召也如召  
之至也以質劑止訟者質劑明信義成然後  
人心信服而自無訟也以賈民除詐者老賈  
年高知物價知人情偽使之與價則詐僞除  
也執盜賊而刑之則市人安貨之未售者歟  
之民之無價者賒之公私相通是爲同貨則  
商不困此八者皆所以爲市之政令也

王禮纂註

木卷

聖

異

大市日廼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④音側

日昃日昃過中之時也百族者舉王國而言百姓皆在也故謂之大市以日昃爲期商賈藏于市者以晨爲期販夫販婦朝營夕賣者以暮爲期各從其便也凡市不爲之定期則壅塞終日而不可行故胥爲定之如此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

貨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  
大訟胥師賈師泣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市者三時之市也應期而入胥乃執鞭守門以防奸盜度者受也刻丈尺于受而未繫以鞭可以量物又可以刑人也群吏者胥師以下也自胥師以至肆長均平其肆展視物色以奠定其價也思次者市之候樓司市監旌于候樓乃令開市而交易于時市師泣焉其時有大治大訟因而聽之介次者二十肆所設之亭也于時有小治小訟則胥師賈師泣焉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主禮纂註 大卷 四十七 卷四

于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市既有期萬民畢赴若擁于一處則有務滯矣故須各于其叙分治之辟布者法所應用之布則赴其當輪處輪之量度者欲較斗丈則赴當較處較之刑戮者有罪當刑則赴行刑處刑之各赴于其叙則事雖繁而人不雜矣至于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焉貨于貨之肆馬于馬之肆則失主求之易也二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凡物利于民者使之阜通害于民者當絕之吳氏曰古者命市納賈以觀民情之好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貴其賈以來之示民以其所當好也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使賤其賈以抑之示民以其所當惡也因民情之好惡而占風俗之美惡國之治否繫焉阜則不止于有也漸以積之而已微則未至于亡也漸以革之而已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氏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鄭氏曰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

以鏡民也按此操商賈之柄與衆私牟相似而不同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

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曰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鬻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度輻廣狹不中度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按王制所言人皆易見非偽飾也本假物也飾之則如真本美物也揀和以假則莫辨此偽售而脫價故禁之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市中所犯受小刑也故以憲徇扑三等之刑刑之吳氏曰憲罰書其所犯播告于市也徇罰號令之于衆也扑罰鞭扑其背體以懲之也至于有嚴于大罪者司市不自決歸于士師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

市罰一帝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鄭氏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所交利而行刑之處也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

王禮本註

大卷

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罰幕帟蓋帷者市者衆也此四者在衆之用也賈氏曰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何也出物雖重而無耻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爲輕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

賣債之事

會同師役太衆所聚之時也商賈亦利于市物故司市帥賈師以往因爲治其市政貿易之事

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

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質平成也市人以此官爲質是貿易之所取信也成亦平也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之異者也質劑爲之券以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屬用短券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巡而攷之

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

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聽期外不聽

民之賒貸取于市物必有券書或刻木或書竹也既爲藏其券之一以爲信又爲同其丈

王禮本註

大卷

尺斛斗又爲一其淳幅之廣制匹之長使皆中度量凡執券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其期限各以地之遠近爲差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辯其物而均平之

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賈師二十肆則一人所蒞之次與胥師數同胥師掌其治賈師掌其價也其展成奠賈異者以老賈知物價也

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

之

凡商人平時賤價買物急時索高估以買故  
允貯米穀以待饑年畜棺槨以待喪札者皆  
禁其貴賣使如平常之價及賓祭所用珍異  
亦賤買而乘急貴賣者皆禁之

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  
同亦如之

以上掌次平價禁貴賣等事賈師與其屬更  
代直月而掌之既以均勞逸又使無倦心師  
役會同之市政亦更代直掌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  
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歛其總布掌

其戒禁

鄭氏曰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者  
自相近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  
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  
使相遠使賈不得難亂以欺人吳氏曰名相  
近如金玉之名同而物有貴賤所以爲之相  
遠也實相近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所  
以爲之相迥也正者正其貨賄之名平者平  
其貨賄之實總布者列肆之稅凡商旅之貿  
易賣價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量度之總而  
名之曰總布掌戒禁者施之于肆而已  
按肆長專主辨貨賄而陳之使名實不混名  
近者別置之不使眩其實實近者置于一所  
使同其價同其價所謂平之也  
不使眩實所謂正之也

廛人掌歛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  
泉府

廛市中之空地買人所居之屋歛布者列肆  
之稅布也總一爲僦無肆立持者之稅也質  
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之泉也罰布者犯  
市令之泉也廛布者諸貨邸舍之稅也此五  
布廛人歛之皆入于泉府或曰此入泉府用  
以歛市中不售之貨此官與泉府相聯一散  
一歛以權百貨以其流通  
如泉故名泉府

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凡珍異之有  
滯者歛而入于膳府

屠殺六畜者九皮角筋骨堪飾器用者歛入  
王府以當稅滯讀如沉滯之滯珍異四時食  
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腐敗以征布買之  
入膳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卽法而不  
意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  
用者以其質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  
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  
有司然後予之

廛人所歛五等之布入于泉府固將有所用  
也市有不售之貨商人困矣久而停滯于廛

間貨滋弊矣乃出向所入布買之仍書其原價于本物之上以待急用此物者賣與之視所揭之數而收其原價也夫收貨者以惠商也不增價而買者以惠民也使奸民乘急賤賣官物可受其欺乎于是使買者各從本所屬吏取符信以來然后予之都鄙則有主夫也鄉遂各有吏有司也非此符信不受其欺

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承上文而言泉府所入之布與所歛不售之貨民間遇有祭祀喪紀而力自不脩欲除借

三禮集註

太卷

五十一

此官物者俱限以償還之期又恐民詐貸月貨故頒本主有司驗其的符乃授之如無泉償亦不責備令其供上力役而已民無償泉之若官有服事之利所以息養乎民也故曰為之息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

老與其孤

正音

管鑰所以閉門也鍵牲所以啓門也國門王城十二門也微察其出入不物者衣服占視手所操持三者特異于人皆須訶問所以也正征稅也禁即司市所謂偽飾之禁四民皆

十有二是也財所謂門閭之委積也政死之老者死國事者之父毋孤其子蓋月利而生莫如犯禁者先王以義治之殉義而死莫如死政者先王以利養之可謂刑賞俱得其當也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監門門徒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畜其散祭之牲則不在牢遺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受餘受祭門之餘歲之四時祭門非一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在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造至也告于王而止客以候逆

三禮集註

太卷

五十四

司閭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屬凡貨之不出于閭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鄭氏曰貨賄者商人所發司市之重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重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閭門參相聯以檢猾商也征屬者貨賄之稅與其所止邸舍也閭下亦有邸舍舍其出布亦如市之屋也司主也主貨賄出入上以聯門市是也不出于閭謂從私道出而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也以節傳出之者商或取貨于民間為之兩節以傳出之吳氏曰掌國貨文重節者掌察其

貨之彙寡與其耶之合否以聯民市辨其合  
征合厘者而閉白焉故司關征之也貨不出  
關者其始偽飾之物司關沒其貨又加之楚  
罰焉而凡當通行之貨則以鄉傳出之

國凶札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啟關

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鄉傳出內之

凶年饑荒疾疫死亡出入關門無征稅猶幾  
者不得令姦人出入也啟關者謂關人也國  
語云敵國賓至關戶以告行李以鄉逆之有  
送令者奉貢文書也環人職云賓客至關則  
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右掌市廛門關九六職四胥

王禮彙註

六卷

五十五

晉書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仲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

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為去聲

物為之屬每物有善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  
誤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  
陽木生于山南者陰木生于山北者冬斬陽  
欲其濡夏斬陰欲其堅也服耜宜用稚材尚  
柔耜也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出入有  
日數久則盡物也賈氏曰林自有衡今山虞  
蕪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地者此是山內  
之林即山虞蕪掌之山內林木金玉錫石禽  
獸所有不同每物各有善界設禁亦不同也  
云時入者以其須堅韌故候仲冬仲夏之時

也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此萬民斬  
材之時也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

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按上文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彼據堅韌  
之時但國家時所需有掄材之舉不得而禁  
之然此亦是四野之木故春秋斬取不在所  
禁之中若是山林之木仍依仲冬仲夏方可  
伐也不禁者權也必禁者常也至于竊木有  
刑又國家之常法不可廢也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

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王禮彙註

六卷

五十六

晉書

山虞者山林之神所依故主其祭脩除者治  
道路場壇亦止行人也大田則萊除草萊也  
田者既止于田上樹旗令獲皆致其禽而按  
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者以其主山得  
盡龍虎其羽數則短也耳者取禽在耳以效  
功也或曰蹕謂天子祭山川虞則蹕止行人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政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  
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  
政令

鄭氏曰衡平也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計林  
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  
有賞否則罰之受法亦如萬民入出之期日



是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燕云澤者澤與川連則川衡燕掌之川衡者平川之淺深及物之所出也平其守者均平守川之人也舍其守者時察視守者于其舍而申戒之也犯禁者或以數咎入或非時而漁也川奠者遵豆之實魚鱸蜃蛤之屬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

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

王禮奉註

未卷

五十七

澤虞掌政令也為厲禁也守財物也皆同川虞財物骨角珠貝之類美者入于王府餘頒于所取之民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蓄蒲之事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樊田植虞旌以屬禽

澤物適且之實芹菲菱芡之屬也賓祭所須蓄以闡蟠蒲以為席喪紀所資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也屬禽者百姓致禽訖虞人以屬聚之別其等數每禽取三十焉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

者受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按禽獸之迹而知有禽獸蕃息之所故曰迹人蓋善水草之處又不可以耕種有禽獸生育其中可以為田狩之地也詩曰東有甫草駕焉行狩春秋傳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是迹人之職至春秋時尤然因為苑囿樹林木以為藩籬設厲禁以守之凡獵者皆受命乃可入又凡麇之子鳥之卵皆禁不得取又禁毒矢不許用以為射獵于用物之中存愛物之意也月令孟春不麝不卵王制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麝不卵蓋與此意同

圉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

王禮奉註

未卷

五十八

圉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鄭司農曰囿游之獸游牧之獸牧百獸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于狐狸鳬雁鵝鴨吳氏曰生獸死獸之物獸人既共之而圉人又共之蓋獸人共者由獵所獲也圉人共者苑囿所養也

獸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魚鼈

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魚鼈

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于王府

以時漁為梁者三時皆為梁以取魚也梁堰水兩畔中央通水為閘以蓄薄為筍魚過則



以薄承取之詩曰敬筭在梁是也王鮪鮪之  
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是也鮪生也某  
乾也共于膳夫以共王也凡魚者掌其政令  
凡取魚者所有政令皆漁人掌之以其知取  
之時節及處所也漁征入于王府者言近川  
澤之民於十月頒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  
其中諸骨堪飾器物者以供征稅漁人主收  
之送入于王府以常邦賦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狸物春獻  
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廬廬蜺以授醢人掌凡

### 邦之簪事

互物謂有介甲之物也簪以叉刺泥中而搏  
之也莊子曰冬則獨鼈于江蜃大蛤也狸物

### 主禮集註

木末

五十九

四十七

埋藏泥中非網罟可致者魚子乳以夏而蜃  
以夏秋故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字乳而  
弗獻也王者不以飲食害仁政如此龜蛤也  
一曰蚌也羸蜺也蜺蜺子也謂蟻之子取其  
白者以為醢也傳曰虫舍蜺蜺古之制而周  
公以為共者宣公夏濫非時而周公以時取  
之也按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  
鼈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侵  
削民以為天子怨季冬  
命漁師始漁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  
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揭而重之入其金錫  
於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受藏之府入

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  
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  
金石則掌其令

金玉錫石丹青空青同出于山什人等主其  
取此官則主其受也徵之有地取之有時採  
之有法故曰掌其戒令受其入征者非諸侯  
之貢取于有地者之征也辨其美惡別物之  
貴賤也與其數量計其寡也辨其物計其數  
表揭于上復重以封之使不混淆也入于為  
兵之府造兵器者則橐人之等是也橐人曰  
受財于職以齎其工此頒而入之也入其王  
石丹青于受藏之府內府曰凡四方之金玉  
入焉王府曰掌王之金玉之藏此受而入之

### 主禮集註

木末

五十

四十八

也其要則入計書于司會也金罰贖刑之罰  
也貨罰司閼所謂九貨不出于閼者舉其貨  
是也入于司兵金以給治兵貨以作工直也  
旅上帝張璽案設皇邸邸後板屏風以金飾  
之也飾以鳳凰羽謂之皇邸以金謂之金版  
饗諸侯亦如之承賓如祭也國有大故寇戎  
事也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棹  
之屬則主其所取之令也

外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  
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金玉錫石所產各有其地為之厲禁而守之  
取之當有其時則不匱竭占之各有形色則  
不泛往故又繪圖以授之舊云當時有人嘗  
土鐵淡而知有金玉吳云曰圖而授之使取

礦者知所向也巡其禁令  
防人之竊取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  
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以共財用

鄭氏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小者麋鹿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賈氏曰角人應徵角物兼言齒骨者以齒骨並角類也以當邦賦者農皆有夫田出稅今此農近山澤有骨角及齒此三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采而稅之以當地稅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  
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

三禮集註

木卷

本主

加音

縛

凡鳥之六翮其強者爲羽可用于旌旄車飾矢翼故征之仍以抵邦富也十羽名之曰審十審名之曰搏十搏名之曰縛羽不可以度量受紀其數而已

掌皮掌秋歛皮冬歛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  
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歲終則會

其財賚

全毛謂之皮去毛者謂之革一曰未練治者曰皮已練治者曰革秋則物成之時鳥獸毛毼物成則堅實故歛皮又須練治用力深故冬歛革皮革逾歲乾久乃可用故于春獻之

獻其良者于王以入司裘給王之用式法者作衣服器用之法百工若裘氏常氏函人之屬毳毛毛細絢者以爲毼當用則共之邦事若大旅張種案之類財賚並據皮革言也會計其皮革入掌之本數及出給不盡者予人以物曰齋謂出給與人者也此蓋掌數野外百獸之皮就以入百工以作器服之用與羽人等耳冬官既有角人羽人葛人安得獨無皮革之人乎以是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

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絺綌之材出于山故徵于山農葛苧蕉黃卉吉可緝爲布者皆生于澤故徵于澤農亦入

三禮集註

木卷

本主

之充邦賦也以權受者計斤兩輕重也以用權故并及度其實不可以長短計

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

待時而頒之

染草茅蒐藍蒨菼槐之屬五色之染各有其草此官掌受與頒之吳氏曰天官染人主凡染絲之事冬官之掌染草主歛染草之物共于染人之用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

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石灰炭灰也與炭皆山澤所出炭給幹鍊甃砌點聖之用炭之所共尤多其所入輕重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馮水（音）勅六反

此種水田之法諸者畜流水之陂也防澮旁田尾去水大溝也以諸畜水積之以陂池以禦旱以防止水增其隄堰以防潦以溝蕩水使水通行而灌注于遂以遂均水使水通行而灌于列以列舍水勝其町畦而不決以養苗也以澮馮水會通諸溝致之川也

以澮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歛喪紀共其蕭事

主禮集註

太卷

本志

三

此耘田之法也耘者須澮揚其芟作田凡以澤地種稼是以澤為田也澤地草易茂須有芟之之法夏月大雨時行水盈蒸熱耘者如澮揚其錢鏹芟草夷根覆掩于土中浸以熱水草爛泥疏苗自發生此田方宜芒種作田之法如此種田畏旱故共雩祭之物喪中蕭籍亦出于澤故燕共之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如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音）唯季反（音）式鼓反

主禮集註

太卷

本志

三

之養則常有以養之待則豫備於先而取給于後此可見王者立法不窮之意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賈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脩之此經委積乃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也遠處須委故有積近處須委故有飲食及委也吳氏曰十里懸息之所故設飲食三十里為一舍可以宿焉路室大室也有路室則有委五十里則四方交易皆可月中而至

故有市市有候賓之館有候則有積然自縣  
邦中至縣都則巡而比之自待施惠以至待  
凶荒則以時頒之國  
野之道亦如此也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  
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

此官專主歛散以安新甿也吳氏曰旅如羈  
旅商旅皆宿于外而未安其居者新甿亦然  
故以旅名之聚野之粟待新甿之補助而已  
勑粟即逐人與勑之粟間粟句地間田所用  
之粟三粟皆所以為補助之用未用則謂之  
聚乃所以聚民也立見之謂質立約之謂劑

主禮案註

六卷

六十二

四百九

以此致民防偽而已積者三粟也平頒者行  
王命則曰施惠行有司之常法則曰散利無  
不均之惠故曰均其政令此先王所以待凶  
荒之民也春頒者平頒其興積者也秋歛者  
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也  
按秋歛者仍歛其所散於新甿者散而不歛  
後何以繼又遇凶荒無以賑之故曰春頒而  
秋歛之○又按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歛通春散秋歛穀  
粟流通天不能使之災者此也若粒米狼戾  
狗彘食人食之時不知歛入春饑塗有餓夫  
之時又不知發散利柄失手民命無依其何  
以爲政乎後世無仁心仁政視民飢溺不切  
于心宜于此政寥寥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為

之等

鄭氏曰新甿新徙來者治謂有所求乞無征  
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以地嫩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  
授以中地五口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  
歛以中地五口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  
是以屬用新民焉

委人掌歛野之賦歛薪芻凡䟽材木材凡畜聚  
之物

歛野之賦遠郊以外園圃山澤之賦也凡䟽  
材者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者瓜蔬葵  
芋栗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歛之工商續  
婦遂師以入王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

主禮案註

六卷

六十八

四百九

吳氏曰大曰積小曰委委人掌歛野賦不過  
薪芻䟽材木材之物非畜積之大者故曰委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  
頒賜

二百里曰稍其聚以待賓客三百里曰甸其  
聚以待羈旅餘四百里五百里縣都之聚以  
待頒賜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  
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䟽材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圉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

焉

以法式者凡賓祭喪軍故事用薪材茅少皆有成式也大行人掌客委積其中有米禾牲牛薪芻也疏材者百草根實可助禾粟以飼馬賓客陳兵之器也野間財用者苑囿所出疏材也軍旅之賓客者諸侯助王征伐是軍旅之客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音賜

分音嗣

廩人掌米而倉人所收之穀亦知之故曰掌九穀之數匪頒者司祿所掌仕者之祿也賜賜者遺人所掌委積以待施惠也稍食粟人

主禮纂註

卷六

李九

李九

所供內外朝之冗食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是否以詔穀用以治

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

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

稌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廩人每歲計令所入若干又計今國用若干因知有餘不足矣乃詔于王餘則飲其贏不足則節所用是所以治年之豐凶也此會計每以足國用之法六斗四升曰鬴又每歲計每人今所收穀幾何每人每月計所食幾何若每人每月得四鬴是為豐年三鬴為中二鬴

為下不及二鬴為大凶之年私則稌民以就食公則殺禮弛縣焉此會計以足民食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

祀則共其接盛

鄭氏曰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接讀為一投再祭之投投以接奉人泰之大祭祀之穀乃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此兼掌御廩所藏籍田之收以共祭祀

者之用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宮中之政宮中用穀之政也王宮稍食掌於宮正后宮稍食掌於內宰而舍人平之也分

主禮纂註

卷六

七十一

李九

其財守者計當用之數分派與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掌其出入者此所頒即出數先取於廩人則有入數皆據國之成法而行故又曰以法也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

車米管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

稌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鬴扶晚反鬴五羔反

祭祀則共簠簋者簠以盛稻梁簋以盛黍稷並后宮司之舍人實而陳之也宴賓客亦陳之也賓又有喪饗之禮設管米于中庭陳車米于門外也喪紀有飯熬之禮以米實死者之口不忍虛也梁實簠錯于棺旁所以感覬也籍田有獻種之禮王后獻種稌舍人

其之預縣以達  
風氣防腐敗也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司九穀六米之出納皆為書之曰成月要歲終則會計之以知其贏虛之數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

不足則止餘瀆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廩人主藏倉人主散九穀解見大宰待邦國用者先為藏入貽邦國合用時出之也不足之年雖當用亦為停止如省禮殺哀之類若有餘之年則於當用之餘皆為藏之以待凶荒而出頒之

主禮案註

大卷

七十一

言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大事與與戎也共道路之饋食此與遺人為職事

右掌稼穡倉廩之事凡九職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

事齊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

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於

內府

絲以為帛帛以為布其麻良皆有常法其妾寡皆有常數故曰婦式之法嬪婦者內而九

嬪世婦外而公卿世婦也內人女御以下也女工民間女治絲枲於宮中者也事嬪絲枲之材也既授之以法式又頒之以材料是授以功矣及秋乃受其獻功是責之成也既受其所獻因辨其苦良分別錄帛與布紵之施細皆比其小大賈計其所直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主禮案註

大卷

七十一

言

絲入若充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筐篚絲及九職嬪婦所貢及王后親蚕所得皆是也辨其物絲有麗良善惡之不同典絲於其絲之入時皆須辨之也又以其所直之賈揭示之者所以賤貨貴也掌其藏與出者絲之貢不委藏之出之同官可也興功之時若溫煖宜錄帛清涼宜文繡之類頒絲於外內工外嬪婦內女御也以物授之若錄帛則授以素絲文繡則授以絲也王以絲物賜人亦然受良功而藏之者受其嚴監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也一日典絲受良功而不受者功典絲受苦功而不受良功且典絲所共則祭祀蠶織組就喪紀組文之物是乃王之致美乎繡是



致孝乎鬼神者其受良功不亦宜乎  
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升師葬之政令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纁組文  
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  
其物會之

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皆是也共黼  
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盥巾之類白  
與黑謂之黼朱色一皮曰就黼畫以服言組  
就以冕言天子纁纁十有二就喪紀共絲者  
凡裁縫皆用線纁共纁者喪大記曰屬纁以  
俟絕氣共組者士喪禮經于玄纁者組繫青  
與赤謂之文亦用纁為文纁故連言之飾邦  
器茵席屏風之屬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為計

主禮纂註

六卷

七十三

三百六十六

也  
按古之內作不過絲象纁桑以備衣裳冠服  
而其黼畫組就亦以共祭祀器用耳故  
官省而時不蠶至後世乃有大不然者故貢  
禹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計方今齊  
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三工  
官費五十萬東  
西織室亦然

典象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  
授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  
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  
會之

象麻也縷十五升布而抽其半者白而細疎  
曰紵草葛縷之屬待時頒功者待與功之時  
頒之于工也授齋者授其所以為功之資也  
與典婦功同獻功者秋獻功是也受苦功者  
其良功亦入于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也  
以待時頒功即下文頒衣服及賜予是也授之  
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政令布言班衣服互  
文也以典與縷與象俱不為王及后用皆將頒  
賜故也歲終以苦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  
而會之先王之于婦職內則王后帥之以蠶  
九嬪教之以功九御業之以獻而內宰則佐  
而督之頌而賞罰之外則有典與象之頌  
功有典婦功之受成辨其苦良比其小大夫  
尊而後婦功皆相帥以縷象之事而不致逸早  
而象職告務于勤力而不致怠若此于其嚴  
者豈非天下之務唯本之為貴耶男子務其

主禮纂註

六卷

七十四

四百六十七

本于農耕女子務其本于絲象旬降倡農于  
其上婦官倡織于其內天下其有不農不桑  
者乎如是而男無餘粟女無餘布而財用不  
足者未之有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以是而觀則有周  
之政事可知矣

染人掌絲枲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  
功掌凡染事

掌染絲枲者絲枲之質必待染而后成文也  
染之為事順陰陽發歛之理明寒暑燥濕之  
節必因四時之序而後可以調適萬物之情  
春暴練者春陽燥達宜暴曬其練若曉氏所  
謂沈水漚其絲纁及漚淳其帛晝曝諸日夜  
宿諸井是也夏纁玄者謂夏暑氣熱潤宜和



釋故染纁玄以爲祭服若鍾氏所謂湛而熈之淳而漬之三八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而玄在緇緇之間者是也秋染夏者若夏翟之夏禹貢曰羽畎夏翟是也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緇曰留曰希曰蹲曰局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夏翟至秋五色備秋氣涼可以染五色至冬功成並獻于王也考工雖無其職而有畫績五綵之繡不然則筐人之職也掌凡染事則不特染絲帛而已

### 右掌絲枲染之事凡四職

### 三禮纂註卷之七

#### 周禮餘

#### 王制

#### 國家制度

王制者何古王者所以治天下之法制也果皆先王之法制乎非盡然也非盡然者謂先王之制後儒雜集秦以前古書所載而作此篇故名以王制也孰作之盧植謂文帝令博士諸生作若然則是漢世儒者作也夫自周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雖孟子僅聞其畧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孟子亦不聞其詳况至秦凡先王之典一切掃滅

幸而故典舊憲存百一于屋壁古壘而世儒之有志古學者猶能披緝錄記是以因人主之令各以所得奏而爲之以成此篇也其間有與周禮孟子不同者以其雜取傳記及所聞而成之故也鄭氏以爲殷制或謂之夏制此亦意之而已舊本錯亂今釐正之各以類列云

○此小戴記之第五篇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此一節言侯國領爵之制數起於一而成於五天地自然之數也故天有五行地有五質人有五事九色聲臭味皆五王者制爵外而侯國五等侯國之臣亦五等法天地自然之

也數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此一節言諸侯之命數數自一至九皆陽也故諸臣之命數以之孔氏曰此篇皆王者之制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記者特云制也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九命龍衮之外依制不合有服若有益者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吳氏曰王者之後及天子之三公出封畿內者皆九命服九章九旒之衮冕次國之君謂侯伯也及天子之卿出封者皆七命服七章七旒之鷩冕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及天子之大夫出封者皆五命服五章五旒之毳冕然侯亦大國也而不過七命何也蓋侯在公之下伯之上其爵七命雖下同次國之伯其祿受地百里則上同大國之公故得與公同稱大國者從其祿之重者而稱也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

大夫一命

此一節言諸侯之卿大夫命數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天生萬物有三先佐其運化天子代天理萬物有三公佐其化理三而三之為九故三公

之下有九卿三其九為二十七故九卿之下有二十七大夫九而九之為八十一故大夫之下有八十一元士方氏曰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焉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大國三卿者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其君自命之也大夫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司馬也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天子六而大國三卿乃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則又三卿之屬焉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有上中下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士亦有上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亦有上中下之異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陸氏曰上言上士二十七人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又言之如此三分者上士二十

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也若三分其數則爲五十四人三分其數則爲八十一人○愚按此一節言天子及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多寡之數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愚謂此一節言諸侯之卿大夫位次

禮纂註  
卷七  
右記制爵  
凡四節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陳氏曰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里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爲里是也後章言

聖禮纂註

五

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也不能五十里者所受地少不能及五十里之數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三公而下食采邑於畿內其祿之多少以外  
諸侯爲差吳氏曰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  
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與此不同蓋孟子  
當諸侯去籍之時姑以意言其大畧而已歟  
王制所記爲得之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

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

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音開後同

陳氏曰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  
可容者如此九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  
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內之制也鄭氏曰建立  
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  
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  
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  
而已孔氏曰十三公者天子畿內三公之國  
方百里畿外大國亦方百里三十大國擬於  
三公之地者九十也十六卿者畿內六卿之  
地方七十里畿外次國亦方七十里六十次  
國擬於六卿之地者九十也十三小國卿者  
畿內大夫之國方五十里畿外小國亦五十

王禮彙註

卷七

六

州四十五

里百二十小國擬於十二小卿之地者九十  
也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其餘地若封人附  
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名山  
大澤若諸侯爲主則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  
以封諸侯使不得障塞晉領禁民共取但隨  
其所取賦稅而已○按名山大川皆天子使  
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  
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蕪而擅之齊  
幹山海晉私郛瑕宋有孟諸楚有雲臺皆不  
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  
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  
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以封將以弭諸侯之  
侈心而與民  
共利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二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

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音班

鄭氏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  
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  
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  
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  
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  
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  
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位雖  
致仕猶可即而謀盼爲班以祿士者謂無  
地之士給之地以當其祿不得爲采邑也若  
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則  
以此祿士包之也凡祿士之外並爲閒田畿  
外諸侯有附庸故問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

王禮彙註

卷七

七

中 留 聖

問田多陳氏曰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  
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  
以御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雖國亦謂  
之家王世子乘稱家是也自君道而言雖邑謂  
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方氏曰名山若魯之  
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  
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名焉於山曰  
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  
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  
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盼度土而  
封之使  
傳嗣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

附庸不與 國去声

陳氏曰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  
爲王圻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  
十國并畿內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附  
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而元士附  
庸皆不能五十  
里故不與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  
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  
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  
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  
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  
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  
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  
歸之間田

主禮彙註

卷七

八

吳氏曰此覆解上文八州封國之制也陳氏  
曰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八州每州各千  
里是一百箇百里以開方法推之合萬里也  
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是七十箇百  
里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  
箇百里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  
十箇十里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  
外止剩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  
內封子男五十里之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  
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里通三等封止剩

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伯國方七十里七七  
四十九是四十九箇十里于男五十里五五  
二十五里是二十五箇十里除名山大澤之  
外皆爲附庸之國及間田方氏曰諸侯之有  
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  
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即巡守之禮言不敬  
者君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  
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  
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  
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  
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  
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主禮彙註

卷七

九

四

吳氏曰此覆解上文縣內封國之制也陳氏  
曰此倣上章畿內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  
多而餘地少庶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  
國少而餘地多庶承邑之分於王朝也孔氏  
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  
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  
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國次二十一凡百里  
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  
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  
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  
國一是共二十一國也總用百里之方十  
里之方二十九故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

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之小國六十  
三凡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  
之方十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  
為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為五十里之國六十  
更有五十里之國三九一箇五十里之國用  
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  
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七十五方  
十里者七十五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四方  
十六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  
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

主禮集註

七卷

十一 川四十五

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  
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長之兩反邑數切

忽切

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陸氏曰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連以聯制名言以  
援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卒以卒制名言以  
比追胥以全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  
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  
至伯則於一州為長其仁其智與義可知也  
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已是故或謂之牧若二  
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聖乎  
周公是也召公猶有慚德西方諸侯西伯總

之東方諸侯東伯總之周書言太保率西方  
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古斃切

古街切後同

陳氏曰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  
亦尊矣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常  
職豈可遣乎不  
然則特命也

按此方伯天子既擇賢而立以為伯矣豈復  
遣內嬖乎周官立其監者就諸侯中立之非  
別遣內臣  
監臨之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音恭

主禮集註

七卷

十一

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  
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為不足以千里所出  
之多為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  
為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  
勞以其遠者奉已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  
之內非不以為御也要之以共官為主爾千  
里之內非不以共官也要之以為御為主爾  
吳氏曰按周公之法則百里內乃近郊之地  
士工商所受田以及國外之場圃國中之廬  
里所取亦寡豈特以是而共官之用乎千里  
之內則大都小都家邑公邑以至六遂六鄉  
有供王之賦有農田之稅御用之物蓋于此  
乎取也然記者  
不知何據而云

千里之內曰甸野之外曰采曰流

采於侯服爲尤近流於荒服爲極遠九州舉  
內以見外四海舉外以見內其氏曰此約禹  
貢五服之文  
而爲記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  
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分去声 國音

方氏曰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謂官  
田也而又自貢有賈有奄有奚祿之多寡以  
農爲差多者不過得食九人之祿寡者不下  
食五人之祿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  
力出乎下其言互相備也

王禮本註

卷七

十三

大六三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  
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  
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  
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孔氏曰大夫以下位卑祿  
小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  
國之大小爲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  
祿皆倍無采地者言之。按卿而上其祿浸  
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  
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  
能自給此以多  
寡或同或異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  
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  
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  
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  
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  
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覆解上文班祿之制應氏曰由下士以至  
於君其祿愈厚則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  
役漸增而漸廣與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  
者也既各給之田以爲祿矣君祿之所入豈

王禮本註

卷七

十三

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  
十人之食而養一君所養極其厚亦欲居人  
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爲之則必思  
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已以  
養人也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  
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  
助君以  
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  
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  
之地

方氏曰前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  
之用其實一也然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

於方伯之地祿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  
所養不厚也爵視次國之君者以三監之  
職權不可重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

視元士

音朝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潔清之用浴用湯  
沐用番湯沐乃朝宿之邑天子巡守有湯沐  
邑在泰山下則方伯來朝宜  
亦有湯沐邑在天子縣內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畿內公卿  
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采邑不得繼父

主禮集註

卷七

十四

川三十九

為公卿大夫蓋世其位則權井一姓妨塞賢  
路故世祿不世位有罪乃奪其祿若有賢德  
則復父位繼外諸侯當有大功封之以報其  
勞勩世世象賢故子得襲父位傳嗣其國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

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

世爵祿

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既死其子未得賜爵  
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畿內  
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  
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周公召公  
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其大夫不世爵  
祿若有大功功德亦得世之程子曰古者使以

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  
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致由是敗矣  
諸侯為司徒衛侯為司寇齊侯為大司馬魯侯為大司馬  
子則可以世國入為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  
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  
也不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  
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  
以士服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  
是始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來朝天子亦遣  
使以冕服  
就賜之

右記制祿凡八節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

主禮集註

卷七

十五

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  
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

分

鄭氏曰周尺之  
數未詳聞也

○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  
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  
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  
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氏  
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  
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  
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  
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



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每步割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之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應周猶以十寸為尺今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謂周八寸也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若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外割十六寸以此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外割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割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一百畝之田長百步得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畝之上割出二十五步則方伯畝之田從北向南每畝割二十五步總為二

主禮案註

七卷

十六

冲

千五百步從東向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為二千五百步相併為五千步是總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割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割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割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割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割今一里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割今四十里為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割今八十里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割一里其古之二十里為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為百二十五里長樂陳氏曰壁美以起度考工記壁美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壁徑九寸美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

也周氏曰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黍之吐絲有巨細人之手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步百為畝是長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皆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皆三百步是為方一里一箇十里之方為田

主禮案註

七卷

十七

九萬畝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方百里者為百箇十里之方其田九百萬畝一億是十萬十億是百萬九百萬即是九十億畝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山荊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孔氏曰一州方千里九州爲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記文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又有一箇萬億也

○按千里而近者言其地稍近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遠者言其地稍遠不啻千里也應氏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濳帶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

禮記

卷七

十一

四百七

北表而東南覽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漸西被朔南咸暨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

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上

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以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畝爲可耕之田四海之內不皆如此大畧然也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

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田里不粥墓地不請音育在亦切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閭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鄭氏曰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爲公田但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不稅民之私田也市內空地日廛使商人傳物於中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舍所賣之物閭竟上門也譏謂呵察非違

禮記

卷七

十一

四百七

不稅行人之物竹木曰林林屬於山爲麓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以時入如獵祭魚然後入澤梁也田地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家墓之地公家所給於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朱子曰圭柰也以奉祭祀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所以厚野人也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

○按田里卿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不粥則生者無相兼井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

粥不請  
義也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

遠近與事任方

度上如字下大洛切近將應切

司空執丈尺度地以居民觀山川高下沮澤浸潤之處沮地必有水草草所生為萊木所生為沛又必候四時知其寒煖方可興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堪造邑井之處必是平原沃衍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矣興事以築邑城廬宿及市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用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

主禮纂註

七卷

三

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用民即治宮室燒剝道渠之類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時事民咸安

其居業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音洛

地廣民稀則有曠土地狹民稠則有游民故邑地民居必欲相稱而得宜有曠土則地遺其利有游民則人遺其力故人力地利必使墾辟而無遺而又食之有節不盡其財役之以時不盡其力則民執不安居樂業趨事赴功者乎衣食足而知禮義由是尊君親上而

可以興  
學矣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

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

素老切才切利去声

天地之運也氣而已矣人之能也一天地之氣而已矣天地有南北則有寒煖之別有山川則有燥濕之異人之質受此氣而生則亦有剛柔之分焉而又因所生之地各有一方之習習久而成遂為一方之俗既稟夫偏勝之氣以為質而又漸染於一方之俗而不移于是

主禮纂註

七卷

三

乎善惡分而心性漓矣王者于此必有教以開之政以齊之而后民可復其性以協於中然亦不能頻易其俗也亦就其相承之俗相安之宜而引導之防禁之使歸于善而已兩山之間斜然而深水流注川曰谷廣谷則兩山相去稍遠其中有阻臯之地可居大川謂大川之上亦有可居者即墳衍之地也異制謂有山有川之處其高深之形勢各異若裁制而成凡居民者廣谷大川形勢之制既異則其間之民受此地氣而生者其俗之習尚自異也剛柔輕重遲速謂氣稟之異稟陽之多者剛稟陰之多者柔輕重有陽而輕陰而重者亦有陰而輕陽而重者遲速有陰而遲陽而速者亦有陽而遲陰而速者人之氣稟大堅有此六者氣稟不同故口所嗜之味各有所宜而異其調和身所用之器各有所宜

而異其制作體所被之衣服與五味之  
和器械之制皆為各有所宜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  
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  
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  
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  
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  
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

主禮集註卷七

三

去声  
丁兮切

吳氏曰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  
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如論語言上智與  
下愚不移也東方曰夷以下亦言其俗之大  
畧而已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言五  
民之居處飲食衣服器用異宜也言語不相  
通而嗜欲不同則不能自言其所欲必有譯  
言者達其志然後可以通其欲也寄象狄韞  
譯譯言者之異名民性不可推移者地氣使  
之然也雕文者刻其肌以丹青而涅之也交  
趾者趾則僻足相向也不火食地氣暖不為  
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漢書地理志  
云越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東方南方  
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蠻時頭向外而足在  
內相交故云交趾也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

故衣皮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  
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水土各異  
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  
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  
使相領解也寄者傳寄其言象者倣像其言  
親知也通傳其語與中國知也譯者陳也陳  
說其言也

右記度地居民 凡六節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  
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  
量數制 列彼

主禮集註卷七

三

冠昏喪祭並見儀禮經中鄉亦有鄉飲酒禮  
鄉射禮相見亦有士相見禮七教即五教也  
兄弟別出為長幼朋友別出為賓主也陳氏  
曰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也禮以節民  
性教以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  
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  
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器有同有  
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  
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  
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  
不使有僭僭  
詭異之端矣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司徒總其政令者也人之性稟不同齊之以禮則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民有節而歸於性矣人倫之德民之秉彜齊之以教則各有感發各有興起民興行而迪於德矣為所欲所爾之謂淫入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水所謂防之也道德一則俗之善尚皆變而同於善矣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悖崇德尚賢而民知趨避中外一心上下同風而治化成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

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

主禮集註

卷七

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

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

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

音率朝音潮必政切

孔氏曰此論絀惡之事初入學一年之終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大夫致仕為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皆聚會於鄉學之庠為此不率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領國之英俊士與在

射飲執行事焉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也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以自勵又間一年而考校之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復習射鄉禮故云如初五年之時更不變移之郊又為之習禮亦鄉大夫臨之七年之時又不變移之遂遂大夫亦率國之俊造於遂遂學行禮九年之時又不變屏之九州之外華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鄉以為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為惡矣然而耆老朝于庠習禮以教之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遂終至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絕其為惡也射以觀德鄉飲以行禮上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為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尊卑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為善而不肖者懲於為惡也

主禮集註

卷七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

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去聲

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曰秀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秀者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考試之而用為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愚謂此上皆言鄉學之所教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歷切

此樂正之所教即舜之命夔者也雖掌教胃子而司徒所教之造俊亦與焉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樂正之官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也方氏曰禮者體也於秋教之蓋秋主擎飲所以成體也樂者樂也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也詩者言也於夏教之蓋言者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於冬教之蓋事爲言之實冬

玉璽書

卷七

與物辨而友實故也然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誦亦詩也絃亦樂也春之教樂未始無詩夏之教詩非無樂也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焉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者教無內外之別也學所以明人倫人倫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也以太子而與俊選相爲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

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北切

此言樂正教而不成者出學謂九年大成時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爲之暗視重棄賢者子孫也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欲急於悔過寄者示雖屏之特寓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與之齒者義也方氏曰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陳氏曰象廢之家易治世祿之家難化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

玉璽書

卷七

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此樂正之所教而成者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于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焉造士之秀則於成才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隸于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才將使臨政則可以進士名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辨論其論定並平声又去声

承上文司馬受大樂正所升之士因以樂正所論之狀更論辨之觀其材堪任何官故曰論材也既自辨論遂告于王以定其論曰某長於禮署擬以禮官某長於政署擬以政官某長於刑署擬以刑官某長於學署擬以學官既任此官然後爵命之然後與之以祿也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庠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其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

王禮記註

王人

尹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孔氏曰廢其事不堪任大夫也夫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而死則以大夫禮葬陳氏曰廢其事如戰陣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悖常亂俗生則擯棄死則貶降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此因上文司徒升造士而司馬官其材因及司馬發車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也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其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

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

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

鄉不與士齒力果切

孔氏曰執技之士凡三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此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則使之環露臂脰角材力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下條論執技之人欲使專一其所事

○按云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

王禮記註

王人

得與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陳氏曰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於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執成而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公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條意與司馬辨論官材一條同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



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  
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共之者審慎之也屏猶放去也已  
施刑則放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  
之又無調餼也吳氏曰罪在大辟者刑之於  
市其大辟以下受墨劓剕宮之刑而不死者  
王公大夫家弗畜養士雖無力畜養偶過之  
塗亦弗與言以其為衆所同棄之人故也屏  
之四方則不令居於王畿之內唯其所之則  
以其身既受刑不復如流宥之罰拘之一處  
也役賦之政不及之者不以民伍待之也雖  
不役賦之亦不贍養之聽其自生自死而已  
故云亦弗故生故謂有意言無意以生之也  
夫先正之於人類無不欲其生者獨於刑人

三禮集註

卷七

三十

七

待之如此非寡  
恩也義當然也

右記教士官人 凡六節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

聽附從輕赦從重 婢亦切

司寇周禮秋官也正刑者定刑書也明辟者  
審獄情也二者正而明所以聽獄訟也三刺  
者秋官三刺以求民情一日訊群臣二日訊  
群吏三日訊萬民也有旨無簡不聽者緣所  
犯之人雖有此旨意未有簡覆之實迹此未  
可斷擬其罪也孟子所謂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  
後察之是也于是有附有赦附而入之者尤

必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必有罪從重  
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論音倫

制五刑者以一心裁制而定五刑也即天論  
者此心未嘗作奸作惡則此心即天也所論  
之罪即天論也郵過也五刑之下有五罰而  
五罰之下有五過論罰論過一與本人所犯  
之事相附麗而無一毫已意增損  
於其間則所罰所過皆天刑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  
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

三禮集註

卷七

三十

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列切必利切

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  
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  
忍加義主於敬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  
皆如是豈足以為去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  
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  
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其序而不可亂焉行  
其事者其可以無論乎情之淺深各有量也  
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事非  
有感無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感故  
有情非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感故  
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  
曰以別之也悉其聰明則聽無所遺悉其明則  
見無所遺致其忠則不欺之至致其愛則不  
忍之至若是則有不盡於情之道乎故曰以



盡之也凡與洗愛之洗同可信則斷之以已  
可疑則資之於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  
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  
成其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以成  
其獄比之爲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  
矣其序則首言以權之者見先王之用刑非以  
爲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所言以別之  
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  
可以決矣故  
以成之終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王王聽之正以獄成告  
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  
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  
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史初數罪人之辭已成  
定也史以成辭告於王正得史告罪成之辭  
又聽察也正聽已意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公卿在朝視棘之下聽之獄  
成以告於王也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  
辟不可誤妄故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  
相參而聽之也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  
辭告於王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宥  
之一有不識者不審若仇讐當報甲見乙弑  
以爲甲而殺之二有過失者若舉刃欲斫而  
軼中人三有忘遺者若問惟薄忘有在焉而  
以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有  
之若不當三事造  
罪者然後制刑

虎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者刑

言所定之刑無疑則雖輕亦不可放輕猶不  
可赦况重罪乎數赦則易犯矣然無疑者固  
不可輕赦但定獄之時不可不盡心緣此刑  
一成不可復變倘不得其情則此不變之刑  
加于非罪之人也好生之心安在哉孔氏曰  
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例體之例言刑罰  
之刑加人例體之刑下刑是例體之例言刑罰  
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復  
續死者不可復生故云不可變君子盡心以  
聽刑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長樂陳氏曰  
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  
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  
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  
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記名政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  
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去声  
破名律執左道之人其弊必至于亂政如江  
充埋銅人於太子宮中之類淫聲服奇技器  
之人其弊引入于淫行入人以機巧壞心術  
傷風化言行皆爲學博順非之人其僞而堅  
足以動人其博而順足以惑人其弊至于壞  
人心亂正學如少正卯之流假鬼神卜筮之

人扇惑愚民而已四者必誅不在三聽三審之列方氏曰折言破律則難於理而壞於法亂名更作則失其實而反其常左道者於道逆而不便若是者皆亂政馬氏曰產聲惑民聽異服惑民視奇技奇器惑民心偽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偽行偽而不由於誠學非順非而不由於是甚甚至聖神澤有以惑衆長樂陳氏曰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為故亂政所謂執左道者害於在下者之所為故疑衆所謂疑衆者其事而害於其政者是也亂政者其害大疑衆者其害小此亂政之謀所以先於疑衆也陳氏曰剖折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數書云紉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雖偽而辨不可屈如白馬非馬

三禮集註

卷七

之類亂政者一疑衆者三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中伐不粥於

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音育

陳氏曰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方氏曰自圭璧金璋至戎器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也陳氏曰自用器不中度至姦色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器數計縷多寡之數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自錦文至飲食衣服所以禁民之不儉自五穀至魚鼈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方氏曰命服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車馬者是也命車謂君所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也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丘乘出車賦而

三禮集註

卷七

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也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爲器焚後見其爲奢者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不可不粥此言亦禁其侈靡者而已孔氏曰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賊亂也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則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也

關執禁以讖禁異服讖異言

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讖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讖爲異言之人防奸僞察

非遺也

右記制刑明禁 凡五卿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  
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  
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  
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  
國用齊側皆切音古外切

王禮集註 卷七

王

鄭氏曰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質猶平也  
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  
正杜周宗伯之屬市司也杜周司樂之屬  
從從杜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  
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孔氏曰以其歲終  
司會總主群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  
於天子謂奏上文薄籍天子平量之也冢宰  
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辭臣所平之事  
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  
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杜天子司會總  
主群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  
掌之但樂正司寇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  
會以質杜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  
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親自質杜  
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  
於天子百官平斷畢當頒報於下百官齊戒

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即十月蜡  
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  
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國用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爲出杪音小切

應氏曰必杜歲之杪者天時既周而來歲之  
事方始也五穀之熟有先後皆入則高下無  
遺而豐歉盡見矣馬氏曰財之所出在杜地  
地之所生本杜天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者  
常也禮之厚薄與年上下者變也制國用者  
非特量今歲之入以爲來歲之出以三十年

王禮集註 卷七

王

通融計之然後可孔氏曰先以三十年通融  
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每  
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  
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  
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  
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

祭用數之仿喪用三年之仿喪祭用不足曰暴  
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音勒

鄭氏曰祭則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  
一也喪大事故用三歲之什一不奢不儉常  
用數之仿也孔氏曰仿是分散之名考工記  
曰以其圖之仿指其數彼仿謂三分之一此  
仿爲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  
亦什一此謂當年終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

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方氏曰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仿喪之用既而多故用三年之仿吳氏曰暴如日之暴晒乾膜割小宜加之以滋潤浩如水之浩泐泛溢過多宜約之以限節祭禮有定制用財有常數不以年之豐凶而降殺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馬氏曰國之所以為國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

禮記集註

卷八

矣故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有九年之食者人力也凶旱水溢者天變也人力備則雖有天變而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按先王修德格天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豐登至於用時王者又每年存積三年之中常備一年之食民生其時無有水旱之憂仰事俯畜之惠熙熙皞皞相安於父慈子孝兄弟友第恭之中不知帝力之何有盛時氣象自可想見也後世百姓只在水旱愁苦中過了一生

右記質成制用 凡三節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去聲

陳氏曰周官太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固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其所教詔諫猶教詔也不言太宗伯者禮貌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

右記太史詔禮 凡一條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之

鄭氏曰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兼用之備陰陽也孔氏曰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

禮記集註

卷九

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曰天子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則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總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脫屣升堂崔氏云燕者有燕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畢而已夏貴禮敬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用虞人燕禮及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用殷人食禮清江劉氏曰以養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休者也故

擇其柔嘉選其馨香絜其酒醴品其豆蓬脩其羞養其養象謹其祓除於是乎休辭即折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治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共儉也而養老所克體氣也脩其物而為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為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以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養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

夏后氏所以不從也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導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仁且義是謂大備矣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國之西郊

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國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學也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與庶人在官者周之國學又有成均辟雍瞽宗之名方氏曰四代之養老又於學何也

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于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學以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而有庠序按膠之別何也庠者養老也養以生物為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序者射也以正已為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學者覺也覺民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致其文也故周曰膠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哂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為凡冕服皆玄上纁下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馬氏曰祭所以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先言祭而次言養

老皇與收哂與冕皆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徵其禮皆有惇史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請為又又從而求其善言也東萊呂氏曰五帝憲禮容儀視起居朝夕親炙其仁義道德之光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動容之間偶然發言

則記其善言為傳史三王亦憲之於動容之間又蓋有咨問其間亦徵其禮尊老之至不敢急迫須從容款曲伺間乘暇其所乞之言皆有傳史記之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而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色挹其光輝自須有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於觀瞻不言之中氣味薄稍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

主禮纂註

卷七

受

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國中之小學七十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年八十衰弱不堪求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替人無目恐其傾側拜君命亦當如此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五十異養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陸良切去声

此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五十始衰振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奇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后制

歲戶交切紵其鳩切

年既衰老送終之具當預備之棺不易成故歲制之然此謂大夫以下爾人君即位為禪不待六十也其轉則死後為之時制謂一時可辨是衣服之難得者七十年轉老所預辦轉切月制謂一月可辨衣服易得者九十紵衣皆畢但日日修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紵

主禮纂註

卷七

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以乃制也故檀弓曰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四十曰強壯盛之極則趙佗衰故五十為始衰自此以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從才用切

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五十而扶者蓋杖於家也鄉國不特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九十就其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

### 七十不候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年老而聽政事者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者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又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庶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其子孫而至於九十則又一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於貪污者也

### 主禮纂註卷七

中四

###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燕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則唯據庶人力政謂築城治道服戎謂從軍為士卒齊喪之事謂其功以下之喪

###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鄭氏曰爵謂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君事也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受爵則服官政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為喪與曲禮唯衰麻在身同義

然齊衰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欤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來徙家期不從政

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養老以年為正也老者病者在所養喪者在其恤徙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

### 主禮纂註卷七

聖

也孔氏曰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地狹役多欲令其不從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錄

方氏曰若此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過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又先斯四者其以是與成氏曰有室無父不為孤壯而無子不獨四十無妻不為寡



三十無夫不為寡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齒為限也

瘠齔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音切

國彼我切又亦切

孔氏曰瘠謂口不能言齔謂耳不能聞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者不可與常餘然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同於百工雜技藝之人各因其器能供官役使以稟餘食之○按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或施植鑄謂使擊鍾也蓬蓽蒙謂使擊玉磬也侏儒挾盧謂使持戟柄也齔腹循聲謂使歌詠琴瑟也齔贖司火謂使主然火也其童昏瞶瘠僕使官師所不材置於掌土是各以其器食之

王禮記卷之七

中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貼危故從中央○愚按此及下共一節宜入曲禮與此養老之義無當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謂年與父相若者隨行隨從其後而行當其背而正對也兄之齒謂年與兄相若者鴈行鳥行如鴈飛之次而行在其側而斜退也朋友謂年與已相若者不相踰曲禮所謂肩隨謂兩肩相並少者微後不踰過其前也

輕任井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井又性切

任謂擔負俱有擔負老少並輕則井於少者擄之老少並重則不可並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髮半白半黑之人少者為代其勞不令自提挈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陸氏曰無車而行為徒行無肉而食為徒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取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右記養老恤窮凡六節

天子五年一巡守去声下同

鄭氏曰天子以海內為家特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白虎通云三

王禮記卷之七

中

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象歲星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

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

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

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

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



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

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音嫁）匹亦切

岱東嶽泰山宗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導之

燔柴以祭上天而後望祀山川乃見諸侯見

諸侯之後乃問百年者就見之又命大師掌

樂之官令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

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

好惡若民志淫邪則愛邪辟之物由在上教

之不正此以民俗知君上善惡也又命典禮

之官太史氏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

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

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陽之律王帛之禮鐘

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山川是外神

不舉則為不敬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

廟是內神不順則為不孝宗廟可以表明爵

等故紉以爵禮樂雖為大事非急切所須故

以為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是政治之急故

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應氏曰

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帝典所載無甚相遠

圭禮纂註卷七

肆其借賞其功德則下不敢怠其備凡  
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綱而  
御諸侯之  
大柄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

孔氏曰南嶽衡山如東巡守之禮者謂柴而

望山川至加地進律等事兼與東巡守之時

同下文西巡守

北巡守放此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

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西嶽華山  
北嶽恒山

歸假于祖禰用特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方氏曰天子之出

又造乎禰及其歸也又假乎祖禰出而造之

所以象生時之又告也歸而

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又告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

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報切

將出巡守初出時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宜

乎社者隨宜而告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

社至令誅罰得宜也造乎禰者至父祖廟也

從社載社主也造祢亦告祖載主也方氏曰

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

言出而不言歸互相備也

圭禮纂註卷七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音潮下同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聘禮記小聘曰問大聘使卿介五人其小聘使大夫唯三介聘義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周官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書言五載一巡守爵后四朝謂不當巡守之年每年一方之諸侯來朝周而復始則是各方諸侯每五年而一朝京師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主禮集註

五十一

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穀梁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也政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蓋本此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世而已考禮所以杜其僭辟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於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此尊天子之道也

右記巡守朝聘凡四節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于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于學以訊馘告音信

鄭氏曰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云禘師祭為兵禘也其禮亦云受命於祖告也受成於學定耳者孔氏曰非時祭天謂之類受命於祖謂出時不敢自專有所稟承也受成於學謂在學謀論兵事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謀於學也出師征伐執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於學謂以訊馘告先師也訊是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截耳者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鼗將之音昌六切

主禮集註

五十二

凡與人物置其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按漢禮器制度祝狀如膝桶中有推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音芳于切

音越貢方旦切音勑亮切

賜弓矢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當州之內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賜鈇鉞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受賜弓矢不受

缺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  
贊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贊則用璋贊  
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

命之教然後爲學  
所以一道德也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音壁

孔氏曰辟廱築土廬水之外圓如壁  
類宮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

右記出征行賜凡二節

生禮集註卷七

五十二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三爲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

曰暴天物音于

三田即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爲乾豆謂作醢  
及醬先乾其肉上殺也二爲賓客中殺也三  
克君庖下殺也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  
實次殺射髀髀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  
汚泡死最遲故克庖厨毛傳曰自左際而射  
之達於右肱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脾  
達於右肱爲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  
也無事不田則簡祭祀畧賓客故曰不敬田  
不以禮則殺傷過多暴害天物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  
獵鄭讀爲綏

馬氏曰此田以禮者也鄭氏曰合圍掩群爲  
盡物也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旗旌注旄牛  
尾於扛首所謂大麾也下謂弊之孔氏曰天  
子四時田獵皆得圖但不合爾弊謂什於地  
初殺時則抗之已殺而獵止則弊之傳云天  
子蒞抗大綏諸侯蒞抗小綏綏以表天子諸  
侯之獲也方氏曰合圍謂合數澤而圍之掩  
群則掩禽獸之群而已田車之有綏田者執  
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田者用之以驅逆  
也既殺而獲禽獸則下綏示不復有升降之  
節也止佐車示不復爲驅逆之儀也

生禮集註卷七

五十三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

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

復巢音尉下鳥老切音迷音管切豚天上於表切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鮑水取魚者虞  
卵胎天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少長曰天  
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曰獸蟄伏獺祭魚  
則十月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鳩化爲  
鷹草木零落文相接連則謂十月時也月令  
九月豺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

末十月初也射祭獸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  
有漸月令季夏鷹乃習學孟秋鷹乃祭鳥其  
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射捕鳥羅也草木不  
折不擇斧斤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大田  
不覆巢者惡傷其孚乳也巢  
以仰承爲順故以不覆言之

右記田 一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  
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  
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  
尊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柩喪許其申遂

丰禮集註 七卷

五十四 川三六五

故日月遲也大夫及士既畢送終之物其數  
簡少又我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又  
至三日者舉其更生三  
日不生則亦不生矣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中庸曰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音

切玄

縣封謂懸窆也士雖無碑猶有二緯庶人賤  
唯縣絕下棺故云縣定威儀既少日又促遽  
將葬之時不爲雨止不籍土爲封不標墓以  
樹卑不須顯異也有爵者乃有封丘王公曰

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  
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各葬於防崇四尺蓋  
周之士制也喪不貳事謂凡有喪者皆不貳  
事非專言庶人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  
一於喪也金革無碑  
上使之也亦權制也

祭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

中庸曰斯禮也達於諸侯大夫及庶人朱子  
曰制爲禮法以治天下使喪用死者之爵祭  
用生者之祿鄭氏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  
生者謂祭之牲器陳氏曰支子雖不祭而有  
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  
祭於宗子之家祭惟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

丰禮集註 七卷

五十五 川四五六

者故父爲士子爲天子  
諸侯其尸服則以士服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音

鄭氏曰不敢以卑廢尊也孔氏曰私喪早天  
地社稷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  
稷之祭即行之未葬之前屬紼於輜以備火  
災祭天地社稷須越紼此紼而往祭所故云  
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官中五祀在喪  
內則亦祭之藍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重於  
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  
猶可廢喪不二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  
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  
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  
疑於此張子曰居喪者祭有總不祭之文  
方喪之初雖功總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

祖先之祭久而衰殺可齊始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祭當祭時服盛服祭罷反喪服至如古者卒哭練乃耐似有喪服入廟之禮然今則不可須三年除喪乃耐越縞而行事則是猶在殯宮位時無由可致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正叔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不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敬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

主禮纂註卷七

五十七

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猶廢此一事恐有所未安竊謂欲廢此義者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一一合於古人即廢祭無可疑若它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它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率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三虞之後上日而祭以成事方可爾若神柩猶在而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決然不可

右記喪 凡一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王者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若并文武二祧為七則亦五廟耳谷梁子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家語孔子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自虞至周所不變也周之文武受命之宗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商之三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立廟并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君臣乎陳祥道亦謂禮記荀子谷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存親立廟親親之至

主禮纂註卷七

五十七

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商之三宗周之文武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非所謂祧也鄭氏誤解文武不遷之廟亦在七廟之內是應說也朱子曰周自克商即增立二廟在二昭二穆之上祀高祖亞祖如前通至懿王特始立文世室於三昭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劉歆謂七者其正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變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穉曰嘗冬曰烝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祫禘一牲一祫嘗禘烝祫並同音特

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吳氏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章內禘祫二字皆當讀為祠禘皆當讀為禘謂分祭於各廟祫謂合祭於祖廟天子雖春時分祭夏秋冬三時並合祭諸侯四時祭每年又缺其一祭亦如天子之祫惟夏祭或祫或禘不同今見無從考據疑古制未必然蓋記者妄傳輕信而云也陳氏曰禘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祭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始與焉天子之禮春禘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余皆合故云祫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則缺嘗祭四方皆然祫祫祭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祫嘗與嘗祫烝祫亦然諸侯所以降

在天子者禘一祫一祫而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祫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祫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王氏曰特祫者春時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在此時不祫也夏物稍成可在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曰祫祫祫嘗祫烝而祫則特也諸侯歲朝則為祫一時之祭重王事也物稍成未若大成其成亦未可又故夏禘之時可祫可特不可常也秋冬物成可又故此二時又可祫故不云特而云嘗祫烝祫此一節專為祫祭證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者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祭以致禮而

有常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又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莫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畧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槐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牲取新物相宜者以薦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者是相宜也若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宜鴈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黍宜稷稷宜麥魚宜苽今皆反之直以魚之在夏豚之在秋鴈之在冬尤多而易得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馬氏曰天地氣形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故祭天地社稷土谷之神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在上者可以燕乎下故天子祭天地及社稷五祀諸侯祭社稷及五祀在下者不可以燕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古之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名山大川有功于民之祠取材用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

大川之在其地者秦溪楊氏曰五岳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降殺重輕爾注疏  
拘於姓幣幣盛盛豆爵祿之數失於太泥孔  
氏曰諸侯所封之內皆有古昔先王先公所  
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  
子諸侯祭之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  
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  
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下者這一  
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或差得若縱  
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天下許多山川如何  
怪不變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角尺

三禮纂註卷之七

七

七

方氏曰太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太少牢  
則羊豚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  
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諸侯之社稷主  
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陸氏曰繭栗言  
雖栗亦可以著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周氏  
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  
散者為上陳氏曰大禮又簡則小禮又繁簡  
則內心而責誠故天地之角繭栗繁則外心  
而責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角尺角繭  
栗非又繭栗也以其過於握則非禮至於角  
尺亦若是而已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故謂祭饗○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今  
則諸侯以下無故而殺牲庶人無故而珍食  
者皆在所禁也陳氏曰烹牛羊豕又為鼎實  
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所以無故不殺  
也珍之名物見內則庶人  
無故亦非對婚之禮與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不踰不豐於牲也舊說以品之不踰謂牲用  
羊則羞不用牛非也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  
而踰牲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寢所以常安而  
踰廟禮皆不與也一則嫌於俗物一則嫌於  
事神一則嫌於事親此三者  
皆言薄於奉已厚於事神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品未成不造燕器

三禮纂註卷之七

二十一

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  
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  
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陳氏曰無田  
祿者又假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  
有田祿者又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  
禮君子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也

右記祭凡三節

三禮纂註卷之七終



三禮纂註卷之八

周禮餘

月令

國家制度

月令者何記一年十二月所行政令也政令亦以月乎古之王者承天道以爲治故王曰天王陰陽運行唯序之順每月行事各有不同也孰爲之秦呂不韋爲之也呂氏亦能爲此乎非呂氏自爲之呂氏爲相徵天下諸儒集而共爲之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以爲前十二篇之首章名曰呂氏春秋漢淮南王劉安時則訓蓋因是而作而記禮者謂爲先王遺制也特掇其十二紀之首章合爲一篇名曰月令而入於禮記書成攘爲

三禮纂註卷之八

月令

國家制度

已有然呂氏所爲易亦取之君子曰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取彤管竿旄取其告孔子不以人廢言孟子不以陽貨廢其爲富不仁之語況此實諸儒筆先王之意攘爲已有之罪小存乎古制之功大符之何其弃之也果自何時而入禮乎先儒謂小戴記無此篇至後漢馬融增入吳氏以爲抹合成篇或在其前入戴記中則自融始理或然也此篇在小戴記第六今以爲國家政典所存亦周禮之餘制也故取繼周禮之末題曰周禮餘云  
愚按馬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故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也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班邦官都鄙以序事班邦國

以告訓其爲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帥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以刑使於穀孟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爲書亦因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傳會增以成之耳至柳宗元氏極辨其不出於聖人獨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卽施行者亦豈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子厚之論則是平時何常不敬豈待風雷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張子亦曰月令大率採三代之文而爲之無古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

三禮纂註卷之八

月令

國家制度

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及讀漢書則自高帝時已有趙充國春李舜舉夏兒寬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分舉四時之制至孝文以下皆略用之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下皆略用之如春行寬大之復論囚類皆本之以至秋冬理獄十月以後不舉而主一其言曰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其言曰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李尋亦告哀帝謂朝廷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處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畧皆原於月令因斯以觀則月令之書雖成於秦世然其實先王遺制之所存是故漢興頗用其畧其明效可見如此不然則漢去古未遠當時諸儒猶能識先王之典其秦法之弊又所習見而欲剔刻之必盡也



孟春之月

至數數然以是為言也後人惡得以其呂氏之故而并以前王之制為憎乎惜乎張顧徒知子厚之非而未及據是以為之說也雖然觀於是則亦無待張顧之說而彼之辨自折矣

日在營室昏參中曰尾中

斗柄建寅之月夏正以人為統故以此月為歲首  
日左旋每歲而一週天故每月必有所纏之宿孟春之月蓋纏於營室也營室者北方之宿周天二十八宿每一方計七宿與天為體隨天左旋占天者無以為據惟以昏旦南方正中宿之宿以定時月此建寅之月以昏言正中之星為參以旦言正中之星為尾也蓋

生禮集註

二十八宿雖有東西南北之定局以隨天旋轉故無定在在識其中星則定其時及月耳

堯典義和正時亦以此但歲久曆差今時與彼所定不同耳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

脾

天之行一氣而已矣一氣分為陰陽歲之成陰陽而已矣陰陽分為五行故木火金水各司一時木司春春令東方故以時而言為春以日之十干而言為甲乙甲乙屬木又十干之首也天主五行之化一帝也而四時行焉各以一德主于一時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

天下有功德於民死而祀於東方為木德之帝故曰其帝太皞其音角少皞佐帝補功亦祀之故曰其神句芒東風解凍蟄蟲先起高氏曰東方少陽物離太陰甲散為鱗吳氏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有龍之象故凡動物有鱗者屬木焉故曰其蟲鱗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角則屬木故曰其音角律呂黃鐘生于子入乎坎者必出乎震正月之唯氣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食有五味味生于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生木地八成之又五行數五木第三其數亦八故曰其數八天有五行樂有五聲形有五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高氏曰東方木木大卵也火氣濕故東風解凍水泮釋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魚鯉鮒之屬應陽而動上負于冰獺獵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西而動上負于冰獺獵水禽也氏曰皆記時候也方氏曰凍結于重陰堅栗之時東風益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于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而上矣故蟄蟲始振魚上水也孔氏曰漢末劉歆作三統曆正月雨水為正月二月驚蟄為二月節今曆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節今曆以清雨清明中餘皆同季冬鴈比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云來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

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電音戴）上因

高氏曰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園通達四出  
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  
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  
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于左个之房東  
向堂北頭室也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轂鳴  
相應合後世不能復收鸞銅為之鉤以金謂  
之鸞輅也周禮馬尺以上為龍旂旗名交龍  
為旂載者若今之雞翹車是也服旂佩也所衣  
服佩王皆青者順木色也麥屬金羊屬土是  
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  
璫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也馬氏曰王者  
嚮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

王禮集註 卷八 五

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為太  
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為太室以配中央  
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玉路祀以金路實以  
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  
鸞路夏乘朱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中央乘  
大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十有  
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駕朝祭毛  
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騮中  
央駕黃駟秋駕白駟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  
者天子之旂太常象天大旗象春大赤象夏  
太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  
車則載越其遊軍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  
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  
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纓  
先王以衮饗公卿射以鷩祀以玄六服異章而  
祭社稷五祀以絺群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

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

纁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衝璜琕瑀皆白土  
也纁纁弁之纁皆五采也而此曰春服玄王  
夏服赤王中央服黃王秋服白王冬服玄王  
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  
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  
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黍宜稷犬宜粱而此  
曰春食麥與羊稌食黍與雞中央食稷與牛  
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雞則非古也古者天  
子之器方圓以義制器則既有方矣何可易哉  
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方矣何可易哉  
而此曰春䟽以義制器則既有方矣何可易哉  
庶以深冬闕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  
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  
儒因見是以易衍而為此說乎或者呂不韋

王禮集註 卷八 六

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  
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弊弊焉於車  
旂器用之間為哉  
按馬氏之說姑存以備參考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

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

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先）去聲（側）皆切

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故告  
天子以立春春日也盛德在木正東方也迎春  
木氣於東方八里之郊天以生為大德而其  
生育在於木位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

臣及諸侯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

母有不當

音無去聲後同母

承上文豈獨行賞於公卿大夫諸侯當慶賜過于天下以法天之春生也春者元也一元之氣已布雖陰岩幽谷卉木喙息無不祇焉而王者之惠豈獨不然高氏曰相三公也出焉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善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被之也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

乃命大吏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

主禮纂註

人卷

七

三

不貸母失經紀以初為常

音風吐得切

方氏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太史曰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即先所言象日月星辰也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貸貸則司天者之過矣孔氏曰天文進退度數當推勘考校若推步不明算曆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及執爵子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

音在亦切土佳切

承上文豈獨頒慶賜于天下民以食為天食以農事為本故又為民祈穀于上帝又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必擇元善之日與辰者重農事也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與辰者重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玄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執爵于太寢耕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迎春行賞于正朝此耕籍勞羣臣於路寢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于歡心故在路寢也參保介謂車右也

主禮纂註

人卷

八

四

參謂參乘保謂護衛介謂甲士措耒耜于參保介及御者二人之間也天子在左御者在右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天子籍田于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籍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為勞逸之差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

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

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

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

惑音徑音遂音萌

承上不但為民祈穀耕籍田又教民備農事也是月乃陽氣蒸騰可耕之候也蓋正月之卦為泰乾在下坤在上自冬至一陽生積至寅月地氣上騰天氣下降二氣兩相和同故植物受氣而萌動湛漸以布穀矣于是乃命田畯出舍于郊命農人修理封疆等事也方氏曰命由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備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經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以其高謂之丘平而可陵則謂之陵陂而不平者為阪水之所行者為險廣而平者為原下而濕者為濕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徒非時而脩之則不足

王禮恭註

九

晉干

###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農事既終遂脩禮樂高氏曰樂正樂官之長入學宮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板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

###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高氏曰典掌也功施于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尚蠲潔也鄭氏曰

###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

禁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

迷音音格音才賜切

高氏曰禁伐木春木王尚長養也無覆至無卵皆蓄廢物也鹿子曰麝白骨曰麝有肉曰麝掩狸者覆藏之也順木德而尚仁恩者也鄭氏曰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麝卵為傷萌幼之類聚衆置城郭為妨農之始

王禮恭註

十

晉干

###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陳氏曰孩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麝獸子之通稱

紀

禁伐木折幼者所以廣愛物之惠禁稱兵者所以廣仁民之恩高氏曰春當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戎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陳氏曰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

生道繼絕地之生理而素亂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哉馬氏曰道可出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叙而不可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已之氣乘之也草木早落生之也七月始殺田風為焱聚秀蓬蒿並興生為稷孔氏曰凡孟春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

主禮纂註

卷八

十一

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也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雨水不時謂雨少不得應時已未乘寅四月純陽用事故雨少已為大寅為天漢之津大畏水終不來但訛言以大相恐動爾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氣乘寅故人反大疫寅為風申為雨兩相衝破風被逆故為焱風雨被逆故為暴雨吳氏曰亥屬水亥水乘寅故水潦為敗雪霜冬之盛陰冬陰勝陽春故雪霜大至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于倉廩也

右記孟春九十節

愚按自二節以上言月氣也自三節以下言是月所行之政令也故曰月令

仲春之月

斗柄建卯之月九三春此為仲月也

日在奎昴弧中旦建星中

奎若圭切

日之行也每月一宿謂之一辰又為一舍二月在奎也奎西方首宿此特黃昏孤星見於南方正中旦時建星見於南方正中弧在冠南井中在建在斗上箕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央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脾

並釋見上文高氏曰夾鍾陰律是月萬物去陽夾陰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鍾也

主禮纂註

卷八

十二

晉六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高氏曰自冬水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素人謂之黃離幽異謂之黃鳥詩云黃鳥於飛是也至是月上而鳴鷹化為鳩啄正而不驚擊也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獵好食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鷯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

為春季則田鼠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物理  
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雉以朝皆  
陽類也蛤蜊皆陰類也成亥陰之極也為陰  
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蜚則明之  
類也季夏則腐草為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  
也是皆化而已於腐草言化於腐草爵蜉則  
直言為何也蓋因形殺易曰化鷹之為鴽鼠  
之為鴽皆因形殺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  
物也蜚則動物也爵蜉飛物也蛤蜊潛物也  
植物為動物飛物為潛物則不特因形殺易  
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  
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主禮纂註

卷八

青陽東何堂也太廟中  
典室也餘說見孟春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去聲

切圖音零圖音語上聲切音亮

時當仲春造化生意洋洋發育充滿於乾坤

兩間而獨吾民有幼小而無養者有孤弱而

無告者有陷在囹圄者身罹三木者有當肆

掠者有相構而罹于獄訟者固王者之所不  
忍也于是乎有以養之使不飢寒有以存之  
使不夭絕有以省而察之蓋清其囹圄也有  
以去而蘇之蓋解其桎梏也肆者暴尸之刑  
掠者搖笞之刑皆禁之使毋行獄訟止之使  
毋構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助春生也元日

善日也社用甲  
口社以祈穀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

親往后妃師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

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音梅

玄鳥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周禮媒氏以仲春  
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或言

高禘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于高禘

三牲具曰大牢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但后夫人率九嬪祀高禘耳天子所

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

子之事子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  
以此韉則弓衣也帶以弓韉示其有能受之

資也授以弓矢予  
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

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

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高氏曰分等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於下

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

伏之虫始動蘇開蟄之戶始出生有不戒慎  
容止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瘡癰過  
精狂癡之疾故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雷  
振者也孔氏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雷  
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  
則雖應而離孟春動於地上則蟄虫應而振

主禮纂註

卷八

此至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始雷  
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亢也出  
勢所蟄之亢也蟄早者孟春乃出蟄蛰者二  
月始出至藻云迅電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  
衣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憚  
慢襲漬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  
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  
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  
脩其父母必有災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音勇

古代切

因晝夜等而平其當平之器也吳氏曰鈞亦  
鈞平之鈞非三十斤為鈞之鈞同鈞角正四  
字共一義角比較其大小也度之長短者有

三禮集註 人卷

十五

四

五分寸尺丈引也量之彙寡者有五倫合升  
斗斛也衡之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  
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  
上言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  
其名也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  
析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而無為之用者  
也陳氏曰同則齊其長短小大之制鈞則平  
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枉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

事以坊農之事

孔氏曰廟在前是棲神之處寢在後衣冠所  
藏之處廟制有東西有序寢制唯室而已馬  
氏曰耕者少舍乃脩閭扇亦啓其向之塞關  
其戶之謹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

人者事神也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  
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不可  
以久妨故以少為言焉大事則於農事有所  
妨矣故制之使毋為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漚陂池毋焚山林音鹿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陂地通水曰  
池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  
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漚之以網罟則  
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漚毋竭川澤毋漚  
陂池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  
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音獻

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  
之日其早獻羔祭韭鄭氏曰鮮當獻聲之誤

三禮集註 八卷

十六

五

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水薦於宗  
廟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宿食喪祭於  
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  
出之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養  
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  
大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  
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為季春將合  
樂也凡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  
習舞所以應之周禮大胥亦春入學舍菜合



孟春習舞仲春又習舞仲丁習樂季春又合樂皆在大學皆天子親往釋菜芹藻之類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馬氏曰親往視之為道之存也釋菜用丁為文明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更平聲

是月尚生育不用犧牲以圭璧代牲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之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常依法大牢祀高禘是也馬氏曰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風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

三禮纂註 卷八 十七 音畧

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音畧

高氏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害之共來伐其國也寒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孰民飢窮故相劫掠也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早燥也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虫食稼心謂之螟鄭氏曰大水寒氣西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為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太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旱氣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害也按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故煖氣早來虫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為害亦以類應

右記仲春凡十節

季春之月

斗柄建辰之月

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是月也日經於胃其時昏則七星見於南方正中旦則牽牛見於南方正中七星在張中牽牛在南斗旁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

三禮纂註 卷八 十八 音畧

脾

解見孟春高氏曰始洗陽律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始洗也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音如

梧桐是月生華鴽鴽青州謂之鴽鴽周維謂之鴽幽州謂之鴽陸氏曰桐木之後華者也釋之故曰始馬氏曰田鼠化為鴽則陰類之愚者還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氣之浮以承陽者也孔氏曰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方氏曰虹者天地訖會之氣也陰干陽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于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



見以陰陽辨而歲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  
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  
為陽之所浮者季春則陽生  
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  
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高氏曰右个南頭室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  
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  
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芝服切鮪為乾切為去聲

三禮纂註

十九

三禮纂註

為鞠衣於帝所以祈蠶也薦鮪於寢廟所以  
祈麥實也高氏曰內司服王后六服有鞠衣  
黃衣始漁恐有穿漏及覆視之五覆五反慎  
之至也鮪魚似鱧而小先帝太皞之屬將耕  
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為鞠衣于先  
帝所以祈有春告舟備具以見精粗無不至  
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先王之饗  
親牲必親章殺必親射以致其敬所以乘舟  
而後薦鮪也魚之品多矣薦必以鮪者為其  
特大故謂之王鮪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  
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

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  
名士禮賢者句古侯切

高氏曰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物示當散出  
貨賄不可賦歛以內之無財曰貧解寡孤獨  
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  
府庫幣帛之藏也周賜勉進有名德之士大  
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者也孔氏  
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  
之在內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  
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王者勸勉諸侯卑  
問有名之士謂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  
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  
亦隱者也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  
出之未畢爾萌者非不達也達之未盡爾至

三禮纂註

二十

三禮纂註

于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  
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收  
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  
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發倉廩所  
以賜貧窮振乏絕之絕未至於貧窮故於貧  
窮曰賜則予之也於乏絕曰振則貸之而已  
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  
周天下以言賁禮之廣古者諸侯必歲貢士  
於天子以是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  
石士有實之稱賢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  
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  
不止於問此輕重之別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  
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

不田獵置罟羅網畢翳倭獸之藥毋出九

子邪切罟音浮翳於計切倭於

高氏曰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傷五稼故使循行通視之置免網也詩曰蕭蕭魚置羅網也詩云驚鵲于飛畢之羅之罟射康畧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尚生有明錢獸之藥所不得出也燕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畢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名用以掩兎也罟射者用以自隱也錢獸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主事時雨應時之雨方春物生需用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

三禮集註

卷八

三十一

故命以豫脩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岸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傾利則傾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也塞言窒盛以為實也凡此皆預脩水災之術也慮其傷乎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錢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籬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

勝字呂氏春秋作任具下呂有

此言王后親蠶之事桑柘皆可以蠶故命野虞禁民毋伐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戴任戴勝也爾雅曰鷦鷯生于是月其子繹飛從桑空中來下曲薄也園底曰蒙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王者一后三夫人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以為天下先鄭氏曰野虞主山林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衽之鳥是時恒在桑蠶生之候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治蠶于北郊外內子女也母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登成也

三禮集註

卷八

三十一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李春可以工作成器故命工帥令百工也令

百工者號令各工各理其事也凡工作須善其材故審於受材之量也量庫也五庫以五材而得者五材即金鐵至丹漆是也金鐵等無有不良則工作可興矣於百工治事之時工師則日監之日號令之戒以毋悖時母作淫巧二事蓋此時天氣和順造作器物者當

依氣序毋得悖逆於時使器不牢固又造作只依舊法不得過為巧妙以蕩動上人使生奢泰之心也一日時者如子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類淫巧如宋人以玉為指葉三年而成亂之緒葉之中不可別知之類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是月之末下旬也大合樂者如周禮大胥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等樂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之謂也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方氏曰言備衆樂而合之也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以其大也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

主禮纂註

卷八

三

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養牧駒犢舉

書其數

鄭氏曰春秋作累氏春秋作累氏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孔氏曰季春陽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馬遊此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與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也按累牛者繫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合馬牛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

乳則壯雖牧不得遊也蓋耆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也遊雖牛馬之真性若壯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卓犖亦豈可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音那難作伯切

唯與論語鄉人維同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在此不止害將及人舍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又樂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方氏曰難所以歐陰惡以牲謂之樂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者欲陰惡之出也凡此皆應春氣之不得其終故可以畢春氣吳氏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卑氣此亦先王變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昂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昂故歐疫之事當於此時行之

主禮纂註

卷八

三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行夏令則民疫疾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

令則天彗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集之也肅謂枝葉縮聚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集之也六月有暑山陵不收高者曠於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集之也淫霖也雨三月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發草木皆肅則寒之所集

故也國有大忌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受沈陰則感少陰之氣也陽為陽而陰為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 右記季春凡十一節

### 孟夏之月

十柄建巳之月首夏故曰孟也夏正為四月

###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是月也日經於畢以昏則翼星見于南方正中以旦則婺女見于南方正中翼乃南方之

### 三禮纂註

卷八

三

音字九

宿女乃北  
方之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

肺徵張里切中呂音仲呂氏春秋復有其性禮其事祝六字

大司爰日之十干丙丁屬火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死而祀于南方為大德之帝祝融為高

辛氏火正祀為大官之神赤精之君火官之臣也羽蟲鳥也得陽氣之全飛騰於兩間夏

大陽也故曰其蟲羽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其聲清以揚也故曰其音徵仲呂本陰律陽

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類夏也故曰其律中仲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於五味

屬苦於五臭屬焦則祿之神托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肺金也祭先進廟用所勝也

### 蜩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秋呂氏春

金生於巳雖初夏陽盛而陰氣已萌動於下矣故陰類鳴蚯蚓蟄蟄皆從土中出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其色赤感火之味而秀馬氏曰蜩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為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為苦味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

### 三禮纂註

卷八

三

音字九

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音留

高氏曰明堂南鄉堂左个東頭室皆朱赤順大德也車馬旂衣服皆赤南方之色也菽實

乎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木生火也器高且粗大衆物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

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先春去聲音悅呂氏春秋無諸遂行

三字反作乃  
語委同孟春解見止高氏曰春分後四十六

日立夏封侯命以茅土無不欣悅咸賴其所  
賜○按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  
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  
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遠于古封諸侯出土  
地之事於時  
未可似失之

乃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

長大養壯佼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去聲養壯佼

三字呂氏春秋并小戴記舊本在仲夏章樂師師字呂作司

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心存人之正性故禽樂師使習合之遂達也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達而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天子之鄉有孝於父母

主禮纂註

卷七

禮記

聰慧質直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罪之壯俊多力之士養之順陽施也蓋所謂旱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餘俊賢良尚其才德長大壯俊尚其膂力也或言司馬辨論材官與此同意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主功母發大

衆母伐大樹音怪團許規切

物之長者繼而益長之物之高者增而益高之謂蕃養草木耘植禾稼之類起土功發大衆妨農業也有所壞墮則損已成之業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性皆逆時氣故禁之

是月也天子始綈

綈細葛也孔子曰當暑綈綈給此月初服暑服

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禽司徒巡行縣鄙禽農勉作毋休子都行去聲下同

縣畿內之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吳氏曰禽野虞又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為農者皆天子之民野虞位卑不敢自尊其於農也但為天子勞之而勸其民不掌農者正地

官之職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道刻項不敢怠緩故曰勿或失時勉之者勉其盡地之利隨處不敢暇逸故曰勿休于都都者六遂外之餘地為公邑者蓋司徒巡行

主禮纂註

卷八

禮記

雖不出六遂縣鄙之外而禽農勉作則并及於遂外公邑之都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四時之田而夏曰苗者為苗除害也故曰驅獸無害五穀然既曰驅獸而又曰無大田獵者以雖田獵不可大為之也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呂氏春秋登作

收麥下有升獻二字麥始熟農民先獻于天子一飯不敢忘君也以彘嘗先薦于寢廟一食不敢親也彘水畜也以彘嘗麥以水勝火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

出輕繫

是月九樂草成者聚積之靡草齊亭藎之類  
陽氣雖盛於上陰氣已伏於下矣故斷薄刑  
之九物感陽而生者則疆而立感陰而生者  
則乘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  
而死九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  
成於夏故是月言麥秋蓋  
於時為夏於麥為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

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夫人也乃收  
繭稅者收外命婦之稅也繭亦有有年無年

三禮集註

入卷

二十九

四百四

故無稅額但視桑之多少也桑多稅多桑少  
稅少則稅法均矣貴而公卿大夫之妻賤而士  
妻長幼老少之婦皆以此法為  
稅額于是織衽以為郊廟之服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音紂呂氏春秋此  
下有行之是令而耳

雨至三旬十字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醴之酒也春醴至  
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酒於朝正尊卑也  
方氏曰孟夏之飲酎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  
也九燕樂必用禮樂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  
於事為盛也飲酎如此則飲蒸從可知矣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

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所切

孟夏盛陽而行金方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  
苦雨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姦時逆  
行之徵也是月當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  
春啓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木氣衰風故暴  
疾之風應氣而至鄭氏曰若雨五穀不滋申  
之氣乘之也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為害  
也草木早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  
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  
為災者寅月有蟄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  
者大出矣若雨數來為人所若與所謂甘雨  
者異矣若雨固足以滋五穀  
然至於若則適以傷之

右記孟夏九十節

三禮集註

入卷

三十一

四百四

仲夏之月

斗柄建午之月夏之中  
故曰仲也夏正為五月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亢音剛

日經於東井以昏則亢星見于南方正中以  
旦則危星見于南方正中亢乃東方之宿危  
乃南方之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

肺

人誰切

益解見上文麋賓律也陰氣萎蕤在下象主

人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音中麋賓也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後切

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尚為小故  
於此言小暑螳螂鵙皆陰類故感陰而生感  
微陰而鳴反舌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鳴  
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一陰生而  
慝之作螳螂則慝之有見手形者也鵙始鳴則  
慝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敷而  
作者以陰收而息陳氏曰九物皆稟陰陽之  
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其陽類者宜陽  
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

主禮纂註

八卷

三十一

四

服赤玉食菽與雞噐高以粗

高氏曰明堂南向  
堂也太廟中央室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

戈羽調竿笙篳篥鍾磬祝

敵迷切

音也

呂六切

為將用樂以享祭故先脩之鞀鞀以下九  
九物皆樂噐也脩者治其敝均者平其聲  
者操持以習舞調者調和其音曲鈞者整  
之也鞀鞀以節樂故修之琴瑟管簫以宣  
故平之羽以爲舞故執之以指麾也祝如  
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敵木虎背  
鈕語以杖操之以止樂范作麓孔氏曰鞀或

者雷鼓張皮冒之其中空廊瑟長三尺六寸  
六分五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  
圍寸併漆之有底管如簫而小併兩而吹之  
簫編二十二管長四寸戈戟也長六尺六寸  
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竿三十六簧笙  
十三簧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  
上出寸三分橫吹之簧者笙竿之名氣鼓之  
而出聲鍾大鍾謂之鏞磬以玉石爲之千戚  
戈羽樂之容也鞀鞀而下樂之聲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四月純陽用事陽氣盛必旱故雩祭舉焉先

主禮纂註

八卷

三十三

四

命有司登山川百源以其能興雲雨者也然  
主之者上帝故王者雩于帝而用盛樂祭帝  
大雩也六代之樂盛樂也如上文所脩十九  
噐極脩之樂也陰陽和然後雨澤降樂之脩  
和之極也然未已也又命百縣凡畿內大夫  
祀前世百辟卿士功施於民者以祈時雨是  
乃祈穀  
食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

先薦寢廟

陳氏用登黍谷例稷農乃登黍四字

與上文登黍薦廟意同羞進也含桃櫻桃也  
鶯鳥所食是月熟故進之此嘗雛也而云  
嘗黍不以性主谷也黍大谷氣之主也黍非  
新成直取舊黍耳方氏曰雛蓋雛也雞以雛



為笑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笑爾朱櫻受含陽之色故以含言蓋者以笑物進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

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大頂切音列

毋艾藍蓋方長艾之傷其生也毋燒灰盛陽

小功干盛陽也故毋暴城門閭門閉市人所以

往來聚處閉之是使暑氣不宣通也故毋閉

之政故毋索又緩刑恤囚增益其食也

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別彼列切音執

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而別其群不欲駒蹄

踰躍其胎有故繫之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

也庾人戕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

持教馳攻駒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

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

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聲○市志切○伊見切○呂本作退

分至所以成四時也春秋二分乃陰陽之中

晝夜之刻均也冬夏至晝漏極短也故二至皆謂之

晝漏極長冬至晝漏初生夏至一陰初生者進

氣也陰進則陽退故曰陰陽爭進者不息也

此生則彼息故曰生死分君子剛於陰陽消

息之機進退存亡之道則脩己治人皆必有

道矣四月純陽其卦為乾五月一陰其卦為

姤陽雖有五發散於外陰雖一畫為主於內

故姤陰卦也陽主義陰主欲陽主動陰主靜

月魄為窟貴藏歟也柔道易幸貴清淨也地

道安貞貴寧靜也君子于此如臨祭之肅戒

齋者齊不齊之念歸于一誠戒者戒平生之

欲反乎純然處必掩閑止其所也發禁驟妄

登其心也聲色必止視聽端也進御必戒毋

搖其精也滋味必薄毋傷其氣也諸慾必節

子之所以脩其身也百官亦靜事毋用于刑

以定晏陰之所成此君子之所以治國也

之君子無時而不主靜無時而不齋戒而至

于夏之至日法天以脩德尤契繫於此也如

此則陰陽爭吾心一而已無所爭生死分吾

惟生而已無所分吾心正吾氣順而天地之

位育亦成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欣買切

方氏曰鹿好群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

生而角解蟬憂欲而善述陰類也故冬至感

陽生而角解半夏憂者居夏之半而生故因以

名董言木董以別於董草感微陰而榮故其

華朝榮暮頤

是月也

毋用火

南方可以居高明

可以遠眺望

可以升山陵

可以處臺榭升呂本作登

方氏曰夏為火王之時南方火王之方於王

之時而又用于王之方則其氣大盛而害微

經 105—389



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

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谷晚孰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陽音特凍

鄭氏曰陽為雨陰起脅之疑為電于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亦電之類五谷晚孰生日久長卯之氣乘之也騰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草木零落西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為大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久短也民疫大疫之氣來為害也方氏曰行冬令是以陰包

主禮纂註

八卷

三五

三

陽也故電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孰之日晚騰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未故出之害及葉而已五穀晚孰而又百騰射起故其國乃飢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右記仲夏凡八節

季夏之月

十柄建未之月  
夏正為六月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呂本火作心

日經於柳以昏則大火見于南方正中以旦則奎星見於南方正中大火心星東方之宿奎西方之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鮮見上文林鍾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音應林鍾也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呂本溫作涼壁作字草下有一化字螢下有

主禮纂註

八卷

三五

四

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東方之氣生於東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又詳畧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育風即閭風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於此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鏡之意也蟋蟀居壁則羽豕未成羽豕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順時而蟄也陰浸長故鷺鳥學習攫搏也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腐草得暑溫之氣故為螢一名即照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于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鷺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

亦王食救與雞其器高以粗

右个西頭室  
南堂西偏也

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乃命澤人

納材菁也乃字四字呂氏春秋有此四字今從

之澤呂本作虞不如記

高氏曰蛟鼉鼃皆魚屬鼃皮可作鼓詩曰鼃

鼓逢逢鼃可為羹傳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

不與公子家鼃羹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

取也鮫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鼃神

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升也虞人掌

山澤之官材菁供國用也鄭氏曰四者甲類

秋乃堅成周禮獻人職云秋獻龜魚鼃人云

主禮集註 入卷 三十一

取鼃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

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

誤也材菁之屬此時  
柔鞠可取作器物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

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

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有大字祠作祀字

將欲祭祀為民祈福必先養犧牲將養牲牲

必先令民聚芻四監百縣皆畿內也謂之神

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無不各出

其力所謂民力普存是也吳氏曰百縣自是

遂采邑又諸侯之分也四監  
亦不可以周制解之

是月也命婦官采黼黻文章必以灋故無或

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或詐偽以給郊國

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得切呂本作或等給之給呂本作及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

文赤與白謂之章黑與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

事無得有參差貨變此月暑濕染帛為宜是

秦法也周則於夏染纁玄之色秋乃總染五

色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旌旗者周禮

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周禮事名號官府象

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方氏曰掌

主禮集註 入卷 三十一

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該色者采藍以為青采

冰以為朱故謂之采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

者從殺也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

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

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

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

經 105 - 391

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

天殃無有之有字呂本作或字權下有蕩于二字

樹木毋有斬伐為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

欲靜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

大事謂與民役以有爲法令而待謂出從役

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

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

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

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夫興農功而相之

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國者神也水

潦盛昌則百谷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

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其功則違神逆

天而有天殃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

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計切

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行猶通彼也周

禮雜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穀暴之至六月

合燒之故曰燒薙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

仍壅遏畜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

燒又畜水浸漬即草根爛死是利益於殺田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受風欬民乃遷徙

行秋令則亢隤水潦禾稼不孰乃男女災行冬

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鷺四鄙入保音仙

息允切音至呂本此上有行之是令是月

耳雨三至三旬二日十四字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受風欬之氣乘之也

木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遷徙

象風轉稜物也亢隤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

月宿直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

皆水也禾稼不孰傷於水也女災含妊之類

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鷺得疾厲

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實也都邑之域

曰保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

而落也丑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

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

也亢隤水潦以金生水也曰亢隤以見高下

皆被其害故稼穡不孰也男女災者以純陰

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

寒異乎隆冬之無風而寒矣富暑而寒故曰

不時鷹隼蚤鷺必待秋焉以感疾厲之氣故蚤鷺於夏也

右記季夏九九節

主禮纂註 卷八 三十九

主禮纂註 卷八 四十

中央土

吳氏曰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九十九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爲春九十日爲夏九十日爲秋九十日爲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九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九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九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大雪之第十二日終九七十二日水王用事

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  
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  
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  
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春季清  
明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及此小暑  
第十三日至至大暑終凡十八日共七十二日皆  
為土王用事然土雖分王於四季而其正位  
則在火金之間以其在一歲之中故曰中央  
土也方氏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周人兆黃帝於南  
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曆於立秋以前  
言土土用事即其時也陳氏曰土寄旺四時  
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  
各七十二日矣土于四時無手不在故無定  
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  
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

主禮集註

卷八

四十一

令于此以成  
五行之序

其日戊巳

高氏曰戊巳土  
日土王中央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狂  
祀於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  
九土死托祀為后土之神此黃精之君土官  
之神自古以來暑德立功者也五神獨土神  
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  
統領四行故稱后也

其蟲保果切

高氏曰陽發散越而屬保虫保虫麒麟之  
長吳氏曰保人與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  
猶上之尊於木火金水也故以虫之保者配  
上六戴記云麟虫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虫  
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虫三百六十麟為之  
長介虫三百六十龜為之長保虫三百六十  
聖人為之長

其音宮

皆屬土位在中央為音之主鄭氏曰聲始于  
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則宮聲調  
季夏之氣和

律中黃鍾之宮

主禮集註

卷八

四十二

高氏曰黃鍾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鍾之宮孔  
氏曰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土無候氣之  
法此是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也陳  
氏曰中央黃鍾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  
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  
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為木火金水之根本故  
以配中央之土土寄王於四時宮音亦冠於  
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五

土生數五成數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  
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  
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  
成土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甘其臭香

高氏曰土味其土臭香陸氏曰香牛膏也於  
香言所生於秋言所克於中央言其正且木  
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  
在前也於冬言朽春在後也

### 其祀中雷祭先心

又切

中雷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祀之肉先進心  
心火也用所勝也鄭氏曰中雷猶中室也土  
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禋祀是以名室為雷  
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  
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祭戶之禮孔  
氏曰古者亢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但累土  
為之謂之禋言於地上重禋為之也若高地  
則鑿為坎謂之亢其形皆如陶竈故詩曰陶  
甓陶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後世開竈  
象中雷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

### 主禮集註

八卷

四十三

三百八十八

因名室為  
中雷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

衣服黃王食稷與牛其器園以闕

音于權切闕音宏呂本作拊

中央室曰太廟又虞其中故曰太室車馬  
旂衣服皆用黃土色也稷牛皆屬土揜象土  
舍養萬物

右記季月土寄王之日凡二節

孟秋之月

呂本此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七字

斗柄建申之月秋之首  
故曰孟也夏正為七月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日經于翼以昏則斗見于南方正中以旦則  
畢見于南方正中斗北方之宿畢西方之宿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金司秋日之十干庚辛屬金少皞以金德王  
天下死而祀于西方為金德之帝蓐收火德王  
氏裔子有金德死而祀為金神白精之君  
金官之神也毛蟲獸也而虎為之長商金也  
其位在西方夷則陽律竹管音與夷則和大  
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

### 主禮集註

八卷

四十四

三百八十九

中夷則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曰其數九於  
五味屬辛於臭為腥陰氣肅始由門入故祀  
門先祭肝金勝木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蟬得寒氣鼓翼而鳴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  
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西風謂之涼風猶東  
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也涼風至則天地  
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  
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  
鳥用始行戮則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時而  
動也鷹至不仁猶祭然後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音洛

總章西向之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南頭室也車馬旂衣服皆白西方之色也白馬黑鬣日駱廡利象斷割深象陰閉藏戎路兵車制如革路而飾之以白麻或曰廡稜角也深則收藏之義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主禮纂註 入卷 四十五 三百八十八

高氏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是月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帥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之鄭氏曰迎秋者祭白帝於白郊之兆也

天子乃會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吉切

好惡並去聲順字呂作巡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練之則無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欲

其專也凡此欲以征不義也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誅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誅誅者暴慢則奸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奸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

是月也命有司脩灋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宥理贍傷察創視折審斷典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圖丁亂切 圖囹圄法室也桎梏械也在是曰桎在手曰梏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充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

主禮纂註 入卷 四十六 四百零六

脩囹圄禁人之地也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則欲致其察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簡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宜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不致輕步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復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之事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肅陰道常乏之則不足而肅執爲此者天

而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  
 氏曰蔡離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  
 肉皆絕曰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  
 之而已斷然後審也吳氏曰姦未發露而藏  
 於內者正之正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邪已  
 發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則非濫  
 刑也命有司至務博施順天之義也命理至  
 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我有罪嚴斷  
 刑蓋雖命有司以持執然所裁者有罪之人  
 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  
 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出  
 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祭此時所尚以順天  
 之義為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  
 然者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  
 而不可以寬緩也贏有寬緩之意朱子曰陽  
 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育者不可使陰氣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呂本作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方氏曰穀謂稷  
 也以稷孰於此故農乃登焉然仲夏之麥仲  
 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  
 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  
 后稷土穀之神謂  
 之社稷者以是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

室坏墻垣補城郭呂本作

八月宿直畢畢好雨故預完隄防謹壅塞以  
 備之秋氣收斂人奉天故有收斂之政宮室

墻垣城郭是也聚土填其低處目壅填土實  
 其虛處曰塞皆所以遏水之來也謹用心察  
 視不致疎虞也凡人之居內則宮室外則墻  
 垣又外則城郭皆當脩之坏之補之或充其  
 缺或益其新象天地之閉塞也真氣舒發則  
 倚利隄防無壅塞水之去秋氣收斂則完  
 隄防以壅塞水之來收在天地間流通不可  
 壅之物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而已是故一  
 通一障不同而其  
 為民禦患則一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呂本作

幣作行大幣在地字下行大使作出大  
 使在幣字下又有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  
 旬十字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

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切

高氏曰冬水王而行其令陰氣大勝也介蟲

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

并則戎兵來侵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

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燥之令則穀更生

故害而不成實夏火王而行其令故炎火災

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瘡也鄭氏



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甲也甲蟲屬  
冬敗殺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  
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其國乃旱寅之  
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  
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已之氣乘之  
也瘡疾寒熱所為也

### 右記孟秋九八節

### 仲秋之月

斗柄建酉之月於秋  
為仲於夏正為八月

### 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觿子斯切  
觿戶圭切

日經於角昏則牽牛見於南方正中旦則觜  
觿見於南方正中牛北方之宿觜西方之宿

### 三禮纂註

入卷

四十九

三百五十五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並解見上南宮陰律也陽氣內藏陰呂於陽  
任其成功行管音中南呂

###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忙唐切呂  
本育作涼至

作生鴻作候  
為從北道來南過周洛之彭蠡蠡春分而來  
秋分而去歸鴈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  
藏之以備冬月之缺也育風疾風也

###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 衣服白王食麻與犬其器庶以深

高氏曰總章西向明  
堂太廟中央室也

### 是月也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糜忙  
皮切

高氏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  
賦行飲食糜粥之惺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  
鳩杖粉粥是也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  
故糜粥為養老之具郊特牲曰飲食養陽氣也  
食養陰氣也春享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養陰盛為狄人  
以陽養陰勝為老養衰  
老順時令也糜即粥也

###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

### 三禮纂註

八卷

五十一

四百六十八

### 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音亮呂  
本恒作常

在短下  
高氏曰司服主衣裳之官將飭正服故命之  
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黃五色綸謂之繡詩  
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月作之可也冠  
帶因制衣服而作之吳氏曰文繡有恒謂衣  
之繡六章裳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制有大小  
謂繡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幾幅快用幾  
幅裳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從而度之之  
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膝無破  
土之類量即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祭服  
既言制度矣故此變言量循故即若祭服之  
有恒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爾冠帶不隨  
人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制度量而  
但言有常者其法亦必有恒循其故而不可



政變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桡不當

友受其殃當去聲切女當植其罪也枉謂違法曲斷桡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不當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

者備當上帝其饗行去聲也去聲

周禮充人掌養祭禮之犧牲繫于牢芻之三

月太祝以辨牲事神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

五十一

華音

主禮纂註

八卷

五十二

華音

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呂本

有失時四字

鄭氏曰麥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麥以秋種至夏乃穫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情而不種也故特勸之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賢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水始涸涸戶角切

春秋二分晝夜漏各五十刻是日夜平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蟄蟲之虫俯近其所蟄之戶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乃多切呂本

視之而五者皆中度是謂脩當

多禦佐疾三字難逐疫除不祥犬金畜麻始熟當嘗之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消殘暑煩鬱之氣達秋月清涼之氣於民間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修囷倉音

豆音教國丘倫及害呂本作窰

高氏曰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水通寶不欲地泥濕也穿窖所以盛穀備治困倉秋大內穀當入也國曰困方曰倉九此皆歛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言之

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切

有司於周禮為場人此始為禦冬之備也孟秋言舍百官治收歛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歛不可緩也故趣之詩曰我有旨蓄可以禦冬不特菜而已它物皆當積聚而禦冬也

此甫入川中氣而未止而云水涸非也戶謂  
完也蟄虫以土增益完之四旁使通明處稍  
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  
故坏之稍十月寒甚乃閉之也陳氏曰水本  
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  
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兩

呂本  
同作

一角斗作齊升  
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彌與仲春所謂鈞者  
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  
辨言也石蓋四鈞之彌以其尤重而內實故  
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  
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  
各有義焉吳氏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  
分言之鈞石五衡中之二斗兩五量中之二

主禮集註 入卷

五十三

呂氏

平之正之角  
之皆同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

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匿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允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易以  
鼓切

納呂作入集作雜財下有一物字舉下無大  
字大數之大字作天子慎作乃類下有行之

是令白露降三句九字

高氏曰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以賤

其求故曰以便民事關市不征故遠鄉皆至

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百事遂成也

鄭氏曰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事與契也季

夏禁之孟秋乃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  
其賦稅不為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  
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  
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至貨賄  
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大傳  
曰則用足故百志成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  
陰所謂大數不過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  
事而不逆此大數數之所運為時時之所從  
為類必順陰陽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類  
而無變舉事如此四時所同然當闔戶之時  
尤不宜妄舉故於此申戒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

主禮集註 入卷

五十四

呂氏

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色扶又切  
色角切

呂本有下有大有大旱無乃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

火訖相驚也國旱虫不蟄穀復生午之氣乘

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

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草木蚤死寒氣盛

也方氏曰國乃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其國乃

早陽亢故也五穀復生盛陽作之也風災數

起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

收雷先行行於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早死

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則秋雨不降

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也以其

如此故草木生

榮而不枯死也

右記仲秋凡九節

季秋之月

斗柄建戌之月於秋為季在夏正為九月

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日經於房昏則虛星見於南方正中旦則柳星見於南方正中虛北方之宿柳南方之宿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

主禮纂註

入卷

五十五

言于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

戮禽

呂本鴻作候鞠作菊

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其子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傳曰爵

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于是月搏獸四圍陳之蓋祭獸而殺也萬

物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而曰黃華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北頭室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

地之藏無有宜出

季秋畢內故務入也勅命百官貴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無得

有宜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也

乃命冢宰農事倭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

於神倉祇敬必飭

冢宰於周禮為天官五穀之要其文薄也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粟以供上帝神祇之祀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邪也陳氏曰農事倭收百穀

主禮纂註

入卷

五十六

言于

皆欽也祇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謂致其力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高氏曰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霜降天寒未凝不堅故百工

休不復作器然古者於霜降亦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折幹寒莫體之類是也此記所言

亦其大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有司於周為司徒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收歲入此室處是也然此乃冬之事今言之於季秋者亦預命之爾

命樂正入學習吹

入學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  
無秋冬重吹吹主樂聲而言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陳氏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  
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  
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  
民輕重之灋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  
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五十七 晉書

五十七 晉書

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較  
也百縣諸所統之際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教  
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  
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  
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  
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領之百縣使  
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  
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按周禮司兵掌  
五兵註云戈受戟齒矛夷矛又云步卒之兵  
五無夷矛而有弓矢此據步卒五兵也弓矢  
一也受長丈二尺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  
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陳氏曰  
日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

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人苑左  
則車上固有弓矢矣方氏曰教於田獵雖言  
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  
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  
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  
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  
與

班馬政命僕及七驥咸駕載旌旌授車以級整

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政字旌作旌授上有與字授作受

孔氏曰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也既  
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驥等皆以馬駕  
車又載旌旌旌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

五十八 晉書

五十八 晉書

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  
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  
七驥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驥則六驥也  
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驥為七也載旌旌者皆  
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旌通帛為  
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  
全羽為旞折羽為旖及國之大閱贊司馬班  
旗物王建太常諸侯旂孤卿旌大夫士物師  
都旅州里旗縣鄙旆道車載旌旌旌旌馬  
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故命僕及七驥  
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故命僕及七驥  
載駕為天子御者僕也為諸侯羣臣御者七  
驥也載旌旌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為之者始  
於旌故言旌  
旌則它可知

天子乃履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

方呂本乃下有厲服二字挾作擇獵作射

天子或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

殺禽獸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命典

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黃者土之色百彙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落則反於土矣伐薪為炭以禦冬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主禮纂註 入卷 五十九 夏二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內作充當下有者字 孔氏曰時垂頭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向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沉在下也又奎其戶充以辟地上陰殺之氣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有刑而巳至此又趣獄刑無留罪焉則以

奉天威之方至於是既決之也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慎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已

凡此以順收斂之道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稻始升故嘗之先進於廟致孝享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斃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

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古買切呂本噓作室與不居作旅必與高氏曰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火金相干故民斃室鼻不通也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竟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為隣國所分裂春陽仁故燠風至民解惰也水于金故師旅並興鄭氏曰其國大水木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象大寒之時地隆

主禮纂註 入卷 六十 夏二

折也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及之氣乘之也巽為風辰宿直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也

右記季秋九十節

孟冬之月

斗柄建亥之月冬之首月故曰孟也夏正之十月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日經於尾以昏則危見于南方正中以旦則七星見于南方正中危北方之宿七星張也南方之宿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水司冬日之十干壬癸屬水高陽氏以水德  
王天下死而祀于北方為水德之帝少皞氏  
子為水官死而祀為水神黑精之君水官  
之神也北方七星斗牛女虛危室壁有龜蛇  
之象故蟲物之介者屬水五音之羽最清羽  
水也位在北方應鐘陽律也陰應於陽轉成  
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故曰其數六於五味屬鹹蓋出於水  
也於臭為朽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  
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  
春夏秋皆先祭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  
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

主禮纂註 卷八 六十二 賈誼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高氏曰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  
水始冰也東也蜃蛤也傳曰雉入水為蜃虹陰  
陽交氣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大蛤曰蜃孔氏  
曰水即水也水以陽釋以陰凝凍蓋地氣閉  
而陽不能照也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  
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  
陰降而弗通故藏陳氏曰蜃亦飛物化潛物  
晉武帝庫中忽有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為  
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  
交而生子必為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為蜃  
理或有之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平  
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  
耳

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  
服玄王食黍與粢其器閤以奄呂本閤作宏奄作傘

玄堂非向之室左个西頭室也車馬旂衣服  
皆玄北方之色也粢水屬宏大弁深象各爾藏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  
事恤孤寡去聲

高氏曰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盛德在水王  
北方也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  
主禮纂註 卷八 六十二 賈誼

是月也命太史爨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初格切呂本

史作卜爨作禱祠二字  
周禮龜人上春爨龜謂建寅之月也素以其  
歲首使太史爨龜策與周異矣方氏曰物有  
爨則妖作以血厭其變焉蓋除爨之謂也除  
爨謂之爨猶治汚謂之汚治亂謂之亂也龜  
以卜而有卜筮以筮而有卦卦有象故言占  
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  
矣爨之將以占審焉必於歲首者將以知一  
歲之吉凶也太史日官故  
以龜策之事命之

是祭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呂本作於是祭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  
蔽者自旁蔽之夫官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  
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  
苟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 是月也天子始裘

順霜而冬裘具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  
獻功裘至是天子始服矣

###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

### 而成冬

①時掌切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  
戶可閉閉之煦燠可塞塞之

###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歛坏

主禮纂註

八卷

六十三

晉九

### 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鑰固封疆備邊竟完

### 要塞謹關梁塞溪徑

①去聲鍵其匣切要塞之  
塞先代切音奚呂本命

作令也作拊也作捷也作閤也作壘也作墜也作蹊也  
謹蓋藏謂府庫固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

薪蒸之屬城郭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  
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鑰固不可

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  
盜賊故云脩要塞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

姦非故云謹溪徑曲細狹路故云完關梁禁禦  
戒約也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

端為孔閉者謂將高閤門以內孔中管者鑰  
之牝鑰者鑰之牡此蓋因天地閉藏成冬故

命百官以謹蓋藏又命司徒以歛積聚又自  
坏城郭至塞溪徑九事皆順天地閉塞之時

而為此閉  
寒之事也

### 飭喪記辨衣嘗審棺槨之簿厚塋丘壟之大小

### 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①呂

此亦開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孔氏曰衣裳  
襲飲多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

小按鄭注豕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闕內  
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墳高四丈蓋

周之士制方氏曰丘壟墳墓之別名大小冢  
人所謂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土

營之故  
言營

###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

主禮纂註

八卷

李四

三八八

### 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

### 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①去聲

孔氏曰於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百工所  
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來制度大

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  
程動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

侈必功力密緻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  
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美精

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  
其詐偽之情也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

數所起也是為度遠取諸物而未有黍多火  
中度功之多

火中程也



是月也大飲烝

高氏曰烝祖實鮮節折謂有蒸也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侏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為祖也黨正職曰國家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大飲之時按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有房烝羊體之祖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有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主禮纂註 卷八 本五 四節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臘先作饗禱二字農下有夫字切呂本割下有牲

九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勃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五祀木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祀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雷后土為社金正尊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閑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夫農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將去聲御色類切呂本作難

仲冬教大閱禮儀脩此言習射御角力是豫擬仲冬教戰之事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材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

敢侵削陂廋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也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漁師即周之獸人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以其職故也仲秋言行罪無疑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

主禮纂註 卷八 六十六 三百八十二

大故曰無赦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則豈剝下益上者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陂廋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

令則雪霜不時小不時起土地侵削

侵扶切

高氏曰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虫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恒煥若之徵

也秋金氣于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  
日不時水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  
範五行急恒寒苦之徵也鄭氏曰東開不密  
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虫動  
也暴風不寒蟄虫出已之氣乘之也立夏蟄  
用事災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  
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  
微申霜直參伐為兵

### 右記孟冬九十節

### 仲冬之月

斗柄建子之月於冬為  
仲在夏正為十一月

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與壁同  
呂本作壁

### 主禮案註

人卷

本七

三言

日經於十辟則東辟見於南方正中旦則軫  
星見於南方正中辟壁也北方之宿軫南方

之宿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 腎

並詳見上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陽  
氣聚於下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  
鍾○愚按一陽生於下以為三才之始天地  
生生之德始見又為萬物之始天一生水一  
為數之始水為五行之始黃鍾之律應元和  
之氣而生焉故黃鍾為六律之始以此起度

以此起量又為度量之始備五音成六樂假  
天地和人心來四靈喻百獸成雍熙之化並  
以黃鍾為本

冰益壯地始圻鳴旦不鳴虎始交

鷩苦刻切  
呂作鳴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冰益壯地始凍裂鳴  
旦求旦之鳥夜鳴而未旦故謂之鳴旦鳴而  
不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  
虎陰物感陽生而交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王食黍與彘其器閑以菴

太廟中央室曰玄  
堂北堂大室也

### 主禮案註

人卷

本八

三言

飭死事

呂本無此  
三字

方氏曰飭死事於是  
月者以教大閑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

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天地之房諸蟄

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讀如  
沮如之

沮呂本無慎字蓋下有藏無毋發室屋及五  
字起大衆之起上有無字閉下有發蓋藏起  
大衆六字沮作且  
高氏曰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孔氏曰土功之  
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孟冬之謹  
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

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諸蟄則  
死人必疾疫也故約束有司於此堅固汝則  
塞之勿令開動若有開動令地氣沮泄則  
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火舍之處此天地  
之房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  
死人疾國有大衆隨逐其後命之曰暢命者  
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  
實不發動也皇氏曰春謂泄人爲疾疫皆  
逃也吳氏曰水在下而濕潤反上謂之沮  
如水在內而漫泄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入  
而反發出如水之沮如泄漏故曰沮泄災  
禍隨之而見朱氏曰陽久屈而後伸故云暢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禮纂註 八卷 六十九 四百五十七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  
掌治王之內政官令發出及開閉之屬重閉  
內外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  
奢僞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  
者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重其政令常察  
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其門閭房室皆有  
內外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戒  
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務  
在質素毋得過爲淫巧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  
毋有差貸

禮纂註 在由切 秫音述 麴音曲 蘖魚列切 絜子庶切 大齊才細切 監平聲 貸它

得切呂本熾作鑄鑄作或  
大酋者酒官之長也秫黍之黏者齊謂齊同  
米拉同肥類類如一也麴蘖以及時造者爲  
善故曰必時湛謂漬米熾謂炊米漬米以水  
淋沃必去盡米塵取水清不潘爲度炊之時  
亦不可令幾惡重雜之故湛熾皆言必絜詩  
云古蠲爲饌言炊飯之絜也炊飯既絜則以  
麴蘖與飯和合一處以水漚之其水必清列  
之泉氣味芬芳者歐陽氏云釀泉爲酒泉香  
而酒烈故曰水泉必香盛之須用陶器木器  
之類終不若陶器爲佳故曰陶器必良既和  
合釀在陶器之中須煖氣溫養之以待其成  
就煖氣過盛則傷於熱而敗就煖氣衰歇則傷  
於寒而敗自始釀至成就晝夜溫養如煉大  
藥者之火候是謂大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  
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貴得溫養

禮纂註 八卷 二十一 四百五十五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凡此皆水神也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海者  
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河淮濟之類名源者  
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  
濟源自沁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  
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  
歸於澤而復其本源故命有司祈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穡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  
者取之不詰

孟冬既命有司謹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  
矣至於於是月農猶有不收穡積聚馬牛畜獸

猶有放佚者則是情辭之民而不聽令者也  
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為之詰焉亦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

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呂本作疏

無水曰藪有水曰澤草實曰疏野虞掌山澤  
之官故教道之蔬食為草木實者山林蔬食  
榛栗之屬藪澤之蔬食為草木實者山林蔬食  
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道  
之而無過其所欲乃或侵彼之分奪人所有  
則是疆暴之徒所以罪之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

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

待陰陽之所定音皆切去上聲

冬至之日晝漏四十五夜漏五十五故曰日

短陰氣在上微陽動非故曰爭前於夏至已  
戒掩身節慾矣至此冬至又申明之然曰去  
日禁是聲色必絕嗜欲必除不特節之而已  
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不  
行微陽初生非靜以養之能令長乎此災理  
元化之事其於自身則亥子之間先天元氣  
益然升騰其於學問之功則剝復之間一念  
不善充然自得皆須肅戒掩身以養其端便  
使不為牛羊反復之特方能充實光輝暢於  
四肢發於事業而馴躋於美大聖神之域月  
令所成固聖人立教之遺意也君子奉天時  
行於此言  
能不加省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而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宛  
而上首故結而屈也芸荔挺俱香草應陽氣  
而出也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  
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陳氏曰此又記子  
月之候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  
潤者漸滋發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  
其候者詳於  
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呂本水上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馬氏曰萬物之材  
數榮則柔收斂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  
箭竹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上

設官之實所以待事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  
器之實所以待用無用之器特虛器爾陽實  
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  
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關庭門閭築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門謂門之中間闕空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  
庭謂門之內外間曠之地無室房處也塗者  
蓋謂塗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寢  
廟之門閭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墀  
墀以塗塞其門之罅隙圉圉四面有垣墻壞  
者塗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雷乃發聲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雷乃發聲

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主禮纂註

人卷

十一

三十一

右記仲冬九九節

季冬之月

季夏正之十二月也

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切

考切丁

日纏於婺女昏則婁星見于南方正中旦則  
氏星見于南方正中婁北方之宿氏東方之  
宿○按日在某者日月所會之辰也會于寅  
曰娵訾則營室之次會于卯曰降婁則奎之

次會于辰曰大梁則胃之次會于巳曰實沉  
則畢之次會于午曰鶉首則東井之次會于  
未曰鶉火則柳之次會于申曰鶉尾則翼之  
次會于酉曰壽星則角之次會于戌曰大火  
則房之次會于亥曰析木則尾之次會于子  
曰星紀則斗之次會于丑曰玄枵則女之次  
凡十有二辰焉爲周天之度以成一歲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奏陰節

五禮集註  
人卷

七十五

三

陽也助其成功  
故曰大呂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雞乳作乳雉雞

鄉音向呂本作乳雉

鴈彭越是月北向將來至北漠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爲巢鄒氏雉鳴也詩曰雉之朝雊鴈北向順陽而復也雉大畜也感於陽而後有鴈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驥載玄旂衣黑

衣服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闔以奄

北向堂東頭室  
也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礫出土牛以送寒風

難乃多切  
竹百切

大難逐盡陰氣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  
四日玄衣朱裳執戈陽盾率百隸而時難以  
索室驅疫鬼旁磔大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  
之氣也出土牛今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  
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季春唯國家之雉仲秋  
唯天子之雉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雉其時  
以畢送寒氣也舊說此月日經危危司命二  
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  
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  
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  
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唯磔以墜除之

### 征鳥厲疾

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即鷄鳩鷹隼之  
屬厲嚴猛疾健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

取鳥捷疾  
嚴猛也

###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者禹稷之屬也天曰神  
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臣畢祀之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  
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

祇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

###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 廟

仲秋犬嘗麻季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  
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

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是也  
愚按春秋書云觀魚于棠先儒以為譏其臣  
滅僖伯諫之以為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不  
射者何也蓋彼以春觀魚非季冬之觀漁以  
薦也

###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腹呂本  
作復

水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非特  
水面而已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  
陰事之終也

###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

### 具田器

耒耜上聲

### 圭禮纂註

卷八

七十六

音字

高氏曰入凌室也詩曰一之日鑿冰沖沖二  
之日納于凌陰是也出出之亦簡擇之也鄭  
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  
氣過農事將起也耒耜耒之金也廣五寸田  
器鉏耒之屬孔氏曰耒以木為之長六尺六  
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夾直者二尺有六寸句  
者二尺有六寸底謂耒下向前回接耒耜耒  
以金鐵為之鉏也顧氏曰古來用牛耕如論  
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命農  
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方氏曰冰之入也  
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冰入  
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  
相耦而耕也

###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合古音切  
去聲

鄭氏曰歲時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寢以紀  
恩也明堂禮曰季冬國命為酒以合三族君  
子悅小人樂孔氏曰云罷者以一年頻停至  
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高氏曰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  
為百縣縣有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  
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薪柴薪置壁與牲於  
上而燎之以升煙氣故曰以供郊廟及百祀也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

終歲且更始專而農艮母有所使平聲

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于玄枵從此每月後  
次它辰至此月窮於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

主禮纂註 八卷 七十七 四百七十七

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自此月與  
日會于它辰至此窮於還復會于玄枵故云  
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  
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

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  
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

六十六月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

終猶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謂此月既

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無得

與起造作有所役使也此是制禮者總為戒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

飭國典者和飭六典之法也六典則治典教  
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吳氏曰國典者經  
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  
令變而從宜者也論猶云集議也國典有定  
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其所  
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一商論於今  
以待來歲行之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之饗

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  
故命太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  
專王之政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  
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社稷王之社稷

主禮纂註 八卷 七十八 三百六十六

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  
故賦牲共王社稷也吳氏曰次諸侯之次謂  
其次諸侯之爵列以定其國之大小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  
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又別命同姓國  
共之也天下不用大豕社稷大牢有豕而無  
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犧牲宗廟脩六牲故

云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

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小宰又  
別次采地大小至于庶民受田准土田多少  
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土  
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土在其中省文爾  
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  
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呂本此下有行之是令此

謂一終三旬二日

上文言天地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摠上三者而言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并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三禮纂註

八卷

七十九

通四書

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祆四鄙入保

行春令則胎天歿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鳥切

鄭氏曰白露早降介蟲為祆戊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龍蟹四

鄙入保畏兵辟寒象也胎天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天火長也此月初南萌芽季春乃勾者

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

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木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方氏曰冬

之序為後于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為正言之則冬為先也介虫之性亦于物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為祆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秋為金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痊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而行歲終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則盛陽燠之也

右記季冬凡七節

三禮纂註

八卷

八十

通四書

三禮纂註卷之八終

三禮纂註卷之九

儀禮

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燕射朝聘等禮也張  
淳以爲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者見其中  
不惟詳次經禮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  
節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  
然又謂之經禮何也蓋對曲禮而言此乃禮  
之大經非微文小節也然又謂之禮儀何也

三禮纂註卷之九

乙

三

蓋對周禮而言此禮之有威儀文章非止汎  
載天下法制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  
爲禮謂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二禮之  
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乎禮儀以爲人  
倫品式斯道准的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  
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得有過  
不及焉此所謂脩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  
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

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

先儒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興  
致太平時作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  
莫之能也然直謂之正天下之具則似爲正  
天下而設故邀人以不可從也夫禮卽性也  
儀卽禮之所節文也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當時以此藏  
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  
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  
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以正身有  
事則以爲據依而行禮陶鎔漸漬日改月化  
而不自知此有周盛時所以上自朝廷下及  
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準繩之中  
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爲古今冠  
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  
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不便而皆去之此十

三禮纂註卷之九

二

三

七篇者特以士大夫禮而幸存耳予思謂有三百孟子於諸侯喪禮未聞且此惟侯國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畧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王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爲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中國幾何而不爲夷狄乎是以朱子晚年於

禮記集註

九卷

三

旨先

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稿而沒然尚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蚤歲卽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志禮古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是經與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附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清氏叙錄既知非之及考註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爲註簡畧特甚予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

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問傳三年問雜記祭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故今附著于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間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之說有裨於經者旣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信然乎宣城貢汝成識

禮記集註

九卷

中

禮記集註

士冠禮第一

鄭氏曰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  
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者若天子之士則  
朝服皮弁素積矣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  
為士朱子曰此謂士之子雖未仕然亦得用  
此禮也冠於五禮為嘉禮大小戴及別錄皆  
為第一今仍之○敖氏曰此篇主言士冠其  
適子之禮

圭禮纂註

五

愚按據下士昏禮士相見禮皆士身所行則  
此士據其子之為士者而言也此經凡言士  
禮皆指諸侯之士其大夫亦然蓋此經為諸  
侯制之以為其國之典籍也其王朝大夫士  
之禮蓋亦別有其籍而今不存云孔氏曰冠  
之所起按畧說云古人冒而句領註云謂三  
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項世本云黃帝造冕  
旒蓋前此以羽皮為冠至是乃用布也此冠  
者加冠於首之稱也考朱子經傳通解於舊  
文頗有所釐清如取三屨以合於陳器服之  
以諸辭各附於本章之下增女笄一節自難  
記而求其後記以入後篇之類吳氏考註始  
氏集說多仍之今皆悉復其舊傳曰夫禮始  
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  
此禮之大軀也是以冠禮獨為諸禮之首此  
制禮之深意云

士冠禮

此一篇之總目  
也後篇皆放此

筮于廟門

筮者以簪問吉凶于易也必筮日者重冠事  
也廟謂廟廟于門而至于堂明其求于外神  
而非求於廟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即位于門東西面

主人將冠者之父也玄冠黑緇委貌也朝服  
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衣與冠同  
色也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也蓋冠時主人  
入廟惟服玄端爵鞶於此筮時不服玄端乃

圭禮纂註

六

服朝服可知其為尊者也緇帶黑緇帶也以  
練熟白緇禪作帶體其廣二寸而緇緇其兩  
邊又以緇緇其垂下之兩末與兩邊也再緇  
四寸屈垂三尺帶之垂者必反屈向上又垂  
而下大夫則禪其屈與垂者士則惟禪其向  
下垂者而不禪其屈者也陳氏曰緇者陰之  
體士則體陰而已故緇以緇素鞶象裳色也  
古者由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鞶  
以蔽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  
蔽前示不忘古也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有司即筮者占者  
宰宗人之屬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闌西

闕外西面

圖魚列反圖音城

筮以著筮卦也席蒲筮也士用蒲席神人同之也所卦者以畫地記父及書卦之具也陳也西塾門外西室也門側之堂謂之塾土喪卜日之禮云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然在龜東然則此時具饌之位亦然闕門撥也當二扉中所豎短木闕謂之闕所以限內外者闕西東西節也闕外南北節也此席西於闕乃云門中謂在西扉之中與立不中門之同中

筮人執筮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

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

主禮恭謹

九卷

七

四百五

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貶反之筮

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

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少牢饋食禮筮者史也此亦宜然史而云筮人因事而名之也筮即著也易大傳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積藏筮之器龜積以木著積以革上積者其制有上下上為蓋下為編也少牢史左執筮又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是也宰亦右贊命必于右者地道尊右也少儀曰贊幣有司也何者宰同在有司位至是乃來主之布於其子某之首敢筮東面受命右旋北行就席命筮史于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筮遂述命乃釋韝立筮凡上筮於門

者皆西面筮宅則北面蓋西北陰方卿之以求諸鬼神也卦者有司之職父書卦者也筮人以方爲所得之卦於木以示主人主人視畢又反于筮人筮人還與其屬共占之筮人東面而言還復其位仍在有司中也必旅占者欲盡衆人之見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速日去初筮旬有一日也少牢日用丁巳則後丁後巳爲遠日也初儀筮人執筮以下是也

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宗人有司主禮者告事畢東北面

右筮日

主禮恭謹

九卷

八

三百五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

戒警也告也賓主人僚友之賢而有德者一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惟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將冠子而就告之使來觀禮也禮辭一辭而許再辟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

主人退賓拜送

拜送謝之也凡拜送客皆於既退之後故不答拜

右戒賓

按既曰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實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還

賓拜辱卿射亦然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為正但此不言拜辱亦以不為賓已故也教氏曰此戒賓之儀畧者蓋以宿賓之儀見之也愚按此章辭具在經後通解分附於此今仍置於後學者考之

###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舊謂前期三日為未詳蓋誤以宿賓與筮賓為一日筮賓筮其可使冠于者謂於前所成賓之中筮取吉者為加冠之正賓也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朱子曰前已廣戒衆賓此又擇其賢者筮之吉則宿之以為正賓不吉則仍為衆賓不嫌於預戒也愚按賓之賢其以筮固決於平日而猶假於筮者異日或以他故而不得與或貌從而心不有所不肖此皆非人之所能測而鬼神有以知之矣故預為筮而定之也其筮之辭蓋曰某以來日某加布於適子某之首將以某為賓庶幾從之如求日之儀者其儀節如常也

###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

### 面答拜

言乃者謂既筮之次日乃宿之宿之為言速也既戒之則宜速之使來也不曰速而曰宿以其事在異日也此賓正賓也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其

非正賓則不更宿也主人服朝服自筮日至此無政服之文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西面再拜拜其辱也禮又謂之拜迎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也如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敬宿賓對曰某敢不

###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主人與賓皆上士也贊者降一等取之若賓主皆是下士則亦取下士為之故氏曰贊冠者一人贊者之長也尊次於正賓如鄉飲酒之介然故主人亦親宿之若衆賓則或使人

### 左禮集註卷九

宿其禮簡故經不著之也

### 右宿賓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厥明夕謂宿賓之明日向暮時也期加冠之期兄弟主人之親戚也宿服朝服也有司皆如宿服則主人及兄弟可知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

有司之佐禮者在主人曰橫在客曰介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上文兄弟有司皆已在此位此後告者禮取審慎之義也告兄弟蓋東北面告有司蓋西北面

### 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宗人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及衆賓

### 右爲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

爲反

此言陳洗水也承盥洗之器也榮屋翼也即今之博風謂之榮者言與屋爲榮歸又言翼

主禮集註

九卷

者與屋爲翅翼也按匠人夏后氏世室殿人重屋四阿蓋四注也夏氏但兩下爲之不四注故名爲夏屋若今之門廡也天子諸侯則四注故燕禮之洗當求雷教氏曰說文云屋相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相相也爾雅曰相謂之梁然則榮者乃梁東西之兩端也堂深從堂燕北至房室之壁南北以堂深者洗去堂遠近取於堂上之深淺也假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此謂該洗南北之節視堂深之度而爲之水所以盥洗其器尊卑皆用盥惟有大小之異水在洗東祖左海也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緇韠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玄端玄裳

### 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鞶

此言陳服也在牖爲西揔一室爲北上也服陳於北而東其領便其先取任南者也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纁淺絳色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緇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纁衣絲衣而緇色者論語云今也純儉詩頌曰絲衣其紆載弁揄揄此爵弁絲衣正制如鞶合常爲之不以鞶者尊之而異其名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上古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所謂未有絲麻衣其羽皮者素白纁也積猶辟也以其素爲裳辟其要中皮弁次於爵弁亦士之尊服或曰君視朔之服其衣蓋亦絲而色如其裳玄端以其但正幅故得端名即朝服之衣而易其裳也此莫夕

主禮集註

九卷

於朝之服一曰玄端士之正服也玄端玄裳謂玄端之服其裳以玄者爲正也若無玄裳亦許其用黃裳若雜裳故曰可也○此所陳爵弁衣在北皮弁衣次之玄端又次而南皆東領取者舉其領而服之便也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纁廣終幅長六

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紃纁纁同篋

教氏曰下經言賓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是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蓋別以緇布一條圖冠而後不合故名之曰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別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又皆有纁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蓋太古始爲冠之時其制如



此後世之冠縫著於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為之也教氏曰纓以繒為之長六尺固足以編髮然廣惟一幅則圍髮際而不足或亦缺其後歟古者布帛幅廣二尺經言纓於缺項二弁之間以見三加同一纓也弁今之簪也二弁之筭天子諸侯用玉大夫士用象紃弁之繫也以組一條為之冠用纓弁用紃各從其便也鄭氏曰有弁者屈組為紃垂為飾無弁者纓而結其條孔氏曰有弁謂之弁屈組為紃謂以一條組於左筭上繫定逆順下右相向者仰屬於筭屈繫之有餘則因垂為飾必屈者擬解時易為繫屬之也無弁謂組為纓纓而結其條者條即組也謂以二條組為纓兩相屬於缺而下垂乃於順下結之也纓邊組赤側也以繒為中以纓為邊側而紃之也同篋謂六物纓纓二弁二紃也隨方曰篋

主禮集註 九卷

十三

四十五

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

簞筭類筵席也二者一冠一體在南者在簞南也此陳櫛與席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解角枌脯醢南

上音武音海

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甒瓦甒飲器也上銳中寬下直甒也醴酒之甘濁不洌者服此者纓裳之北也禮尊設于房臣禮也篚竹器如笥者勺所以斟酒也爵三升曰解四升

曰角尊者舉解卑者舉角口徑五寸深四寸疆底徑三寸枌狀如七以角為之飲滑也脯乾肉醢肉醬南上者篚次尊而還豆又次篚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持于西玷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匱素管反

孔安國曰雀弁也雀弁即弁又曰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其質也爵其色也由是言之爵弁皮弁其制同也此三冠特別執於西方而統於賓蓋以賓尊掌冠事使若賓之物然執匱者皆主人之贊者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玷在東西堂之南角玷屏也以土為之反爵亢圭處在兩楹間

主禮集註 九卷

十四

四十五

按通解考註弁集說皆以記文後要用焉以下至不獲總獲補入此節今仍復其舊

右陳服器

主人玄端爵解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

玄端士入廟之服特牲士禮祭服用玄端此亦土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玄端不言冠可知也至位謂之阼故東階謂之阼階下云禮于阼是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凡牆在堂上者謂之序堂下者謂之墻在房

兄弟畢袞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

袞音

兄弟親戚也袞同也玄者玄衣玄裳而緇帶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也蓋洗當東榮而又在

洗之東是宜東序之東也不爵禪者降於人也故氏曰祔如祔歸給之祔乃祔服之別稱畢祔玄者謂盡服玄端也

### 擯者玄端負東塾

東塾門內東堂負之者北面也故氏曰東塾西塾其北蓋與東西堂相對而廣亦如之立于塾北而云負則塾之崇其過於堂歟士之堂崇三八云負東塾見其少東於入門右之位也

###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

王藻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組錦也蓋紳大帶之垂者并其組皆以錦飾之童子尚

### 三禮集註九卷

十五

華故服此紒結髮也古文紒作結漢書髻亦作結房戶宜當南辟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宜在所陳器服之東當戶而立也

### 右邱位

###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互文也立于主人外門之外西方東面北上外門大門也

### 擯者告

賓之將命者曰擯擯者東面告主人以賓至也

###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

### 與賓揖先入

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答拜不言再可知也凡答再拜而不言其數者皆放此揖贊者導正賓也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

### 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入大門而東則主人在南賓在北俱東向為一曲至廟門則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向為一曲為當將曲之時賓主皆相見故皆一揖通下將入廟門揖為三也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者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庭碑是庭中之大節故立揖放氏曰每曲揖謂大門之內廟門之外賓主於凡所行曲折之處則相揖也主人迎賓入門右西面而立賓入門

### 三禮集註九卷

十六

左東面乃折而北又折而東又折而南與主人相向而前乃東行入廟門主人入門右賓入門左接西塾東面而立主人折而東又折而北又折而西與賓相向而前乃北行入廟也至于廟門揖入者主人揖而先入門右西面也賓入門左贊者皆入門左東面而北上主人乃與賓三揖也三揖者於入門左右之位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北揖讓讓主人言也主人三讓而客三辭既則主人先升一等而賓從之凡讓升之法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客尊則客先讓而先升也

###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主賓俱升立而相卿不拜至者冠子非為賓客故異於卿飲酒也序端東序頭蓋北當序

也賓在西序負序也主人不立於東序者辟  
子之坐且不參冠禮也

### 右迎賓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鄭氏曰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  
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也朱子曰贊  
者西面則負東墻而在將冠者之東矣敖氏  
曰盥者重冠禮故將執事而自潔清也盥于  
洗西者以洗西無簠故得辟正賓而盥於此  
也

愚按贊者將為冠者擯纓首最尊不敢不盥  
恐褻也下文賓欲正纓加冠亦先盥其義同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主禮纂註卷九

十七

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于冠於昨火北  
辟主人此席蓋南上

將冠者出房南面

鄭氏曰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也孔氏  
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昨階  
故也朱子曰按此則昨階切近東序之西正  
當房戶之東辟矣

贊者奠纓笄櫛于筵南端

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猶置也置于南端以  
無妨冠者之升降也

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纓

揖者欲其即筵以揖諭意也即筵而坐贊者  
為櫛而設纓焉皆於筵後為之

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

主人升復初位

賓降為盥也主人降以賓為已事而降不敢  
安於上而從之也主人降立于昨階東當東  
序西面辭者謂主人無事不必降也於階前  
辭之主人少進既則復位賓盥洗南北面也  
一揖揖賓進也一讓禮兩相讓也升亦主人  
先升主人初位東序端也

賓筵前坐正纓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

東面授賓

將加冠先正纓者纓不正則冠亦不正也士  
之階凡三等賓降一等立執事者升一等東

主禮纂註卷九

十八

面授賓以冠賓則西面  
受之冠纓布冠也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

興復位贊者卒

項冠後也右手執項以進冠時右手便也進  
容行翔而前鶴焉張拱曰翔必以容者示之  
以威儀也至則立祝之祝畢坐如初坐于筵  
前以加冠也加畢興而復位復于西序舊位  
也贊者卒其事謂  
設缺項結纓也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

服玄端爵鞞亦贊者為之出房南面者亦如  
初冠時待賓命也

得之即筵坐櫛設筭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  
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冠如初復位贊  
者卒紘

冠者生訖當脫細布冠乃更櫛也筭有二種  
一是紘內安髮之筭一是冕弁固冠之筭此  
未加冠而設筭明是安髮筭也上言設纚而  
不言設筭此言設筭而不言設纚互文也其  
皮弁固冠之筭則賓加弁時自設之可知卒  
紘謂終其設紘之事其設之也先繫一端於  
筭之左端連順下而上復繫一端於筭之右  
端所以固弁也

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禪容出房南面

主禮集註九卷

十九

三百一

容與進容之容同再加祝辭曰敬爾威儀此  
言容出房見其奉賓戒也註曰再加彌成其  
儀益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詠詒其他如加

皮弁之儀

降三等下至地也受爵弁而降三等者以其  
最尊故就而受之不言純衣亦文省也其他  
儀節並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為之冠細布冠爵  
弁則服之以受醴見母兄弟姑姨故不徹也

再加去冠三加去皮弁亦置于篋此所徹者  
篋與櫛之篋也不言缺纚弁紘與冠弁同處  
可知賓贊者徹篋主人贊者徹筵各以其所  
嘗設者故也

右冠三加

三加之辭具于後通解  
考註俱移於此今不從

筵于戶西南面

筵主人之贊設筵也戶室戶也其西即戶牖  
之間客位也筵於此以成人尊之不因冠位  
父在不政即當主人也著代之義於冠時見  
之此席東上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履之面葉

主禮集註九卷

廿

三百二

洗洗解也先盥而洗文不具也房中有洗在  
北堂詳具士昏記酌而云側明無佐之酌者  
賓尊不入房贊自酌也而前也葉柶大端而  
葉葉柶外也覆之而葉贊者而葉授賓賓得  
面枋授冠者冠者得之便於覆手執枋授醴  
以祭九贊者酌醴皆側也特於此見之

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

面枋筵前北面枋音

賓揖冠者就席自於戶東受醴而來立于席  
南北向冠者將授以解戶東室戶東也贊者  
酌醴出房西面賓由西序往故受醴于室戶  
之東也言面枋見其訝受也非所與行禮者  
而訝受辭君禮也固加柶矣復言之見更為  
之也筵前北面欲其受於席也今文枋為柶

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

筵西拜南面拜也賓答拜還拜於西序也蓋授解之時有解在手故不答拜復位乃拜也東面答拜賓之位本在西序東向故在本位拜也

薦脯醢

贊者薦之蓋進於席前之西

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

祭脯醢以脯擣醢而祭之豆間必祭者示有所先也古人飲食於其重者則有祭祭醴三者如昏禮記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

主禮纂註卷九

二十一

三百七

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

賓答拜冠者奠解于薦東七內反

承上文祭醴畢興就席之西端筵末坐而啐醴嘗之也啐畢捷柶而興退降席西坐而奠

解乃拜謝賓也拜畢執解而興賓答拜冠者因奠解於薦東捷柶立也一日扱柶於醴中

云捷者上策下初與扱時異又以明其已入于解則不復統之也既啐則拜拜其意也升

筵奠解不卒爵而奠之者此禮不主於飲也薦東薦左據南面為正也

右醴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辟北面見于

毋見賢

取脯亦右取而左事之必取脯者見其受賜也執脯見于母因有脯而為之且明其禮成也適東壁者出闕門也闕門見雜記時母在闕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闕門

毋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母於子乃侯拜者重冠禮也子拜送母拜受以脯從廟中來也又拜者婦人於丈夫雖子猶侯拜也侯拜者四拜也

右見于母

愚按不見父與賓者孔氏以為冠畢則見見也不言者從可知也敖氏以為父至尊幾禮

主禮纂註卷九

二十三

四百七

有不可行故闕之且父為冠主雖不見之亦無憾也不見賓者賓既醴之則交拜矣是亦見也若復行禮則幾於褻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直音

降階盡處賓西主東對立于兩階間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賓當少進乃字之古者子生三日父名之既冠則賓字之冠義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對

應也其辭見後

右字

按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似字訖乃見母然其實未字先見母既於文非叙先後也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

賓出而贊者不從以其當於冠者為禮也不出外門將醴之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簾席為之更衣以行禮衣服與常服不同故須入次更易也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

主禮纂註 九卷

廿三

面拜亦如之

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蓋兄弟位東方洗東贊者則贊之類亦當西序故東面也亦如之者言贊者先拜而冠者答之也兄弟與贊者皆先拜之亦重冠禮也

入見姑姊如見母

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姨亦依拜

右見兄弟贊者姑姨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緹奠贊見于君遂以贊

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必易服者以爵弁乃助祭之服不可以見君與先生等也玄端則兼玄冠矣而更言之者以初冠時服玄端為加緇布冠之服緇布冠冠而奠之故易玄冠以配玄端也奠贊謂執贊至下奠贊再拜稽首也見于君而不易以朝服者鄭曰非朝事也故曰以其未仕也贊維也鄉先生即鄉大夫致仕者凡言先生皆尚德俱尊者

右見君見鄉士大夫鄉先生

乃禮賓以壹獻之禮

一獻者惟主人獻賓也禮有壹獻者特牲火牢云主人獻尸主婦亞獻是也有各兩爵而禮成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特酬賓先自導飲乃酌以酬賓賓莫而不舉是也然昏禮

主禮纂註 九卷

廿四

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婦酢舅而奠酬是倫有酬酢也特牲火牢各一爵而有亞獻昏禮各兩爵而無亞獻此所謂禮賓以一獻者豈亦各兩爵而無亞獻歟一獻之後即行燕禮也鄭氏曰禮賓不用相泚其醴也泚清酒也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儷音

酬賓者申暢厚意也凡物十日束束帛十端也儷兩也皮鹿皮凡酬幣之法尊卑獻數多火不同及其酬幣惟於奠酬之節一行而已春秋秦后子奔晉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非禮也一日當於賓受獻之後未卒爵之前稍幣乃卒食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

贊音

衆賓也與主人之贊者皆與贊冠者同在介  
列皆與有勞故皆在所禮之列若酬幣則惟  
用於  
正賓

###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  
家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

### 右醴賓

敖氏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爲之若  
不醴于而醴則此禮亦因之而用酒歟用酒  
則爲饗也朱子曰此以上皆  
正禮此以下皆禮之變也

### 若不醴則醴用酒

召反

### 圭禮集註 九卷

廿五

三百五十六

孔氏曰適于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者  
周法也此不醴而醴用酒者夏殷法也酌而  
無酬酢曰醴朱子曰醴亦當時國俗不同有  
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祔布祔有雜合皆周  
禮自有不同未必夏殷法也記註所云若以  
祀宋二代之後及他遠國未能純用周禮者  
言之則或可通然亦未有明文可考也敖氏  
曰此醴與醴太意略同惟用酒而儀物繁爲  
異上既見醴禮此後言醴者蓋冠禮之始惟  
醴而已然少近於質故後世聖人又爲此醴  
禮與之金行言若者文質  
在人用之惟所欲耳

### 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

### 洗有筐在西南順

房戶之間房西戶東也用兩甒焉一玄酒一  
酒也皆有禁以承之禁者承尊之器名之爲  
禁因爲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  
之不忘古也玄酒在西尊西上也尊西者以  
冠者位在西故順之也加勺於二尊之上而  
覆之也南枋爲酌者北而覆手執之便也有  
能以盛解也少牢饋食曰主人北而酌酒洗  
庭洗當東東南北以堂深篚以盛酌解陳於  
洗西南順北爲上也蓋醴之醴尊在房故洗  
亦在房今醴用酒而尊於堂故洗亦當在庭  
其設洗之節  
亦與醴同

### 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

### 升酌

### 圭禮集註 九卷

廿六

三百五十七

朱子曰始加二字乃疊見前始加緇布冠一  
章之禮耳醴用脯醢乃題下事其實賓皆拜  
後乃薦之也賓降者爵篚在庭酒在堂將自  
酌也其降之節亦贊者送于戶西而後降也  
一升曰爵用爵醴禮文也辭降如初如將冠  
時降爵辭主人降也卒洗亦當一揖讓乃升  
賓升時冠者猶在  
出房南面之位

### 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

贊者進于戶西賓升揖冠者就進乃酌冠者  
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於賓  
答拜時贊者則亦薦之凡薦出自東房初謂  
醴時之儀也

###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



卒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

西

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此與用醴行事一同但立于席西為異耳俟賓命者為更加皮弁也朱子曰此正所謂醴禮也下兩醴及後章三醴凡言如初者皆謂如此禮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

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徹之亦贊冠者一日每醴禮畢必徹薦爵所以新後醴之禮若不相因然不徹筵尊三加可以相因也

三禮纂詳

九卷

廿七

加皮弁如初儀再醴設酒其他皆如初

朱子曰此如初儀者如前加一章之儀也言惟攝酒異於始醴其他皆如之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

初

乾音千初之設

三醴惟攝酒及有乾肉折俎齊之為異其他皆如始醴也乾肉牲體之肺也折其牲以為一之儀陳說得之二十一醴則折脊為三曰正脊曰脰脊曰橫脊兩肺各三曰代肺曰長肺曰短肺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肫曰胙九六通為二十一醴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是如此但牲則解

爵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

北面取脯見于毋

此禮同也

右醴禮

醴子與醴子同但節文有少異彼三加既訖出房立賓揖之則就西序之筵受醴此則一加訖出房立賓揖之就西序之筵受醴訖立於筵西賓揖之就東序之筵再加亦然三加訖訖而後脯見毋彼則贊酌醴于房中賓受醴于戶東此則尊于房戶之間賓降取爵于篚升酌鄭氏曰凡醴者不祝孔氏曰凡醴謂庶子冠者

三禮纂詳

九卷

廿八

愚按上云加皮弁如初儀加爵弁如初儀則三加皆有祝辭明矣而庶子冠儀有遂醴文蓋言冠醴同席故云遂以見其用冠席而別設筵于戶西也孔氏遂疑醴為庶子禮誤矣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霤

霤音

殺牲醴子乃禮之盛者云若者不定之辭也特豚一豚也載合升者合左右肺由饌而升於鼎也儀禮有言合升有言升左肺有言升右肺士冠禮豚合升喪禮大歛亦豚合升蓋用成牲者升其肺而去其髀合升則髀亦升也離割也割肺小而長午割之不提心火儀也三牲之制取象焉故高牛鼎之尚長三尺也霤扃之制取象焉故高牛鼎之尚長三尺

醢之局二尺亦謂之鉞易曰王鉞金鉞說文曰以橫木貫耳而奉之則木其質金玉其飾此豚鼎當用小局鼎以茅覆鼎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詳見公食大夫禮

### 始醢如初

朱子曰初謂前章之始醢也蓋亦薦脯醢也薦爵進尊不徹也

### 再醢兩豆葵菹羸醢兩遷栗脯

鄭氏曰羸醢蟪蛄醢也孔氏曰此增敬者為有殺牲故盛其饌朱子曰再醢唯酒加遷豆為異不言如初者可知也蔡氏曰是禮愈文故於此加適豆以起三醢之禮且示孔氏有漸也兩豆兩遷之位若以有俎之禮言之則醢在菹東栗在菹西脯在栗南此薦雖不與二醢有俎者相因而伉則亦放之數按醢人註云細切為醢全物若脯為菹作醢及醬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菜麵及鹽漬以美酒塗置醢中百日則成矣是作醢及菹之法也

### 三醢攝酒如再醢加俎齊之皆如初齊肺

言攝酒如再醢此與不殺之禮互言之也加俎謂於遷豆之外又加俎設之當菹醢之南三加後者攝尊故三醢而後者愈盛禮宜相稱也齊之不言祭者省文也肺之齊者必祭祭者不必齊也朱子曰初謂上章之始醢也上章及此三醢兩節但皆攝酒齊俎為異而其餘皆如初則祭已在其中而鄭氏至此收齊為祭誤矣

三禮纂註

九卷

十九

四百六十六

### 卒醢取遷脯以降如初

遷脯謂其在遷者也言此以別於所祭者耳三醢亦兩豆兩遷如再醢而又加俎焉一俎而兩豆兩遷變於常禮亦盛之

### 右殺牲而醢

孔氏曰此論夏殷殺牲醢子之事也敖氏曰是篇如言醢次言醢後言殺聖人制禮愈變則愈盛此亦可見其尚文之意也愚按當時有醢有醢有殺之俗聖人特為制其禮儀使依是而行之所謂禮從俗循其教不易其俗者是也若如敖說則是聖人先天以開人世未尚文而先為文以滋文弊也

三禮纂註

九卷

三十

三百五十九

###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父伯父叔父兄亦從兄孤子雖尊於家然未冠則不可與成人為禮於外故戒宿賓客則諸父諸兄為之惟言父兄宿戒則筮日筮賓為期之事皆將冠者自主之可知

### 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

### 冠主禮於阼

言紛嫌與父在者異也冠主將冠者親父孤子未冠即行成人之禮以無父則得伸其尊也諸父諸兄不主其事家無二主也立于序端因冠主之位也禮謂賓與冠者行禮也蓋指三加與醢之類而言行禮皆於阼亦見其異於父在者以其主人故也然則若醢若醢

皆因冠  
禮可也

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若拜

此賓主相拜之正位凡拜謂  
至人於醴若醴時拜受之類

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孔氏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若在內者  
家私之禮也故氏曰殺謂醴而殺牲也直東  
塾當其南也鼎陳於此亦侯時而入錯之凡  
鼎既升乃舉而別陳之者正禮也是孔為主  
人而設故得如禮大夫士陳鼎於門外皆北  
面惟喪奠乃西面耳國君陳鼎南面

右孤子冠

主禮纂註  
卷九

三十一

三十一

按父在時冠于東序醴於戶西此則冠於阼  
階三加訖皆即進受醴於阼階也拜必阼鼎  
必陳於門外  
此其異者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醢焉

房外尊東也不於阼非代也不醢於客位成  
而不尊也言遂者見其因冠席也冠醢同處  
可以不不必別布席絰惟言冠而遂醢餘無異  
文則三加三醢皆與上文適子之禮同可知  
矣但惟以冠醢在房  
外為異故特見之

右庶子冠

冠者毋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若死當云沒不得云不在且母死不得使人  
受脯則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  
為母生在於後見之也朱子曰詳經意恐燕  
存沒若被出皆是主人若非宗子則固有無  
主婦者此云使人  
未必母使之也

右母不在

此下朱子經傳通解復有女子笄一章蓋采  
雜記文補之今一作經文不敢加焉按此經  
惟士冠禮自十以上有大夫諸侯天子冠禮  
見於家語冠頌大戴公冠與禮記特牲王藻  
者雖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戴公冠亦可考也如趙  
文子冠則大夫冠禮也魯公和隱公冠則諸  
侯禮也周成王冠則天子冠禮之大夫無冠禮  
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大夫冠

主禮纂註  
卷九

三十一

四百五十一

則服士服行士禮而已始冠緇布冠自諸侯  
下達諸侯始加緇布冠緇布冠有緇尊者歸也  
其服玄端再加皮弁三加玄冕天子始冠加  
玄冠朱組纓王藻曰此天子冠也再加皮弁  
三王共自天子達於士以其質素無改三加  
衮冕又君冠以裸亨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以先君之祧虞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  
祧也又諸侯禮賓以三獻之禮其酬賓則束  
帛乘馬其詳見于朱  
子儀禮經傳通解

冠記

孔氏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之不備燕記經  
外遠古之言鄭氏曰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  
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未知  
定誰所錄也今按記文本附全經之後而朱

于通解乃依辭例分以附本章之左今一復其舊又以士昏禮以下諸篇觀之諸辭皆為記文獨此辭在經後記前必為錯簡今亦以諸篇為例以辭附記後云朱子曰考此記文皆見于家語和隱公篇而彼詳此畧故今刪去而取彼文備潤以附冠義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委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緇如誰反

手禮集註九卷 手三 四育至

太古唐虞以上雜記曰太白緇布之冠不緇太白即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緇縹飾也太古尚質無飾時人乃綏耳故曰未聞之於古也君子重古故始冠冠其齊冠故孔子曰示不忘古也皇氏曰齊則緇之亦謂祭前若祭時自著祭服則有虞氏皇而祭是也太古古同服三代改制齊冠有年追之等獨以白布為喪冠當自夏禹以下也按王藻緇布冠緇縹諸侯之冠也鄭氏曰冠禮緇布冠有績緇耳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有績緇耳冠而敝之言後世不復用之以為齊冠但初加冠若廢人則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縹是庶人用緇布冠籠其髮以為常服也

適于冠於昨以著代也醯於客位加有成也歷反

去聲 昨謂東序北近主位也適于冠於昨若不醴則醯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醯醢不代父也著明也明其代父也冠禮或醢或醯此惟言醢亦見當時尚文之意加猶尚也尊也有成謂有成成人道也尊其有成故以客禮待之

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則志益大也敬其名者重以未成人之名呼之也凡人之志皆欲自卑而尊故三加之禮其最尊者後蓋諭其志然也諭深曉

手禮集註九卷 手四 言全

之也名者實所受於父母成人益文故敬之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音年堆

委貌所以安正容貌也章甫以表明丈夫也年堆以其形名之此論始加之冠三代常所服者皆用緇布冠但周為委貌之形殷為章甫之形夏為毋追之形為不同耳

周弁殷冔夏收音况

弁禁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恤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自斂髮也此論第三所加之冠弁冔收也冔收與弁同稱是亦弁之類也

三王共皮弁素積

此論第二所加之冠自天子達於士以其質素故三王同之也教氏曰此以其制善不得而變之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大夫始仕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為大夫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自夏初以前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末上

圭禮纂註

卷九

下相亂纂註所由生故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質也則是公侯父死子繼其來久矣或有幼而嗣位者是雖未冠而其爵固已為諸侯矣則及其冠也不容不與士冠禮異此所以至夏末而始作此公侯之冠禮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朱子曰此明世子之冠猶士禮也蓋天子之長子其冠時猶士而用士禮以其未即位則無爵故也未有爵而自異於士是生而貴也舉天子之元子以見其餘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教也虎

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殺色界

朱子曰此於冠義無所當疑錯簡也蓋老子不尚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各推其賢者奉以為君沒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為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於中古乃在上者擇人任官而為之爵等此則德之衰殺不及上古之時矣又至於周而有謚法則生而有爵者死又加謚此則又其殺也上古民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謚法故雖有爵而無謚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

履夏用葛玄端黑履青絢纁純純博寸

億經章

履以葛為之其色黑欲與玄裳同色也履頭絢屈之飾曰絢履底相接之縫曰纁纁口緣

圭禮纂註

卷九

邊之條曰純皆以青色三者之廣以寸

素積白履以魁柑之緇絢纁純博寸

白履與素積同色又以蜃蛤殼灰塗註履上使色白也其絢纁純三者則用緇色也

爵弁纁纁黑絢纁純博寸

教氏曰黑纁青絛白履緇纁則此纁纁當絛以白而白非所以為絛也故越之而用黑焉此見履者或言衣或言裳或言冠錯綜以為之也先卑而後尊以三加之次言之也

冬皮履可也

冬時寒用皮春宜從夏秋宜從冬舉冬夏者以寒暑極時為言也皮履不見其色與絛同

於上可知

不獲總履

總音

鄭氏曰總履喪履也屨下灰治曰總孔氏曰喪履有總衰四升有半即總履亦是喪履教氏曰不獲之屨著屨之稱也總乃布之疏者以之為屨則輕涼也言此者嫌夏時冠或得用之總非吉布而冠則嘉禮之重者是以不宜履此若燕居則或屨之可也按自屨要用葛至此本在辭後記前今以下篇例置之於記後辨前朱子於通解我附上經陳雷服章未愚意不敢以記亂經仍復其舊學者自考焉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

之也

九卷

三七

三

鄭氏曰吾子相親之辭子男子之美稱孔氏曰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布繡布冠也教之者以加冠行禮為教之也

孔氏曰周公設經直叙行事恐失次第不舉其辭今行事既終乃總見之也又以士昏禮例之此以下所載諸辭皆當為記文當在經後記前

愚按此辭多與左傳等語相類疑亦後人所記未必周公之言宜在記後朱子又分附諸條之下以從簡便今復其舊云

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

音

恭

不能共事則冠禮不成故云病吾子病猶尋也

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

重有命某敢不從

重音

重耳也敢不從許之辭也

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

對曰某敢不夙興

正賓而下其宿之之辭皆同惟以主人之親與否別之蒞臨也

始加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

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九卷

三

三

朱子曰諸辭皆當以古韻讀之其韻乃協令吉皆善也元首也棄爾幼志戒之也慎爾成德勉之也先去幼志而後能慎成德幼志即傳所謂童心成德成人之德祺祥也介景福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汝之大福也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而

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胡猶遐也遠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德者內也威儀者外也學者固以德為先威儀為後然不重其外亦未必能保其中之所有者也故先言敬威儀而後言慎德淑善也眉壽眉秀出年老必有豪眉也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

歲之正當冠之年也古子男子二十而冠歲言正而月言令言吉則周禮冠無常月可見矣特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成兄弟之德則正身齊家之事也以此勉之也髮白復黃面如來梨之色皆壽徵也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此以醴飲冠者之詞醴言厚者未淨也薦言芳者脯醢芳香也拜受祭之亦教之也

主禮纂註

九卷

三十九

三百三

賓釋此辭亦在進前北面冠者未拜之時歎休美也不忘長有令名也古人祝頌之常語詩多用之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暨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旨美也寶誠也寶時誠得成熱之時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言女方加元服而兄弟皆來者蓋女孝友之德有以感格之也然自今以後常當保守此德而勿失也美而復戒之也一加則一醴故每醴之辭輒見加冠之序以明其各有所為而不嫌與祝辭同也

再醴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乃伸爾服禮儀有

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音思呂反

消清也伊惟也祐福也

三醴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旨美也楚陳列貌肴升折俎解見前

字辭曰禮儀既備今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主禮纂註

九卷

四十

三百三

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也伯仲叔季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朱子曰按檀弓孔疏云人年二十冠而加字如曰伯某甫者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

冠義

冠昏射燕喪祭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禮之經也禮記所紀經之節文也又有義焉述其制作之意也義即傳也思既尊記中雜紀合於各經者附於各經之序又取記中各義全文各附于經焉如近時周易彖象附在卦爻之意也學而不罪其僭妄則以易于觀覽為宜矣後凡昏義鄉飲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喪大小等篇皆倣此



按冠義記中全文也以其釋冠之義則冠經之傳也故列于此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肅齊顏色順辭令容肅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肅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此總釋制冠禮之義凡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參三才而異於禽獸也凡人之所以參三才

三禮卷註

九卷

甲一

重

而異於禽獸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其見於身也有容體有顏色有辭令其著於倫也有君臣有父子有長幼以備其身則容肅正顏色齊辭令順而禮義備矣以明其倫則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禮義立矣倫必先于身身莫重於首加冠于首者文以成人之容而貴以禮義之始也先王制禮以淑天下首以冠禮其義蓋如此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禮去

此以重禮明筮日筮賓之義筮日謀諸天筮賓求助於賢也先王所以為此者以冠事為

大而敬之也非敬冠事重禮義也禮義為備身明倫之本身脩則道立倫叙則道明有國乎禮也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醯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此以著代成人釋冠醯三加字之義冠者之席在堂而賓之受冠皆於阼阼者主階冠而代父故曰著代也醯席設于賓位三加終于爵弁冠而至于爵弁則德與位並隆矣故曰加有成也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后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

三禮卷註

九卷

甲二

重

為禮也玄冠玄端奠華於君遂以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此以成人釋母兄拜之義尊者各拜以成人而與為禮也尊莫如君齒德莫如鄉先生以成人之禮見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

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此以爲人釋責以成人之義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倫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倫此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父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而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后可以治人也古者重者必行諸廟中昏禮納采親迎皆主人進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

三禮纂註卷之九

中三

三禮纂註卷之九 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

儀禮

士昏禮第二

鄭氏曰此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二

故氏曰此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娶必以昏取其近夜也呂氏曰易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

三禮纂註卷之十

十一

終

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愚按譙周云大吳制嫁娶儉皮爲禮是昏禮所起也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孔子曰霜降逆女冰泮娶妻而媒氏又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詩亦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有鳴倉庚之子于歸此昏禮之大期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餘詳具于昏義學者考焉

昏禮

此一篇之總目

下達納采用鴈

氏曰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也經惟自士昏禮故因以下達之文見之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鴈者皆當下達惟納徵之禮或異耳采者取也媒妁傳言女家已許乃敢納其取之之禮也用鴈程子謂取其不再偶之義春秋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強委禽焉是大夫納采亦用鴈之徵也

###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凡鄉射燕禮設席皆東上神尊不統於人凡地也尊者几席皆南面几在席之西端變於生人也神位於室則居主位於堂則居客位凡

### 主禮集註

卷十 二 鉉 四

受禮於廟而不於戶牖間行禮者又設神位於客位示有所尊敬其事也

### 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

使色吏反

在賓曰使在主人曰擯賓之將命者入告擯者因告于主人乃出請事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事凡賓非主人之所戒速而來者則有請事之禮擯者請事賓執鴈納采擯者乃入告主人凡請事者西面入告者東面

### 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拜迎之禮主於使者不答拜者使事未致不敢以私禮雜之也與賓揖先入也揖入之後亦每曲揖

### 三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入三揖者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堂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三者禮之大節尊卑同故鄉飲鄉射聘聘食皆有此三揖之法主人以賓升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主尊賓卑主人升一寺賓乃升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也凡士之廟五架爲之棟北有室中脊爲棟棟南爲楣楣前接簷爲殿殿前得深入當之入堂深示親親也

### 主禮集註

卷十 三

### 授于楹間南面

授一作受

鄭氏曰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即同也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爲人使而授於堂乃不南面者辟君使於大夫之禮也授受於楹間敵也使者雖賤於主人然主人上其爵卑未足以自別故使者無降等之嫌而得與主人於楹間相授用敵者禮也

###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主人先受鴈於賓賓出因以所受鴈授於家臣之老公士大夫以貴臣爲室老

### 右納采

按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第則稱其兄公羊曰昏禮不

稱主人何休曰為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  
諸父兄師友其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主  
人何辭窮也無母也記又曰辭無不腆無辱  
摯不用死凡行事用昏昕受諸禍此經文  
之所未及又  
以參之庶倫

### 擯者出請

主人不知賓有事無事故  
使擯出請也請請事也

### 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鄭氏曰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賈氏曰此一  
事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入門升堂授  
鴈與采禮同故云如初禮  
也教氏曰問名問女之名

### 主禮纂註

十卷

四

二

### 右問名

按記疏主人先阼階上北面再拜進南面受  
屬于楹間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賓受命  
乃降  
也

###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凡自敵以下其使之行重禮者事畢則醴之  
所以見慇懃也擯者請醴賓亦以其降階也  
若敵者主  
人當自請

### 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醴于房

中

賈氏曰以已行納采問名之禮賓主之情已  
通故畧行一辭而已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  
為人故於神坐徹去其几改設其筵特以授  
賓東上者統於主人也側尊亦言無玄酒側  
尊於房中亦有簋有豆如冠禮之設觀  
下云酌醴加角柶則有簋盛解可知

###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

### 拜賓西階上答拜

復迎之禮更端也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  
三讓也主人再拜者拜賓至此堂也鄉射食  
燕所謂拜至是也主人拜至賓答拜禮為已  
也凡為使者之禮類此者皆可以意推之

### 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止面設于坐左

### 主禮纂註

十卷

五

### 之西階上答拜

下孝反

按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  
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注云  
此外拂也凡行禮敵者皆若此卑於尊者則  
內拂之不欲塵垢尊者凡有几者賓重也其  
無几者賓輕也以几辟賓卑也凡授几設几  
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  
凡間執之或受其足皆橫授之及其設之皆  
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為神  
則右之為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  
教氏曰几者所以安休賓雖不隱几主人猶  
進之崇優厚也拂几者新之且為恭也凡拂  
几以袂校者其左廉欵以几辟者嫌辟時或  
釋几也凡自敵以下其使之行重禮者事畢  
席上之東上也設几於左便其右也授几於

筵前西面其拜送亦在階上  
北面設几之法有司微脩之矣

###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贊者佐主人酌事乃洗柶房中酌醴加角柶  
覆之以待主人迎受

###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

### 人作階上拜送

物作柶

鄭氏曰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後  
位在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  
食起賈氏曰此主人將授醴在筵待賓即筵  
前乃授之與下賓即筵別也不主爲飲食起  
者但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在西階也教  
氏曰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醴

### 主禮纂註

十卷

七

八

子醴婦皆北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  
在西階上復位俟既薦乃升席於賓之拜也  
主人少退主人  
拜送賓亦如之

### 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

### 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與坐奠觶遂拜

### 主人答拜

鄭氏曰薦進也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  
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又所爲祭者嫌敬示  
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之意建猶  
極也賈氏曰因事曰遂因建柶與坐奠觶不  
復與遂因  
坐而拜也

### 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鄭氏曰此豆之東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  
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叔氏曰即筵奠  
解者以取脯當北面禮貴相變也主人辭  
者見室珍已之物而取之則以不腆辭之

###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鄭氏曰人謂使人之從者  
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

### 右醴賓

###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  
往告婚姻之事於是乎定

### 主禮纂註

十卷

七

川三十四

### 右納吉

按程子曰儀禮信其可信如昏禮云問名納  
吉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  
已邪若此寺處難信也白虎通曰  
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

###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禮音嚴

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婚禮用玄  
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凡嫁子  
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  
致命兩皮爲庭實賈氏曰納徵不用鴈以有  
幣帛可執也周禮註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  
凡娶禮又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又言兩者取  
配合之義故氏曰納吉則成昏矣故於納吉  
之後復納其成昏之禮六禮惟此最重故特

用皮帛而不用薦也

### 右納徵

### 請期用薦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賈氏曰婿之父使使納徵訖乃卜昏日得吉日使使往女家告男家讎執故遣使使請若云期由女氏女氏知陽曆陰和當由男家出故主人辭之使者既見主人辭遂告主人期日也教氏曰婿家得吉日不直告而又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尊之也許告期即記所謂某敢不告期者也辭詳見記

### 右請期

主禮纂註卷十

八 川三五四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

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

一純髀不升皆飪設薦音純教作純音步今文

作鉉音今文作客

鄭氏曰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腊升也去蹄蹄甲不潔清也舉肺脊者食時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馬春者休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又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肥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

也鉉孰也荷所以扛鼎鼎覆之也賈氏曰東方北面是禮之正特牲陳鼎在門外當門而

不在東方者辟大夫也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祭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

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外也合升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若祭

則升右也去蹄甲者以其踐地穢惡也云舉肺脊祭肺者下文祭薦黍稷肺即祭肺也授

肺俱有生人唯齊祭祭即舉肺脊也祭時二論要婦玄見齊戒鬼神陰陽也故與祭祝同

二肺也又云齊體之正者一身之上體總有二十一節前有肩臂膺後有肱胎脊在中央

有三脊正脰橫脊而取中央正脊故也特牲少牢魚皆十五此欲其敵偶故戒其一而夫

婦各有七也又此鬼神陰陽故同祭禮若生

主禮纂註卷十

九

人則公食大夫一命者七魚再命者九魚三

命者十有一魚或諸侯十三魚天子十五魚也腊少牢用康則士用兔可知凡牲体用一

胖腊則左右体骨相配共為一体故特牲少牢曰腊用全也

### 設洗于阼階東南

此盥洗之器設之

### 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燕中之黍稷四

### 敦皆蓋

醢醬者醢和醬也燕中之六豆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教氏曰此饌蓋順其設之先

後也然則豆敦皆二以並醢醬二豆其在南  
坎菹醢葵菹蜎醢也蓋以會周禮曰食齊視  
時春

太羹湑在饗音泰

太羹羹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周禮曰羹  
齊視夏時今時湑皆作汁左氏曰太羹不致  
記曰太羹不和謂不致五味不和鹽菜也唐  
虞以上曰太羹三王以來更有羹羹則致以  
五味雖有羹羹猶存太羹不忘故  
也太羹須熟故在饗臨食乃取也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絡冪加皆南

坊音肩狄父

圭禮集註

十

禁以庶醢者玄酒不忘古也給蠶葛枋枋柄  
鮓見土冠禮庶承之也神農時雖有黍稷未  
有酒醴以水為玄酒後聖有作以爲醴醴提  
黃帝以後而言也士虞禮曰尊于室中北墉  
下當戶此東西之節宜如之尊言其器如上  
篇可知以巾覆物謂之冪愚謂吉凶不同禮  
此尊之設又不  
如虞或當中坎

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簠在南實四爵合盞

無玄酒畧之也夫婦酌於內尊餘酌於外尊  
合盞破匏也四爵二盞凡六夫婦各三爵一  
升曰爵賈氏曰上文夫婦之尊有玄酒此尊  
酌贊膳御故無玄酒畧之也一升曰爵二升  
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教氏曰  
無玄酒惟一尊且盞主酌夫婦也乃設於此

者非常也固有尊而爲之耳凡設此簠于堂  
者又在尊南盞云合者謂合而實之也

右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袍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

二乘執燭前馬施以政反從並才

此據齊家而言故以齊爲主人爵弁者以親  
迎當用上服也此言緇施不言衣帶釋與前  
篇互見也從者在車及執燭者從者棧車也  
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可見  
墨車加墨色而漆之棧車不加墨  
色漆之而已車職曰大夫乘墨車

婦車亦如之有祫昌占切

圭禮集註

十一

鄭氏曰士妻之車大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  
則自以車送之祫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  
客則固有蓋賈氏曰婦車之法自士以上至  
孤卿皆與夫同有祫爲異王后及三夫人諸  
侯三公夫人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用夏篆  
世婦與卿大夫同用髮綏女御與士妻同用  
墨車也諸侯夫人姪婦及二媵并姪婦依次  
下夫以下一等爲差也教氏曰如之如從者  
畢玄端而下之儀也有祫者婦人重自蔽且  
以別於男子車也祫亦以布爲之在上曰祫  
在下曰裳惟此祫有祫而也其形制則未聞  
喪時婦車祫用疏布○此以上言齊家之飾

至于門外

婦家大  
門之外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特先祖之遺休許人特告神故  
女父先作而設神席乃迎婿也

女次純衣纁禕立于房中南面

如占反

次首飾也今髮也周禮追隨學為副纁次純  
衣也女從者畢袞玄則此衣亦玄矣神  
不殊裳內司服注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燕  
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袞衣是士妻助祭之  
服尋常不用纁為禕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為  
此服婦人衣裳異  
色者惟此時耳

姆纁笄宵衣在其右

主禮纂註卷十

十一

鄭氏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能以婦道教  
人者纁緇髮笄簪也纁亦廣克幅長六尺姆  
玄衣以宵為領因以為名姆在女右當謂以  
婦禮賈氏曰婦人無子不廢道故使為姆教  
女因從女之夫家也纁以緇為之以幅髮而  
紒之女有纁有次姆有纁而無次也宵衣亦  
與純衣同是袞衣而用緇為領故因得名姆  
在女右者少儀曰紹辭自右地道尊右之義也  
女從者畢袞玄纁笄被纁補在之後  
苦迥反

鄭氏曰女從者姪婦也詩曰諸婦從之祁祁  
如雲頽禕也爾雅曰頽禕謂之襍周禮曰白  
與黑謂之繡天子諸侯夫人秋衣卿大夫  
之妻賜繡以為領如命命士妻始嫁施繡

繡於領上微盛飾耳賈氏曰姪婦古者嫁女  
又姪婦從謂之媵頽讀如詩聚衣之聚故為  
禕繡謂刺之在領為繡文名謂之襍也繡乃  
以白與黑色為之於衣上則畫之於領上則  
刺之男子見服衣畫而裳繡婦人領雖在衣  
亦刺之矣士妻於衣領上別刺繡文故謂之  
被○此以上  
言女家之飾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賓婿也門大門亦擯者出請入告乃出迎之  
此時賓爵弁服而主人玄端不嫌於服異者  
主人不正與賓為禮特迎而道之  
八廟耳拜之者迎賓之常禮也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

主禮纂註卷十

十一

川四罕

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鄭氏曰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  
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賈氏曰奠鴈再拜當  
在房外揖北面何休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  
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代漸文逆於房者親  
親之義也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言主  
人拜獨於此不言明婿拜為授女不為主人  
故主人不答也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  
故主人不參也教氏曰稽首頭下至手也拜  
時兩拜至地左手在上若稽首則以頭加於  
左手之上再拜稽首者始拜則但拜而已於  
其卒拜則因而遂稽首焉書曰拜手稽首是  
也此禮之重者而為之重昏禮之始也云禮

下者者據凡行禮者言也此婿迎女而女從之是婿女二人為禮故主人不參之○愚按不參之說教說是賈氏以為女送非也

### 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婿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又授人綏又曰凡僕人之禮又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婿為御故如僕人之禮而授綏姆辭不受此婿為御也婿乃番綏既則女角取之以升○愚按姆辭蓋為女辭以女不堪言故代之言也

###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

陳絕證反

乘以几尚安舒也景制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婿

### 主禮集註

卷十

十四

川三

既夕禮明衣裳用布袂幅長下膝景制無正文嫁時尚飾不用布蓋以禪穀為之詩曰衣錦褰衣裳錦褰裳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禦風塵也已登車乃加景則未下車其脫之狀女從者脫類蕭蓋如下車之後

### 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婿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婿家大門外

### 右親迎

按記此章有父醴女父戒母戒庶戒等此經未及按孟子曰女子之嫁也父命之其辭工

與記同則記文果亦古制也或者經文有所闕欤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

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

### 盥交

鄭以證反

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女之從者御迎也婿之從者媵沃婿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凡賓客常禮王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妻俱升自西階故云道婦入也洗盥交者南北有二洗夫婦與媵御南北交相沃盥也與室中西媵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交相神席也夫婦既升而並俟於堂媵既布席乃入也即席立

### 主禮集註

卷十

十五

川三

### 贊者徹尊

事已至也○此徹尊畢事

舉者盥出除霽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

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七者逆退復位于門

### 東北面西上

教氏曰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霽當作霽除霽者右人也除霽而后舉鼎吉禮也陳鼎於內

而當附士禮也既陳鼎則右人抽局委于鼎  
北而西面於鼎東以俟少牢禮陳鼎南於洗  
西其與士禮異者當東序耳鄭氏曰七俎從  
設執七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七所以別  
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賈氏曰特牲禮右人  
於鼎北南面七肉出之左人於鼎西俎南  
面承取肉載於俎遂執俎而立以待設此與  
之同也凡牲體有肩膊肱肱脊脇之等於  
鼎以次別七出之載者依其體別以次載之  
於俎故云別七出之載也故氏曰北面載者左  
人也士喪禮載豚云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  
兩肱亞脊肺在左中皆進祗載魚左首進豢  
三列肱進抵此魚十有四則當二列也載肱  
如豚惟無肺耳俟俟時而升七者逆退者七  
者乃右人以七出鼎實者以七出物而謂之  
七亦因其所用者稱之逆退則七下鼎者在

主禮纂註 十卷 十六

先七上鼎者在後也言復位見其初位在此  
門東北面西上逆退者由便也亦便其復位  
也。此一節言  
陳鼎載俎事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  
魚次腊特俎北

醬在席前菹醢在醬北豆在醢東菹又在豆  
東魚腊在特俎北經蓋因文以見特俎之位  
也當肱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肱俎為列  
也亦橫設之凡俎數奇故於其下者特設之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滂于醬南

黍在肱南稷在魚南清不言其器  
在豆可知。此二節言設饗饌

設對醬于東

對醬婦醬也皆東面設醬在南為有婦西面  
則醬在北為有君皆以右手取之為便故知設  
之當特  
俎東也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滂于

醬北御布對席

賈氏曰菹在醬南其南有菹有醢若皆醢在  
菹北從南向北陳為南上此從北向南陳亦  
醢在菹南為北上也清即太羹上設皆清於  
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於饌北此設婦清  
於醬北在特俎東饌內皆東而以南為右婦  
西南以北為右取便也故氏曰菹醢二豆在

主禮纂註 十卷 十七

醬南俱當特俎之東也腊北即醬西又云腊  
北所以見對饌東西南北之節也設在黍西  
則在腊之西此而還當醬醢之北矣惟於設  
黍云腊北可見特俎亦橫設之也設滂於醬  
北此豆敦之位其左右皆與饌同惟南北  
為異經於婦之菹醢云北則此對席南上  
矣凡設豆於生人之席前者其所上率與席  
之布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義膳布夫  
席御布婦席見其事之意也此於婦席為  
少北不正相飲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  
對醬之類亦然。愚按皆席則此設黍當於  
肱北稷當於魚北而此不言肱北而言腊北  
者蓋以肱腊並列於豆西而腊在南舉其在  
南者見之其實接于肱北也又按魚次腊特  
於俎北則此魚俎特自列於腊之北角舊說

皆在豚東非也惟以清特在贊南角則正與此魚俎在比角者相對欲其相稱也舊圖誤今正之○此言設婦饌

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會古外反

卻何也謂仰於地會合也謂敦蓋也對敦于北謂啓婦敦之會則仰於敦北也其南北之會各當其清之東西腎東面以南爲右婦西面以北爲右取便也○以上五節皆設饌之事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

贊揖婦使即席贊主此禮故也祭薦以菹擣于醢而祭也祭黍稷取於其敦而祭也肺祭肺也皆祭于豆間

主禮集註卷十

十八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

爾近也移之使近人也惟爾黍者夫婦各有二敦故但取其尊者而食之凡爾敦者皆右之於席上經特於少牢禮見之授肺脊兼舉而授之也皆受以右手惟飯時則左執之也贊授夫於饌南西面婦則於饌北東面皆受之皆食謂一飯也以清醬皆謂而之未食舉故用此安食耳舉謂肺脊以其先食舉之因名之曰舉祭謂振祭齊之一飯乃祭舉異若饋食禮也食舉謂啗之再飯三飯則皆食舉不復以清醬矣

三飯卒食

鄭氏曰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敖氏曰三飯而卒食其遠下饋食

之禮坎士之饋食九飯而止飯猶食也或言食或言飯隨文便耳不言贊者受肺脊文省也○此上三節言夫婦食

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吐面答拜

醕婦亦如之皆祭

敖氏曰洗爵洗於庭醕之言醢也繼也其字從酉蓋既食之而復繼之以酒故因以爲名取其酒食相續之意也其禮如是所以見懇懃也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戶內之西也祭謂祭酒凡醕皆坐受爵舊說醕嗽也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其意旨牽強贊以肝從皆振祭齊肝皆實于菹豆才計反

主禮集註卷十

十九

以肝從謂以肝俎從于酒而進之二肝蓋共俎而進本贊則縮執之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爲祭也此亦以肝擣于醢乃振祭肝從之法少牢饋食禮備之矣

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

內則女拜尚右手下敖氏曰卒爵而拜拜其飲已之賜也贊荅拜亦一拜也受爵出奠於篚乃復洗他爵以升

再醕如初無從三醕用盞亦如之

敖氏曰初者初醕時洗爵以下之儀無從見其具者至三醕乃用盞昏禮將終示以合休相親之意也亦如之亦如初而無從也食後進酒至於再三猶云醕者同牢之禮贊主其

幸而此酒則皆贊進之故皆謂之酌少牢饋  
食禮也食畢而進酒於尸者惟主人言酌主  
婦賓長則皆不曰酌而曰獻以食禮非二人  
主之故也由是觀之足以見其立言之意矣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

拜坐祭卒爵拜皆答興

贊爵乃自酢也三酌乃自酢代人酢已耳洗  
爵者象其爲已洗也奠爵拜者象受也夫婦  
皆答拜則象同酢之也此時夫婦室中之拜  
皆順其東西之面○此以上言酌禮

主人出婦復位

鄭氏曰復尊西南面之位贊氏曰按下文云  
主人設服于房則此時亦向東房矣婦人不

主禮集註

十卷

中

多

宜出復入故因舊位而立教氏曰主人出爲  
將脫服于房也婦但當脫服于室故不出惟  
變位而已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爲膳御餼之徹尊不  
設有外尊也徹者亦贊也如設于室其饌與  
席之位也亦  
東西相鄉

主人設服于房膳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受巾

說

賁氏曰膳受御受與沃盥同亦交接有漸之  
義教氏曰說服皆謂去上服也于房于室

女宜異處亦重變也記云毋施衿結悅是婦  
自有悅巾也今既脫服御亦併受此物故毋  
還以他

御社于奧膳社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反

社卧席也婦人執夫曰良孟子將觀良人之  
所之古文止作趾賈氏曰社于奧婦席也使  
御布婦席使膳布夫婦此亦示交接有漸之  
義曲禮云請社何趾鄭云卧問趾明社卧席  
也布同牢在西席夫婦在東今乃易處者前  
者示陰陽交會有漸今取陽往就陰也教氏曰  
社者謂設社也亦猶布筵而謂  
之筵夫東婦西交社坐席也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主禮集註

十卷

二十一

三十七

鄭氏曰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許嫁笄而  
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  
未聞賈氏曰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示  
有從人之端也即此脫纓之纓也內則云男  
女未冠笄者總角弁纓此幼時纓也皆與男  
子冠纓異教氏曰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爲  
已而繫也  
亦是親之

燭出

昏禮畢將  
卧息也

膳餼主人之餘御餼婦餘贊酌外尊酌之

不敢與主人同酌內尊也食人之餘見其惠  
之及也此餼之位膳當東面而長者在南御

當西面而長者在此畧如少牢饋食慕者之位也不洗而酌畧賤也此饌之儀惟拜受拜送而已不拜既爵

###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媵雖婦之從者然自婦至之後凡主人有事皆媵爲之此侍于戶外乃不使御而使媵者亦主於夫也呼則聞釋所以侍于戶外之意也此昏禮畢就內寢也○此昏禮成

### 右婦至

愚按此章朱子舊爲一章今分爲夫婦入室與食與醕及昏禮成四章又按此經首言婦至以至至此直至次章方言風興婦沐浴則明日事矣乃知婦至二字蓋以目下事也而

### 主禮纂註

卷十

二十三

川馬九

教氏所題經無當意義又淺故今仍依朱子之舊云

### 風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

見賢遍反下同

風興沐浴候見舅姑婦道之共也士妻之纓笄宵衣猶士之玄纁玄端其常服也俟見質明而見俟于已之寢也純衣纁神婚時之盛服今已成昏故退就事舅姑之常服

###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

### 南面姑即席

贊見者贊通言於舅姑使得見也舅席在阼阼主階也舅爲一家之主也姑席在房外房戶在阼西南面者姑避舅不同列也舅西向姑南向皆即席者受婦拜也

### 婦執筓秉栗自門入升在西階進拜奠于席

筓盛棗栗之竹器也自門入入舅姑之寢門也升自西階舅在阼也進拜執贊而拜也拜畢奠于席舅尊不敢授也進乃拜則拜處近於席不當階矣不言東面者可知也始執筓用二手及拜時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擗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

###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教氏曰撫之示愛也興而後拜敬也婦還者婦在筵前少立俟舅卒拜而後還也又拜者侯拜也婦人興夫夫爲禮則使拜也

### 主禮纂註

卷十

二十三

### 降階受笄股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

### 興拜授人

服丁乱反

上九舅此見姑也笄亦盛股脩之器姑降階受者婦初來敬之也見舅用棗栗見姑以股脩者春秋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親用幣公羊曰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股脩云乎棗栗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自修也於舅用棗栗而執於門外姑惟用假脩而受於階下者重輕之差也進北面拜者既入堂深東行當席乃北面而拜也奠于席者亦不敢受也凡相見之禮尊卑不敵則奠之亦示親授也此不撫之者不敢同於舅也舉以興乃拜既拜乃授人

右婦見舅姑

贊醴婦

敖氏曰贊為舅姑醴婦也舅姑又醴之者答其行禮於已也婦見醴乃成為婦舅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宜示以尊卑之禮也是時舅皆立于席

席于戶牖間側尊醴于房中

室戶西牖東南面之位醴于醴婦醴賓客皆於此尊之也房中亦有篚簋豆在其北惟云側尊文省也

婦疑立于席西

圭禮集註

十卷

以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未即席故立于席西東面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

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

鄭氏曰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大夫始冠成人之禮贊氏曰面枋出房者以其即授故面枋冠禮贊授賓則面葉賓授子則面枋也冠禮醴于與此醴婦在賓位彼南面受醴者以向賓拜此東面者以舅姑在東宜面之拜也敖氏曰婦于贊乃俛拜者重其為舅姑禮已也婦又拜蓋執解拜也其下二拜亦然

薦脯醢

亦贊薦之

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

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

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奠于薦東升席奠之也授人授人於門外亦變於男子之禮也皆執解拜也授人於門外亦變於男子之禮也

右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入于室已禮畢也婦既授脯即盥而饋行婦禮也婦之禮在養舅姑故即行饋禮以見其意

圭禮集註

十卷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

女禮

取七

此備物以饋舅姑也側載者右胖載舅組左胖載姑組吉禮尚右也並南上者舅姑席于與其饌各以南為上也其他儀與物皆如娶婦禮同半時南上之文主在道醴蓋特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其他謂爾黍以至卒食也此特豚合升而載之二組則是每組皆有肩胛胎脊與其他豚胛而載在一組者畧異矣

婦贊成祭卒食一醢無從

婦贊婦之贊也婦行饋禮其贊授舅姑以脯醢及肺以祭又贊其祭置于豆間是成是祭



也卒食者三飯也一醕無從者一醕之禮無

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

此特為婦餞之位也言西上亦以右為上也

婦餞舅辭易醬

婦餞者即席而餞也辭易醬者嫌已泮而汗也醬以手叩之故也舅辭者見婦即席將餞已饌故辭之婦不對言者不敢與尊者為禮也

婦餞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

賈氏曰不餞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襲也御贊贊婦祭也敖氏曰豆祭亦贊之則是此三祭

主禮纂註

十卷

主禮纂註

十卷

三七

皆不授之而直為之祭矣祭肺亦祭切肺也舉肺脊其姑之所已舉者欤亦御者舉以授之食謂食黍也亦以清醬祭舉食舉三飯而卒食也

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鄭氏曰奠之莫也醕敖氏曰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于西墉下東面之位也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餞禮輕

婦徹于房中膳御餞姑醕之雖無婦膳先於是

與始飯之錯

鄭氏曰古者嫁女又姪姪從謂之膳姪兄之子婦女弟也大夫士無二膳而以姪婦為膳

雖無婦而唯有姪亦先醕此姪之為膳者也

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

北洗奠酬

先以醕婦此又饗之也舅酌酒於阼階婦婦西階上受飲畢乃酢舅乃先酌自飲畢更酌以酬姑姑受飲畢奠于薦左而不舉是為一獻之禮也舅姑各有洗以潔為敬也敖氏曰凡飲酒而殺牲為饗賈氏曰此饗與上饋禮同日為之

舅姑先降或西階婦降自阼階

鄭氏曰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賈氏曰曲禮云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義也敖氏曰婦敢自阼階降者達尊者意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鄭氏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毋明得其禮賈氏曰雜記曰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也饗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故歸俎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經雖不言牲既言俎俎所以盛肉故知有牲此婦氏人即上婦所授脯者也此牲俎亦用豚

右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觝之禮酬以束帛(古文錦)

送者女家有司也大夫嫁女遣臣送之士無臣故有司送之也饗之用帛亦重其禮也其節當與冠禮禮賓同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帛

舅饗有司之送者姑饗婦人之送者先王制禮曲盡人情如此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帛

敖氏曰以物饗將行者曰贈既酬以帛而重贈以此幣以其勞在道路故也獨云贈丈夫

三禮纂註

卷一

送者不言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右禮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賈氏曰又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成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雜婦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祢鄭云謂舅姑沒者也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此言奠菜則彼祭祢祢一也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婦三月而廟見此先布舅姑席也舅席于奧東面右几姑席于北方南面無几也賈氏曰喪或同時在殯則每敦異几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敖氏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其西上就生時見舅姑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也是亦質明而行事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

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洗在門外就而盥之者象生見舅始在外沐浴也祝師婦以入者象特牲陰厭祝先主人

三禮纂註

卷一

入室也廟見用筭菜異於生時之贊也婦入亦升自西階也婦入室西面祝在左而為之告也某氏者如高國之女曰姜氏季孟之女曰姬氏也皇者尊大之稱某子者其謚也猶言文子武子也

婦拜極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反治鄭氏曰極地手至地也婦人極地猶男子稽首賈氏曰婦人肅拜為正手不極地今重其禮故極地也敖氏曰婦拜拜于其位也奠菜于几東席上則是几前猶有餘席亦可見設几之節矣還又拜亦反於故位復拜也此又拜者接神禮然也其例見於聘禮及特牲少

牛饋  
食禮

婦降堂取笄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

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鄭氏曰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故氏曰取猶受也降堂取笄菜以其行禮于室也在堂則降階在室則降堂遠近之差禮亦宜然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拜而奠于席上之右還又拜也

婦出祝闔牖戶

禮畢而婦出祝閉牖與戶無事則閉之以鬼神尚幽闇也

三禮集註

三十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舅姑生時婦見訖使資醴婦于寢之戶牖之間今舅姑沒婦見矣老乃醴婦于房中如舅姑生而醴婦也其禮節亦如贊禮婦之禮達神意也

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賈氏曰舅姑存舅姑自饗送者如上文矣今舅姑沒故婿饗夫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贈帛也故氏曰婿饗丈夫婦人亦當異日而皆酬之以束帛也此禮之節宜在始嫁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非謂行之於老醴婦之後也○愚按上經老醴婦如舅姑之禮則亦當有脯醢脯授其人使以婦明得其禮以此觀之則此饗送者之禮亦當在

廟見後行也故  
氏之說更詳之

右舅姑已沒之禮

按朱子於此章題曰奠菜本經首奠菜二字而言但下有婿饗婦送者一節則此二字又若不能兼之故今以經首舅姑既沒為題若如朱意須分如舅姑醴婦之禮以上為一章婿饗以下別為一章而別命以題而後於義為兼也又按朱子於此章之上又有祭行一禮此末又有婿見父母之禮後學考而用之○又按此經所存者惟士昏禮大夫以上無文而親迎章爵弁墨車注云爵弁玄冕之上次士而乘墨車攝盛也疏云大夫已上自祭用朝服助祭用玄冕士家自祭用玄端助祭

三禮集註

三十一

用爵弁今士親迎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以為攝盛則卿大夫親迎當用玄冕攝盛矣天子諸侯尊不須攝盛當用家祭之服以迎則天子當服衾冕五等諸侯皆玄冕是以記云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王以社稷言之攝諸侯而說也周禮巾車王之車有至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諸侯自金輅以下至乘夏茅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士乘大夫墨車為攝盛則庶人當乘棧車大夫當乘夏綬卿當乘夏茅天子諸侯亦不假攝盛當乘金輅矣又曰虎通王度記有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曾子問有變禮記傳有事證并見儀禮經傳通解朱子於昏義更詳焉學者考之

昏記  
冠記下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昕音欣禰乃禮反

行事用昏昕者凡使者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親迎則用昏也廟受重其事也祖尊而祢親受昏禮宜於親者

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

辭無不腆又善其辭也無辱主人不謝來辱也摯用雁又生致也

皮帛必可制

儻皮束帛又可制為衣物此教婦以誠信之義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鮒音附

主禮纂註卷十

三十三

腊必鮮取夫婦日新之義也魚用鮒取夫婦相依之意也殺又全取夫婦全節也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笄而醴之而字之猶男子冠禮也字若伯姬仲氏之類易屯六二之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字也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

宗室

鄭氏曰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室賈氏曰未毀與已毀皆是擬高祖之廟而言故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

之廟也共承高祖是四世總麻之親若三世共曾祖是少功之親若共祖是大功之親若共祢廟是齊衰之親則皆教於公宮今直言總麻者舉最疏而言親者自然教於宮可知也張子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然李微之曰此言公族之為士者也若祖廟已毀而教于宗室然則異姓者亦教于宗子之家欤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問名之儀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自西階東面問名主人降階上北面再拜受鴈于兩楹間還於階上西面賓亦還於西階上東面主人對賓受命乃俱降也

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

主禮纂註卷十

三十三

此主人醴賓也賈氏曰禮成于三故祭醴之時始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為兩祭是為三也教氏曰始扱一祭又扱則再祭示隆殺也一扱而可以再祭則柶葉如勺矣

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奉芳勇反

先用右手取得脯乃用左手燕奉之以降授從者于西階下乃歸執以反命若納吉納徵請期之賓及其禮亦如之此二節朱子在醴賓章下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燕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

分庭一在南

問名以下五禮皆以雁納徵禮重用皮幣也執皮之法中屈其皮疊而執之故曰攝之也

盥之時毛又在內文不著也執之時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持之不偏則行端也九執生禽者左其首執皮而左首象生也執皮者又橫執之兩人並行則門監故相隨而入以便行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參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皮之位亦當在西方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

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辟見賢

士受皮者取皮自東方出于後自左受者謂自東方出作執皮者之後至于左北面受之也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以後者先向東行也賓堂上致命時庭中執皮者北面釋

主禮集註

卷十 三十四 四十六

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主人之土于堂下受取皮教氏曰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者事已至也皮以文為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七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攝執皮者言也受者賓客之左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退者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互見當參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迎去聲

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婿婿至父出使嬖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婿且當戒女也賈氏曰舅姑共饗婦始薦脯

醴故知父母醴女亦母薦脯醴教氏曰特牲饋食禮主人致爵于主婦西面答拜此父醴女于房中位宜如之其儀則畧與賓醴婦之禮同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

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教氏曰是時父立于阼階上女出于母左而就之東面受戒父乃正其衣或正其笄而戒之且女之衣笄固正今乃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為識而女既就父則母東面於西階上俟女至而戒之以女當降自西階也母不降送尊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或此禮至後世而變欬

主禮集註

卷十 三十五 川三十一

婦乘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鄭氏曰持几者重慎之賈氏曰此几謂將上車而登者王后則履石夫人以下無文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属于尊棄餘

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鄭氏曰屬注也玄酒泔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賈氏曰於器中酌取此泔水三注於玄酒尊中三注禮成於三也教氏曰玄酒清水也玄水色與酒並設故亦以酒名之云酌則亦以勺也并餘水者不欲人棄之也加勺蕪指二尊而言○此鄭朱子在婦至章下

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筭

鄭氏曰被表也筭而示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蔽筭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鑄○此節朱子在婦見舅姑章下

婦薦饌于房

醴婦時唯席與薦無俎其饌婦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此以醴婦時而言也教氏曰亦如冠禮席在南蓬豆在北也○此節朱子在醴婦章

饗婦姑薦焉

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三禮纂註

三十

三十一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此將叙婦酢舅姑先言其洗篚所在也洗篚並在房中分房地半以北謂之北堂半以南謂之南堂也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也所設之位則盛解之篚在東而洗之水在西也盥時北向而盥之房無北壁北堂即北房也

婦酢舅更爵自薦

教氏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更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

鄭氏曰不敢與尊者爲禮賈氏曰此當在婦酢舅之上○按此舅將獻婦時也舅降洗婦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宜辟也從降而辭洗升堂而拜洗敵者之禮也若婦於舅則不敢辭亦不敢拜也

凡婦人相饗無降

鄭氏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賈氏曰婦人有事不下堂舅姑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此五節朱子在饗婦章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教氏曰祭行謂夫家之祭方行也婦入三月然後可以入廟故夫家又至是乃舉其常祭

三禮纂註

三十七

四十一

庶婦則使人醺之婦不饋  
欲令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也凡舅姑之存若沒其禮皆然○此節朱子特以補祭行章

鄭氏曰庶婦庶子之婦使人醺之不饗也酒不醺酢曰醺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也庶婦酌之以酒卑之也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賈氏曰庶婦特不饋耳不言不見明亦以妻栗等見也教氏曰使人醺之則不又實矣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於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醺之之位其亦在房牖間飲此儀物亦皆與醴同惟以用酒爲異故不取尚文之義而輕於醴也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之矣○此節朱子在饗婦章○此記辭不欲其相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先人之禮言其前世行之已久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蠢愚謂不敏女之性既不敏已又弗能教言其不足采也命謂納采

致命曰敢納采

賈氏曰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辭然亦當有主人對辭文不具也教氏曰此不言對

主禮纂註

卷十 三八 川九

唯則是主人唯拜而已

問名曰某既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此賓升堂致命之辭也教氏曰命爲已受其納采之禮也加諸卜謂指女名以問卜也氏謂女之伯仲也載嬌爲仲氏亦其一耳問名而云誰氏不敢棄之敬也此亦使者告擯者之辭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教氏曰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已女然謙也此擯者傳主人許之辭也賓致命於堂曰敢請女爲誰氏主人則以女名對之

醴曰子爲事故至在某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

醴從者爲從並去声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賓辭也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主人堅請醴賓言先世相傳之禮如此不可廢也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主禮纂註

卷十 三九

賓言不得許已辭之命不敢不從亦謙也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

敢告

既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

不敢辭

惠去声

弗堪恐不能盡婦道也我與在謂已亦在吉中也取煩嫁女之家吉凶共之此亦擯者傳賓主之辭也賓致命亦宜曰某敢納吉



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

龜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

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鄉擯者辭也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言僂皮束帛者以其盛於他禮故顯之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蓋因而遂記之耳

對曰吾子順先典貺其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

命

此受納徵禮主人之辭也納徵者六禮為盛故曰重禮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其既中受命矣惟是三族

三禮纂註

卷十

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中受命者言前此重受女家之嘉命也請吉日者欲女家以吉日告之也三族不虞者恐三族之中有不虞之事無以成昏禮故欲及時請期也同曾祖同祖同父之昆弟子姪皆暮功以下之喪不可以娶故言之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言前此皆受婿家之命今則亦唯命是聽也

曰某命某聽命子吾子

堅請其以吉日告也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

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女家主固欲聽命不肯自擇日使者方以婿家所擇吉日告之

對曰某敢不敬須

女家主人從所告之期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

自納采以來使者每至女家婦未使命皆如此言也既得將事者奉命而往得成事而來也以禮告者凡在彼交際之儀答酬之詞醴勞之物皆告于主人也

三禮纂註

卷十

主人曰聞命矣

每婦所告之言主人皆答之也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

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啗唯恐弗堪不敢

忘命

上文請期女家已許之矣婿父乃饗其子命以親迎也昏醮之禮與別嬖之禮同其異者於寢而不於廟耳然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婿父饗子用酒又在寢者女適他族又以先人遺體許人故重之男直取婦耳故畧之也爾相者內助也承宗者繼嗣也助成夫主

之德統承先世之事而以宴辭之私介乎其間未有能濟者也故須勉勵而帥之以敬夫者妻之綱也以敬自持以身先之也子帥以正執敢不正其身既敬不令以從夫唱婦隨敬其所哉夫然後可以繼嗣先妣之事以奉神靈之統婦道盡而內治章也然始敬終怠不可也又須有恒以終之庶幾刑于之化成也與命之意如此子恐弗堪弗敢忘命者重親戒也父既饒子而遺之于是命使者致命而婿遂往親迎也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將請承命者不敢自專若受命于婦家然也日固敬具以須者一奉婿家之命敬承以待

也先王制禮導人以中和之德如此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既敬既戒夙興夜寐以共順舅姑之命則婦戒修婦道盡矣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

姑命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舒

施衿結帨欲其以此為識耳凡公之事不可遠尊者之命也婦人無外事也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

若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鞶衿也所以盛悅巾之屬也衿鞶者戒使識之也施鞶與施衿意同申之以父母之言者不敢自有所戒惟舉尊者之言以重告之也曰敬恭宗聽者心懈則聽言忽也聽言不審戒命遺忘過咎盈增如父母何當視此衿鞶也衿鞶在目戒命在耳矣視衿鞶者猶銘之意

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凡僕人之禮又授人綏姆以此禮加於婦婦不敢當姆待之辭且言未教無德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手禮纂註

卷十

三

朱子曰今按言宗子無父則是有父者父之宗子如老而傳齊喪不及者其子雖代父主家至松遣使定昏則猶父命之無父然後母命之也故氏曰宗子太宗子也親皆沒已自命之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於族人也此見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則是父沒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

支子則稱其宗第則稱其兄

故氏曰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母與親兄者而言宗亦大宗子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然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自宗子至此二節疑

中在記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

外昏姻請覲覲音伏

鄭氏曰女氏稱昏婿氏稱婦見也賈氏曰

又三月者亦如三月娘廟見一時天氣交婦

道成故見外男姑自此至不敢不從並是婿在

婦家大門外與婿者請對之辭敖氏曰不親

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喪子

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者又

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

不可行婿見見於婦之父也親迎之時主人

迎婿以入母立于房外婿奠鴈而降是亦見

婦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婿須別見故於此

主禮纂註

卷四

主禮纂註

卷五

時見之又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

見故婿之行禮于婦家亦以為節也下文云

其之子未得濯摵于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

後祭行之前乎昏姻者婿兩家相與之通稱

尊之辭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

濯摵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

就宮某將走見禮古代

鄭氏曰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賈氏曰

濯摵者前祭之夕濯摵祭器以其自此以前

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也就宮者使

婿還就家也以潔白之物造置於緇色之中

是汚白色備今賓至已門亦是屈辱也敖氏  
曰言得為外昏姻之數者明已當往見也云  
某之子未得濯摵者明已所以未往見也外  
舅不又先見婿此蓋議辭濯摵于祭祀謂祭  
祀則濯摵祭器也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  
子亦謙辭也其意蓋以為女未與祭則未成  
為婦故云然今吾子辱請者不敢當婿  
之先見已也辱謂自屈辱而來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

某得以為外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前言得為外昏姻故此但云非他故主人之

對所謂禮辭也得為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

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贊亦異

於賓客此賓主之辭皆損者傳之

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鴈再拜出

鄭氏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

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婿見于寢奠鴈者婿

有子道不敢授也贊雄也賈氏曰婿見於寢

者聘禮凡見賓客及親迎皆于廟婿見外舅

姑非賓非親迎故知當適寢也凡贊相見皆

親授受此獨奠之象父子之道故不親授也

敖氏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則近於門矣蓋異

於見賓客之位蓋親之也婿入門左奠鴈而

授恐主人先拜故獨再拜而出也東面奠鴈

象其東面誨授聘禮私觀私面又北面後幣其

始也或北

擯者以贊出請受

鄭氏曰欲使以賓客禮相見賈氏曰按聘禮賓執贄入門右從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西向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也教氏曰受主人欲親受之也婿既出擯者東面取贄以出西面于門東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受

### 婿禮受許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

鄭氏曰出已見女父賈氏曰受贄入者亦如聘禮受贄乃更西入也又云出已見女父者以其相見訖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教氏曰婿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贄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鄉主人也主人拜于位進訝受于門中皆西面婿復位東面拜送

###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三禮纂註

卷十

四十六

士喪禮云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東扉即左扉也主婦主人之妻也扉門扇也雙言之則謂之門單言之則謂之扉東扉立于其內示內外之限也不言西面可知也擯者出請入告主婦乃位于此然後婿入必出乃入者禮更端不敢由便也主婦此時亦儼笄宵衣

### 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拜主婦又拜

### 婿出

必先一拜者婦人于丈夫必快拜主婦于婿行禮乃快拜者重始見也

### 主人請禮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

### 酬無幣

音乃

婿之出主人送于門外因請醴之婿亦禮辭許主人乃與之揖而入也入謂入大門與寢門也入寢門則三揖至于階則三讓升醴之亦謝其辱也醴之而一獻親之也主婦薦示夫婦共此禮也莫酬婿莫主婦酬解於薦東也必云無幣者嫌其如士冠禮賓一獻之爲也此禮畧如舅姑饗婦之禮而無俎其他異者則以意求之

### 婿出主人送再拜

婿莫酬即出主人送于外門外

### 昏義

此禮記中全文以其釋昏之義則昏經之傳也故列于此

三禮纂註

卷十

四十七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此以敬慎釋六禮皆從廟之義娶妻以相祭祀故曰事宗廟大昏萬世之始故曰繼後世納采諸禮詳見經中自納采至請期皆于廟中若聽命于祖考不敢自專筵敬慎亦至矣○此一節著五禮敬慎之義

###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迎去声先去声卺音謹

此釋親迎之義○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氣也方氏曰筵几于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父必親饗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婦車所以尊之也授綬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偶之成數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不異牲合卺不異爵合卺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合尊卑之義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此一節著親迎之義

主禮纂註

卷十

甲九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于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此以禮之本而釋別夫婦之義倫理綱常者萬化之本而父子者又綱常之本也夫婦有義而后父子親是夫婦者又父子之本也然則昏禮者固五禮之本也吉內軍賓嘉禮之大體皆自昏禮出敢不敬乎○此一節著所以慎重昏禮之義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束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姑也

此以成婦禮明婦順釋舅姑醴婦饋舅姑之義質明昏之次日贊相禮之人也笄之爲器似簪以竹或簪爲之衣以青緇以盛此壺栗段脩之費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

主禮纂註

卷十

甲九

禮婦者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醢婦升席左執爵右祭脯醢訖以酒祭醢三祭是祭醢祭醢者所以成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肅載之舅姐右肅載之始無魚腊無稷姑並席于東東南南上無亦如之此明其爲婦之孝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此以著代釋饗婦之義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舅姑共饗婦者舅妹爵姑薦脯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應

祭薦祭畢于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  
作階上受酢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爵  
酒以酬姑姑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  
也方氏曰昨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爲  
主于內故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此一節著舅姑饗婦之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  
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  
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  
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  
聖人重之

三禮纂註 卷十

五十一

三

此申釋上文責婦順之義方氏曰於舅姑言  
順於室人言和者蓋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  
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  
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敬也  
故和而不必  
同此其別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此以成婦順釋未嫁教于公宮之義祖廟未毀  
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爲親故  
教于公宮宮祖廟也既毀無服也則於君爲  
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

官則婉婉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  
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  
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  
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  
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  
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三禮纂註 卷十

五十一 三

謂盛德

此以天子立后明昏禮之義以序內外故先  
六宮而后六官以序尊卑故先男教而后女  
順陽道外治也陰德內職也取  
司陰陽而化燕內外故曰盛德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  
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  
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  
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  
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

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適音責見音現去聲

以此陽教陰事當修釋大皆之義朱子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入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行有常度而實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有也反之陽陰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天下為之服斬衰后以女順教天下之為婦其道猶母故其亡也天下為之服齊衰父母為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為之服者報其義也○此一節著陽教陰事當修之義

三禮纂註卷之十

五十二 三十八

三禮纂註卷之十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一

儀禮

士相見禮第三

鄭氏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於五禮屬賓禮大戴及別錄皆第三

按經亦有大夫族人見君禮亦有士見大夫禮因士相見為首故以名篇雖孤卿大夫士執贄既同相見之禮應亦無別教氏曰此篇

三禮纂註卷之十一

七

三

本言士相見之禮其他禮則亦因而及之也陳氏師道曰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摯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儀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盛昏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日贊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論于身達于客色故又有儀為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進三拜而出禮煩則素簡則野三者禮之中



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撓  
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  
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  
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  
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况於禮之  
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  
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  
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又曰先王之制士  
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  
禮而其獎必至於自衛故先王謹其始以為  
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  
愚按朱子出其見君者數條入於臣禮而取  
曲禮火儀王藻諸篇言相見飲食之禮者附  
之今復之一仍其舊云

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牀左頭奉之曰某

三禮集註 卷十

十一 四百字

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賜其居反賢

反通  
相見之禮以贊為先故首及之也士贊用雁  
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夏不弋雉故用  
牀也乾禽曰牀左頭奉之執禽之法首向內  
也其辭曰某也願見先有願見之誠也無由  
達介紹未通也某子以命命某見因介紹得申  
其心與禮也○某也以下此答攢者請事之  
辭也某子某所因緣者之姓也以命以主人  
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某見乃敢見  
也恭遜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

家也某將走見

敖氏曰言某子命某見者明已宜先往見也  
吾子有辱者不敢當其先見已也有辱謂有  
所屈辱也賓來見已是自屈辱走言其不敢  
緩○此二節初傳命辭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命謂請吾子  
就家之言

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  
將走見

為儀者心實不然而徒有辭讓之儀也不敢  
為儀者中心實以賓辱為歎也中心實以先

三禮集註 卷十

十一

來見已為歎故固請賓之就家得申已先見  
賓之願也再請曰固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  
人也先王本乎人情以制禮若本無是心而  
徒有是儀是末俗之弊也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士大夫讓於朝庶人讓於野辭  
讓之心四達不悖而天下治矣○此二節再  
傳命辭也

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

賓之心亦非徒為辭讓之  
儀者固請先見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

贊敢辭贊

既不允就家之命則固見矣又辭其贊也在  
賓則須執贊以效其情在主人則須辭贊以  
殺其禮○此二節第三傳命辭結上請見之  
意起下辭贊之端也

賓對曰某不以贊不敢見

鄭氏曰見於所尊敬而無贊嫌  
太簡○此二節辭贊之始辭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鄭氏曰言不足習禮者不敢  
當其崇禮來見已也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見固以請

依於贊謙自卑也言托贊以為重非贊無所  
依不敢見也其詞遜其意直矣○此二節辭

贊之第

二辭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以上賓主之辭皆擯者傳之○此一節第三  
辭許其以贊見也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

奉贊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贊再拜送贊出

款氏曰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是賓主  
之位在大門內之東西也其拜則相鄉其贊  
則東西誦授于門中此賓主相見而授贊於  
大門內大夫士之禮也士惟昏禮受薦於堂  
大夫私面乃受幣於堂  
非相見之正禮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鄭氏曰請見者為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歎  
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款氏曰請見於  
賓答賓之見於已也賓反見之其於主人之  
堂歟此禮未聞

按賓主初見心敬而肅成禮而出一辭未交  
故主人再請見而賓反見焉亦如私覲之意  
也鄭氏以為為權心未交是矣而又曰反見則  
燕則意之也

右士相見

劉氏融曰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贊稱贊主人  
三辭贊所以致尊嚴也由是觀之古人相見  
之不苟  
如此

主人復見之以其贊曰庸者吾子屏使某見請

還贊于將命者

鄭氏曰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賈氏曰朝聘  
用玉自為一禮有不還之義其在國之臣自  
執贊相見雖禽贊皆還之款氏曰使某見謂  
因其見已而使得於家見之也云蕭還贊於  
將命者不  
敢斥主人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上之主人據前為主人而言此云主人據前  
賓今在已家而言贊所依以見者既得見則  
事畢矣故辭其還贊○  
此二節一辭也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賓主類見是襄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贄而已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

此二節二辭也

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

不敢以還贄之辭聞於主人特固以請於將命者耳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

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

拜

禮記集說

卷八

七

拜

賓得主人許見之命則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是亦復見之禮異於始見者然授受

不著其所如上可知

右復見

以上二章皆士相見之正禮以下皆廣言見上見下之禮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

賓退送再拜

敖氏曰終辭謂主人三辭則賓不復請也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於君答

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又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拜其辱亦於大門內之東為

之大夫云一拜則士或答再拜獻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又不出送亦以其降等也入

一拜而送乃再拜則是凡拜而送者之禮皆然固不可得而殺也送而一拜喪禮也

右士見大夫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

敢固辭

鄭氏曰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之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按嘗為臣者卿為其

家臣今為公臣者也然則士大夫以贄相見亦不獨始相見者為然禮辭之者異於見為

禮記集說

卷八

七

七

臣者也見為臣則不辭也

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一拜

凡卑者之贄皆奠而不授賓再拜而主人惟一拜者主人尊也言主人答拜是不拜其辱矣

賓出使摺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賓退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為臣者以其不見為臣故又當還贄

摺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

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

賤私者家臣也非所以言賓客禮也故曰不足

賤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

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敖氏曰某也再拜者象

受於主人也亦訝受之按辭贊亦是古人交際授受之嚴非遂絕之也鄭氏以為受贊而去之恐未是

右士嘗為大夫臣者見於大夫

以上四章皆士見人之禮

下大夫相見以薦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

各索悉

下大夫者對上大夫三卿而言也贊以雁取其進退知時也飾以布文之也禮曰飾羔雁以繪維以索斂其翼與足也執如雉左頭奉之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

頭如麋執之

上大夫三卿也贊以羔取其從餽辭而不黨也飾以繪文之也維之結于面維其四足交出背上結于肩前也羔外柔而內剛維之不以法贊時則瞻獨也執如麋亦左頭也

愚按春秋傳魯侯會晉師于凡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

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由是觀之則春秋時斯禮猶存也

如士相見之禮

鄭氏曰大夫誰贊異其儀猶如士敖氏曰此相見之禮蓋燕復見者言也上下大夫亦當有互相見之禮蓋燕復見者言也上下大夫亦當有互相見之禮蓋燕復見者言也

其敬者焉非謂其得相見者僅止於是也大朝服

朝服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贊至下容彌蹙

見賢通反

敖氏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也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贊當帶

王禮纂註

九

見至尊者之禮也按春秋傳曰和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觀之曰高仰驕也然則執贊至下之為恭也明矣

彌蹙如蹙蹙蹙氣之類

廢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

容者趨翔也不為容則又甚於爾蹙矣進退走亦見其不為容也

士大夫則莫贊再拜稽首君若壹拜

音

臣以贊見于君此面莫贊於中門之內而拜是時君位亦在路門外之東南鄉也君於臣之再拜稽首而答一拜者惟莫贊之禮則然

蓋以此明君臣之義也此莫贊之儀主於大夫士則廢人之見於君者其不用贊歟君於士不答拜此得與大夫同答一拜者以新拜

為士故答拜聘禮問勞云答士拜者亦以新使反故拜之

### 右大夫士庶人見於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積者還其贊曰寡君使某還贊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人蓋通大夫士而言還其贊者非已臣也君於聘使與上介之私覲乃終不辭其莫幣者重其為使也不有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亦若受於君前也他邦之人以贊見罔君者如去國而適他國若罔見朝君之類春秋傳公會晉師于瓦晉大夫執贊以

主禮纂註

士卷

十

見非舊禮也

### 右他邦之人見於君

此二章皆始見於君之禮傳曰臣見君所以有贊何也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惴惴也王者因臣之心以為之別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子見父無贊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贊臣之事君以義合者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贊也

###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

疑君

賈氏曰君之面位正南臣北面鄉之若不得南面或君東西面則臣亦正方鄉之不可預

度君之面位邪立度之也此與燕義禮立賓王之燕則蓋是特見圖事之時非賓反見之燕故此面位無常法也

###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君在堂升而見之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無定方也惟視君在而升耳方猶常也此之君在堂則上之燕見未必專在堂也

### 右燕見於君

### 凡言非對也爰而後傳言

凡言非對者言出自我非因問而對也自我言之先須安和其志氣不可忽遽也易曰君

主禮纂註

士卷

十一

于易其心而後語中庸曰君子不言而信不動而敬忽遽之言何敬信之有雖然記者亦有為而發對人之言便可忽遽乎學者審之

###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

### 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人言言

### 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承上而言與人言固先安已之志意然又有與人言之法對君言欲其使臣以禮對臣言欲其事君以忠對長者言勸其慈對幼者勉其孝弟則言非妄發而聽者受益矣

###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

若是

鄭氏曰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也毋改謂傳言見於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懈情不虛心也衆古文作終款氏曰毋改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以之序也終皆若是謂與言之時自初至終音當如上所云亦不可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

上時士于下時大夫

鄭氏曰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故氏曰與父言之時其異於大人者遊目耳毋上於面視面時也毋下於帶視抱時也按此與視大人者無以異乃著之者非遊目

禮記集說卷之十

十一

四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不言之時視其行起而已視足視膝視不妄也心專則視專心定則視定眸無所移神凝於足膝之間而已

右言視之法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以食具

告政居則請退可也

蚤音早

鄭氏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蚤晏近於久也政居則

自變動也款氏曰以食具告謂以取食之具告從者蓋欲食也卑切之於尊長請見不請退而止乃得請退者緣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明其異於常禮

夜侍坐問夜膳董請退可也

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謂食之也董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卧問時之刻漏又食董以止卧侍久可知

右侍坐於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禮記集說卷之十

十三

三

君賜之食而君祭者不敢當賓也凡賓主共食則賓當祭也先飯者明嘗膳也為君嘗膳自比於宰夫也雖不祭而嘗食雖嘗食而不敢正食必俟君命之食然後食焉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將進也有將食者則膳宰也周禮膳夫品嘗食有膳大嘗食則侍食之臣不先嘗矣故俟君食然後食焉亦不俟君命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

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款氏曰賜之爵使人授之於其席也下降也降席者降而當席末也既拜與受爵君答再

拜乃升席坐祭酒既卒爵與臣先卒爵亦先  
飯堂膳之意君卒爵而授虛爵則是授爵亦  
先於君矣此受爵卒爵授爵之節皆異於燕  
之無筭爵者禮貴相變凡升席降席皆由下

退坐取履隱辟而後屨亦反

退者君食之飲之而退也坐取履取于兩階  
下也曲禮曰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此坐取  
屨即跪而舉之也隱辟即屏於側之時也履謂納履

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與臣不敢辭君若降送

之則不敢顧辭遂出為干

不敢辭者不敢與君為禮也送之亦當至門  
君於士尊卑懸絕乃降送之其禮太崇故益

主禮纂註卷十卷

十四 三百五十五

不敢  
常也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此必利反

上不辭降大夫則辭降也大夫起而退則  
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之節皆  
辭之故曰三辭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為禮故  
得辭也此著大夫則士之不敢辭者為七明矣

右士大夫侍飲食于君

按大夫士庶人見章邦之人見於君章燕見  
於君章士大夫侍飲食章四章朱子於通解  
並入臣禮篇今以一以舊  
本為正成列如右云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

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敖氏曰卿大夫之爵於士為踰等故曰異爵  
辭者謂其以尊就卑已不敢當也辭不得命  
謂之辭而不見許也無以見言其非敵不可  
以接見之走者行之速也先見之蓋既傳言  
即走而見之也此禮當在以贊見於先生異  
爵者之後又先生異爵者之見於士其禮同  
則士之以贊見於先生亦  
當如見於大夫之禮明矣

右先生異爵者見於士

按朱子名此章曰長者請見則其意以先生  
異爵者為士之長者也以上皆卑者見尊與  
敵者相見之禮故此又以尊者見卑之禮言  
之於是見先生王於尊卑貴賤長幼其相與無

主禮纂註卷十卷

十五 三百五十六

不有  
節也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吏取

以君命使致君命於他邦故稱寡君不以君  
命使以己意對他邦言則不稱寡可也於君  
固不稱寡於本國之大夫  
士却得稱寡君之老

右自稱于他邦之辭

凡執幣者不趨客彌蹙以為儀

鄭氏曰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為威儀耳  
敖氏曰執幣謂以幣相見及為使者也凡者



通尊卑言之行而張曰趨蓋以容稱慶為儀而不趨也凡執幣者之儀如是則執贊者或不然矣士大夫執贊于君

執王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鄭氏曰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執王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行禮之時也其容稱慶其步則舒容慶者心之敬形於容也武舒者心之安見於步也嚴而恭舒而不肆故又言舉前曳踵蓋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不放可知此又不止於不趨而已

右執幣王之儀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

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

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亦反

鄭氏曰宅者謂致仕去官而居宅也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刺猶剷除也故氏口士大夫謂見為臣者也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

右自稱於君

按此篇無記亦無義惟劉故補義一編而朱子後以虎通義足之

士相見記

意詳見冠記下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

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

某上大夫曰下臣攢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

名攢者曰寡大夫母子自名攢者曰寡君之適

公子曰臣摯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

夫私事使私人攢則稱名公士攢則曰寡大夫

寡君之老大夫有所牲必與公士為賓也

某士者不敢言大夫但謙言某國之士也尊天子也自稱曰陪臣者言諸侯為天子臣已

又為諸侯臣也於其國稱寡君之老則伸其尊大夫為尊稱傳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後於令知得遽然公士者公卿之士故得與大夫為摯也○按此叙士大夫稱摯之名

凡摯天子皆諸侯主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

摯匹鷩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

矢可也婦人之摯椶櫨脯脩棗栗

朝味謂羹之各百牢○按此叙天子以下摯

見之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

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

拜也非其臣則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拜之

拜辱者謂屈辱來見已故拜之也  
按此叙君大夫士相見相拜之儀

凡執事器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

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

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玉其有藉者

則謁無藉者則襲

執王者祭祀賓客會同之事主於敬也如不  
克敬在意也尚左手敬在手也行不舉足如

三禮纂註卷之十一

十一

言矣

車輪之選其履曳地敬在足也立則磬折則  
俯而儀如磐形之折而背屈敬在身也佩玉  
兩邊懸垂敬形於佩也有藉則謁無藉則襲  
敬形於衣也執玉對君若主佩倚則臣佩即  
當垂君佩垂則臣佩即當委愈恭則佩愈下  
也○按此叙執王之儀

三禮纂註卷之十一 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二

餞禮

鄉飲酒禮第四

鄭氏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

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

禮大戴第十小戴及別錄皆第四

賈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興賢  
能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  
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  
三也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

三禮纂註卷之十二

七

四也其王制云習鄉尚齒即是黨正飲酒法  
也呂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  
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扶者出斯出矣  
亦指鄉人而言今按疏所引四條後一條出  
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  
公之之說也而放氏乃謂士與其同鄉之士  
大夫會聚于鄉學而飲酒之禮此亦無正文  
亦意之耳朱子又取少儀一二附其下愚今  
惟仍其舊文云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主人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  
之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  
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

衆寡以禮賓之獻賢拙之書于王古者七十而致仕於大夫名曰父師於士名曰少師教于塾知鄉人之賢者大夫是以就此先生而謀之大賢爲賓次賢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以禮賓之也其餘若蜡祭之飲酒射而飲尚齒養老之飲其謀賓介當亦於此不殊○敖氏曰將與其鄉人飲酒乃於衆賓之中擇其所賢者爲賓其次者爲介謀謂商度其孰當也必就先生謀之者不敢擅自可否去取且示有所尊也愚謂果如敖說泛然飲酒則鄉黨莫如齒但當謀長少而不當謀其賢矣以賢而爲尊卑則長者豈肯來飲乎是知鄭說近是

### 右謀賓介第一

主禮纂註卷二十一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

主人再拜賓答拜

戒告也拜辱拜其屈辱至已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也朱子曰按學成行尊進仕於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敖氏曰主人戒賓言主人爲戒賓而來也此拜辱即拜迎也請謂致戒辭於賓也其辭卒曰請子爲賓

主人退賓拜辱

此即拜送也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蓋一儀而燕二義也迎送者據已言也辱者據彼言也此言戒賓之儀見之也士冠宿賓之儀見之也

介亦如之

如戒賓也鄉飲酒義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也

### 右戒賓介第二

記曰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則此戒乃當日一戒而已既曰皆使能則此飲爲賓與可知矣

乃席賓主人介

鄭氏曰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

主禮纂註卷二十一

主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南

東肆加二勺于兩壺

上言設席此言設尊設兩壺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蓋在賓主之間也尊者盛酒也斯禁者禁也所以承尊也玄酒雖不飲設于酒尊之西不忘古也設篚于禁南以盛饌也東肆以頭首爲記從西向東以肆也肆陳也勺尊勺也兩壺故兩勺加于幕上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

在洗東能洗西南肆

註見前二篇

右設席器第三

記曰蒲筵緇布純尊  
俗畢賓至微之

羹定倭反

不敢勞賓久候故以羹定為速賓之限也此  
時肉與酒同在饌故謂之羹

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

前拜辱拜其來速後拜辱拜送之也故前拜  
答之後拜不答也

主禮纂註卷五

中

介亦如之

亦如速賓之禮是亦必當遣人戒速衆賓但  
略而不言耳

賓及衆賓皆從之

主人既速介即先歸介及衆賓皆至於賓之  
門外俟賓同往也

右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

拜亮反

主人於羣吏中立一相使傳賓主之命相入  
告主人乃出迎之主人再拜賓亦再拜蓋賓

介告答拜文者耳一相蓋有司給事之能者  
爰積言相見其不獨為積者之事而已古者  
與鄉人飲射必於學宮者以其深廣且有司  
及器用皆備具故也

揖衆賓

賈氏曰上文主人迎賓而拜介是介差卑於  
賓今於衆賓不拜直揖之而已賓介衆賓立  
位在門外以北為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  
則介與衆賓差在南故主人正西面拜賓則  
側身向西南拜

主人揖先入

主人導賓揖而先入門至內雷西向待賓也  
主人入門右因賓入門左故知之

主禮纂註卷五

五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

上亮反

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而行推手曰揖  
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賓既北上主人西面  
相向揖訖乃相背各向堂塗介與衆賓亦隨  
賓至西階下賓與介衆賓等自用引手而入  
也周禮司儀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卿以推手小下為土揖平推手為時揖推  
手少舉之為天揖云引手  
者以手向身引之也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

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此三揖也三讓主人  
升者主人先升賓後升三揖三讓說見士冠

右迎賓

主人阼階二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

面答拜禮音

楣前梁也復拜者拜賓至此堂也前梁對後梁為室戶

右拜至

按通解合上共為迎賓一章今折之為二章云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

將獻賓先洗爵篚在堂上尊南故取爵以降洗

主禮恭詳

主卷

木

賓降

因主人之為已降洗故亦降階從之不安在位也

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

重以已事煩賓也降從故奠爵而辭賓欲其不降也敖氏曰賓從降而主人辭亦尚辭讓也奠爵乃辭者且為敬也西面坐奠爵與辭

賓對

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

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

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南面坐於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盥洗既盥復坐取爵而將洗之也凡洗者必盥經不悉見之也盥洗皆立

賓進東北面辭洗

鄉射賓進東北面辭洗註云必進者方辭洗宜遠其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蓋賓初降立在序南東鄉至主人洗爵時乃東行故進而北面辭洗也賓少南行南於洗西因東北鄉主人辭之允言辭洗皆將洗而未洗者也若既洗則何以辭焉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復位者始降時位在此也上經奠爵于階前者主人未洗見賓降即奠爵故在階前奠爵

主禮恭詳

主卷

七

此已至洗將洗爵見賓辭故奠爵于篚興對也賓復始降之位當西序東西節也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

敖氏曰沃洗以料澣水而沃洗爵者也西北面宜鄉洗者也既則西面於水東主人南面洗而西北面沃此則北面洗者其西南面沃之歟沃洗者先亦沃盥

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

主人卒洗一揖一讓以賓升是俱升也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

敖氏曰拜洗者謝其為已洗也必盥者為將酌也既拜而盥為拜時以右掌據地不無於

汗也內則曰凡男子拜尚左手盟

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

對時適其位  
次云復位

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魚

鄭氏曰疑讀如疑正立自定之貌賈氏曰不言一揖一讓從上可知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

主人坐而酌酒將獻於賓賓在西階北面將就席受主人因西北面向之以獻也。此章本為獻賓而發前後不

禮記集說卷之九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主人來獻賓在西階上升主人時手執爵始少退以避不得答拜也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

主人西北面獻爵賓進向席前受之仍退復位主人退列阼階之位拜送爵賓時手執爵始少退以避不得答拜也

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

疑立之

薦脯醢主人之贊者為之主人拜送爵時賓方退在席后西方今拜畢乃升席亦自西方

升也設折俎亦有司為之九解牲體一豚解為二十一体是為折俎其詳見前篇主人于阼階疑立

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

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

興加于俎音

賓既受爵升席乃行祭禮坐左手執爵右手祭肺以祭俎中取肺卻左手執肺本肺之太端也坐弗繚之但以右手絕肺之小端以祭而左手仍提尚肺以口齊之也又起立歸肺于俎故氏曰執本卻左手則絕末覆右手矣

禮記集說卷之九

絕末以祭者絕其末不沒之處所以為祭也此與振祭之意相類尚左手齊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下以末授口齊之也將齊乃尚左手則祭時不然矣加于俎以右手

坐執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我舒銳反

既祭肺齊肺乃祭酒啐酒坐以巾執手去肺染之汗乃取所奠爵祭酒起立就席西末坐啐酒即席末者避正席謙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拜乃告旨者謙其以旨酒飲已也降席即拜者欲近於啐酒之處且以別於既也既拜則坐以告旨主人無言答拜而已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

主人作階上答拜

既告旨遂卒爵先啐而今卒也卒而奠之乃拜又執爵以興則獻禮畢矣敖氏曰必西階上卒爵者以歸者於此拜受故也

右獻賓

記文詳備宜考之

賓降洗主人降

將酢主人故降洗也主人降亦從賓也降立作階東西面酢報也前得主人之獻今將酌

三禮集註卷十一

以報之故降洗而致緊敬也

賓坐奠爵興辭

因主人從降乃坐而奠爵起而辭之氣象從容亦如向者主人辭賓之儀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

洗南北面別於主人也於賓之取爵也主人復位

主人作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

人復作階東西面

賈氏曰鄉射賓盥訖將洗主人乃辭洗禮之常也此將賓舉之故未盥而辭洗以重之也

朱子曰按此等恐或文有先後未必有此輕重之別也敖氏曰南面辭洗猶不離作階東示遠其位而已此主人辭洗在賓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

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

揖讓如初升謂前主人卒洗一揖一讓升也敖氏曰凡盥洗於洗南者皆北面此云東北未詳疑東衍文也

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

賈氏曰云降盥如主人禮者謂如主人降盥禮則此賓降主人亦降賓辭降主人對一與主人降辭已下同也

三禮集註卷十一

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作階上拜

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

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

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賈氏曰祭如賓禮者如上賓祭時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練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興加于俎坐執手遂祭酒與席未坐卒酒故云祭如賓禮也

不告旨

酒是主人之物其不告旨不言可知乃必言之者宜別於如賓禮也主人不告旨乃亦淨



酒者若欲知其美  
惡以拜崇酒然

自席前適作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

先爵興賓西階上荅拜

賈氏曰曲禮席東向西向以南為上南向以北  
向以西為上凡升席必由下降席必由上今  
主人當降自南方以啐酒于席末遂因從席  
北頭降又從北向南北面拜是由便也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作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  
西階上荅拜

奠爵于序端擬後酬賓且獻介也賓拜告旨  
獻主人以旨酒飲已也主人拜崇酒謙賓崇

主禮案註

十二

重已酒而飲之既也奠於其所而拜則嫌若  
拜既爵奠于篚而拜則嫌若禮畢而更端故  
以奠于序端也卒爵乃拜者若曰已飲之乃  
審知其薄然

右賓酢主人

愚按少儀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東方  
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記云席南上升由下  
降由便鄉飲酒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并俱  
爵皆不明奠置之所致記者於此明之

主人坐取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

洗立當西序東面

酬酒先飲乃酬賓自飲亦盥洗者禮宜潔也  
主人辭應奠爵不言者文略也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醵酬賓作

階上北面坐奠醵遂拜執醵興賓西階上荅拜

坐祭遂飲卒醵興坐奠醵遂拜執醵興賓西階

荅拜

鄭氏曰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為周賈氏  
曰賓疑立者待主人自飲故也主人將酬賓  
若不自先飲是不忠信恐賓不欲示忠信之  
道故先自飲乃飲賓為酬也敖氏曰此象賓  
之飲已故其拜亦皆  
與受之於人者同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三禮案註

十三

不拜洗殺於獻也辭如獻禮者主人辭賓降  
賓辭主人為已先爵與獻賓時同也一如獻  
時降後升  
前之儀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醵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

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醵于薦西

賓已拜主人奠其醵席前北面變於獻者以  
其不授也奠醵于薦西者主人以此醵不舉  
不敢親授之重勞賓也凡酬賓有卒不舉者  
有未即舉者主人皆奠之而不授其意則同

賓辭坐取醵復位

賓辭辭其奠醵也奠醵酬之正禮然莫而不  
授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辭而不復命乃

坐取解示受也辭及取解皆當東面復位待主人拜

主人作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饌于薦東復位

主人拜送者送酬解也賓不拜者以奠饌不舉也薦東脯醢之東也鄭氏曰酬酒不舉者君子不盡人之惟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右主人酬賓

少儀曰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又曰客爵居左其飲居右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

主人揖者將與介為禮故揖賓而序也賓揖者謙不敢居堂上也賓降之位其南北之階

三禮集註卷十二

十四

皆於階西至此始見之也主人降西面于門東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

賈氏曰按上主人迎賓之時介與衆賓從入又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之下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云揖讓升如賓禮者是特升堂而揖無復有三揖之事矣升堂而拜者拜至也此亦如賓也

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

辭洗如賓禮

爵即鼎賓所奠於序端者介統於賓而其禮又與之相接故乃用其爵焉賓禮者賓降至

一揖一讓而升之儀也此時介降之位任賓南

升不拜洗

介禮說也鄭飲義云三讓以賓升拜洗獻酬辭讓之節繁介則省也介下於賓也

介西階上立

立不言疑者省文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

西南面獻介者介席東面也主人西南面獻爵而介乃北面正方受之以是推之則賓降

三禮集註卷十二

十五

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獻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

主人獻介乃拜於其右者以其尊降於賓也凡堂上之獻酢皆分階而拜其餘則否

主人立于西階東

此稍遠其拜外與既獻賓而立于階東之意同西階上非其正位故即辟之賈氏曰始獻介時近西立介右今於獻薦之時主人無事稍退東

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

肺不啐酒不告旨

下云介升席自北方是介席南上也席南上則此薦脯當在北方與少牢下篇設脩之豆同矣不啻肺不啻酒不告旨皆降于賓也

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介右荅拜

降席將適西階也自南方降者於禮輕或得由便也主人介右荅拜則復西就之有司曰俯降席自北方以其卑於介也

右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降階降辭如初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十一

此介辭主人也如賓酢之時故云如初也介辭主人從已降主人辭介為已洗也皆同於初

卒洗主人盥

賓酢主人主人當飲而亦盥者尊介也卿射註云盥者雖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是其類也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方主人盥時介俟若洗南盥畢乃相與一揖一讓而升也授主人爵於兩楹間者尊在房戶之間當兩楹之北介不自酌但授爵於尊南雖酢主人尤似不敢酢也主人受之達介意也介雖尊視賓為殺故其辭禮如此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

爵遂拜執爵與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執爵與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

介在西階立者主人受爵已無事故立俟也主人自實爵坐于介右奠爵而拜介亦荅拜者不似賓之爵在手也拜畢坐而飲不啻酒也飲而卒爵不俟時也因奠爵而拜介亦荅拜也言介荅拜而不言主人拜省文也拜畢主人乃奠爵於兩楹南以當獻衆賓也再拜崇酒同賓禮也

主人復降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十七

賈氏曰向來主人與介行禮於西階上事記故復降階揖讓而降介降立于賓南者以將獻衆賓故介無事就賓南也愚謂今立賓南則向初入時位亦在此也

右主人自酢

云主人自酢則主人尊飲與酬介之禮皆殺矣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

鄭氏曰三拜一拜示偏也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朱子曰衆賓無問多少止為三拜是示偏也然則主人之拜衆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為三拜以示偏而衆賓之長三人各荅一拜也然經及註疏但言衆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教氏曰是時衆賓皆列在門內

之西主人火南行近於門東乃西南面而向之而拜拜衆賓爲將獻之也三拜者族拜之法也衆賓皆各一拜亦各族拜之法也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

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遂上

主人揖升衆賓皆升于西階也取爵于兩楹前介之酢爵奠于兩楹今取以獻衆賓也主人降而洗洗而升升而實爵衆賓皆無辭降辭洗與揖升之節殺禮也獻衆賓衆賓之中長而升受者三人是與三拜示偏之意同也言三人則衆賓多矣言升受則不獻於席矣

主人拜送

鄭氏曰

衆賓右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此主上升受者三人而言但坐而祭飲則不坐卒爵亦不拜立授主人爵乃降復位則禮文視介益簡矣故氏曰獻而不拜既爵者差卑也自別於尊者且重主人之答已也不拜既爵故但立飲位堂下之位介之南也此云復則主人揖升之時衆賓其皆進數恩謂以此衆賓復位觀之則上文介立于賓兩之位亦其初入時之舊位而今復之也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此主以三人以下衆賓而言也堂下衆賓又簡於三人也三人但不拜既爵此并受爵亦

不拜愈自別於尊者矣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每一人謂三人也下文別言衆賓可知薦謂薦脯醢也介亞於賓三老又亞於介故三老亦各有席每一人獻爵即爲此一人薦脯醢皆薦于其席也言薦不言設其無折俎可知

衆賓辯有脯醢音

衆賓又降於三老三老有席衆賓無席辨猶通也言皆有脯醢也無席故薦於其位也凡衆賓卿人有學識者皆來觀禮皆入飲酒之內是以鄉射云薦酬堂上者辯卒受者與以族在下者明衆賓在堂下也衆賓堂下之位雖賓介之位而南

禮記集說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揖讓升實厭介升介厭衆

賓升衆賓序升即席一

奠爵於篚不復用也主人與賓揖而先升賓揖介介揖衆賓各得以序而升即席

右獻衆賓

記曰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又曰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又曰主人之贊者西北上

一人升舉觶于賓

發酒端曰舉獻禮既備即舉觶爲族酬始示酬賓之意也一人主人之贊者既洗乃升則

用下簾之解也此舉解者代主人行禮耳中肅曰旅酬下為上所建賤也此舉解猶揚解

賓解西階上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席末答拜

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答拜

此一人實解而拜而祭而飲而卒解而又拜皆自飲而行酬禮也賓席末拜示遠其位也者賤也

降洗升實解立于西階上賓拜

此又洗又實解者以酬賓也于是賓將受解故先拜以賓拜故捧解者立於西階上以俟之

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

三禮纂註

士卷

二千

奠解者不敢以手授也鄭氏曰舉解不授下主人也凡主人獻賓皆親授而奠之今不親授是下于主人故也坐受者賓受一人所奠解也凡人以手授物而已受之則名為受不於人取之不得言受今於奠處取之而言受者以主人奠之賓取之兩無隔絕雖於地若手受之也

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解于其所

鄭氏曰所薦西也賈氏曰賓奠于其所者待作樂後立司正賓乃取此解以酬主人以其將舉故且奠之於其右也敖氏曰下經云賓坐其俎西之解即此解也其於薦西為少南乃云其所者明其近於故處也必奠于其所者降於主人且別于不舉者也主人酬賓奠

解于薦西賓取奠于薦東其解卒不復舉

舉解者降

事已也按解射舉解者降後有大夫此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來或否故不言也

右一人舉解于賓

設席于堂庶東上

為工設席也堂側邊曰庶庶禮曰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下文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火東矣敖氏曰設席于堂庶言其南北節也席工於西階上

也文互見耳

三禮纂註

士卷

二千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揜

越內弦右手相

何去

工四人二人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工將入則瑟序在先也相二人者凡工必以瞽瞽為之必皆有相以扶之歌者之相不言故止二人也皆左何瑟者二相代工荷瑟以左肩也後首者以瑟首向後也揜越者瑟底有孔以揜深入而揜之也內弦者弦向身是在內也右手相左指鉤越右手助之也此皆瑟工之相之事也士之飲酒乃有工其亦公家樂官給樂中飲射之事也按鄭氏曰後首者變於君也越瑟下孔也所以發越其聲也內弦側揜之也賈氏曰燕禮云小臣左何瑟而鼓可鼓者在前列也此不面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王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朱子曰今按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  
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  
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  
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也  
學記曰皆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  
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敖氏曰不言瑟  
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禮又有頌磬頌鍾頌猶歌也然則工歌  
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矣不言者主於  
歌也下  
放此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

昨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

工雖賤以其受爵于席故  
每獻輒薦脯醢也

使人相祭

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也

工飲不拜旣爵授主人爵

鄭氏曰  
坐授之

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

不拜而受以其賤也  
以獻而飲無不祭也

辯有脯醢不祭釋音

卿氏曰賤者禮簡也

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音

泰爲去声

上文主人獻工不洗若君賜樂則有大師獻大師則爲之洗重君賜也賓介皆降從主人也主人辭降以優賓也工即大師工不辭洗亦重君命且誓不能如禮也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鄭氏曰笙者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

聖禮集註卷之十

十四

音

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後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五篇而巳此其信也款氏曰磬南陔西南也北面立蓋亦東上如工也立于磬南近其所應之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笙鍾則吹笙之時亦奏鍾磬之屬以應之矣不言者主於笙也九樂自判縣而上其鍾磬乃分別頌者笙者若特縣則一也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

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

此主人獻笙也一人笙之長者也卿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也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是也獻工之時拜送在西階東以工在階東也此拜送笙之時在西階上以其笙在階下故不同也款氏曰主人獻時亦西南面也蓋階不升堂賤也既受爵階上立俟主人已拜然後降主人拜亦北面也升授主人爵亦盡階不升堂也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鄭氏曰亦受爵于西階上薦脯醢于其位磬南賈氏曰磬南者依前笙入立于磬南處也

聖禮集註卷之十

十五

音

卿射禮曰主禮曰主人以爵降奠于鐘反升就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音

鄭氏曰問代也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賓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景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承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庚今亡其義未聞賈氏曰劉歆云由庚等三篇皆笙詩也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

有聲而無詞明矣堂下吹笙堂上唱歌聞代而作故謂之乃間也又云一歌則一吹者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以續之以下皆然朱子曰今按小序於此六笙詩皆著其義蓋序者以意言之今鄭註云其義未聞亦不敢信其說矣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上為問歌此為合樂也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瑟合奏此詩也鄭氏曰合樂謂歌樂與人房中之樂歌也皆太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于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朱子曰二南之分唯程子以為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大姒之化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此為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教氏曰樂即此六篇詩也合樂者合也燕禮曰遂歌鄉樂與此文互見耳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九歌以既合樂為備故告備于合樂之後賓降立于西階東北面

右樂

記曰若階間縮當北面鼓之獻工與笙取焉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

鄭氏曰不由北方由便賈氏曰主人之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是其常今降由下者是便也

側降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側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以方燕禮殺故也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荅拜

主人升復席

亮死

鄭氏曰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有辭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拜拜其許為正按主人與賓行獻酢之禮畢是禮成也升歌笙間合樂三終是樂成也於此立司正是留賓之意也謂之司正者以其正此飲酒之禮而名之歟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作階上此不言由楹內者省文也鄉射又云司正西階上請安于賓主人之意必欲留賓故司正受命于主人以安之安賓而賓辭則是賓於此時果有不安心之矣辭者蓋以主人有旨酒嘉肴已受賜為辭也然終許留是主人之意誠也

司正告于主人主人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

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主人拜賓許留賓拜主人見問也司正楹間相拜防懈禮也夫前時賓主交拜無相今司

主禮纂註

卷十

二十

三

正相拜者獻酢已畢恐禮法懈于既醉也古人戒謹之意不忘於寬綽之餘中和之休不可想見矣

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共少

立扶音

鄭氏曰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奠解表其位也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解以正訖敢不正鄉射云司正中庭北面坐奠解自正慎其位欲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

坐取解不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

洗北面坐奠解于其所退立于解南

鄭氏曰洗解奠之示潔敬立于其南以察衆敖氏曰坐取解亦進坐取解而反坐也不祭者變於獻酢也卒解拜者宜謝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答拜者不與為禮則不敢當也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乃實解自飲者所以為識又欲因以虛解識其位也洗解奠之不敢苟也

右司正舉解

記曰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

主禮纂註

卷十

十九

四

人降席立于賓東

此為旅酬之始也俎西之解者前一入舉解奠于薦右今取之為旅酬之解也

賓坐奠解遂拜執解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

拜卒解不洗實解東南面授主人

此乃作階北面酬主人之事坐而奠解奠而拜拜畢執解自飲以導于是不祭不拜立飲而卒解禮從殺也又不洗而實解乃東南面授主人

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于主

人之西

賓方實解授主人主人遂拜賓執解不答拜  
少退而已主人既受解賓乃拜送主人受解  
在手亦不拜鄭氏曰  
旅酬同階禮殺也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

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鄭氏曰其酌實解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  
賓酌者亦如之賈氏曰知西南面授介者按  
主人酌介于西階上西南面可知云自此以  
下旅酌酌者亦如之者謂亦如主人酬介其  
酌其實解其西南面授之皆然也朱子曰賓  
主介相酌初皆北面但實解之後授解之時  
賓介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

三禮集註

士卷

三十

禮

已授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介則拜  
送於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於介之東皆北  
面也故下文受介酌者得由其東亦既受乃  
還北面拜送也故氏曰惟既實解則西南面  
酌介異於  
賓禮也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此司正監旅酬也鄭氏曰旅序也於是介酬  
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  
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賈氏  
曰上文作相爲司正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  
之然賓主及介酌不監至衆賓乃監之者以  
主人與賓介習禮已久又各一位不嫌失禮  
至于衆賓素非習禮又同一位故須監之也  
按賓主人拒酬而司正不开者尊之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司正初在西階西北面命受酬者既命訖乃  
退立于序端東面衆賓皆在西階南退于序  
端者避受酬也東面  
者贊上贊下便也

受酬者自介右

鄭氏曰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賈氏曰  
北面以東爲右凡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  
其左即下文衆受酬者是也此受介酬者應  
自介左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云尊介使  
不失故位也故氏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  
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尊  
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  
介當東南面酬之

三禮集註

士卷

三十

禮

衆受酬者受自左今文無衆

鄭氏曰後將受酬者皆由西也變於介也賈  
氏曰言衆受酬者謂上衆賓之內爲首者一  
人自介右受之自第二以下并堂下衆賓皆  
自左受之言變於介者即是授受之常法也

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鄭氏曰嫌賓以下異也故氏曰亦惟受酌者  
立于酌者之西及酬者既實解進西南面爲  
異耳

辯卒受者以解降坐奠于篚

鄭氏曰辯辯衆賓之在上者鄉射曰辯遂酌  
在下者皆升受于西階上故氏曰辯辯衆賓

之在上者其後當言酬在下者之禮然後及  
與卒受者如鄉射所云是也經蓋有脫文耳  
卒受者無所旅自  
飲於上乃降

### 司正降復位

解南之位以相旅畢堂  
上無事故降復位

### 右旅酬

記曰凡旅不洗不洗者  
不祭既旅士不入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

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各拜皆坐祭遂飲

三禮集註卷之十一

三

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各拜

此為無筭爵之始也賓解而拜拜獻解也祭  
飲而拜拜導飲也賓介皆答拜拜其意也鄭  
氏曰二人亦主人之吏燕禮云賤爵者立于  
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賈氏曰賓介席末  
各拜者賓於席西南面介於席南東面賈氏  
曰亦代主人行事也至是乃併舉于介者異  
之也正言賓介者明  
雖有大夫猶及介也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亦同前席末拜賈氏曰鄉射  
云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

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受

賓解奠于薦西賓辭已而坐取之介解奠于  
薦南介不辭而坐受之一言取一言受尊卑  
殊也鄉射云賓大夫坐及奠于其所興未奠  
而降變於上禮也此奠于其所者賓則少南  
而當俎西介則少東而當俎南如於一人舉  
解者之為也

### 右二人舉觶于賓介

此章與一人舉觶之儀相  
類其說已見于上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

三禮集註卷之十一

三

三

以俎

鄭氏曰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  
強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  
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  
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賈氏曰自此以  
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於賓也賈氏  
曰坐請燕坐而飲也辭以俎者謂俎在此不  
敢坐也俎者之貴者燕坐則禮殺矣當俎而  
燕坐是褻之也司正於是又反命于主人註  
云賓主百拜用祭記文也亦甚言其拜之多  
耳非謂真有百拜也

### 主人請徹俎賓許

亦司正傳請告之賓辭者辭以俎今主人請  
徹俎而賓許之是許其坐矣

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鄭氏曰西階前也弟子賓之火者俎有主人之史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

司正升立于序端

司正已命徹即升立于序端以待事

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作階上北面介降席西

階上北面適者降席席東南面

鄭氏曰皆立相頌徹俎也適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無來不來因時事耳今文遵為僕或為全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

鄭氏曰北面而取俎還南面而授司正必言還者明就而受之司正受賓俎者賓尊宜與之賓降立

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作階介取俎還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

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

下云揖讓如初升故知此降時亦復初入之位位在東階相讓也鄭氏曰此取俎與升受賓可知主人之俎乃以降自西階者辟君禮

也人亦謂子弟鄉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主人降立于作階東介在賓南大夫在介南衆賓又在大夫南少退

右徹俎

記云徹俎賓介適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說音

鄭氏曰說屨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賈氏曰堂上行禮之法立行禮不說屨坐則說屨屨空則不宜陳于側故降說屨然後升坐也曲禮曰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近於相鄉敬也王藻著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脫之亦

主禮集註

主卷

三十五

禮記

北面鄉階主人先坐左賓先生坐右亦取近於相鄉敬之義也

右說屨升坐

通解連下無筭爵共為一章今從敖氏集說拆為二章

乃羞

羞進也所進者狗彘醢也鄉談骨肺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必厚也

無筭爵

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觴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觴者洗升坐

解及奠于  
賓與大夫

### 無筭樂

燕樂亦無數或問或合蓋懂而一也蓋上歌  
室間合樂皆三終言有數也此無數也爵  
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闕故爵  
無筭而樂亦無筭也

### 右無筭爵

通辭與上一  
章通名曰燕

### 賓出奏陔

鄭氏曰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  
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

主禮案註  
主卷

主卷

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  
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昨階之  
西南杜子春云客醉而出奏陔夏放氏曰陔  
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者也其名義未詳

###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主人迎賓之時門東西面拜今送賓還依此  
位立也於迎賓介時賓介答拜今送賓主人  
再拜右賓介答拜是行禮無終畢故賓介不  
答是禮有終也不言衆賓者迎送俱不拜故  
不言也  
按經不言賓介拜亦恐省文耳主人拜恐賓  
介無立  
受之禮

### 右賓出

記曰樂正命奏陔  
賓出至于階陔作

###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

鄭氏曰不干至人正禮也尊者諸公大夫也  
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  
公賈氏曰正禮謂賓主獻酢是也是以一人  
舉觶為旅酌始乃入若然即是作樂前入而  
於此篇末乃言之者以其無常或來或不來  
故於後言之也敖氏曰此遵先侯于門外以  
一人既舉觶為入之節大國有孤其官或與  
天子之三公同歟

###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鄭氏曰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  
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

主禮案註  
主卷

主卷

大夫則不齒矣賈氏曰賓在戶牖之間酒尊  
又在戶東席此二者又在酒尊之東但繼賓  
而言耳鄉人謂衆賓之席在賓西故不與鄉  
人齒

###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

### 主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

鄭氏曰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也辭  
一席謙自同于大夫賈氏曰以不言主人出  
故知迎於門內也朱子曰如但如字讀之似  
今人所用之若字無他義也

###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至

### 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

示

鄭氏曰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賈氏曰大夫如介禮以其公如賓則大夫宜如介禮主人迎賓賓厭介此公與大夫同入則公厭大夫故云大夫如介禮云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者大夫再重是其正大夫以公在故讓委席於席端主人不徹也委於席端則是此辭席者皆近席為之也此重席乃云加席者但取其在上下者故耳非謂此席一即加席也允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之重席則否

右導者之禮

記曰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三禮纂註

主人卷

主人

三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

鄭氏曰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賈氏曰知鄉服是朝服者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也此賓言鄉服鄉射賓言朝服是朝服不同者鄉射以公士為賓謂在朝者朝服仍以其常此賓是鄉人子弟未仕雖著朝服仍以其常此賓是鄉人子弟鄉服飲酒服即朝服也變朝言鄉見其與昨日同也鄉飲士禮也乃朝服者放君之燕禮故如其服也拜賜拜謝其飲已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也允拜賜者例不見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曰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主人不拜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

乃退此文不具觀級則彼此賓主皆不相見

右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

古文釋作舍

釋服朝更服玄端也昨日正行賓舉飲酒之禮相尊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玄端也

乃息司正

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也考工記曰張厭侯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與學宮行之釋服乃息之者此無所放故服其正服也是禮雖主於司正未必以司正為賓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者父為客是也

無介不殺

主卷

主人

三

勞禮畧司正為賓市買若因所有可也殺則俎以盛骨體既不殺則無俎也

薦脯醢

無脯醢不成燕故亦薦之

羞唯所有

在有何物雜物皆可

徵唯所欲

昨日正行飲酒不可雜親友故今禮食之餘可別召知友惟司正之所欲召則徵來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告謂也先生不以勑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以召不召惟所欲也先生老人教學者君子則曲禮傳聞強識敦苦行而不殆者也

賓介不與

禮讀則賓介昨已行正禮今又召之則是數而瀆瀆則不敬故不與也

鄉樂唯欲

敖氏曰鄉樂者凡國風皆是也唯欲者唯其所欲則使工歌之不如作日之有節次也是亦純用鄉樂之異者耳

主禮集詳

主卷

中

三

右息司正

鄉飲酒記

意詳冠記下

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

謀賓介以朝服者將升賢能於朝非鄉之事乃朝之事也使能者三物賓與惟能是舉無私好也再戒為宿戒不宿戒者以一戒為敬也

蒲筵緇布純

蒲筵二尋緇布為緇尚質也

尊給冪賓至徹之

尊必以冪不褻酒也冪僅以給無文也賓至徹之為將酌也

其牲狗也

敖氏曰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鄉飲與燕類而燕於君禮為差輕卿於臣禮為差重故牲不嫌其同

亨于堂東北

鄭氏曰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賈氏曰此據鄉飲酒義而言以正月三陽生之月萬物出地盛於東南故云祖陽氣之所始也引義取

主禮集詳

主卷

中

三

養賢能而賓舉之事敖氏曰亨者煮也堂東北爨所在就而亨焉凡學宮惟一門故牲爨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

獻用爵其他用解

獻賓介及衆賓皆用一升之爵至酬及旅酌皆用三升之解初相敬故用爵酌為相敬故用解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

鄭氏曰挺猶臠也卿射曰祭牛臠臠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冠禮之饌臠臨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賈氏曰橫祭者於脯為橫於人為緇其挺有

王通祭者言卿射云薦脯用適五臠祭半臠  
臠于上臠長尺二寸則祭半臠者長六寸此  
肺不言長半者記文不具也引曲禮欲見此  
肺與曲禮肺循其設之皆橫於人前故氏口  
補祭者半挺使人以為祭也云橫祭是五挺  
者縮筵也然則筵亦有首尾歟左房東房有  
左房則有右房可知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亨狗既孰載之於俎饌於東方其升則自西  
階也故氏曰上云亨于堂東北而不別言陳  
俎之所則俎亦未離於其所也必言由東壁  
懸俎當自門入也故云自西階升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

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腩音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以前為貴以後為賤  
牲之前脰其骨三肩臂膺也後脰骨二膺膺  
也賓俎用肩貴也主俎用臂次貴也介俎當  
用膺矣恐有大夫則以膺為大夫俎故介俎  
以膺也凡脊脅不在牲體之列然每俎必用  
故先之也肺在後便其取之也肺言皆離明  
非切肺也祭以離肺飲酒之正禮也右肺進  
腩奏理也居前前其本也右肺者吉禮尚右  
故三俎皆用之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

以爵相拜則必有飲已者為禮矣故不徒作  
也作者拜而興也主人獻賓賓必辭主人注

人受酢必酬賓  
豈有徒作者乎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坐而飲者其禮隆故既爵而拜立而飲者其  
禮殺故既爵不拜然則禮之繁簡亦因乎人  
情而已

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

賈氏曰謂主人酌賓之觶主人奠於薦右客  
不盡主人之歡奠之於左是不欲其妨後奠  
爵也於右謂若下經一人舉觶為旅酌始二  
人舉觶為無算爵始皆奠於右是其將舉者  
舉之便也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

言長者一人辭洗則衆  
賓不辭洗可知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鄭氏曰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  
門賈氏曰此謂堂下立者卿人賢者或多或  
少若少則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若多東面立  
不盡即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故氏曰此  
謂在門內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  
下又居其南衆賓若多則客有北面者北面  
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也門  
西北面而東上自為列者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鄭氏曰謂其飲之次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于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敖氏曰此樂正乃公有司非無職者以其位于西方嫌其禮異故明之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脯醢之薦不徒空以爵獻之也所以見獻禮之重也

樂作大夫不入

凡贊者大夫入當以一人舉解之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樂贊者若樂作之後則不入也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筐既獻奠于下筐

上筐有三爵不獨獻賓介獻衆賓取爵於上筐而降洗雖獻工笙亦於上筐取之見工笙

主禮集註

卷三

四四

言五

異器無非敬也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獻笙於西階上獻工拜于作階上矣以工坐於西階東也

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

磬縣在階間其後依堂雷工則北向以擊磬也鄭氏曰縮從也雷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特縣士則磬一堵而已賓鄉人之贊者從士禮也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席南上升則由下降則由上由便也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司正自無獻賓之禮但舉所奠之觶而薦之也

凡旅不洗

按始一人二人舉觶時皆爲旅酬始不可不自潔故洗自此以後旅酬皆不洗也

不洗者不祭

此承上文言旅酬不洗故亦不祭也

既旅士不入

既旅之後有無筭爵行燕矣非飲禮之正故士不入也敖氏曰此士亦主人請爲衆賓或

主禮集註

主卷

四五

言五

不得與賓介同來者經不言士入之節而記見此者以明未旅以前皆可以入既旅則不入矣士亦謂當在堂下者其入則以齒立于西方主人不迎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

授從者云出則是飲酒之禮也人無事者皆不入門

主人之俎以東

載於東方以上文不言以東故記人辨之東者東壁也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才反

賓降自西階恐賓醉失禮故至階奏之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其西面者北上也統於公賈氏曰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賓有諸公則大夫位於此尊諸公也

主人之替者西面北上不與

鄭氏曰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器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教氏曰此贊者蓋以學中之有司及私臣為之西面之位其在洗東南歟與謂與其禮也下言無筭爵然後與則此所謂不與者獻及旅酌也

無筭爵然後與

主禮纂註

卷之十一

承上文燕乃及之鄉射云無筭爵執禮者皆與旅執禮亦主人之替者鄉飲義云賓酌主人主人酌介介酌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洗者焉是謂沃洗者得與旅酌與此異矣參考經文似當以此為正

鄉飲酒義

此禮記中全文以其釋鄉飲之義則鄉飲經之傳也故列于此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

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

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

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

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

圖辨矣不圖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

免于人禍也

此以尊讓潔敬明揖獻洗拜之義其事並解見經中其義則如此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

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

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

主禮纂註

卷之十一

事實也

此以共尊共羞質潔明尊羞洗位次之義房戶東房東榮亦詳見經中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酌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也共之者供于賓也榮屋翼也設洗于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主人以此自潔以事實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饌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此以天地陰陽三光明設賓主介饌三賓之義賓象天尊也主象地養之也介以輔賓饌

以輔主人陰陽之輔天地也賓必以三象日月星之光於天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此以月三日成魄明三讓之義讓以三而成禮月以三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此以四時明四面坐之義浩齋曰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之時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

三禮集註

士卷

甲八

三

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此申明四時定位之意主人尊其飲食之禮至於愛賓謹其進退之節至於敬也天有春

要秋冬地有冬西南北氣有溫嚴德有仁義而鄉飲主賓介僎之位以之是法于天散於地陽立於四時以成是禮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儀文度數云乎哉以之明倫則長幼有序以之集事則俎豆有數以之為已則為有德以之為人則為尊賢孔子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謂其足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有合于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吾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于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于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三禮集註

士卷

甲九

四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禪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此以貴禮賤財明祭齊啐酒卒禪席末之義其事並解見經中明此皆所以敬禮也成禮也行禮也貴禮也非為飲食也非貴財也觀此禮者以禮為先以飲食為後則知作敬讓而無爭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後

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以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以尊長養老明高年坐立及豆數降殺之義制為此禮不過欲尊高年而養之耳民之見者知此禮意則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孝弟明於家而教成於國治道乃彰也

主禮纂註

王卷

五十一

三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此以別貴賤辨隆殺明賓介衆賓禮文差等之義王道以萬物各得其所爲大成親親之義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鄉飲之禮始終條理大德小德大賢次賢各有其儀不相踰越各

中其節均其分頭繁矩之義不過如此王道易易不其然乎其文亦解見經中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此以和而不流明工笙合樂三終之義有工有笙閒歌迭奏和也然閒歌必以風雅合樂止于三闕和而節也未嘗流也樂備賓出司正秉禮是雖欲流不可得也工笙出入奏節金解見經中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

主禮纂註

王卷

五十二

三

沃洗者焉知其能第長而無遺矣

此以第長無遺明旅酬之義若齊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酬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禮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之際犹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第長而無遺矣

降說覆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

燕而不亂也

此以安燕不亂明無筭爵之義雖徹折俎脫屣升堂燕坐飲無筭爵奏無筭樂然朝夕未

此所以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

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

天下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  
五事之目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

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

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三禮集註卷十二  
五十二

申明  
前義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

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此明東饗東洗之義方氏曰海有四正言東

者水之所歸也水位居坎而流歸東者由其

生于天一行于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

故水之原自此而天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

之流順此而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其形下

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其理如此其流東者

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

者蓋東方之德木水則水之所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為利勝之為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趣于所生焉○浩齋曰烹

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此明具玄酒之義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后世以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

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

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

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

三禮集註卷十二  
五十三

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

此明布席升降方向之義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合德天地故曰產萬物

者聖也假大也擎斂縮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擎之以時察言擎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

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后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

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

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

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

大參也

此重釋賓主方位及三讓三賓之義張子曰  
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  
主相對則是禮主于敬主欲其位賓主不  
相對坐介饌于其間以見賓賁之義因而說  
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賁○呂氏  
曰天子南面而西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  
至也介饌也坐賓主之間所以問之也○方  
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  
物之象所以居東

三禮纂註卷之十二

主禮纂註

士卷

五十四

三禮纂註卷之十三

儀禮

鄉射禮第五

古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序此其禮

也謂之鄉者州屬於鄉鄉大夫或在焉於五

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

賈氏曰此周禮州長職文也五州為鄉是州

屬鄉也一鄉雖管五州然鄉大夫或宅居一

州之內則常來臨此射禮故州長所行而名

鄉射也又鄉大夫既與賢者能者而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亦如此禮故亦名為鄉射

云  
愚按古者無私飲射於學宮而飲此禮主之

後世士或欲習射以此為訓而行之其初實

州長公家之禮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迓再拜主人答再拜

乃請

士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則鄉大夫乃主人

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為習民

以禮樂不主為賓已也不謀賓者不獻賢能

事賢也然獻賢能之書于王必以鄉射之禮

五物詢衆庶

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

鄭氏曰退還射宮省歸射事

無介

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略故無介

右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

賓席在戶牖之間教氏曰不言戶牖間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夫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

禮集註

十三卷

二

三百五十五

而席賓於室之戶牖間也明矣凡席于此者皆東上經不悉見之也惟為神席則西上

衆賓之席繼而西

鄭氏曰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按鄉飲三賓之席不屬彼與賢能故有殊別也射之賓席亦相繼而設以次而西耳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

阼階上東西即也南北當東序北土位皆然

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

南東肆

南東肆

此下多與鄉飲同賓席之東乃戶牖之間玄酒本在壺西以設尊者北面故玄酒在左也尊皆加勺篚解在南

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

設洗方位解見鄉飲中肆縣舊註疏皆謂士無鍾惟教氏說可據教氏曰縣不近階者權移於此宜避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縣謂縣鍾磬與鑄於簋簠也鼓磬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曰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又曰天子宮縣諸侯幹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為士者之樂皆得縣鍾與磬惟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

禮集註

十三卷

二

四百四十五

方之縣先磬次鍾次鑄鼓磬在其南下經云不鼓不釋鍾師職曰掌以鍾鼓奏九夏鑄師職曰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奏該該夏金奏之一也然則是禮亦有鍾鼓鑄明矣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略放大射西方之縣云○按半為堵全為肆經文明言肆縣是有鍾可

知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

古帝反中一音丁仲

布的先張侯侯曰綱四隅繫之其侯乃正未射之先張侯侯三侯俱繫但留左下一綱不繫從中掩而束之則侯之正的藏矣至將射司馬乃命弟子脫束以繫下綱也侯以向上為

面故以西下爲左侯廣長之制而在下大記中教氏曰射布而曰侯者王朝射之以威不寧侯遂以名之也諸侯以下則因其名而不改故下綱不及地武則下綱也中掩束之者尊故事未至則未繫左下綱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下綱而以綱束之也下出於躬近者二尺五寸也

###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射之有獲所以唱中也獲之有乏所以容身也恐矢之及其身故設乏以容之設乏之位三分侯道而居其一又西去五步也黨旁也雖在侯道實西旁五步故曰侯黨也乏遠近如此者一得辟矢二得去堂二十丈間唱獲聲是其節也教氏曰乏爾雅曰乏謂之防說

### 三禮纂註

卷一 五

### 右設席器張侯

者云如今林頭小曲屏風也侯黨指侯之西

是而言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也乃云侯

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旁也西

五步亦謂侯黨之西然則此乏其南十丈其

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數大射曰乏各去其

侯西十北十乏義未詳

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

鄉射朝服其義與鄉飲同

賓及衆賓遂從之

主人既退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而與之皆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間而事則實相接也

右速賓

自此以後經文及記文有與卿飲禮同者不重釋之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

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

左東面止上賓少進

少進先入門右東面少進差在前也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

升

三

升

鄭氏曰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教氏曰皆行言無先後主人升一等賓乃升敵者之禮也

右迎賓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

面答再拜

右拜至

主人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



坐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  
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  
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

此主人獻賓也反於從降  
之位鄉飲日當西序東面

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  
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賓降主  
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  
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

禮集註卷十三

木

賓

主人卒洗卒盥先後行者敬其事也賓降辭  
揖升不厭重復者敬主人也

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  
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  
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  
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  
左手臂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  
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立執爵興主人阼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  
賓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鄭氏曰賓升降由下賈氏曰九席升由下降  
由上下文降席不由上者以主人在東敬主  
人不得降由上也又於席西  
拜便故云賓升降由下也

右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  
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  
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

禮集註卷十三

七

于篚興對主人反位

此賓酢主人也按鄉飲無以虛爵及西階前  
東面及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等字此尤為  
備適洗下有一南字反位為復阼階東面  
則較此又為備也反位及從降之位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

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

鄉飲於卒洗上多東北面  
盥坐取爵等字無升字

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  
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

臨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

首目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

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奠爵于

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

解飲無乃字賓西階上無  
北面再拜崇酒上有北面

###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簠以降賓降主人奠觶降賓

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

主禮纂註  
卷之十

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

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

坐祭遂飲卒觶興賓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

北面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

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

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位

### 右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

主人將與衆賓爲禮  
賓不敢獨自居堂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主人揖

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

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位亦堂下之  
位賓之南也

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

主禮纂註  
卷之十

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簠揖

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

### 右獻衆賓

一人洗舉觶于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

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

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

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以

興

若親受然前篇言受此言取互文也

舉觴者西階上拜送賓及奠于其所舉觴者降及奠于其所者還于薦西以其射後賓北面舉之為旅酬故不奠于薦東也卿飲曰坐奠于其

右一人舉觴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鄭氏曰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敖氏曰若有遵者謂若有與此會而為遵者也入門左則歸者賓入門左之位也

三禮集註

卷十

十

晉書

主人降

迎大夫於門內不出門亦別於賓也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

不敢居堂俟大夫入故降也初位門內東面之位也階西以南當序之位

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

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

此賓禮自三揖三讓以至于一揖一讓升之儀也

席于尊東

鄭氏曰尊東明與賓夾尊也

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

上拜進受爵及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

席前獻其西北面獻主人既拜送則亦立于階東北與薦脯醢以下皆如卿飲酒之介禮其不釋者以意求之賈氏曰升不拜洗大夫尊故也及位大夫及西階上位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鄭氏曰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賈氏曰卿射鄉人為賓若大夫與則以公士為賓亦選賢者為之故云加賢者敖氏曰卿飲曰大夫則如

三禮集註

卷十

十一

晉書

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惟言無諸公之大夫則

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齊脯

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

凡所不者皆殺於賓也大夫席西上

大夫降洗

將辭主人也

主人復作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

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

授主人爵于兩楹間者大夫雖尊若與鄉飲鄉射之禮則屈於正賓其禮但比於介故此授受之鄉亦惟與介同

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

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

立于賓南

鄭氏曰將升賓大夫雖尊不奪人之正禮賈氏曰為士於旅乃人擬獻士故奠爵於此大

主禮恭莊

十二 三百九

夫尊在堂則席于尊東今降而在賓下者欲使賓主相對行禮若在其北則妨賓主揖讓之正禮故氏曰必降者宜與賓序升也立於賓南之下也鄉射之禮大夫若與則下於賓鄉飲之禮公與大夫若與則皆下於介蓋其禮皆主於士故也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賓厭大夫大夫厭衆賓乃升也衆賓其長三人也

右導者之禮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賈氏曰既言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則在西階東矣復云樂正立于其西則則退西階之東

而不至於大東也故氏曰少東據工之下席而言樂正立于其西猶未至階也鄉飲曰樂正先升立于其西階東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

鄭氏曰瑟先賤者先就事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上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凌也相者降立西方賈氏曰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而後首此臣禮前首故云變於君燕禮與鄉飲相對燕禮面鼓又與

主禮恭莊

十三 卷

十三

鄉飲後首相變瑟之首近尾狹內越孔雖要廣狹亦等但居瑟上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入則近手則深以鄉射與燕禮言面鼓則執手入深也相是射與鄉飲言後首則持越手入深也相是射于位在下文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還于下故此降還于西方故氏曰前越去薦差遠故不可持但執之而已面鼓亦變於飲酒

笙入立于縣中西面

上文云縣于洗東北西面此云于縣中明是堂下相從皆在東方也此與鄉飲立于縣南之意同縣中蓋縣中之西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殯

不歌不間不笙者為射事繁且久故略於樂也略而又合樂者周南召南國風也國風為鄉樂大夫上之正樂不可略其正也

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工不興替朦之禮略也正歌備雖不歌小雅亦三終也凡歌至於合鄉樂乃為備此合鄉樂矣故雖不歌小雅亦可謂之備也告于賓為樂賓也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

人辭降

三禮集註

卷十三

十四

二頁

大夫不降尊也亦行禮在主賓不必降也

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

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此以上著大師之禮異也餘則與非大師者同

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

有大師則大師受爵無大師則工之長受爵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

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

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

非大師則工之長亦不洗矣乃著笙不洗者正使笙師猶不洗也諸侯之笙師蓋以下士為之言遂者奉工後也鄉飲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獻之此不笙亦獻之者主人自為射故而略於樂耳不可以無事而廢禮也

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

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衆笙不

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

奠于篚反升就席

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

三禮集註

卷十三

十五

三頁

右樂

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降席將立司正也賓不從降殺禮也南方側降由便也

作相為司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

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

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洗解為當酌也升西階由兩楹適阼階明堂上堂下皆贊也北面受命顯其事也

按此由兩楹以北面受主人命則知主人之席在楹北居堂南非之中矣

###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

傳主人之命以安賓也教氏曰賓為射事而來此時未射若無繼於不安乃亦請安於賓者鄉飲酒之節宜然也

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

相拜之禮拜為已安也賓主皆答拜各以安也

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解興退少

立

十六

三

立

奠解表其位也少立正慎其位也教氏曰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數蓋射時司正為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儀必不在階間如鄉飲司正之位也

進坐取解興反坐不祭遂卒解興坐奠解拜挽

解興洗北面坐奠解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

解南

按射禮云擯者退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為司正而此鄉射飲酒皆云作相為司正相即擯者也故知解南中庭故擯位也

### 右立司正

按以上皆飲酒之禮與前篇同此下方為射事耳

未旅

鄉飲舊有旅酬之禮今為射而飲若旅酬則妨射矣故先射而後酬也教氏曰大射儀亦司正已定位即行射事然則射之正禮以此為鄭上下同也經於射事既畢始見旅酬之儀則是時未旅可知經載未旅二字亦過於詳耳

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

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有德行道藝者定為三耦至是乃立於此以俟其比也

三

十七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栗矢升

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

射

司射者掌九射之事也九射必袒其服必著次于右大臂指必著講於左臂必持弓必挾矢九所以為射也司射將請射于賓因先袒焉決焉遂焉取弓于手挾矢於指具是器飾是儀以告于賓曰有司既具弓矢請射嚴然射矣次者以象骨為之取其滑也著於大指以鈎弦開弦也遂者以韋為之取其蔽也著於左臂以遂弦也持矢曰挾四矢曰栗措三於附也

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去聲

鄭氏曰不能謂不善射也為二三子許諾見所以不辭而即許之意疑者賓為射而來故但謙遜而已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

敖氏曰不請射於主人惟告以賓許者緣主人尊賓之意也賓許之辭主人與聞矣必告然也

右請射

三禮集註 卷十一

十八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

鄭氏曰弟子賓黨之年少者與主人之吏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

初納之時總置于堂西未有所分別既則陳其弓矢如下文所云

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

倚于堂西矢在其上

鄭氏曰上堂西序上故矢在弓下堂在西廡後之上  
北括賈氏曰序在堂下故矢隨其弓而順射時矢南行故曰此以弓位之上下

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亦倚于東序也矢在其下北括如賓弓矢可知

右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比毗二

鄭氏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賈氏曰言遂以者司射因上階前令弟子納射器不釋弓矢遂比三耦也御猶侍也敖氏曰比猶合也謂合之而為耦也上下射相配謂之耦命上

三禮集註 卷十一

十九

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其命之惟以所並之序為先後故不復變位既命耦乃定所謂比耦故此

右比三耦

司正為司馬

向立司正為酒酒耳今射即立司正為司馬此時之位其西面於解南殿司正為司馬逮辟君禮也大射司馬二人司正如故

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

今文說稅上張侯時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命弟子脫其束而繫綱於植事至故也

司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

鄭氏曰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賈氏曰黨下位主人之黨在東賓弟子在西下云獲者由西方坐取旌是實黨弟子可知

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

教氏曰坐取旌見其體于地也旌所獲者也侯中侯之中央倚之於此若示射者以中地然退及于西方之位也倚旌而未負侯蓋當誘射之即則異於耦射也且行事亦宜有新

右繫綱倚旌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三禮纂註卷之十一

二十

當辟射位也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

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抑去聲節古老反

鄭氏曰筭矢幹長三尺賈氏曰如初入者亦如上升堂時相者亦在左何瑟面鼓內弦右手相也矢幹三尺是去堂九尺也教氏曰如初入謂何瑟之儀與後先之序也堂東堂也堂前三筭坐處之北也必空三筭辟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位於堂下而作惟工耳亦無席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北面向堂不與工席也工西面北上以南北為序樂正北面則東西為列此變于堂上之

位堂上則樂正與工同面

右遷樂

司射猶挾桡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

拾其初反

猶挾桡矢者司射先比耦時挾弓矢今尚未改猶挾之也命三耦各讓取弓矢拾者拾更也各耦各相讓更迭而取也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

有司弟子之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附弓把也教氏曰有司弟子主授受

三禮纂註卷之十一

二十一

弓矢者如此授之是並授也

遂授矢

既授弓遂授矢也言遂則亦授弓者授之上云製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是既納射器則陳之矣弟子乃留于堂西主授受之事故此時復執以授之

三耦皆執弓措三而挾一个

播插也挾一个備先射也插三个於帶右以次抽而射也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教氏曰下經云設楅杌中庭南東洗又云設中南當楅杌西當西序然則此時司射之位以



南於洗而西當榮數司射先立于北欵三耦知其位也司射俟三耦畢取弓矢乃適其位者以三耦皆弟子或未習其禮也

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

教氏曰進亦每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堂西之儀也立于其西南又以司射所立處爲鄭也俟俟作射

右三耦就射位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播三而挾一个

主禮纂註

三十

賈氏曰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今三耦立于其西南司射因卻來何三耦之北東面明司射卻時右還西南東面也教氏曰復云東面者以其處於舊處且明既還而右播三挾一也三耦之非其正位之西也立於此者示三耦以揖進之節耳

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鈎楹內

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

錄音謝

此司射誘射而教三耦之射儀也自升階至堂三揖訖須東行何所楹間以當物然州黨鄉三學不同鄉學爲庠有室州學爲序無室有室者堂深無室者堂深故鈎楹內而行蓋統楹之東而北以其物當棟也堂淺故由楹外而行蓋循楹之南而東以其物當楹

也此存其大凡行射之時或在庠或在序則視此而行耳既當左物則北面而揖也豫榭也無室曰榭朱子曰按註疏所言四代之學未有以見其必然姑存其大略而已但豫有室堂無室則粗可見蓋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也下記云上射於右故此以左物爲下物○按前納射器之下當有畫地爲物之文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

承上及物而揖卽左足履物左足履物者立之準也左足履物右足卽當俯立則方矣如不併則是不方也右足卽當收還仍南面視侯之中以爲準却俯而正其足乃立定也朱

主禮纂註

三十

三十

子曰按此疏解註文不可曉恐有脫誤蓋注意若曰左足履物而右足不併便還是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手則是立也以志在相射故未服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

不去旌

聲

旌擬唱獲今以誘射不唱獲故不去也

誘射

誘猶教也

梓葉矢

將行也行四天  
象有事於四方

執弓不挾右執弦

不挾  
矢盡

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  
一个挾之

鄭氏曰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今文  
曰適西序賈氏曰上文司射位設于所蔽中  
之西南東面今乃適位南而北廻適堂西者  
取教衆耦威儀之法故也

遂適西階取扑搢之以反位

三禮集註  
卷十

主十四  
三百六十五

扑所以撻犯教者  
書曰扑作教刑

右誘射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鄭氏曰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賈  
氏曰凡射主欲中侯中則使獲者舉旌明獲  
以是預  
使見之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侯

侯謂待司  
馬命去旌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

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從西面  
與上耦相當故云左還西面當之取便也作  
乃作新氏之作以意而振  
作之謂鼓其勇作其氣也

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  
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二等下射從之中等

賈氏曰反位者及中西南東面位也教氏曰  
上射在左以其當就上物也上射差尊故先  
升中等空一等也同階升者前後相當宜空  
一等以相遠為敬也

上射升堂以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

並東行向物也少  
左辟下射升階也

三禮集註  
卷十

主卷

二十五

晉書

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

中合足而侯

侯待司馬命去侯也合是左右  
並立于橫畫即上所闡正足也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

亦不挾  
矢也

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

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

鉤楹鉤曲于楹內逸出于上射之后西南向  
立于從畫之間也右執簫為欲揚弓也簫弓

獲者執鞭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興而俟

鄭氏曰婦不絕不填宮商不絕而已賈氏曰  
俟待射者發矢也火射云負候皆許諾以宮  
趨東西及西南又諸候商至乏聲止此火射  
以宮商也此但云變不絕是不以宮商但不  
絕而已變于大射也此去俟亦宜趨直西乃  
新也而說乏東面備難是雖亦東首矣俟候  
中而變也大射  
曰變換而後

三才圖會

三

三

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友位立于司射之南

說凡司馬由上射之後立乎射間命去候  
 訖物同而行西向連降曼其順矣然若如  
 此則似重焉上射命去候是以東行圍繞下  
 射而出其東乃南射西新通連西階謂爲二  
 人命去候也數氏曰圖下射而降者往來相  
 變以爲儀也又謂復其故道也司射之南階  
 指其虛位而言也是時司射卑容此繁復衣  
 也此繁射與而言上文雖言爲饗也王漢  
 曰尸饗王饗製非是則皆祿矣立于司射  
 之南北上也以司射主射事尊之言及位而  
 着其在司射之南則前此猶在解南之位也  
 上耦升射同馬乃變其儀而定其位亦異於

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

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

射退反位射獲之射  
食亦反

無射獲無誤中獲者也無獵獲無旁射也相  
左者司馬南行司射北行而相過故謂之交  
司馬在西司射在東故謂之相左蓋南行者  
以東爲左北行者以西爲左也由堂下者自  
堂下而少東行也西階之東當上物之南其  
於堂中爲少西故取鄭於西階也惟命上射  
者以其先發而下射從之且下射共聞之矣  
故不復戒戒其射獲獐獲而不及其他者獲

禮集註  
十一卷

三

百八十二

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  
乘矢

既發而挾矢是射時乃傳矢也此亦可以見其節矣云拾發者亦見下射既發挾矢而後上射射也古之射者其序整齊而不紊其儀從容而不近大抵類此

獲者坐而獲

射者中則大言以報曰獲因舉旌以示獲得也又中爲獲也詩云舍拔則獲射以著禽獸爲獲戰以得囚俘爲獲今著正鵠亦曰獲也必坐而獲者旌在地須坐乃舉之且示有所

也變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樂音宮為君商為臣舉旌以宮大言獲也偃旌以商小言獲也此一中而兩言獲也

獲而未釋獲

是時尚未立釋獲者則不釋獲可知經言此者亦過於詳耳

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

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

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從之中等

禮纂註

卷八

二

上射下射之升降皆同堂上並行下射在左今降階必少右乃當上射之後也

並行上射於左

上射先降少左下射降乃並行上射必於左者進時上射在左退亦宜然堂上各發於其物不可得而變也降時有先後故因既降而為之此將適堂西也

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

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

耦卒射亦如之

射降者與升射者相交而左與上文司射司馬相交相左同交則相揖以其事同也司馬

之南即歸者所謂司射之南也此時已有司馬之位又在司射之南正當往來者之北故以之為鄭耳釋弓說決拾以已初射之事畢也說遂而言拾者別於用時也俟俟司射命字之誤也

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

三耦卒射賓揖

因上聲

去扑乃升不佩刑器也士之射禮惟賓主之故司射獨以是告賓也

右初射

司射降摺扑及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

禮纂註

卷八

三

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

司射將及位司馬將升堂而交于階前則是其去扑與袒執弓之事亦相接為之

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

揖弓命取矢

揖弓命取矢也與上揚弓不同向之而揚之命去侯也此執簫也向侯而推之命取矢也此執弦也西南面者弓亦西南向也蓋獲者與弟子皆在西南故也

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

獲者見揖弓即許諾者知命其取矢也後以旌負侯將侯弟子取矢則以旌指教之地獲

者審於視矢雖不親  
取而主其事矣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

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

鄭氏曰楅猶幅也所以承箭齊矢者賈氏曰訓楅為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承箭齊矢大射云既拾取矢捆之教氏曰司馬立于所設楅之南示弟子以設處也凡言所設某者皆謂器之未設者也歸者射器納于堂西楅在其中今司馬北面命弟子設之則是時弟子已奉楅而出歟

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三禮集註

卷之十一

射義

大射云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命以方為畢註云畢所以教助執事者明此亦然記云楅首註云兩端為龍首若然則有首無尾而首西上者應有刻飾記之乃首尾也教氏曰中庭東西鄭也南當洗不言北文省也東肆龍首在西也必東肆者以上射在西也司馬不以方為畢辟大射禮也

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及位

司馬所由者乃其位南也是時司射在司馬之北故以司射為節

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

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

乘成正反

北括者順射時矢南行也撫者拊也左右手撫而四數分之也謂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於西也

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

不索

索各反

不索猶言取不盡尚有遺矢也若矢已備則無此行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教氏曰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弟子已應即往取矢司馬乃降由司射之南執弓及位如初第子既加矢于楅司馬進撫之如初此經文略也

三禮集註

卷之十一

射義

右取矢加于楅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

右再請射

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昨階上

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

鄭氏曰言若者或射或否在將欲耳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教氏曰言遂者謂承賓許諾之後也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

大夫曰某御于子

賈氏曰上命三耦云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某御于子命大夫云某御于子與上射同者尊大夫故雖下射其辭不與下射同也衆賓之內與賓俱至則得主人之所命者也其將射而至者非主人之所命直秉觀禮者也但是一命已上莫則先後而至皆商於堂下故云士御衆士之在下者及卿士不觀禮者也故氏曰士御衆賓也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於堂下者爲大夫不自爲耦者變于君所之射也此猶主人之將士下射不敢以大夫爲之

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

作衆賓射之降而爲射也

司射降摺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

衆耦大先耦及衆賓也

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

賈氏曰云將與射者有不與者矣記曰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是也降者由司馬之南適堂西而堂下之衆賓皆從之不言者可知也此雖未執弓矢亦必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居其西也衆賓之立以隨則大夫之耦爲上可知

若有東面者則非上

衆賓若多堂西南面之位不足以盡之則當東面于西壁而北上也言若有者見堂下之士多寡無定數也

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

鄭氏曰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賈氏曰此時未降後三耦卒射乃降後與耦其升射也言志在射者以射在堂上故也

司射乃比衆耦辨

衆耦謂衆賓自爲耦者大夫之耦亦存焉是時衆賓皆已立于司射之北若西然後可此

三禮纂註

之不言命之之辭者如

右比衆耦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反位俟其祖決遂而來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

南

按上司射位在中西南司馬位在司射南今立于司馬之西南亦東面北上也

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非

面揖及福揖

上耦發位東行一南一北並行及將至福南俱北面而揖其時又折而上射稍西下射稍東東面相當又揖也教氏曰當福北面揖者當福南則折西北行故北面揖也及福揖者又折而西東也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如其物之位也

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

順羽具與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

三禮纂註

三十四

教氏曰進坐不言北面可知也矢本南向人於福南北面取之便也橫弓附弓也此橫弓覆手也坐而橫弓亦便也覆手橫之是以上端鄉下射敬之也弓下弦附之下也兼諸附明左手并執矢也凡執弓者左執附兼矢於附即順羽與則是橫弓者惟取矢之時則然也執弓者言不挾也左還者以左射向右而還也於福前必左還者以福東肆宜順之也反位不言毋周是亦左還也揖揖下射取矢也此與順羽且與皆變於大射云

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

上射

鄭氏曰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裡右手從表取之亦便朱子曰按上文東向覆

手南略弓則弦向身北云兩向卻手南略弓則弦向外教氏曰此橫弓卻手也卻手橫之亦以上端向上射也人北鄉弓東西向於人於弓皆為橫也弓上弦附之上也凡獲手卻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歟他謂兼諸附而下也惟西面揖揖耳

既拾取葉矢揖皆左還南面揖

不捆矢不兼挾皆左還亦變於大射

皆以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个

進謂東西行而相近也當福南鄉及福之位北面乃揖挾之

揖皆左還上射於右

三禮纂註

三十五

賈氏曰射時升降上射皆居左彼自堂西不復庭位故也此復庭位故上射轉左右也左還火南行乃西面者以其初北面時東西相當今西行宜並故下射少南行乃西面取並行故也

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

賈氏曰以其進取矢者東行此則西行由進者之北則得相左也教氏曰此惟云相左而不知其所交之處者以其東西相過可知也然則上耦退於福當福之位次耦乃揖進歟相揖者亦以事同也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誇射之矢兼業

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於西方而後反位

敖氏曰三耦當作二大射云二耦是也下耦之下射于既拾取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矢兼皆諸附至福南乃北面摺三挾五個至西方以四矢授有司而挾一個以反位此見其異者也又下耦亦無與進者相左相揖之事經不見之者可知也此西方即堂西也士喪禮以東堂下西堂下為東方西方亦其微也

右三耦取矢于楅

玉禮集註

士卷

三

衆賓未拾取矢皆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個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

第一番射時未有拾取矢禮者以一番唯有三耦楅上無矢可取也其後衆賓又射乃有楅上之矢可拾故今衆賓但於堂西取矢而不拾也是時雖未拾矢亦執弓搢挾如鄉者三耦之進時既未有拾矢于楅之禮故又俟三耦取矢之事畢而後進也

右衆耦皆就射位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

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命去侯許諾不言如初者初命去侯時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二番三番命去侯獲者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

司射猶挾一個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

此請釋獲也司射于誘射之後改挾一個矣至此時猶然故曰猶挾也見賓故去扑也先去扑乃進與司馬交于階前則去扑當於西方而不於階下矣

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

玉禮集註

士卷

三

獲者設中遂視之

鄭氏曰視之當設之賈氏曰教之謂教其釋美安置左右及數筭告勝負之事教氏曰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亦示以設之之義如前設楅之為也釋獲者在堂西故北面命之既則復西面視之也中實筭之器也名之曰中者取其於侯而後釋筭也

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

記云士則鹿中大夫兕中釋獲者自執中而不執筭亦變於君禮

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



侯音

此設中也南當福南北鄧也西當西序東西  
即也以其執中與筭皆從堂西來向西序之  
南故執中者既東面坐設訖與還向北面受  
筭又迴向東面實之也委其餘于中末象矢  
之北括而南鐵也侯待其將  
射乃執筭也拱而侯敬之也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

不穿布侯則不釋筭也按司射之  
命詞如此其實主於中不主于貫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

三禮纂註

主人

三禮

侯

八筭者人各四矢每一耦為八矢雖不知中  
否要須一矢則一筭改實八筭擬後來者用  
之教氏曰侯侯  
射中乃釋筭也

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

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

釋謂取中之筭置之於地也一个中一矢也  
中一矢則釋一筭若八矢皆中則八筭並釋  
矣未必盡中則有餘筭也有餘筭則反委  
不留於中恐妨後之實筭也

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侯

此一節在於次耦升而將  
射之時也後皆如初禮

三耦卒射

言此者著繼射者之節自上耦乃射至二耦  
卒射皆不言其儀亦不以如初象之者亦以  
其可知故  
省文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祖

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

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

揖及物揖乃射

三禮纂註

主人

三禮

司射不告賓主人射者辟君禮也皆由其階  
謂主人東階賓大夫西階也堂東東堂之下  
也堂西亦然賓主人之弓各倚于其序矢在  
其下而二人乃皆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  
取以授之大夫亦降者別於不與射者復言  
皆由其階者賓主射禮雖主人從之而升降  
於西階也既揖乃升階此豫言之耳下文故  
此主人為下射者尊賓且不失其位也不言  
獲物乃射之儀  
者如三耦可知

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

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

揖皆就席

朱子曰按後記有君祖朱儒大夫祖饒儒君  
在大夫射則肉袒然則士射背肉袒歟教氏  
曰九耦之升降皆上射先而下射後此賓爲  
上射主人爲下射乃分階而行又不別見其  
升降之序則是主人先而賓後如常禮亦與  
其他爲耦者不同也賓序西主人序東自釋  
弓於故處也及位升謂及位而後升也位者  
主人階東賓階西當序之位也及立於此  
所以相待而升也此升堂揖揖就席也九自  
側階升降者經皆不見之○以上二節言賓  
射事

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

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

三禮集註

中

四

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

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

升就席

鄭氏曰耦於庭不並行尊大夫也教氏曰大  
夫與賓同降止於堂西至是乃袒決遂執弓  
矢亦尊者事至而後爲之也大夫執弓亦有  
司授之於堂西就其耦亦由其西而立其  
南也大夫爲下射者以貴下賤之義也大夫  
於士固尊矣若復爲上射則太不敵故與士  
爲耦則必爲下射耦於庭少退者亦尊大夫  
也揖如三耦謂當階及階三揖也及階耦先  
升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揖如升  
射謂堂上三揖言如升射明升射亦有堂上

衆賓繼射

不言如三耦可知也

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惟上耦

三禮集註

中

四

餘耦與賓主襲耦皆次序射無用於作也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

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

中西興共而俟

後射者既由司馬之南而適堂西釋獲者乃  
告卒射也執獲以告已所有事者也不升堂  
降於司射也左右猶言上下射也俟俟司射  
視筭乃數之也

右丹射

此乃賓主大夫衆賓之正射也而其間之郎  
文委曲其詳如此至下三射之禮不過如之

司馬祖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

賀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第子委矢如初大

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

司馬出弓取矢一也獲者賀侯二也第子委

矢三也司馬乘矢四也此皆如初禮惟有兼

束大夫之矢一節不同耳大夫乘矢兼束以

茅而所束處則上握焉朱子曰上握疑束之

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

鐵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教氏曰兼束大

夫矢異之也上握謂上手手握之處也矢以

鐵爲上括爲下下經云面鐵是也鄉師我日

當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器然則

古之射於學宮其射器亦皆公家共之歟

三禮集註卷之十卷 四十一

大夫之矢未必大夫所有有也但於衆矢之

中取乘矢而兼束之卽爲大夫矢矣主人之

矢不束則其爲士益可知矣乘矢惟言如初

則是不進束矣亦異於大射禮也

右耳取矢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

中南北面視筭

鄭氏曰釋弓去扑射事已也教氏曰云遂者

由釋獲者之西而北行也釋弓并矢去之去

扑而視筭爲筭中有尊者之獲不敵佩刑器

以視之敬也必什弓矢者射事已矣因去扑

之時可以并去之也不執弓則不恒置故襲

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

先數右獲

爲上射也

二筭爲純

一純以取實于左手

一純則縮而委之

每得十純則縮而委之

橫者南北爲從東西爲橫今釋筭者東面則

三禮集註卷之十卷 四十二

爲橫也教氏曰委之當在所什右獲之南

每委異之

異之者異委之

有餘純則積于下

餘純者不成純者也成純者委異不純

者委以續數曰續於下

按十純一委每委不繼之至有餘純此亦定

數左獲續此

一筭爲奇奇又縮諸純下

即大易奇耦之奇

興目前適左東面

由中東就左獲數之亦東面

坐兼飲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

右則一一取之于地實于左手此則總飲于左手一一數之而委于地變為敬也

其餘如右獲

所細所橫之類皆如右獲

司射復位

三禮纂註

甲申

視筭事畢乃不執弓揖者將命設豐事與此相接也復位以俟什獲者之反

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

堂告于賓

賢獲勝黨之筭也以其唱獲則什并故名筭為獲既數左獲少退當中之正西校其筭之多寡卒取其所以升

二千共執之以升

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

鄭氏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於左若千純若干奇

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

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

降復位坐兼飲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

與共而俟

賈氏曰此將為第三番射故預設之或實或委一如前法教氏曰兼飲筭者兼飲左右之筭及橫于中者而執之也

者而執之也

右告獲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

三禮纂註

甲申

鄭氏曰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豐似豆而卑教氏曰命設豐不揖者以尊者當飲此豐上解也

上解也

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

降反于堂西也

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

執左友位

教氏曰弟子不待司射命之而洗酌者設豐實解其事相因可知也此不命之而弟子知其為勝黨者蓋於什獲者升告之時已與聞之勝者之黨實解者主於飲不勝者也

然亦惟發端以見其意耳故後有執爵者爲之酌者不授爵辟飲尊者之禮也反位反堂西之位此時袒執弓於禮無所當三字疑衍

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摺扑北面于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

鄭氏曰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教氏曰司射袒亦決遂經文省耳執張弓法也

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

遂以執附

王禮集註

四不

勝者袒決遂矣使不勝者同之是無所別優劣也故不勝者襲而已脫決拾也勝者執張弓矣使不勝者同之是無所分榮辱也故不勝者執弛弓左手卻執附右手覆執簾也

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

射位北

三耦以下皆如司射所命而進大夫之耦亦進立于三耦之南

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

勝者先升堂少右

宋氏曰右自北面而言則東也所以辟當飲者故得升取解也袒飲之位謂飲之者立于

飲者之命也教氏曰先升道之也勝者升三等而不勝者從之上下射在庭如初儀至階少以勝負分先後蓋屈伸之節然先者少右辟飲者變於射時也耦不酌不授乃同升而並立者示相飲之意也

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

進坐奠于豐下興揖

立而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

不勝者先降

教氏曰此禮以勝者爲主故勝者先升不勝者先降勝者從降亦三等不勝者若下射也

王禮集註

四十七

言禮

則既降而少右射則少左庭中之行如射時

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

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

不勝者降罰而降也飲者升受罰而升也然相交於階前而揖氣象雍容如此孔子所謂其爭也君子者也按不勝者什弓勝者又說決拾而襲經文省耳俟謂南面東上以俟司射之後命將

三番射也

有執爵者

初勝黨弟子酌酒於豐上以發首今土人使贊者代酌于豐上以次至終故曰有執爵者

執爵者坐取解實之反奠于豐上

每人既飲則執爵者輒為酌之以至於編也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

執弓執爵者取解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

賓大夫不勝者不執弓而執爵者降洗又授于席前具其禮所以優尊者也

受解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

受爵者不宜自尊則故受爵乃適西階北面立飲

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

三禮纂註

卷八

夏金

授解而反又將授於後飲者

大夫飲則耦不升

不升立于其射位也大夫既飲則徑適西堂而什弓

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持升飲

言持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而耦不升則耦而大夫不與亦宜爾執弛弓而升

飲衆賓之不勝者其禮然故不得以所與為耦者之異而變之也

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解

辯通也設豐者反豐于堂西執爵者反解于籠

右飲不勝者

按記曰主人亦飲于西階上賈氏曰射爵在西楹西豐上以主人尊恐不受罰爵故言就射爵而飲不

可辭罰也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俟

鄭氏曰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俟為功得獻也賈氏曰大射司馬正洗散逐實爵獻服不

服不侯西北三北面拜受爵註云近其所為獻彼國君禮使服不士官唱獲故就其所

侯為功得獻教氏曰獲者賤故獻于侯明以馬主獻之是時獲者負侯未退就而獻之碎

君禮也獻時蓋西南面大射之獻于侯西北

三禮纂註

卷九

三禮

步三

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

鄭氏曰皆三祭為其將祭俟也祭俟三處也賈氏曰三處右與左中教氏曰先設薦俎乃

受爵亦變於君禮也其設之亦當俟中在獲者之前皆三祭為其將祭于侯之三處薦有

三祭謂脯之半職者三也俎祭謂刊肺也薦俎皆北面設之俎在薦南

獲者負俟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

教氏曰固負俟北面矣復言之明其還而倚旌乃拜且猶受獻或異面也此拜送爵不同

面者明其異於常禮也

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

教氏曰獲者因射侯而得獻故就侯而祭其薦俎與酒示不忘本也下言獲者南面坐祭薦乃祭俎則俎在侯北薦在俎北而獲者又西蓋上右也常禮矣其設薦之位亦脯束而醢者非為侯故耳个之名義未詳

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

遂祭酒

鄭氏曰為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又注如大射教氏曰必云執爵興者見其所取者非肺

王禮纂註

卷五

五十一

三

也取離肺者必奠爵乃興

興適左个中亦如之

教氏曰適左个又適侯中皆如適右个而祭之儀也先右次左後中禮之序然耳按上文所謂三祭是也

左个之西北三少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

立飲不拜既爵

賈氏曰若就之則已所當得今不就之而近侯者明享侯之餘教氏曰左个之西北三少獲者受獻之正位也射以有為而授于侯今卒爵宜居正位故執爵先立于此而東面獻

薦俎者又從之而西面設于其東也薦右脯南也飲於薦右亦變於大射也以遠其位而南故復言東面

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

司馬於此方言復位則是既獻獲者于侯之後即北面立于侯之西北以俟獲者之未獻

獲者執其爵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

鄭氏曰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言辟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于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賈氏曰右之者以右取之便也凡燎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什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

王禮纂註

卷五

三

獲者負侯而俛

既受獻負侯而侯第三番射也

右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

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

俎有祭

教氏曰什弓矢說決拾為將洗酌而行禮也不執弓矢則當襲矢去扑者獻則不可佩刑器也說決拾襲當於堂西不言者文省也什獲者聽命于司射故司射主獻之獻時盥西

北面既授乃北面也折上當有設字蓋大脫也  
也有祭者脯與切肺也獲者與竹獲者皆負  
之弟子以有勤勞之事於此乃得獻也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  
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  
祭酒

就其薦謂於薦西也

與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  
于篚

禮記集說卷之十

五十二

射儀

司射之西則又少南于薦右之位矣蓋與司  
射俱北面則宜並立也拜受立飲不同面者  
異於堂上之獻也

釋獲者少西辟薦及位

鄭氏曰辟薦少西之者為優射妨司射視第  
也亦辟祖賈氏曰上獻獲者訖獲者執其薦  
使人執俎從之設于乏  
南此亦當與彼同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摺扑  
以反位

為將復射也

右獻釋獲者

按記曰獲者之俎折脊骨肺屬東方謂之右  
个釋獲者之俎折脊骨肺皆有祭又按自上  
再請射至此章九九章皆為第二番射之事  
則第三射之事亦不過此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

上文司射袒決遂取弓挾矢摺扑以反位此  
即去扑以請射于賓也

右三請射

司射降摺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  
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

禮記集說卷之十

五十三

三百七十一

於階西復摺扑乃由司馬之  
南適堂西示不敢由便也

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

其耦進反于射位

以其耦進謂上射先而不射從之也進亦並  
行若大夫之耦則亦以序而獨進下文大夫  
就其耦是也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

司射亦惟作三耦而已位亦射位

賓主大夫降揖如初



主人堂東賓堂西皆祖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

進至階前相俟乃南面而揖行也

及揖揖拾取矢如三耦

及揖揖亦南面揖也既揖主人乃西面賓乃東面拾取矢此拾取矢之位猶未離乎階前也然則衆耦於福東面之位亦宜如是也

卒北面揖三挾一个

與上并請射章三耦取矢訖揖三挾一个同

揖退

三禮集註

卷十

五十四 三百四十五

賓主北面揖退賓主皆左還相背各向堂塗及堂東西之位

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

就席

賓主人釋弓矢不於序之西東者變於卒射時也不言說決拾者可知也○此上九五節皆言賓主人取矢之禮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

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

揖皆進如三耦

如三耦則耦不必退也以其行事於庭無堂上堂下之異故不得如升射之儀也

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與及位而

后耦揖進

大夫之說矢束以當取矢于福也故其自為耦者並行至福南為之其與士為耦者即位而後為之此其異者也說矢束不言北面省文也大夫進及及位皆不揖以非與耦行禮之事也○按記曰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別也

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及位揖大夫進坐亦兼

取乘矢如其耦

三禮集註

卷十

五十五

三百四十六

大夫之耦兼取乘矢不拾取者尊大夫也凡敵者共取矢於福則代取之矣賈氏曰此大夫與耦取矢跪弓覆手仰手一如上三耦法其揖退之儀亦如上左還而西○按此與三耦異者惟不拾耳餘則同

北面揖三挾一个

揖退

耦及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

適序西者以其獨往故得釋弓矢於故處以上六節皆大夫與其耦取矢于福之儀

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此一節言衆賓  
取矢于楅之儀

### 右射者皆取矢于楅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

初

今文或言作升射以有事于彼為進卒事而  
反為退或曰進字亦宜衍

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亦皆如  
初可知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

三禮纂註

十三卷

五十七

賓賓許諾

司射惟去扑耳其決遂執弓挾矢自若也似  
不宜襲此襲疑衍以樂樂者用樂為歡樂也  
以此請之于賓按以樂相樂而請  
之于賓非請以樂而樂乎賓也

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

許

鄭氏曰東面於西階之前不就樂正命之者  
傳尊者之命于賤者選號令之可也樂正亦  
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教氏曰必搢扑  
而後命樂正者辟併敬也

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陂不釋上射

### 揖司射退反位

鄭氏曰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射用應樂  
為難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  
聲不得和九射之鼓節按空其存者也鄉  
射之鼓五節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  
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周禮射  
節天子九節侯七節大夫以下五節賈氏曰射  
人云王以聽侯九節諸侯以聽大夫以下五節  
夫以采頻五節士以采繁五節是卿大夫士  
同五節下記曰歌騶虞若采繁五節終尊卑  
樂節雖多不同四節以盡采繁五節終尊卑  
外皆以聽以知樂終始長短也王九節者五  
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大夫  
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四節始將采繁五節  
者先以聽則委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  
王禮纂註

十三卷

五十七

知審故也鄭云言節者容候道之數也九射  
皆與臣下共為若與尊者同耦則各自用其節  
鄭若不自用尊者同耦則各自用其節

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

許諾樂正退反位

鄭氏曰東面者進還樂大師也騶虞國風召  
南之詩篇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  
一發五豝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  
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而用  
之者方有樂賓之志取其官也其他賓客卿  
大夫則歌采蘋間若一者謂其聲之疏數重  
鄭賈氏曰大師西面樂正北面故進身獨大  
師乃命之也采蘋是卿大夫樂節其他謂賓

射與樂射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繁也此篇有卿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其同有樂賓之志也間若一者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

射釋獲如初卒射降

凡射皆應鼓與歌之節教氏曰降指衆耦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大射儀曰降反位

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卒已也今文曰告于賓

主禮集註卷之十一

五十八 言卒也

右三射

此一節用樂異於前二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第

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

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降復位爲司射命設豐之節也亦以見其所如者止此無復實筭于中之事矣

右取矢告獲如初

朱子舊題曰取矢視筭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大射儀此下云卒退豐與觶如初

右飲不勝者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

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

教氏曰右手先執矢乃又執弦則兼矢於弦矣兼矢於弦面鏃以命拾取矢者蓋示之以此節執一矢之法而不必挾也兼矢於弓者皆面鏃蓋矢以鏃爲上凡射者於矢將用之則挾不用之則執

主禮集註卷之十一

五十九

之則執

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

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附以退不反位遂

授有司于堂西

教氏曰拾取時猶兼諸附至楫南北面則不挾矢但取一矢兼諸弦餘三矢則兼諸附自若亦以摺三挾一之儀且如司射之戒命實與主人則亦於楫東西之位爲之位射位也不反位但由司馬之南而過也授有司授之以弓矢也必授之者射事止則宜反於所受者也此文主於三耦及衆賓也大夫與其耦亦存焉若賓則自階下以授有司于堂西主

人則以授有司于堂東

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

鄭氏曰揖皆升就席謂衆賓三人也衆賓三人必俟拾取矢者偏而後升若主人賓大夫則既授矢即升如初禮固不俟其偏也三人既升則餘人以次立于西方如未射之時矣

右射者復取矢于楅

朱舊合至退中與筭而俟爲一章總命曰三射畢

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及位

司射之扑在階西今來去扑于堂西以其不復射故也

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

鄭氏曰說解也釋之不復射掩束之賈氏曰初張侯時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時乃說束繫左下綱今又說左下綱而什之也

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

鄭氏曰諸所退皆侯堂西備後射也旌言以者旌恒執也教氏曰旌退于西方楅與中筭退于堂西以俟其人則皆復于西方之位也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

鄭氏曰當監旅酬教氏曰射事已而復其故職也云復解南見射時解不徹也是時司射亦當復東方之位

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

自西階反坐

鄭氏曰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賈氏曰前爲將射遷工於東方也初入則上工四人已下是也樂正初升立于西階之東合樂訖降立于西階東北面遷樂于下又降自西階東北面今正樂畢上無告請於賓之事故不升而反其堂下之位也教氏曰命弟子亦適西方命之如其降亦謂先

右射事畢

後及相之儀反坐謂反其故位而坐工既坐弟子亦降立于西方

朱自司馬反爲司正合下爲旅酬一章今按此皆射畢徹器復職之事折爲此章於義爲長又按自末旅以下至此射畢乃始言射事前此以及下章至末皆不過言飲禮由此觀之則古者行射必以鄉飲酒禮始終之非如後世徒行其禮又以見此鄉射必州黨公家之所行而鄭賈之說可驗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與昨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解拜執解興主人

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

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

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

此辭而禮殺也賓立飲少退又同階也祖西之觶謂上一人舉觶于賓賓奠于薦西者也

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

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

主人以賓所授酬觶酬大夫也

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圖）丁

主禮集註

卷上

音注

若有大夫先酬之無則酬長以鄉射無介直有三賓以長幼之次受酬也衆賓則三賓也教氏曰長謂衆賓之長此惟據主人所酬者而言大夫若衆則相酬辯乃及長也

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

鄭氏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賈氏曰

受酬者雖卑於酬之者然司正命之飲酒則謂酬之者爲某稱其字也謂受酬者爲某子

稱其氏也是其稱謂尊飲酬者也字不若氏

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

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

皆升受酬于西階上

受酬者降席後酬者將升故司正退立于序端以俟後酬者升也賓黨在下者皆迭升受

酬于西階皆如上禮也

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筐司正降復位

司正掌監旅酬今酬訖故降復位也

右旅酬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亦司正使之也二人主人之贊者并舉觶于大夫

主禮集註

卷上

音注

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

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

答拜

大夫席末席之東端也

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

大夫辭坐受觶以興

賈氏曰奠于薦右者以將飲者於右也贊者卑故不敢親授解也必辭者贊者不敢親授賓大夫不可自尊故辭之不言取而言受亦若親授之然也

舉解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

不舉者盛禮已隆崇也凡飲酒禮成於酬前已旅酬二人獲舉焉無筭爵客不盡主人之惟故且奠之教氏曰奠于其所亦皆少遠其故處也於此云興見其無事則不坐也

若無大夫則唯賓

禮唯當行於尊者

三禮集註卷十

本四

宿金

右二人舉解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及命于主人主人曰

請徹俎賓許

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因賓辭使其堂徹順賓意也

司正降自西階阼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

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

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

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

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

主人大夫降席俟弟子升受俎從者授賓家從者者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以東授主人侍者

大夫取俎還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三禮集註卷十

太五

賓大

賓主大夫有俎從俎而降三賓無俎亦爲精燕故同降同升也說見前篇記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

鄭氏曰說屨則樞衣爲其破地

右說屨升堂

乃羞無筭爵使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興取奠

解飲卒解不拜

鄭氏曰蓋進也所進者狗彘醢也燕設醢具所以按酒二人謂辯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解也卒解者固不升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于席位既殺不復崇

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拜

衆賓長受而錯者實主人之解以之次賓也實賓長之解以之次大夫也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教氏曰錯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若惟一則衆賓長先受其解以次錯行之大夫若有一人以上則皆及於大夫乃及衆賓蓋先尊而后卑也

三禮集註

卷六

四

先者不拜而飲故受者皆不拜禮蓋相因也

辭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

鄭氏曰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解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已尊孤人也其末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賈氏曰辯謂衆賓已上皆飲訖最末後飲者亦錯焉亦賓堂上之交錯也大夫或少或無則衆賓爲末飲或大夫多衆賓徧後二解並酬大夫則大夫爲末飲也

長受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

堂下或賓黨之長或主人贊者之長受堂上酬故酬者不拜特卒飲實酬而已

受酬者不拜受

酬者既不拜故受酬者亦不拜從殺也

辯旅皆不拜

衆酬皆不拜故遍酬皆不拜皆相稱也

執解者皆與旅

執解者皆與于旅酬之列則不但賓黨皆遍而主人之贊者皆及無遺矣

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

此主人所飲之解卒受者先以奠于篚也

三禮集註

卷七

五

執解者先升賓解及奠于賓與大夫

主解奠于篚矣賓解則仍反奠于賓與大夫燕禮雖終尤若賓更飲也

無筭樂

歌鄉樂上有次第皆三終今無次數任宿主取始也此無筭樂亦宜與鄉飲者同

右無筭樂

此所謂燕也朱子亦名以燕

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

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降謂降堂及階上也義見上篇

### 右賓出

記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并拜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

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拜辱非指今日之拜蓋賓拜為昨日之賜主人之拜亦為昨日之所

### 右賓拜賜主人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

主禮案註

士案

卷八

教氏曰昨日正禮已無介則此可知矣乃言

之者繼不射而飲或用介也愚按此以上皆

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

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

獻衆賓一人舉解遂無筭爵無司正

教氏曰亦當使人戒乃速之經文略也言不

殺復言無俎者繼不殺者亦或有俎也士冠

士羞以乾肉揖俎主人不崇酒則賓亦不告

旨矣其他不見者可以意求之不拜衆賓此

謂不拜之於庭指將獻之時也若獻則衆賓

亦拜受爵而主人答之二人舉解在獻衆賓

之後雖與正禮之舉解為旅酬始者同實為

無筭爵始也言遂無筭爵明其說復升坐即

取此解飲也註云明其間闕謂舉解之後無

筭爵之前其間工入升歌升禮皆闕也無司

正此禮略無所用之故不立也按此一節皆

前篇之所未言者故此詳之

### 所有鄉樂唯欲

昨日賓尊不可襲不歌雅頌取周召之詩惟

在所好按此節全與前篇同

### 右息司正

教氏曰此與前篇息司正

之禮亦同但文有詳略耳

主禮案註

士案

卷九

言

### 鄉射記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

州賓與賢能則士為賓者常也不獻賢能

而習禮樂則公士為賓鄭氏曰不敢使卿人

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

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

用狗者因大射之牲

也其義與鄉飲同

亨于堂東北尊綌綌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序之席北上



經布純以上  
鮮見卿飲禮

獻用爵其他用解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邊

五臠祭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

二寸

臠臠

鄭氏曰脯用邊邊宜乾物醢以豆宜濡物  
臠或謂之挺為記者異耳臠挺皆取直貌祭  
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臠廣狹未聞裁氏  
曰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是臠長尺  
二寸而中屈之也士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  
胸在南此可以見其制矣祭羊臠則不屈之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脇肩肺主人俎脊

三禮纂註

卷十

七十一

言大

背臂肺肺皆離背右體也進腍

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若有尊者則俎  
其餘體也不言大夫俎者有無不定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

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

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賓禮介禮亦謂  
其獻時之儀耳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

介禮其言略與卿飲之經合似也云無諸公  
則大夫如賓禮其言大與經遠則非矣此經

所言遵者大夫之儀正指無諸公者也而其  
儀亦無以異於介為在其為如賓禮乎蓋大

夫之禮宜降於賓固不以諸公之有無而為  
隆教又經唯屢見大夫禮而略不及公則無  
諸公之禮皆似失之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

大夫之入在未奏樂之先也樂正同於賓黨  
卿飲記曰與立者皆薦以齒

三笙一和而成聲

和去聲

三人吹笙而一人唱歌所吹之詩以和之而  
后笙辭顯且成聲也此其在無筭樂之時乎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

三禮纂註

卷十

七十一

言大

奠爵于下篚后獻獲及  
什獲者則取而獻之

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三耦使弟子司射前

戒之

鄭氏曰司射於解南以司正解南北面立教氏  
曰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乃以弟子為之

者為司射當誘射故也誘射有教之之意故  
以少者為二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待之淺

也而先俟于堂下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

經於司射取弓挾矢取扑皆著其在階西則  
此文意已在其中經文著司射適堂西挾一

个則是司射之矢亦不盡倚于階西然則記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

旋經言司馬命張侯及倚旋乃在司射比三耦  
之後記言此以明其在司射升請射于賓之  
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彼者故  
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階前即解南之處也  
此云階前下云命有侯者由其位文互見也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

王禮記註卷之十

敖氏曰此謂獸侯也其於大夫士則為鄉射  
天子諸侯則為燕射燕射禮曰若射則如鄉射  
之禮梓人職曰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天子  
諸侯雖無鄉射其燕射則皆用鄉射之禮而  
張此侯故記之於此云熊侯麋侯者皆以其  
獸皮之全者二夾置於其質之旁也凡皮侯  
之制亦然惟不質而鵠為異爾大夫士之鄉  
射於布侯之上但畫此四獸為飾不以皮也  
此云布侯見熊侯二侯其體亦布也此云畫見  
熊侯二侯之非畫也質亦的也荀子曰質的  
具而弓矢至是也國人職曰射則共楮質考  
工記曰利射革質則質者以木為之而實其  
方如鵠數曰赤州者質上所塗之色各因其  
所宜以為飾且相別異也凡畫者丹質為畫  
虎豹鹿豕之侯皆以丹質言其質同也大射  
之禮王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熊侯豹侯

行侯鄉大夫則麋侯士則豕侯此天子用其  
三諸侯又用鄉大夫之侯大夫士又但畫而  
已皆辟其大射也一侯而畫獸二者亦宜夾  
其質也畫者雖一獸者變於用皮者也不以熊  
與麋為畫者雖不用皮猶不與君燕射之侯  
同物所以遠下之也下記云禮射不主皮此  
皮謂華也周官及考工記言射者皆以質與  
華並言是其堅類也禮射不主皮為力不與  
科此射亦禮射也乃用質者以其近故歟侯  
近則質雖堅而易貫故與主皮之義異

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  
鄭氏曰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  
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  
總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  
長短也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

王禮記註卷之十

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  
隨者物橫畫也如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  
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賈氏曰南北  
為從一舉足謂之距再舉足謂之步射者優  
物不過一跬故知此三尺為限中人之迹尺  
二寸為橫尺二寸也敖氏曰其間容弓為從  
畫言橫畫之距隨長武則上下射之相去不  
及五尺矣射者南面還視侯中之後先以左  
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  
故名東端為距西端為隨取其左足至則右  
足從之也距至也隨從也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五架之  
屋庠序皆然但有室無室為異耳堂無室故

庭深序有室故庭深必進退其物  
以合侯道之數此侯道五十步

### 命負侯者由其位

言司馬命負侯之位故記之  
無司馬命負侯之位故記之

先道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

### 階遂西取弓取矢

凡司射司馬三耦聚耦去堂西必出入于司  
馬之南此位於司馬之位為南於耦之射位  
為北故以之為節也惟賓無射位大夫不立  
於射位故取弓矢於堂西不由之大夫卒射  
而退乃由此者統  
於上射非正禮也

王禮集註

七十四

三百六十五

### 注各以其物

鄭氏曰旌總名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  
故氏曰記據士之為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  
各者三等之士其物亦不同士  
於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亦此意也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絳杠長三仞以鴻脰翰

### 上二尋

鄭氏曰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卿大夫  
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翺旌也  
翺亦所以進退者餘者雜也杠槓也七尺  
曰仞鴻鳥之長翅者八尺曰尋賈氏曰翺旌  
據下士鹿中翺旌也記曰若國中射以翺旌  
獲此不命士與之同者上甲不嫌命士以上

尊卑自異也亦所以進退製者喪大記曰若  
葬時執翺旌前詔傾爵教氏曰無物謂士之  
未仕者周官云大夫士建物蓋指見居官者  
而言以白羽朱羽相雜而綴於杠之首亦象  
折羽為旌之意也仍與尋皆八尺並言之者  
異其文耳仍尋之度見考工記匠人戰

### 凡挾矢于二指之間橫之

鄭氏曰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  
將指挾之賈氏曰左右手皆挾之者以云二  
指之間橫之則知左右手也以擊手扼弓右  
擊指鉤弦故知挾矢以第二第三指間第二  
指為食指左傳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  
為中指左傳吳王闔閭傷於將指是也第三指  
在於無名指間者以無名指短與將指不相  
應也故氏曰無左右手言也云凡者謂挾矢

王禮集註

七十五

三百六十六

或多或寡其法皆然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  
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  
四矢者  
五矢者

###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

司馬將升堂而  
有事乃執弓

###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始射獲而未釋獲者三耦初射時也復釋獲  
者第二番射時也復用樂者第三番射時也  
此皆行事有漸且  
先質後文之意

### 上射於右

儀右物  
而射也

當  
如箭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常

鄭氏曰博廣也兩端刻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交者象君子取矢於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常為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于當賈氏曰其幅兩頭為龍首於背上通身著當言當心中央也丹常為之者周尚赤也外委于當者若未分時總在於當今則四在一邊不謂分訖乃置於兩當也敖氏曰長如箭兩端相去之度也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為識且以飾也上端為首則下端為尾明矣經云東肆

三禮纂註

卷十

十一

十一

是其証也蛇交者以兩木屈曲為之狀如蛇交然必屈曲為之者象弓也當者其以當矢而名之歟幅身蛇交廣狹相間必通設常當於其上乃可以承矢

幅髮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髮赤墨漆也言奉之明執其兩端也

射者有過則撻之

射者或不能盡循司射之教而犯其所命者謂之過司射撻之以位事故撻之也又考司射行事其有闕於尊者必去其乃為之則是尊者之射雖有過固不在此科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衆賓不在三人之中者射時賓主人大夫皆降而此衆賓有或不與射惟來觀禮故不降也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衆矢而取之

鄭氏曰謂及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朱子曰今按上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云及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其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

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三禮纂註

卷十

十一

十一

謂司射擯相賓主行射事也擯謂以辭贊之射時擯升降則取矢亦宜然也將擯而去其揜之乃反位

康中髮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

鄭氏曰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賈氏曰服不氏教擾猛獸其有合負物者教擾則受負則四足俱屈之類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

賓主人先射時大夫則立于堂西其耦在司馬之西射位射至乃取其耦共升射教氏曰以大夫不可與士並立于射位也

大夫與士射祖薰禱

薰為縹古字通用祖縹禱尊者不見體也禱先著於衣內祖時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祖而薰禱也

耦少退于物

教氏曰經言耦於大夫射時之禮在下則屈在上則伸然則似未必有此少退于物之儀且侍射于君乃退于物尊君也大夫之耦此禮亦不互與君之耦同記似過矣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司射於射事未畢而釋弓矢惟此二事也視筭而去弓矢為射事已因去扑而併去之也

三禮纂註

卷之十

射義

獻釋獲者而去弓矢為有洗酌答拜也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鄭氏曰禮射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閱之也開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何也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取何也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官揖讓之取也於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歟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

此射張獸侯賈氏曰不勝降不復升射據主皮射者也禮射二番不勝仍待復番升射也

朱子曰按傳之文不具蓋曰取蒐狩之餘獲陳於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亦不取也教氏曰禮射謂此篇與大射燕射之類禮射則皮侯若采侯獸侯而加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謂皮侯不用正鵠但欲射中甲之革為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曰貫革之射皆指此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其為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勝者言又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於禮射者矣其相飲之禮有無未聞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三禮纂註

卷之十

射義

經文

已明

獲者之刳折脊脅肺

今本肺下有臙臙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因注首有臙而衍大射注引此無臙下釋獲者刳亦無故今刪之折謂折分其牲體不用全體也賈氏曰上賓主人已用肩臂臙有臙及膊臙臙若脊脇骨多尊卑皆有自臙已下各得其一今鄭具言之欲見所取之不定若無大夫則獲者依經得臙若大夫一人則大夫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東方謂之右个

者即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者即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者即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者即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者即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者即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者即得臙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臙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整體或更取余

侯以鄉堂為面

釋獲者之俎折脊脇肺皆有祭

敖氏曰此折與獲者共一體數皆皆以一俎  
經于二俎已見其有祭記復言之者以此云  
肺為祭肺也是以明之二俎有肺後有  
祭肺者為獲者祭於三處而加之釋獲者俎  
遂因之亦加祭肺也

大夫說矢束坐視之

經文已明

歌騶虞者采蘋皆五終

三禮纂註卷十

皆五終者大夫士皆五  
鄭一終故云五終

射無筭

筭筭繼射者多寡隨時  
無數故射亦無數也

古者於旅也語

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言  
古者以見用禮之不然古謂教以上於旅而  
語以敬殺也然則周之禮其燕坐乃語數  
按後世燕亦無語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今  
益不然矣然則今之  
燕饗樂急傲而已也

允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

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酬到旅時禮宜從殺矣故不洗不祭也既旅  
正禮將終士固不宜入也敖氏曰大夫後出  
與後入之意同亦欲主人各得盡其待賓與  
大夫之禮而賓與大夫亦各得伸其尊也主  
人送賓入門大夫乃出大夫雖多亦惟拜送  
其長而已鄉飲遵者之禮亦當如此

鄉侯上个五尊

上个最上幅也八尺曰尊上幅用布四丈以  
五尋尋八尺五八四十故曰四丈

中十丈

方者謂侯中正方十尺也十尺用布幅幅廣  
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為縫幅各二尺故

三禮纂註卷十

五幅為一丈也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

鄭氏曰言侯中所取數也侯道以狸步而  
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正二寸散  
中之博也賈氏曰周禮弓人云散箭中有變  
焉謂弓附把中側骨之處博二寸故於此處  
取數敖氏曰言以五十弓之長  
為侯道五十弓之博為侯中也

倍中以為躬

鄭氏曰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  
丈賈氏曰身謂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者  
是也故云中之上下  
幅用布各二丈也

倍躬以爲左右舌

鄭氏曰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賈曰言上个者對下个不得倍躬故也个舌一也在躬之旁則謂之个左右出則謂之舌謂此二个躬外兩相各出一丈若人倚舌故謂之舌據出者而言也

下舌半上舌

鄭氏曰半者半其出于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使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凡卿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

三禮集註

卷之十

賈氏曰上舌兩相各一丈今下舌兩相各五尺通躬二丈故云用布三丈也五八四十據上个四丈五六三十據下个三丈以此上下爲衰差也云凡卿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者用布十六丈者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上下躬各二丈總四丈上个四丈下舌三丈是總十六丈也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者道七十弓取二寸二十七十四使中丈四尺七幅幅有丈四尺中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各用布二丈八尺上下總用布五丈六尺上个倍躬爲五丈六尺下舌半上舌上舌出者兩相各出丈四尺下舌半之兩相各出七尺下舌用布一丈四尺通躬二丈八尺總計用布四丈二尺也通計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云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者弓取二寸九十九弓侯中丈八尺

箭籌八十

侯中用布九幅幅則丈八尺中用布十六丈二尺倍中以爲躬上下躬各用布三丈六尺上下總七丈二尺倍躬以爲左右舌上舌用布亦七丈二尺下舌亦半上舌上舌出者丈八尺下舌半之則下舌總用布五丈四尺以此計之總用布三十六丈也教氏曰下舌所以半上舌者慮其植之妨往來者下舌之長若如上舌則兩植之相去五丈六尺有余故須半之及工記曰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綱寸焉

長尺有握握素

此箭籌之數也箭籌唯止于八十者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

三禮集註

卷之十

此籌之制也鄭氏曰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肩賈氏曰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此籌尺四寸矣公羊何休云與手爲膚又按壹云室中五挾注云鋪四指曰挾一指按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也教氏曰天有握猶言尺有四寸也必云握者亦見其爲所握處也

楚扑長如筈刊本尺

刊其可持處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筈既發則谷君而俟

與君為耦已必為下射與君射不得獲物退  
於物一箭既發矢則轉身對君而俟此與君  
射禮也若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  
為背于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

### 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

君樂作而後就物以樂為節也君袒朱襦不  
見體也君之燕射於在射即用樂行之亦樂  
於大射也投壺之禮因飲酒而為之於其民  
按即用樂此意其類之乎卿射三射乃用樂  
之行

### 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鄭氏曰君尊不稱矢不挾矢授之稍屬教氏  
曰以巾執矢敬君物不敢褻也大射曰小臣  
三禮集註卷十主卷 全四一 晉書  
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蓋以巾拂  
之而又藉手以執之也

### 若飲君如燕則夾爵

鄭氏曰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  
騰解于公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酌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翽旌獲白羽與朱羽榛  
國中城中也皮樹獸名燕禮大射儀皆射于  
公宮即此國中射也必云國中者對郊竟而  
言也

### 於郊則間中以旌獲

間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  
啼周書曰非堂以間折羽為旌

### 於竟則虎中龍檀

畫龍于檀尚文章也通帛為檀虎中龍檀遠  
則稱文也記言君之中與所獲者有國中郊  
竟之異而不言為某射于某所則是其所以  
異者惟係於地之遠近不係於射之多少也  
若然則固有大射而用皮樹中翽旌者亦有  
燕射而用虎中龍檀者矣

###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

兕獸名似牛一角教氏曰其指大夫而言大  
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司常職曰大  
建士

### 士廉中翽以獲

翽旌即白羽與朱羽榛者上記言士禮云旌  
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榛此直見  
翽旌而已蓋  
記者雜也

### 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

其餘否謂人臣不為射主於國中也君有射  
於國中以其于公宮為之也若人臣之家其  
庭淺隘其器又未備故射則必於鄉州之學  
行事焉是雖居於國而欲射於其中亦不可  
得也此不惟見尊君  
之意亦其勢然爾

###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不袒薰襦  
遠下君也



射義

此禮記全文以其釋射之義乃射禮經之傳也故列于此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此釋先燕飲而后行射之義夫然則事君者必明君臣之義而后可以射居家者必明長幼之序而后可以射也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

三禮集註

十三卷

今本

言主

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此釋射以觀德之意夫射固期于中也然中不可以襲取也射之不中由於於弓矢不審固也弓矢不審固由於此心無主精神不專一也若然動靜威儀既無則以定命神出其位心遠于鵠何言於中乎又何言於德行乎故聖人制為射禮其升降進退周旋必有禮以節之使目視正鵠耳聆樂聲手持弓矢足履于物心無二用乃疑于神神全氣肅百體順正是惟無發發必中的矣以此言射是德成而上非執成而下也是形而上者之道非形而下者之器也故曰可以觀德觀人之德者在是而自考其德亦不外是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

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脩

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

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脩官為節諸侯以時

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

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故功成而

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

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三禮集註

十三卷

今本

四百六

此釋歌以節矢之義九射必歌以爲發矢之節度天子之射騶虞騶虞九節也先歌五節以聽使之蕩滌其查穢和暢其志氣然後以四節節其四矢每歌一節則發一矢四節終其樂矢焉故曰以騶虞為節諸侯七節則三節以聽亦四節發矢也大夫士五節則一節以聽亦四節發矢也然此歌以節矢之法也其義則有可言者天子代天理物必陰陽和萬物育而后不失其官騶虞之詩草木禽獸之蕃植故曰樂官脩也天子體天育物此天子之節也諸侯受命于天子以有其國必安民和衆君臣同心而后不失其時貍首之詩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故曰樂會時也諸侯承天子而以時脩職事此諸侯之節也大夫能循法度然後能守宗祧而承祭祀采蘋飭筐宮以奠牖下者以不失其度

也故樂循法者大夫之節也士能敬共其職  
然能修身以見于世采繫沼止之毛可以用  
事于公侯者以其盡職也故樂不失職者  
士之節也自天子以至于士各知其節然所  
功成而德  
行立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  
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升也故事之盡禮樂  
而可數焉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此釋古以射選諸侯大夫士之義夫射不過  
六執中之一耳而諸侯大夫士必選於此者  
蓋射本男子之事而又飾之以禮樂如冉求  
之執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之意

三禮集註

十卷

八十一

信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  
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  
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  
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  
度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  
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  
亡者未之有也

此言射不但觀射者之德亦以此慶讓諸侯  
其比禮比樂而中委與否者所以登賢能也  
是親射者之德也而得士與否又所以慶讓  
諸侯也又以觀諸侯之德也賈氏曰右者諸  
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  
過再不適謂之廢  
三不適謂之誅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九以庶  
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  
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  
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

三禮集註

十卷

八十一

信

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此釋諸侯盡志於射之義夫盡志於射以習  
禮義則安且譽反是則危且無譽矣詩曰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射可忽乎曾孫侯氏者諸  
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  
肅公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卿  
大夫九四也具皆也四獻皆畢然後射此射  
大夫君子下及重士無間大小之官無有廢  
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于君所也以燕以射  
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  
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  
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事征討矣而  
此藝者又諸侯所以自為正身安國之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

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責車之將亡國  
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  
入者半

射固可以成德然必人之可與射焉故於群  
衆之中擇去此三者如堵牆者言圍繞而觀  
視者衆也鄉飲禮旅酬立司正至射則轉司  
正爲司馬故云射至司馬也延進也誓衆選  
賢而進其來觀飲射之人也貴與憤同覆敗  
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爲人後言人有死而  
無子者宗族既爲立后矣此人復不爲之斥  
也責車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爲人後者  
亡親而貪利此三等入皆所當弃故不使之  
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禮記集註

卷十一

三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幡而語公罔之裘揚幡  
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使公罔之裘序點名者因舉解曰幼壯而  
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  
同其類靡而守死善道今此衆人之中有如  
此人否當在此賓位也于是先時之入者又  
半去矣

序點又揚幡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  
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八十九十曰旣百年曰明年雖高而道無所  
遺誤故曰稱道不亂也勵有存者蓋去者多  
而留者寡矣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  
則無惡者入裘點但舉耆耄而留之則非其  
人者自退由之言尚  
疎點之言則愈密矣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會也繹者各繹已之志  
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  
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  
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  
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  
則不得爲諸侯

禮記集註

卷十一

射

各繹已志者繹猶習也各以射習繹使心志  
專一精神凝定然後后弓矢審固此必習久而  
后成也各射已鵠者射以鵠爲期人必習久而  
期射中鵠乃可以言射人至道乃可以爲人  
故爲人父必止于慈而后父道盡爲人子必  
止于孝而后子道盡爲人君必止于仁而后  
君道成爲人臣必止于敬而后臣道立是慈  
孝仁敬者人之鵠也然必能繹已之志而后  
能射已之鵠以是  
言射執焉而已哉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

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細地是也

與祭之士必以射中為選蓋射中者德成也澤宮澤旁寬闊之處慶讓者以得士失士為有進賢受上賞之說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后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三禮纂註

卷之十三

九十三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而后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后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已正已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及求諸已而已矣

此以正已明射之義自已神全氣定耳目手足不妄用方為正已不中只是已未正此是求仁之方若有一毫怨尤之心便是已不正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后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于射而后有爭然其爭也雅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又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大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再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三禮纂註

卷之十三

九十三

三十三

何以射何以聽此正是弓矢審固處又曰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甚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終的不肖者不能也小雅賓初筵發就射也爵為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者以已非老病者不敢當其禮耳此讓道也

三禮纂註卷之十三 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四

儀禮

燕禮第六

鄭氏曰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

羣臣燕飲以樂之也燕禮於五禮屬嘉大戴

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

燕禮小臣戒與者（鄭音）

與者謂當預燕之臣也敵也以下主人有戒

三禮纂註卷之十四

乙

君戒預燕之賓也鄭氏曰小臣相君燕飲之

法戒與者謂習群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

飲酒以合會為歡也賈氏曰王燕飲大僕和

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當

右戒群臣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膳宰掌君飲食膳羞者故氏曰具官饌謂具

樂人縣

周禮縣縣縣云掌大師之縣諸侯無縣縣則

使僕人縣樂大師以鼗展之樂師又監之小

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而皆鍾磬各一虞

曲禮國君無故不徹縣燕在路寢有常縣之

樂今為燕更整理之故氏曰此縣蓋在階間

磬在階間西南而鍾磬次而西建鼓在西階

東南鼓鼗在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

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壘水在東篚在水

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設洗篚者盥手與濯解也設在阼階東南與

東霤相當也洗篚並設以壘盛水位在東以

匪奠解位在西南肆此諸臣解篚也若君

之膳篚又別設之在洗篚之北而西也吳氏

曰東霤殿庭之東也古者室有複瓦皆開其

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後名中庭曰中霤故氏

樂人縣

曰洗與壘蓋瓦為之下云君尊瓦甒則此可

知先設洗西之篚以為節故膳篚後設也設

血器亦司官也膳篚者實君之象解解者也

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而言

也下文類此者

皆以是推之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

瓦甒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

食于門西兩園壺（鄭音）

泰

泰

泰

泰

泰

泰

上文說流節此設尊也兩壺設于楹西既以  
方又無此御大夫士之尊也公尊瓦甒有  
庶人在官者之尊也鄭氏曰司宮天子曰小  
宰聽酒人之成要者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  
臣道在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尊此酒也玉藻  
曰唯君而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甒有  
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平  
而大幕用裕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  
之南也尊上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  
旅衆也上旅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  
者賤無玄酒今文錫為錫朱子曰在尊南開  
瓦甒在方壺之南敖氏曰先尊方壺于楹西  
以為節乃設公尊與上文後設膳簋之意同  
臣尊用壺又以方者且無幕為與君尊相屬  
宜遠別之也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蓋此

設尊者皆面其鼻玉藻曰惟君而尊是尊鼻  
東向也此設尊者西面故玄酒在南而為左  
若以尊言之則為右矣瓦甒也用瓦甒者多  
矣惟君尊或謂之大豈制或異歟尊皆南上  
者統於君位也君位亦南上故順之此尊乃  
不統於賓者君臣之禮異也錫者麻十五升  
布去其半而加灰之布也幕或以給亦見其  
或暖於大射耳大射之幕用錫若給尊士旅  
食之尊亦當此而與大射同惟設之深淺異  
耳方圓壺亦皆瓦甒之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此設席也鄭氏曰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  
無加席燕私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賈氏曰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莞席尋  
玄帛純攸異國之賓有加席禮得伸此燕私

臣禮屈也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  
司宮設尊并席也

右設器饌

記曰燕朝于饌  
享于門外東方

射人告具

燕必有射故射人具器以告于君大射告具  
之上而養定此不言者文不具耳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

于席西鄉

前司宮設諸臣之席此小臣設公席也臣無  
加席公有加席辨尊卑也鄭氏曰周禮諸侯

三禮集註

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朱子曰此篇與  
大射雖設席之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  
然後納賓但其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文便生  
異義也敖氏曰加席別言設見其更取而設  
之也亦可見設加席之法矣群臣未入公先  
升即位尊者之禮也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

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

西東上

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卿大夫之位是擬君  
揖位下經君爾之始就庭位是也西方東面

北上則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也敎氏曰卿大夫入門右之位蓋近庭南而當階也士西方之位庭少南而東西則當西序也門東之位近於門也西亦如之北面者東上東面西面者北上皆統於君凡臣子入門左右皆由關東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鄉西面北上爾

大夫大夫皆少進

上小臣既納諸卿大夫入矣于是公降立于阼階下南嚮而揖諸臣就位也爾近也揖之使進而近已也揖卿鄉進近中庭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亦進近中庭北面大夫不西面又降等自別於卿也士不待揖自就位

王禮纂註

五

右耶位

射人請賓

請賓者請命于君以誰為賓也射人為擯故請之

公曰命某為賓

某大夫名也

射人命賓少進禮辭

射人承君之命以命賓少儀之詔辭自右射人在君之南面鄉之其辭曰君命子為賓少進者遠其位也禮辭者以不敏辭也

反命

射人以賓之辭告于君也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

公不許其辭故射人復命之賓再拜稽首為受君命也

射人反命

告賓許也

賓出立于門外東面

前卿大夫以臣禮入故出更以賓禮入也

王禮纂註

太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前公雖揖卿大夫而爾之尚未就席也今始揖而升之乃就席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士之掌此二事者有常職乃請之者蓋白之於君然後敢命之也膳亦為君物此雖指羞而言然薦亦存焉

乃命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鄭氏曰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為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此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請賓以射人請執事以小臣請羞於公卿則以膳宰離各從其所司亦降殺其人

右命賓及執事者

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

賓先出門東面立至是擯者納入之納賓之辭蓋曰君須美吾子其入也及庭既入門而左沒霤時也公降一等者降階一級也降而揖之使之升也

公升就席

先已命宰夫為主人以其將與五人為禮公不參之故先升就席也

主禮纂註

西卷

七

右賓入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

拜賓答再拜

鄭氏曰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若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故氏曰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從而升也君與臣燕乃使宰夫為主人者固所以明君臣之義然亦以富獻者衆尊者不能親其勞也至再拜者於賓始至而拜之所謂拜至也其義見士昏禮

右拜至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

階西東面東西亦當序此賓降而主人於洗南辭之則其降之節亦可見矣賓對亦少進就則復位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

觚于篚與對賓友位

鄭氏曰賓少進者又辭宜遠其位也獻不以爵辭正主也賈氏曰曲禮云揖人必遠其位

主禮纂註

西卷

八

辟正主者卿飲鄉射是正主皆用爵此宰夫為主故用觚也故氏曰獻公用象觚則此觚乃角觚也賓少進者少南行而東面也主人與對亦西北面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

賓每先升者以宰夫是士且非正主也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

主人辭賓對

主人復盥為拜手於塵蓋前盥為洗爵此盥為汗手也

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事者舉幕主人



酌膳執冪者反冪

鄭氏曰取觚將就瓦大酌膳君物曰膳膳之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教氏曰賓者君之所命者也故主人代君飲之則酌君尊蓋達君之意也酌膳東面此舉冪以下之儀見後篇大射儀

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

賓既拜前受觚退復位折俎牲肺骨也鄉飲記曰賓俎脊脅肩肺獻賓蓋亦西北面與鄉三禮集註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

按前例降席席西也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賓乃大夫亦絕肺以祭舊說謂大夫以上終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於此乃言爵者凡觚觶角散亦通稱爵也酒非主人之物賓乃告旨者以其為獻主人也以手絕肺而啐之故須執手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遂拜拜既爵也執爵興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於所答者興乃為之經或不言其興文省耳

右主人獻賓  
記曰惟公與賓有俎蓋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

將酌主人故行降洗禮也此以下觚皆為爵奠觚亦奠于地也坐奠觚興少進皆西北面三禮集註

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  
此言奠于篚下則畢者少南奠之矣  
主人辭洗  
辭亦宜少進如賓也於賓既對則反位

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  
及階乃揖以已當先升也賓揖之後則主人乃離其位然則畢之賓與主人卒洗之時固

當亦不待其及階而揖升也。可知矣。如賓禮謂迭拜。

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帛如初。

酌膳者主人酌此獻賓故賓辭亦如之亦以其代君飲已尊之也執帛執爵者舉反之禮。

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

賓辭主人蓋亦西南面授之乃之左拜送爵亦如前獻已之禮也。

主人坐祭不啐酒。

禮纂註 十卷

十一

禮纂註

不啐酒辟正主也賓禮報訖則薦脯醢此主是臣故獻訖不薦至獻大夫下爵乃薦主人于洗北是也。

不拜酒不告旨。

宰夫代君為主不得直云主人故無是二禮也。

遂執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各拜主人不崇。

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不崇酒無崇酒之拜也亦辟正主故是禮亦不行。

賓降立于西階西。

已之獻酢禮畢而主人又將與君為禮故不敢居堂。

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擯者以命升賓升賓者優之也序內東面嚮君也然則君位亦在東序內明矣。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東北面獻于公。

鄭氏曰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賈曰知東面者以勝簋南有臣之簋不得此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舉從西階來不得能東西面取是以東面也故氏曰亦酌膳執帛如初不言者可知也公在席而東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為之也。

禮纂註 十卷

十一

禮纂註

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

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

賈氏曰凡此篇內舉旅行酬公應先拜者皆受爵者先拜公乃答拜尊公故也此公先拜也此惟一拜而已蓋答公拜也一拜則不稽首答公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其他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如曰薦進也大射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賈氏曰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脯醢醢膳宰設俎異以其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大射主於射畧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私至於羞故賓之薦俎庶子設折俎同使膳宰君

之膳醴族羞同使士尊官為之放氏曰升自西階首俎也著之者雖設公俎宜由阼也此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卿飲賓主之俎異膳宰既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降乃

### 公祭如賓禮

祭謂祭薦祭肺祭酒也

### 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

膳宰授肺立卒爵及上文士薦肺醴皆是與於賓放氏曰贊授肺者以授肺而贊之也語尊不與取肺未祭則授之既祭則受之惟言授但見其一耳不拜酒者已物也不拜則亦

禮記集說

卷之十

十一

禮記

不啐凡南子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人尊者立卒爵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其君禮敬公於其臣乃先拜既者亦獻禮重也

### 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奠于篚膳

奠于膳篚因尊者取之亦在此也

### 右主人獻公

記曰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獻公必釋此爵蓋不敢必公受之敬也

###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

### 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楊志仁曰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雖更爵亦酌君之膳酒者明酢之意出於君也放氏曰更爵者收取南篚之觚不敢用君器也

### 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亦與坐奠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

### 右主人自酢

朱子命曰主人受公酢

###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

媵以証反散思旦反

禮記集說

卷之十

十一

禮記

媵送也媵作騰酌散酌方壺酒也洗洗角解也自飲而盥洗象賓之飲已也主人因在下遂盥洗故賓不降亦異於正主也此酬賓也乃云騰觚者以主人於賓為降等亦取其自下而上之意也酌散者以其將自飲也九卑者之酌酬酒其於臣禮則曰舉解於君禮則曰騰

### 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

賈氏曰賓立于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或言降筵者蓋誤放氏曰大射儀曰賓西階上北面荅拜

###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荅拜

朱子曰止主之酌如此君酌當降禮而立飲  
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禮故辭不敢也款氏  
曰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解不  
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已耳且遠辟騰爵于公  
之禮也騰爵于公者亦皆先自飲乃更酌之  
云卒爵拜省文也大射曰卒爵興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

此皆如  
獻禮也

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按鄉飲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賓解席前北  
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

主禮纂註

古卷

十五

賁

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主人皆是代君勸酒  
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

受爵于筵前友位主人拜送爵

主人酬賓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士禮異也主  
人拜亦于賓右少牢下篇酌以酬賓亦皆親  
授

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

遂者因坐而奠不比而也奠之者酬不舉也  
款氏曰賓升席祭酒尊君物也

主人降復位

位西方東  
面位也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鄭氏曰賓不立于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  
其禮彌卑也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歟賈  
氏曰上賓賓得獻降升之時序內立是不敢  
近賓席是禮尊而賓卑至此酬訖立於席西  
是賓位彌尊禮漸殺故云彌卑也獻時為盛  
是一張也酬時為殺是一弛也李微之曰東  
南面立卿君也款氏曰降降筵也曩者賓降  
于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惟降筵而已恐  
褻禮而重煩君命也不立于序內者非降異  
處以相變為敬

右主人酬賓

按鄉飲鄉射皆主人獻賓賓酢而主人酬賓  
今此主人獻賓賓酢而主人復獻君自酢而

主禮纂註

十四卷

十六

賁

復酬賓此其異者以尊  
君不敢先酌賓也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長知  
大夫

款氏曰此媵爵以為旅酌始也長謂下大夫  
之長也此但云命長不言下大夫者其以  
大夫媵解有  
常職故也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以公命作之也二人所謂長也大夫在入門  
左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者其亦南面歟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再拜稽首  
拜君命也

勝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解升

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解

再拜稽首執解與公荅再拜

賈氏曰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而洗云西楹之北者二大夫與手洗爵記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而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記右還由西楹之北而東楹之西而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而東楹之西酌酒記亦由西階之北而東楹之西而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而東楹之西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即升立于西階上以俟後洗者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於西階上也交于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雖

王禮集註

古卷

十七

禮記

勝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與坐奠解再拜稽首執

解與公荅再拜勝爵者執解待于洗南

以君尊臣卑故雖自飲訖猶執解以待君命洗南西面解者之位

小臣請致者

鄭氏曰請使一人飲二人飲優若也教氏曰解者公但命長不定言二人故小臣至是復請致者之數致如致爵之致酒君物以進於君故謂之致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皆皆二人也言若者不允之辭下文云若命張致與此互見也亦小臣命之乃序進

勝爵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

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荅再拜

酌酒奠于君所故交于東楹之北以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而陳其尊有西并執祭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若西面酌酒則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而

王禮集註

十四卷

十八

禮記

右勝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

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

教氏曰解者君與賓客受主人之獻其情意猶未接至是公乃酬賓而與之為禮也與以酬賓謂興立于席舉解卿賓而酬之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西階下再拜稽首雖為賓不敢不盡臣禮辭者不受其拜下之禮賓之也實升成拜順賓已之意也

公坐奠解荅再拜執解與立卒解賓下拜小臣

辭賓升拜稽首

奠饌奠于薦右下拜降而拜也其或一拜或再拜稽首不定也言降拜者亦然小臣辭必公命之禮不盡見之也賓奉卒拜而小臣辭之亦畢於酌也此不言成拜者奉卒拜於下無所成也賓受公酬而每竟饌盡君臣飲燕之禮畢禮終則不拜既

公坐奠饌答再拜執饌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

饌易饌洗

鄭氏曰酌尊不酌饌也凡爵不相襲於尊者言更自酌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若也不言公酬賓于西階上及公及位者亦尊若空其文也賈氏曰凡酌饌當

三禮集註卷之十九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

命謂使之仍用象饌實則不易之不改遺君意也不洗饌也承尊者後而後洗之則饌若

反升酌膳饌

解字衍酌膳者以為公所酬亦達其意也雖易饌猶酌膳

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鄭氏曰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亦不

言成拜公拜於階上於是賓請於侍臣

賓以旅酬於西階上

此目旅酬之事下文射人作大夫長以下乃言其法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有上卿諸公則亦大夫之長也無公卿則大夫中之長為先

賓大夫之右坐奠饌拜執饌與大夫答拜

賓與大夫並在西階北面賓在右此酬位也

賓坐祭立飲卒饌不拜

三禮集註卷之十九

賓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為公所酬異之

若膳饌也則降更饌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

送

敖氏曰公使所酬者或使得用象饌而不可以及乎其他是用角解旅酬而洗者亦為更饌新之餘則不洗

賓既拜送則就席

大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

不祭

如射人作升受旅以下之儀

不祭者酬禮殺  
也不祭亦不洗

### 卒受者以虛爵降奠于篚

最後受者乃下大夫之末者別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奠爵而復位

### 右公爲賓舉族

按上三章亦禮之異者

###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按以上公與賓獻酬訖公又爲賓舉族酬訖但主人獻賓獻公尚未及諸臣此以下乃主人行禮也洗而實散乃行禮之始鄭氏曰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

主禮纂註

三十一

三十一

### 司宮蕙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

鄭氏曰言蕙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縱布絕也席卿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房來賈氏曰公食大夫蒲筵縱布絕加荏席玄絕彼爲異國之賓有兩種席故稱加此蕙已臣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卿飲卿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西上彼遵尊於主人故云統於尊此爲君尊故統於君而東上也公食記曰宰夫筵出自東房淑氏曰蕙卷以兩席相重而并卷之也其卷亦自末執時蕙卷是設時亦蕙布之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二席長短同故得由便爲之東上席也其位亦如之每獻一人則設席

### 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拜送不言卿右可知也下於此

### 卿辭重席司宮徹之

重席正禮也必辭之者去君差近宜辭之

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

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

執爵興主人若拜受爵卿降復位

不酢辭君也無俎者主於羞也

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主禮纂註

三十一

三十一

辯獻卿如實散以下之餞惟不洗耳主人既奠爵復位于西右

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

卿既獻乃升就席亦見其降于賓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

鄭氏曰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言若有蓋上公之國乃有四命之孤侯伯以下無之先卿獻之謂先獻公乃獻卿亦既獻則升就席不與卿序升也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鄭氏曰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君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爲西南面直其左也諸公在

君之左鄉在君之右以左為尊也東上亦視於若也無加席以太近於君故設時即不設不待其辭也上為卿設重席而巳於公乃云無加席明其尊於卿若或於君所用而用兩席則當有加席而非重者也禮加席尊於重席

右主人獻諸公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又請送爵將為諸公卿舉族酬也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其解于能

敖氏曰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云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升說禮以前君凡三行則

三禮纂註

卷十四

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大夫致爵之節惟止於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而後寡或前奇而後偶皆互為進退以取足於三解之數使之無過與不及爾此經之所以明言者乃前後多寡者也其所不見者則皆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之當致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

一人待于洗南

鄭氏曰不致者

長致致者作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洗象解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興立于洗南者二人皆

再拜稽首送解公荅再拜

鄭氏曰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解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賈氏曰前大夫二人媵解奠于薦南北上其一上解已取為賓旅酬下解仍在今天大夫又媵一解而云奠于薦南明知是所用酬賓解之處也

右下大夫再媵解于公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鄭氏曰一爵先媵者之下解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賓則以酬長則

三禮纂註

卷十四

以酬賈氏曰如初為賓舉族之禮故氏曰先若二人致則此一爵乃先致者之下解也若一人致則此乃後致者之上解也至是云若長者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之君既受是亦賓之也故其為禮與正賓同公卿既受是君乃為之舉酬禮之序也下於大夫之禮亦然族者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在堂者則訖大夫乃升受族以辯

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

言大夫卒受以見士不與也

右公為諸公卿舉族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



此主人又獻大夫也不言酌散者可知也大夫中下大夫也

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拜位亦如獻賓

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

復位

獻而不拜既爵亦差也鄭氏曰禮又殺

晉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胾胾之

敖氏曰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為主人異之也不於賓酢而薦之者爵本賤也宰

玉藻卷註

玉藻

玉藻

夫之位本在西方亦以其為主人故至是而薦之于洗北因使之易位焉其意與卿大夫士既獻而易位者同洗北於正主階東之位為近主人居之亦宜也薦西面主人在其東也無胾者賤也自卿以下已無胾矣乃於主人見之者嫌其與賓行禮或當有之也胾亦宰

胾

辭獻大夫遂薦之維賓以西東上

鄭氏曰徧獻之乃薦略或也亦獻而后布席也賈氏曰凡大夫升得獻訖即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略者以對賓得獻即薦貴故也敖氏曰辭獻乃布席布席然後薦皆變于卿者也維賓以西東上言其薦之次其席亦如之主人徧獻

大夫則降奠爵于筵而立于洗北之位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卒謂薦畢也薦禮畢射人升大夫使各就席下方行旅酬禮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

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

授瑟乃降

玉藻卷註

玉藻

玉藻

樂工儀節多鮮見卿飲篇面鼓無尚樂可鼓者在內也內弦弦為主也樂正先升亦變於射禮也北面立于其西亦與大射樂正立于西階東之文互見也君與臣燕其禮輕故工但用四人鄭氏曰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亦變於射也乃降相者四人俱降也此諸侯之小臣乃多於周官所言天子小臣之數亦其異者序官云小臣上士四人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小雅鹿鳴以下五詩皆君燕臣之樂而鹿鳴因燕以求周行之示尤切於燕禮故首歌之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

獻工而為之洗者以取觚于洗西之篚宜因而洗之也下洗獻笙亦然卿飲卿射非獻大

不洗者以取爵於上簋故不持爲賤者降也

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

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

降奠于篚

工之長云不興下云坐祭遂卒爵文互見也

右工歌

一日樂賓升歌獻工

禮記集說卷之十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鄭氏曰言賜君又彌尊賓長彌卑賈氏曰禮尚飲酒故工歌之後笙奏之前爲大夫舉旅也按上爲賓舉旅云公興以酬賓爲卿舉旅云若賓若長是君禮漸尊賓禮漸殺也至此爲大夫舉旅不言酬而言賜是君又彌尊賓長又彌卑矣

卒

卒旅畢也賈氏曰謂爲大夫舉旅酬行於西階之上或從賓或從卿次第盡大夫也

右公爲大夫舉旅

按前君命命二人皆致有兩解莫于薦南後命長致有一解莫于薦南前後凡有三解

禮自立司正以前凡有三舉旅用此三解也初酬賓時公坐取所勝一解以酬賓是行一解也繼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乃先勝之下解解未舉今舉之是行二解也工歌之後笙入之前公又舉奠解惟公所賜是行三解也又主人獻士之後賓勝解于公公取而爲大夫舉旅此又在三解之外也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縣中縣中央也諸侯軒轅闕南面故得言縣中敎氏曰此云縣中蓋與卿飲磬南北面文互見也磬南而云縣中縣主於磬也南陔三詩解見卿飲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

禮記集說卷之十

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

爵升授主人

末句下當有爵字如卿飲卿射所云此文脫也

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上是一人飲此是衆笙飲也卿飲先歌國風此燕先歌小雅間歌之義解見卿飲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

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燕也樂正與工俱在堂燕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也教氏曰由楹內堂上東行者之節也必著之者以其立於堂燕燕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告于公亦北面不告賓臣統於君與卿禮異也云

右笙間合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

三禮纂註

卷之四

吾許其請因命為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爵實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案儀法也射飲鄉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士饗禮也此燕禮國君燕其臣子雖不以嚴辨尊卑然惟大夫賤解于公公行大惠舉之以族諸臣復獻卿大夫又為之舉旅行酬卿大夫皆皆立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族而未立司正作樂後將獻士士職卑在堂下將為士族旅恐失禮故又於未獻之前立司正以監之教氏曰公許而射人即自為司正不待君命之者以有常職故也

司正洗角解南面坐奠爵于中庭升東楹之東

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皆曰以我安歸

皆對曰請敢不安

洗爵奠于中庭者明其事以自表也中庭者南北之中阼階前也奠解乃升受命者若命等不敢執解以受也命卿大夫者傳君命以命之也若曰以我安歸曰休我相留之意共安也若大夫曰若敢不安是尊君之慈慙不敢謂也舊說不主意於賓又言以我為可正安汝皆失君侵賓之意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

奠解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解興坐不祭卒解奠

之與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及奠

三禮纂註

卷之四

于其所

鄭氏曰坐奠解于中庭故處右還將適解南先西面也必從解西為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賈氏曰右還謂莫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解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蓋君在阼若從解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也司正監察主為使人嚴正謹慎故先自嚴正謹慎也朱子曰右還說見卿射再請射車教氏曰南面坐奠解以歸者南面取之故也或謂其當然歟卒解北面奠意亦如此將於解南北面則右還又於解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解東往來也必從解東者變於在堂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司正之位東上少立者定其位也再拜稽首謝君惠也酒君物也鄭氏曰反莫虛解不空位也賈氏曰必

使不空者亦欲使衆人  
觀知司正嚴正之處

右立司正安諸臣一曰立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

曷者司正受命安賓諸公卿大夫奉命而不敢辭今司正請徹俎所以達其意

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作

階以東

臣之升降當自西階今見賓親徹膳宰代君徹不降西階而降自作階當君降處若君親

徹也告于賓亦西階上北面告之也賓乃自執俎而出者臣也將出授從者也膳宰以公

三禮集註

卷十

王

俎降自作階爲君物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

皆降待賓反也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

大夫皆坐乃安

脫履解見卿飲篇既各脫履就席賓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也

羞庶羞

羞進也進庶羞則不止于二豆而已如大射註云騂肝臂狗載醢又或有炮鱉膾鯉雉鬼鵝鴈是也未獻士而羞此則是不及於在下者矣

大夫祭薦

大夫彼時受獻不祭脯醢是不敢成禮於盛時也獻時不得祭薦故至是乃爲之必祭之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也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

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亦司正受君命而命之也君命以醉爲節所謂燕以示慈惠也皆對曰敢不醉承君惠也

三禮集註

卷十

王

右說履升堂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

拜送解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

立飲解作

此主人獻士也士尊於室長尚受爵於階上明士得升堂受爵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帛二人立

于解南東上

鄭氏曰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司正爲上賈氏曰此等皆士而先薦

者皆有事故也司士掌群士爵祿廢置之事  
為士中之尊故也云司正為上者以其為庭  
長故也三者取長先薦  
其餘在於眾位依齒

辯獻士上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

鄭氏曰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蓋尊之畢獻  
薦于其位教氏曰士既獻立于東方與大夫  
辯獻而位于上者意相類東方稍近於君故  
既獻而立于此所以尊之此易位亦富有命  
之者非必  
士之自往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此三臣亦士也故次士獻之不變位位自在  
東方上文設位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

手禮纂註

手主

下既獻而不變位其  
獻則與士序也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

此獻旅食者蓋府史胥徒之輩庶人在官者  
也主人就其尊而獻之大射旅食尊在西鑄  
南之北面教氏曰此尊北面則南鄉酌之也  
獻之於尊南亦西南面既授則西面不洗者  
因獻士之爵而遂用之不復別取於篚也凡  
取爵於下篚雖所酌者亦必為之洗旅食  
者與士異尊矣乃繼士獻之而遂因士爵且  
不殊其長皆畧賤也

右主人獻士

司射如鄉射之禮

鄭氏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也故  
氏曰騰解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而實於是時  
為之者不敢以賓自處  
恭敬之至也

酌散下拜

洗升腰觶于公

鄭氏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也故  
氏曰騰解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而實於是時  
為之者不敢以賓自處  
恭敬之至也

執觶以下如下大夫騰解者之  
為但拜于西階下異耳

手禮纂註

手主

公降一公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公降一等禮之也至是乃降一等重其騰解  
之禮也賓從命則公升矣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此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  
同一節不敢以異君命也

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

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

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

鄭氏曰此降拜已升拜  
賓首故下云成拜

右賓騰爵于公

公坐取賓所騰解興唯公所賜

此下君為士舉族之事故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不及之者以其賤而在下也

受者如初酬之禮

初受酬者賓也

降更爵洗

鄉者三舉解未皆云如初此乃別云更爵洗蓋先時公或命之勿易解此則全不命之其亦以禮殺也

三禮纂註

士西卷

三十一

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

此經文略蓋以上已有成禮也

乃就席坐行之

賓公卿大夫立而族酬者屢矣故於是可以略而坐行之亦以此酬主於士故也

有執爵者

坐而行酒故須有執爵者代酌授之

唯受于公者拜

公所賜者拜其餘執爵者所及飲而不拜也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

鄭氏曰欲令惠均賈氏曰此所命者命大夫也以前三舉族辯大夫則止今此為士舉族故及之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

興酬士者士立于堂下無席者立

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

之士拜受大夫拜送

此族酬之正禮也士始受族飲從其正禮至無筭爵則族不拜矣

三禮纂註

士西卷

三十一

士族于西階上辯

視史小臣族食措及焉

士族酌卒

士以次序自酌抵酬無執爵者

右公為士舉族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

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

如獻庶子之禮

鄭氏曰庶子掌正六牲之辨及辨位使國子  
 脩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  
 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  
 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  
 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夫樂正立于東縣之北  
 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內小臣奄  
 人掌君陰事陰令皆獻于阼階上別於外內  
 臣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器人鍾人鐃人鼓  
 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放氏曰  
 庶猶衆也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  
 以庶子繼士而言正指此者也燕義以為諸  
 子之官似失之獻之於阼階上其於其父所  
 飲之處也庶子未必皆在左右正獻之者  
 明其不與之序也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內  
 小臣同獻則意其亦內臣也降洗乃獻以其  
 尊於庶子故更新之獻於阼階上則以別於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

亦各序進盥  
 洗其辭以升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

云進公是授之  
 此授受皆坐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

酌亦酌膳也已酌而少  
 立于其尊西僕公命

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若再  
 拜

自旅酬已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  
 復降拜禮殺故也席西為下者賓與卿大夫  
 席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為上故知席下為肅  
 西也故氏曰此不降階惟拜席下者宜別於  
 公所親  
 酬者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三禮集註

卷十

三十八

受爵而坐侯君卒爵而后飲者以卑承尊之  
 禮則然也不侯公飲先輒自飲於心安乎禮  
 說牽強  
 非本義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及奠之

故氏曰未當公飲之節故奠之此不言所取  
 奠之處則亦在薦南與士既終旅則君自舉之

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酌行之者通行於衆也必與授者以勗者亦  
 與受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先以之諸公若  
 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大夫也則先以  
 之賓餘皆以次行之惟已飲賜爵者不復授之

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

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

惟受爵于公者拜飲酌而行酬不拜可知此執爵者既皆酌而行之以通惟卒爵者與以酬士自酌與之不使執爵者酌以其將旅不以已尊孤人也此士已升階大夫飲而實爵次第

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

如之者士皆不拜而飲不拜而受及自酌也

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

王禮纂註

卷十

三十九

鄭氏曰命徹幕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卿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敖氏曰幕兩緹之幕命徹者命執幕者遂徹之也徹之示與臣同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為禮也徹幕之節其在大夫就席之時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收從命小臣以復于公公乃荅拜卒拜於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賓與群臣皆卒拜於下宜然也於此云辟者饗旅拜則不必辭也不言賓及諸公省文也凡小臣辭皆公命之經特於始未兩著之以見其餘也

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初

朱子曰士方旅酌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於上也

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

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大燭於門外

升歌間合不限以數故曰無筭樂也甸人掌其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闈人作大燭以俟賓客之出賈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曰則不射亦宵也古者無麻燭而用荆樵未燬曰樵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廷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詳見大戴大禮燕禮輕故不言庭燎設大燭而已

右無筭爵

王禮纂註

卷十

四十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鄭氏曰取脯重得君賜敖氏曰賓未醉不敢起醉不敢留餘人之出者皆以賓為尊也賓至是取其薦脯以賜鐘人則古之以禮飲燕者其於所薦豆簋亦惟祭之而不食斯可見矣取脯說見士冠禮

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

夫皆出

鄭氏曰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皆出隨賓出也敖氏曰賜之者謝其為已奏樂也此非擊鐘以奏陔之鐘人乃其黨之在



旅食之位者先立於此因過而賜之以其同  
事也周禮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

公不送

公與其臣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為獻主也若  
於異國之臣雖不為正賓君雖不為獻主猶  
送之

右賓出

公與客燕

鄭氏曰謂四  
方之使者

曰賓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

三禮纂註  
十四卷

中一

言

焉使某也以請

敖氏曰須臾者言  
其不敢久也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

辭

鄭氏曰上介出於國使若辭也私謂獨酌  
恩厚也君無所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  
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乎微之曰私之言屬  
也謙辭也春秋傳叔孫穆子曰和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茅夷鴻皆異人曰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鄭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此可見矣敖氏曰客自謙不敢  
以敵國之使自處故云然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

重傳君命  
固如故也

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

朱子曰  
客對辭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

不從

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為得  
命某朱子曰某同辭以下足客對辭敖氏曰  
賓於是出拜辱大夫  
不答拜致命云

三禮纂註  
十四卷

四十二

言

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

寡君須臾焉

鄭氏曰親相見  
致君命辭也

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朱子曰客對辭敖氏曰賓既對遂再拜稽首  
所謂拜賜命也於是大夫還賓遂從之

右公與客燕

燕禮記

記意詳見  
冠記下

燕朝服于寢

初服者諸侯與其臣日視朝之服也朝服燕  
若臣而言玄冠玄裳素縗帶素鞶白履士  
之朝服大夫冠衣皆與士同惟雜帶以玄黃  
為異若人君則又朱綠帶也王藻曰大帶四  
寸維帶若朱綠大夫玄黃士縹辟二寸并縹  
四寸是其異也燕於路寢禮差輕

其牲狗也

狗於牲為賤而君之  
燕禮差輕故用之

亨于門外東方

門外東方變所在也古者寢廟之門外皆有  
變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三禮纂註

卷三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

鄭氏曰四方之賓謂來聘者自戒至於拜至  
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  
畢請羞者乃迎賓也介門西北  
面西上群臣即位如燕

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脊不齊肺不

啐酒其介為賓

敖氏曰苟誠也苟敬者國君於外臣所燕者  
之稱號也其類亦猶鄉飲之介遵失此燕主  
為賓而設賓於是時雖不為正賓而實為主  
君之所敬故以賓為苟敬也此席當有加席  
與食禮者同而東上公與賓既揖讓升公拜  
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擯者以

命命上介為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

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擯者納賓皆如群臣

為賓之禮必以上介為賓者禮君與臣燕其

為賓者不以公卿而以大夫雖燕異國之臣

宜亦如之賓卿也上介大夫也此其不以賓

為賓而以上介為賓也雖燕階之西諸公之

位也席苟敬於是有齊皆尊異之不啻啐

者辟正賓又下記言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

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此以介為賓固足以明

其卿為聘使之禮若大夫為聘使則燕賓其

以主國之大夫為之歟

愚按教謂燕賓以主國大夫為之此說非也

惟視國之大小若大國之大夫視小國之卿

而其士視小國之大夫矣若小國聘大國則

固不敢以大夫為聘使者若敵國往來如齊

晉秦楚亦必以命卿為使如晉使韓宣子聘

三禮纂註

卷十

四

百六

楚以叔而為介是也安得以

無膳尊無膳爵

鄭氏曰降尊以就卑也按膳尊瓦大也膳爵

象解也所燕者非已之臣子故不宜自異也

然則尊僅之

數皆減矣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

鄭氏曰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

賓主敬也公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略堵

父為客此之謂也君恒以大夫為賓者大夫

亦當如異國之賓為荷敬也

羞膳與執冪者皆士也

尊君也士則膳宰之長

羞卿者小膳宰也

膳宰之佐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祿

拜而樂闋

鄭氏曰肆夏樂章今亡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

三禮纂註

古卷

中五

旨

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故氏曰若與臣燕不以樂納賓常禮也其或於此用者樂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未卒爵而樂闋辟君也必於此而樂闋者亦以其為獻禮一節之終也

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

而樂闋

公受爵而奏以其獻禮始于此卒爵九闋獻禮之終也此蓋以樂與其禮相為終始亦足以見尊君之義矣

升歌鹿鳴

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下管亦然

下管新宮

新宮小雅逸篇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也大射云太師及小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群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管如籥而小併兩而吹之

笙入三成

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備也

遂合卿樂

卿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間也

三禮纂註

古卷

四十六

旨

若舞則勺

鄭氏曰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其詩曰於鍾王師既合卿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唯公與賓有俎

燕禮無俎者慈惠之禮至於合歡也異國之賓亦有俎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主人獻公賓媵解於公其詞皆然若不敢必公之受也

凡公所辭皆栗階

凡公辭其拜下者皆歷階而升拜栗歷聲相近也

### 凡栗階不過二等

敖氏曰凡凡公所辭者不過二等明雖急趨君命猶有節也二等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之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

###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鄭氏曰既拜自酌升拜時也旅者昨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于群臣必請者不專惠也敖氏曰凡凡公所舉旅之禮也請于指者也侍臣侍飲之臣也

### 凡薦與章者小膳宰也

謂於和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也羞賓者蓋以七

### 有內羞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羞邊之實糗餌粉餐

### 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

君與射則已必為下射君尊也樂作而就物以樂為節不敢先也

###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君尊自不搢矢每發必小臣以巾搢而授之以稍屬則雖在前便於發也

### 不以樂志

君之發矢必以樂為節是以樂識者君之射也若小臣授矢必在歌聲未奏之先虞養君得審固而後發是授矢者固不可以樂識也是優君也

### 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如三耦及多耦射畢尤持弓與下射三耦降而後位君尊不與臣為禮故既發即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 上射退于物一筭既發則脊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鄭氏曰謂君在不勝之憂賓飲之如燕腰舐則又夾爵賈氏曰夾爵將飲君先自飲及君

飲又自飲為夾爵

### 若與四方之賓燕膳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

燕四方之賓與燕已之臣不同賓必降洗升膳於公曰臣卿者受賜矣此以贊執爵者不敢直言酬爵謙言贊執爵耳若公恩惠也

### 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

相者以公命答之曰無辱乃辭爵也此下當更有賓再請而相者許之之辭不備見之也

### 有房中之樂

有房中之樂

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之樂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房中之樂蓋別於堂上堂下之樂於燕時亦奏之

### 燕義

此禮記全文以其釋燕禮之義是燕禮之傳也故列于此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

王禮纂註

卷十四

四九

三百六

諸射以考其執而進退之

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昨階上又宵則執燭于昨階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意也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解見周禮今不重釋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昨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昨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爾與邇同揖之使近已也時卿大夫方入門故揖之近已而進因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為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

燕禮本君燕諸臣然必設賓以大夫為之必設主以宰夫為之此則釋其義也宰夫為主代君奉爵而獻賓以君尊臣不敢與抗故令宰夫代也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若隣國之臣

王禮纂註

卷十四

五十

三百六

則以上介為賓公卿之尊次于君後以之為賓則疑于尊卑無辨且嫌于偏上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為賓無所嫌疑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

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此以明臣禮明君上之禮釋酬賓之義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賡爵君取此賡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初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羣旅于賓也楊氏曰按君取賡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爵于西階之上以酬賓可謂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解以酬賓

主禮纂註

卷十

五十一

言今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以明貴賤也

此釋旅酬明貴賤之義職有貴賤故位有上下而旅有先后夫位有上下旅有先后分殊

也然燕無不及旅無不遍者理一也設席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西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西階上亦退立于西階下庶子次于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賓者主人附以獻也公取賡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賡爵之爵也若賓若卿惟公所酬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納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率者蓋君爲卿舉耳不言大夫舉旅士舉旅義同而后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解以賜是爲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

主禮纂註

卷十四

五十二

言今

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西階之上也

卷之十

三禮纂註卷之十五

儀禮

大射儀第七

鄭氏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群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敖氏曰諸侯與其群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別於賓射燕射也

三禮纂註卷之十五

大射之儀

敖氏曰他篇皆云禮此篇獨以儀名者以其儀文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

君有命戒射

君將射先發命以戒有司也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

天子有冢宰諸侯以司徒燕大宰事聘禮註云諸侯謂司徒為宰則禮大宰掌百官之誓戒作文事則戒於百官故上文君有命戒射而宰即戒百官之有事於射者也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宰承君命戒百官射人司士又承宰命戒公卿大夫士也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公卿大夫與士皆與射者贊則佐執事不射者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滌謂灑器掃除射宮射入司士之戒是前期之旬有一日宰夫申戒在射前之三日宿是夕前一

右戒群臣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

三禮纂註卷之十五

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之各去其侯西十北十人

之量音亮千五旦反

命量人量侯道者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塗巷衢者命其量侯道之遠近也物者發矢之所履侯者中矢之的自物至侯其道遠近幾何本有成式量人以狸步定之也與所設之者獲者執旌以紀射者之中居于侯西恐矢之漫及其身故以草為之可以蔽身而禦矢以其容身故又謂之容設之之地亦量人量以設也以狸步者步長六尺乃量器之名猶言大尺尋引也刻畫狸形於其上故曰狸步其侯道之長以狸步量之大侯則九十步參侯則七十步干侯則五十步也大侯者熊侯與天子熊侯同故曰大參侯者豹鵠而麋

大夫以之新侯者新鵠而新師士以之有九  
十七十五十之不同者位尊則所及者遠位  
卑則所及者近也置之之屬各去其侯十步  
者以其當二者相去之中以爲節也近則當  
發矢之衝遠則迷中矢之即西去侯十步北  
去侯亦十步遠近適宜也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

見鵠于千千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網設之西十

北十凡之用革

巾車掌裝衣車者亦司張侯上文量人度侯  
道遠近耳此則張侯并其高下之法亦存焉  
張三侯者然侯參侯千侯一時並張於侯道  
也大侯張于九十步參侯縮于七十步千侯

三禮集註卷五

三

又近在五十步遠者侯高近者侯卑故大侯  
之鵠見于參參侯之鵠見于千遠侯之鵠既  
見於近侯之上則射者可以貫鵠而不及於  
盡見鵠下之侯矣然則大而遠者又高小而  
近者又下此張侯之法固其勢之微然亦所  
以存尊卑之分也不係左下網中掩束之至  
射時乃繫也武迹也千侯去地可容武中人  
足迹長一尺二寸以千侯計之參侯去地一  
夫五寸而弱大侯去地二夫二尺五寸而弱  
此所以去地彌多而升侯彌高歟考工記曰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  
計大侯之鵠方六尺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  
而強千侯之鵠方三尺三寸而弱三侯高廣  
之數如此所以達者高而近者卑也之西北  
各去侯十步鮮見  
上之用革爲之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  
鑄省南陳

鄭氏曰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  
傳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  
繁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皆  
編而縣之周禮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有  
鍾有磬爲全縣如鍾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  
賈氏曰陽氣起於子盛於午故東方爲中太  
簇正月之管奏之所以贊陽出滯姑洗三月  
之管奏之所以脩繁百物東方陽管惟有此  
二律是以名東方鍾磬爲笙也磬非應律之  
物而與鍾同言笙者以其與鍾同十六枚而  
在一處與鍾同編又同宮故兼言磬也半之  
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天子之卿大夫半

三禮集註卷五

四

天子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有鍾磬是  
全之爲肆諸侯之卿大夫雖同判縣半天子  
之卿大夫取一相鍾磬分爲兩相西縣鍾東  
縣磬是半之爲堵而天子之士特縣直東有  
鍾磬是亦全之爲肆諸侯之士直特縣一磬  
而已或於階間或於東方是以半之爲堵又  
天子宮縣四面皆有諸侯軒縣闕南面而皆  
有鍾磬鑄鼓卿大夫士皆無鑄奏樂以鼓鑄  
爲節者鑄師云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  
奏其鍾鑄以此言之則先擊鼓後鍾鑄皆以  
與樂爲節也教氏曰宿縣謂前射一日縣之  
也明日當射故此日云宿笙磬笙鍾皆與笙  
相應者也磬外面爲股內面爲鼓西面者鼓  
在西而擊者東面也鍾鑄皆南陳亦以其北  
上也其面有二故不言西  
南而擊者亦與磬同也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擊在其東南鼓

建鼓不縣建在阼階之西南鼓應擊又在建鼓之東也鄭氏曰南鼓謂所伐面也應擊應朔擊也先擊朔擊應之擊小鼓也在東便其氏曰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蓋為之柱貫中上出為楹以木貫而為建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

建鼓在其南東鼓朔擊在其北

鄭氏曰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物之所成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或無射所以

主禮纂註卷十五

五

四

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磬樂為賓所由來也鍾不言頌擊不言東鼓義同省文古文頌為庸賈氏曰夷則無射主西方成功收藏故稱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九則為六府三事九功之德以此九則平民無差慝也哲人謂后稷稷以稼穡之成於季秋先王之業以農為本故云示民軌義謂執法義理也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為樂賓擊朔擊應擊應之也尚書曰笙庸以間笙東方庸西方是庸亦有成功之義古文頌為庸義亦通也敖氏曰頌之言誦也謂歌樂也此磬與歌樂相應故曰頌磬此鍾之用亦宜與磬同傳曰歌鍾二肆其謂是鐘欵鼓在南磬在北明其不縣於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鄭氏曰言面者國君於其群臣備三面爾無鉦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賈氏曰國君合有三面為辟射位又與群臣射闕北面無鍾磬鑄直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若與諸侯饗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鑄教氏曰國君合有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間也階間之縣東上其鼓則西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用燕乃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間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其文以見之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為非禮殺也

主禮纂註卷十五

大 四 五

蕩在建鼓之間

蕩竹也笙簫之屬下云乃管新宮管長而小併兩而吹之爾雅曰大笙謂之簫小者謂之和簫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大笙十九管小者十三管若然笙簫與管器異以其皆竹故皆笙簫之屬也管擬吹之倚在兩建鼓之間敖氏曰蕩即工之所管者故近工位設之

鼗倚于頌磬西紃

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紃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紃也鍾磬皆面向東人居其前西面故鼗在磬西倚之于紃也

右縣

朱連上命曰張  
侯設樂一章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  
南有豐罍用錫若絺綴諸簠蓋罍加勺又反之  
皆玄尊酒在北

諸臣之尊曰方壺君之尊曰膳尊而豐罍箭  
勺之倫則制詳而意密矣鄭氏曰膳尊君尊  
也後陳之尊之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為罍蓋  
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為覆勺也皆玄  
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  
於君南為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賈氏曰

主禮集註卷五

七 川貢注

按燕義諸侯射先行燕禮此陳器物與燕禮  
同但文有詳畧耳豐但斷一大木為之取其  
安穩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  
爵于其上惟君面尊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  
故尊鼻嚮君若鄉飲尊于房戶間賓主夾之  
則不得專惠矣敖氏曰此罍橫綴於箭而從  
蓋於纒勺亦從加于罍上西枋與箭而午乃  
以余罍反蓋于勺亦為塵之著于勺也蓋以  
君飲此酒故謹重之如此燕禮云尊南上此  
云酒在此互見耳說見前篇方壺不用廢云  
者遠下  
君也

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北面園壺

士旅食之尊曰園壺園壺變枋方也前設縣  
時鑄南更有一建鼓今設尊不應在鼓北而

云鑄南者鼓高而鑄下園壺在地取卽于其  
下者宜也燕禮旅食與于尊皆在門西此旅  
食者在西方之南在燕位為少  
西則此尊之南北亦宜近之

又尊于大侯之左東北兩壺酌酒

僕人中車獲者之尊曰兩壺酌酒酌讀為泐  
酒濁特泐之必摩泐者也益齊以手摩泐  
出其香汁也泐之使清也泐為隸僕以下卑  
賤之人而獻爵也者此所得觥皆因祭侯之  
神故用  
爵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  
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於獲者之尊西北水

主禮集註卷五

八

在洗北篚在南東陳

鄭氏曰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此亦  
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為奠虛爵也  
服不之洗亦俟時而陳於其南賈氏曰言南  
亦西面言西面亦南陳其實所從言異尊君  
故也敖氏曰獲者即服不之爵惟云水是不  
用壺也若禮而水不用壺以所獻者賤故也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席賓席于

戶西南面有加席鄉席賓東東上小鄉賓西東

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

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教氏曰賓有加席亦蒲筵加莞席也公不言設加席如燕禮可知或亦兼有如席之文也射禮重於燕故賓有加席此惟公席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之言至於此者亦因設公席賓席而遂及之耳卿上大夫小卿中大夫大夫下大夫小卿席於賓西而統於賓則此賓其以中大夫為之欤繼而之下當有西字東面者在西序下少北言若有者國有大小則大夫亦有衆寡也諸公亦或有或無故復言之

### 官饌

鄭氏曰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賈氏曰燕禮言宰此言官者欲見非獨宰故云百官各饌教氏曰官各饌之於其所也燕禮曰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以

### 主禮集註

九

不著其所者上下薦羞其饌之異處也

右陳設一曰陳器設位具饌

自此以後其注文有與燕禮同者則不重釋之○愚按鄉飲禮與鄉射禮相通燕禮與大射儀相通蓋欲行鄉射又先行鄉飲欲先行大射亦又先行燕禮此鄉射前半篇載鄉飲禮此篇前半篇亦載燕飲禮也

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於侯之東北北

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堂下南面西上

鄭氏曰大史在於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為有侯入庭深也教氏曰大史在於侯東北為有事故深入東上小史在西也不著視位者與史異蒙故畧之其位自在門東士旅食者在士南者為辟射也門西之位其東西稍近於侯從者小臣師之屬也從上疑有脫文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

進

### 主禮集註

十

燕禮言爾以其近門去君遠故揖之使移近也此入庭深故不言爾而言揖揖之而已不須移近之也上言大夫次言大夫衍文也

右即位

按大射自請賓以至辯獻大夫與燕禮同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又先行燕禮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凡與燕禮同者更不重釋唯鄭文少異者各注于本條之下

大射正擯

大射正射人之長也

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

辭及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及命賓  
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  
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  
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諸羞于諸  
公卿者

按此章惟大射正擯與賓再拜稽首受命擯  
者及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數句與燕禮異  
餘並同

### 右命賓及執事者

圭禮纂註卷十五

十一

冲

二〇七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  
席

凡受公禮者皆辟經不盡見  
之辟遂遁不敢當盛禮也

### 奏肆夏

鄭氏曰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子曰肆夏時  
邁也太平巡狩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  
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奏  
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歆周禮曰賓出  
入奏肆夏教氏曰此為賓奏之當作西方之  
縣也周官言九夏次曰肆夏春秋傳言肆夏  
之三曰肆夏繁遏渠然則每夏之中各有篇  
數如肆夏之類乃其首篇名耳穆叔聘于晉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三夏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  
而不及繁遏渠其辟天子之享禮狀  
○按燕禮不奏肆夏餘同

### 右賓入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  
再拜

### 右拜至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  
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觶洗賓少進辭洗主

圭禮纂註卷十五

十二

二〇八

人坐奠觶于篚興對主人賓反位主人卒洗賓  
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觶拜降盥  
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  
觶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  
勺又反之

教氏曰舉冪之儀當與蓋冪者相類蓋主人  
取觶而適尊所執冪者則進而發其冪之反  
者主人取勺執冪者乃舉冪也又  
反之亦執冪者也反之者覆勺也

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

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

鄭氏曰宰胥掌官之吏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交於燕教氏曰宰胥宰之屬也薦賓者與公同亦盛之

賓升筵庶子設折俎

鄭氏曰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教氏曰庶子亦見前篇此與燕禮異

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

絕齊之興加于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

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

主禮纂註

卷五

十三

二十五

樂闕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

興主人荅拜

鄭氏曰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賈氏曰此與燕禮皆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闕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曰卒爵而樂闕與此異者彼朝聘者故卒爵而樂闕此燕已臣下故啐酒而樂闕也夫賓及庭而奏至升堂飲而止是尊賓之禮盛於堂上者也教氏曰奏肆夏與樂闕之節說見燕禮記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

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

西階西非主人堂上之正位以從降暫立於此耳主人既對不言及位亦文省

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

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

盥揖升酌膳執帑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

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

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

主禮纂註

卷五

十四

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

西階西東西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

面

以命以公命也○按此條與燕禮同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

爵乃奏肆夏

賓及庭而奏此君受爵乃奏是其節不同也云教氏曰此當以東方之縣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寧者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

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於君見之耳

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篚膳篚奏肆夏及樂闋之節說見燕禮記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

主禮纂註卷十五

十五

此酌散燕禮酌膳

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篚

燕禮曰公荅再拜此文省下不言者皆如之

右主人自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

觚亦當作觶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及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

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

主禮纂註卷十六

十六

公荅拜媵爵者立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

滕爵者皆退反位

鄭氏曰及門右北面位賈氏曰大夫初與卿在門右北面得揖少進中庭北面今當反庭中位而立云門右北面位者大夫雖得揖少進仍是門右北面位少進而已故還以門右北面言之

右下大夫滕解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滕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賓升成拜

小臣正辭亦公命之

三禮集註卷十五

十七

公坐奠饌答拜執饌興公卒饌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饌答拜執饌興賓進受虛饌降奠于篚易饌興洗

言興洗者凡洗則立也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

賓因君所賜請旅諸臣所以廣君賜也公許擯者又以告賓乃旅也○按此經之所載詳

於燕禮餘同

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饌拜執饌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饌不拜若膳饌也則降更饌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辨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饌降奠于篚復位右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觚升實散敵卿于西階上司宮燕卷重

三禮集註卷十五

十八

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卿折俎蓋用脊脅臠肺也若有諸公公用臠卿宜臠也卿有俎大射羞重於燕也○按此異於燕禮者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啻興加于俎坐授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

興

不齊肺自敗於賓也。按自右祭脯醢至祭酒亦異於燕禮者

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

復西面位也

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諸公卿

三禮集註

十五卷

十九

川二十五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興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

右下大夫再媵觶于公

公又行一爵若實若長唯公所賜

按燕禮言酬此言賜文異耳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為諸公卿舉旅

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

大夫者中下大夫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胾

三禮集註

十五卷

二十

川二十七

胥宰胥也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按燕禮無若東面者北上之文主人先大夫薦之尊之不予上辟正主也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

工瞽矇善歌詠誦詩者也大射差重於燕加瑟者二人諸侯之歌與瑟者各四人以是推之天子之制其隆殺之數亦可知矣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

工。徒相對下何瑟而相者言也不何瑟是徒手披之行也大師少師不鼓瑟故用徒相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撿越右手相

此相上工者也後首至於射略於此樂也

後者徒相

此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先言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士與上工是列官之尊卑也此陳先後則上工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入時行位既然則升堂與坐之位亦依此也

三禮纂註

十五卷

入小樂正從之

承上文相者以樂上入小樂正從之而入也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工六人也

坐授瑟乃降

乃降者相者既授以瑟乃降也降位亦在西方與工相近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

諸工席在西階上少東而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亦相其歌也敖氏曰上云小樂正從之

乃歌鹿鳴三終

鹿鳴人君與臣下燕語求教益之歌如云示我周行孔昭明德可則效是也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

鄭氏曰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工不興不能備禮大師無瑟於是言瑟之左者即也賈氏曰卿飲卿射大師則爲之洗謂君賜之樂者其餘工不爲之洗是正主法今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云辟正主也工不興左瑟於是明大師亦入左瑟中故須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以其六人總當獻酒之節故提是

三禮纂註

十五卷

左瑟文不謂有瑟也

一人拜受爵

言一人拜受爵則餘工可知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

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

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

位洗北之位其禮俱降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群工陪于後

敖氏曰鼓北鑼南也不云鑼南者嫌與尊族食者之意同也不取即於鑼者鼓大聲小也辟工即上工謂受者四人也陪于後者其以鼓鑼之間不足以爲一列然前二人後列四人皆當北上射事未至而降爲管故也降不言相者可知也

### 乃管新三終

賈氏曰按燕禮云笙入立十縣中有笙入之文此上下不見笙入之文故知笙從工入也此管也而謂之笙者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則吹管者亦吹笙故燕言笙欲見笙管相將也云立于東縣中亦約燕禮文也敖氏曰管謂吹蕩以奏之此承上文而言是降者管之明矣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然蕩一而已其大師管之與下而管者變

### 主禮纂註

#### 十五卷

#### 三

於歌也三終者管新宮并及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三詩蓋亦有依管而歌以明之者如笙之和者然也書曰下管鼓鼓詩曰韞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此西方之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卿樂者爲射故畧於樂也不畧小雅者小雅爲諸侯正樂故不畧其正亦如卿射之不畧卿樂矣諸侯之樂其下管者雖有亦不同

### 卒管大師及小師上工皆東圻之東南西面北

### 上坐

賈氏曰工人前不即遷于東者爲管笙所作不以無事亂有事故待卒管乃遷也卿射遷工作階之東南堂前三歌西面北上敖氏曰圻東南當在東縣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

乃不復而遂遷於此者堂上之樂畢故也於是小樂正北面立于南相者退立于西方右工歌下管一曰樂賓

###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君再舉旅而即請立司正爲射故也

### 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

### 奠于中庭

此中庭者亦阼階前南北之中與燕禮司正之位同以當辟射也

### 升東楹之東授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

### 主禮纂註

#### 十五卷

#### 三

### 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

### 不安

此群臣皆爲射而來是時猶未射固無嫌於不安而司正乃受命以安之者緣其意若不敬又君之終行射事然也受命亦北面與諸徹俎同

###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

### 奠觶與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

### 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

### 奠于其所北面立

北面立亦在解南

右立司正安諸臣以上皆先行燕禮之事

司射適次祖央遂執弓挾乘矢於方外見鏃於附右巨指鈎弦

司射將情射故以射儀見祖央遂執弓挾矢見鏃鈎弦皆射之事也並解見卿射及燕禮中鄭氏曰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履張帟席爲之耦次在洗東面見鏃於附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也故氏曰司射射人亦大射正也燕禮曰大射正爲司射是其微矣諸侯之大射正蓋上士二人次所謂耦次也周官掌次職云射則張耦次執弓左手執附

圭禮集註十五卷

十五

也挾乘矢於方外謂挾弓而矢在弦附之外也見鏃於附明其方執而左卿及指間前後之節也右巨指鈎弦所謂挾弓也

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

故氏曰爲政爲射政者也言此者亦示已不敢擅其事也皆前北面白于公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鄭氏曰因告選三耦在君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

右請射

自此以後其經文有與卿射同者不重釋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

命司射命之也有司謂士佐執事不射者卿射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言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也右顧者有司是士士在西階前東面是以右顧向之也

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

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挹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

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也摠謂以物合而束之也衆弓衆矢異束之賓之弓與矢皆不在堂上遠下君也衆弓矢不挾亦以其多也中籌豐在堂西福在次各近其

三禮集註十五卷

十五

所設處也俟者燕指射器之在三處者言也此射於公宮則中乃皮樹中也卿射記曰國君中射則皮樹中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

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數）（度）如字

射事至先登物以爲射位也射位在兩楹之間當楣也公宮堂深故物當楣工人梓人皆冬官之屬能正方圓者升于兩楹間若丹若墨或用其一以爲物其兩物相去疏數廣狹之間以容弓爲度卿射記所謂從長如等橫長武是也其物之形則一從一橫如十字然所謂午也射正蒞之其小射正與大射正二人是時一爲司正一爲司射

卒畫自北階下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

鄭氏曰掃物重射事也

右納射器畫物

按左物右物射同但司宮掃所畫物事猶謹於射也

太史侯于所設中之西東西以聽政

乃設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是時中與福皆未設太史蓋南當洗西直西序之西而立也或即司射所誓之事

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子

三禮集註卷十五

二十七

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

侯太史許諾

賓與君為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為耦同射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為耦不可使之別侯若士與士為耦則射于侯也釋獲之事未至乃誓之者欲其預知之也

遂比三耦三耦侯于次北西面北上

鄭氏曰比選次之也教氏曰三耦皆士也亦司射前戒之故立侯於此侯于次北便其也

司射命上射曰其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是所謂比也此亦當有司馬命巾車量人繫左下綱及命獲者倚旌于侯之事文不具耳

卒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

取弓矢司射亦命之此下當有三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次而西面北上

右誓太史比三耦

按鄉射司射在中西南司馬在司射之南三耦在其西南又無次大射耦次在洗東南此亦同袒鄉射比三耦於堂西其禮輕大射定

三禮集註卷十五

二十八

大夫士三耦之位於庭而後比之此人君禮亦與鄉射異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

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

下物少退誘射

鄭氏曰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猶教也賈氏曰此與鄉射同但彼往階西取弓矢此則入次取之為異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不敢履下物辟君也此射云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物故不言俯正足

射三侯將乘矢始射于又射參大侯再發團食亦反

始射于誘射至三耦三耦士也故先射士  
侯乃次及其參大侯再發以其尊異之也

### 卒射北面揖

北面揖者為下射與君同物  
不可南面揖於楹間嫌也

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

不射而挾一  
矢示有事也

遂取扑搯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鄭氏曰於是言立著其位也敖氏曰云遂取  
扑則扑亦在堂西矣所設中之西南其南北

### 主禮纂註卷十五

三十九

亦南於洗而東西則直西雷欤此禮三耦之  
位在東方故司射至是乃得定其位於此亦  
與鄉射異也

### 右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

鄭氏曰司馬師正之佐也負侯獲者也天子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之待獲  
折羽為旌賈氏曰引天子明諸侯亦當然也  
敖氏曰負侯獲者皆士旅食者欵旌謂翻旌  
卿飲記曰君國  
中射以翻旌獲

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

三侯則三旌故曰皆大侯參侯去地遠亦云  
負者但取北面而倚旌也侯侯後命

### 司射適次作上耦射

東面作  
之也

### 司射反位

既作之則反  
不侯其出

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

鄭氏曰上射在左便射位也敖氏曰發於次  
中則上射已在左而並行矣特於此見之也

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

### 主禮纂註卷十五

三十一

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揖並行皆當其  
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

而侯中丁仲切

侯之中則鵠也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  
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于中于中十尺

司馬正適次祖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

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

### 侯

司馬正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西南面立于  
物間南揚弓以命右挾之謂以右巨指鉤弦也

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  
乏聲止

敖氏曰宮商皆謂諸聲宮大商小趨直西至  
乏南又折而北不自笑徑西北行者不敢由  
便也古人步趨有法雖賤者猶謹之而不苟  
若此則其上者可知矣先宮後商乃止亦有  
漸也

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音拱

鄭氏曰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  
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曰  
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  
于乏坐東向偃旌興而俟

三禮集註卷十五

三十一

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

次釋弓說矢拾獲反位

鄉射司馬反位立于射之  
南此不言位宜與彼同

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

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

拾獲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

此指在干侯之獲者大侯參侯者  
亦坐而不獲○按此即與鄉射同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  
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徙之  
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  
相揖適次釋弓說矢拾獲反位

鄭氏曰右手挾矢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  
右乃降待之言獲者凡射皆袒賈氏曰鄉射  
三耦皆袒決遂取弓至卒射云說決拾獲此  
則前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不言袒至此亦言  
襲故見亦袒可知敖氏曰上下射並行而適  
次則曰鄉者幾于次中亦如之明矣位此中  
之位也亦西面北上上下  
凡言三耦之位皆倣此

三禮集註卷十五

三十二

三耦卒射亦如之

三亦當作二  
字之誤也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

三耦卒射反揖扑反位

此不升堂而亦去扑者尊公故也  
○按此惟阼階下與鄉射升堂異

右初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

前相左

出出于次也袒時入次  
今更出次不在位上

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  
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  
以俟

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也敖氏曰此負侯即獲者也如初去侯謂許諾以宮商至之聲止也惟去來異耳三耦所射于侯而已而三侯之負侯者皆執旌以任畢統於尊且矢亦或有遠近故也

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

主禮集註卷五

主三

降自西階出於下物之南還其後而降也北面命之於所設楅之南也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

鄉射記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畢者助載焉實之物執弓爲畢以指授若周禮執受以爲鞭度也敖氏曰司馬正東面立于所設楅之西楅亦南面坐設之畢所以指畫矩置之器以木爲之其長三尺此以弓指畫設楅之如象畢之用故曰以弓爲畢凡以畢指教者皆立于所設器之側

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

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  
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  
興反位

司馬師既乘矢其備若否皆以告于正若不備則正命取矢若備則正亦進撫之也左右撫者左手撫其左右手撫其右以審定其數耳

右取矢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于公公  
許

主禮集註卷五

主四

上告三耦卒射事緩故不升告此欲諸公卿大夫適聞故升但升者是其正故卿射亦升也

右再請射

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  
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

告諸公卿於堂上尊之也耦者謂公卿自爲耦也以耦告亦如命三耦之辭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下文所云是其事也

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  
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

西面北上

教氏曰於此云北面則是命賓及告諸公卿皆卿其位也適次亦謂進而至於次也三耦上也在大夫之上者以其先射尊之三射之南大夫之北宜有間地以待諸卿公之降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

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司射東面亦在次中不言適次者可知也與大夫亦謂與之為耦也

卒遂比衆耦

衆耦士耦也士與大夫為耦者亦在焉

主禮纂註

三五

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

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

為上為群士之上也國又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為耦者卿大夫或有

故或出使數客不足使士備耦

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

于子

士雖為上射其辭猶尊大夫

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

亦如卿射賓主  
人皆未降也

右比衆耦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

鄭氏曰命入次之事也賈氏曰知是命入次之事者上未有三耦入次袒決遂之事下文乃云一耦出明此是入次之事也

一耦出西面揖當楅臬面揖及楅揖

三耦先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當楅臬正南之東面

三禮纂註

三六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

弓下取一个兼諸拊與順羽且左還母周及面

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拊

與順羽且左還母周及面揖

賈氏曰上射去君遠故擯下射而言以其下射若右還周為背若左還向東覆即右還

西面是不背君也上射下射皆南

既拾取矢柶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

鄭氏曰柶齊等之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柶下射故左還而背之



也上以陽為內下以陰為內因其宜可也賈氏曰若上下俱向內是相向為順若上射左還是不故背君若下射右還背君少亦左還初時面向君轉身南面背君多似故背君故為內下射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為內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按捫矢兼挾不皆左還此與鄉射異者

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搯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搯之位也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

以猶與也以耦左者揖之使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

主禮纂註

五卷

三七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

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

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

以授有司乃反位則是主射器之有司不離其位而授受亦可見矣

右三耦取矢于福

司射作射如初

如初亦入次作上耦也

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

馬降釋弓反位

不言說決拾與襲亦文省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昨階

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搯扑遂命釋獲者

設中以弓為畢北面

鄉射曰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教氏曰大史前立於所設中之西於是司射當西面命之既則少西南行而北面以弓為畢指畫以示其處

大史釋獲

主禮纂註

五卷

三八

釋獲者大史也

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太史實八筭

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

鄉射曰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又鄉射釋獲者執中鹿一人執筭以從之教氏曰此不言執筭者又不言太史受筭則是太史自執筭明矣實筭則坐故於後言與是時太史位於中西小史之位亦宜近之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公則釋獲

衆則不與中去聲與去聲

衆耦之射又中鵠而后釋獲若公之射但以及侯為準不又中鵠也或矢到而過獵著于網維之上或矢中他地揚而觸侯或矢已至侯不著而還反皆許釋獲如衆耦則不與于此例也侯身曰躬射角曰舌綴舌曰維繫維日網繫網曰植蓋繫侯于植而網維皆所繫之繩也特網大而維小耳

### 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

此愈優君也中釋獲者亦蕪維網揚觸網復三者而言皆獲者但中一侯則釋獲也

### 釋獲者命少史史命獲者

傳告服不氏使知以上司射所命也

王禮彙註卷十五

王九 川 九十二

司射遂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

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

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個釋

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

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於中興執而俟三耦

### 卒射

此多與卿射同

賓降取弓于堂西

不敢與君並故不待告先取弓矢于堂西以俟也

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

各以其序適次取弓矢繼三耦以南俟射也

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

而俟

君尊若始事也

司馬反位

位蓋司馬正之南

王禮彙註卷十五

甲十一 川 七十七

隸僕人埽侯道

新之也

司射去朴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

告于賓

告當射也

遂摺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弓之決拾于東坵

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授弓授于大射正也拂弓去塵也

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

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筈東面立

凡耦皆相揖而升乃及物君尊不敢抗禮故先待于物又不敢廢物故思立于物北空一筈之地且東面不面南也賈氏曰前文賓降適堂西取弓矢無賓升之文但文不具其實即升矣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

還右還君之右也繼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為下射故也是時君未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

三禮集註卷五

甲子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

從于物

敖氏曰筈蓋竹器決拾在拈時亦宜用筈至是始見之耳射時大射正為司正如故至是暫舍其職而為君執弓重其事也弓射器之主也

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

奠朱極之

鄭氏曰極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帛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也小指短不用敖氏曰拂者拂決極與拾也贊設決與極者為君設之也君極朱而用三臣則用二也士喪禮

曰續極二蓋死時變用續而數則與生時同極之名義未詳

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

堂

此袒於設決之後亦異於臣

小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筈退奠于拈上復位

鄭氏曰既袒乃設拾拾當以襦襦上賈氏曰拾當拾歛膚體宜在朱襦之上故既袒乃設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以決俱一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遂亦當在袒後

三禮集註卷五

甲子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左執

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

大射正執弓不以手而以袂藉之者敬也又循弓隈而執之三分其弓二分在上一分在下左以弣右以簫而授弓而曲肱敬慎之意古人之思緻密矣公親揉之若調弓然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

內拂恐塵及君也以稍屬則鐵在前便於用矣

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

若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

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

留不至也揚過去高也方出旁也左右曰方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也

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

教氏曰俟者將發授之也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為也此與此同皆據下射而言也足以見之矣

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

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

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玷上復位

三禮集註

五卷

云以筭受決拾是公自說之也

大射退反司正之位

云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西之中而與鄉射者異明矣

小臣正贊襲

贊為之襲也

公還而後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

階西東面賓降位也上文賓受獻訖降也階西東面公退云還是其進退亦不由物前也

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

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措三

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

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

如初

公與賓復升即位者公卿以下繼射公與賓當觀之故升就位也教氏曰以上言諸公卿適次此復言取弓矢於次中者明其又深入也

反位亦在此於取弓矢之處為少止耳衆位大夫而下此不分別士與大夫為耦之儀是

如三耦也其以君在故耦不得盡其尊大夫之禮故獲皆如初亦指君以下言也衆皆繼射說見前篇

三禮集註

五卷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

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共

而俟

右再射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

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

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左右

坐撫之進東反位

鄭氏曰異東大夫矢尊殊之也。按公卿皆異東但言大夫者公卿自相對其矢俱束之兩無別也三耦之內大夫與士耦士矢不束而大夫束之故曰尊殊之此文主於束矢見其不在如初儀也束之以茅小臣蓋於委矢之時則為之司馬正撫而進束則撫者撫其末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不言君矢小人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

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主禮纂註卷五

甲五

右再取矢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

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

筭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

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為奇奇則縮

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西坐

此坐字衍此與鄉射同

坐燕飲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

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

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

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

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

還復位坐燕飲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

興共而俟

右告獲

司射命設豐

主禮纂註卷五

甲六

亦適堂西命之命設豐不摺扑以尊者亦或飲此豐上解故也在不勝之黨而不用罰爵者唯

君爾

司空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於楹西降復

位

司空士司空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

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

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楮扑東面于三耦

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

三耦之內雖大夫亦令取於豐者以其作三耦與衆耦同事故不復殊之鄭氏曰執張弓右手挾

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以執弣司射先反位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

司射所命者執弓之儀耳故小射正於此猶作其升飲

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

主禮纂註

卷七

五

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

惟言釋弓襲亦文省

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

于序端

僕人將酌者君使之代第子也自此以下辨為之酌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

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

上飲豐觶皆士也若諸公卿大夫不勝者則不降不執弓其勝耦亦不同升也受觶于席已而

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

齊氏曰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在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

主禮纂註

卷八

五

鄭氏曰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為罰從致爵之禮

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再拜

此以上與騰觶之禮同者也以致者亦奠于薦南

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

奠于篚階西東面立

鄭氏曰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耻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不祭象射爵教氏曰此與賡解之禮異者也所以謂之射爵也○按公本不勝而飲賓乃委曲如此非善處君臣之際者乎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

此耦亦謂士也以尊為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故亦特升飲也教氏曰此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為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為耦者此諸公卿文衍

三禮集註

卷五 三十五

右飲不勝者

記曰若飲君則夾爵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

音獻舊

鄭氏曰為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又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教氏曰為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中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或脫一壺字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

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尊亦侯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之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服不於天子為下士則此亦士旅食者與賈氏曰按上張侯先設大侯以大夫射為將祭擇士人君不可不親故奪其尊雖不又射而豫張大侯至於設大侯之尊乃以君射訖乃設之者許其自優故有不射之理是以不射則不設射乃設之也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

此以前皆以事名之於此始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為大侯之獲者故先獻也以司馬正

三禮集註

卷五 三十六

獻亦異之也獻特蓋亦西南面

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服不由侯而得獻故受爵不近之而近侯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服不與其徒皆在獲所既獻服不又兼獻其徒但經文不具耳教氏曰既拜獻而反位亦為其不拜既爵及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矣

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

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亦以公命薦庶子卿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教氏曰薦於服

不之東祖  
在薦東

### 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

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故氏曰此獲者即服不也變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之而獲也有司與庶子既錯薦俎於地獲者則以爵適右个二人復執薦俎從之薦錯於獲者之南祖在薦南

### 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貳手祭酒

鄭氏曰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為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為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

### 王禮集註

王三

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次疆飲疆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已下祝辭未聞故氏曰獲者南面坐乃左執爵也祭俎者與取樽以坐祭也二手祭酒為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為也

### 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

### 三步東面

左中之祭皆如一禮也卒祭東面變於受爵之時也卒爵與受爵不同而自是一禮耳不釋獲者亦然

### 設薦俎立卒爵

鄉射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卒爵於薦西東面自若也是時司馬師已北面於其東

###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

### 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筐

僕人婦侯道巾車張三侯參于二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皆如服不也亦於服不之位受之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承服不後而洗則是此每獻皆洗也服不祭大侯則是北二獲者亦各就其侯而祭也

### 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設之于乏少南

三侯之相代而獲者凡六人也乏亦三侯之乏也獲者之薦俎設於乏者以其位在是也

### 三禮集註

王三

然則隸僕巾車亦各射其位欤

### 服不復負侯而俟

服不負大侯則其徒代之居乏也是時參侯千侯亦有負侯者不言可知也

### 右獻獲者之屬

###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决拾襲適洗

### 洗觚升實之降獻獲者于其位少南

鄭氏曰獻獲者異文武不同也賈氏曰以其獻獲者於侯西北面受獻婦功於侯是其武獻釋獲者於堂酌酒東面獻之就釋筭之所是其文故氏曰擇弓亦并釋矢鄉射有矢字



洗觚升實之與獲者異蓋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也

### 薦脯醢折俎皆有祭

上祭侯之祭有三此釋獲者止唯一祭耳不言所設之人蓋亦有司與庶子與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筐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

### 三禮集註

卷五

五

五

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搯扑以反位

祭組不奠爵亦賤不備禮辟薦少西之者為復射妨司射視笑亦辟俎也袒決遂授扑以反為將復射

### 右獻釋獲者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

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當聞之也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

### 右三請射

反搯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

執弓亦右挾之序謂每耦以次而出也

### 司射先反位

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即反位三耦自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也云先反位明不俟之也

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小射正司射之佐

### 三禮集註

卷五

五

五

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

鄭氏曰皆進當福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教氏曰如初位者適次繼三耦以南也云如初位云入于次見其所進者又深也執弓亦右挾之皆進謂出次鄉西行之時也上下射當福而進坐說矢束俱北面說之也然則鄉射之大夫說矢束亦北面明矣既說則上射少西而反東面下射少東而反西面乃拾取之

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

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母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

鄭氏曰訖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也諸侯卿大夫自為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者說束拾取在後

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

三禮集註卷五十五

五十五

此或言適次或言入于次亞文也

右耦皆取矢于楅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

如初者謂所作者唯上耦而已作舉反位

司馬升命去俛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亦皆如初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昨階下

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

鄭氏曰請奏樂以為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射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以用應樂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

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賈氏曰射用應節為難者但禮射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又須中於侯名為應節

司射揖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

命樂正者東面遂命之

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

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間若

三禮集註卷五十六

五十六

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

鄭氏曰狸首逸詩魯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魯孫魯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魯孫侯氏是也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孤矢之威又言小大莫知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

按狸首以節射亦解見射義

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

三耦卒射之後其儀多矣此特見其一耳

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

鄭氏曰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機不天應樂辟不敢也志意所擬度也教氏曰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按樂作而后就物雖首七節三節以聽此就物不嫌其遲但不以樂志謂遲速從心其機不天應樂則既垂王制制禮之意又失自已中和之德此乃后世逢君之惡者之所為恐非禮經垂訓之旨也

### 卒射如初

自公卒射以至賓反位皆如前儀

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

### 卒射降反位

三禮集註卷五

五七

三事皆如初也降反位指衆射之耦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

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 右三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

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笑如

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 右取矢告獲如初

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

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

### 右飲不勝者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蕪諸弦面鏃

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

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

蕪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

後弦字下脫射字

### 卿大夫升就席

三禮集註卷五

五八

不言諸公者何知也諸公卿大夫既升士亦當反西方之位矣

### 右耦皆取矢于福

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

退福解網小臣師退福中人量人解左下網司

馬師命獲者以旌興薦俎退

退福亦於次司馬正於此命解網則是解者繫之明矣卿射曰脫侯之左下網而釋之

###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笑而侯

鄭氏曰諸所退射器皆侯備若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賈氏曰射已三番於後或射或

否臣不敢又君射故備擬之也前辟薦且今既退中與笑薦組不可虛留明亦退之可知款氏曰亦小臣執中太史執笑也退中與笑亦於堂下既則太史與小史俱復位於東

### 右射事止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

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反位

此一舉解當在未立同正之前乃以射故在此也

右公爲大夫舉旅

此以下有與燕禮同者不重釋

三禮集註卷五

李九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

俎公許

鄭氏曰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李賓之曰馬字疑衍

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

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

如賓禮謂亦各卿其席取之也賓而下皆自執俎以出者臣禮也其從者不得入路門

大夫降復位

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故降復位云門東北面位者謂初小臣

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款氏曰大夫降者欲與賓同說屨而升也

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正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宰徹公俎然則上之設公俎者亦庶子正故鄭氏曰降自阼階若親徹也

右徹俎

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

與大夫同升宜近

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

三禮集註卷五

李

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

畢命以我安矣臣之於君尚猶踞踞至此乃安皆說屨於階下也

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

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

反位坐

右說屨升坐

主人洗酌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

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解南北面東司正為上

鄭氏曰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賈氏曰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事二人此小射正執事非一人皆同薦不言其數者文不具教氏曰射人即薦之為司射者亦大射正也射人與司正同薦

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按此與燕禮同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

三禮集註卷之十五

本

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按主人執虛爵以下與燕異

右主人獻士

賓降洗升勝解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

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

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

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荅拜賓反位

此觚當為解此與燕同

右賓勝解于公

公坐取賓所勝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爵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鬯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鬯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大夫立卒爵不拜賓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食于西階上辯士旅酌

三禮集註卷之十五

本

三

此以燕禮同

右公為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廢子

獻廢子則正禮畢矣故不獻獻爵之禮廢子以下最後得獻復射在獻廢子之前也

司射命射唯欲

及諸公卿大夫欲射者則射不欲者則止人之力量弱不同故有至是而不欲射者故以唯欲命之然則正射之時自諸公以至于士無有不射者欤

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拜

敖氏曰降拜拜君命也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其與君為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唯欲之命也

### 壹彘中三侯皆獲

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彘一矢而已以其一獲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時而然也上云退中與笑而侯至此亦設中執笑而什獲矣什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

### 右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献庶子于阼階上如献士之

禮辯献降洗遂献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

三禮集註卷十五

李三 四十九

上如献庶子之禮

右献庶子左右正內小臣

無笑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

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

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與授執散

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

者與以彌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

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

命徹罍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

東上再拜稽首

受賜之下當有爵字卒爵之間當有受字餘皆如上篇

公受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

於是言公命可見上文凡小臣正辭者皆公命之也

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笑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

三禮集註卷十五

李三

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太燭於庭閣

人為燭於門外

燕禮曰閭人為大燭於門外

右無笑爵

賓醉北面坐其薦脯以降奏陔

賓入奏肆夏出奏陔夏王朝禮也大司樂職曰賓出入奏肆夏

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

肅首言工旅食之位在南者為辟射位也此見鐘人於門內雷豈既射若已献則復正位

於門  
西手

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驚

入謂降而入於內驚夏亦九夏之一以鐘鼓奏之今亡驚上似脫奏字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者為奏驚而見之也公入而奏驚夏亦盛射禮也出時不奏亦遠辟天子之禮也大司樂取曰大射王出入今奏王夏

右賓出公入

按禮記射義附在鄉射之后此不重列讀者考之

三禮纂註

卷五

三禮纂註卷之十五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六

儀禮

聘禮第八

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有盟會之事則以事見久無事而問禮濶非邦交之義也故使卿相問大問曰聘小聘使大夫此篇主言次國大聘之禮於五禮屬賓

三禮纂註

卷十六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

君與卿圖事大國有三卿與君謀國政者故欲行聘必與卿謀之既與卿謀其聘事遂即三卿中而命一卿以為使觀下文宰書幣命戒則此使非次卿之司馬即三卿之司空也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敖氏曰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也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如如其禮辭也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宰傳君命司馬戒衆介衆介偕行無專對之責故受命不辭上介君親戒之衆介命司馬戒之亦異尊卑也

###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宰掌制國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

### 右命使介具聘物

按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又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浚禮又曰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費觀此則書幣與官具之當風戒明矣

### 三禮集註 十六卷

### 及期夕幣

至改行之期前一夕陳幣而晨之

###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夕幣亦朝服重其事也必帥衆介同事則同心也

###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布幕者將展幣于其上也于寢門外者敬其事於正朝之處也鄭氏曰管猶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

###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

### 奠幣于其前

賈氏曰官即上文官具者也陳者陳於幕上所奉以致命者下文享時致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者是也此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敖氏曰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於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左皮尊故加幣于其上馬入則亦右牽之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亦西享夫人者在東

###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

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使者須視幣故在幕南也敖氏曰北面蓋在雉門內之右宜卿也

### 三禮集註 十六卷

###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卿大夫當北面今西面是辟使者

###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出門出寢門也南鄉以臨陳幣處

### 史讀書展幣

敖氏曰書謂書享幣之數於方者展謂詳視之下云拭圭遂執展之足以明之矣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按上文云宰書幣此云史讀書舊說皆謂書其所用聘物古者邦交必有詞命此書當是問聘之詞也故下文又云使者受書授上介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

展畢宰執書以告備具因以書授使者使者受書以授上介

公揖入

揖使者弁群臣也

官載具幣舍于朝

載載之於車也舍于朝待旦乃行也官謂官人之從賓行者古者載幣之車以人推之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鄭氏曰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所受書為當復展也賈氏曰註言上介出不言餘人出則舍

于朝以

守幣也

右夕幣一日授使幣

按夕幣之禮但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圭所以聘也束帛所以享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侯使者釋幣於繡釋幣於行乃遂載楨帥衆介以受命於朝於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圭所以謹之重之也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繡

為君出使故謂之賓天子諸侯將出告辭朝大夫告繡而已九釋幣設洗盥如祭卿大夫之服以朝服為正故入廟亦用之將出而釋幣于繡象生時出必告也

有司筮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左

再拜祝告又再拜

賓在廟中故又稱主人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筮几亦蒲筮漆几室中與也筮亦東面而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

此正所謂釋幣于繡也九告有牲幣今無牲直用幣也其幣乃玄纁其數則一束也夫八尺曰制十物曰束每二制合之十制五合為束又五合之中玄以三纁以二此所釋之幣也奠于几下而出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

實于筭埋于西階東

鄭氏曰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按埋者即祭瘞之意禮神之物終為神用也

又釋幣于行

此將行而輟祭之意非五祀之行也敖氏曰將有事於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亦告為君使也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之

遂受命

受命謂帥介以受命于朝也  
言遂者自是出不復入也

上介釋以如之

如其于禰  
與行也

右釋幣一曰釋于禰及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壇帥以

受命于朝

使者載壇表行色也通帛曰壇朝謂受命之處路門之外使者北面東上

君朝服南鄉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

孟春

君遣使必朝服重其事如見彼國君也使卿進使者加禮也面命而行如下文所云也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

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

上文卿進使者故使者入衆介亦隨入皆北面君又揖使者進之將面命之也又進上介立于使者之左使之接聞命也敖氏曰入入雉門而右也接聞命釋所以立于左之意其實此時君未發命也上介必有接聞者爲使者或有故則上介當攝使事故宜與聞之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番纁不起而授宰

至此乃授使者以圭也敖氏曰櫝藏王之器西面坐啟之則是近於君而或在其東矣纁

以帛爲之表玄裏纁所以藉王而又揜其上者番纁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纁垂授王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於其右亦坐受之

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

鄭氏曰屈纁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曲禮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敖氏曰屈纁以纁揜王之上也

使者受圭同面番纁以受命

鄭氏曰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敖氏曰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孟春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

使者受圭受命又同面命并圭以授于上介也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衆介不從

賈人亦同行者授圭於賈人令其善藏之也上介授賈人訖當復入故衆介不從以待之賈人取圭至此凡三授受或番纁或屈纁蓋相變以爲儀然亦莫不有義焉上介出授賈人賈人以他櫝藏之

受享東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東帛加

琮皆如初

上授主與命此方授以聘幣璧也鄭氏曰享  
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  
緇也夫人亦有聘享以其與已同休為國小  
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  
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  
有加以德也賈氏曰前陳幣不陳圭璧琮是  
以至此始言而復連言束帛玄纁以其是相  
配之物也故氏曰凡以玉帛之屬為禮其相  
敵以上者皆曰享束帛加璧者束帛之上加  
以璧也加琮亦然此二束帛即鼎之所展而  
官載之者至是復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之  
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夫人之聘  
璋享璋謂君復以二器聘享主國夫人也聘  
享主而并及其夫人所以見敬愛主君之至  
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足以明之矣  
聘君用圭夫人用璋享君用璧夫人用琮尊  
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為信也享用璧琮以  
為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  
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其  
將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則有之諸侯  
相朝無是禮也

遂行舍于郊歛殯

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舍于郊則不宿于家矣歛殯者就道也

右受命遂行

按纁有二種然言纁又言籍者承玉繫玉二  
匣皆承藉王之義故言藉也但藉字又有一  
義曲禮云執王其有藉者則賜無藉者則襲  
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

其人則襲也所謂有籍者謂璧琮加於束帛  
之上當執璧琮其人則賜也曲禮所云專指  
圭璋特達而襲璧琮加帛而賜一條言之先儒  
乃以執圭而垂纁為有籍執圭而屈纁為無  
籍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  
載之惑矣蓋詳經文賜襲是一事垂纁屈纁  
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始焉賈人取圭垂纁  
授宰宰出纁授使使垂纁授上介介垂纁授  
賈人是時授受凡四易有屈垂之文無賜襲  
之禮也至主國行聘禮賈人取圭垂纁授上  
介介不襲屈纁以授賈經明言不襲是有垂  
屈之文無賜襲之禮也及賓登堂襲執圭公  
襲受及公授王宰而後賜降是主賓授受則  
襲既授宰王則賜故鄭註云凡當盛禮者以  
克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此言則是  
也當主賓授受曾不見有垂屈之文聘畢還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

請帥莫幣

過他邦必行假道之禮以求帛致命次介將  
之因請帥已道路所當由行處也必莫帛者

以禮假道也

###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敖氏曰君許乃可受之受幣蓋亦有辭文不具耳於其奠幣未即受者不必其君意也

###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豢介皆有餼

李微之曰實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豢則無米可見矣敖氏曰以牲之生者與人曰餼實則太牢上介則少牢群介則特牲也豢豢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豢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餼積唯若是以所以降於主國之禮實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為不厚矣

### 士帥沒其竟

上文請其帥道故以士帥之盡其境而退

###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吏

### 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

此誓其從旅在途毋犯令也出使亦有司馬所以繩緝下人鄭氏曰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于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正軍法者執策示罰賈氏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言之今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以上文設彼國禮此更却本而言之也敖氏曰昭六年楚公

子棄疾聘晉過鄭禁芻豢不入田不焚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屠子廢小人降此所誓者其類之乎

### 右假道

他國一日過

### 未入竟壹肄

未入所聘之國竟先肄習聘之威儀

### 爲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

賈氏曰觀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壇止壇土爲之無成又無尺數是象之也壇土畫外垣是無宮也敖氏曰築壇而卑曰壇壇爲壇壇象堂也壇卑故畫地爲階

### 主禮集註

十六卷

十一

必畫階者習升降之儀也帷其北象房室以爲堂深之節無宮謂不爲外垣亦不以他物象之也

### 朝服無主無執也

不立主人不執王惟習其威儀而已

### 介皆與北面西上

賈氏曰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威儀少故略之但習入廟門聘享布幣授王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

### 習享士執庭實

鄭氏曰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

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公事聘享致命之事私事私覲私面也

右習儀

及竟張壇誓

張壇與誓並如上文鄭氏曰張壇明事在此國也張壇謂使人維之

乃謁關人

古者竟上為關入其境則謁關人禮也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

圭禮纂註

今本卷

十二

三

關人問從者幾人

關人問從者人數為當共委積之具也

以介對

不以人數對但以所與受命者對讎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介子列國是以貴之以介對則人數亦在其中也

右及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既謁關人因止於竟未敢輒入而關人奔告於是君使請事而

對遂帥之以入也

八竟歛壇乃展

歛壇變於始入也展展幣也重其事故展視之周慎之至也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

人北面坐拭圭

展圭幣必朝服不敢褻也必布幕重其事必有藉也乃開橫而拭圭謂拂拭之也

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

既拭乃執而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圭禮纂註

今本卷

十三

三

退圭

既展乃退而藏之干櫨

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

皮上上介視之退

會合也亦既拭壁乃執展之不言展幣者文略耳壁會諸幣上介乃視之聚於圭且欲弁

視幣也退復位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

馬亦在展列故在幕南亦以壁會於幣乃奠之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

于賓

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放氏曰展璋如展丰展琮如璧無以異告之者告展畢也既告乃退璧琮與皮幣

有司展群幣以告

群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也有司自展既則以告上介介亦告于賓此皮幣蓋不陳於幕辟君禮也群幣且展之則享幣可知

及郊又展如初

主禮纂註

十六卷

十四

三百三

上及境而展此及郊又展也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

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鄭氏曰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于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放氏曰幣亦燕王而言展之於賈人之館展事將終禮殺而由便也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為禮則不假及此所以屢展而不厭其煩

右展一曰三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旌

入近郊張旌者示將有事以自表也

君使下大夫請行友君使卿朝服束帛勞

鄭氏曰請行問所之雖知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

敖氏曰前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不答拜者凡為人使不當其禮下聘賓亦然放氏曰賓禮辭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若士請事大夫請行則上介出請入告而賓即出拜于門外不迎之以入以其不受幣也上不言出請入

主禮纂註

十六卷

十五

三百三

告而於此言之者禮簡者其文或略禮繁者其文必備經之例然爾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鄭氏曰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使也入之臣受勞於堂賈氏曰下記云登聽命知受勞於堂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東面者卿賓也入入門左也致命致其君命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

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

老幣出迎勞者

賈氏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老之類敎氏曰勞者出俟於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迎而告以欲饋之之辭老說見昏禮

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

鄭氏曰設於門內物四曰乘皮麋鹿皮敎氏曰賓先入西面勞者從入東面乘皮設亦宜在門外之西其於勞者之南歟

賓用束錦饋勞者

儀之也勞者之來又已之賓也敎氏曰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

主禮纂註

卷十六

十六

三百三

之幣同因事而用幣於賓謂之饋所以見殷勤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

再拜稽首尊國賓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

賓亦再拜稽首答其禮也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前設乘皮此故揖從者執皮而出也敎氏曰勞者已就幣不可復執皮故揖執皮者欲其為已執之以出也公食云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出則幣與皮各有

受之者不言者可知也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

其實棗栗擇蕪執之以進

鄭氏曰使下大夫下君也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簠而方如今塞具簠簠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簠蕪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敎氏曰夫人使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聘享已也竹簠而方變於食器也古者盛黍稷之簠以瓦為之後或用竹制亦不方是其異於此者也蕪執之也擇治之謂去其皮也蕪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歟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主禮纂註

卷十六

十七

三百四

鄭氏曰授受不游手慎之也賈氏曰初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手為不慎也

賓之受如初禮

如卿勞之儀

饋之如初

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勞賓賓饋之皆以束帛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

右請行郊勞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道之人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方問切

鄭氏曰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釋此辭主人

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

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遷主所在曰祧言祧

賓曰侯問

鄭氏曰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

主禮集註

侯主人之服是亦緣主人意而為之辭大禮

而倉卒受之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賓至此館主人以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賓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遂再拜

鄭氏曰卿不俟設殮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

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朱

子曰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殮字而但云致命註疏何以見其為致殮耶詳又見下章故氏曰致命者致其君致館之命也致命于門外者以無幣也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司儀職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郊勞之儀是亦於堂也

右致館

朱子曰註云無致殮今按非是詳見上下

文司儀云如郊勞也不償耳侯伯之臣致館于

庭不言致殮者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也下記

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償知此亦然也君於聘

大夫不致殮者本經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

殮此致館下亦不云致殮是五等之臣皆無

殮也○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

于工商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宰夫朝服設殮

故氏曰宰夫士也以奉君命故亦朝服徒有

食而無他饌曰殮王藩曰不食肉而殮是也

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太牢其上

有簋簠豆鉶之屬乃云殮者主人之謙辭所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鄭氏曰中庭之饌也饌熟也饌在西脰在東象春秋也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陳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膾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如陳饗餼者如其死牛教氏曰牢太牢也太牢牛羊豕各一也饌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饌在西脰在東以西為尊也腥減二鼎亦明其輕於饌也此殯牢二不視其饗餼之死牢者別於朝君之禮也

###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銅兩簋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銅兩簋

主禮纂註卷十六

二十一

信昌

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餼

###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禾豪實并刈者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 薪芻倍禾

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饗餼

###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

### 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

西鼎七無鮮魚鮮腊

### 衆介皆少牢

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訖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四銅四壺無簋賈氏曰知鼎五者以賓九上介七衆介當五降殺以兩

### 右設殮

### 厥明訝賓于館

以君命迎賓謂之訝

###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主禮纂註卷十六

二十一

信昌

鄭氏曰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朝皮弁服入于次者侯辨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惟為之教氏曰皮弁者放其君揖朝之服朝聘必用皮弁者宜加於朝服一等也侯國君臣日朝朝服視朝乃皮弁

### 乃陳幣

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主率賈人執纘而俟放氏曰惟幣陳之圭璋璧琮皆在纘也事至乃出

### 右賓至朝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

承紹云者皆有為之先之辭周禮言天子之  
賓者於上公則五人侯伯則四人於子男則  
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為差此則言上賓承賓  
紹賓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賓三人而  
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  
於天子也此賓雖有三人惟上賓專相禮事  
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也諸臣上賓  
云請事則為上賓可知請事云出則諸者常  
近於君所矣請事之辭蓋曰寡君使某請事  
是時賓即位於西方東面介立于其東南北  
面西上賓者東方西面請事賓對賓者乃入  
告於公矣諸侯相朝則上賓傳主君之命以  
請于上介上介以告于朝君又以朝君之命  
告于上賓所謂交賓也聘賓臣也故親對而  
不交賓云出請事而不云入  
告省文也後多故此

主禮集註

卷十

二十二

四百

###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敖氏曰於此乃迎賓于大門內則是賓者出  
請事之時公猶未出中門也大門內者其在  
門右西面歟此大夫亦謂上賓也云納賓則  
為上賓可知故變言大夫與卿為上賓之文  
互見以明卿亦謂之大夫也此與上經言賓  
者之意略同皆錯綜其文以見義爾左傳於  
列國大夫或見其名或見其字與蓋得此  
法也納賓亦西面卿之其辭蓋曰寡君須矣  
吾其入也既則道之以入於公之迎賓也  
諸賓皆從之上賓出納賓而承賓紹賓則皆  
立干門  
東北面

### 賓入門左

賓入門左當東面卿公介亦立于其東南北  
面西上上賓亦入門而右王藻曰賓入不中  
門不履闕又曰公事自  
闕西正謂此時也

### 公再拜賓辟不答拜

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於入門  
右之處明矣公迎大夫乃再拜者尊國賓也  
賓不答拜不取以賓自處也

###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鄭氏曰每門每曲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凡君  
與賓入門必後君介及賓者隨之而君  
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王藻曰君入  
門介拂闕大夫中振與闕之間士介拂振賓  
入不中門不履闕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

主禮集註

卷十

二十三

四百

門之正也不取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賓者  
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  
人之積賈氏曰諸侯三門畢應路則應門為  
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  
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廟居中二  
昭居東二穆居西兩皆別門門外西邊皆有  
南北兩牆隔中夾通門若然則廟已西隔牆  
有三則閣門亦有三東行經二門乃至大祖  
廟門中則相揖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  
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言凡君與賓入門賓  
必後君者非只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廟廟  
燕禮向路寢皆當然也自君入門不履闕  
亦是通法又曰以一闕言之君最近闕亦拂  
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闕而過所以與  
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既出迎賓主若  
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闕之內賓於西闕之內

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闕之外上擯於東闕之外皆拂闕而入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擯與闕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有拂闕如是不踰尊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闕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門中門之正者兩闕之間一卑不踰尊上介以君為尊朱子曰按江都集禮廟制諸侯立廟宜在中門之外左右者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此與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門闕之說與王藻註疏亦不同今見下記敖氏曰諸侯三門庫雉路則庫門為大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而至廟此每門指閣門與廟之中門而言也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之廟以次而西廟各有大門者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兩邊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敖氏曰廟未許其為何廟以差言之則受天子之聘宜於大廟受諸侯之朝若聘其於高祖而下者歟公揖賓而入禮之也凡主人與賓揖而入門者有二義俱入則為道之自入則為禮之公先入俟賓於內也擯者隨公而行而入負東塾東上中庭東方南北之中入

而侯賓於此尊也若敵者則侯於門內公立蓋西面

賓立接西塾

門側之堂謂之塾接西塾者在其南而東上也立於此侯時而執王也介立於西南東面

右迎賓

凡進既設擯者出請命

上文云先君之祧既拊以侯至此乃設几進以受其聘命鄭氏曰有几進者以其廟受宜皆謹問不敢必來已國不正言之至此正問

賈人東面坐啟牘取圭垂纁不起而受上介

王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上介受圭於其左亦東面

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

鄭氏曰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也屈纁并持之也曲禮也執王其有藉者則賜無藉者則襲敖氏曰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聘時執王者必襲也授賓東面於其右

賓襲執圭

劉氏曰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  
王藻曰服之襲也克美也賈氏曰臣於君所  
合禘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為敬若又盡飾  
而禘則掩蔽執王之敬故不得禘也敖氏曰  
襲謂襲上衣不見禘衣也聘以圭為尊以襲  
為異王藻曰禮不盛服不克襲而執圭以行  
禮欲其稱也不言  
垂綵可知也

### 擯者入告出辭王

敖氏曰辭之者以其禮太崇也此辭亦禮辭  
耳賓對則擯者復以入告而出納賓也辭對  
之言春秋傳有焉

按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王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昭臨魯國鎮撫其社稷  
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

禮集註

卷十

王不

言

足辭也寡君欲徵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  
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

### 納賓賓入門左

賓此時猶待納而  
後入敬之至也

###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

隨賓入也介無  
事止於此

### 三揖

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  
揖敖氏曰於賓入門左而揖參分庭一在庭

而揖又皆行至於參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  
揖也賓至四方之中庭公乃與之皆行

### 至于階三讓

公必讓升  
者賓之也

### 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

公升二等賓乃升臣也西楹西言  
其東西節也當在楹西少北

### 擯者退中庭

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至是而退立于  
中庭則是擯者從公而立于階不可知矣

### 賓致命

致其君  
之命也

禮集註

卷十

言

### 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

擯者進什辭於賓相公拜也公必退乃進者  
禮以變為敬也必待擯者進之然後拜尊者

之禮尚多儀也左還乃當楣則公卿者亦當  
東楹少北矣以此見賓立之處必不正

西也此拜  
為將受王

### 賓三退負序

三退三遂適也不言辟者以將授王也與尊  
者授受於堂禮重故其儀如此再拜之間賓  
凡三退見其頃刻不敢安也三退則負序而  
立矣此拜非為已然猶不敢自安若是敬之

也至

公側襲受王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鄭氏曰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中堂南  
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  
君行一臣行二故氏曰側襲尊賓也襲不著  
其所是於拜處為之也此受王之儀公西面  
東賓東面授也東楹之間四分楹間一在東  
也九在堂上授受幣之禮敵者則在兩楹  
之間主人尊則於東賓尊則於西又皆于遠  
近為差此聘君於主君其尊同聘君之命宜  
降於主君一等故使者就主君於東楹之間  
而授王也中堂者其九授受贊幣者南北之  
數節

三禮集註

卷八

三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反其位無事也負東塾  
則其位在士之東矣

賓降介逆出賓出

逆出由便也賓  
出聘事畢也

公側授宰王

授王於上公尊王也公受王時垂纁宰既受  
之則屈纁矣

禘降立

鄭氏曰禘者免上衣見禘衣當盛禮者以充  
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

王藻曰裘之禘也見美也故氏曰禘者免上  
衣而見禘衣也朝祭之衣以禘為裳故當盛  
禮則襲以為敬而盛禮畢則禘而復其常也  
九禘衣不必與上衣同

右聘聘禮

記曰卿大夫誦大夫士誦士皆有誦又曰宗  
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朱子曰按周  
禮幕人掌相會共帷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  
字恐誤司儀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  
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  
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受幣下出每  
事如初之儀曲禮曰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  
振與闥之間士介拂張賓入不中門不履闥  
公事自闥西私事自闥東大夫見於國君君  
拜其辱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唯大聘

三禮集註

卷九

三

有凡進○禮不拜至○辭無常孫而悅辭多  
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  
子以君命在寡君君拜君命之辱○上介執  
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  
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  
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  
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允執  
圭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上左  
手行不舉足  
車輪曳踵

擯者出請賓禘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請即所謂請命也璧降於圭故禘而奉之許  
之者既受其大則不必辭其細也賓出則禘  
矣言於此者亦因事見之  
許其入其辭蓋如納賓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涉反

鄭氏曰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庭一在兩賈氏曰刻特牲曰虎豹之皮亦服猛也束帛加璧在德也故氏曰入設亦設於西方而西上攝說見士昏

賓入門左揖讓如初

此時介亦入門左

升致命張皮

張者釋皮之外足見文也

王禮纂註

三十一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

再拜受幣儀亦如初受幣亦燕受王而言從東方來由客後而西居其左而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

賓出當之坐攝之

敖氏曰賓降而當皮之西士乃坐攝之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鄭氏曰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賈氏曰如入左在前者皮四張三人入門時先者北面在左西頭為上餘取皮向東者亦左在前向東為次第也云皮右首者變于生者

也曲禮云執禽者左首士相見摯用雉左首奉之下大夫執鴈上大夫執羔如執雉皆左首敖氏曰右當作左士昏皮左首此亦宜然入時不言左首故此因見之東適東壁也亦逆退此庭實之儀當與昏禮參看

右享

記曰及享祭氣焉盈容衆介比而踰焉○凡庭實適入左先皮焉相間可也實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鄭氏曰如公立于中庭以下敖氏曰聘享皆致聘君之命也夫人不可以親受君代受之

王禮纂註

三十一

右聘享于夫人

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有言有所告請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傳臧孫辰告釋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故氏曰若有言但聘以達之故卒聘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

右因聘有言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上云請命此云請事者以其將命之禮已畢也

賓奉束錦以請覲

卿大夫見國君當贊羔今聘禮已畢而私覲與平日見國君不同故以束錦覲者以卑見尊之稱伸其私敬也

擯者入告出辭

主人辭不敢當且欲先醴賓也

請醴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

主禮纂註

十六卷

手十

言七

請禮之禮當作醴是禮主於醴故雖幣猶以醴名之辭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寡君有不腆先君之禮請醴從者賓曰使臣既得將命矣政辭曰寡君固曰不腆政固以請曰其辭不得命敢不敢從

宰夫徹几改筵

將醴賓徹神几改布賓席也賓席東上公食曰蒲筵常緇布純如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司几筵有五几卿大夫漆几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

鄭氏曰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賈氏曰前聘享俱是公禮故聘而享公不出迎此禮

賓是私禮故云更端而出迎也愚按疏云私禮非也亦公禮也但前者之聘享聘賓禮也此之醴主國之禮也故曰已之禮更端也

公升側授几于序端

敖氏曰公升亦如初也公與賓升皆北面當楣而立不拜至醴賓之禮當拜至此不拜其辟朝君之儀禮歟周官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登拜拜下云賓亦如之則其儀禮拜至可見矣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

內拂不欲塵垢尊者也先言拂乃言奉是拂時几猶在地也奉兩端橫執之至設時乃縮也宰夫橫執几而奉兩端別於賓主也賓主授受則各執一廉進進于序端南面以授公

主禮纂註

十六卷

手三

言六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

宰夫既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既拂也振袂去塵也中攝之謂二手於几之中夾攝之也授几而中攝之亦君禮異也進西鄉于筵前賓是時猶在西階上北面

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公攝几西鄉擯者以告于賓時尚未設几也俟公拜乃設之

公壹拜送賓以几一拜者送几之常禮也賓

公一拜送賓以几一拜者送几之常禮也賓不敢當故辟

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拜稽首

公拜畢北面設几賓不降於階上答拜公一拜而賓再拜稽首者公尊也不降者辟禮也

宰夫實解以醴加柶于觶而枋

鄭氏曰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解以醴自東箱來不東撤不訝受也賈氏曰宰夫上授几時自下而升東箱今當亦然經不言者略賤也不言訝授者蓋面何賓宰夫來公傍側金授與公故不面撤教氏曰宰夫酌醴而枋而並授賓者授解之正禮也說見士冠

公側受醴

禮記卷之十

三

三百七十九

公受醴將以飲賓也公既受醴亦進逆前西北面

賓不降堂拜進逆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

鄭氏曰賓一拜者醴質以少為貴教氏曰一拜亦受醴之通禮必著之者嫌賓拜當再拜稽首也賓於公乃不降而一拜亦辟受幣之儀也授几授醴其禮均而賓之拜不同者彼答公拜此則元拜不無輕重也位西階上北面位

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逆攬者退負東塾

籩豆者一脯一醢之器也攬者退負東塾者時賓方有祭薦祭醴啐醴之儀其事稍久故於此俟之凡攬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皆視後事之久速以為節

賓祭脯醢以柶祭醢三庭實設

賓方祭薦祭醢而庭實設此亦禮之節也庭實設于西方西上

降筵北面以柶蕪諸解尚攬坐啐醴

音

先左手執解右手以柶祭醢訖降筵北面乃以柶蕪并於解捧之蓋右手執柶并執解也尚攬以攬在上也必以柶蕪諸解者欲便於啐醴也必尚攬者欲便於建也

公用束帛

凡言用者皆敬而尊之意禮賓而用束帛庭實禮之盛者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

禮記卷之十

三

上言蕪柶尚攬則此建柶亦尚攬明矣故不言叔奠奠解也

攬者進相幣

攬者向退負東塾至此乃進而相賓相幣贊其授受之禮也

賓降辭幣

不敢當盛禮也

公降一等辭

辭者止其降且不許其辭

栗階升聽命



前降而辭幣因公降一等辭故升而聽命主

降拜

為將受幣

公辭

辭其降拜也公先已降一等故於此不降

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

賈氏曰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已禮以禮未成故不北面故氏曰當東楹當其

三禮集註

十六卷

手本

北也其南北亦中堂受幣當東楹其視為君將幣者又近東矣俟送幣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鄭氏曰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故氏曰公一拜而賓即降不敢安受尊者之拜因辟之而遂降也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也此皆所以相尊敬也

賓執左馬以出

庭實有馬也賓親執之敬主人之賜也效馬者并左右勒授之故氏曰左馬者上也故賓親執之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於西方而西上也主人庭實之位乃如賓者因賓禮也左

幣乃北面左執馬右還而出凡賓受主人禮其於庭實可以執則執之與主人之受禮異也賓出而公降立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故氏曰從者介賓之私臣也受馬云訝則幣金受矣受幣訝受馬皆變於賓主授受之禮也四馬皆訝受者賓既執左馬則余馬已悉為賓物公之士代之牽出耳故從者與受之同於賓

右醴賓

賓覲奉東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

三禮集註

十六卷

手本

再拜稽首

東錦十端也乘馬四馬也入門右以臣禮見也奠幣不敢授也北面再拜稽首致恭也公不答拜未敢受也總者以物合乘馬之八轡而牽之又用二人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扣一足也

賓者辭

辭其用卑者之禮

擯出

覲事畢而出亦不受其辭

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

于東塾南

取幣牽馬以出將還之也  
西面于東塾南向賓也

擯者請受

其辭曰寡君  
使某請受

賓禮辭聽命

賓受其幣贊者受  
馬姑受而再設也

牽馬右之入設

禮記集說卷之十

三十

言

鄭氏曰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  
任右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伸也曲  
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敖氏曰云右之明  
牽者四人也二人受於有司而后四人牽之  
用四人則左先隨  
入而設於西方

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此以客禮入  
故入門左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公揖讓如初升仍以賓禮見也先北面再拜  
以賓奠幣禮意隆也敖氏曰公升即當楣北  
面賓升西楹西面而公乃再拜公升不西而  
者以賓不稱覲也不稱覲降等者之禮也亦

以其鼎已奠幣拜於入  
門右之位故爾

賓三退反還負序

敖氏曰反還者反西面而復東鄉也三退而  
反還愈不敢安矣聘時執王故不敢反還

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

振幣去塵而進以示敬  
也東楹北面禮愈恭也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

受馬自前便於牽也牽馬固以首也適其右  
受便所授也授已即自前而去也

牽馬者自前西乃出

禮記集說卷之十

三十

言

賈氏曰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既  
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不須由馬之前  
其次東三四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故云牽  
馬者自前西乃出招三人而言也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

鄭氏曰拜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賈氏曰  
此言賓拜送幣者私覲已物故也前享幣不  
拜送者致君  
命非已物也

拜也君降一等辭

先階東拜送君已辭矣辭而仍拜故君降一  
等再辭敖氏曰辭者止其又拜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

君降再辭擯者尤恐賓未已拜也故為君申意其詞如此言雖將拜起也語溫而意懇矣鄭氏曰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賈氏曰唯此及公食皆著其辭煥然可見敖氏曰君降一等辭而賓又將拜故擯者云然從謂從賓而降也公降一等耳乃云從者為臣降一等與敵者沒階之禮同也此禮猶辭多矣未有著之者是時賓主相接惟敬兩盡故特見之食禮亦然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

賓因公降又有擯者之言乃已拜而升公西向則有侯拜之意矣賓乃成拜

公少退

三禮集註 十六卷

四十

二百九十一

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

公降立

右私覲

記私覲愉愉如也出如舒鴈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

請覲

鄭氏曰玉錦錦之文織縹者也有以少文為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

鄭氏曰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鹿皮賈氏曰賓用馬今介用皮故云變也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皆指眾介也贊者奠皮而出

擯者辭介逆出

擯亦辭其用禮介亦以事畢而出

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

出請受

亦如前卻賓之禮也

三禮集註 十六卷

甲一

三百九十二

委皮南面

賈氏曰皮入右首右先故南面橫委於門中當門北上執皮者北面受之而乃入便也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請受請于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文也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敖氏曰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此時統於尊者而不敢異之也

介既受幣贊者乃南面取皮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

公再拜

鄭氏曰先皮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敬授之義

鄭氏曰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敖氏曰公拜蓋西面也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

敖氏曰進者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反左而北面公還南面受幣也此發於入門左之位而云自皮西進則是凡庭實皆設于西方參分庭一在南明矣介退公復西鄉介拜亦北面不受于堂者公尊則介禮宜遠別於賓也

玉禮集詳

卷十

三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

公不離位宰就而受之殺於賓禮也云自公左則受之於公可知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

有司至是乃舉皮亦異於授皮之節也

擯者又納士介

納者道其入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

鄭氏曰終不敢以客禮見

辭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

敖氏曰公於士介亦辭之者以其非已臣也奠幣者四人擯者惟執其上幣以出又但禮請受而已皆殺於上介也請者西面請於士介固辭者決不從命之稱也以其決不從命故士介賤則不敢辭而賓為辭之一辭而得遂亦可謂之固

公谷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

公歸欲親受幣故不受其奠幣之拜士介終不敢授公乃谷之公是時拜於東方之中庭而介位在門外之西則擯者相拜宜西北面也

玉禮集詳

卷十

三

士介皆辟

士介辟不敢當公拜也辟者所以為敬且明其拜之主於已也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侯擯者執上幣來也

擯者進

進至中庭以上幣示公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

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士

執幣者序從之

士三人從  
宰夫也

右介私覲

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  
也非其臣則答拜之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擯者入告公出送賓

既告事畢知當  
必出故公送也

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

三禮集註

卷十六

甲申

三禮集註

鼎以公禮將事無間可問至此乃問君居處  
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摯紹摯亦於門東北面  
東上上摯往來傳君命問君曰君不恙乎對  
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拜拜其無恙公  
拜賓亦辟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  
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

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

稽首公答拜

勞去

勞其道路之勤曰道路悠遠客  
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其勞

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公既拜客趨辟之君令上摯送賓出及告曰  
賓不顧矣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經不盡

見之也於此見之明於尊者  
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

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

不請於公而私交於大夫非禮也既聘於公  
而無所及於大夫非情也將問於大夫而必  
先請於公明其以公故而問之也上文公問  
君不恙乎次亦及於大夫君臣一躰故也先  
王制禮之意密矣

右賓出公送

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出及中門之外問  
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  
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趨辟曲禮大夫  
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三禮集註

卷十六

甲申

三禮集註

賓即館

即就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

公事未行故不敢當其  
勞已之禮而不見也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

大夫亦燕卿言也大夫即於館之門外東面  
奠鴈上介受之亦東面勞賓用鴈者變於相  
見也大夫用鴈亦非以其贊之義因卿禮耳

勞上介亦如之

非尊者降用卑者之禮因資禮耳

右卿大夫勞賓介

君使卿常弁歸饗餼五牢

鄭氏曰夾皮弁服常弁敬也牲殺日饗生日饋放氏曰常弁即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常弁加於皮弁而歸饗餼用之者變於聘服且敬也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有司入陳

鄭氏曰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款氏曰賓禮辭而許乃入陳也

平禮集註

卷六

平六

饗

殺牲而割烹焉曰饗是禮有饗有腥乃曰饗者主於饗而言也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庶東面北

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魚鮮

腊設局鼎卿腫臠蓋陪牛羊豕

鄭氏曰卿腫臠陪鼎三也牛曰卿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今脾臠也陪之庶蓋加也膚豕肉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別陰陽也款氏曰先言飪上之也設饗先於西方統於客也客謂大夫奉君命者凡饗饋之牢雖有多寡而此惟一牢則同耳是以少者為貴也然

鼎九且有陪鼎則又以其貴故加而異之也內庶西階之東庶也陪鼎當內庶而不正也千階前者明其加也上當碑謂牛鼎卿鼎南此之節也飪鼎以牛為上陪鼎以卿為上古者宮庭有卑蓋居其庭東西南北之中所以議淺深也蓋發語辭云陪牛羊豕明其鼎相也當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

南陳如飪鼎二列

有腥者所以優賓也如飪亦如其北上上當碑也設鼎于階前皆辟堂塗其在西階前者宜少東此則宜少西也

平禮集註

卷六

平七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盆東上韭菹

其南醢醢屈

賈氏曰醢醢西昌本昌本西藥醢醢西菁菹菁菹北鹿醢鹿醢東葵菹葵菹東蜩醢蜩醢東韭菹天官醢人朝事之豆有八韭菹醢以並者八豆皆兩兩而設也東上者每列以東者為尊也韭菹其南醢醢則為朝事之豆可知文省耳云云者言設豆之法也醢醢而昌不昌北藥醢醢西菁菹菹南鹿醢醢西菹菹菹北藥醢醢而折而下所謂屈也設豆不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鄭氏曰八簋黍稷各四也簋繼豆上簋黍在  
北稷在南次西次北餘皆如豆之屈乃變言  
錯者取其二物  
相間之意

### 六銅繼之牛以西羊豕南牛以東羊豕

銅羹  
器也

### 兩簋繼之梁在北

鄭氏曰簋不次簋者梁稻加也凡饌屈錯要  
相變賈氏曰凡豆及簋之數皆耦兩自相對  
而陳之屈錯不相對者要得相變不使相對  
朱子曰六銅之位東北牛東南豕北羊南羊  
西北豕西南牛是牛豕常相變不相對惟羊  
一物自相當故曰凡加饌必別於正饌梁

### 三禮集註

卷十六

中九

在北上也凡未與食則梁尊於稻醴與酒則  
稱尊於梁以西夾饌位例之則自簋以下亦  
皆西陳也

###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敖氏曰八壺之酒稻也黍也梁也稻黍各二  
壺稻在北黍次之梁四壺又次之蓋如設宮  
米之例云北上南陳統於豆  
也堂上之饌皆屬鉶牢

### 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

### 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銅繼之牛以南羊豕

### 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

### 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

鄭氏曰東陳在北墻下統於豆賈氏曰六豆  
先設韭菹其東醯醢又其東昌本南麋鵠麋  
麋西著道又西鹿醢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  
六簋四銅兩簋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復與  
前同也故氏曰此饌屬鉶牢也西夾西夾室  
也東西夾皆云夾者以與正室夾房而立名  
也六壺者稻酒黍酒梁酒各二壺也壺不著  
其所蓋亦近於簋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  
相似也

### 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

敖氏曰東方東夾東墻下也西北上言韭菹  
亦在饌之西北也此東夾之饌亦屬鉶牢也

### 三禮集註

卷十六

中九

饌鼎皆西面北上故東西夾室之饌皆北上  
鉶鼎東面北上故堂上之饌東北上各順之  
也屬鉶者於堂上屬鼎者於夾室亦異尊卑  
也夾室之饌先西後東是腥牢亦以西者爲  
尊矣凡鼎俎恒奇豆豕之屬恒偶而鼎自三  
以上則豆簋之數率降於鼎者一銅之數率  
降於豆簋者兩故此鉶鼎九則堂上之饌八  
而銅六腥鼎七則東西夾之饌六而銅四也  
一字則兩簋故堂上  
之兩夾之數同

### 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

鄭氏曰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醢穀陽  
也醢肉陰也敖氏曰百甕醯醢各半也云夾  
碑是居於鼎之中央而上者少北于鼎矣此  
居於鼎之中央是總爲腥饌設之也醯爲尊

也設壘之位鉦在西腥在東足以見所尚矣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

鄭氏曰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饗右亦居其左敖氏曰餼陳于內者以堂上庭中皆有所陳宜與之相近且門外有米禾薪薪之車在焉亦不足以容此餼禮故也二牢為爲一列變於腥亦以惟有牢故也東上門西之位然也亦變於饗註云饗右言其東上而西足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

手禮纂註 卷十 禾卷

五十一

稻皆二行稷四行

鄭氏曰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為列列當醴醴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賈氏曰享時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行列橫陳黍兩行在比次梁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不用稻為上者稻粱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為上端稷為下端以見上下而稻粱居其間言碑近而堂深者陳鼎上當其碑南向陳之醴醴大樽在鼎中央亦向南陳之今米為筥在醴醴之南北之中則碑近北可知言堂深者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東當洗矣敖氏曰此米從餼者也餼陳於內故米宜從之饗有醴醴餼有筥米盛大禮

也中庭乃東西之中繼餼而言故指其所以明之其南北之節宜於庭少南黍稻粱皆二行而稷獨四行者以其下也故多之以足百筥之數掌客職言待侯伯之禮醴醴百壺米百筥此伏伯之卿其米與醴醴之數乃與其君同然則公與子男之卿亦可知矣九米以黍為上稷為下於此見之矣食則以黍為上稻為下酒則以稻為上梁為下而不用稷蓋酒故也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數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

鄭氏曰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數數名也秉有五數二十四斛也數讀若不數之數

手禮纂註 卷十 禾卷

五十一

秬數名也三秬千二百秉賈氏曰上文鉦一牢腥二牢是三牢九米禾三十車是視死牢也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數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敖氏曰大夫饗餼之禮其米禾皆視死牢故禾三十車焉若朝君則取簋作生牢此云東陳是西陳也西陳者皆謂其下卿之也每列皆南北為之前列在西後二列以次而東也禾不云三列可知也其列則先東而後西

薪芻倍禾

鄭氏曰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輔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



不相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賈氏曰薪可以推爨故從米陳之之可以食馬故從禾陳之敖氏曰倍禾謂車數也獨言倍禾者以其相類而相尋故也此唯言倍禾而已不見其設之之法則是二者之車亦各為三列而其陳亦皆如米禾之車數

###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鄭氏曰大夫使者卿也敖氏曰賓不常弁而皮弁者禮其加於已致君命時之服也

###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鄭氏曰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侯之於門內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

主禮集註

卷十

五十三

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氏曰聘將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也此賓與使者敵故賓在門內譙也門內宁下也敖氏曰是篇言入廟之儀詳矣獨於入此廟不言每曲揖是不自主人之役外門入也蓋古者之廟亦自有外門與寢之外門同無事則閉之今賓館於此乃開之以便賓之出入故自是而入廟無每曲揖也凡主人與客東行入廟其於廟則每曲揖於祖廟以上則每門每曲揖若諸侯則雖於其廟亦每賓揖入義見前

### 大夫奉束帛

執其所以將命者

### 入三揖皆行

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

### 至于階三讓大夫先升一等

敖氏曰此三讓者大夫也大夫三讓而賓三辭大夫先讓者以其奉君命尊也客尊則主人不敢先讓升於觀禮見之

###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升堂不西面而即北面者辟國君之禮也國君於天子之命西面聽之乃降拜

###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拜稽首拜餽亦如之

主禮集註

卷十

五十三

晉

鄭氏曰致其君命大夫以束帛同致餽餽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敖氏曰再拜稽首為將受幣也乃云拜餽亦如之然則此幣其主於餽禮乎下之餽禮雖以太牢亦無幣斯可見矣

### 大夫辭升成拜

大夫辭亦稱君命辭之也賓既卒拜於下大夫乃辭之者別於君也凡君與異國之君為禮於其降拜即辭之不伏其卒也升而成拜亦餽餽異拜也每者皆再拜稽首

### 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

堂中西四分楹間一在西也賓受幣而火過於西者尊君命也降受老幣交於君禮也

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出迎大夫將備之也前大夫讓而先升賓從之此賓升一等大夫從之前致君命故也此受幣私事也故復其常禮既升皆北面

庭實設馬乘

乘四馬也亦設于西方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圭禮集註

卷十

五十四

三百

大夫止不從降也此幣將以備大夫故又辟燠不降也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

致幣或有致幣之辭今不備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

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

鄭氏曰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賓北面授尊君之使也賈氏曰既行敵禮當頓首今稽首是拜君禮故也凡敵禮授受之義授由其右受其左故曰賓不南面授辟尊者之禮也凡受幣于堂而南面者惟君及奉君命於臣者耳

大夫降執左馬以出

賓之士於是執三馬隨之出廟門側從者並受幣而皆訝受馬也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

敖氏曰此所謂拜賜也

右歸賓饗餼

上介饗餼三年

三年亦降以兩也

圭禮集註

卷十

五十五

三百

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賈氏曰自此盡焉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饗餼於上介之事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六者賓西夾之數

西夾亦如之

其饌亦六也不設于東夾以腥牢惟有一爾腥牢自二以上始兼有東西夾之饌

皆及饗如上賓

敖氏曰上介之牢與其鼎饌者皆殺於賓而  
皆及壺獨否亦盛大禮也又此二者初不視  
牢數以為隆殺故得略之而與賓同筍米從  
餼乃與壺並言於此者因文而遂及之耳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十車新芻倍禾

死牢餼與腥也牢  
十車則二十車

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謂凡凡能  
以下也

下大夫肅弁用束帛致之上介肅弁以受如賓

禮

主禮纂註 卷十六

五十六

三

鄭氏曰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  
純如賓也敖氏曰下大夫致之者亦使人各  
以其爵也上介肅弁以受  
主人如賓服正禮也

賓之兩馬束錦

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饋禮如上使者之  
受賓饋禮同

右歸上介饗餼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筍設于門外

賈氏曰自此至無饋論使宰夫歸餼於衆介  
之事牢在其南西上者以此餼本設于庭在  
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西禾三十車芻六  
有米三十車薪六十車門西禾三十車芻六

十車皆統門爲上此餼本非門外東西之物  
制不在門外東西宜當門陳之賓上介餼在  
米南門西東上明知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  
爲與耳敖氏曰大牢各一降於上介者兩也  
此唯有餼與筍米則筍爲從餼而壺爲從饗  
又可見矣門亦所館之外門也牢米陳于外  
在米南東上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鄭氏曰執紼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  
略之上介西面拜迎賈氏曰上賓與上介米  
禾皆視外半且有芻薪米禾此士有主餼  
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敖氏曰使宰夫亦  
以其爵也宰夫致之故朝服士之朝服與卿  
大夫之弁服其差相似也致之謂致其禮也

主禮纂註 卷十六

五十七

三

亦以君命下文  
皆以是推之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饋禮畧故士介  
之受亦禮畧也

無賓

敖氏曰無饋者賤也大夫以上乃有饋禮必  
著之者嫌受國君之賜皆當饋也

右餼衆介

通解合上賓爲一  
章總名歸饗餼

賓朝服問卿

賓自獻后即請有事於大夫至此乃得行不  
皮弁別於主君也三卿皆以幣問之其主國  
下大夫魯使向已  
國者乃亦幣問之

### 卿受于祖廟

以其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於太祖廟大  
夫下君故受於王父廟于祖廟亦尊國君之  
禮也

### 下大夫擯

下大夫擯亦公使爲之必使下大夫者欲與  
上介之爵相當也此公事也故重之

###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主禮纂註

卷十

### 各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

大夫三廟曾祖廟在昃東祖廟次而西禰廟  
又次之此入于祖廟故亦有每門每曲揖此  
每門謂二  
閣門也

### 及廟門大夫揖入

鄭氏曰入者省內事旣而俟于寧賈氏曰省  
內事曲禮云請入爲席是也

### 擯者請命

鄭氏曰亦從入而出  
請不几筵辟君也

### 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三

麋鹿皮也皆猶金也  
此三讓者賓也

###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

### 大夫降階西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

### 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賓先升不行敬禮者爲致已君命也大夫降  
拜稽首老敬聘若之命如親承之也

### 無擯

敖氏曰無擯遠辟君也臣之儀雖殺於主君  
之禮而束帛庭實則同故不用之聘賓有儀

主禮纂註

卷十

禮若不在  
國無嫌

### 右問卿

記聘曰致饗明日問大夫大  
夫不敢辭初爲之辭矣

###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

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覲私見于大夫曰覲異  
其稱所以別尊卑也覲幣亦束錦

### 賓奉幣庭實從

鄭氏曰庭實四馬敖氏曰擯者  
入告出許賓乃入介禮皆放此

### 入門右大夫辭

敖氏曰亦中門而入乃右也入門右者欲於此北面奠幣也賓與大夫爵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大夫不出迎以面與問禮相因也凡自敵以下客禮之相因而行者惟於內俟之辭於中庭南面辭之

### 賓遂左

鄭氏曰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階敖氏曰大夫不俟其奠幣而親辭賓亦不果奠幣而遂左此則異於降等者也於是賓少立于入門左之位以俟之

### 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禮記集說卷之六

六十

賈

鄭氏曰大夫至庭中旋並行大夫先升道賓之位俾賓而皆行如初謂三揖三讓也賓亦三辭

### 大夫西面賓稱面

稱面不言東卿可知也稱面者敵者之禮也亦以稱面者以大夫辭之不得為禮於下故爾

###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

### 面立

鄭氏曰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賈氏曰曲禮云卿與客並此是敵者之常禮也於兩楹之間或有賓受者乃是相尊敬之法此云大夫南賓北面授雖敵禮乃是尊大

夫於訝受敖氏曰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賓亦當少退賓不振幣異於授主君也不言受馬之儀如覲可知

### 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 右賓私面

### 賓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

賈氏曰介初覲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敖氏曰特面獨請面也上介與大夫尊不相遠故別於士介面不與之同面又初面之儀亦與賓異故無嫌

禮記集說卷之六

六十

本

賈

### 皮二人贊

亦僎皮也

### 入門右奠幣再拜

介奠幣贊者亦奠皮而出

### 大夫辭

於其既拜乃辭之降於賓也

### 贊者反幣

反還于上介也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今文曰入設

介入門左少立大夫亦進至于入門右之位揖而皆行也大夫先升當楣北面

介升大夫再拜受

介升大夫再拜明其不爾面也介在卿雖降一等然同為大夫故受在堂上亦得在楹間也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降拜者亦貶於卿大夫既辭則揖而先升西面介升拜於西階上北面也

右上介私面

擯者出請眾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

禮記集說卷之十

卷之十

大夫辭介逆出

若士介亦親辭之也

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

惟執上幣是亦不必其受之也

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

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群幣

以從之

敖氏曰此士介私面之儀大約與其覲禮同惟以一入而大夫親辭為異老受擯者幣于

中庭者以大夫降立于此故也

右眾介私面

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顧

賓亦以事畢而出也此言賓不顧見敵者之禮也禮於尊者拜或辭去而不政當

擯者退大夫拜辱

擯者從大夫出門而遂退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

右賓退

禮記集說卷之十

卷之十

一本連上章共為一章名曰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堂使者幣及之

韋使已國則以幣問之也言及之明非正禮也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

禮

曲禮云擬人必於其倫故問下大夫還使上介是各於爵易以相尊敬者也敖氏曰此與

於卿者上士擯耳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敖氏曰如其禮耳廷實則用饌  
皮也士介不面亦殺於正禮

右問下大夫掌使者

大夫若不見

或有故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

拜

鄭氏曰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  
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敖  
氏曰必使人代受者不可虛聘君之命也各  
以其爵者亦欲與使者之尊相當也聘君問

主禮案註

十六卷

本中

三百五

卿使卿問大夫使大夫此受者非主人則亦  
無揖讓之禮也惟言不拜見其重者耳

右代受問

夕夫人使下大夫常弁歸禮

今文歸作饋

夫人之致辭當稱寡小君次日之夕夫人乃  
歸禮不與君同日者下之也使下大夫亦下  
君也常弁者君與大夫之聘享其器幣略同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鄭氏曰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設于戶東辟饌  
位也敖氏曰籩豆六與子男之禮同重聘使  
也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  
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

非蒞其南醢醢屈以終麴其南簋亦屈以終  
饗饌之禮其饌各有所屬戶西之饌爲饌也  
西夾東夾之饌爲醢也此無牢故惟有堂上  
之饌而設于戶東示其異也不用蓋銅者亦  
以無牢故也此禮主於飲君之禮主於食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醢醢清皆兩壺

鄭氏曰醢醢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次  
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  
六壺也先言醢醢白酒尊先設之敖  
氏曰設于東序北上亦統于豆

大夫以束帛致之

敖氏曰以束帛致其禮亦盛之也殯不致此  
殺於殯乃致者蓋主君以設殯爲差輕而夫

主禮案註

十六卷

本五

三百五

人以歸禮爲特  
重所以異也

賓如受饗之禮儋之乘馬束錦

如受饗之禮者  
亦大略言之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

四豆者去菁苴鹿麋四籩者去形鹽應四壺  
者去梁酒如賓禮者亦如其受饗之禮也亦  
使下大夫

擯之兩馬束錦

夫人歸禮  
不及士介

明日賓拜禮於朝

鄭氏曰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賈氏曰於上介受禮後始言賓拜明介從拜可知

右夫人歸禮於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黍粱各二筐稷四筐簋五斗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

鄭氏曰室老家相也士邑宰敎氏曰賓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老東面致命賓還北面拜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之六

乃適老右受此使老致之者大夫之臣老為尊也賓於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為使也大夫不親餼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賓且辟君禮也

上介亦如之

牢米亦如賓者以其具不可得而殺故也

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米六筐者又無梁也士亦大夫之貴臣

右大夫餼賓介

公於賓壹食再饗

食副古文壹為一

鄭氏曰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按公侯伯子男士聘使皆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饗禮與食禮同食禮既享大牢則饗禮享大牢可知但食禮無酒饗禮有酒耳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設洗如饗禮則饗在食前此其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不定也

燕與羞傲獻無常數

傲昌叔反

鄭氏曰燕謂禽羞薦薦之屬成熟煎和也傲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之六

敎氏曰上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賓於禽羞亦拜之者謝主君之意也

上介壹食壹饗

右饗食燕羞獻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

如致饗無償

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大夫易以相親敬也致禮于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損以已未往也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

此大夫與餼賓介者皆謂卿也下大夫雖使者亦存焉云若食若饗是主於食也

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

幣

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酬幣侑幣皆用束

庭實

主禮纂註

十六卷

右大夫饗食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王圭也君于於王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禮不主於已故不拜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大夫亦襲至廟門乃執正

大夫升自西階鉤

敖氏曰鉤楹由楹內也必云鉤楹者見其入堂深而東行也下文云賓自左南面受圭則

是大夫南面立於中堂少西而致命也南面致命而不東面者宜別於親受者且尊者之禮異也

賓自碑內聽命

鄭氏曰聽命於下敬也賈氏曰賓受禮時公用束帛賓西階上聽命歸饗餼時賓升階上聽命此時於下聽命故云敬也敖氏曰聽命於下以君命不主於已也言自碑內見於庭少北也入門而賓在東大夫在西分庭皆行大夫直行而升賓則當碑東少北乃西行負碑北面立於此卿致命者也不於阼階西亦主位也凡大夫於君命之主於已者聽命於上乃降拜

主禮纂註

十六卷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朱子曰今按式舍於大夫廟中則當退於堂之西北負室牖而立敖氏曰升自西階非受王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王當訝受乃南並受者代受之示異也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賓退負右房而立俟降階之節也必俟于此者辟主位且便於降也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

東

鄭氏曰大夫降中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燕之也賓還阼階

下西面立司儀職曰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還之也則其禮皆與此異矣

###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鄭氏曰出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致也故氏曰請謂請命也不言入告文省如初入者自卿入以至授介皆如之也還璋為夫人之還

### 賓禘迎大夫賄用束紡

鄭氏曰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賈氏曰此未知何用之財不應在禮王之上且下有禮王束帛報聘君之享物欲厚禮於彼故

### 主禮纂註

十六卷

七十一

特加此紡是以云厚之至也周禮內司服註素紵今之白縹故氏曰禘者已受聘王則復其常也大夫於賓禘亦禘亦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賄禮主於答其聘故略於聘禮而不用庭實

### 禮王束帛乘皮

上聘享時束帛加璧束帛加琮今報享亦有璧琮致之又有乘皮其執皮亦有攝張之節

### 皆如還玉禮

皆謂賄與禮王也其儀節如還玉禮

### 大夫出賓送不拜

亦上介出請大夫告事畢乃出送之不拜與不拜迎之意同

### 右還王及賄禮

王報享

記賄在聘于賄。無行則重賄反幣。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還圭如將幣之儀

### 公館賓

賓將去公親就賓館存送之且謝聘君之意公館賓將致四者之拜也此禮在還王之明日是時公蓋朝服而立於賓館之外門外東鄉亦接西塾

### 賓辭

### 主禮纂註

十六卷

七十二

主君親就館禮重也不敢辭不敢見故云辟

### 上介聽命

故氏曰上介聽命蓋西面於外門外之塾少南不敢當君也

###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四事公皆再拜是八拜也拜聘享與拜問謝聘君也所謂拜聘也拜送賓以賓將去也

###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卿者賓辭但不敢當君館已之禮耳上介既入告乃知主君有拜聘問等事故於此從而請命焉受命于朝臣禮也

公辭賓退

辭其拜也辭者謂辭已拜今無事矣

右公館賓

記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送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又拜送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敖氏曰發去乃拜乘禽以乘禽之賜止於此也而總拜之乘禽雖輕受賜多矣故為之三拜三拜則不稽首此禮在館賓之明日

右賓拜賜

主禮纂註

卷七十三

遂行舍于郊

于郊者為當與主國為禮於此也

公使卿贈如覲幣

如覲幣及報也出郊而後贈亦異於春聘君之節也如覲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存焉親受覲而使人贈君臣之禮也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

門外受之變於來時也無償以其春已之覲也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

幣

於上介用束帛其庭實如賓於衆介各用束帛

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

贈衆介如其面幣

親贈報其面也其所贈皆用錦也親贈賓介而使人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為殯者不親受也

士送至于竟

送者沒其竟也若邦過則亦假道如初可儀職言國客其入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其出

三禮纂註

卷七十三

也如入之積聘義亦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是篇前後皆不見之未詳

右贈

記凡賓客送逆同禮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敖氏曰不敢徑入恭也請反命其亦使次介歟

朝服載旌

行時稅舍此如今還至此正其行服以俟君命敬也載旌為反命也反命使事之終是以重之也及郊即載之者出時受命至此而飲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至已之門外

乃飲

之乃入

祿祭名祿所以除不祥使者久出在外不能必其無不祥之事也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

介公幣陳他介皆否

公幣私幣乃實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禮於君者不陳賈氏曰賓之公幣有八公之郊勞幣禮賓幣致饗餼幣夫人歸禮幣食術幣饗餼幣再饗幣郊贈幣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云公幣賓之私幣略有十

禮記集註

卷十

七十四

九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饗餼幣夫人致禮幣侑食幣饗餼幣郊贈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而上介無郊贈幣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而上介五也其私幣有十一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要有其一則八也三卿皆有郊贈通前十一也及尊使已國者有報幣其數不定士介四人且有郊贈報私幣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禮士介私幣數不甚明禮於君者賄用束紼禮用束帛乘皮之類知不陳者賓介所陳皆其禮於已者故各陳之若足於禮聘君之物則當統於賓不得衆介皆有也蓋禮於君者是其正不陳禮於已者以其榮陳之也又問卿而無報幣以其尊卑不敵不敢報也叔氏曰此乃入公門也西上則賓之公幣在西

私幣次而東上介公幣又次之其三者之幣又各以所得禮之先後爲序而西上也

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

不如於其皮上帶其多也叔氏曰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然則此於庭實之皮其各重累陳之乎是禮蓋主於有皮者言也若無皮者則束帛奠之於地數不布幕別於君物也或曰皮左猶言左皮

公南鄉

賈氏曰此陳幣當如朝夕幣之時管人布幕寢門外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幕東西面北上率告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禮記集註

卷十

七十五

卿進使者使者執圭番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

立于其左

叔氏曰卿進使者使者執圭上介執璋而入上介皆隨入門右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與受命時同也以經文省爾使者執王常番纁上介執王常屈纁以是推之則經所不見者可知也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

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

鄭氏曰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是也某君再

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

### 宰自公左受王

鄭氏曰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賈氏曰九並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由其右者因東藏之便也敖氏曰君南鄉則宰已立于其左少退至是乃進而受之既受王則屈繅矣

###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致命曰以吾命聘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略之敖氏曰致命即反命之辭致與及互文也反者復其所自出致者傳其所自來

### 手禮纂註

十六卷

七十七

三十四

其實一耳

###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受宰

某子若言高子國子九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

### 禮王亦如之

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敖氏曰使者既告而以王束帛授宰則士皆受皮也陳幣之時賄幣禮王束帛束皮亦以入特不陳之耳於上介取王束帛有司亦執皮

###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

盡子

禮幣如勞幣也謂從郊勞已後至於贈賄入度禮賓皆有幣是自郊為初也

### 公曰然而不善乎

而猶女也言女豈不善于禮乎以其賜禮之多故美之也

### 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鄭氏曰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敖氏曰不奠幣拜辟奠贊之禮也公多既拜則上介復奠幣於故處

### 私幣不告

亦略卑也

### 君勞之再稽首君荅再拜

### 手禮纂註

十六卷

七十七

三十四

勞之以道路勤苦

###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云某君之賜則此所獻者其賄禮中之物歟

### 君其以賜乎

鄭氏曰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為君之荅已也敖氏曰賜謂賜臣下也此乃尊賜卑之物故獻若之辭如是不拜禮其異於公幣也

###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

徒謂空手不執幣也告以告下賓也如其盡言禮

君勞之再稽首君各拜勞士介亦如之

君於上介不言再拜則君各上介一拜矣勞士介不言皆則總答一拜矣太祝九拜士曰奇拜註云一拜答臣者是也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此以其親行反命而勞苦之異於常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鄭氏曰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辭之君父不敢自私之也君父因以與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

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

圭禮纂註

卷十

圭

言

乃退

敖氏曰退謂使介也惟於使介言退則君後入可知是時君先使者而出故亦後之而入其節與受命之時同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

將行俟於門及又送于門與尊者出入之禮也

乃退揖

凡退者不揖此乃揖者是禮主於送使者也

使者拜其辱

蘭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拜之亦於門外之左

右歸反命

釋幣于門

鄭氏曰門大門也主于懸布席正闕西闕外東面設洗于門外東方敖氏曰出于行入于門者行為道路之始故出則禮之門為內外之限故入則禮之也

乃至于廟筵几于室薦脯醢

賈氏曰司宮設席于東面右几敖氏曰既筵几則就先入主人後入主人在右贊者乃薦薦脯醢

圭禮纂註

卷十六

七

言

觴酒陳

敖氏曰下云三獻則此觴乃用爵也陳者主人盥酌奠于薦南也以觴與筵豆並列故謂之陳既奠反位及祝再拜祝什辭主人又再拜其後二獻則惟獻者於既奠反位再拜而已出什幣而入什奠禮相變且欲行飲至之禮也

席于阼

鄭氏為酢主人也敖氏曰酢席于阼變於祭且為將與從者為禮於堂也主人既獻則酌而自酢與祭而自酢者之儀異

薦脯醢

成酢禮也酢而有薦亦異於祭

### 三獻

鄭氏曰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饌取爵酌主人自酢也賈氏曰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乃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而商主人初獻而酢于阼則亞獻三獻者皆酢于西階上矣

### 一人舉爵

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而未舉一人舉之亦如鄉飲舉禪之爲

### 獻從者

去聲

### 主禮纂註

十六卷

十一

三百七十三

鄭氏曰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于西階上

### 行酬乃出

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室老亦與焉也獻從者而行酬所謂飲至也楚令尹子重伐吳歸而飲至用此禮耳國君則既飲至又或有策勲之事傳曰凡公行告宗廟及行飲至合爵策勲焉禮也

### 上介至亦如之

如其釋幣告至也

### 右釋幣于門釋奠于廟

以上皆聘之正禮以下又以禮之變者言之

###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入竟則遂爲其已承主君之命也君使士請事乃以入竟

### 不郊勞

鄭氏曰子未君也故氏曰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雖也不效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然則大夫請行者以其賓人歟

### 不進凡

鄭氏曰致命不於廟就尸極於殯宮又不神之賈氏曰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爲廟

### 主禮纂註

十六卷

十一

三百七十三

則設几筵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几筵也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告殯殯東有几筵者鄭云明繼牀也

### 不禮賓

禮當作醴君喪則使大夫受故不禮賓以其非正主也

### 主人畢歸禮

禮謂饗餼饗食之類畢歸禮者不可以已之喪而廢待賓之禮也

### 賓唯饗餼之受

受正不受加也饗食等是其加也饗餼者以主人雖遭喪人之飲食不可廢也不受饗

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饗已行禮也

### 不賄不禮王不賄

喪後禮不宜備也賄與禮王主君以報聘君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為辭故闕之賄者所以私親也王國亦不賄

###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

### 如遭君喪

鄭氏曰夫人世子死君為喪王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

###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 王禮案註

卷十

王國君薨夫人世子死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練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

### 右遭喪

一日遭王國喪

###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

閔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君矣使者既行之後乃薨入竟則遂也君薨則其國使人告使者而不反之以其行或有遠近故也入竟則遂意與上同

###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

赴告喪者之稱也未至則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也其聘享

之事自若吉也哭於巷其變於赴者至之禮歟其哭亦為位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亦謂此時也

### 受禮

受喪餼也

### 不受饗食

亦不受加也

### 赴者至則衰而出

禮為隣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公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 王禮案註

卷十

禮為隣國闕註云隣國尚為之闕樂况舅甥之國乎若然赴者至王國君使者衰而出則王國可以闕樂矣凶服將事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諸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王不麻是也

### 唯稍受之

君行師從智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周禮稍食皆謂米廩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廩為稍

###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鄭氏曰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賈氏曰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



于殯亦升自西階法生時出必告反必面也  
教氏曰亦衰而執圭也升自西階而不升堂  
告殯之禮然也是時上介  
亦執璋立于其左

### 子即位不哭

將有告請之事故不哭位教氏曰子諸侯在  
喪之稱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

### 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

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  
使者既復命子與群下皆哭

### 與介入北鄉哭

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  
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爲人也

### 三禮集註

卷十

八十四

三頁

### 出袒括髮

鄭氏曰悲哀變於外臣也賈氏曰奔喪云入  
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殯東是於  
內者  
子也

### 入門右即位踊

奔喪云袒括髮于西階東即位踊襲經於序  
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經  
于序  
東

### 右聘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鄭氏曰私喪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  
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千君之吉使春秋傳  
大夫以君命出門喪徐行而不反賈氏曰衰  
而居服衰居館行聘享則皮介何氏曰聞喪  
而不反重君命徐行者爲君前使人追代之  
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竟聞父母之喪遂行  
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明至彼  
國雖聞父母喪不反可知教氏曰云哭于館  
者嫌其不敢發哀于主人之廟也昔魯子與  
客立于門側其徒趨而出魯子曰將何之曰  
吾父死將出哭于巷魯子曰哭于爾次魯  
子北面而吊焉正此意也不饗食主君饗食  
已不往也其致之斯受之  
是亦異於其君之喪

### 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三禮集註

卷十六

八十五

三頁

鄭氏曰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  
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  
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門什服哭  
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賈氏  
曰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  
日成服乃去之

### 右私喪

掌客賓客有喪  
唯芻稍之受

### 賓入竟而死遂也

教氏曰遂謂遂其聘事者也若未入竟則使  
告于君止而俟命

### 主人爲之具而殯

若氏曰兵謂木服之屬殯即其館而殯之也尸未得歸故權殯於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

### 介攝其命

致聘享之禮也初時必使上介接聞命者意蓋慮此歟

### 君弔介爲主人

以介與賓並受命於君而來也賈氏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墓傳之間故氏曰君弔之已不視歟異內外臣也凡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君爲之至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此賓死於外雖已殯主人蓋未喪服也介爲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

### 主禮恭註

今六

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

###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主命歸之禮必以中喪者可川之物不必如常時貨禮蓋饗殯紼帛之類或不堪喪者用也喪具謂饗與小歛大歛

### 介受賓禮無辭也

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

### 不饗食

與私喪同亦致則受之

### 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門外大門外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也國君有門卑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廷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卑門外經直云止於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之外外朝之上

###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

卒復命復命訖也送之謂從大門外送至賓家殯喪之大節卒殯而後君與介乃去教氏曰卒殯謂既奠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載柩以輜車舉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

###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 主禮恭註

今七

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

### 士介死爲之棺歛之

不共他衣物也歛歛于棺也上云具此云棺互見也其異者殯與歛耳

### 君不弔焉

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降於賓與上介也

###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鄭氏曰未將命謂侯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教氏曰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廟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於館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在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云造于朝互文見也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往謂送柩款氏曰賓送上介已見於大夫介卒亦如之之中故唯主士介而言也不言君吊其在既殯之後乎是亦降在賓與上介也

右賓介卒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箱記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大夫士死在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於館死

則其後

如於家

今人

禮記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送几不

禮面不升不郊勞

鄭氏曰記既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覲也賈氏曰不享者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也禮者聘說不以齊酒禮賓也面不升者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也款氏曰受於廟而不送几禮差輕也禮亦當作禮凡受禮而設几送則禮賓此不送几故不禮賓亦相因而然也而不升以其為下大夫也其禮如大聘之上介持初覲不與士介同入為異耳郊勞乃使臣之禮故言在君禮之後有獻繼不享而言問聘君之獻也經記於大聘皆不

言君有獻於主君及夫人而此於小聘乃以有獻不及夫人為異亦未詳

其禮如為介三介

其禮如為介如上文卿聘之特為介者所得之禮也三介者行禮唯有三介

右小聘

聘禮記

久無事則聘焉

無事者君臣交泰民安物阜可以行和交之禮以結好于隣則命卿大夫聘焉舊說久無盟會之事其一端也

其禮

禮記

今九

禮記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有故對上無事而言無事只聘以通好有故則另有束帛加書於聘後言之書以將命即子產為命之命蓋詞命也后世所謂國書也名即字也百個字以上書于策不及百書于方策簡也簡據一片策是象簡相連方板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必與客讀之者欲其審也不在內讀之者客降則出矣無其節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

大夫即還王之有束帛是即向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王之義蓋以之為信也此一節當繼禮王之後不見於經者以其或有茲無不可必也朱子移在還王章

明日君館之

昨日為書報之今日君始就館送客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

鄭氏曰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齋朱子曰上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鄭言未知所

手禮纂註

卷十

九

之非是敖氏曰見宰見之於其官附也幾月之資公費也問之者欲以為私費之節度也宰制國用故問之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鄭氏曰謂前夕幣之聞同位者使者北而介立于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敖氏曰朝每日常朝也經惟見夕幣與受命之位故記明之註云前者蓋如前期之前

出祖釋軺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未切

鄭氏曰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駟釋酒脯之奠於軺為行始也詩傳曰軺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軺涉山川然則軺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

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軺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

禮畢乘車軺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賈氏曰道路神有二在國內釋幣于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于軺者謂山行道路之神祀行之禮北而設主於軺

上國外祀山介之神為軺祭大小與之同鄭云封土為山象以苦芻報棘為神主既祭以車轉之而去喻無墮難也伏牲犬人伏陸註

云伏犬以主車軺之是也詩曰取羝以軺是犬羊皆可用人君有牲大夫無牲直用酒脯

敖氏曰道祭謂之軺謂既祭而以車軺之因為名也釋軺者釋其所軺之物謂酒脯也

既什則人為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為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為既祭乃與同行者飲酒

若其側禮畢乘車軺之而過也

手禮纂註

卷十

九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

鄭氏曰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刻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纁以常衣木版飾以三色再就

所以薦王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雜記孔疏云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

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也朱子曰上記只有朱

白蒼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為之誤而失此三字敖氏曰圭謂桓圭圭與

纁皆九寸但言其長同耳若其廣則王三寸而纁蓋一尺許也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

惟據王而言刻上寸半謂刻其左右各半寸也其義則未詳三采六等者三就也亦匪為

一就三采而三就以上下  
或左右數之則六等矣

### 問諸侯朱綠纁八寸

鄭氏曰二乘再就降天子也若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故氏曰此言上公聘王之纁朱綠纁之采典瑞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則此朱綠蓋合而為一就也一就則二等矣二采當去朱而用白蒼乃不然者為其可飾故存朱而加以綠焉亦尚文之意也上言朝王與其纁九寸故於此但言纁而不及王蓋省文耳王人取云圭璋璋八寸璧琮以類聘是公之聘王亦與纁之長同也然則侯伯聘王與纁當六寸子男則寸歟

主禮纂註

卷十

九

### 皆玄纁

此言所用以為纁者也朝聘之纁皆以玄纁之帛為之蓋表玄而裏纁也其表裏則皆納采以

### 繫長尺綯組

鄭氏曰采成文曰綯繫無事則以繫王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賈氏曰上文綯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無事謂在饋之時亦以繫王因以為飾經言纁註云絳爾雅云三入為纁註云絳也明二色同也故氏曰繫者纁之以綯組為之其綯亦如纁之采歟纁言采繫言綯互見也綯者以采絲飾物之稱舊說以綯為畫非是語曰

素以為綯又曰繪事後素而考工記並言畫績之事則綯非畫也明矣

### 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為肆齊皮焉

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為肆敖氏曰經於問大夫之庭實惟言皮此燕云馬是其所用亦不定也

### 辭無常孫而說

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悅敖氏曰聘為結好故貴於孫而說

主禮纂註

卷十

九

###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史言其文勝也語曰文勝質則史辭以達意而已若辭當少而反多則文勝而傷於煩當多而反少則失於略而不足以達意苟辭足以達則不煩不畧為得其宜故曰義之至也

###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二者皆卒曰敢者言不敢也賈氏曰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敖氏曰辭對之辭未詳其所用之節姑闕之

愚按朱子麗此辭于郊旁章又曰諸本下句未有辭字註無之張淳誤曰以註疏考之經下有一辭字註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誤以註文為經文也當依註疏減經以還註

其說爲是  
今從之

館卿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

鄭氏曰館者必在廟不館在敵者之廟爲大夫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賈氏曰曾子問云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館若今縣官宮也彼是止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在正客館若多則有在大夫廟朱子曰下經還玉賓負右房而立是不必在廟明矣

管人爲官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管人掌客館者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節內則子事父母五  
主禮集註卷十六  
九中  
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殮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

款氏曰不致者宰夫設之而已不以君命致之也必不致者遠辟朝君之禮也

鄉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大聘使卿主人使大夫訝小聘使大夫使士訝謂初行聘及饗食燕一皆迎之款氏曰掌訝職云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其職如是則以降等者爲之宜也云士皆有訝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中士則下士訝之也

賓即館訝將公命

賈氏曰掌訝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註云通其所求索持公命有事通傳于君款氏曰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將公命蓋於外門內也下禮同  
愚按朱子附此于公送賓問若勞賓介章下節同

又見之以其贊

此條與上禮相接故言又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款氏曰訝者既將公命出奉贊以請見賓亦於門外俟之賓未將公事乃不辭其私見以其因將公命爲之也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贊

公事聘享問士夫之類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群介執雉以見其訝訝者躬以贊私見執鴈群介執雉以見其訝訝者躬以贊私見  
主禮集註卷十六  
九中  
已今還私以贊報見之

凡四器者惟其所實以聘可也

鄭氏曰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也

宗人授次次以惟少退于君之次

諸侯及卿大夫之使次位皆有常處上公九步伯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使大聘小聘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依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止于其中將行禮乃出也朱子曰周禮幕人掌相會共帷幕掌次掌張幕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曲禮曰九執至器執輕如不克此在至君廟門外上介屈線授賓之容

###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鄭氏曰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趨謂審行步也

按入門而皇威儀盛也行在不徐不疾之間升堂而讓氣象遜也行在志趨審慎之際記者授志趨執王敬也行在志趨審慎之際記者形容其妙如此

###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

授王之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隊也聘享每說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退謂出廟門更行後事非出大門也

三禮纂註 十一卷

九本

三言

###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鄭氏曰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卒足則志趨卷遜而行也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怠者出降一等遜顏色怡如也沒階趨如也朱子曰卷遜義見曲禮卷轉也遜之言若有循教氏曰下階降而沒階之時怡和悅也於此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向者之屏氣戰色足如有循可知矣趨言又者明復其常也

### 及門正焉

容色復故神氣安閑也

###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鞠躬敬也如恐失之慎之至也

### 及享發氣焉盈容

孔子於享禮有容色聘時屏氣享時發氣又且盈容禮有重輕故敬亦有降殺

### 衆介北面踰焉

曲禮大夫濟濟士踰踰於享乃云踰焉以見聘時之不然則衆介容貌之變其節亦畧與賓同矣

### 私覲愉愉字

記曰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悅容享時盈容舒於聘時之戰色愉愉又舒於

三禮纂註 十六卷

九十七

三言

盈容

### 出如舒焉

鴈疾則翼舒舒則翼張出時儀度如此教氏曰如舒焉謂儀容舒遲

###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教氏曰主敬鞠躬也主慎則如恐恐失之也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

###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焉相間可也

教氏曰凡庭實謂凡入而即設於參分庭一在南者也左先其設於左者先行也皮馬相

間若相繼而兩設用皮則宜俱用皮用馬則宜俱用馬或不能然則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亦自無害於禮故云可也。可者許其得用之辭。

### 賓之幣惟馬出其餘皆束

鄭氏曰馬出當從廐也。餘物皆束藏之內府。敖氏曰賓之幣謂將聘君之幣及庭實也。總稱之曰幣則幣字之所包者廣矣。

### 多貨則傷于德

敖氏曰貨指聘物而言。聘物有常而多之則有重貨之意而傷害於其德不可多也。

### 幣美則沒禮

敖氏曰美謂奇巧也。聘幣者常禮而大美焉則過於禮而禮為之沒矣。是以不必美也。

### 賄在聘于賄

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客者主國所欲豐之也。若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而為之禮。

### 執玉無藉者襲

陳氏曰玉有以縹為藉有以束帛為藉此有藉無藉特以束帛言也。聘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賜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賜所以不先儒以垂縹為有藉屈縹為無藉非也。陸氏曰無藉若圭璋特達是也。經言縹又別言

藉則藉非縹者矣。

### 禮不拜至

敖氏曰禮賓而不拜至其辟朝君之禮也。

### 醴尊于東箱瓦太一有豐

瓦太瓦尊也。豐承尊器也。如豆而卑。

### 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祭醴再扱始扱壹祭卒再祭

鄭氏曰臠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臠皆取直貌。卒後扱也。

### 王禮纂註

九十九

###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遂以出者主人之士也。庭實主於皮馬或皮或馬亦不定也。

###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賈氏曰臣統於君雖是私獻已物亦以君命致之。故云將命。敖氏曰王澤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此臣有獻於他國之君而稱其君命以將之亦其義也。

### 擯者入告出禮辭

辭其獻也。

### 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敖氏曰以君命將之而奠獻於外再拜稽首見其為已物也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賈氏曰擯者從門東適南方西行於賓北東面坐取幣入告於君及出一請於賓而受之擯者與賓敵故云宜並受也敖氏曰亦東面取者舉奠物之儀然也請受說見本篇

賓固辭公荅再拜

此無上事不知所固辭何為

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

鄭氏曰相贊也東藏之既乃介覲

主禮案註

卷十

一百

三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鄭氏曰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人夫

若君不見

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

使大夫受

鄭氏曰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敖氏曰大夫亦皮弁襲迎賓于大門外不拜帥賓以入也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鄭氏曰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賈氏曰彼賓自大夫左受之此大夫於賓左受之此為易處耳

不禮亦曰禮

使大夫代受則禮賓之禮自不可行乃必言者嫌受其聘享則當禮之也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敖氏曰經云卿大夫勞賓而此云幣之所及皆勞則謂大夫時或有勞之者時或有皆不勞之者矣似異於經且以幣不及已之故而不勞賓亦恐非禮意蓋聘君之問卿卿大夫之勞賓皆禮之當然二者初不相關記乃合而言之似失之服謂皮弁服不釋服之意亦

主禮案註

卷十

一百

三

未詳

賜饗惟羹飴一尸若昭若穆

賈氏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國主饗饋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昭穆言若者以其昭穆不定故也敖氏曰唯羹飴之文意不具或脫一祭字也云筮一尸故若祭祖稱常異尸也并祭祖稱而唯一尸故若昭若穆者皆可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

僕為祝

定公四年祝佗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若君到主國祭之時亦宜有攝官但

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再  
放氏曰僕御也僕為祝者祝不從行故僕攝之  
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

某子

孝孫孝子稱於祖禰之辭也禮指饗而言即  
所謂大禮也字祖而謚考亦假設之辭耳九  
禰界神大夫則舉其謚士則率其字并祭祖  
禰盛之也一牢而并祭并祭而一尸皆所以  
異於常禮

加饋食之禮

鄭氏曰如火牢饋食之禮不言火牢今以太  
牢也賈氏曰火牢禮有尊組遠豆鼎敦之數

主禮纂註

十六卷

二百三

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  
大夫又有正祭於室饋尸於堂此等皆宜有  
之至於致爵加爵及獻兄弟弟子等固當畧  
之矣敖氏曰不云火牢可知也上虞記云其  
他如饋食亦不云特牲也是其微矣此如火  
牢饋食之禮但如其不賓尸者耳賓尸聘日  
受養且在作罔則此祭物雖多而禮儀不得  
不畧又此用大牢亦與彼禮異者也然則所  
謂如者蓋大

假器於大夫

必假於大夫其  
禮其器同也

盼肉及庾車

盼音班也  
所未及

庾庾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  
此謂祭訖歸胙所及言此明亦有不及者矣  
聘日致饗

鄭氏曰急歸大禮按自此至旬而稍記主國  
行禮於賓之節

明日問大夫

鄭氏曰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敖  
氏曰亦以其聘日未有暇及之

夕夫人歸禮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

如其饗餼之數

與君異日下之也稍稟食也乘謂乘行之禽  
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為數旬日乃稍以

主禮纂註

十六卷

二百三

二百三

養餼之物多也上賓饗餼五牢則日五雙上  
介三牢則日二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亦降殺  
以兩歟

士日中則二雙

鄭氏曰中猶間也不一  
日一雙大寡不敬也

允獻執一雙委其餘于罔

執一雙以將命也罔前也其受之儀上介受  
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  
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  
亦如之士介拜受於門外

禽羞倣獻比

比放也其致之禮比放獻乘禽也禽羞成熟  
有齊和者做獻四時珍美新物言其始可獻  
也聘義謂之時賜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

鄭氏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  
宮室尊大之焉帥猶道也從下下門入遊觀  
非正也敖氏曰歸大禮之日即聘日也是日  
所行之禮自聘以至于介之私覲九十餘節  
以大繁言之亦必至於日幾中而後畢既而  
又有受饗之事已受饗又以祭其祖稱如饋  
食之禮由是觀之則日暮人倦可知矣乃復  
請觀何哉且問卿之公事未舉而私為遊觀  
亦非禮也記  
必誤矣

主禮纂註 卷十六 百四 三言

各以其爵朝服

鄭氏曰此句似非其次宜  
在九致禮下絕爛在此

士無饗無饗者無擯

鄭氏曰謂歸餼李實之曰擯作餼敖氏曰君  
不致饗於士士不賓君之使皆禮之當然無  
饗不為  
無饗也

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

賈氏曰賓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於大夫君  
禮辭許是君初為之辭故卿不辭也鄭氏曰  
此宜在明日問卿大夫下朱子曰今依註移  
入問卿下敖氏曰此上蓋有闕文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鄭氏曰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上介以酬幣  
致其禮也其實與上介加籩豆謂其實也亦  
實於饗筵饗禮今亡賈氏曰上經唯有賓介  
皆有食饗士介不言故知惟賓與上介按春  
秋傳晉侯享季武子有加籩豆之意已定于未饗之  
寡君以為驢也是加籩豆之意已定于未饗之  
先君不私饗而歸之嫌加者不致  
故云然或曰禮上有饗字

無饗者無饗禮

士介無饗禮此與  
無饗者無饗意同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

主禮纂註 卷十六 百五 三言

賈氏曰君歸饗餼于賓上介管米小而多者  
是尊者所致以多器為榮今大夫致禮於賓  
介器寡而大是  
畧之於卑也

既將公事賓請歸

鄭氏曰謂已問大夫事畢即請歸也不敢自  
專謙也主國畱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  
也敖氏曰不欲  
久涸主國也

凡賓拜于朝訝聽之

拜拜賜也唯稍不拜訝聽之異於已臣也經  
云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又  
司儀云明日客拜禮場送行是臨行大小賜  
皆拜唯米廩芻薪等不拜也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敖氏曰饗食之禮君親為主故以賓為賓尊賓也今與臣燕則宰夫為獻主故不以賓為賓而以為苟敬亦尊賓也此苟敬之位在下階西北面餘並見燕禮記云

宰夫獻

燕禮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為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

無行則重賄反幣

鄭氏曰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

主禮集註

卷十

百木

之意也又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秦西乞聘于魯辭孫而悅讓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賈氏曰此特來非歷聘也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聘齊聘魯是為有行也敖氏曰札反幣之外又重賄之答其特來之厚意也即贈幣也贈幣為報其私覲故云反必言反幣者嫌重賄則不必贈也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此贊君拜聘享辭也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休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

拜命之辱

又拜送

送賓也其辭蓋曰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宜在上君館之下

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鄭氏曰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敖氏曰必釋於此者明為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不致不拜者賓主各有當為主人之難乎其為授受也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主禮集註

卷七

百木

無罪謂無失誤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主國於賓有饗食燕之禮但言饗者舉其重者言之也云來使者與下文所謂過者相對立文也

過則餼之

此對上文言無罪固饗之若有過特餼之而已不饗所以示罰也賈氏曰春秋之義聘賓有罪皆執之

其介為介

鄭氏曰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賈氏曰饗賓于廟之時還以其上介為介上經上介一饗一食則是從賓為介之外復別饗也敖氏曰此上當有饗賓之禮乃及此耳其亦有

闕文歟饗賓君為主入故以賓為賓而上介為介若饗上介則上介為賓而無介小聘使者大夫其饗禮亦如之蓋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為禮故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卑不與尊者齊禮此主人待客賤殺之宜也

唯大聘有几筵

經杜小聘云不几筵其文已明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

鄭氏曰秉為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數者敖氏曰數與秉同量今文數作逾疑秉

圭禮卷註

百八

二頁

通逾

二百四十斗

謂一車之米秉有五數

四秉曰筥

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詩云彼有遺

秉又云此有不斂穧

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

稷音提

鄭氏曰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古文稷作稷

聘義

此禮記全文也以其釋聘禮之義則聘經之傳也故附列于此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

賤也

此以明貴賤釋介有多寡之義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于斯禮者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此以敬釋介紹傳命之義不以介紹而賓主自相當是質而無文也於其所尊弗敢質則

圭禮卷註

今本卷

百九

三頁

介紹之說自不容已矣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此以致尊讓釋入門升堂揖讓之義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讓而後傳命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傳聘賓之命也三讓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

西相向三讓而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  
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一揖也當碑又  
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  
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  
升賓乃升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  
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  
敬讓則不相侵陵

此以致敬釋迎勞拜貺之義既用束帛勞之  
于近郊又于阼階上北面拜貺可謂致敬矣

主禮纂註 卷十 百一 三百六

諸侯相接以敬讓如是  
豈復有相侵陵者乎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  
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肅贈饗食燕所以明  
賓客君臣之義也

此以明賓客君臣釋立擯饗燕贈賄之義賓  
之來聘有使有介主國之迎賓也則有上擯  
承擯紹擯賓之聘也聘享之外有私面私覲  
主國之待賓也有饗餼肅贈饗食燕使臣之  
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  
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

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  
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釋制諸侯大小聘禮之義呂氏曰上下不  
交則天下無那人道所以不能群也故先王  
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其好必使之相敬  
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  
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  
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  
君臣有義而不相陵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  
無事之時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  
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生未之有政者蓋以

主禮纂註 卷十 百二 四百

養其德意使之安于是而不憚也故不安于  
偷惰而安于行禮不耻于相下而耻于無禮  
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  
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平也節文  
之多惟聘射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爲正于  
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  
故其義皆曰兵不  
用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以輕財重禮釋以圭璋聘之義聘于君用  
圭于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于君則束帛加  
璧于夫人則琮禮畢還其圭璋重之不敢受  
也璧琮與帛皆財也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

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而有耻，所以民作讓。

主君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年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主禮集註

十六卷

百三

言兒

此以用財盡禮釋主國餼饗饗燕厚禮之義。三積五牢米禾薪芻乘禽饗燕時賜並解見聘經言古之用財不能均者，他處不能如此之豐厚也。然而于聘禮乃如此，其厚是欲極盡之于禮也。此盡之于禮，所以諸侯相敬相養，君臣不陵而內外不侵，然後家國安和，祥集諸侯，務此以保其社稷，人民尚何用財豐厚之有。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中正而不敢解惰，以

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主禮集註

十六卷

百三

言兒

此以強有力者之行禮釋聘禮文繁之義。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于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

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

至為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  
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覲然酌醴禮賓無酒  
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  
日幾中而后禮成故燕言之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  
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  
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  
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  
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  
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  
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  
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以玉之德釋聘禮用玉之義馬氏曰能柔  
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細精粗之美  
以粹天人之道者玉之為物也能柔則溫潤  
而澤所以為仁能剛則廉而不剝所以為義  
能抑則重之如隊所以為禮能斂則其聲清  
越以長其終細然所以為樂能彰則其聲清  
栗所以為智能彰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所  
以為忠尹孚于中旁達于外所以為信始之  
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為入之道也  
氣如白虹所以為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為

三禮纂註

卷之十六

百五

禮記

地圭璋特達所以為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  
為道凡此皆精而為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  
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溫者德之始  
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三德則始于  
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于溫詩亦曰溫溫  
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圭彰特  
達用其能達于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  
而班瑞此皆古人之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  
古之善此君子于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曰琢追其韋金玉其如曰言念君子溫其如  
美玉于斯曰王振曰璋瑜璣瑕曰如玉如瑩  
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玉也  
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王之德以結  
此篇

三禮纂註

卷之十六

百五

禮記

三禮纂註卷之十六 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七

儀禮

公食大夫禮第九 食嗣

前篇大國大聘之禮此篇小國小聘之禮聘有大小禮有隆殺而又小國之大夫宜其禮之殺也鄭氏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此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三禮纂註卷之十七

乙

三

教氏曰此篇主言食小國小聘之賓與前篇互見其禮也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凡賓主敵則主人親戒所以尊賓也此使大夫戒又各以其爵亦欲其稱耳傳曰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上介出請入告三辭

三辭則不止於禮辭固辭而已賓不敢當之意也食禮重於燕

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再拜稽首

賓拜者以屈辱迎已也大夫不答拜者為人使也既將命賓又再拜稽首受君命也

大夫還

復於君也

賓不拜送遂從之

因遂從之故不拜送也教氏曰先拜送乃從之國君於王使之禮也

右戒賓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賈氏曰云如聘則賓主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也賓初在館拜所戒大夫即玄端遂從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不若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也亦入次俟亦

三禮纂註卷之十七

二

三

如聘時俟主人辦也

右賓即位

即位具

鄭氏曰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教氏曰賓即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者即也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具其所當陳設之物

羹定旬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局罪若束

若編

羹定美熟也陳鼎以羹定為節也陳鼎以七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蓋無鮮魚鮮腊也甸

人者周禮亨人掌共鬯饗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饗之事諸侯比天子不脩官故甸人燕陳鼎也當門南面西上者陳鼎於庭少北而東以西則當門也常門南面君禮也西上明為賓也福鼎扛所以舉鼎也隅所以覆鼎者若東若編亦七者皆科用其一此與若用若墨之文意同

### 設洗如饗

如饗者先饗後食故言如之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

### 小臣具槃匭在東堂下

匭音移

鄭氏曰為公盥也教氏曰匭盛盥水槃盛盥弃水凡行禮其以槃匭盥而不就洗者尊者

### 主禮集註

卷十七

王

言字

一人而已有敵者則否不言簞巾文略耳登禮有槃匭必有簞巾

### 宰夫設筵加席几

鄭氏曰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待賓至而授几者親設涪舊可以略此賈氏曰設筵戶西而左几者賓在戶牖之間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故也

### 無尊

主於食也雖飲酒漿不獻酬也

###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酒清酒也漿醢漿也俟者奠於豐上也設而飲之無獻酬之節也漿在六飲而云漿飲亦

猶醢在五齊而云醢齊也

###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此所饌者謂豆簠簋鉶也

### 右陳設

器饌一曰陳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夫夫納賓賓入門左

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

公迎不出門外降禮也大夫納賓以君命也公拜而辟不敢當賓也入門而左賓西方也

### 及廟門公揖入賓入

### 主禮集註

卷十七

四

言

鄭氏曰廟廟廟賈氏曰儀禮內單言廟者皆指廟如昏禮納采之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受諸禘是也若非禘則言廟祝若聘禮云不腆先君祧問卿受于祖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是在禘廟燕在寢是其差次也

### 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

三揖三讓升階與他篇禮同蓋升階尊卑之差不過一等

### 右迎賓

### 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

鄭氏曰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則東於堂賈氏曰此主國卿大夫立位序西為正堂

序東有夾室立于夾室之南是東于堂也教氏曰群臣至是方即位於廟則是鄉者公亦不在廟明矣士冠士昏禮主人皆先待于廟乃出迎賓

###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鄭氏曰統于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故氏曰立于門東宜東上而統于君乃西上者順其本位之列所以見此非正位也西方北上門東西上皆上左也聘時大夫士之位亦宜是如

###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小臣者小臣正小臣師與其從者也

### 宰東夾北西面

鄭氏曰宰宰夫之屬賈氏曰宰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宰夫之屬者總云南上非止一人

###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鄭氏曰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賈氏曰天子有內宰諸侯未必有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為之明當天子內宰故鄭舉以況之也受聘事重故皆先入廟即位此以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七牲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莊已之事故從入也

### 介門西北面西上

賈氏曰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已下既是有事之人又是大夫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擯有事其位不定也故氏曰介位序於內官之後見其不從賓而入變於聘時也上擯則隨公而入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東少進面東上

### 右群臣及介即位

###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鄭氏曰至再拜者與禮侯賓嘉其來也賈氏曰至再拜者公方一拜賓即降公再拜者賓

###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

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故氏曰至再拜言其拜至之數也於公一拜而賓降者急於答拜亦所以辟之至再拜說凡士皆

###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

辟拜于下也故擯者辭

### 拜也

不從辭命而拜也

### 公降一等辭曰賓君從子雖將拜興也

故氏曰曰者擯者辭也公降一等辭止其又拜也公辭而賓猶欲拜故擯者復釋辭以止

之而賓終不從命也君於臣乃拜  
至其禮大崇故答之亦與常禮異

### 賓栗階升不拜

賈氏曰凡升降有四種云是者君臣急諫諍  
則越三等為是越階一等為歷階又有栗階  
又有連步為四等也教氏曰升不拜者以其  
終拜於公辭之後也栗階說見燕記

###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鄭氏曰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  
之意猶為不成教曰拜下臣也拜於上者賓  
也既升而命之成拜所以賓之賈氏曰賓終  
拜於下盡臣之禮為臣拜而主君之意猶以  
為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  
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

### 禮記集說卷之七

七

禮記集說

### 右拜至

士舉鼎去罪于外次入陳揖于碑南南面西上

右人抽高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

### 載餽古文作

委委義足

舉餽去爵於外者士也以次序入陳之于碑  
南凡爵在西者為先在東者為后故曰次也  
入以次其出亦以次出自鼎西是順次也抽  
高委之亦在爵西左人待載蓋各立于其鼎

之東  
南面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鄭氏曰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  
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知舉鼎  
者七組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賈氏曰少牢

雍正執一七雍府執四七司士合執二組司

士 贊者二人皆合執二組是大夫官少

每人魚執也教氏曰雍人西面于鼎南陳俎  
組南順旅人南面於鼎北加匕七止枋退蓋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

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七

教氏曰以長而序盥也亦目下事之辭當盥  
者七人皆遠其位而立於此國君設洗當東  
雷於東夾南為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前  
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為少東交于前不

### 禮記集說卷之七

七

禮記集說

言相右可知也此可見經文之列矣  
南面七南面立于鼎後也匕出鼎實

### 載者西面

鄭氏曰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  
前大夫七則載之賈氏曰左人待載時在鼎  
東南面今大夫在鼎北面左人當載故序自  
鼎東西面教氏曰西面執俎以載也

### 魚腊飪

飪孰也食禮宜孰饗則有腥上云羹定恐魚  
腊不在其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

### 載體進奏

鄭氏曰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膋之理也進  
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個賈氏曰三牲與

腊皆載體直言體不辨體形及數以下魚腸胃倫皆七則此以七體士虞記升左肩臂肱肱胛脊脇七體彼喪禮用左鄉飲鄉射記皆云右肱進膳則此亦用右肱可知既用右肱則左肱為廢羞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云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謂之上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末鄭云變於食生也教氏曰體謂三牲則右體腊則一純言體而不言骨見其尊者耳牲體之數五其脊脇各三而皆二骨以並腊則倍之也少牢曰腊一純而進進奏注見鄉飲記

### 魚七縮俎寢右

鄭氏曰右首也寢右進髻也乾魚進腴及骨鯁賈氏曰縮縱也魚在俎為縱於人亦橫賓

### 圭禮集註

九

爾雅

在戶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腰鄉南髻脊也進脊在左鄉賓是取脊少骨鯁者以優賓也若祭祀則進鯁以鬼神尚氣腰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腴是也教氏曰魚七者勝胃有俎故魚亦放其數也縮俎者首尾鄉俎之前後也所以變于牲寢右進髻亦進奏之意魚鯁在上腴在下士表禮曰載魚左首進髻

### 腸胃七同俎

賈氏曰牛羊同是畜類又其腹腴賤故略之同俎也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教氏曰腸胃七者太牢之下數也與牲異俎者太牢之禮也賈又曰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或別鼎別俎何據據此下文七鼎腸胃與牲別鼎別俎是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

### 倫膚七

少牢五鼎腸胃與牲同鼎者以其有鮮獸焉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與牲同鼎也鄭氏曰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賈氏曰謂豕之皮革為之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教氏曰倫膚者雍人所倫之膚也倫猶擇也膚乃七者亦效腸胃之數也少牢曰雍人倫膚九

###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

順其在牲之性腸胃垂及俎非火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教氏曰橫諸俎者以其皆出於牲體故載於俎也與牲體同言垂之見其其長也不言其垂之所及者腸胃與膚其長

### 圭禮集註

十

爾雅

或異

### 大夫既七七奠于鼎進退復位

七奠于鼎謂加七於鼎上也位東夾南

右鼎入七載一曰鼎入

### 公降盥賓降公辭

公辭賓亦對而反位于西階於是小臣各執幣匝簾巾以就公盥

### 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一揖一讓者殺於初也

宰夫自東房授醢醬

授公醢醬以醢和醬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藥味故有之

公設之

戶牖間南面設之設醢醬為餼本也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東遷所者謂以西為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辭君設處教氏曰辭時蓋東面于公之西辭辭公親設東遷所東遷於其所也所者謂魯之正位公設之處於其正處為少西必火西者為賓當遷之故也遷之示不敢當公親設意且以為禮也

禮記卷十七

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西階疑立

魚乙亥

鄭氏曰不立於序階上示親饌賓不立階上以主君離序賈氏曰君之行序皆在序階上今以設饌在序西近北故近序非立是示親監饌也教氏曰事未至故離其拜位序內西鄉主位也階西階上之西公與賓各侯於此與卿飲之主人立于階東之意同公不立於序階東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

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醢以西菁菹鹿醢

賈氏曰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用其六醢肉汁也細切為醢全物若醢為菹醢菹之醢

案肉通教氏曰六豆為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明外列統於內列也食禮用朝事之豆者君尊故用之自上者始也若朝事饋食之禮兩有則其適豆乃各有所屬云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

亞之膚以為特

上宰夫薦豆此士設俎設俎之法每俎必當兩豆當豆南者牛俎也羊俎之半也在牛南者豕魚也腊與腸胃亞之在東非膚出于下牲而賤故特在俎東不當於豆也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禮記卷十七

十一 音字一

爵中之牲已奠于俎空爵在筵又碑設簋故舉而出之賈氏曰前旅人取匕入加于爵退出今還使之取匕前士舉爵入今不使舉出者以其士載訖遂設俎于賓前事未畢故甸人舉之而出教氏曰甸人加爵乃舉爵其出也亦七先而爵後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

牛俎其西稷錯

教氏曰東北上惟指黍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也上列之黍當牛俎則次列之稷當魚俎而後列南於魚俎之西也一簋當一俎則其位之疏數可知矣

大羹清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

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

不和者貴其實也凡豆謂之鐙有蓋者饌自外入焉風塵也宰位在東夾北西面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教氏曰大羹調牛汁不和者無肉菜尚質也以五味謂物謂之和如春多酸夏多苦之類凡清皆不和經特於此見之自門入者清在也

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

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教氏曰設清于醬西是醬清東

主禮集註 十七卷

十五

三百三

上也凡醬清之處變於正豆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

以東牛

鄭氏曰鉶菜和羹之器賈氏曰下記云牛羞羊豕豕豕是菜和羹以此鉶盛之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豐所以承觶者具饌之時則然矣言於此者為下文發之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鄭氏曰食有酒者優賓設于豆東不舉也教氏曰不授觶者以未用之設于豆東者不主於飲且後用之故不欲其妨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

鄭氏曰會簋蓋也亦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賈氏曰卻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卻合故云一一卻合之各當其簋之西為兩處少牢云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也

右設正饌

主禮集註 十七卷

十四

三百五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

公在序內賓在戶西雖告具于公亦欲使賓聞之此上贊之正位也具謂正饌已具

公再拜揖食

拜而揖進欲賓食禮之也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

以辯孺于醢上豆之間祭

教氏曰此所祭者醢醢而下五豆惟云醢者省文耳少牢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孺于三豆是其微也上豆韭菹醢也祭於二豆之間少牢此節見少牢下篇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及于

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

坐而取黍興以授賓敬也實于左手反于右手便於授也三簋皆辯無不祭也先黍後稷不欲雜也黍稷授而道醢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

鄭氏曰不離者判之也不言判判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判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教氏曰云不離者見其為切肺且食而舉肺脊者其肺則離之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著之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也上言興授此言興受文互見耳鄭氏曰於是云賓興坐

禮記集說卷十七

十五

受祭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間

授手扱上鉶以捫辯擣之上鉶之間祭

教氏曰扱上鉶以捫謂以內列牛鉶之捫扱其鉶也辯擣之者遂以捫搗之鉶也此四鉶皆有捫其擣之則唯用其上者之捫與少牢饋食禮略同上鉶之間謂內列二鉶之間少牢非也祭鉶不於豆祭而於鉶間者其大牢之禮異歟

祭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醬清不祭

魚腊清醬在正饌之內非盛者故不祭若入於鉶則祭之又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清屬於鉶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蓋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者任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既告其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此主於食賓故梁亦親設也

公與賓皆復初位

賈氏曰上公設醬特立于序內賓立于階西此云賓與公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

宰夫膳稻于梁西

禮記集說卷十七

十六

稻梁將食乃設先去會于房稻在梁西是梁在東上也教氏曰膳當作設字之誤也膳設聲相近

十羞度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鄭氏曰大以肥美者特為禽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膾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太宰清右執豆左執蓋賈氏曰云皆有太者中一物物之內兼有魚也有司徹云尸俎五魚俎主人皆一魚皆加膾祭於其上故云魚或謂之膾也膾人作醢之法乾肉莖之雜梁醢清美酒何大肉之有也醬則醢也亦無大商也教氏曰言執於蓋豆之間見其兩執也醢醬四醢及芥醬也



先者反之

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  
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簋西間客人  
云先者反之謂第二以下為先者也教氏曰  
先者即執卿豆者也既設卿豆則以次受其  
餘於西階上而設之反者既往復  
來之辭此文似失其次而在是

由門入升自西階

由門入是三牲與魚皆  
於門外饗爨為之也

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客人

此先者一人只在筵設豆其餘人則往來取  
豆以升也設于稻之南黍稷之西以此庶羞

禮記集註

十七

為加饌故不令與正豆併也間者所設之行  
列其內可容人以人當從間往來也

旁四列西北上

鄭氏曰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  
謂羹臠中別賈氏曰曲禮之左殺右殺殺骨  
體也此肉謂之羹亦一也殺為正饌殺為切  
肉則庶羞分置左右此亦正饌在東庶羞在  
西間客人是中別也教氏曰云旁者見正饌  
之中席而此在旁也下文云賓坐席末取梁  
即稱而庶羞在稻南足以明之矣西北上謂  
卿豆在諸豆之西北也必西北上者放正豆  
之位亦變于  
席之上也

卿以東臠醢牛炙

炙炙  
肉也

炙南醢以西牛臠醢牛鮓

此以下三節皆加饌炙也臠也鮓即臠  
也炙以牛羊豕臠亦以牛羊豕其設之法  
物必間以醢也蓋醢為炙臠而設鄭氏曰先  
設醢絳之以次也內則謂鮓為鮓教氏曰此  
二醢為牛羊豕臠而設也注云先設醢絳之  
以次也謂炙南之醢為炙而設故其次在臠  
之上

鮓南羊炙以東羊臠醢豕炙

教氏曰此一醢為  
羊炙羊臠設

王禮集註

十八

炙南醢以西豕臠醢芥醬魚臠

鄭氏曰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臠春用葱秋  
用芥教氏曰此一醢為豕炙豕臠設芥醬為  
魚臠設也牛三品二醢尊也羊二品一醢降  
於牛也豕亦二品一醢而醢次於炙又異於  
羊也魚一而已其芥醬復先於臠又異於豕  
也古人於食物之微亦以多寡先後示尊卑  
之義則其精微周  
密之意亦可見矣

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盂降出

先者一人在上設羞衆人送盂者只在階下  
授羞於先者送一豆即受先豆之盂以降而出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

上文告具此又告  
備備則周于具矣

### 右設加饌

### 贊升賓

鄭氏曰以公命命賓升席賈氏曰前設饌訖贊告具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答拜為異也

### 賓坐席末取梁即稱祭于醬清間

敖氏曰坐席末者就加饌也取稱梁即言不反梁於左手也不祭于豆祭而於清間者以其祭加饌也

### 主禮集註

十七卷

十九

###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

### 兼壹祭之

鄭氏曰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卿膳之間以異饌也敖氏曰贊者壹以授賓賓兼壹祭之禮之節當然也賓於黍稷牲肺皆壹祭之特於此祭之耳祭不言其所亦於醬清間可知

### 右賓祭加饌

### 賓降拜

拜庶羞而食也

###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

### 左擁簋梁右執爵以降

擁之者示其重也必取清者每飯必歡清故特取之以降者為公立于堂已不敢坐食于席也必以降者臣也云簋梁簋其器也允梁稱皆以簋

### 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

鄭氏曰奠而後對成其意也敖氏曰公辭止其食於下也階西賓所欲食之處也故於此降之意且從命也

### 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又奠于其所降辭公

### 王禮集註

十七卷

二十

鄭氏曰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已食待食贊者之事敖氏曰公不許其降食乃敢辭公之意與卿者欲食于下之意同降而辭者亦以其臣也

### 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楨者退負東塾而立

鄭氏曰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退負東塾無事賈氏曰爾雅有東西箱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侯事之處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廟而侯賓食即待事之處也

### 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卷加席者以加席為重禮而不安也公不辭者聽其自取也鄭氏曰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賈氏曰公在序外賓食戶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公來則

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  
不來者所以優饒賓也

賓三飯以清醬宰夫執解漿飯與其豐以進

鄭氏曰每飯飲清以肴攝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共肴優賓也賈氏曰特牲少牢尸食時舉肴皆有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教氏曰醬解亦先加於豐上如飲酒可知

賓挽手與受

受解也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禮記集說

卷十七

二十一

禮記

上飲酒實于解宰夫設正東此設於稻西是左酒右漿

庭實設

此與下文行禮之節亦略與聘禮禮賓者同

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鄭氏曰飲教教氏曰其祭亦于醬清間

右賓食

一曰賓正食一曰賓食正饌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

鄭氏曰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

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教氏曰侑者食賓而從之以貨財之稱勸人食亦侑

賓降筵北面

以君將有帛侑之命故於此待之

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

辭幣者謂既受賜食不宜又辱賜幣也公於是降一等止其降且不許其辭賓即栗階升聽命也經似有脫文

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

禮記集說

卷十七

二十一

禮記

西楹西東面立

鄭氏曰降拜當拜受幣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立侯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教氏曰西楹西亦少北也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送出賓北面揖執庭

實以出

鄭氏曰賓降也不敢俟成拜介送出以賓事畢揖執者示親受教氏曰北面揖之者象親受之也凡庭實並受

公降立

降立侯  
賓反也

###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子男小聘使下大夫士介一人而已  
從者訝受皮乃府史之屬也

右侑幣 此篇有不釋者已見  
於前篇醴賓條故也

### 賓入門左沒雷北面再拜稽首

鄭氏曰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饌更入行  
拜若欲從此退賈氏曰此卿辭賓意食禮自  
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送庭實出更入  
以終食禮若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有食  
食之饌是以更入行拜示將辭之意待公該  
辭而後留也教氏曰雷門內雷也受雷庭南

主禮纂註 卷十七

二十三

也拜者謝侑幣之賜也及  
雷而拜以公立于中庭也

### 公辭

止其拜使之卒食也  
或曰辭其拜于庭也

### 揖讓如初升

將更升席  
卒食也

### 賓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鄭氏曰賓拜拜  
之厚意賓揖介

右賓拜侑幣

### 賓降辭公如初

鄭氏曰將復食教  
氏曰初謂公許也

### 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

鄭氏曰卒已也食會飯三飲梁也會飯謂  
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賈氏曰知  
會飯是黍稷者上文云宰夫東面坐啓筵會  
各鄧其西此云食會飯故知是黍稷也前  
賓三飯不云會以蓋盛稻粱稻粱無會教氏  
曰祇蓋飯于會而食之故云會飯鄉者三飯  
乃飲此九三飯蓋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後  
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食加飯而飲漿  
則此所飲  
者其酒飲

主禮纂註 卷十七

二十四

### 不以醬渚

鄭氏曰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  
此食正饌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渚或時後用

### 挽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

西

再食不用梁與醬乃所以降者重公所設也  
公於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梁故賓親徹此  
二者階西鼎者  
所欲食之虞也

### 東面再拜稽首

卒食而拜賜也亦拜于階西不於階東又不  
北面皆變於初明其將遂退也

公降再拜

答賓拜也不辭之使并堂者禮有終也公拜亦西面于阼階下

右卒食

介送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

鄭氏曰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賓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鄭氏曰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于簠它時有所釋多教氏曰云卷者明盡以其俎與其實歸之此牲體皆在俎則食時不舉之

三禮纂註

十七卷

剛矣火牢特牲饋食禮尸所舉者加于所虞禮則實于簠司儀既言食禮舉數上公九俎伯七子男五以差言之則大夫當三也此乃不舉其亦與周官異者乎

魚腊不與

音預

不言腸胃膾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言卷三牲之俎則魚腊不與可知乃復言之亦經文過於詳爾

右賓出歸俎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鼎於受幣已親拜此復拜者正禮不可廢也此拜公亦不出

訝聽之

聽者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

右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鄭氏曰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蜩醢四為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按醢人朝事之豆非菹醢醢本稌醢菁菹鹿醢苾苾醢上云下大夫之豆用其六仍有苾苾醢云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膾此云

三禮纂註

十七卷

九俎明加鮮魚鮮腊教氏曰豆加苾苾醢醢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腊膾膾之下如饗九鼎之次云九俎則四四為列而特鮮獸

魚腸胃膾膾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鄭氏曰此以命數為差也賈氏曰云以命數為差者按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膾膾亦分為三等有十一命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為上大夫爵卑為下則上言若

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之大  
夫也按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  
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它皆  
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  
五上公十七  
差次可知

###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上文庶羞旁四列此上大夫饌內言庶羞西  
東毋過四列則東西橫行上下大夫皆四以  
為行下大夫四四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  
行上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五行也

###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免鵝鴛

鄭氏曰鴛無母賈氏曰爾雅云鴛鴦母郭氏  
曰鴛也青州人呼曰鴛母莊子曰田鼠化鴛

### 主禮案註

十七卷

言事

鴛淮南子曰鴛鵒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鴛  
鵒然則鴛鵒一物也教氏曰上言東西毋過

四列則此四者  
為一列於南也

### 右食上大夫禮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說前  
見篇

豆實實于壺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

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

鄭氏曰陳壺筐于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  
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壺北陳者變於食

壺數如豆臨芥醬從焉筐米四賈氏曰云南  
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者上文正食之時黍稷  
亦南陳今于楹內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  
此饌同列也云壺北陳變於食者上文正食  
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陳  
之今於楹門二以並北陳是變於食也迨臨  
各一物不可同壺故壺數如豆上大夫八豆  
則八壺下大夫六豆則六壺庶羞之醢同是  
醬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  
同一壺芥醬宜亦一壺知有芥醬者以其有  
生魚故也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  
稷宜各一筐稱梁又二筐故云筐米四

### 庶羞陳于碑內

庶羞者醢四并魚膾與芥醬也不陳於上以  
牲在下宜從之庶羞主於生肉也上大夫又

### 主禮案註

十七卷

言事

加雉免鵝鴛以豆  
實也亦實於壺

### 庭實陳于碑外

教氏曰此庭實不於西方參分庭  
一在南又不執之皆變於食也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生歸之亦變於食  
陳于門西餽位也

### 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

親食時朝服故此致者受者皆服之云如受  
饗禮則侑幣與食亦殊拜

### 無擯

李寶之曰饋當作饋下同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賜亦謂食與餽幣也

右致食禮一曰不親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

教氏曰親戒而又連之者以其敵也

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

饗大夫相饗之禮也迎賓與拜至亦皆再拜大夫相饗舊亦附于公饗大夫禮中而并云

王禮集註卷十七

二十九

賓客

之矣

降盥

凡主人降盥賓亦從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乃盥卒盥一揖一讓升降不言省之也

受醬涪餼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

一等賓止也

皆者謂受醬受涪受幣也餼用束錦大夫文也教氏曰降堂升一等中等相授也不於堂上辟君也中等相授異於士也大夫之階三等於此見矣考工記云天子階九尺以是差之則公侯伯七尺子男五尺卿大夫皆三尺也

賓執梁與涪之西序端

鄭氏曰不敢食於尊處教氏曰亦為主人立于堂西故不敢食于席故但辭之於堂上不

降于君

主人辭賓反之

云反之明不對也

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

卷加席亦謙也辭則反之敵也

辭幣降一等

王禮集註卷十七

三十一

賓客

辭而降一等為恭也亦略放於公食禮而為之

主人從

主人從亦降一等也從者辭其降且不許其辭

受餼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

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左傳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使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平敵相與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重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也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

敖氏曰此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初辭亦有此文明矣

### 卒食徹于西序端

亦奠于鼎者所欲食之處

### 東面再拜降出

拜不當階又不北面亦變於前主人亦於階上西面答再拜也

###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敖氏曰他謂在公食禮中而不見於上者也然則所不見者亦未可盡與公食禮相通經云如者大約言之耳又此不別見所饌也則是俎豆之屬亦皆如公食者矣蓋大夫之禮

### 生禮恭謹

三十一

為公而舉故其饌放之而不嫌與之同大夫祭其宗廟惟用少牢且於其始也不敢純用朝事豆則此食禮之意亦可見矣

### 右大夫相食

###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

鄭氏曰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 賓受于堂無擯

聘禮賓受致饗幣云堂中西北面此受于堂亦與之同也

### 右大夫致食

愚按公食與大夫食禮異者一公食使大夫戒大夫則親戒速也公食迎賓于大門內大夫則迎賓于門外也公食公降皆盥大夫則降堂盥也公食受幣受幣于寧夫大夫則降堂而受也公食受幣宰盥階不升堂大夫則降者升一等也公食執梁與清之階下大夫則之西序端也公食賓降辭幣大夫賓降一等也公食卷加席公不辭大夫則卷而主人辭也公食徹奠于西階下大夫則奠于西序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禮焉

### 公食大夫記

### 不宿戒

宿戒先期日而戒之也此禮當日乃戒故云不宿

### 生禮恭謹

三十一

### 戒不宿

食宿之晨宿與戒之賓則從戒而來不更召也故曰不速

### 不授几無昨席

賓不授几公無昨席

### 亭于門外東方

鄭氏曰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主陽敖氏曰門外廟門外也門外東方雅爨在焉

司宮其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 皆卷自末



丈六尺曰常八尺曰尋未必長筵者以有左右  
加席尋是加席之度必半於其筵也莞小蒲也

### 宰夫筵出自東房

筵本在房宰夫布之也

###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鄭氏曰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上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止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賈氏曰火儀云僕于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是還車而立以俟其去還立于西方鄉外也

### 三禮集註

十七卷

三

教氏曰惟云賓之乘車在此則上介以下之車不然矣車北面立者俟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說駕

### 銅莖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報反有

鄭氏曰莖菜藿豆葉苦若茶滑莖莖之屬內則云莖莖粉榆兔藿滑藹以滑之

### 贊者盥從俎升

贊者於賓贊其俎俎庶羞之祭俎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

### 簠有蓋冪

稻梁將食乃設先去會於房中惟蓋以冪既陳設并冪亦去之

### 凡炙無醬

教氏曰凡九三牲此庶羞於三牲之炙皆為設醬惟魚膾乃用芥醬是凡炙無醬矣不言戴者如炙可知

### 上大夫蒲筵加莞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鄉擯

鄭氏曰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線席畫純也教氏曰由下不升堂也賈氏曰此謂上擯擯詔賓主升降周還之事教氏曰無上事故不必升堂

### 上贊下大夫也

三

三

教氏曰上贊即經所謂贊者也以其佐賓食于堂上故云上贊蓋對堂下之擯者而言也擯贊者事相近故以上下通之以下大夫為之者欲其不尊于賓

### 上大夫庶羞酒飲醬飲庶羞可也

鄭氏曰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賈氏曰上經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得兼食庶羞其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以優賓也教氏曰此記難強解

###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鄭氏曰嫌上大夫不稽首教氏曰記此於上大夫之後恐或是為彼言之若然亦長語也

此篇中見上大夫之禮之異者俎豆簋鉶之加耳其他不見之則皆如下大夫禮可知固無不稽首之嫌也又何必贅之言哉

三禮纂註卷之十七

十五

永字五

三禮纂註卷之十七 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八

儀禮

覲禮第十

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耳覲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

三禮纂註卷之十八

乙

三百五十七

賈氏曰按曲禮云天子當衮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註諸侯春見曰朝受贊于廟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而立于衮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觀禮今存餘亡教氏曰此篇主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于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所謂秋見曰覲之意異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鄭氏曰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

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合異禮不凡之也如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云為帷宮設旌門賈氏曰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蓋五等同有畿勞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據上公而言五十里有市有館或來者支館舍狹寡故為帷宮教氏曰勞而用璧以為信天子於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無享禮且為當還之也凡以王行禮而當還者例不用帛云侯氏指來觀之一者而言耳若及言之乃云諸侯帷門以帷為門也掌舍職云為帷宮設旌門彼天子之制也然則此但為壇與帷門而已其不為宮殿蓋於壇之南橫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也不受於館舍而受於此蓋其禮宜然爾小行人職云凡諸

王禮集註卷之十

王禮集註卷之十

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小行人下大夫也以是差之則天子之於諸侯有三勞者遠郊宜使中大夫近郊宜使卿然此經惟言一勞之禮亦似與周官異

使者不答拜遂執王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

升

鄭氏曰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教氏曰侯氏既拜亦揖而先入門右使者乃執王也言遂者明即於此而執之也使者既入門左侯氏乃與之三揖也云使者不讓則侯氏不先讓可知侯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欲讓之也使者不讓而先升者以其正奉至尊之命故略之也然則主人與客讓升者自敵以

下之禮然若客尊而當先升者則宜先讓主人歟客讓則主人亦辭

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王

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又降拜於階間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

稽首使者乃出

音旋

左還還于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也侯氏就使者還璧使者於是復南面受之降拜為送王也亦於階間北面還璧者明其以為信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

王禮集註卷之十

王

三

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

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止止其去也具迎而欲饋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饋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于士昏聘禮及少牢下篇此經大略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饋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

拜送幣

使者受幣不稽首者同為王臣故不因其受幣之禮也其授受之幣蓋于壇中亦北面授

使者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

之

鄭氏曰駢馬曰駢左駢設在西者其餘三馬  
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  
者遂隨使者以至朝教氏曰使者亦左執幣  
乃北面右執駢以出也四馬象在車前故西  
者曰左駢駕車之馬兩服居中兩駢在旁使  
從者以左駢出侯氏之士以三馬從之既則其  
馬也從之者隨以入國

右郊勞

記凡四方之賓客飲閱則司關為之告小行  
人逆勞于畿訝士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  
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掌訝掌邦國之  
幸籍以待賓客戒官備委積與士逆賓于疆

主禮纂註

十八卷

四

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環  
人送逆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櫟  
有任器則令環之凡  
門闕無議送逆及殯

天子賜舍

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耶安也  
賜舍猶言致館所使者同空與小行人受櫟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此使者致館之辭也天子以同姓諸侯為伯  
父教氏曰順命謂順王命而來朝也賜舍不  
用幣尊者  
之禮也

侯氏再拜稽首

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  
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饋之束帛乘馬

鄭氏曰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饋之者尊  
王使也侯氏受館于外既則饋使者於內教  
氏曰凡饋使者必于受命之處則此饋之亦  
當在舍門外也侯氏於使者亦有迎送之拜  
不言者  
文畧耳

右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  
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告使順循其事

主禮纂註

十卷

五

言次

也初事者以四時朝  
觀自是尋常故事也

侯氏再拜稽首

受觀  
日也

右戒觀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

面北上

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  
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  
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  
如房舍之舍謂觀時待事之處也

右受合一日受舍于朝

侯氏裨冕釋幣于廟

鄭氏曰將觀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是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龍孤繅緡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也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觀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禰西階之東教氏曰裨冕者見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鷩侯伯也則服毳子男也則服希是時天子受觀亦服其裨冕故觀者不得服其上服也天子以大裘而見十二章者為上來冕九章者次之禰謂考也釋

三禮纂註卷十

卷十

幣者告將觀也其禮則筵几于其飾堂戶牖之間南面祝自西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鄉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觀天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問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降而遂出也歸乃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

右釋幣一曰釋幣于禰

栗望車載龍旂孤纛乃朝以瑞玉有纁

鄭氏曰望車大夫制也栗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孤所以張紼之弓也考未曰纛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男穀璧蒲璧晉氏曰偏鴈

入主門偏駕金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於客樂此望車以朝也巾車戰云大夫乘車同姓金路異姓象路衛華路据在本國所乘並得與天子同此乘望車以朝是車禮不可盡同也司常取云孤所以張紼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為紼故以此孤以張紼之兩幅也教氏曰栗望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禰宣子聘于周自禰曰士大夫國之卿比天子之士則其君自比於大夫亦宜矣上云前朝此云乃朝則以觀名篇之意可見矣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

鄭氏曰依如今絲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立而左右几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紼加繅席畫純加次繅繅純教氏曰右亦設几者至尊宜逸不取便

三禮纂註卷十

卷十

其右之義也然則天子升席不由下矣生人左几自諸侯而下

天子來冕負斧依

鄭氏曰衮衣者禰之上也繡之纁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賈氏曰自衮冕至玄冕五者皆禰衣故云禰之上負謂背之教氏曰衮冕天子之禰冕負斧依而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取乃言車送逆朝覲者之節大行人取亦先言公侯伯子男其朝位賓主之間相去之步數乃云廟中將幣亦與是禮異者與

齋夫承命告于天子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  
予一人將受之

鄭氏曰：「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  
上擴又傳此而下，至喬夫侯氏之下介，爰之  
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賈氏曰：「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庭法。」敎氏曰：「信所」

以廟受之者非有德也以嘉其來朝之故耳  
伯父其入納賓之辭也人告者又以天子地  
辭出告  
侯氏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入門而右執臣道不駁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莫贊而不授

擯者謁

謂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  
賓客也其辭所揚者曰伯父其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階東北  
面再拜稽首頓首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櫛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王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敖氏曰拜于西階東別於內臣也侯氏再拜宰乃受王以東是時王於侯氏拜不荅所以見至尊之義也

按曲禮云天子當彙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彼諸侯覲皆北面不辯同姓異姓者此謂廟門外爲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節注云覲者謂於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時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鄭氏曰四當作三大行人戰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

三禮纂註 十八卷

九

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羣龜也金也丹漆繡  
續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  
有唯所有分爲三  
享皆以幣帛致之

奉東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

拜稽首

鄭氏曰卓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  
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奉  
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衆用成數敬也敖  
氏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  
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疊也中庭西  
方南北之中也庭實用十馬且設於此皆至  
尊禮異也此奠幣  
蓋必入門左之位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亦言王欲親受之此擯者曰乃言予一人則是擯者凡告於侯氏皆為述王言矣是亦異於國君以下

侯氏升致命王撫王

王不受王撫之而已輕財也撫之者亦受之王不執璧帛者貶於瑞王亦至尊禮異也

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

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教氏曰幣謂璧帛西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擯者不延之以升變於

主禮纂註

十八卷

十一

卷十一

受主時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之至也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為卿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

事畢

觀有三享經之所見初享之儀耳其次二享庭實唯國所有不可相蒙故空其文

右三享

一曰行享禮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

鄭氏曰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教氏曰肉袒示恐懼也袒右變於禮事也為之於廟門之東亦變位

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鄭氏曰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無咎教氏曰入而復右已事更端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事謂已所以得罪於天子之事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

寧乃邦

謁告也寧安也乃猶女也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

主禮纂註

十八卷

十一

卷十一

鄭氏曰王辭之不耶左者當出應於外屏而擊之也天子外屏

右請事

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

曰升升成拜降出

勞之勞其蒞路勞也

左王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邇于外門外再拜

賜車者同姓以金幣異姓以象路服則衣也幣也義也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鄭氏曰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車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錫善物多由恩也傳曰重錦三十兩教氏曰設路亦於西方中庭北軸路車一而已乃云西上以其與馬同設也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諸公者王所分命使賜侯氏者也太史始隨入而升東面乃居其右教氏曰奉篋服者一

生禮集註

十八卷 十二 卷四十三

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傳若保不定也置服于篋謂之篋服命書若文侯之命之類先設庭實乃奉其所以將命者亦至尊之禮異也

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

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西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受命而降拜也降自西階故拜於兩階之間不於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於常禮也

升成拜

太史辭其降故升成拜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耄老毋下拜也此辭之類

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受篋服也受亦北面諸公南面許受之此受於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謂矣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僎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僎太史亦如之

先僎使者乃拜送經文畧倒耳

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

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三禮集註

十八卷 十三

此禮之伯父據同姓大邦而言

饗禮乃歸

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乃文也掌客職曰正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食燕

右言稱謂與其禮

諸侯覲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三

尋深四尺如方明于其上

鄭氏曰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族同也官謂疆土為時以象牆壁也為官者於國



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則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賈氏曰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明秋官司盟云北面詔明神故曰所謂明神也天子之司盟即左襄十一年傳司盟是也教氏曰為宮者築宮牆也王十有二歲若無巡守則四方

諸侯皆來朝於是為壇壇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觀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三者四方而每面又各一色為其神明之象因明之加此於壇為將祀之地掌舍職曰為壇宮設棘門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王上圭下璧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鄭氏曰六色象其神六王以禮之上宜以者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王者刻其木而著之教氏曰論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六王為祀時

以此禮之上不以璧而以圭下不以琮而以璜亦與周官異也所以然者以四方之王無所象故於天地之玉亦不必象之也用圭璧者圭璧尊也太宗伯職曰以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謂方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上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鄭氏曰置旂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北面東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依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賈氏曰中階以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帥之入如康王應門左右也

四傳擯

鄭氏曰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莫瑞王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王降拜於下及請事勞皆如覲禮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侯門而

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朝門王宮之伯帥之耳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

東門之外及祀方明

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太旂太常也王建太常終背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楫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二就式東十有二乘帥朝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我曰九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既盟則裁之言北面詔明

三禮纂註卷之十八

十一

四

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則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

丘陵于西門外

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客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卦以爲地神也盟神必曰日月山川焉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曰皦子忘之山川神祇莫忘之乎此皆用明爲信也禮日于南禮月四瀆於北禮山川丘陵於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爲之與拜日於東之義異矣禮川不於北者四瀆尊宜辟之也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觀故

天子於此亦略脩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教氏曰謂以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謂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於積柴之上而燔之升瘞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爲之蓋因上之遂并言正祭之法以明所謂禮者異於此也然此祭亦不盡與周官合未詳

右大朝觀之禮

觀禮記

几俟于東箱

禮纂註卷之十八

十七

禮

教氏曰經云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乃云天子衣冕負斧扆則是天子登席於既設几之後也而此云几俟于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歟

偏駕不入王門

言此者明惟王東乃入王門也也凡非王車皆謂之偏駕

奠主于纁上

明奠時開纁而見王也經云乃朝以瑞王有纁

三禮纂註卷之十八終

三禮纂註卷之十九

儀禮

喪服第十一

鄭氏曰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爲已亡之耳賈氏曰喪服之制在成服之後則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士喪之上者以其揔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

三禮纂註卷之十九

乙

三百十四

是以在此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毛此伏羲之時也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黃帝之時也易繫辭云古者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是黃帝已前心喪終身不變也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是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制也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云三代改制以白布冠質以

爲喪冠則唐虞以上吉凶同服唯有白布表白布冠而已又喪服記鄭云太古冠布衣布後世聖人易之因以爲喪服則謂夏禹以下三王之世用唐虞白布衣白布冠爲喪服矣死者既喪三人制服服之者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皁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哀有隆殺故貌有此不同而布亦有精麤也敖氏曰此篇言諸侯以下男女所爲之喪服於五禮屬凶禮愚按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今此篇多言公卿以下之服而王服不見焉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此敖氏所以決爲侯國之書也意者此篇以在侯國士庶所服習故得尚存天子之篇民間不得見周亡而遂亡之與

三禮纂註卷之十九

乙

又按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升數有異者斬有二有正有義為父以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唯父故與國母同是以略為母有正而巳扶期齊衰有正而父在為母為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扶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曾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場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子長殤是義餘皆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

三禮纂註卷九

三

諸侯大夫為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如前釋總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上斬至緦皆以升數為叙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注云在小之上者欲審者後之精麗若無衰服章次難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縷之精能為次第也

喪服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⑦七餘反⑧戶交反⑨古顏反⑩九具反

鄭氏曰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賈氏曰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謂衰有淺深也斬衰先言斬疏衰後言齊衰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疏衰先作之後齊衰之也云直經杖絞帶者以直目此三事謂首經為首直經杖絞帶者以直目為杖直經為絞帶也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也管草也敖氏曰直經杖者謂經帶用直麻杖用竹也絞帶所以束衣代革帶也齊衰以下用冠布則此其用壯麻與管茅類凡喪服衰裳冠帶之屬皆因吉服而易之若首經則不然蓋古者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後世聖人因而不去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為輕重云斬衰自卒哭以至練祥服有變除經皆不著之唯言初服者喪服之行於世其來久矣鄭文繼悉人所習見故今但舉大略以記之耳後放此按疏云斬衰三升布但摺正服而言正服布三升義服布三升有半按士喪禮婦人帶壯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齊衰斬衰婦人亦有首經但有二直經與絞帶以備衰禮

三禮纂註卷九

四

父

上文者字提目下文謂此服用於此人也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即此文父以下是為其人服上之服也首陳父者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愚按傳云為父者何

諸侯為天子

以斬衰父至尊也夫以至尊釋此儀似亦未盡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斬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此其義也

傳曰天子至尊同於父也司服曰凡喪為天王斬衰疏曰凡喪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而此惟言諸侯文不具也

君

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賈氏曰周禮載師家邑任稍地小縣任縣地大夫任疆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魯之季孫氏有費邑叔孫氏有郕邑晉三家亦有

王禮集註

卷九

五

川四廿三

韓魏趙之邑是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則有臣故也不言公與孤者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則大夫中舍之也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為其喪吊服加麻不加斬也又曰臣為之服也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也

父為長子

鄭氏曰不言適子通上下也亦言立適以長教氏曰為之三年異其為嫡加隆之也此嫡子也不云嫡而云長者明其嫡而又長故為之服此而不降之也疏衰三年章放此後凡言嫡者亦皆兼長之經文互見耳○愚按傳又言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記亦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教氏以為非經意學者詳之

為人後者

此正服也為人後者同宗無子則以周宗之支子為之後又欲同宗者以其祭祀庶體親之相感也不言所後之父可知也受重者又以尊服服之故亦三年也

妻為夫

自此以下論婦人也妻為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為夫斬衰也夫雖體敵齊等猶是妻之尊在家天父出則天夫是其男尊女卑之義故同之於君父也○按此亦正服也

妾為君

既名為妾故不得名婿為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為君也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

王禮集註

卷九

六

川三六三

無異也教氏曰妾於臣故亦以所事者為君

女子子在室為父

女子在室則所天在父故與子同也

布總箭笄壘衰三年

鄭氏曰此妻妾女子子表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簪也壘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壘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御統紒如著慘頭然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壘按此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賈氏

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至此言之者上以哀極故沒其布名與年月至此須言之也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者既與男子有殊並終三年乃始除之按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上文列服之中冠繩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筭髮等亦非男子所服布總者只為出紼後垂為飾者而言以其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也髮有二種士喪禮云婦人髮于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髮者去笄纓而紼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髮之異于枯髮者至去纓而以髮為大紼如今婦人露髮之制也云深衣則衰無帶下者按下記云不帶下尺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著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也云又無衽者又按下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

三禮集註

七

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彼裾男子衣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旁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也按深衣云續衽鉤連彼吉服深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雖如深衣亦無深衣之衽也故氏曰髮者露紼之名也此主言成服以後之禮當髮者自小飲之時則然矣故士喪禮卒歛婦人髮于室自此以至終喪不變也此言并梳髮衰皆所以示其異於男子則於男子同者經帶杖屨也士喪禮曰婦人壯麻經結未是亦婦人斬衰要經之異者此不見之者以經惟士言首經故略之傳言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記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愚按此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為父之服三者皆正服也復言布掩

箭筭等者表其異於男子也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敖氏曰子女子子也承上經而言故但云子省文凡言子者皆謂男子言反在父之室明其見出於父存之時也此喪父與未嫁者同凡女行於人其為妻者曰嫁燕為妾者言之曰適人此惟言嫁者省文耳○愚按此正服也既反則夫家義絕而所天者在父此所以與未嫁之女同也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絕屨

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絕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經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

三禮集註

八

衰同其絕屨則與大功等也貴臣得伸侯上文絞帶菅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敖氏曰此亦以其異故者之且明異者之止於是也公卿所謂諸公也公卿大夫亦仕於諸侯者也其衆臣為之布帶絕屨降於為君之正服所以辟貴臣而不敢與之同也蓋此君之尊殺於國君故其臣之為服者得以分別貴賤也為公卿大夫之服如此則其於士又殺可知矣

右斬衰

愚按斬衰正義服舊圖云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父也父為長子也為人後者也女子子在室為父也妻為夫也妾為君也子嫁反為父也此七者其正服

也養父衰三升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諸侯為天子也君也公士大夫衆臣為君也此三者為義服也為此服者其數僅止於此者以專服不可以濫施重恩不可

# 者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鄭氏曰疏猶麤也賈氏曰麤衰者按上斬衰章中為君三升半麤衰雜記云微細焉則屬於麤則三升正服斬不得麤名至四升始見麤也若然為父衰極直見深痛之斬至於義服斬衰之等乃見麤稱大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總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為衰有深

## 三禮集註

九卷

淺故作文不同也斬衰經不言麻此齊衰經見麻者彼有杖杖亦直故不得言麻此不兼杖故得言麻也斬衰冠纓繩退在紱帶下使不蒙直齊冠布纓無此義故進之使與同處此布纓亦如上繩纓以一條為武垂下為纓也削杖布帶並不取蒙直之義故在常處欲見母比父削殺之義也布帶者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為之即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斬衰不言布此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故此須言之也疏屨者屨取用草之義斬衰章言背屨見草者以其重故見草者舉其惡貌此稍輕故舉草之總稱自此以下各舉差降之宜故不杖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總麻輕又沒其屨言三年者以其為母稍輕故表其年月若然父在為厭降至期今既父卒直終三年之衰猶不

## 三禮集註

十

凡四條一曰斬衰先言斬齊衰後言齊者一以見哀之淺深一以見造衣之先後

### 父卒則為母

鄭氏曰尊得伸也教氏曰父在為母期父卒則三年云則者對父在而立文也其女子子在室者為此服亦惟笄總髮衰異耳下及後章放此注云尊得伸者謂至尊不在則無所屈而得伸其私尊也愚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體齊之食自天子達

###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孝子不敢殊也○愚謂此降服也



慈母

慈母養育長成之母恩同所生也繼母如母者尊父也慈母如母者答其恩也

母為長子

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記曰母為長子削杖又曰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又曰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又曰妾為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義各見於其條學

右齊衰三年

愚按圖曰此章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父卒為母也繼母

三禮集註

卷九

十一

也慈母也賈氏曰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齊此所謂降乃降斬而為齊也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八升冠九升長子也君長子也愚謂五倫之中恩義之極莫如君父及夫與子也可以為之次者唯母焉而已五服之內痛戚之至者莫新衰三年若也酌義理量度人情而以恩義之極者服以痛戚之至而次者以為齊其所以教人報本顯德之意可謂輕重適宜毫釐莫爽者矣學者於此豈可少置私意於其間而妄有所隆殺也哉然下此數服皆不過由此二者推之學若苟不先於此其心則所謂不能三年而絕小功之案者况於其所尊者薄而於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縷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敖氏曰此期服也而杖屨之屬皆與三年章同者是章凡四條其三言為母其一言為妻也以禮考之母宜三年乃或為之期者則以父在若母出故屈而在此也妻以夫為至尊而為之斬衰三年夫以妻為至親宜為之齊衰三年乃不出於期者不敢同於母故爾然則二服雖在於期實有三年之義此杖屨之屬所以皆同與之也傳曰何冠也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哀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為母

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又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賈氏曰子於

三禮集註

卷九

十一

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為妻期而除又三年乃娶者通達孝子心喪之志故也○愚謂此降服也子於母本齊衰三年以至尊在不敢也

妻

傳曰何以期妻至親也記曰父在則為妻不杖然則此為妻杖者無父者也愚謂此正服也妻至親而報之若此者有母在也○按下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為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王子有其母死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記曰



出妻之子爲母

爲妻父母在不杖又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考此則爲母爲妻有父在否不同而經緊言其服學者又詳校其義而處得其中庶不失聖人之意

敖氏曰出妻者見出之妻也云出妻之子主於父在者也若父沒則或有無服者矣如下傳所云是也又此禮亦開上下言之若妾子之爲其出母則亦或有不然者非達禮也○愚按傳言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記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愚謂此正服也妾之子亦然母已出而猶親之者母子無絕道也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此繼母亦謂於已有養育之恩者故曰爲之服報謂報其育已之恩也王肅曰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既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敖氏曰父卒而繼母不嫁則爲之三年從之嫁則期所以異內外也報者以其服服之名謂出妻於其子與此繼母皆報也吳氏曰從者從繼母改嫁於人也愚謂此亦爲正服也

右齊衰杖期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父在爲母也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妻也出妻子爲母也繼母嫁報也九四條

不杖麻屨者

鄭氏曰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賈氏曰此不杖章輕於上禭杖故次之此章於上章雖扶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衰裳皆同五升同冠八升則不異也○愚謂此章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既葬各以其冠爲受衰而冠各加一升凡二十三條○記曰期之喪達乎大夫

祖父母

敖氏曰此服惟據父在者言也父沒則服或異矣傳曰父卒然後爲祖父母後者服斬小記曰祖父母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愚謂此正服也祖尊於父而降於斬者恩降於父也

三禮集註

卷九 十中

世父母叔父母

賈氏曰世叔既卑於祖故次之伯言世者欲見其繼世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

敖氏曰傳曰父在則爲妻不杖則是凡父在爲妻而非有所降者其服皆然不別適庶也此乃特見大夫之適子蓋謂大夫庶子爲妻則異於是惟其適子爲妻如邦人故特舉以明之凡大夫之子之服例在正服後今序於兄弟之上者蓋以此包上下而言故居衆人爲妻之處若重出者乃在正服後也○愚按此正服也大夫降其庶子之妻至於無服故據

子亦降其妻至於大功大夫不降其適子之妻仍爲大功故適子不敢全伸其私而降至不杖期也經以其異而特著之

### 昆弟

賈氏曰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爲稱弟弟也以其小故以次第爲名去姊妹在室亦期義同上章姑在室也○愚按兄弟一体而夷險若樂無適而不相須其恩義亦至矣故爲之以此初無適庶之分也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蠢則續而蠻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 爲衆子

禮記集註

卷九

十五

鄭氏曰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賈氏曰衆子卑於昆弟故次之

### 昆弟之子

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愚謂女子子在室者並如之

###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鄭氏曰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賈氏曰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直言昆弟不言庶也○愚按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蓋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此正服也

###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適婦亦如之鄭氏曰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特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敖氏曰祖於孫宜降於子等爲人功此期者亦異其爲適而加隆焉爾非不降之謂也

###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敖氏曰此支子出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其父母亦報之以期而不復降者以其既爲人後者之子統不可二故不敢以正尊加之而報之也愚謂此降服也支子出爲人後而爲其所生者如此則恩義並至既不忘其生有之恩亦不亂其統宗之正周公制禮之意可謂精矣

禮記集註

卷九

十六

###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此亦正服也夫子之後於人與女之嫁於人其出一也二人服其父母既同而父母有親與不報之異何欤父母爲其子服率降於爲已一等蓋以尊加之也惟爲人後者不敢以尊加之故以其服我者而還服之若女子子適人雖別有所天然初無同姓之嫌安得不得一等而待之耶

### 繼父同居者

敖氏曰繼父因母之後夫也其或從繼母而嫁者若爲其夫服亦宜如之○愚按此義服

也詳見于傳又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又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 為夫之君

傳曰從服也蓋以夫為君斬故妻從之服期也賈氏曰此從服故次繼父下但臣之妻皆稟命於君之夫人不從服小君者欲明夫人命亦由君故臣妻於夫人無服也○愚按此義服也從夫而服不服小君恩出於君也從服者從其重

### 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敖氏曰為姑姊妹女子子出適者降為大功今以其無主乃加降服一等而為之期其姑

### 三禮纂註

卷九

十七

姊妹於昆弟姪亦不容不以其所加者服之云報者服期之義生於已而不在彼故也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自當期固不又言報矣然父母為已加一等而已於父母不復加者其亦以婦人之義不能貳斬也欤○愚按此正服也無主無祭主也傳氏曰為其無祭主也故

###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此義服也已為君而復有父與祖之喪謂始封之君也若繼體之君則其父若祖有故不立亦或有父為君而卒而子代立其祖乃卒此言為君之母與其祖母皆指其卒於夫死之後者也其夫若在君為之期而臣亦無服矣君為小君非斬而臣服以期者乃為小君

之常非從服也長子為之斬故臣從服以期詳其傳文注疏周禮可服凡喪焉王後齊衰服問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外宗為夫人猶內宗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

### 妾為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鄭氏曰女君適妻也賈氏曰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也以其事既與夫休敵妾不依夫故名妾妾接也接適妻故妾謂適妾為女君也敖氏曰此服期與臣為小君之義相類然妾於女君其有親者或大功或小功總麻乃皆不敢以其服服之而為之期又所以見其尊之也女君於妾不著其服

### 三禮纂註

卷九

十八

者親疏不同則其服亦異故也惟總章見貴妾之服彼蓋主於士也若以士之妻言之乃為其無親者耳若有親者則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鄭曰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 婦為舅姑

敖氏曰子為父母三年加隆之服也妻從其加服故降一等而為期然則從服者惟順所從者之重輕而為之罔不辨其加與正也餘不見者放此○愚按此義服也凡從服者降一等又記曰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又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妻魯人也衣衰而緇經叔仲告諸妻而環經曰皆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葬也

是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又月夫為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姑

###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報之也賈氏曰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爲配二父而有母名爲之服期故二母報子還服期也教曰此世母叔母服也其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 公妾大夫妾爲其子

賈氏曰二妾爲其子應降而不降重出此文故次之傳曰妾不得君爲其子得遂也教氏曰公國君也二妾之子爲母之服異於衆人嫌母爲其子亦然故特著之賈曰諸侯爲衆

### 手禮纂註十九卷

十九

子無服大夫降其妻休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賤皆不得休君君不厭故自爲其子得伸遂而服期也教曰公與大夫於其子有以正服服之者有以尊降之若絕之者其妻與夫爲一體而從之故不問已子與妾子其爲服若不亦然二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其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亦與女君同惟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休君故也蓋母之於子本有期服初非因君而有之故不得休君則此服無從君之義是以得遂也○愚按此正服也傳義已盡學者考之

### 女子子爲其祖父母

教氏曰斬衰章曰女子子在室爲父對適人者言之也此惟言女子子而已所以見其在

室適人同也然章首已見祖父母則是服於在其中可知矣又復著之者嫌出則亦或降之如其爲父母然也然傳意以經意爲至於適人者而數故云然女子子適人不降其祖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

###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

報

賈氏曰此言大夫之子爲此六大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出其文其餘並是宜降而不降故次在女子子爲祖下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至大功爲

### 手禮纂註十九卷

十九

十九

爲大夫與已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子子若出嫁大功適士又降至小功今嫁大夫雖降至大功爲無主哀憐之不忍降還服期也教氏曰大夫之子從其父亦降旁親一等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命婦與其父尊同故不降而服期若姑姊妹女子子服亦本期也其在室也則以大夫之尊厭降爲大功若適士則又以出降爲小功今以其爲命婦故不復以尊降惟以出降爲大功若又無祭主乃加一等而爲期大夫之妻謂之命婦者君命其夫爲大夫則亦命其妻矣此於其子不別適庶以父在故爾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是也

###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此特言祖父適孫之爲士者則此禮主爲士制亦可知矣傳曰何以期不敢降其祖與孫也謂大夫於爲士者之服則降之此亦爲士乃不降者以其爲祖與適也大夫降其旁親而不降其祖與適則知聖人重祖之意矣

###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敖氏曰此妾云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則是服已在其中矣復言此者猶嫌爲人妾者屈於其君則爲其私親或與爲人妻者異故以明之云公妾以及士妾又以見是服不以其君之尊卑而異也○愚按傳曰不得休君其義已差蓋襲上爲其子之說也

### 右齊衰不杖期

### 三禮纂註卷九

主 川四

###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

無受者服是服葬而除之不以輕服受之也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賈氏曰此章以其義日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下此乃下傳大功皆不言冠帶者以其輕故畧之敖氏曰受者以輕衰受重衰也成人齊衰之服而無受則惟三月可知故不復見月數○愚按此章惟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凡十一條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絕屨雖尊卑異施思有可同也

### 寄公爲所寓

賈氏曰此章論義服故以疏者爲首冠謂寄公失地之君而寓于他邦之地者也寓居也

所寓居之國君也義與民同故爲之亦與民同也鄭氏曰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歲其服至葬而更服之既葬而除之也

### 大夫嬖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敖氏曰大夫者男子之與太宗絕屬者也嬖人者謂絕屬之女子子在室者及宗嬖也夫夫婦人於宗子宗子之母妻若在嫂叔之列者則不服之蓋親者且無服疏者可知○愚按爲此服尊祖也故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母妻服也

### 爲舊君君之母妻

### 三禮纂註卷九

主 川四

賈氏曰舊君舊家恩深以對子父今雖退田野不忘舊德故次在宗子之下也但爲舊君有二一則致仕二則待放未去敖氏曰君亦謂舊君在國而云舊君者明其不見爲臣也此服大夫士同之○愚按此人既不仕則與民同然恩深於民故爲小君服

### 庶人爲國君

鄭氏曰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人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愚按此漸衰章君條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此條通用當互考

###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

敖氏曰此承庶人之下故但据其妻與長子言之云舊國君明妻子亦在外也大夫於舊

君恩故雖去國而於已服之外妻子又為之服也去國且若是則在國可知大夫在位與其長子俱為君服斬妻服期去位則皆為之齊衰三月而已又為君之母妻若去國則不服其母妻也士之異於此者長子無服若去國則夫妻亦不服之矣。愚按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遇盜而若薨弗為服也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以與避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 繼父不同居者

敖氏曰為繼父同居者期而為異居者不降一等為大功乃服此服者恩同於父不敢以

### 手禮纂註

十九卷

卑服襲之也繼父於子同居異居皆不為服知不為服者二章無報文且齊衰三月不可用於卑者也。愚按記曰有主後者為異居

### 曾祖父母

賈氏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繼父之下。愚按傳曰何以齊衰三月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蓋曾祖本小功以小功為兄弟之服不宜施於至尊故服以齊衰三月焉。此其日月雖減於小功而衰麻之屬實過於大功且專為尊者之服是以日月之多寡有所不計禮有似殺而實隆者此之謂也。曾祖之父本服在總麻若以此傳義推之則亦當齊衰而經不言者蓋高祖玄孫亦鮮有相及之者故也

### 大夫為宗子

賈氏曰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故大夫雖尊不降宗子宗子既不降母妻不降可知。愚按此所謂雖富貴不敢加於宗子者古人敬祖之義至矣

### 舊君

賈氏曰舊君以重出故次在此也子思子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若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復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舊君之義二說盡之

###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

### 手禮纂註

二十四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賈氏曰經不言大夫傳為大夫解之者以其言曾祖為士者故知對大夫為之服敖氏曰不云如士而云如衆人是庶人之服亦或如士禮矣。愚按此亦承上文大夫而言也

###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

賈氏曰此亦重出故次在男子曾孫下但未嫁者同於前為曾祖父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嫁逆降之禮故因已嫁而并言未嫁也敖氏曰女子子之適人者降其父母一等乃不降其祖與曾祖者蓋尊服止於齊衰三月其自大功以下則服至尊者不用焉故父母之三年可降而為齊衰期而祖之齊衰期不可降而為大功曾祖之齊衰三月又不可降而

無服此所以二祖之服俱不降也。  
愚按傳文釋此義頗不通學者審焉

### 右齊衰三月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無受曾祖父母曾祖父  
母為士者女子子嫁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凡  
三條衰冠無受同前者夫夫婦人為宗子大  
夫為宗子記宗子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受同前者寄公為所為所為所為所為所為  
并母妻大夫妻長子為舊國舊君凡五條衰  
冠無受同前者繼父不同居凡一條此章凡  
十一條皆為尊者之服至為為為為為為為  
所為所為所為所為所為所為所為所為所  
其先喪之常然其輕重之間較之他服尤為  
難處故聖人以為尊服之終焉。愚謂自新  
服而下服之重者莫加於齊衰故凡至尊至

### 三禮集註卷十九

主五下

### 大功布衰裳壯麻經無受者

賈氏曰章次者以其本服齊衰斬為殯  
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不  
云月數者下文有經經無經經言七月九月  
後已見月故在此略之云無受者不以輕服  
受之云大功布者新衰皆不言布於功以其  
衰痛極未可言布體與人功至此輕可以見  
之新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  
經治可以加灰矣但羈治而已言大功者用  
功大故沾疎其言少者對大功是用功細  
小。愚按此章凡九條皆降服衰七升冠十

升無受

###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鄭氏曰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者殤者女子  
子許嫁不為殤也賈氏曰子女子子在章首  
者以其父母於子哀痛情深故在前凡弟之  
子亦同此而不別言者兄弟之子猶子故不  
言且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  
服惟有三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蓋  
若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  
敖氏曰言子又言女子子以殊之是經之正  
例凡言子者皆謂男子蓋可見矣此子之殤  
服不分適庶但俱從本服而降者以齊衰服  
重不宜用之於殤也經言男女為殤之節如  
此則是古者男女又二十乃冠笄明矣。愚

### 三禮集註卷十九

主本

謂子男子也女子子女子也小記曰丈夫冠  
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謂殤婦人許嫁笄而  
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魯人欲勿殤童  
汪氏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  
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  
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為月故子生  
三月父名之死則哭  
之未名則不哭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

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重出

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



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

長殤中殤

賈氏曰自叔父至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成人齊衰期長殤中殤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總見之又皆尊卑為前後次第作文也云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皆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為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唯言適子也若然二適在下者亦為重出其文故也天子諸侯同統宗故知天子亦如之

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

三禮集註卷十九

三七

鄭氏曰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為之小功以下經無纓也賈氏曰經之有纓所以固經猶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于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

右殤大功九月七月

殤九條皆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此章自子女子子以至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皆是成人齊衰期也以其殤殤降在大功公大夫之適子皆正統成人為斬衰今為殤不得著代故降在大功與庶人之子同也

大功布衰裳壯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

即葛九月者

此成人大功章輕於前殤章故氏曰齊衰以上不言經纓故於此成人大功言之乃因輕以見重且明有纓者之止於此也受以小功衰者說大功布衰裳而以小功布衰裳受之也即葛說麻經帶就葛經帶也三月而衰葛九月而除之婦人異於男子者不葛帶耳小功亦然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記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者也賈氏曰夫自為之禭杖期故於此薄為之大功此等並是本期出降大功故次在此故氏曰不杖期章不特著為

三禮集註卷十九

三八

三十八

此親在室者之服蓋以此條見之蓋經之例然也其他不見者放此○此降服

從父昆弟

賈氏曰昆弟親為之期此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次姑姊妹之下謂之從父昆弟世叔父與祖為體又與已父為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故氏曰世叔父之子謂之從父昆弟者言此親從父而別也故以明之從祖之義亦然○此正服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記曰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賈氏曰在此者以小宗之後大宗欲使厚於大宗之親故抑之在從父昆弟之下○愚謂此降服也為其父母以齊期為其昆弟以大功此降殺



之等然也其姊  
妹在室亦如之

### 庶孫

敖氏曰孫言庶者對適立文也孫與祖父母  
本服大功以其至尊故加隆而為期祖父母  
於庶孫以尊加之故不報而  
以本服服之也。此正服

### 適婦

賈氏曰疏於孫故次之其婦從夫而服其男  
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  
也。按傳曰何以大功不降其適也竊意此  
亦加隆之服非不降之謂蓋婦從其夫而服  
舅姑期舅姑以正而加尊焉故例為之小功  
此異其為適故加一等也傳似過矣又記曰  
三禮集註十九卷 王九川三十二  
適婦不為舅後者  
則姑為之小功

###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

昆弟云衆對為父後者而言也是亦主言父  
沒者之禮女子子成人而未嫁者或逆降其  
旁親之期服此言已適人者乃為昆弟大功  
則是其旁親之期服之不可以逆降者惟此耳

### 姪丈夫婦人報

賈氏曰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不言男子女子  
而言丈夫婦人者姑與在室與嫁同敖氏曰  
又言丈夫婦人者明男女皆謂之姪也若但  
云姪則嫌若偏指昆弟之女然故兩見之經  
凡於為姪之服皆指姑之已適人者而言蓋  
以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章首已見為姑適

人者之服此似不又言報擬報字非誤則衍  
○此正服也妾服以見不杖期章女子子見  
適人者為  
其父母條

###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賈氏曰以其義服故次在此記云為夫之兄  
弟降一等此皆夫之期故妻為之大功也。  
忌按此義服也不言報有文也意  
者前之報字乃此條之訛焉者也

###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大夫於士為異爵故其喪服例降其旁親之  
為士者一等雖世叔父母亦降之所以見貴  
貴之意  
勝也  
三禮集註十九卷 三十一 三十七

###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

敖氏曰母妻乃昆弟之尊同者若不宜降而  
此二人降之者則皆以死者為其父尊之所  
厭而不得伸其服故也其所厭雖有遠近之  
異而意義實同故言之公之昆弟其親之以  
厭而降者僅止於此若大夫之子此服之外  
更有而降在大功者其多寡與公之昆弟不  
類乃並言此者蓋主於其庶子之為母妻耳  
非謂其親之以厭而降者亦僅止於此也且  
此弟之降大夫之子皆然亦不專在庶庶。  
愚謂此降服也義備于傳

###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賈氏曰此文承上文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  
子之下則是上二人也以其二人為父所厭  
降親今此從父昆弟為大夫故此二人不降  
而服大功依本服也此文承上經兩條而言  
則皆之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大  
夫公之昆弟於此親則尊同也大夫之子於  
此親則亦以其父之所不降者也故皆服其  
親服春秋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公之昆弟  
降其昆弟之為公子者不降其從父昆弟之  
為大夫者則知先君餘尊之所厭止於上三  
耳人

###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賈氏曰此亦重出故次從父昆弟下此謂世  
叔母為之服在家期出嫁大功女在家室之

三禮集註 九卷

三十一 四

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親是見疏也妾服見  
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條教曰是服  
夫妾同也上經不言夫為之者其文脫與或  
言女子子或言婦人子互文以見其同尔

###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敖氏曰此服亦從乎其君而服之也大夫為  
庶子大功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妾為君之長  
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經於妾為君之黨服  
皆略之惟著大夫之妾以見其異則士之妾  
不言可知矣

###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此是女子子之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  
於此敖氏曰此著其降之之節異於他親者

也在室而逆降正言此七人者蓋世父母叔  
父母與姑之期為旁尊之加服姊妹之期雖  
本服然以其外成也故并世父已下皆於未  
嫁而略從出降明其異於父母昆弟也此服  
無為妻為妾之異經惟以嫁為言者約文以  
包之耳又前經見姊妹適人者及為夫之昆  
弟之類人子適人者此世父母而下為凡女  
子子之降服也其服惟以適人為節以此見  
逆降之服無報禮也此章傳文有誤詳見注下

###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

### 女子子嫁與大夫者

賈氏曰此等姑姊妹以下應降而不降又燕重  
出其文故次在此也此大夫大夫之妻大夫

三禮集註 九卷

三十一

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親姑  
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  
大夫尊同無尊降有出降故皆大功也敖氏  
曰大夫公之昆弟為此服則尊同也大夫之  
子則亦從乎大夫而為之也大夫之妻為此  
女子子其義亦然若為此姑姊妹又但為本  
服耳蓋類人之嫁者於其兄弟惟出降而  
已姑姊妹雖不為命婦猶為之大功也經言  
大夫大夫之子為服者多矣於是乃著大夫  
之妻者以惟此條可與之相通故因而見之  
也凡妻為夫之族類於其姊妹與其在列以  
上者率降於夫於其昆弟之列者又無服其  
在子列而下乃與夫同之耳考公之昆弟為  
此姊妹惟在出降之科則是先君餘尊之所  
厭亦不及於其嫁出之女也

為姑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國君絕期以下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以上條例之則夫人公子之服亦當然也。愚按此正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右大功九月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冠十一升如姊妹子適人者女子適人為衆昆弟為人後者為昆弟女子嫁未嫁為世叔父母姊妹大夫為世叔父母子昆弟為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庶子為母妻昆弟為六條正服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冠十一升從父昆弟庶昆弟適人者夫婦人報大夫妾為庶子凡五條正不降君

三禮纂註卷十九

三十三

為姑姊妹女子嫁國君者大夫大夫妻大夫子公子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嫁大夫者公庶昆弟大夫庶子皆為其從父昆弟為大夫者凡三條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為夫昆弟婦人子適人者凡二條共十條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

音嚴

賈氏曰此總衰是諸侯之臣在大功小功上者以爲天子七月葬既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縗雖如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屨者以其傳云小功之總也則帶亦同小功可知教氏曰此服特為諸侯之大夫為天子而制故又於其七月

既葬乃除之葬時大夫若會若否其除之節同也七月而除則經未必縗也。愚按傳云小功之總也蓋治其縗如小功而成布則四升有半也其縗細也以恩輕其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云大夫則孤卿亦同而其士庶不服可知諸侯之大夫於天子為陪臣不可以服斬又不月也又按此義服也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于天子若然則不得見天子者將不服矣似與經異學者詳之

右總衰

三禮纂註卷十九

三十四

此服惟一條衰四升有半冠八升七月既葬除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

鄭氏曰澡者治去垢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塲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賈氏曰此塲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言小功者用功細小精密者也上章皆帶在經下今此帶在經上者以大功已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此中有下塲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列文以見重也又塲大功直言無受不言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欲互見為義也云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絕本者為一條展之為繩報合也以一頭屈而反向上合之乃絞垂又屈而反以合者見其重故也教曰小功布之縗

不言壯府之縷矣乃曰小功者對大功立文也  
義服皆衰十  
升冠同十升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

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八人皆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此下殤小功  
故在此章也仍以尊者在前者在後○皆  
降服也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二者本服大功今以殤降為小功且從父昆  
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

生禮集詳

三五

為父之叔父之長殤

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夫之叔父義服成人  
大功長殤降一等在小功○妾服見大功大  
夫之妾為君  
之庶子係

昆弟之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女子子子之下

殤

此皆成人齊衰期長中殤  
在大功故下殤在小功也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姑為姪成人大功長殤故在此庶孫者祖為  
之大功長殤中殤亦在此不言男子女子而

言大夫婦人見  
恩疎之義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  
妹女子子之長殤

鄭氏曰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之士者  
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  
昆弟不言庶者此庶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  
不言昆弟猶大夫賈氏曰謂此三人為此六  
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在小功中  
殤亦從上此一經亦尊卑為次序也叔氏曰  
其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不服之蓋大夫無  
總服也公之昆弟於庶子而下則為以尊而  
降於昆弟則亦以其父之所厭而降也大夫  
夫夫之子所以降之意前章詳之矣此已為

生禮集詳

三六

三五

大夫不應有昆與姊之殤而此經乃爾蓋以  
昆弟姊妹宜連文且此係亦不專主於大夫  
故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

鄭氏曰君之庶子也賈氏曰妾為君之庶子  
成在大功章今長殤降一等故在此

右殤小功五月

此殤服耳在此者本齊衰大功之親為其殤  
降在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也所不降者  
子下殤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之下殤蓋文  
脫耳○降服衰十升冠同無受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者

鄭氏曰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間傳曰小功之葛經總之麻同賈氏曰此是小功成人章輕於小功殤故次之此章有三等正降義其衰裳之制澤經等與前同故略也云即葛五月者以此成人章殤故皮麻從葛但以日月為足故不更衰也不列冠履承上大功文略故亦不言也言日月者成人文縛不言也引間傳欲見小功有變麻服葛法既奠大小同故變同之也○愚按周禮司服卿大夫凶服加以大功小功此降服衰十升冠同正服衰十一升冠同義服衰十二升冠亦同

從祖祖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祖母是尊祖之子祖之兄弟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之親

三禮集註卷十九

三七 川三

兩相為服故云報也

從祖兄弟

已之再從兄弟也以上三者為三小功也此正服○愚按下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父之昆弟之女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在家大功出適小功適人則為女孫無嫌言女子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經於前章為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爾所以然者以其與已為一體也然則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已所後者之親疎為服不在此數矣此姊妹之屬不言報省文耳記曰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為外祖父母

傳曰以尊加也敖氏曰尊之者謂其為母之父母也子之從母而服母黨者當降於其母二等母為父母期子為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賈氏曰丈夫婦人從母兩相為服故曰報敖氏曰從母之義與從父同以其在母列故但

三禮集註卷十九

三八 川四

以從母為稱丈夫婦人即為從母服者也此為加服而從母乃報之者以其為母黨之旁親尊不足以及尊焉故報之也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者詳之

夫之姑姊妹姊妹報

賈氏曰夫之姑姊妹夫為之期妻降一等出嫁小功因思疏略從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愚謂此義服也為夫之姑姊妹從服也妻從其夫服降一等夫為其姑姊妹在室期出嫁者大功今娶從出降以恩輕也姊妹夫婦之妻相名也以居室相親而生此服也夫婦人為姑姊妹姊妹姊妹有服而於夫之昆弟無服者噫古人之意微矣所以夫婦有別之義不於此而可見乎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適士者

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三等以尊降入小功姑姊妹女子于本期此三等出降入大功若適士又降一等入小功也此等以重出其文姑姊妹又以再降故在此故氏曰不言適人而言適士者所以見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也經之例多類此。愚按此降服也記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詳見大功章大夫為昆弟為士者條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

庶女子于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此云適人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降故小

三禮纂註

卷九

手九

卷九

功小記言妾為君之長子之服前大功章及此章凡三見大夫之妾為君之子女服者若其君之他親則無聞焉然則凡妾之從乎其君而服其君之黨者止於此耳是亦異於女君者也此降服也庶子君之庶女子子也

庶婦

敖氏曰庶婦為舅姑期舅姑乃再降之為小功者所以別於適婦也記曰適婦不為舅後者姑為之小功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蓋庶子以君母之故不得不服其親故彼

之視已實非外孫與姊妹之子畧而不服也又小記曰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

敖氏曰此服固適妻之子為之若妾子則謂其母或不在或有他故不能自養其子而庶母代養之不命為母于者也禮為庶母經謂士及其子也其慈已者恩宜有加固小功矣此云君子子者明雖有貴者其服猶然也大夫之子公子之子於庶母亦當總麻以從其父而降遂不服其於慈已者加在小功若又從父而降則宜在總麻今乃不降而從其加服者嫌其與凡父在而為不慈已者之服同也正者降之加者伸之其意雖異而禮則各

三禮纂註

卷九

中

有所當也云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且伸此服則父沒可知矣其為父後者則但服總麻不可以過於因母也若為大夫則不服之以大夫於庶母本無服故也

右小功五月

降服衰十升冠同孫適人為人後為其姊妹適人大夫大夫子公昆弟為從父昆弟云云者大夫妾為庶子凡四條正服衰十一升冠同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外祖父母從母從母報庶婦君母父母從母君子子凡九條義服衰十二升冠同父之姑姊妹姊妹一係

總麻三月者

賈氏曰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故以總如  
絲者為衰裳又以潔治茅垢之麻為經帶故  
曰總麻也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  
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  
也教氏曰輕服既葬則除之故但三月也不  
別見殯服者以其服與成人無異也齊衰三  
月不言總麻者以其服與成人無異也齊衰三  
帶總麻不言衰經服滿輕則文滿略也○愚  
按總麻也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屨無  
事其布曰總謂治其屨細如絲也此章有降  
義正服衰同七升半冠升同無受又記曰童  
子唯當室總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又曰  
童子無總服聽事如麻總者  
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 族尊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三禮集註

卷九

四一

正服也族曾祖父母者已之曾祖親兄弟也  
族祖父母者族曾祖父之子已之祖父從父  
昆弟也族父母者族祖父之子已之父從  
祖昆弟也族昆弟者族父母之子已之三從  
兄弟也皆名為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  
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此即大傳四世而  
總服之窮也

### 庶孫之婦

教氏曰庶孫之婦總則適孫之婦小功也小  
功章不見之者文脫耳夫之祖父母於庶孫  
之婦其本服當小功以別於適孫  
之婦故降一等而在此○正服也

### 庶孫之中殤

中宜為下

族孫成人大功其殤總按長中殤皆入小功  
章中此當為下殤

###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此降服也本服小  
功降一等在總

###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此降服也不見中殤從下也此本  
服小功以長殤降一等在總麻

### 外孫

此正服也女子子之予以女出外適而生故  
云外生外孫為外祖父母小功不報之者以  
以鳥外家

之正尊與

三禮集註

卷九

四二

###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此降服也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在小  
功故下殤在此

###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降服也此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  
在此以下傳言之婦人為夫之族類大功之  
殤中

從下

### 從母之長殤報

降服也賈氏曰從母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  
長殤在此中下之殤教氏曰前章從母成人  
之服已言報此復見之者嫌  
其報加服者或畧於殤也

廢子為父從者為其母

正服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何以服總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鄭氏曰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喪人賈氏曰此謂無家適惟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為其母總也教氏曰為父後者或當為適母後故不

士為庶母

正服也傳曰以名服也大夫已上為庶母無服賈氏曰大夫已上為庶母無服則為庶母是上可知而經云士者大夫已上不服庶母庶人又無庶母服者惟士而已故言士也教

三禮集註

卷九

四三

氏曰言士者承上經之下宜別之且起下文也

貴臣貴妾

義服也鄭氏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婦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於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總無子則已賈氏曰公士大夫為之服為此服者是公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也室老家相士邑宰也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婦媵先是士姪婦不具卿大夫有姪婦為長妾可知故曰貴妾姪婦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其絕期已下故也檀弓曰悼公之母死哀公為齊哀有若曰為妾齊禮欽公曰吾得乎哉魯人以

事我。愚按後說疑是學者考之

乳母

正服也鄭氏曰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養母教氏曰此亦家士為之文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食之故謂之乳母其妾子亦然若於大夫之子則慈母之外又有乳母大夫之子父沒乃為之服。愚按傳曰以名服也非也

從祖昆弟之子

正服也賈氏曰從祖昆弟之子者據已於彼為再從兄弟之子據彼來呼已為族父母為子服總也

三禮集註

卷九

四四

卷

曾孫

正服也教氏曰此曾祖為之報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為子期為孫大功則為曾孫亦宜小功乃在此者以曾孫為已齊衰三月故已亦為之總三月蓋不可以過於其為已月數也不分適庶者以其卑遠畧之且不可使其庶者無服也

父之姑

正服也歸孫為祖父之姊妹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謂姪為姪之子為歸孫教氏曰此從祖之親乃總者以其為祖父之姊妹於屬為尊故但據已適人者言之其意與姑為姪者同不言報者亦以非其一定之禮故也



從母昆弟

正服也傳曰以名服也賈氏曰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也敖氏曰名謂昆弟之名母於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姊妹亦如之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

甥

正服也姊妹之子敖氏曰亦丈夫婦人同

壻

正服也女子子之夫

妻之父母

主禮集註

卷十九

四十五

三十五十二

正服也從於妻而服之敖氏曰從其服而總降二等妻從夫降一等子從父三等差之宜也

姑之子

正服也外兄弟也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兄弟

舅

正服也母之昆弟傳曰從服也蓋從於母而服之也敖氏曰從於母之大功而總也

舅之子

正服也內兄弟也對姑之子云舅之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傳曰從服也敖氏曰此

於姑之子相為皆男女同也子為母黨服止於外祖父母從母舅舅之子從母之子耳其餘則無服也外祖父母從母舅與母為一體至親也故從服舅之子與從母昆弟則以其為尊者至親之子而在兄弟之列不可以無服故或從服而或以名服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降服也此成人婦為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也敖氏曰夫之姊妹無在殤者此云姊蓋連姊而立文耳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殤之有

夫之諸祖父母報

義服也諸祖父者夫為小功賈氏曰夫之所為小功者妻降一等故總以其本疏兩相為

主禮集註

卷十九

四十六

三十五十二

服則生報名敖氏曰夫之所為服小功者則妻為之總若於夫之祖父母之行而服此者惟其從祖祖父母耳似不必言諸然則此經所指者其夫之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坎但言諸者疑文誤且脫也

君母之昆弟

正服也從於君母而服總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敖氏曰此服亦不報其義於君母之從母同。愚按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條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此條通用當考庶子從君母之服惟止於此不又其昆弟之子與從母昆弟異於因母也若為父後則服之蓋其禮當與為人後同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降服也此二人本小功故長殤在總下殤無  
則從祖祖母從祖  
母亦當服之矣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義服也賈氏曰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姊  
姒降於親姊姒故總也教氏曰小功章云夫  
之姑姊妹姊姒報是章惟見此服  
不及夫之從父姊妹者文不具也

右總麻三月

降服衰十五升抽其半冠升同無受凡七條  
降義凡二條正服衰冠無受與降同二十條

義服衰冠與

降同凡三條

喪服記

公之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為其妻練冠葛

經帶麻衣練緣皆既奠除之

鄭氏曰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  
也麻者總麻之經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  
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練淺  
絳也一染謂之練練冠而麻衣練緣三年練  
之采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練緣諸侯之  
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  
其恩也為妾練冠葛經帶妻輕教氏曰練冠  
之練亦當作練字之誤也練冠者九升若升

布練熟為之與喪人之為母為妻之練冠同  
麻衣以十五升布為衣如深衣然其異者緣

兩練緣以練色布為領及純也間傳曰練冠  
總緣是冠紕亦練也此練皆視其衣冠之布  
為母但言麻故於為妻言葛經帶以見之練  
冠麻葛凶服也先言之麻衣言布也後言之

文當然爾此二喪本當有練有祥故於此得  
用既練之冠既祥之衣與夫練服之飾以明

其服之本重又小其麻葛之經帶以見不敢  
為服之意也此為妻之衣冠一與為母同惟  
以經帶為輕重耳妾與庶婦厭於其君公子

為之不得伸故權為制此服然君在公子不  
得伸其服者多矣乃為其母妻特制此服者

為其皆在三年之科與他期服異也諸侯之  
妾公子之妻視外  
命婦皆三月而奠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賈氏曰大夫以尊降昆弟以尊降大夫之子  
以厭降是以總云降一等教氏曰此言所為

之兄弟謂為士者也惟公之昆弟雖與其兄  
弟同為公子亦降之也三人所以降其兄弟

之義固或有異而服則同其兄弟之服雖皆  
見於經然亦有不並列三人而言之者故於

此明之大夫小功而下之親為士者皆不為  
之服蓋小功降一等則總而大夫無總服故也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

之子若子

既為人後則以所為後父母之子為兄弟而  
於本生父母之子為從兄弟矣既以其兄弟

從兄弟則服因宜降一等也兄弟之服期正也降一等大功報也既以所為後之子為兄弟則此兄弟之子即猶子也自應以猶子之服服之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加一等

敖氏曰兄弟以皆在他邦而加者為其客死於外也以不及知父母而加者為其有恩於已故也主者也其餘則否。愚按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則此所為之兄弟乃小功以下之親蓋大功以上皆在親者之限故不必復加也

朋友皆在他邦祖免歸則已

三禮集註卷九

卑九

敖氏曰朋友相為吊服加麻也此亦為其客死於外尤可哀憐故加一等而謂之祖免以示其情歸于其國則後故而如其常服故曰歸則已也死於他邦者朋友祖免兄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兄弟雖歸其加服故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疎之殺矣

朋友麻

鄭氏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經之經帶經曰群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吊服也也吊服則疑衰也敖氏曰天子吊服三錫衰也經衰也疑衰也諸侯吊服二錫衰也疑衰也皆用於臣禮國君不相吊則亦未必有朋友之服是記蓋主為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大夫相為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此大夫於朋友之為大夫者服也以是推之則大夫於

士若士於大夫皆疑衰裳雖當事亦素冠也士庶人相為亦然其服皆加麻既葬乃已若非朋友則吊之時其服皆與朋友同所異者退則不服耳疑衰者十五升而去其半蓋布縗皆有事者也布縗皆有則疑於吉升數與縗錫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言室老視君則降一等者謂凡有家臣者是也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言妻視夫則降一等也此惟指妻從夫服者而言如為夫祖父母之類是也其在夫之族弟之行則不從

三禮集註卷九

五十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

後如邦人

賈氏曰其與後者為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之敖氏曰凡從服皆為所從在三年之科者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則於母黨宜無服也不為後如邦人是君母與已母之黨或兼服之明矣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

如邦人

鄭氏曰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

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為殯長殯中殯大功衰  
下殯小功衰皆如殯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  
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美數也如邦人者  
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殯  
大功衰九月中殯大功衰七月下殯小功衰  
五月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辛哭  
受次大功衰九月其長殯中殯大功衰五月  
下殯小功衰三月有長殯之親者成人服之  
齊衰三月辛哭受次小功衰五月其殯與絕族  
者同有絕族之親者成人及殯皆與絕族者  
同教氏曰此言宗子孤而為殯其服乃如是  
若不孤則族人之親盡者不為服而有親者  
則或降服或降而無服亦如邦人也

### 改葬總

五十一

鄭氏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  
改葬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飲從廟之廟從  
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為君也子為父  
也妻為夫也又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  
服總三月而除之教曰改葬者或以有故而  
遷葬於他處如文王於王季之類是也或以  
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後乃更之如晉惠公於  
共世子之類是也此惟言總不著其人則是  
凡有親而在其所者服皆然也以其非常服  
而事又畧故五屬同之不言其餘之節或  
既改葬則不服之欤注云從廟之廟從墓之  
墓禮宜同也言此者以徵改葬之奠當如大  
飲耳蓋祖奠如大飲奠故鄭氏以此  
此况彼謂改葬之奠宜與之同也

### 童子唯當室總

###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鄭氏曰私兄弟自其族親也教氏曰亦嫌屈  
於其君而為私親或與邦人異也此經上言  
妾之服其私親者惟有為父母一條其餘則  
皆與為人妻者並言於凡適人者及嫁者未  
嫁者為其親屬之條中恐  
讀者不察故記此以明之

### 大夫吊於命婦錫衰命婦吊於大夫亦錫衰

鄭氏曰吊於命婦命婦也吊於大夫大夫  
也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

五十一

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  
服之出則否少記曰諸侯吊又皮經錫衰凡  
婦人相吊吉筭無首素總教氏曰服問以錫  
衰為大夫相吊之服則命婦相吊亦錫衰矣  
此記惟見大夫於命婦命婦於大夫者嫌所  
吊者異則服亦或異也大夫命婦之錫衰惟  
於尊同者服之則吊於  
其下者不錫衰明矣

###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筭有首

### 以髻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

賈氏曰此二者皆期服但婦人以婦事人是  
以雖居喪內不可頓去修容故使惡筭而有  
首至卒哭女子子衰殺婦于夫氏故折吉筭  
之首而著布總也。按斬衰章吉筭尺二寸

鄭氏以前笄長尺檀弓齊衰笄亦云尺則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不可更折故折吉笄首而已其總斬衰六升長六寸鄭注總六升象冠數則齊衰總亦象冠數正服齊衰冠八升則正齊衰總亦八升是以總長八寸笄總與斬衰長短為差但笄不可更折其首總可更宜從大功總十升之布總也鄭曰云男子免而婦人髮免時無笄則髮亦無笄但免髮自相對不得以婦人與男子有笄無笄相對故今鄭以經云惡笄有首以髮髮笄連言則髮有著笄明矣敖氏曰云有首見惡笄之制也是亦其異於前笄者歟言笄有首而後之以髮見成服以後猶髮且明齊衰而髮者之止於髮是也然則婦人之髮者惟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母與此耳以笄之笄著笄之稱也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

妻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笄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髮也然則三年之喪亦有不及髮者矣妾為女君不杖期為君之長子三年

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衿

鄭氏曰削猶殺也衿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賈氏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鄉外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鄉內幅三衿者指裳而言謂辟積其要中也廣狹任人粗細故衿之辟積亦不言寸數多少但幅別以三為限耳敖氏曰凡衰謂凡名衰者也衰外削幅者所以別於吉服之制亦如喪冠外畢之類裳不變者衣裳同用衣重而裳輕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裳不又變也下之袂屬幅則衰之削幅者惟裳耳

若齊裳內衰外

鄭氏曰齊揖也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居之賈氏曰言若者不定之辭以其斬者不齊

負廣出於適寸

廣古曠反

故也敖氏曰裳內衰外與其削幅之意同亦以衰齊別於吉也凡齊主於裳也故先言之鄭氏曰負在背上者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賈氏曰以一方布置在背上上畔縫着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敖氏曰負之廣無定數惟以出於適旁一寸為度也其長蓋比於衰欵

適博四寸出於衰

鄭氏曰博廣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也賈氏曰此辟領廣四寸據兩相而言敖氏曰適辟領之布旁出者也云博四寸又云出於衰則出於衰者非謂其博也然則博者其從之廣欵

凡為衣又先用當項之廢其上下之度相去四寸左右之度則隨其人之肥瘠而謂之闊狹不定也凡吉衣皆方翦之所謂方領是也此凶服亦方領其異者則但翦其上下之相去四寸者而不殊其左右之布使連於衣而各出於肩之上兩旁而謂適所謂適博四寸也以其橫之闊狹不定故不著其出於衰之寸數惟言出於衰而已

### 衰長六寸博四寸

鄭氏曰廣衰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衰咸無所不在故曰五服之屬及錫與綈皆以衰為名則是凡凶服吊服無不有此衰矣其辟領亦當同之若負板則惟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孔

### 主禮纂註卷九

五十五

### 衣帶下尺

鄭氏曰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賈氏曰其橫不著尺寸者人有粗細取足為限也敖氏曰此接衣之布其廣亦無常度惟以去帶一尺為準豈亦以人有長短之不齊故欲帶謂要經也絞帶布帶亦存焉

### 衽二尺有五寸

鄭氏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氏曰裳際者裳兩相下祭不合處也云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邪鄉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

留下一尺為正如此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社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則兩旁皆絞於衣垂之鄉下掩裳際

### 袂屬幅

鄭氏曰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故氏曰袂屬幅而不削是緣合之也古者衣袂皆屬幅乃著之者嫌凶服之制或異於吉也此袂之長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屈之及肘

### 衣二尺有二寸

鄭氏曰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敖氏曰衣謂衰之身也言此於袂袂之間則是除袂袂之外其袂之廣亦如衣也

### 主禮纂註卷九

五十六

### 袂尺二寸

鄭氏曰袂袖口也敖氏曰此袂廣二尺二寸而袂尺二寸亦謂闊殺一尺如深衣之袂也此衣與袂袂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之耳

###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

### 七升

鄭氏曰衰斬衰也或曰三升有半者義服也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變而受之此服也敖氏曰以其冠為受謂受衰之布與冠布同也此言衰布有二其冠以下惟見其一則是斬衰正義之服冠與受布皆同但初施之衰差異耳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

鄭氏曰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敎氏曰此齊衰四升其於三年者為正服於期者為降服也齊衰三年有正有義義服五升冠八升齊衰期有正有降有義正服五升冠八升義服六升冠九升亦皆以其冠為受其受冠之升數亦多於受服一等記不著之者蓋特舉重者以見其餘也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鄭氏曰此謂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總衰也期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縗之精麗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敎氏曰按注云服在小功之上者謂此經喪服

五十七

五十七

之序總衰在小功之上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齊衰四升五升六升而此總衰四升有半是在齊衰之中也云不敢以兄弟服服至尊者用齊衰三月章傳文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鄭氏曰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直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總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謂小功也敎氏曰此齊衰以主小功服各有三等自大功而上皆有受服受冠其受服當下於本服三等故斬衰受以齊衰之下齊衰三等受以大功三等各如其次焉大

功之上亦受小功之上皆校三等也以例言之大功之中當受以小功之中大功之下當受以小功之下如是則可與前之受服者輕重相比而乃不然中者亦受以小功之上下

者則受以小功之下中止校二等此非有他故蓋欲以小功之下十二升者為大功義服之受冠而然也大功受冠亦多於受布一等注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直謂記者於小功但言十升若十一升不言十二升是主於受服故於大功亦但言八升若九升以當之而不及言七升是欲其文相直若謂七升者亦受十升而并言之則大功三而小功二而文不相直也鄭氏意或如此

服問 三年問 喪服四制 喪服小記

三傳纂註

五十八

此四篇皆禮記全文以其釋喪服之義則是喪禮經之傳也故附列于此

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有屬從有從從故皆以從言賈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從輕而重也皇姑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總麻是從重而輕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服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

三禮纂註

五九

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

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三年之喪練祭後又有期喪始死當以期服既葬仍服練服重父喪也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兼細正同練后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承上文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亦同上文所云若遇小功之喪仍服練服無所更易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凡喪帶留用麻之根本合紃以為帶此大功以上服也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深麻斷本故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此又承上小功無變而言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又經既經則去之

賈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每可以經之

三禮纂註

本

時又為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服也○亦承上文而言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

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又承上文言小功以下之喪不變易三年喪之練冠於免則加經者總小功雖加經不變練之葛帶也或總或小功惟變衣麻不變葛帶蓋葛以有本為稅稅變易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得變前喪總與小功麻經無本不令變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



大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承上言總小功不更練葛於殤又更之衰殤死也抄殤長中本服大功乃降在小功男子為之小功婦人為之總如此者更三年之葛者殤服之麻終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總則三月乃還及服其三年之葛也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畧自初死服麻以後更無卒哭稅麻服葛之禮故須更葛也下殤則否男子婦人俱為之總其情輕不得更三年之葛矣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諸侯外宗為君服期夫人為天子亦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

主禮集註卷九

李一川三十五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音泰

夫人妻君之適妻大子君之適子大子妻君之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駟乘

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君之適夫人則國母也故群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總故群臣無服也近臣閭寺之屬僕御車者駟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總則此亦總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賈氏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

主禮集註卷九

李一川三十五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

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見人往見于人也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君雖稅齊衰亦不稅經也此謂不扶齊衰若扶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

傳曰卑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  
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人之生也秉天地生生之性故有情以聯其  
愛有恩以固其情故人之生無乎不愛而思

三禮集註

卷三

莫重於父子至於死則情割而思斷矣故人  
之死無乎不哀而痛莫重於父子聖人於  
人之生也既制爲養生之禮而於其死也又  
定爲三年之喪非能有加於人子之情亦稱  
情而立其文爲耳以至情有重輕而禮亦有  
隆殺五等之服倫爲之制焉服莫重於斬衰  
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  
自重者始○王氏曰二十四月并替其月余  
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  
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則禫  
祭爲二十七月

從月則祭矣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又有知有知之  
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

越月踰時焉則天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  
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  
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  
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按人爲萬物之靈則其哀死也乃根於天命  
之性而至情之不容已先王制禮所以爲錄  
情以定則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  
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

三禮集註

卷四

居而不亂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者也先王制  
禮則不肖者企而及之矣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逐之則是無窮也故先  
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  
矣

修飾之君子雖本心不喪亦有爲人之意參  
乎其間則亦非純然出于本性至情之不容  
已者先王制禮則賢者不得而過之過之者  
俯而就之則迷死不已復生有節不至者跋

而及之則不至于鳥獸之不及無分於君子  
則先王曲成萬  
物之心遂矣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  
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  
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賈氏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  
應除之義故答云至期以期斷是明一期可  
除之節故期而練男子除經婦  
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三年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主禮纂註卷九

本五

再期也

又問既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  
孝子加隆厚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  
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  
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群居和壹  
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  
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  
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克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  
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云  
期九月以爲間也取象于天地者三年象間  
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  
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  
翦髮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謂  
情無不睦也一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  
所以相與群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  
盡之矣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喪  
也○右釋制三年服之義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

主禮纂註卷九

本六

謂之體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  
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  
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  
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休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  
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  
于此不獨喪禮爲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  
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  
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此詳見上文三年間中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為之著服皆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父母之喪三年不仕恩掩義也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為君重父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是

三禮集註 卷十九 本七  
以義制此舉重者言之耳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三日而粥食食以節也三月而沐沐以節也期而練服以節也不滅性不傷生生以節也衰不補完丘壘不益土祥日鼓素琴皆節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

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三禮集註 卷十九 本八

賈氏曰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叙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扶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為輔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勿小之男子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自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無髮女禿不髻故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傳偃者可

而不起也踊是跳躍人脚蹇故不跳躍也  
差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倚體又至臧性故酒  
肉養之此八者謂應扶不扶不應扶而扶一  
也扶而起二也扶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  
五也個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喪大記  
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扶謂為親也  
此云五日七  
日為君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思之  
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  
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  
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主禮集註

卷九

自三日不怠以至三年憂其  
哀漸殺而輕故曰思之殺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  
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  
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  
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  
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  
不能如此又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

故曰言者  
謂臣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  
功之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說見  
問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履三日而食粥三月而  
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  
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疆者  
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

主禮集註

卷九

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  
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  
非知者不足以盡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  
理非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  
其志一說理治也謂治歟殯葬祭之事惟知  
者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  
為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  
蓋思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  
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首章專言父  
母之喪而思制為四制之首故也

○右釋制服本於  
仁義制權之義

喪服小記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斬衰子為父之服也親始死子去吉冠而猶有筭縱徒跣披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筭縱著素冠斂訖去素冠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而繞於紒如著慘頭然慘頭今人名掠髮此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云為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與喪父同也免而以布專為母也蓋父喪小斂后拜賓竟于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故云免而以布也

齊衰惡筭以終喪

婦人居齊衰之喪以榛不為筭以卷長謂之惡筭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更易至服竟則

主禮纂註卷九

七十一 三

一井除之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

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簪為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髻者言今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髻其首也髻有二斬衰則麻髻齊衰則布髻皆名露紒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者義以免與髻分別男女而已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竹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賈氏圓苴者黠也又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神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適孫無父既為祖母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為母期也子死則孫為後故以為後者言之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為父母長子而稽顙者重父母長子也大夫弔之雖總亦稽顙者尊大夫也父母至尊長

主禮纂註卷九

七十一 川

子繼體大夫弔於士以尊臨卑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則稽顙其餘降服移天其禮殺矣雖父母亦殺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喪又有男主以接男賓又有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則又使喪家同姓之男無女主而使人攝主則又使喪家異姓之女謂宗族之婦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出母母為父所遣者也適子為父後者不服之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也非為後者期服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此定五服之法由身一也上有父下有子以三為五則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又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是以五為九也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母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三禮集註卷九

七

手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亦如之

此因服制又推廟祀之義四廟謂高曾祖祫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為五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此又因服制推定宗之義宗以五世而遷服以五世而畢矣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

弟別于正適二是庶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于不仕者皆稱別于此與后世為此支之姪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稱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族人矣是宗易于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賈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稱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

三禮集註卷九

七

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五獨云繼稱者初皆繼稱焉始據初而言之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適士二廟祭禘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禘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明其宗有在也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庶子不為長子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庶子不得  
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塲子也已庶孫不  
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  
祖廟在宗子之家此塲與此無後者當祭祖  
之時亦與祭于祖廟  
也故曰從祖耐食

###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主祭在宗子廟在宗子之家庶子雖貴止得  
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上文言庶子不祭  
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  
禰以庶子非適或又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  
也禰

###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 主禮纂註

卷五 四十六

服之降殺皆從此意于中親親謂父母也尊  
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  
不言卑知舉尊長則卑勿可知男女之有別  
者若謂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  
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類  
此四者於人道為最大

###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從服已非親屬從人而服也有四一是妻為  
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  
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  
此四從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  
余三從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屬從者骨血  
連續以為親亦有三一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  
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  
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

### 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妾者女君之姪婦也始其來也與女君同入  
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則  
此姪婦亦從之出于死則母自服  
其子姪婦不為之服義絕故也

### 禮不王不禘

禘王者之祭諸侯不得行之石渠王氏曰此句  
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錯亂在此

###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天子諸侯之適子乃傳世者也故有降服今  
不降殺其妻父母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

#### 主禮纂註

卷五 七十六

夫適子死服齊衰今世子服其妻  
父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 祭用生者之禮

尸衣死者之服

###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為士者其禮伸  
故尸服死者之服為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  
父之為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  
服為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婦當舅姑之喪而為夫所出是不欲已同終父母之喪也故除之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未練而被出則舅姑之情未伸已練而被出則情伸矣

未練而反則既練而反則遂之

反出而復反也未練而反則但終期年已練而反則遂終三年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

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主禮纂註

卷九

儀禮有中殤七月之文即此七月之喪也期而祭謂暮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除哀經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乃生者隨時降殺之道也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非為練而設也

三年而后葬者又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

喪

或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雖遇練祥時月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又舉練祥兩祭但此二祭仍兩次舉行不同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故云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又為之再祭親友虞祔而已

大功者主人之喪謂以從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三年者謂死者之妻子也妻不可嫁為主而子又幼別無近親故從父兄弟主之又為之主行練祥二祭朋友但可行虞祭祔祭而已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喪服云大夫有貴妾總士卑故妻之有子者為之總無子則不服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主禮纂註

卷九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而追為之服也不及者生于他國皆不及識面也父為之追服父與死者有恩也已則否已與死者無恩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

稅

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事久留他國君除喪之后已始聞喪不追服也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服也正服不稅而降服稅者凡降服重于正服詳見儀禮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為介為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

君雖未知喪臣服也

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附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

三禮集註

卷九

七十九

川四四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為後者即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喪服傳曰苴經大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經太槨者為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近減之則齊衰之經大功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為齊衰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大功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總麻之帶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杖大如經如要經也槨者槨也朱子曰首經大一槨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妨輕者

男子重在首婦人重在要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此之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先遭重喪後遭輕喪服宜從重故男不喪首女不喪要但以麻易男要女首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

無事不辟廟門哭者於其次

殯宮之門無事不開朝夕之哭皆於倚廬

三禮集註

卷九

八

三三川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

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稱名姓欲其神魂應也銘書名姓欲其神魂棲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

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上章言經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則哭後所受葛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夾服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以葬期報於所識及上下者但報虞期則知葬日矣若卒哭則又俟天道一變也

父母之喪偕句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

斬衰

若不幸父母並喪則先葬母雖先葬母不行虞祔二祭待葬父而後行葬母亦用斬衰葬又先重而後輕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

玉藻集註卷九

全三

大夫不主士之喪

士死無主其親屬有為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大夫尊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恩所不及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此舅姑夫所生父母也若所為後者父母則斬衰矣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

士者不同

繼父不同居也者又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

祭其祖稱焉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所謂繼父不同居也者非同居室之謂也此子無基功之親隨母以往彼家亦無基功之親是兩無主後矣居則同財祭則同廟如此則謂之同居此當為繼父服若各有主後但隨母往此雖同居即異居耳為齊衰三月可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面者為主以待弔賓也

玉藻集註卷九

全三

祔葬者不筮宅

宅謂塋壙也庸人之葬已筮而吉故祔葬則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子為士大

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

一以上而祔祔又以其昭穆

士大夫不祔於諸侯諸侯大宗也諸祖父有為大夫士者自可以祔妻祔於祖姑妾祔於祖姑妾亦自以類而從亡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也所以間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祔又以其昭穆也

言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卑者不可祔於尊祖孫貴而不祔其祖之為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祔於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母之適母非母所生之母也故母在而為之服則已矣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扶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

王禮纂註卷十九

全三 三廿六

於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族母可也

有妾無子有妾子無母父命此子為此母後此謂為慈母後者也為慈母後者為庶母為祖庶母後皆可以蓋既為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為後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

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為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此二母是一身之情子祭之孫不祭也

夫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之後者即為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女之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喪經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總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交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乃除

三禮纂註卷十九

全四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前章言齊衰惡筈以終喪為母也此言箭筈三年女子在室為父也箭筈也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稍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絕為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大祥吉服而筮尸

練小祥也筮日筮祥祭之日也筮尸筮為尸之人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小祥除首經

而要之葛經未除特欲小祥則預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衰與冠者則亦又同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喪服猶杖今執事者告三事辨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筮尸有賓來今執事者告筮尸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也視濯無賓故不言至大祥時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服也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不命之士父于同室者

庶子不以杖即位

主禮纂註

卷五

此言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昨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適祖之尊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以此即位言者蓋庶子

應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又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又免主

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絮弁環經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為輕服自始死至殯

主禮纂註

卷六

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又為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殯而成服此言未喪服謂未成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至其喪非養者入主人

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又易服養卑者

否

養有疾者謂人之有疾而旁無親屬可依已遂養之也不喪服者有疾近於死亡矣業已養之避其所忌也遂主其喪者所養之人不幸而死生無親屬死無主後業已養之當主其喪也若非所養之人而弔於有喪之家則不易已之服又言養有疾者亦視尊卑何如

早者不易也

三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適祖姑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父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虞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

主喪集註

卷七 川 巨 九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

為主

身雖有喪若兄弟之喪自遠方來無主後者不可使之無主故不免而為之主不免者嫌同於未除之服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

納之可也

陳器陳列從葬之明器也凡朋友賓客所贈遺明器皆當陳列所謂多陳之也而所納於瘞者有定數故云省納之可也省或殺也若主人所作者依禮有限故云省陳之而盡納

之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

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宮故殯宮也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適長子處父為之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否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為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

主喪集註

卷八 川 巨 世 一

適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災當反而復斬也不言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明在異國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為小功故云下殤小功也其帶以澡麻為之謂憂治其麻使之潔白也不絕本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帶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紂之故云誦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之麻皆散帶此則不散首經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指示其重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此言祔廟之禮三人或有一繼也親者謂舅所生母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姓

妻卒時夫為大夫卒後夫黜退遂死以無祖廟故祔於妻之禮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姓不得易用昔大夫之姓也若妻死時夫未為大夫死後夫乃為大夫而死今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姓矣

王禮集註卷九

九十九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出母父所棄絕為他姓之母以死則有他姓之子服之故為父後者不喪出此重宗祀也既無服又可有祭乎然雖不喪猶以心喪以報所生也非為後者期而不禫朱子曰出母為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為父母者以無男兄弟而使同姓為攝主也

小功虞卒哭則免

總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殯之後啓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又免不以恩輕而累於後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總小功者皆免也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及服其服報虞卒

王禮集註卷九

九十九

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反郊而後免反哭

遠葬謂葬地在四郊之外也葬訖而反主人以下皆冠道路不可無飾也及至郊乃去冠著免而反哭于廟焉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又免不散麻雖異國

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君弔本國之君來弔也不散麻謂糾其要經不使散垂也親者皆免謂大功以上之親皆

從主人而免所以敬異國之  
君也餘見前章諸侯弔下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又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  
服縞冠

玄謂玄冠玄端也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  
其除服之祭用玄冠玄端黃裳此於成人爲  
釋禭之服所以異於成人之喪也若除成人  
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縞衣素  
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  
也又按玄裳又與上士吉服  
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  
玄端同故知此爲黃裳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

三禮纂註

十九卷

九十一

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

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不言并纚者異於始死時也至即以麻括髮  
于殯宮之堂上袒去上衣降階之東而踊  
踊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著要經于東方  
東方者東序之東也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  
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  
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  
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異也著  
免加要經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  
經即位成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  
出殯宮之門而就廬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  
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  
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

也

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今此言不  
爲後者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  
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  
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

三禮纂註卷之十九終

